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四冊目次

野獲編三十卷補遺四卷

〔明〕沈德符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野獲編三十卷補遺四卷

〔明〕沈德符撰

清道光七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道光丁亥春鐫



野
獲
編

錢唐姚氏鑒藏

校刊野獲編弁言

史氏自龍門而後載筆拘於體例專舉政典大綱凡轅事設聞槩置勿錄其或記注之間有所嫌避敘述更畧而弗詳由是正史闕文不能無藉於野乘之參補遷固而下代有其書由來尙矣顧風微人遠傳聞異辭承學之士操觚率爾一時緣情藻飾不免蹈左氏之浮夸欲求敬事慎言克守春秋謹嚴之教者往往難之沈景倩野獲編著自明萬歷間竹垞朱氏謂其事有左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蔑有過之者伏讀

欽定日下舊聞考采取百數十條著錄於篇故簡叢殘野獲編一
卷首 弁言 一 扶荔山房

披登
清祕邦畿掌故資考鏡焉今觀全編三十四卷自洪武初元迄於萬歷已未二百五十餘年制度彙章朝政時事識大識小瞭然具備凡舉措之得失流品之臧否隨事論列莫不言之有物而於靖難復辟議禮諸大端涉筆尤愼論建文出亡深闢致身錄之非謂其不諳國初典制自呈敗缺此持論之最精者他如鄭氏吾學編高氏鴻猷錄薛氏憲章錄以及葉文莊水東日記王弇州史乘考誤紀盛紀異諸書一一舉其譌漏詳析而訂正之意在表章潛隱辨雪冤誣徵信祛疑有關於世道人之

心甚鉅洵讀史者所不可廢也至若博考事物之源流引古證今卽瑣事常談悉爲援采前聞因端附見腹笥便使淵乎其莫可測竹垞稱其生稟異質日讀一寸書信不虛矣所著清權堂集中有天啓官詞之作而茲編記載一以萬歷爲斷於熹宗朝客魏亂政槩未之及殆以朝綱日紊國是日淆直道難行曲筆無俚有鑒於危行言孫之訓故爲是默足以容歟當時藏諸枕秘弗以問世命意固自有在是不僅博學多聞抑亦明哲之士也今際

右文之世蒐羅遺佚全書踵出傳布藝林凡探討舊聞野獲編
卷首 弁言 二 扶荔山房

者咸以先觀爲愉快亦足慰當年撰述之苦心奔藏之風願也已傳鈔既久訛脫滋多解組索居爲之菊攷羣書補綴百一併校往復再閱寒暑而後卒業爰付剞劂以廣其傳舊時輒失諸條仍存其日以侍續補未敢遽加刪節云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春三月錢塘姚祖恩劬園氏識於羊城邸寓之扶荔山房

萬應野獲編序

余生長京邸孩時卽聞朝家事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誦說之比成童適先人棄養復從鄉邦先達剽竊一二雅談或與隴畝老農談說前輩典型及瑣言刺語娓娓忘倦久而漸忘之矣因阮名場夢寐京國今年鼓篋游成均不勝令威化鶴歸來之感卽文武衣冠亦幾作杜陵夢府想矣垂翅南還舟車多暇念年將及壯遄迴無成又無能著述以名世輒復紬繹故所記憶間及戲笑不急之事如歐陽歸田錄例并錄置敗麓中所得僅往日百之一耳其聞見偶新者亦附及焉若郢書

野獲編

卷首原序

扶藹山房

燕說則不敢存也夫小說家盛於唐而濫於宋溯其初則蕭梁殷芸始有小說行世云字灌蔬蓋有取於退耕之義諒非朝市人所能參也余以退耕而談朝市非僭則迂然謀野則獲古人已有之因以署吾錄若比於野人之獻則美芹十論當時已置高閣非吾所甘矣編中強半述時事故以萬應冠之

萬應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沈德符題於甌波軒

野獲編分類凡例

秀水沈景倩先生以萬應戊午舉于北畿祖父皆以進士起家景倩初隨寓京師談治好古日讀書一寸所交卿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戚里習聞前朝掌故沿革折衷攷之往昔驗之將來其是非子奪一出于公而不爲門戶偏黨此史家必當取材者但隨時紀錄缺失甚多卽其自敘云僅得往日百之一復復合成續編而遺目及編中所載之錄于前書者往往不可得見宋竹垞檢討向日抄傳未全歸田之後多方搜輯略已具備余得借觀苦其事多艱難難以查

野獲編

凡例

扶藹山房

攷因割裂排續都爲三十卷分四十八門庶便因類檢尋云

凡分類之書皆先立篇日後集其事詞以相從今此編止就所有者各爲標出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條章粗列各以類聚取明白易曉非敢好立異同編中次第多因篇首之年月其後有追敘以前與傍及者概不暇細爲分析

昔人云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于誌常而略於誌異今此編上自宗廟百官禮文度數人才用舍治亂得失下及經史子集山川風物釋老方技神仙夢幻

間開瑣語齊諧小說無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
偽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六朝唐宋以來說
家概然有識之士知無益焉
康熙庚辰八月桐鄉錢枋識

野獲編

凡例

二 扶藹山房

野獲編總目

卷一

列朝

卷二

列朝

卷三

宮闈

卷四

宗藩

卷五

野獲編

公主

卷六

內監

卷七

內閣

卷八

內閣

卷九

內閣

卷十

卷一總目

動戚

一 扶荔山房

詞林

卷十一

吏部

卷十二

吏部

卷十三

禮部

卷十四

禮部

卷十五

禮部

野獲編

科場

卷十六

科場

卷十七

兵部

卷十八

刑部

卷十九

工部

卷二十

臺省

卷一總目

科場

一 扶荔山房

言事	京職	歷法
卷二十一	禁衛	伎倖
卷二十二	督撫	司道
卷二十三	士人	山人
卷二十四	畿輔	外郡
卷二十五	風俗	技藝
野獲編	卷一 總目	三 扶荔山房
評論	著述	詞曲
卷二十六	玩具	諧謔
卷二十七	釋道	神仙
卷二十八	果報	微夢
卷二十九	職祥	叛賊
卷三十		

士司	外國
野獲編	卷一 總目
	四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一目錄

列朝

告天卽位

奉先殿

京師帝王廟

帝王配享

孝慈錄

御祭文集

訪求遺書

賜百官食

國初寶錄

監修實錄

避諱

聖文

園廟缺典

陵寢之祭

建文君出亡

龍潛舊邸

野獲編

卷一目錄

太廟功臣配享

年號

賜外國詩

釋樂工夷婦

賜圖記

節假

中秋無月詩

先朝四駿

從龍誅賞迥異

賜請官金錢

廣寒殿

蟒衣

天順年號

英宗卽位日期

復辟誅賞之濫

景泰初賜邊臣勅

憲孝二廟盛德

君相異稟

貢鮮貢茶

召對

重修會典

去治中年之政

進聖

御膳

先朝藏書

御輅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托名

武宗再進爵號

人主別號

帝后別號

御賜故相詩

白服之忌

禁宰豬

禁殺怪事

琪上馬房

伶官干政

野獲編

卷一目錄

二 禁宰山房

野獲編卷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輩纂

列朝

告天卽位

高皇帝將登寶位先於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勸進時上御新官拜詞於天其略曰惟我中國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人中國爲天下主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於天下人民土地豪傑分爭唯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爲臣之輔戡定羣雄息民於田野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臣不敢辭是朔明年正月四日於鍾

野獲編

卷一

一、扶藹山房

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爲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來臨天雨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景使臣知之是時連陰入明年元旦卽晴至日日光皎潔合祭天地上卽位於南郊按是詞先告上帝以見未敢遽登至尊且請烈風景以示不可是以天下爲公未嘗矯飾符命塗世耳目眞合堯舜湯武爲心也超千古而延萬世宜哉

奉先殿

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靈凡節候朔望薦新以及忌日俱于大內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預列循至列聖

追祀先朝帝后行禮如儀又崇先殿則世宗初建以奉

興獻帝效奉先爲之其後進稱宗亦附於奉先殿而崇

先廢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紀后其後以

祖母孝肅周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

於中此天子所以報誕育之恩若私祭然至嘉靖二十

九年而罷之又穆宗登極遷世宗元配孝潔陳后附廟

而徙孝烈方后於宏孝殿故景雲殿也又奉生母孝恪

杜后於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附享其後今上

又遷三后主于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輟不舉今歲時

及忌日祭告如初者唯奉先一殿耳內廷因目之爲小

野獲編

卷一

二、扶藹山房

太廟闕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先謁奉先殿次及兩宮母后然後出御外殿蓋甲夜卽起盥沐非如常朝御門之簡便云張太岳相公紀事又云奉先殿爲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廟太皇太后則又屬之革除末年文皇鼎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別有據

京師帝王廟

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廟於金陵七年始設塑像未幾遇火又建于鶴鳴山之陽及文皇都燕未遑設帝王廟僅于郊壇附祭至嘉靖十年始爲位於文華殿而祭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宮二徐眞君改設歷代帝

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邱爲春
卿謂徐知證知謬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
足改設廢廟宜擇善地上以爲然令工部相地以阜成
門內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於此置廟上從其
言次年夏竣役上親臨祭祭帝王廟是也是年修撰姚
涑卽議黜元世祖祀李任邱亦執奏以爲不可而止至
二十四年竟斥去議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廖中允
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廢慈恩改辟雍行養老
之禮禮臣以既有國學爲至尊臨幸之地似不必更尋
別所唯寺內歡喜佛爲故元醜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
野獲編

卷一

王

扶荔山房

帝王配享

太祖做古祀歷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側以
趙普雖開國功臣然不忠於太祖猶不得預謁嚴義正
似預知他日篡夏諸臣背故主投義師者眞聖人也若
元世祖之伯食則罷安童阿朮二人而進木華黎與伯
顏尤太祖獨見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時恨虜寇入
犯用漢武帝詔匈奴故事也

孝慈錄

世以父母憂制中舉子爲諱士大夫尤不欲彰聞應涉
不孝然太祖作孝慈錄序中已爲嗣續大事曲賜矜貸
矣穆宗在裕邸生長子是爲憲懷太子時去母妃杜氏
喪方并世宗不悅得少詹事尹臺引孝慈錄序爲解上
始釋然南朝宋文帝諱陰中生子秘之至三年始下詔
其來久矣

御製文集

帝王御集莫尊崇于趙宋每一朝則建一閣度之如龍
圖天章而下俱爲收貯秘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
諸官若此朝無集則闕之卽徽宗播遷裔土南渡尚能
博訪遺文以建敷文閣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
章皇帝御集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
雲漢之章令詞臣久待次者充之以寓後聖憲章遺意
亦聖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聖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
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冊布在人間卽下而詩
餘小技如世傳武宗諸帝聖製莫不天縱多能卽有散
佚亦可多方蒐輯各成一集建閣備官以待文學近臣
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備之朝無缺典之恨耳按宋最
重龍圖呼學士爲老龍直學士爲大龍待制爲小龍直閣

野獲編

卷一

四

扶荔山房

爲校記今世唯禮部儀制一司亦有大儀中儀小儀之稱蓋昉于此然唐人又呼諫議大夫爲大坡拾遺爲小坡散騎常侍爲大貂補闕爲小貂又以吏部尙書爲大天郎中爲小天尤奇

求遺書

國初克故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收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板本有一書至十餘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十九年也初貯在左順門北廊至正統六年而移入文淵閣中則地遂禁嚴事同前代

野獲編

卷一

五

扶荔山房

矣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諸書高閣飽蠹魚卷帙尙如故也自宏政以後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至嘉靖中葉御史徐九臯上議欲查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凡經籍不備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且加優資又乞上御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賜見講讀諸臣辨析經旨時夏貴籍爲禮卿議覆謂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備開書目收采藏貯所請召見侍從講官亦仰體皇上聖學備顧問之意上曰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苟

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爲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召見亦虛應也因命俱已之蓋上已一心元教朝講漸稀乃欲不時賜見侍臣已嘯聖意故求訪遺書一并寢罷鼎哉按古來求書者無過趙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賜進士出身卽故元起沙漠尙立經籍所又設輿文署以編集經史收貯板刻當此全盛之世反視爲迂緩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敗者十二盜竊者十五楊文貞正統間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卽使徐九臯之說得行亦祇供搜羅耳

賜百官食

野獲編

卷一

六

扶荔山房

太祖時百官朝退必賜食于廷蓋用法雖嚴而馭臣有禮且其時每日賜對無間寒暑卽恤勞亦宜然至末年賜亦漸疎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門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饌歷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統七年光祿卿奈亨始奏罷之唯元旦冬至兩大節筵宴禮部奏請舉行其他如立春則吃春餅正月元夕吃元宵圓子四月八日吃不落夾五月端午吃糉子九月重陽吃糕臘月八日吃臘麵俱光祿先期上聞凡朝參官例得饜餽天恩亦太平宴衍景象也至若萬壽聖節郊祀慶成則有大譙太后聖誕皇后令說太子千秋俱賜壽麵又不在此

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建宴饋每遇令節輒奉旨免辦雖稍省浮費而祖制漸湮矣○四月八日爲釋迦生日所賜亦經食名不落夾者從釋氏名也世宗開佛改賜期於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麥麪蓋凡屬釋氏必盡廢爲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憲孝武愿朝法王國師居停者萬人皆仰給天庖嘉靖初盡革去聖祖番僧於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毀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國初實錄

實錄不甚經見唯唐順宗則韓昌黎所草故至今傳世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

然亦不甚詳至宋則備甚矣神宗實錄初爲黃魯直張文潛輩所修至紹聖而章蔡輩改之盡收原稿入內以滅其跡世間遂無舊本後賴梁師成從祕府傳出始行人間所謂朱墨本者是也至南渡後以章蔡本爲誣罔命再修則神宗實錄凡三開局矣本朝太祖實錄修于建文中王景等爲總裁後文皇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而總裁則解縉盡焚舊草其後永樂九年復以爲未善更命姚廣孝監修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也然前兩番所修則不及見矣國初時事變革與宋神宗絕不同然三更其史則古來唯兩朝爲然李景隆等

進錄表子偶從他書得之今錄附太祖實錄之後初修再修時楊文貞俱爲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親實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顏

監修實錄

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勲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爲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爲太常少卿廖升侍講學士高美志纂修官爲國子博士王仲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副理審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

野獲編

卷一

扶荔山

長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監修者則未之聞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爲逆黨論死籍沒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爲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瑄雖文武各一人皆勲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瑄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其纂修則屬之胡廣等又命楊士奇金幼孜攷佐之而總裁則屬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此國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尙書蹇義戶部尙書夏原吉爲監修則武臣一人文臣二人

矣。何總裁則楊士奇等本年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爲監修。益文武名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嘉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其總裁仍屬輔臣。楊士奇等自此累朝以來遂爲定制。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爲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書成各受上賞。然實錄已屬借擬。卽欲加隆于列聖之上。徒爲識者所哂。無足爲輕重也。

避諱

野獲編

卷一

九

扶荔山房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元宗諱隆基。則刻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嫌各九字。避之科場韻脚。用九字者皆懼落高宗諱。構則併勾字。諱之至改勾龍氏爲姪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諱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玆蓋當時已改尊稱爲興宗。康皇帝猶爲有說。而建文年號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與玆字無少異。又何也。豈拘於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紛紛僣武修文。何以

不議及此。至後章諡號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璽文

自秦璽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爲文後世祖之然。其八字甚少。本朝諸寶皆四字。若敬宗廟則以皇帝尊親之寶。賜親藩則用皇帝親親之寶。賜守令則用敬天勤民之寶。求經籍則用表章經史之寶。又有丹符出驗四方。另爲一璽。以上俱六字爲異。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擬命神寶則大異矣。先是建文皇帝爲太孫時。夢神人致上命。授以重寶。甫卽位。有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宿齋宮。又夢若有所

野獲編

卷一

十

扶荔山房

暗爲焉。遂命匠琢此玉爲大璽。至是功成。賜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遠邇。百官畢賀。大宴文武四夷於奉天門。璽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來印璽未有此繁。稱唯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寶之外。又作一璽。其文曰。鏡圖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寶。與此正體合。靖康之禍。諸寶俱爲金所取。唯此獨留。高宗攜以渡江。抑爲十一寶之第十。蓋以蔡京所書故諱之也。今建文之擬命寶。亦爲文皇所斥。不用矣。而兩重器俱爲不祥物也。但宣和間京甫用事宜有此夸誕之舉。革除時方

黃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國如累卵乃亦粉飾虛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章無大至徑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於何所且未定命寶號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內人張超得玉印于壞樓故佛圖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其玉光潤其刻精巧時以爲神明所授詔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見然元魏所得祇方三寸形模最小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尙存古式

園廟缺典

懿文太子寢園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

野獲編

卷一

士

秩嘉山房

歲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側道南太常寺屬道官爲奉祀者行禮乃哀冲莊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則遣都督親臣往祀向來人心頗不愜而無敢言及者至萬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謝杰始抗章議其非禮上下部詳議始改遣南京五府僉書官行禮似於祀典稍加隆重而禮之未備者尙多可商按宏治中台州人繆恭走京師上書言六事其一請封建庶人之後爲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謂爲討死囚之兵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聖相承善體文皇意中之事無奈臣下溺于習聞無能將順情哉

陵寢之祭

列聖陵寢俱在京師天壽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寢園耳太祖一歲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園則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諡興宗時加隆禩廟有此緣禮其後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視爲尋常故事亦無一語及之按懿文園在孝陵之東至今稱爲東陵想當日崇尊號必追上陵名既經革除遂不可攷而人之稱陵如故則建文之澤猶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歸其說不一陸文裕謂從雲南到關有

野獲編

卷一

主

秩嘉山房

故臣太監吳誠識之遂留之內廷以壽終墓金山鄭端簡之說亦如之獨薛方山憲章錄云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楊應能升州爲府以土知州岑瑛爲知府異僧即建文也亦以吳誠爲證初不言其僞實錄則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語人曰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返國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鞠之其姓名爲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遊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銅錦衣衛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凡三說俱不同并州獨以實錄爲真而薛所紀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

問某年升州爲府則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屬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間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府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襲至正統四年瑛以殺賊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見正統四年瑛欲併有田州與知府岑紹交惡總兵官柳內可查漢升思恩爲府益以諸峒詔從之尋改稱軍民府瑛累升參政改都指揮使傳至孫藩又與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逐之藩後敗其妾入官爲婢卽故相焦泌陽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於今然則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謂爲襲爵而改固誤矣州以爲無改

野獲編 卷十 圭 扶荔山房

府事則又謾之誤矣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來歸也爲典爲僞亦未可臆斷但建文帝以洪武丁巳年生至正統初不過六旬而楊應祥自稱九十餘則假托立見不待矧已明矣史官撰實錄自宜用尙不疑繆成遂故事以正國體卽真如陸文裕鄭端簡所言亦不過令終其天年英宗聖主薛文清李文達輩賢相處分似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廢而少帝猶然若敖之鬼是在聖子神孫用故主事楊循吉及近年庶子王祖嫡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議續其系嘗若干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至唐隱太子熊羆王立後故事未敢輕議也

近年陳南充議開局修史言官因請復建文紀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紀之末而不沒其年號會修史中輟不果行○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丰爲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刻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爲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爲僧假稱師徒遍應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偏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廣和篇什徜徉山水無一議祭者況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

野獲編 卷一 圭 扶荔山房

丁亥至丙申通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云窮鄉下邑無不畢至胡爲常州人去此地僅三舍且行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僞撰之人不曉本朝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但談自呈敗缺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間爲所惑卽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僞而哀其乞憐爲之斥論眞可駭恨蓋此段大說又從老僧楊應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傳于世談後學不小又傳信錄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建文之後此語尤可詫蓋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爲宋端王合尊

幼子一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異庸妄人自名爲信他人何嘗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于此○甲戌年今上御日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攷但相傳正統間于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御史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士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龍潛舊邸

宋時人主龍潛時封國登極後側升爲府如吾秀州之野獲編

卷一

五

扶陽山房

升嘉興府亦其一也文皇帝從燕起已改北平布政司爲北平府皇帝從興邸入繼已升安陸州爲承天府最合古義惟憲宗以沂王再正儲官穆宗以裕王肇登宸極二地一在山東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爲府以表兩朝潛藩故地天下有視之若迂而於國體有關者此類是也今字內大州在中原無如徐州當四戰之地須改爲府他則如山西之蒲澤二州地險而同其屬邑俱不奉約束宜亦改爲府治從本省汾潞二州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爲利州路列四蜀之一以鎮師閭閻最爲雄盛且所領十縣俱上腴善地尤宜

急升爲府以資彈壓今建議者非抵掌衛霍卽抗顏桑孔於此等事俱置不問一旦有急始議更張晚矣○又四川引邛崃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統大縣而無府治此在唐中葉別建一鎮爲節度使今亦宜併爲一大府而以諸州屬之其中嘉定州最爲上腴且統六縣卽設兩府治亦可

年號

古來紀年多有犯重複者卽本朝亦有之如永樂天順正德皆是也文皇帝靖難諸降附解楊諸公扶服乞哀聖意獨斷料無獻替英宗復辟石亨輩俱武人第取美名

野獲編

卷一

六

懷德山房

以彭天眷豈能諱改若孝宗上賓曾無暴遽何不詳審乃爾惟今上所紀最新而確卽今御歷久長如川方至業已應之蓋時高張二相學問自勝前人也至若先帝紀年確前代所無然興邸已有隆慶殿改名慶源宣府又有隆慶衛改名延慶襄府隆慶郡王載堞改封郕城不免多一番紛更而憲宗第六女下嫁駙馬游泰香亦賊隆慶公主則不及追改矣又今四川劍州曾以宋孝宗潛邸升爲隆慶府金章宗徒單后宮亦名隆慶皆灼然耳目豈一時未遑審訂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號雖前所無但梁武起兵用齊宣德太后命令隋官有宣德

郎四十人五代錢氏嘗號湖州爲宣德軍宋正朝爲宣德門宋元豐官制有宣德郎本朝洪武間有宣德侯金朝興元有宣德府卽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攷世宗入繼初擬紹治爲號而不上用此未必遽宏治爲不足紹而繼統不繼嗣之意已蓄于隱微特輔臣不及窺其端倪況嘉靖二字王守仁已先示於所勅文矣議應之說良不可誣又嘉字古以紀年者不少惟宋理宗之嘉泰當時離合之爲有力者嘉世宗甫卽位張桂輩以廟號得稱政豈遂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廟功臣配享

野獲編

卷一

七

宋理宗

古來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惟中山王徐達以下十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眞榮國公姚廣孝陪祀太宗此後列聖廟廟俱無臣子侑食于旁此聖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無及之者惟夏文愍言爲禮卿時付建論謂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確請如宋世易以文臣而世宗不從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爲請也世宗訂定祀典進劉基于太祖之側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獨見亦海內公論惟濫入武定侯郭英則以元孫後作得之戶部左侍郎唐貞甫力爭以爲不可而上不從惟此未

野獲編

卷一

太

宋理宗

恆人心耳愚謂二祖陪祀大臣宜進宜退事關宗廟非今日所敢擅議惟自仁宗以至穆宗凡八廟矣豈少疏附後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曠典至今不舉真不得其解竊嘗攷宋十三帝惟欽宗無配享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潘美石熙載眞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後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後又斥安石仍用弼哲宗則蔡確其後斥確改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以上惟楊美繼隆瑋武臣餘皆文臣也南渡高宗用趙鼎呂頤浩二文臣韓世忠張浚二武臣蓋以再造與開國同也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紹寧宗則趙汝愚俱純爲文臣矣然則夏貴谿之議固未可非也嘗妄臆之仁宗朝如黃淮姜夔等宣宗朝如金鈞孜楊士奇等英宗朝如楊溥李賢等景帝雖不入廟其時亦有于謙王直諸人憲宗朝如商輅彭時等孝宗朝如劉健劉大夏等武宗朝如李東陽楊廷和等世宗朝如張孚敬徐階等穆宗朝如高拱楊漣等皆其選也草野之見不知可備采擇否○唐貞之駁郭英也謂太祖手定配享功臣之後又十六年郭英始以侑神從大將傅友德平雲南始封武定則英之得侯乃雲南之功而

非開國之功也其他說更辨而世宗終不聽

賜外國詩

永樂三年肅刺如國王遣使人京求封其山爲一國之鎮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上御製碑文賜以銘詩曰西山鉅海中國通輪天灌地億載同沐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日草木濃金花寶細生青紅有國於茲樂雍容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書重儀文褐襲禮虔恭天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翳越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衆子孫萬福崇四年又以日本國王源道義抽海冠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余褥枕席諸物海船一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官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異羯毼戎萬年景運當時雍皇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衡源道義能迎功遠島微寇敢鞠凶鼠竊蠅嘍潛其蹤爾奉朕命搜捕窮如雷如電飛蒙衝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伍禽奸凶荷校屈肘衛以從獻俘來庭口唱唱彤庭左

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有詩精忠顧咨太史職輒庫有國鎮山宜錫封惟爾善

與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萬世昭耀扶桑紅六年嗣淳泥國王遐旺還周賜金錢玉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賜爵國之泥土皆屬職方面國有後山封爲一國鎮至是其子又請上命封長軍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其銘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違懷德賢王惟化之暴遣以象譯邇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遺其禮樂一視同仁匪厚偏薄顧茲鮮德弗稱所云浪

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船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遣以躬或難矧曰室室王心亶誠金石其堅西前番長時與王賢直直高山以鎮王國鑑文于石慈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淳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過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于三公府式幾卒于會同館上致祭以禮葬安德門外賜諡曰恭順公其子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至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妃陪臣如

淳熙國王賜與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賜碑以
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爲國王并封其國
中之山爲鎮國山上親製碑文內系以銘曰截彼高山
作鎮而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麗時其雨陽肅其煩熯
作彼豐穰祛彼妖氛庇於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
游卒歲山之嶄矣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蓋封
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睿製詩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
備蔚斷非視草解楊諸公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兵力偉
伸於漠北而屈于遼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破東
南古所未賓之國最巖宏文昭回雲漢其盛恐萬禩所
野獲編 卷一 手 扶嘉山稿

釋樂王夷婦

宣德十年英宗卽位諭禮部曰教坊樂工數多其擇堪
用者量留餘悉發爲民凡釋教坊樂工三千八百餘人
又朝鮮國婦女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憫其有鄉土父母
之思命中官遣回金黑寺五十三人還其國令國王遣
還家令失所以宣宗勸精爲治而不免聲色之奉如
英宗初政仁浹華夷矣○是時各寺法王國師刺麻
六百九十餘名亦減數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又
故時府庫夫役二千六百四十餘人又省僧羊雞鵝二

萬七千餘子鵝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減厨役六千四
百餘名至牲口料糧亦減粟四萬石蓋宣德正值全盛
之極然去開創未遠尙允濫破冒至此況成正以後乎

賜圖記

人主賜臣下卽記始于文皇帝賜井泉影必諸臣至仁
宗朝憲夏三楊金黃諸公皆得之繼而宣宗賜憲夏三
楊以及胡濙吳中此後則景帝賜胡濙王文孔公緒若
憲朝之賜李孜省等佞幸耳至世廟賜楊丹徒張永嘉
桂安仁李任邱費銘山夏貴銘顧崑山翟諸城方南海
嚴分宜諸公乃至郭勛仇鸞之屬亦俱得之後方西樵
野獲編 卷一 手 扶嘉山稿

辭相位歸南海其年僅五十於議禮諸公云位最早隨
行轡上上所賜銀記所謂忠誠直諫者劉欽適見之云
先朝三楊相公俱帶回不繳因口誦三公疏方從之遂
攜之歸欽且囑曰林下有所見可卽用印記上聞方歎
曰使桂見山問此語亦不繳上矣蓋當時揆地諸公無
有不繳還者僅西樵留之家耳今上惟賜張江陵一銀
記曰帝資忠貞其事在戊寅張歸葬之年令其在途在
家俱得用以入奏然還朝以後不聞奏繳後遭籍沒亦
不聞此記仍還丙帑想張氏諸嗣君至今猶寶藏也按
井泉張浚俱官止光祿卿泉又厨役出身二人俱被免

紀節九奇

節假

永樂間文皇帝賜燈飾假十日蓋以上元遊樂爲太平盛事故假期反優于元旦至今循以爲例惟遇外吏考察之年則吏部都察院及吏科當事者不得休暇蓋外僚過堂正值放燈之時不可妨公務耳近年建白遂有爲燈事城娛爲臣子墮職業上民溺聲酒張本議禁絕之其不知體制甚矣又京師百寮出外夜還必傳呼紅舖以燈傳送此起於宏治間孝宗一日夜坐甚寒問左右此時百官亦有寢集而歸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問野獲編

卷一

扶藹山房

婦供事一革則此諸慶典將奈何又如外夷朝貢賜宴大廷元會及諸大禮俱俗官俳優長承應豈可盡廢此俱不必言仰聞方優人集都下者亦爲勲賞綽紳白公之暇借以宴衍卽遇大比之舉宴大小座節賀新進郎君亦情禮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隆慶間山東爲諸長西臺曾述此議穆宗允行而終不能革沈則以擊狀而阻兩公俱清正名臣而建白及此似未爲知體

中秋無月詩

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爲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云嫦娥而今夜圓下雲

野獲編

卷一

扶藹山房

簾不着臣見排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大喜復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按此詞雖佳不如金海陵楊王在汴京作鵲橋仙詞云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是許進定水晶宮作許大通天墮礙虬髯撼斷星眸更猶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彩雲根要看嫦娥體態似更雄快可喜又先大父曾云宏治癸丑庶吉士薛格閣試中秋不見月詩考第一中十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烏鵲無聲倦倚樓當時爭傳誦之惜其全首不稱耳○解所進歌行遠不及詞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賞之

先朝四駢

今上丙子出內府舊藏文皇靖難時所乘四駢圖命輔臣張居正等恭題其一曰龍駒鄭鄘壩大戰有腔着一箭都着揮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兔白溝河大戰有腔着一箭都着揮亞失帖木拔箭三曰東驪小河大戰有腔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四曰黃馬鑒壁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都着揮雞兒拔箭以上拔箭四人俱名文皇所收房中驍卒用以衝鋒者宜非盛庸平安輩所敵況李景隆乎鄭鄘壩距北平止五十里自是馬首日南一日至靈壁而漸逼京畿矣時閣臣所上

野獲編

卷一

壹

扶荔山房

詩章俱不足發揮神功聖烈亦才限之也古來以干戈手定宇內堪匹我文皇者惟唐太宗一人當時亦有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王世充賁建德時所乘前中四箭背前一箭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颯路紫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其六曰青驪蒼白雜色平賁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時殷仲容爲賁歐陽詢書之贊文亦不甚稱而書法則佳甚矣二太宗俱從百戰之餘享有太平唐

宗用兵七年然在邸之日居多我太宗雖僅四年然無日不在師中瀕危而後濟者數次以故入金川門之後痛哭於孝陵始登大位其艱苦可知矣此四駢六馬者誠負真龍出入才戟圖形翰墨與登麟閣凌烟何異然昭陵駢駕後琢石爲六馬列置柏城如生前天廐之狀後來天寶兵亂遍體沾濕杜甫所云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蓋紀實也靖難四駢非神孫表彰幾泯無傳蓋祖宗締構與倒戈壺漿者大不同後世勿徒賞其神駿權奇可也○按成化間劉文安定之所咏文皇戰馬本有八驂自鄭鄘壩白河溝之後又有馬曰烏兔東昌府

野獲編

卷一

壹

扶荔山房

大戰中箭都督童信拔箭曰飛兔夾河大戰中箭都督揮獵兒拔箭曰飛黃樂城縣大戰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箭曰銀鬚宿州大戰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箭此後遂戰於靈壁縣矣蓋文皇靖難每戰必身先士卒衝馬皆傷當時既有此圖不知今上何以僅出其半內府所珍斷無遺失之理或中有別故亦未可知如唐太宗六馬而杜甫僅舉一拳毛騮即其例也

從龍誅賞迥異

潛邸從龍之賞宣宗之後卽接景帝凡舊臣俱沾恩命而其一時之厚薄後日之榮枯竟成兩截則莫如宣德

一朝如雨燕子陳瑛張山即大拜人聞可云厚矣而洗馬戴給以兵部侍郎出鎮交趾中允林長懋爲鬱林州知州一守夷方一斥瘴鄉此際之疎薄已極矣其後綸死于獄長懋入錮至英宗朝放出僅得仍守鬱林曾聞長懋因侍上上還北京取道水路致觸聖怒而綸之得罪則未詳今觀立齋聞錄所述則長懋及綸爲官儉時多苦口犯顏還宣宗稍有愆違卽以聞於文皇銜之已非一日長懋之出守復多怨望語遂下錦衣獄并其弟刑部主事遵節亦出爲慶遠通判又勒懋攀指綸罪遂逮至京綸叔河南守賢太僕寺卿希文百口俱籍沒希

將獲編

卷一

老

扶藹山房

文幼子懷恩薦刑至成化間爲司禮太監皆非常處分也宣宗仁聖不宜修故郤至此意者以戴綸規切將如內臣江保黃儼弗之危仁宗耶若景帝之長史僕銘主兵部尚書審理命綱伴誦命山俱至太子少保且保全于天順鼎革之際恩禮不替較宣德戴林抑何霄壤也懷恩在成化間執大權立大功爲本朝賢璫巨擘然恩自云吳人而戴綸則山東高密人豈當時有所諱避耶抑別一懷恩耶

賜講官金錢

御前八局中有所謂錄作局者專司製造金銀豆葉以

及金銀錢輕重不等累朝以供宮娃及內侍賞賜今上冲年每將錢豆亂撒於地任此輩拾取觀其傾跌撲奪以爲笑樂然有可異者李占康爲侍講學士宣宗至史館袖金袋賜諸詞臣俱爭從地上拾取李獨立不動上呼至前以袖中錢香之蓋寵崇儒臣偶一戲劇耳景帝初年開經筵以寧陽侯陳懋關臣陳衍高穀知經筵閣臣商輅等爲講官每值講畢輒布金錢於地令諸臣競拾獨高文義以老不能俯仰遂無所得同列代拾以貽之竊意講筵非爭財之所宰相非攫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野獲編

卷一

夫

扶藹山房

廣寒殿

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者舊聞爲耶律后梳粧樓我朝成祖命留之爲後世鑒戒宣宗曾爲之記蓋當時上及羣臣尙用爲遊覽之所其後日就傾圯無人復登然故老相傳及貴臣大璫以至隸人則衆口一云迨后在室想文章二聖亦未必知其誤也此殿雖久傾廢近至今上已卯歲端陽前一日遣侍監何榮上得金銀白一十文蓋朕勝之物其文曰至元通寶此號爲元世祖紀元可見非契丹所建明甚是時閣臣張江陵首叨金錢之賜備記其事張集晚出入不及觀且事涉官掖世尤喜談

也則今吳越間靈巖之西施跡吾邑之蘇小小慕皆此類耳。又傳金章宗同李妃坐此臺出一對云二人上上坐如對以一月日邊明一時詭爲絕奇不知乃本朝國號之識

蟬衣

今按地諸公多賜蟬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蟬則正而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往時惟司禮首瑞常得之今華亭江陵諸公而後不勝記矣按正統十二年上御奉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織繡蟬龍或魚斗牛違禁化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

野獲編

卷一

堯

扶荔山房

用之人重罪不宥宏治元年都御史邊鐸奏禁蟬衣云品官未聞蟬衣之制諸讀書皆云蟬者大蛇非龍類蟬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蟬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爲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資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

天順年號

景泰七年秋妖賊李珍者潛之錢墻人也爲火居道士聞苗賊作亂往投之遇武當山道士魏元冲於途與言我有異相汝隨我當富貴因同往苗賊執銀寨中謂曰

我唐太宗之後生時有紫氣三晝夜今聞空中人言命我率兵征討天下遂與元冲同至此苗賊俱順之築臺僞稱皇帝書天順年號封苗首等爲侯及都司等官卒兵二萬至天柱爲都指揮湛清擒獲解京磔之不數月而上皇復辟正用此紀年荏苒小寇乃與聖主同號蓋機兆亦非偶然但天順二字在遼穆宗已自稱爲徽號金宣宗時益都楊安兒者亦僭號天順至故元泰定帝崩其太子阿速吉入即位于上都亦以天順爲年號俱著之史冊時武人石亨輩不足責徐武功亦不學之甚矣

野獲編

卷一

辛

扶荔山房

英宗卽位日期

英宗在位前十四年後八年先以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壬戌車駕北狩至次年八月十五日丙戌還京凡家應恰一年不差一日自是居南宮者七年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復辟登極至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己巳晏駕前後不差一日豈運會偶爾相值抑果如術家所云星命必然之數耶○按吳越國錢俶以八月廿四日之四更生壽止滿六旬卽以其年八月廿四之四更卒又與其父元璣同一諱日南唐國李煜以七夕生亦以七夕卒二人皆偏霸降王非可比擬真主然亦

異矣。下南齊王與妻殷氏學生二子曰融曰深。以四月二日生。同以四月二日刑死於市。又唐宰相喬琳亦生於七夕。後以降伏朱泚伏誅。亦七月七日也。其年已七十餘矣。宋蔡京父祖與京俱以七月廿一日卒。三世同忌辰尤奇。

復辟誅賞之濫

天順元年正月。南內奪門之功。陞賞過濫。不必言矣。乃至無目人劉智亦拜漏刻博士。以致教坊司樂工高鑑。陞司樂。俱見之明旨。不亦重辱此盛舉哉。以故朝天宮道士朱可名大興隆寺僧本金。皆以誦經祈祝乞官而野獲編

卷一

扶揚山房

山西按察司命本亦以會禱關羽廟祐上還京。且錄告卿詩文以獻矣。若干謙王文諸大臣。即云得罪主上。僇其身。亦戍其子孫足矣。何至籍沒其家。祖宗來非敘逆。不用此法。此時已過於慘烈。至如閣臣。所止僅以漏泄聖語罪。止戍邊。亦以其室廬及所有家具盡賜通衢達官。李鐸無乃更甚耶。乃至都督范廣。戰功與石亨相亞。賜以千謙愛。將爲曹石輩所忌。既抵極法。且以其弟宅井吏擊。賜降虜皮兒馬。黑驢。則尤國朝怪事。一時誅賞不遵祖制。不厭人情。一至于此。成化二年。廣妻宿氏誅寃宗惻然哀之。曰范廣驍勇爲一時諸將冠中外。奸

臣以計殺之。命其子昇仍襲世職。仍還所沒家資。則廣之妻小昇于匈奴者十年矣。後來忠義報國者。能無喪氣自沮耶。

景泰初賜邊臣勅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日。上北狩不返。十七日報至京師。十八日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令得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都出朝見。及與銀兩。緞疋。賞賚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野獲編

卷一

扶揚山房

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爾等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僞。切不可聽。所請詐恤之愼。之故。諭上鈴郎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日。而前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遺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又云。不分真僞。明示以睿聖再臨邊。必當拒回。明矣。而社稷爲重。一語早已布告遐邇。則監國登極以後。自當全以此言折虜謀。乃其後繼繼罪于肅愍王。殺愍不亦冤哉。羅通尋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四勅遂居內官潘成之前矣。通策仕爲交趾。清化知府。後謫廣西河泊所官路。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己巳之難。

需公大用其言果驗亦異矣

憲孝二廟盛德

憲宗在東朝景帝廢之爲沂王及登極而訓導高麗者建言請追復邸王尊號黎文僖時爲庶子疏劾之謂瑞有犯罪二上批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顯是獻而希恩但不必行數年而景皇帝得追崇矣黎既被此旨自宜引退乃此後在侍從歷成化二十餘年至孝宗去治四年始以前大宗伯休致抑何厚耶孝廟初元臣下欲治故錦衣都指揮使蕭泰等罪且籍其家上不許然高妃當日若果進釁于紀妃揆之天理人情卽追野叢編

卷一

扶荔山房

吉惡亦未爲過而孝宗以事狀未明且恐傷先帝在大之心迄不見從此雖聖孝超越古昔亦擗地劉博野諸公調護之力也孝宗注意外家思富貴之而不能得伴追倚孝穆之父福斌爲都督而已後有自言爲元舅者二人又太監陳懣者亦附會爲皇親俱官金吾受厚資并於孝穆原籍祖塋設一巡檢司以司守護後詐冒中敗俱置之法上仍命遣官往粵西尋訪真外家究不能得因命星所設巡檢司訪求事亦遂罷蓋初時訛報紀爲李故假托者紛紛起孝穆之崩逝既不顯明而宗族又不及承恩澤何薄命也按孝穆相傳爲廣西桂林

人貢平樂府賓縣人又雙槐歲抄云孝宗曾贈后父李公爲慶元伯既訛其姓又無其名似未確又陸愷白云孝穆親兄其緒乃無爲州巢縣人又與廣西遠萬里不知何據

君相異稟

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琅琅如貫珠近年新安計文穆公頭岑岑播遇進講取旨則屹然不動出卽復然乃知君相天賦本非常人可比當理可測又有丙戌進士浙人羅應斗者素強壯無疾但每坐堂皇輒踴躍微死初起部郎陞郡守謝事歸後再起病如前甫野叢編

卷一

扶荔山房

貢鮮貢茶

楚中魚鮮之貢始自成化初年蓋鎮守內臣私獻耳爲數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二號孝宗仁恕仍命屬中使減去船十隻崇禎間之今上壬辰以楚貢粗惡至概左方伯官爲編氓蓋又屬藩司但不知改於何年耳此等事皆職貢成例概規既立貽累無窮至此因見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葉恩奏本府宜興縣貢貢茶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十九萬斤除納過尙少九萬乞恩貸之上曰不意茶害

乃至此合適者免進仍于廿九萬斤中止貢其半時去
二祖廟未遠且宣宗聖德尙不免加舊額至數十倍卽
云減半爲數亦不少矣況後世但知增不知減耶

召對

孝宗留心政事優禮大臣每賜召對幾如古之責日三
接此本朝極盛際也先是憲宗以天語徵吃以故賜對
甚稀一日召閣臣萬眉州劉博野劉壽光等入訪及時
政俱不能置對卽叩頭呼萬歲當時有萬歲相公之謔
今上淵默歲久自庚寅元旦召吳門新安太倉山陰入
對以後又廿五年而爲乙卯之四月以張差闖宮一事
野獲編 卷十 美 扶藹山房

召方德清吳崇仁二相入內商榷方惟叩首唯唯不能
言他語哭則口噤不復出聲及上怒御史劉光復越次
進言願命宰下學閣開聚殿之事出召卒崇仁驚怖
宛轉趨卧乃至使掖下上同宮數隸扶之出如一土
木偶數日而視聽始復真所謂天威在顏使溫喘不容
得謝者况崇仁自登第後尙未親過若之容一旦備位
政本不覺失措至此以視憲宗召萬眉州諸公又不逮
矣

重修會典

會典一書蓋昉唐六典而加詳焉太祖初著諸司職掌

至英宗復辟復命詞臣纂修條格以續職掌之後蓋會
典已槩輿于此但未及成軼耳至宏治十年丁巳始創
立此書成於宏治十五年賜召大明會典進呈之月上

御奉天殿受之宴總裁劉健等於禮部命英國公張輔
侍宴典極隆重卽日孝宗親製序序之但未及刊行至
正德四年漕潤而登之板又至嘉靖八年世宗再命諸
詞臣重修之已有緒矣二十四年春閣臣嚴嵩等又請
續添新例以成全書上允之至嘉靖二十八年而始成
初則張永嘉桂安仁夏貴銘等爲政以故如宗獻王如
分郊如四禩如改製冠服俱詳載新製而舊儀反畧焉
野獲編 卷十 美 扶藹山房

文應部儀司所列大行皇太后喪禮一款則興獻王之
草聖蔣后反居太祖孝慈馬后之前至其後又皆嚴分
宜總裁徒知取媚主上而紊禮踰法則極矣進呈御覽
之後世宗留之禁中不製序不發刊聖意深矣至今上
四年又命輔臣張江陵等偕史臣重修至十五年始竣
事今刊行者是也蓋此書雖四修而人問傳行版本止
正德與萬曆兩部而已

宏治中之政

晉僧尙師劉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
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義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

野獲編

卷一

美

扶荔山房

濟大智慧佛此成化間事也至孝宗登極已革去矣宏治九年又下詔陞漳頂大國師御巴堅參爲西天佛子而道錄司左正一王應琦等三人亦復眞人高士原職至十年復賜眞人王應琦陳應循等眞人印并誥命而官官無能救正之者先是成化間僧繼曉李孜省以左道進後俱伏法至是太監李廣又以燒煉服食鬱惑孝宗親宏治十年大學士徐溥所上諫疏云所成何丹所煉何藥而給事中葉紳之劾李廣也謂一詎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爲皇太子立寄壇之名而有叛疏之說蓋其左道欺誕亦不下繼曉等矣十一年清寧宮災吏部員外張綏又疏諫謂太監汪直梁芳搆亂國典脫驚死之誅幸矣陛下何以復召還之蓋李廣雖死而直芳再進矣十二年五月五府六部奏彗星見云近年傳陞乞陞文職至八百四十餘員武職至二百六十餘員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又進入內庫銀兩俱有定數近者額外三次取入太倉官銀至一百三十萬兩十四年命御用太監王端齋元武神像至武常山用黃團快船至八十餘料道及吏書倪岳兵書馬文升俱力諫不聽又大監孫振姪漢乞恩送國子監讀書允之更累朝僅有之事又尙膳監奉御趙瑄雄縣等處閒地爲

野獲編

卷一

美

扶荔山房

東宮官莊上命官踏勘戶部力言其不可上云業已差官始候之其時諸州等處有仁壽宮皇莊仁壽孝肅后所居時稱太皇太后上祖母也爲給事中周旋等所糾上命退出牧馬矣獨東宮之獻地得請何耶異日武宗登極後皇莊遍於畿甸得無權與於此歟以上數事皆內瑞輩謂上爲之雖於孝宗聖德無纖芥之玷較之宏治初政則似稍不牟矣官官之關係治道如此○按張綏以曹郎抗疏不可謂非直臣其後至列逆黨嘉靖間趙文華亦然

通鑑

秦皇始末予因也先媧書辨之矣本朝初無心于秦物而宏治十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熊紳奏鄠縣民毛志學得一璽廣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下之禮部時傳文穆翰爲尙書以爲後世慕倣奈虛所刻斷非眞物姑宜藏之內府上是之僅賞志學銀五百兩撫臣等別無加資接奏鹽止四寸卽雍州璽所謂藍田玉者止六寸若元陽桓所上亦止四寸耳今乃大至一尺四寸其偽不待辨聖主之明察禮臣之持正勝宋元符君臣萬萬矣

御膳

人主御膳用素惟孝宗朝爲甚每月必有十餘日齋然皆光祿寺節省舊例以進而內庖自行供給又時給事由徐昂言仍鑒膳銀與光祿以補上供之缺乏至世宗久居西內事元設膳不茹素之日居多光祿大烹之門既遠且所具不精故以烹飪悉委之大璫輩聞茹蔬之中皆以葷血清汁和劑以進上始甘之所費不貲行之凡三十年而至先帝以逮今上俱仍爲故事且奉齋日少玉食加豐自司禮掌印大璫以下輪日派直常見一中貴賣一大第止供上饗始一日之需往往攢眉頥泣而不敢言蓋先朝橫賜無紀奉賜所得又多以餘力辦野獲編

卷一

完 杖藜山房

此不難而今上取丁最嚴凡歲時例賞亦行裁減督御輩平居無策惟以吏兵二部爲外府居間所入半充牙器進獻乃大臣執法不能盡從大璫恣慾往往借中旨品官咸至齟齬不安其位真可慨也夫

先朝轍昔

祖宗以來歲昔在文淵閣大抵宋散居大半其地既居遂宮又制度卑隘恩賜昏闇雖自甚亦須刻炬故抽閣其誰和掌皆俱屬之典籍此帝片寶郎伴進雖不知書而說取以市利皆洋紙有亂思明所去已強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自訟言當料理者乃命申書胡熙典籍劉

禮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繇是爲繼先竊取其精者所亡益多向來傳聞俱云楊升庵因乃父爲相潛入攘取人皆信之然乙亥年則新都公方憂居在蜀升庵安得闖入禁地至於今日則十失其八更數十年文淵閣當化爲結繩之世矣

御輅

大駕內薄爲大朝會丹陛所設者大涼步輦一步輦一大馬輦一小馬輦一玉輅一大輅一板輅一至於上郊祀及巡幸近地但乘步輦其他用備觀美而已按古有五輅曰金曰革曰象曰玉曰木今玉輦大輅以象負之野獲編

卷一

完 杖藜山房

前革木之名不願意者木輅卽板輿惟革輅則征伐用之武宗以正德十四年親征宸濠曾乘革輅最合古禮王輅則耕籍田用之其他輅不知先朝亦曾御否子兒時值乙酉之五月今上以早躬禱南郊自宮中卽徒步入天壇親見穆若之容衣青苧布袍繫黑角帶天行矯健羣臣莫及四閣臣俱侍從時山陰王家屏爲末相中賜於途扶曳以歸潞王亦扈從上左右直至午後上始乘馬回宮并步輦却勿御也至主上禁中遊幸惟用輅輅其制輕捷又減步輦數倍若古時五副車金根車豹尾中雲母輦以至踏猪車闕虎車之屬其制蓋不傳久

矣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八駿之游始于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禮矣元會罷後御史程起光諫曰近者正旦令簡文武百官四夷百蠻待漏入賀迨酉而禮始成比散已漏下久矣程腹之衆奔趨赴家前仆後顛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而他臣僚失臂斃冠冕以得生相慰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衛聞者寒心若倉卒變起何以禦之上不肖也是年仲冬上親牲

野獲編

卷十一

聖

扶荔山房

人夜始歸邊兵爭門填塞閭內踐踏多死是時楊新都蒙去梁南海代爲首樞官以死生力諍竟不聞伏闕苦口也次年丁丑正月郊天大禮遂出獵于外又以夜半還而三月傳臆狀元舒芬等待命直至夜分殿上燈火傳呼始克竣事蓋以背易晝習爲故事自是朔門微行遂不可問至秋而出居庸巡上谷以至太原榆林皆發軔于此當元旦時政地卽能碎首玉階亦未必至此而矣疏一二不蒙悅改遂持祿默然矣焉用彼相哉今人悞信鴻猷諸錄動稱梁文康爲社稷臣悞矣其後吳廷舉以不諫止責將全州蔣在正德爲三揆至嘉靖初始

當國也

武宗托名

武宗南征托名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後軍都督府帶作出有勅書之賜歸有旗帳之賀此人所盡知至于崇奉佛教自稱大慶法王而番僧因之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時禮部尙書傅珪伴爲不知號駭之曰法王何人至與上尊號並列當大不道宜誅有詔不問而下院之說亦止按此卽嘉靖間奉元累加真人帝君之權輿矣正德五年上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給金印玉輔諸命此弁州已紀之異典

野獲編

卷十一

聖

扶荔山房

武宗再進府號

武宗初出以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爲銜提兵以行其後親征應州凱旋則又加官號焉其敕諭兵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汎掃腥羶安民保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威遠大將軍公爵俸祿仍諭吏戶二部知之蓋至是又易威武爲威遠之號至本年九月遂進爲

鎮國公後府帶俸支祿五千石造鎮國公牙牌并賜誥券又以自稱總督因改天下總督官俱爲總制明年春又加大師未幾南討寧王復以前銜仍稱威武大將軍統兵而南安邊伯許泰爲前鋒掛威武副將軍印泰因敵對人稱上爲僚友矣比十五年十二月班師至京師提督賢盡軍務平虜伯朱彬疏稱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指授方畧擒獲宸豪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上優詔答之前此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尙無敢稱名至彬乃斥名直奏遂直爲同列云威武之稱古無其官雖宋將曲端曾拜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後野獲編

卷一

聖 扶嘉山房

死獄中非佳名也

人主別號

古來帝王不間別號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想卽別號矣本朝惟武宗自號錦堂老人但升遐聖壽甫踰三旬何以遽稱老世宗自號天池釣叟在直詞臣各賦詩以應化李文定一詩最當聖意卽今所傳拱極眾星爲一問懸空新月作銀鈞者是也又嘉靖二十三年丙廷施藥下外其藥有疑道雷軒之印傳聞雷軒上道號也又云世宗號堯齋其後穆宗號舜齋今上因之亦號再齋以故己卯應天命禹一題乃暗頌兩朝非諂江陵也

未知信否

帝后別號

武宗南征自號總兵官鎮國公是以至尊而下夷于兜鍪將帥然猶寓名朱壽也至於奉竺乾教自稱大慶法王則同西番入貢僧所封斯已怪矣以至世宗事元所加道家名號大抵與宣和帝畧同乃於孝烈皇后亦追封妙化元君夫龍虎山張真人母妻例得元君封號其後欲收封一品夫人嚴旨不允乃天下之母下擬異端仇儷何以示後世二教之惡人雖英主不免也嘉靖間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妻俱封一品夫人不稱元君

野獲編

卷一

聖

扶嘉山房

御賜故相詩

楊文襄在正德末年以次揆少傳居丹陽適武宗南巡以征寧庶人爲名幸其第留車駕前後凡三至焉上賦絕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絕句賀上聖武數亦如之又有應制律詩諸篇刻爲二編名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恪爲詩四章倭其事其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想其時文襄上南山之鴈以崔張傳奇命伶人侑王食王詩蓋紀其實也楊是時特荷寵眷徒以邀致六飛爲榮而不能力勸旋軫僅以冊府元龜等書爲獻似垂舊弼之誼然能止蘇漸之行則功亦足稱

今世宗登極召起再相何用詞臣潤色故事而格心無聞焉蓋此公祿用權術逢迎與敕正各居其半宜爲張桂叢所軋

白服之忌

白爲凶服古來已然漢高三軍縞素是矣晉世婦人一時俱簪白杏花相傳天女死爲之服孝俄太后崩疑爲咎徵但南朝天子晏居皆戴白如宋明帝着烏紗帽劉體仁遽易白紗是也武宗征宸濠凱旋入京旗幟尙素凡江西從逆藩臬大小諸臣以至前吏部尙書陸完左都督朱寧皆裸體反接首稱白旗其逆徒已伏法者則野獲編

卷一

聖

扶藜山房

禁宰猪

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爲諫官謂上爲壬戌生於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此古今最可笑事而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亦有之時武宗尙幸至揚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杪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

禁殺怪事

古今殺牛自郊祀外有厲禁唯邊塞則不盡遵此亦理勢宜然內地則兩京俱日日享飫大半雖明旨不能遏野獲編

卷一

聖

扶藜山房

也乃禁殺更有可笑者如正德己卯武宗南巡禁宰猪則民間將所畜無大小俱殺以醢藏至庚辰春祀孔廟當用豕且儀真縣學竟以羊代矣近年因天旱斷屠紛事中調汝寧遂請并禁捕蛙按周禮蠲氏供御食卽今所謂蛙也漢霍光亦奏丞相擅減宗廟蠲羔則人主存亡俱用之何給事好生并及此水族耶此與則天后時狼咬殺魚何異耶軼之成化間御史請禁驢驘同申宏治間給事請防馬繫被偷者尙可恕也

填上馬房

內外大小祀典俱領之祠部及太常惟有填上馬房無

所隸屬不列祀典若值祀期光祿備牲羞遣中官往祭不知何所起意必後世添設非祖宗舊耳今本房芻粟至煩戶部一邵官司之所費不貲先是成化十八年內官梁芳進白水牛一隻每歲支費千餘金憲孝宗至武宗已二十餘年至是言官疏言與上入處所察惟牛最浪費無美先帝朝給事許文錫建白謂宜送之犧牲所及光祿寺已得旨以內臣黎春言而沮今宜如議以省冒濫武宗允之然與上馬房至今錫牧供應如故也國家不經之費往往如此

伶官于政

野獲編

卷一

罕

扶荔山房

武宗之寵優伶幾同高齊及朱耶之季至賜飛魚等禁服然官秩猶爲有節惟戚賔以教坊司右司樂請告疏云病不能侍左右上優詔勉留仍陞本司奉鑾供職其禮視朝士有加焉已爲異矣至中書官光祿卿周惠晴既以聚劾允其去矣復托賢懇於上以家遠難歸乞暫留京師詔仍復職猶曰異途也編修孫清者登宏治壬戌一甲第二以士論不齒去官復用賢薦起爲山西提學副使時丹徒楊文襄爲太宰謂人曰如清者不以一官臨之將何所不爲貴以再一時之謗議也伶人恣橫至操文學詞臣進退之權不待與錢寧通逆濫已當寸

深矣乃僅賜杖遣戍凶終世謂尚未蔽辜云○先是賢奉命祀碧霞元君所過州邑僭坐受謁肩輿呼殿官吏望風迎拜至濟南三司出城郊勞俱具賓主禮及暨成廣西馴象衛因獻詞連錢寧寧權謀洩密使人殺之於張家灣

野獲編卷一終

野獲編

卷一

哭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目錄

列朝

世宗入紹禮

世室

定策拜罷迴異

帝社稷

配天配上帝

駁正大禮

邵經邦議議禮

玉芝宮

無逸殿

代祀

世宗聖孝

進詩獻諫得罪

廟議辭請不用

工匠見知

正嘉御寶之般

嘉靖青詞

大行喪禮

實錄難據

引祖訓

御製元夕詩

嘉靖初議大禮

景靈宮

會典失載

獻帝稱宗

更正殿名

齋官

西內

聖誕忌辰同日

講學見細

賀哈鳥獸文字

捐俸助工

觸忌

符印之式

嘉靖始終不御正官

實錄紀事

兩朝仁厚

野獲編卷二目錄

扶荔山房

主上改臣下名

朝親官進獻

今上御筆

冲聖日講

壬寅歲厄

百年四葉

章奏留中

七夕

六曹答詔稱卿

礦場

聖主命名

今上聖孝

貞觀政要

今上待湯保

壬寅止壽

北臺

端陽

扈從頒賜

御座後侍

礦害

野獲編卷二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列朝

世宗入紹禮

世宗從興邸入繼初至京城外駐蹕行殿禮部具議如皇太子卽位禮上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輔臣楊廷和等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以待勸進上不許輔臣輩不得已乃以恭壽皇太后令旨內外臣民卽於行殿上踐行三勸進禮蓋上繼統不繼嗣之說早已定於聖心張桂等建白不過默窺其機

野獲編

卷二

扶蘇山房

耳是年九月章聖太后自安陸至京禮部具議

門進東華門上不允命再議由正陽左門進大明門上又不從令再議而諸臣又執前說上乃親定其儀正陽中門直入以至他門及大內皆然此旨已下大臣等不敢復違乃禮部具奉迎聖母鳳輦儀仗請用上妃禮如故事中旨批出竟命治母后駕儀以往此時儀注已俱云聖母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稱本生皇太后與夫七年之直稱聖母皇太后而始定耶諸臣紛紛哭諫伏闕者徒自取僇謫耳然事君則當如此矣

引祖訓

世宗之入紹也用武宗遺詔曰皇考孝宗親弟興獻王

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卽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按兄終弟及祖訓蓋指同父弟兄如孝宗之於獻王是也若世宗之於武宗乃同堂伯仲安得援爲親兄弟時章此詔者爲楊文忠延和既妄引祖訓後張桂議起復改曰援宋濮安懿王故事以拒之持論不堅遂終不能勝今上之二十一年建儲事久不定上忽出御劄有待嫡之議時王太倉新從里中起當國擬兩旨以進一爲冊立定期一則云中官年少且待數年後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以遵祖訓今日並

野獲編

卷二

扶蘇山房

封三王以俟之上竟出待嫡之旨於是舉朝嘩然謂祖訓所云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乃藩王嗣爵之例非天家也上雖震怒王自認條旨偶誤之罪上曰卿既認罪置朕何地未幾而並封事亦寢矣待嫡之說沈商邱鯉爲宗伯時亦曾私建此議但王以祖訓爲證則悞矣王出一時倉卒姑以臆對亦理勢所有楊文忠時上不諫已久籌度推敲當無利義猶不免舛謬如此何耶二公俱一代名臣初不以此貶望然後生以話端致其彈劾相讖可見通今之難勝於博古

世室

野獲編

卷二

三

扶壽山房

世宗登極後張桂議更興獻王尊號是時附和者尙少且興獻王亦既安祀於觀德殿矣嘉靖元年九月聽選監生何淵繼聰上言力請追考興獻王且加帝號立世室於京師不宜遠在安陸上是其言命會議無一人應者時廷臣憎之選陝西平涼縣主簿以去屢爲上官管隸自訴乞改京職乃拜光祿珍羞署丞時嘉靖四年之春則獻皇帝稱考久矣淵至京又上疏請立世室祀獻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時席書爲尙書正大禮貴人也力言其不可上不允令會多官詳議以聞時張桂並爲學士各抗章力阻乞罷會議亦不見從至禮部再議廷臣俱有異詞上又命復議張桂等又爭之疏僅報聞命書又會文武大臣科道議無一人以爲可者上命內臣傳示必欲耐廟而後已席書上密疏勸止乃令止議世室于是何淵復上廟廟正議上亦下之禮部禮臣乃會議立廟京師別爲祭享亦無不可且引漢宋故事爲議上規定其名爲世廟命於太廟左右擇日興工時禮臣疏中有云待獻王服盡之日與孝宗一同上乃又遣內臣諭旨更議部覆以爲此宜俟百年聖君賢相自定之上又不悅令別議部乃議請於世廟另建一室爲祧廟上不從云既別立廟則與太廟不同以後子孫世世

野獲編

卷二

四

扶壽山房

奉祀不遷事遂定而議禮諸臣如黃宗明黃緒皆疏乞速正何淵謬議之罪止報聞而已比廟工興何淵又疏以新廟神路迂遠宜別開路與太廟同門於是尋議謂改別路當壞垣伐木震驚宗廟上大怒責對狀於是張桂等又疏諍之宜如初議上乃命拆神宮監對房通路蓋淵之橫恣求榮如此張桂等亦厭恨之矣淵以大禮集議書成陞上林右監丞其年十二月淵又上疏奏以席書格其世室諸疏請將以前後疏增入重修續編上又下之禮部時席書目疾不能出乃上疏乞召王守臣及議禮臣方獻夫等增修其何淵章奏統總不可宋上野獲編

又諭席書將續修事理直對以問書不得已奏請將世廟事編次爲上下二卷上允之命張桂諸人爲纂修官六年淵又進大禮稽奏一部并疏乞倡議立廟之功數千萬言上命付史官旣而明倫大典成淵已陞太僕寺丞又上疏謂大典中壽安皇太后今進爲太皇太后矣請改在昔之誤稱庶爲全禮全書上以已經進呈不許且云毋得再擾上亦厭惡之矣淵猶不悟十八年二月上言璵等沒其太廟世室之說私彙其疏爲五卷進之且評過引漢哀別廟之謬上怒甚謂爲湖廣永州衛經歷蓋曉曉狂瀆者凡八年而始逐天下快之

御製元夕詩

世宗初政每於萬幾之暇喜爲詩時命大學士費宏楊一清更定或御製詩成令二輔臣屬和以進一時傳爲盛事而張聰等用事自愧不能詩遂謫章京索詩其以小枝希恩上雖不詰責而所出聖製漸希矣上嘗命清擬賦上元詩進呈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爲似中秋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而知爲元宵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及信乎非一清所及也惜爲聰輩所撓使天縱多能不逞窮神知化耳

野獲編

卷二

五

扶嘉山房

定策拜罷迴異

世宗自興邸入紹諸宰輔翼戴之功良不可沒如楊新都蔣全州毛東家世封伯爵固其宜也費錫山時在林下至上御後召還入閣亦得世襲錦衣指揮使而梁南海時爲次揆位在蔣上竟無寸賞已爲可異至如馬崔元以親本金符迎立於邸中遂進封金山侯世襲而梁以輔臣偕奉符以往獨無爵祿及之又何說耶若云梁儲扈武宗南征不能力諫以是爲罪則蔣究因同侍六飛往還何得獨求多於梁也蓋是時新都受遺爲物情歸嚮而梁素不爲楊所重以故世宗以四月十二

野獲編

卷二

六

扶嘉山房

謝疏中自陳無功詞旨抑揚微露去國之由且引蔣毛二輔不受廕爲比而無一語及廷和其不愜可知矣又一年梁翼上眷之不衰飾終之典大備又一年而明倫大典成新都奉本當修市姑有爲民之言蔣毛亦開仕而梁不及也乃知禍福吉凶倚伏無常非人力可爭矣

嘉靖初議大禮

世宗欲考興獻帝其議合得大用者七人以稱大禮用者五人言大禮用而不終者四人此王介州紀之概乎敬傳後者也然用而不終者其人尙多今略記於後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山東歷城縣懷頭巡檢方哲建言欲

考獻王其說與張璠同此宜與張桂偕受賞竟不見
進繼之者爲致仕訓導陳雲章革退儒士張少連敘論
王份亦不聞優擢後惟雲章爲霍韜所薦起陞國子博
士轉太僕寺丞而已此皆進議最先者稍後有南京通
政司經歷金述者以官生入仕與黃緒同亦疏稱張璠
之言爲是吏部陞爲隨州知州致仕去後得起爲武昌
府同知至工部員外而止其位去黃緒遠矣嘉靖三年
原任給事中陞僉事陳洗以議大禮復職尋以他事遞
解原籍爲民七年霍韜薦起陞一級十二年南京考察
以資斥則韜以憂去不及救矣三年九月銅衣衛革職

野篋編

卷二

七

扶嘉山房

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上言獻皇帝嘗改
葬北京之天壽山以會議不同而止二人廢罷如故五
年大禮書成王份錢子勳復職給事中解謂二人皆
考察斥官不可廢典制從之四年有致仕縣丞歐陽欽
薦席書及張桂等宜另給誥命上允之而欽無所加賞
五年十一月南寧伯毛良及百戶陳紀以議禮求陞旨
陞紀一級良不遷至嘉靖十年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
千戶陳昇又祖隨全之說力請遷獻王梓宮葬於北上
又命會議禮部尙書李時工部尙書趙璜等極論其不
可得寢未幾而緣事監生詹發涇州武舉杜承美爲民

兵馬周審湖廣生員舊時用致仕僉事甯河又勳前說
託名地理請遷顯陵尙書汪鉉駁之上不允命禮部會
議宗伯夏言乃言此事前禮部尙書席書今大學士李
時皆極言於昔又尙書趙璜言尤切至望聖明獨斷勿
爲羣議所惑上大悟下旨曰卿言良是朕奉聖母慈訓
謂陵不可輕動奏擾諸人本當拿究姑宥之再犯者必
置重典繼而湖廣壁山縣聽選官黃維臣等又數奏遷
陵殿上廉知其妄有希冀命錦衣衛逮下獄治罪於是
遷陵一說無復及之者矣是年歸州南遷日巡檢徐震
請於安陸州建立京師上下禮部議云京師之建於典

野篋編

卷二

扶嘉山房

禮無據當依太祖龍興濠州改州爲鳳陽府故事陞安
陸州爲府詔從之命改建府賜名承天而徐震無寸賞
也至十一年而廣平府教授張時亨上言皇考常有天
下清更定廟號稱宗自皇上誕生之年追改鍾祥年號
不用正德紀年以昭皇考受命之符皇上當效古人刻
木爲皇考聖像朝夕侍立以決萬幾仍請聖母改衣帝
服正位內廷上執太子禮閣決政事於是禮部參奏其
罪上責以大禮久定時亨假建言希進又潛住京師若
法司訊問後以時亨有心疾姑觀其職十二年山西蒲
州諸生秦鍾伏闕上言孝宗之統已訖於正德則獻皇

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之統當奉之太廟
今張字敬乃別創世廟永不得與昭穆之次是闕之也
上人怒謂其毀上諡君大肆不道下鉤衣拷訊主使之
人鍾服妄議希恩實無主者乃命比妖言律坐死繫獄
自是言禮者知獻諛無賞亦稍稍息矣至何淵之建世
至豐坊之宗獻王雖其說得伸要俱無賴之尤別紀詳
之

帝社稷

嘉靖十年上於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用仲春仲
秋次戊日上躬行祈報禮恭以上戊爲祖制社稷祭期

野獲編

卷二

九

扶荔山房

故柳爲次戊內設幽風亭無選殿其後添設戶部尙書
或侍郎專督西苑農務又立恆裕倉收其所穫以儲內
殿及世廟薦新先蠶等祀蓋又天子社稷也此反古
史冊所未有自西苑肇興尋營永壽宮於其地水幾而
元極高亢等寶殿繼起以元極爲拜天之所當正朝之
奉天殿以大高元爲內朝之所當正朝之文華殿又建
高復殿爲行香之所而建金籙大醮壇則上必日躬至
焉凡八直樞元諸侍臣皆附麗其旁卽閣臣亦皆侍供
事不復至文淵閣蓋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幾三十年與
帝社稷相終始至穆宗紹位不特永壽宮夷爲牧場并

西苑督農大臣亦立裁去矣西苑農務凡占地五頃有
餘役農五十人老人四人驛夫八人每人日支太倉米
三升仍復其身耕耨則從御馬監支糧草先是工部蒞
農舍築牛官造倉版順天府歲進穀種比其穫也戶部
以本年所入之數上聞蓋自夏言皇后親蠶之說行於
是農桑並舉以復遠古神農之政末幾親蠶禮卽廢而
農務則終世宗之世焉今西苑官殿久撤惟無逸幽風
尙存仍爲至尊親稼之所

景靈宮

宋世建景靈宮於汴京凡祖宗帝后御容俱陳設其中

野獲編

卷二

十

扶荔山房

以表羹牆雖非古制亦後主孝思也本朝事先典制極
備獨此禮未講直至嘉靖十五年造獻皇帝廟於太廟
之翼闕其舊時營建名世廟者遂空寂無所用始移列
后列帝神像於其中改名曰景神殿其後殿則曰永孝
以示尊崇蓋前此雖藏之禁廷未有專地專名也至十
八年又命帝后忌辰俱列祭於景神永孝二殿最合宋
世所行舊典至二十四年而罷還其祭於奉先殿此官
神御雖存而昭告廢棄絕迹矣極景靈宮在宋不特人
主四時瞻禮卽大臣遇有除拜俱行謁謝聖朝缺事幸
世宗修舉而禮繁簡略議者猶有遺恨云

配天配上帝

世宗既分祀天地於南北郊矣其後以太祖太宗蒞配天爲非禮遂省去太宗之祀蓋陰爲獻皇地也至嘉靖十七年諫臣豐坊言請仿古明堂之制加獻皇宗號以配上帝上意甚憚遂以其年九月舉明堂大享禮於人內尊獻皇稱睿宗更上昊天上帝號爲皇天上帝而以睿宗配享蓋用周禮故事按上帝卽天豈有分祀爲一之禮此舉在古人已屬支離至於昊天上帝更易名號尤爲贅詞蓋世宗燕禱獻皇之不可配天故抑而從明堂之說至穆宗登極并大享禮罷之真千古卓見宋徽宗政和間上王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循真宗舊稱而益以昊天字也其事與嘉靖相似

會典失載

嘉靖八年開局重修會典時副總裁詹事霍韜等上疏其略云臣等將舊典繙閱見洪武初年天下田額以至宏治十五年如湖廣田額二百二十萬今存二十三萬大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矣天下田額已減如此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如何乞勅戶部考

野獲編

卷二

上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二

上

扶荔山房

計又天下戶口洪武初年一千六十五萬宏治四年承平已久戶僅九百一十一萬乞勅戶部覈實天下舊府洪武初年山西晉王府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都督而下共支八十七萬石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乞勅禮部稽察俾司計者計之處之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此成化已前耳若宏治已後尚未之及也乞勅兵部稽察俾司計者何以處之再按內臣監局官祖訓置職甚詳惟宏治年間儘臣失考不及纂述致皇祖聖制不得而知乞勅禮部行司禮監備查洪武年職掌員數列聖來欽差事例及今日員數送館修纂臣等觀周禮內監統天官今監局事例多由禮部若遵祖訓添修內臣職掌亦聖朝禮以治之意至刑工二部都察院累年匠役之制官府供贖之式四方物料之准律令異同之宜太祖俱有定典在惟宏治間庸臣舞智更爲新例盡壞成憲乞勅廷臣削斥訂積年之陋得旨令各衙門備覈沿革定數送付文館按霍疏最切時弊至查考內官冗濫尤爲吃緊世宗雖俞允嚴稽迄至書成猶循宏正之舊至今上再修時則江陵公爲政交惟瑞寺惟恐稍失其歡欲如霍謂生

昌言刊補難矣惜哉

駁正大禮

大禮定後舉朝鹹已而遠外下吏及昌言以糾其非者又二人嘉靖九年福建平和知縣王祿者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者獻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預養宮中以備儲貳之位上斥其言下巡按御史逮治比疏下則祿已先解印歸矣御史坐以避難在逃律詔罷職不敘按祿前封崇仁之說卽上初年楊廷和議也次所養宗子之說卽他日薛侃所建白也楊薛俱蒙重譴而祿以不

野獲編

卷二

三

扶藪山房

臣擅興此議且其時明倫大典已頒行踰年璵正位首擢粵爲次輔不聞起而囂譁昌言使祿僅以微罪行其人亦幸矣至十一年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陳采者又上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武宗遺詔謂陛下乃孝宗親弟與獻王之長子倫序當立非與武宗爲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詔自相矛盾張字敬甫陛下不當繼嗣孝宗止繼統於武宗因以爲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宗廟旣明知其非又成薛侃之謀以陰壞祖宗成法楊廷和雖蒙斥罰而心跡不明張字敬甫開議禮之端而乃那移祖訓誣罔先帝疑誤聖

躬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上大怒謂大典朕所裁定行天下久矣乃輒敢妄議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陳采此論又并新郛永嘉議論一概掀翻其詞辨而論乃亦無駁之者時永嘉以陷薛侃甫去國桂安仁又病死內閣輔臣唯方南海爲議禮貴人然而新入又性和易不願與人競也蓋大禮雖定不旋踵而卽紛紛若此況後世乎

獻帝稱宗

獻皇帝之稱宗也非張桂意也始於何淵之世室至四年淵復申前說上惑之下其事禮部會議時席書新以

野獲編

卷二

丙

扶藪山房

議禮得上眷拜宗伯力止且曰昔者獻考觀德殿成醫士劉惠欲更殿名已蒙聖斷發成邊衛臣上議曰假使張璵桂夢謂獻帝可以入太廟非獨諸臣欲誅臣當先攘臂誅之今何淵欲以御定殿名改同文武世室臣味死以爲不可上不允至學士璵夢及太宰廖紀咸力言其非且共請重治淵罪猶不許至兵部尙書金獻民乃調停爲別廟京師之說上始允行至十五年又命改世廟爲獻皇帝廟與九廟並列其稱宗祔廟上心知其不可亦不復再議繼而猶有請者上嚴治論死事寢久矣直至十七年四月原任通州同知豐坊遂請加尊皇考

獻皇帝稱宗祀明堂以配上帝禮部尚書嚴嵩覆奏謂配帝當如所奏稱宗則未安上必欲行坊言戶部臣侍郎唐胄力持以爲不可上震怒下胄獄訊治於是嚴嵩等改口奉命進獻皇爲宗一如坊議坊父豐熙以翰林學士率修撰楊慎等諸詞臣於嘉靖二年痛哭闕下繼門長跪力辨考輿獻之非廷杖瀕死下獄遠戍至嘉靖十六年恩詔大霽部議赦還上許盡還諸臣獨豐熙楊慎等不宥是年熙卽卒於戍所坊之人都獻諫距其父歿時尙未小祥也不忠不孝勇於爲惡一至於此上既以獻皇明堂配上帝稱宗入廟居武宗之上聖意始大

野獲編

卷二

五

扶荔山房

恆無遺恨而坊仍罷歸田里老死不敘坊素有文無行以故世皇用其言薄其人聖哉神哉坊歸至十八年又上慶雲雜詩一章命付史館而坊終不召坊字有禮斯之鄭人舉解元爲第初爲南考功郎謫是官旋以察罷陞陝西獻諸不售居家益狠戾不爲鄉里所容出遊吳越間以善書知名稍用自給而與人交多不終偶有不諧輒爲文詛之於九幽晚年尤甚人皆厭憎之困阨以死隆慶元年禮科給事中王治建議欲奉還睿宗於世室上不允至今上登極禮科都給事陸樹德又疏言穆宗廟廟則宣宗當祧不如仍以世廟配睿宗而免祧宣宗

事雖不行議者遽之

邵經邦議禮

明倫大典行後張璠被劾遣歸尋卽召還刑部員外邵經邦者以陽月日食上言議禮貴當用人貴公陛下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非公禮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可毀也陛下果以禮爲至當欲子孫世守莫若原其責與全其終始以答議禮之功然後專選碩德置諸左右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不亦美乎上大怒謂朕私議禮諸臣自比茅焦之諫誦上無禮逮下詔獄訊治已請

野獲編

卷二

六

扶荔山房

付法司擬罪上以非嘗犯不必擬竟發邊衛充軍經邦之疏語簡而該卽張桂閣之亦無辭置辨但人生生前未有臣下輒擬論號者惟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爲烈祖貽千古笑端經邦敢於英主初年肆言至此卽茅焦所不道也而僅以成行豈世宗二字已默契聖衷遂從末減與其後上升遐廟號竟符二字若經邦者固得氣之先耶

更正殿名

太祖初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門名亦如之其後文皇營北京遂仍其名燬於火世宗更其名曰皇極而華

蓋殿則曰中極護身殿曰建極蓋取洪範之義而義有以爲洪範中更有六極字而相同意義不美然上方規定禮樂薄視百王少件卽立廢無救正者至隆慶初元而御史張相請改仍太祖舊號時高儀爲大宗伯以爲皇考所定且遺詔中多所疑正猶不及殿名之存之以存三年無改之義遂不果易按太祖辰天二字實千古獨見萬世不可易以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日上鐘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書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諸勅命中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太宗皇帝一切封拜諸功臣必曰奉天靖難其次曰奉天朝綱本野獲編

卷二

七

扶荔書房

天堦運至列聖所封者無論爲功勳爲恩澤爲文武亦必奉天爲號至今不改若皇極建極本屬一義而中極尤爲無出穆宗初元未忍遽改於聖孝宜然今殿前門再罹祝融鼎建在邇仍用太祖初號亦是機會使然有識大臣必有起而建明者完顏氏上京官殿其正寢取名乾元殿蓋襲唐世舊號至天眷元年改名皇極殿則亡企先已稱之尤爲不典張侍御疏後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亦有復殿名疏不允行其與張侍御同時則有大監李芳請改南北郊合祀天地如國初典禮臣亦執不許蓋以議出中官其後今上甲申議崇祀陳獻章

於孔廟禮臣爲洗鯉亦疑大瑞張宏主之不肯行而內閣竟票發多官會議允祀由是與政府不叶其事與隆慶中李芳正相類李芳首能讀書喜諫諍穆宗於徐顯代騰祥柄事益發舒嚴指上趙舉積久不能平乃杖之百下法司論斬刑官毛悅等力爭之不能得其人亦全英聖昌之流亞也張宏繼焉保柄事亦有稱於時

玉芝宮

初世宗之建世廟也先名世室以奉皇考獻皇之祀所以世字繼後世稱宗改建獻皇帝廟既而獻皇廟廟宗遂開世廟不復祀至嘉靖四十四年舊廟柱產芝上

野獲編

卷二

大

扶荔書房

大悅更名玉芝宮欽定祀儀日供膳如內殿四時歲佳大小節辰牲帛諸品如廟祀穆宗卽位禮臣以獻皇已同列聖臨享則玉芝之祀可能況宗廟常禮如四孟大胎止行於太廟節辰忌辰止行於內殿國有大事止告太廟或內殿未有并告者今無所不祭告則列聖先帝將何以處之至於日供之膳宜仿南京奉先殿太祖例如舊奉設以存有舉莫廢之義上命如所議而議者猶以日膳爲奢云按玉芝之祀去世宗上仙肇厯歲說者謂上春秋高欲仿漢原廟衣冠故事存此舊朝肇舉盛典默示意於後俾尊奉福廟傳之子孫爲中興元祀如

漢光武晉武帝苻世僞嘗張本卽改太宗爲成祖亦準意慮及此耳未知然否

唐宮

西苑宮殿自十年辛卯漸興以至壬戌凡三十餘年其間翻造不輟名號已不勝書至王成萬壽宮再建之後其間可紀者如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承華等殿寶月等亭旣成改惠熙爲元熙延年殿四十四年正月建金錄大典於元都殿又謝天賜丸藥於太極殿及紫皇殿此三殿又先期辦者至四十四年重建萬法寶殿名其中曰壽慈左曰福舍右曰祿舍則工程甚大各臣俱

野獲編

卷二

九

扶新山房

沾賞至四十五年正月又建萬慶殿四月紫極殿之壽清宮成在事者俱受賞則上已不豫矣九月又建乾光殿閏十月紫宸宮成百官上表稱賀時上疾已重雖賀而未必能御矣自世宗升遐未匝月先撤各官殿及門所懸扁額以次漸拆材木穆宗欲以紫極宮材重建用鳳樓因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力諫而止未歷數年帑存壞垣斷礎而已蓋茲地爲文皇帝潛邸舊宮因而入紹大位且自永樂以來無論升遐卽嬪御無一告殞於此者故上意爲吉地而安之禁籞初起命名爲仁壽殿他如洪應雷壇上有禱必至妃嬪道雷軒上晝日常御

皆無跡可問惟清觀殿則整麗如故外門曰仙芳曰丹馨內亭曰錦芳曰翠芬流泉石梁頗甚幽致且松栢列植蒙密蔽容又百卉羅植於庭間花時則今上亦時一游幸葦其地又與萬壽宮附隔故得免焉讀運昌宮詞數世後舞榭猶存轉眼已成蔓草悲夫○今西苑舊宮獨大高元殿以有三清像至今崇奉尊嚴內官皆婢道教者但於其中演唱科儀且往歲世宗修元御容在焉故亦不廢至萬曆庚子五月忽下旨令見新凡費物料銀二十萬工匠銀十萬不過油漆一番而已然則修葺更當費幾何乃知當時徐文貞力主盡毀未嘗見

野獲編

卷二

十

扶新山房

無逸殿

世宗初建無逸殿於西苑真以陶風亭蓋取詩書中義以重農務而時率大臣游宴其中又命閣臣李時望輩坐講閣風七月之詩賞賚加等添設戶部堂官專領稽事其後日事元修卽於其地營永壽宮雖設官如故而主上所創春祈秋報大典悉遣官代行喪吉詞諸臣雖係重於無逸之傍廬而屬車則絕跡不復至其殿惟內直工匠寓居彩畫神像并裝潢渲染諸猥事而已至上甲辰年翟鑾坐二子中式敕議鑾辨疏以日直無逸爲辭時上奉道已虔惟稱上元高元及元威元功而變

樵朴尚舉故事上大怒祇逐之此後并殿亭舊名無訛
及於矣世宗上賓未期月西苑宮殿悉毀惟無逸則至
今存至尊於西成時間亦御幸內臣各率其曹作打稻
之戲凡播種收穫以及野雉農歌微操諸事無不入御
覽蓋較上耕藉田時尤詳云今上甲申乙酉間無違極
於火輔臣申吳縣等奏皇祖作此殿欲後世知稼穡艱
難其慮甚遠非他游觀比宜以時修復上深然之今輸
奐尙如新也

西內

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後以至壬寅遣官婢之變益厭大
野獲編 卷二 王 扶荔山房

內不欲居或云逆婢楊金英輩正法後不無冤死者因
而爲厲以故上益決計他徙官掖事秘莫知果否上既
遷西苑號永壽宮不復視朝惟日夕事齋醮辛酉歲永
壽火後暫徙玉熙殿又徙元都殿俱湫隘不能容萬乘
時分宜首於請移駐南城蓋故英廟爲上皇時所居也
天順間修飾完整實遠勝永壽上以當時遜位受銅之
所意甚惡之聞分宜言大不釋然是時方興三殿人工
縣官置之無暇他營分宜建議甚善但倉卒不及週忌
諸耳時華亭公爲大猷卽對云今微到建殿餘材尙多
頃刻可辦且薦司空雷禮材請足任此役上大悅立命

代記

華亭子璫以尙寶司丞兼營繕主事督其役不三月宮
成上大悅卽日徙居賜名曰萬壽華亭進少師璫子璫
亦職遷太常少卿雷司空禮加太子太保大匠徐梈者
亦拜工部尙書分宜僅拜加祿銀幣之賜其年七月卽
有御史鄒應龍之疏分宜遂而世蕃成矣分宜一生以
逢迎稱上旨獨晚途片言稍逆頓失權寵豈天奪其魄
耶○雷司空古和素名博洽居官亦以勤勞著績初以
分宜同里厚善得官六卿時窺知上意已憚華亭復去
機事徐其營萬壽一事俱先有成謀因分宜失旨愈得
間之以固寵分宜恨甚面晉之雷答書詩幾至損骨
野獲編 卷二 王 扶荔山房

徐以此益厚之世宗上賓未幾萬壽宮殿悉已撤去僅
存階礎若諸臣直廬更棟莽不可問矣而南內之完整
則至今如故也識者謂華亭此舉於三年無收一段稍
未諳解云雷在世宗末年又進少保再加少傅隆慶
年以上修祭樂器糜費劾太監滕祥詞旨甚激上不悅
令致仕人議其迎合於先帝而觸忤於新朝借題賣直
云雷江西豐城人

嘉靖十一年二月驚蟄節當祈穀於園丘上命武定侯
郭勳代行時張永嘉新召還居首揆夏貴溪新僑命拜

宗伯不聞一言匡正獨刑部主事趙文華上言切責而
有之時文華登第甫三年其辭嚴而確使其末路稍修
潔固儼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
郭勛代之大小臣遂無一人敢諫者時上四郊禮甫成
且規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葉而高拱法官
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異茲代祀天地自癸巳始至
甲午後遂不視朝己亥幸承天還途中火災上僅以身
免因歸功神佑王寅官婢之變益以爲事元之效陶仲
文日重矣然邵元節實以嘉靖三年召入五年遂封清
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至一真人給玉

野獲編

卷二

靈

扶荔山房

金銀牙印章各一得密封言事是時鉛山費文憲爲首
揆已不能有所諫正矣至其後進禮部尙書贈其父守
義爲太常寺丞猶之可也又封其師范文泰爲清微崇
元守道凝神湛默履素衿和衍法輔教真人則溢極矣
至陶仲文更勸上以退居爲所天永命秘術何論邪祀
哉

聖誕忌辰同日

八月初十日爲孝慈高皇后忌辰而世宗皇帝以是日
誕生及卽位禮臣毛文簡啓請先一日稱賀但并習儀
及山呼之禮俱殺之行之二年癸亥至嘉靖三年又遇聖

誕時禮部爲汪文莊傳請卽以是日先行孝慈奉祭禮
然後高呼大慶一切如先朝故事上允之四十餘年不
復輟則以孝慈雖開天聖母而上則藩王入嗣又中興
聖主自不相妨也其時議者又云正月初三日爲宣莊
忌辰然孝武二廟凡遇祭祀得衣大紅吉服爲比是又
不然均爲在天之靈自不宜軒此輕彼若嗣君必當自
盡其誠但普天臣子又欲申祝釐之敬則先內後吉亦
無不可使其事在宋朝又有洛蜀哭則不歌之爭成一大
黨論矣

世宗聖孝

野獲編

卷二

南

扶荔山房

嘉靖丙午外計言官拾遺疏有貴州尋甸知府汪登不
謹當斥吏部尙書屢紀覆疏謂登以母老赴官偶廷宜
鑄秩示罰上命降職三級特改京官以便其母就祿蓋
上聖性至孝以登爲母破議故左其官實優之也其後
陝西參議于湛者直隸全壩人以母老求改南方言官
糾其詭避宜重懲上又命改江西便其迎養吏部侍郎
董玘以聞母喪久不奔赴獲職蓋錫類之孝如此○嘉
靖間京師人張福欲圖賴鄰人張柱自弑其母謂柱殺
之既鞫得情且有福姊爲證上謂必不然再三研審刑
官執如初讞上終不信竟坐柱辟蓋上謂世間無弑母

之人也

講學見軼

世宗所任用者皆銳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標榜互相排
援者即疑其人主爭衡如嘉靖壬辰年御史馮恩論
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謂素行不合人心乃無用道
學恩雖用他語得罪而此言則不以為非至丁酉年御
史游居敬又論南太宰湛若水學術偏陋志行邪僻乞
斥之并毀所創書院上雖留若水而書院則立命拆去
矣比湛沒諸師上怒叱其偽學盜名不許因以進太宰
歐陽必進其憎之如此至辛未年九廟焚給事戚賢等
齊獲編

卷二

雲 狀為世居

因吳陳言且薦郎中王畿當選用上曰畿偽學小人乃
擅薦植黨命滴之外湛王俱當世名流乃皆以偽學見
斥至於聶雙江乃道學重望徐文貞力薦居本兵上以
表積憤事逐之徐不敢救比世宗上賓文貞柄國湛請
俱得恩贈加等湛補諡文簡聶補諡貞襄益二公俱徐
受業師在流渥一脈宜然而識者以為溢美非世宗意
矣若王文成之歿在嘉靖初年既斷其郵典復奪其世
爵亦文貞力主續封備極齒異而物論翕然推服益人
情不甚相遠也王龍溪位止鄒署且坐考察斥不得復
官故文貞不能為之地卽隆慶初元起廢亦不敢及之

第為廣揚其光價耳○湛文簡之學以隨處體認大理

為宗而不免失之迂腐如勸世宗求嗣必收敬精神上
曰既欲服收敬則不必如此煩瀆其時聞已厭之矣疏
貞襄在本兵曲庇分宜孫嚴鶴冒功為時所薄及罷官
南還遇倭亂暫留吳門人問何以無倭則曰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聞者竊笑如此經濟何以支俺谷哉
惟王龍溪聰明機警辨材無礙聞其說者解頤心折卽
王文成當時亦歎服以為門牆第一人至徐華亭又為
同心至友推獎贊歎如司馬公之與邵堯夫又龍溪性
好游以故安樂行寓所至四方共重踰於王公同時同
野獲編

卷二

雲 狀為世居

鄉錢緒山唐一庵諸公俱不爾也

進詩獻諫得罪

古今獻詩文頌聖者史不勝紀然惟世宗朝最為繁夥
乃遭際亦自不同如嘉靖四十年天台知縣潘淵進嘉靖
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凡五百段一萬二千章致獻越
織錦回文體以獻其用心亦勤矣上以其文字縱橫不
可辨識命開寫正文再上之然其時不問有實尚不問
被罰也至嘉靖十三年朝天宮道士張振通奏臣祝釐
之暇作中興頌詩二十一首金臺八景武夷九曲皇陵
八詠以及瑞露白鵲白兔俱有詩上進乞賜宸翰序文

下部議以猥褻陳預備論狂悖希圖進用詔下法司逮
繫訊問則進諛希恩反得譴矣然猶黃冠也嘉靖二十
六年朝覲竣事上敕諭天下入覲官員此不過循例全
語耳而給事中陳萊者將敕諭衍作箴詩十章上之上
大怒謂萊舞弄文墨輒欲將此上同天語風示在外臣
王甚爲狂僭令自陳萊萊服罪乃降調外任某即議童
王廟斥去元世祖者著善達君不謂求榮得辱然前此
乙未年春正月朔大雪上諭大臣曰今日欲與卿等一
見但蒙天賜時玉耳禮卿夏言卽進天賜時玉賦以獻
上大悅以忠愛褒之而論年而入相矣此非上同聖語
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賀信鳥獸文字

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諸臣及禮卿爲賀
表如白龜白鹿之類往往以此稱旨蒙與眷取卿相然
在先朝固亦有故事如永樂間北京得白鶴時仁宗監
國命官臣撰表爲賀楊士奇以爲不若題卽賀白龜白
鹿亦可仁宗卽命士奇改作云望金門而送喜關自陸
以有儀又云與鳳同類踰於帝舜之庭如玉其靈昭
寓在文王之間仁宗大喜云方是帝王白鶴命做內膳
賜之士奇之見知此亦一也其後世宗廟廟宗憲道白

鹿諸生徐渭作表一時傳誦而上不及知及禮卿失山
賀表實祠部郎徐學謨所作爲上特賞未幾山以不賀
日食聞佳未嘗得表文力也最後西苑永壽宮有獅貓
死上痛惜之爲製金棺葬之萬壽山之麓又命任直讀
老爲文薦度超升但以題祭不能發揮禮侍學士袁
燁文中有化獅成龍等語最愜聖意未幾卽改少宰陞
宗伯加一品入內閣祇半年內事耳同一禽畜同一誠
詞而遇不遇如此○按白鶴爲瑞僅見於曹子建魏都
論嘉靖十年鄭王厚烷貢二白鶴上大喜命獻宗廟及
兩官頒示百官廷臣爲鵲頌鵲賦論者盈廷遂爲賦
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瑞作僞癸亥年八月湖廣巡撫徐南金獻白鶴云出自
景陵羣臣表賀青楊椒山喜鵲聲謂鵲忠鵲佞也鵲
身爲佞又導人以佞然楊文貞已先學鵲矣何論嘉靖
諸人至若厚烷晚年又極諫世宗事元上大怒革爵削
之高貶至穆宗卽位以忠正見褒還爵復國是又始鵲
而終鵲矣極堪捧腹○先是宏治十七年大名府元城
縣民家烏巢中生一白雛因收養之及長望澤如雪時
孝肅太皇太后上仙未久咸以爲上孝感所致遂表獻
之朝上不受却還甫踰年而孝宗亦興成矣白鳥較鵲
不知孰佳然鵲不爲祥知如此使在嘉靖朝陳貴者不

知幾人矣

廟議獻詔不用

嘉靖中太廟被災尋即興建時尙寶司丞桂興首上議請增建廟制倫次繪圖上之其意在尊睿宗也上不悅下法司鞠之擬以納贖還職上特命冠帶閑住與削諡臣萼之子將竊父故智取寵不意其遭斥也又數月國子監司業江汝璧請備親廟謂上享祀宗官考廟不可獨缺宜奉皇考人居昭廟又請預立世室以待皇考其言無非會典以嫡上而不省其冬上自下諭仍復舊制太祖正南面之位成祖以下及睿考俱同堂而序

野獲編

卷二

阮

扶嘉山房

享畢各歸於寢已如敕奉行矣次年甲辰又會議同堂異室之制時江汝璧已遷爲左庶子矣又上言皇考八廟宜遷於穆廟之首與成祖對峙三昭三穆列於尚成廟睿廟豈於左右蓋欲以興獻爲百世不祧之主也又贊善郭希顏則請如太祖立四親廟以明未有無父之國無非爲睿考計久遠而上皆報寢不踰歲汝璧已進少詹事生科場事革職爲民希顏陞中允請運副罷歸矣益上入紹之初大禮未定人心方搖故貴張柱諸臣以招徠天下至是且二十年矣稱宗人廟禮無可加而此輩儉邪猶仍佞習爲橫飛直拜之地甫出口而上已

洞悉其奸斥逐不已而郭希顏遂以弔奇至殺身豈非下愚之尤哉就江郭兩疏細詳之則汝璧之議尤爲狂妄蔑禮

相俸助工

嘉靖二十年辛丑九廟破煨更建時邊僉亦告還太宰許議議借百官之俸上以非盛世事已之真得治朝大體今上甲申大峪壽陵興工閣臣亦議令百官捐俸上不許蓋養廉爲重亦體羣臣之一也頃三殿之災羣僚又欲相俸助工會議於中府一御史奮筆書曰主上好貨諸公捐俸是矣倘主上好色諸公何以處之皆赧然退散其後各衙門公疏或各官私疏以捐俸爲請主上亦欣然俯從自此以後爲開礦爲抽稅徧大地皆以大工爲名不復能遏止矣

野獲編

卷二

辛

扶嘉山房

工匠見知

世宗旣以創改大禮得愉快於志故委毗春曹特重如言如高如階爲宗伯時其寄託已增輔相又以振刷大獄疑刑官皆比周撓法立意權抑之卽賢者多不以善去至末年土木繁興冬卿尤難稱職一切優游養高及遲鈍不趨事者最所切齒誅譴不踰時刻最後趙文華爲分宜義子歐陽必進爲分宜妻弟特以貪戾與閹寺

相繼見逐權臣毫不能庇而雷豐城禮以勤敏獨爲上所眷倚卽帝薨則哲之明何以過之終上之世雷長冬曹無事不倚辦卽承壽宮再建雷總其成而木匠徐景以一人拮据經營操斤指示聞其相度時第四顧營算俄頃卽出而斷材長短大小不爽鑄鍊上暫居玉照并不聞有斧鑿聲不三月而新宮告成上大喜以故尙書之峻加金吾之世廢上猶以爲嫌也景亦謙退不敢以士大夫自居然其才自加人數等以視文華必近直樓榭下材耳○按奉天等三殿并奉天門災在嘉靖二十六年四月時上追欲先成門工以便朝謁而文華不能

野獲編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月禍起矣比三殿落成時徐景已稱尙書上欲以太子太保寵之而徐華亭力沮謂無故事得中止僅支正一品俸雷亦僅以官保轉官傳其他在事諸臣陞賞亦止不行僅拜銀幣之賜以較承壽宮加恩百不及一矣時上愛念景不已尙再有營建景必峻加卽華亭亦不能尼也

觸忌

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古來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嘗辛巳登極御袍偶長上屬僚視之意殊不愜首銜楊折都進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顏頓怡晚年在西苑召太監院使徐偉察脈上坐小榻袂衣曳地偉避不前上問故偉答曰皇上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上始引衣出脫診畢手詔在直閣臣曰偉頃呼地上具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至是始悟喜懼若再生又乙丑會試第一題爲毅之斯來二句下文則其死也哀上已惡之矣第三題孟子又有兩夷字時上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至是大怒欲置重典時主文爲高斯鄭賴徐華亭詭辭解之而止然初年講章有進會子有疾章去却人之將死一節上謂死生常理有何嫌疑促令補進又似豁然無所諱者蓋進講時諱官爲學士徐璫上富於秦

秋嗣位未久樂聞勝沃恐臣下有所避匿故亦優容至乙丑之春上年已六旬不豫且久宜其優勤多疑也○按世廟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而新鄭出題犯之又有一題蓋疑其詛呪矣高之得免謂非全出華亭不可新鄭晚途與徐講和書亦引先帝見疑賴公調解爲言亦是天理難泯處○宋南渡後人主書金字俱作今蓋與元顏世仇不欲稱其國號也至高宗之劉貴人寧宗之楊后所寫金字亦然則官闕亦改用矣然則世宗之細書亦不爲過

野獲編

卷二

遺

扶荔山房

正嘉御寶之燬

御寶凡十七正德九年甲戌大內遭火寶璽散佚至嘉靖四十五年之冬則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詔曰先朝甲戌遇災御寶凡六其五已遺燬命所司覓美玉補遺想十七寶者大半範金爲之而此六璽乃玉製耶然嘉靖十八年上又添製七顆合之世守者爲廿四矣辛酉西苑之災則歷代所傳盡付燬燼所少奚止五寶意者聖主諱言而託之甲戌耶

符印之式

秦天子六璽唐始有八寶宋世尙循其制至徽宗而加

九南渡至十一皆非制也本朝初有十七寶至世宗加襲其七今掌在符臺者共二十四寶蓋金玉兼有之若中官之璽白屬女官收掌更有太祖所作白玉印曰厚藏之紀以賜孝慈后者至今相傳寶藏若歷朝太后則每進徽號一次輒另鑄新稱一次皆用黃金此故事皆然其臣下印信則文武一品二品衙門得用銀造三品以下俱用銅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南京北魏三品印亦銀鑄則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疊篆文不知版義謂何唐末以來並無此篆法蓋創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巡按御史用方印其式最小比之從九品巡

野獲編

卷二

遺

扶荔山房

檢校道衙門尙殺四之一又百官印止一顆惟巡按則有循環二印以故拜命卽佩印殺且其文八疊與大小文武特璽豈以斧鑄雄劇特變其制耶此外則各鎮掛印總兵官如征南征西鎮西平羌鎮朔征諸平征虜諸將軍俱銀印視一品稍殺二品稍豐獨以虎爲鼻紐且篆文爲柳葉則百僚中所未親其他添設大帥雖事體不殊而另給關防與督撫文臣無異矣明興無正任大將軍國初徐武寧曾一領之其他則必帶軍號如徐達藍玉馮勝邱福盛庸領征虜楊洪朱永領鎮朔仇

輔領平虜俱得稱大將軍而印之制無可考據矣內閣

似御史遼方印乃亦用銀視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王飭篆文與主上御寶書法相埒宜其覆起百辟也邱福北征失律并印亦亡屢購不得後於沙漠夜吐光怪始蹤跡得之仇鸞病篤藏印內寢忽躍出於地有聲尋奪印梟死戮屍而文淵閣印自今上丙戌失後再鑄則閣樓漸傾陵夷以至今日蓋將相二大柄關於印章如此

世廟居西內事齋醮一時詞臣以青詞得寵眷者甚衆

而最工巧最稱上意者無如袁文榮堯董尙書份然皆

差

楊嘉山

謾妄不典之言如世所傳對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陰
數九陽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
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
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此表所撰最
爲時所胎炙他文可知矣時每一舉離無論他費卽亦
金亦至數千兩蓋門廂廟對皆以金書厝金爲泥凡數
十盤其操掌中書官預備大管就筆令滿故爲不堪波
盡狀則袖之又出一管凡記一對或易數十管則袖中
金亦不下數十銖矣吾邑談相輩旣以此得貳卹且致

嘉靖始終不御正宮

大內乾清宮以正德九年遇災旋鳩工繕建役尚未竣
比肅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郢中人奉大統暫居於
文華殿亟促冬官晝夜繕治至十月而落成上始移蹕
臨御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則永壽宮已成至壬寅宮
婢之變上因謂乾清非善地凡先朝重寶法物盡徙寶
其中後宮妃嬪俱從行乾清遂虛直至丙寅上賓始返
龍輦於大內蓋自踐阼之初及彌留之際皆於別宮有
吉凶禮說者謂世宗以禁中爲列聖升遐之所意頗疑
懼而永壽則文皇帝舊宮龍興吉壤故置意屬之云云先
野獲編

卷一

天而天弗違世宗有焉

吳

扶藜山房

1114

抄本

大行喪禮

本朝大行皇帝皇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蓋佛家謂地獄受諸苦者聞鐘聲卽避故設此代亡親造福於冥中非云化者有罪爲之解禳也聲鐘一事累朝皆已之詔旨蓋自唐宋以來相沿已久惟吳鑑最屬無謂今貴賤通用之如周世宗發引以楮爲金銀鏤黃者自是臺上寶白者名冥游亞寶已爲可笑至宋高宗梓宮就道百官奠用紙錢差小孝宗不悅諫官云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本非聖主所宜孝宗曰卿堯夫何

如人祭先必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輩能一日不用錢乎則此亦相傳故事本朝雖用而不以此相高賢於前代多矣

實錄紀事

世穆兩朝實錄皆江陵故相筆也於諸史中最稱嚴核其紀新鄭將去爲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爲皆迎合時情而參高保徐尤屬詭媚況上未嘗有意棄徐紛紛保之何爲其言可謂至公及至奪情戀位一切保留徧大小南北倍於詔徐之時而杖遺許意者以快睚眦又有華亭所不爲者其於新鄭幕客吏科郅給事韓原川梅等亦極筆醜詆目爲無忌憚小人豈非真正實錄及吏科都陳錦江三等入幕後獻諛畫策與韓請削諸公無忌題一一任爲腹心查其角距恬不爲異則笑人適以自笑也頃見屠維真雲花記其詞片無足取惟內廬杞說曰云我傲秀才時也曾罵過李林甫來此一語也亦後來黃扉藥石矣

實錄難據

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爲史已屬紕漏乃太祖錄凡經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爲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剗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蕩滅無遺後人

實錄編

卷二

考

扶藹山房

搜括拾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其政令尙可考見但曲筆爲多至於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實錄何爲者哉其時總裁費文憲等苦無措手至假借承奉長史等所撰實錄爲張本後書成俱被譴責至太監張佐輩雖受世錦衣可哂亦可歎矣今學士大人有肯於秘閣中借錄其冊一展其書者乎止與無異字同其修承天大志亦然但開局太遲詞林諸公各具事希寵紛紛不定比成未幾則世宗已升遐矣總之皆不經之舉也

兩朝仁厚

實錄編

卷二

考

扶藹山房

世宗末年一更嚴明之政如海忠介狂慥尙能容之贈諡穆廟以迫今上禮遇士大夫絕無往年論報見法之事惟初政逮訊廷杖數君子皆出權相意後皆不次登用僅臨江錢湘府若厝以監刑被劾坐時亦意在重懲酷吏終以輔臣請貸至今長繫李見羅中丞以誦事下獄七年而從戎近年礦稅忤旨者或致逮繫非久卽釋惟曹心洛侍御學程以爭東封在獄稍久頃得旨編戍出獄之日京師擁曹歡呼者數萬人且頌聖主如天之量云

主上改臣下名

世宗時喜改臣下姓名如改張相國璉爲孚徽改袁中丞貞吉姓爲衷又改指揮僉事琴大鳴爲大聲是也穆宗朝掖縣趙宦爲御史因巡方題差上見名不雅改爲煥今歷大司空以侍養歸弟名耀亦拜御史後以中丞撫遼左亦請告歸養其父名孟以明經官教授得月吏部左侍郎二子俱爲大九卿在膝下娛侍尤不易得云○趙長公巡方爲陝西巡茶任滿而乃弟代之兄弟交承亦一時佳話事在今上初元

聖主命名

今上以癸亥八月生於裕路時世宗慈於二龍不相見野獲編

卷二

元

扶荔山房

之說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是年四月西苑玉苑生子七月又有白龜卵育之瑞廷臣俱上表賀而今上廟月不敢請行剪髮禮至穆宗卽位大臣以立太子請上命先命名徐議冊立始以元年正月賜今御名故事今名在百日至是睿齡已五歲矣從來朱邸皇孫未有總期至此者然而次年卽主震方又四年龍飛開萬億年盛治千古未有也

朝觀官進獻

近以國用匱乏議加田賦加關稅以至搜索賄賂且有無礙官銀之說夫既曰官銀那有無礙之理真掩耳盜

鈴也當穆宗戊辰外計時陝西副使姜子羔者上言朝覲官各有路費及饋遺私帑宜令進獻減條以佐國計上限爲定制布政司三百兩按察司二百兩苑馬行太僕一百兩運司府正二百五十兩府佐一百兩州縣正官二百兩州縣佐五十兩上曰進獻非事體且國川亦不藉此其勿許且并禁入朝官員不得借覲名科派大哉王言與歲進月進者天壤矣姜未幾卽轉行太僕稍示裁抑猶有太平氣象云

今上聖孝

今上初登極尊禮兩官嫡母陳皇后上號仁聖皇太后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生母李皇貴妃上號慈聖皇太后每遇大慶輒增二字至丙申年則仁聖上仙慈聖獨享天下之養慶典頒舉丙午之春以皇太子元孫誕生加上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慈皇太后則聖壽僅六十有二○按本朝母后得親見曾孫者惟孝肅周后一人今慈聖福履正同但孝莊后先崩時孝肅爲邪說所惑慮他日不得與英宗同穴欲改葬孝莊於他所賴大臣力爭而止今慈聖在位事仁聖最恭歲時尚執嫡庶之禮仁聖上仙悲慕逾禮宜其備享榮哀今上聖孝又千古所無白玉欄觀牡丹正儔先帝游賞無意人間信有之矣

今上御筆

今上自青年卽工八法如賜江陵吳門諸公堂扁已極偉麗其後漸入神化幼時曾見中貴手中所捧御書金扇龍翔鳳翥令人驚羨嗣後又從太倉和公家盡得拜觀批答諸詔旨其中亦間有改竄通筆之妙有頗類所不逮者真可謂天縱多能矣

貞觀政要

今上聖學高邃遠非臣下所及如戊子二月以春和初啓講筵上御文華講畢復傳論閣臣中時行等曰唐魏徵爲何如人對以徵能強諫亦是賢臣上駭云徵先事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藹直房

李密再事建成後事太宗忘君事仇罔非賢者其時閣臣以伊尹號湯就桀爲比已非其倫又引太祖時佐命劉基等皆元舊臣顧其人可用否耳此語尤爲失當劉基輩用夏變夷豈魏徵處角逐時可擬上遂置不問又傳聖諭云唐太宗稱父弑兄家法不正閣臣對曰倫理卑虧門閥亦多虧德但納諫一事可取耳此語稍爲得之上意終不釋命罷貞觀政要而講禮記閣臣又言宋儒云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蹟宜合通鑑與禮經參講上允之乃命先講尙書徐及通鑑以至大學衍義上之於經史後先雜宜審矣至評論魏徵太宗真千古

斧鉞惜乎對展諸語稍未能助高深耳○通鑑一書今上元年冬杪張居正當國將本年講章進呈已首列此

書上命鐫版印行矣今閣臣何又以通鑑爲講似乎未經御覽者意或卷帙浩汗磨汰未竟耶然貞觀政要亦上初御講帷輔臣卽以勸講至是乃厭薄中輟或以張居正所進終未嘗當聖意耶然自政要罷後次年四月遂不復御文華廣廈細旆迄成廢棄輔臣屢請不允其年冬卽有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之疏庚寅元旦召對以後閣臣亦不得復望天顏矣唐太宗貞觀之治季年亦少遜焉蓋古今同一慨矣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藹直房

沖聖日講

列聖經筵每月用初二廿二凡三日而日講則不拘期一切禮儀視經筵俱減殺僅侍班閣部大臣與詞林講官及侍書等官供事然聖體稍勞則不御之日居多值日詞臣依例進講章以備乙覽而已今上初登大寶江陵相建議上每日於日初出時駕幸文華聽儒臣講讀經書少憩片時復御講筵再讀史書至午膳而後還大內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暫免此外卽隆冬盛暑無間焉以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

海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主上早歲勵精真可復千古矣

今上待馮保

上初以慈寧及江陵故待馮瑄厚而不堪其鈴束屢有以折之一日上御日講畢書大字賜輔臣等馮瑄侍側立稍傾欽上遂以玉筆濡墨藩過他擲其所衣大紅衫上淋漓幾滿馮瑄震懼辟易江陵亦變色失指上徐書畢起還內時戊寅已卯間事故相申吳門已從講起人閣是日正得上所賜大字其長公職方爲子言此賜上意已作李輔國魚朝恩之想而馮瑄尙以少主視之了

野獲編

卷二

皇 林 蔭 甫 別

不悟也後惟癸巳年王太倉爲首揆蘭谿新建爲次因自請得御筆大字是後遂不復賜

壬寅歲厄

世宗中年靜攝齋居不御朝已久至壬寅冬十月而有宮婢之愛主上已瀕危至丙夜始能言醫官用去血膏稍甦猶數日始能復故從此聖體愈康又二十五年丙寅而龍馭始上升真古來奇事載籍所未覩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壬寅二月上不豫數日至十六日已卯遂大漸上急召輔臣及部院大臣入至啓祥宮時內閣止沈一貫一人耳至則中官及鄭貴妃俱避不侍上命太子

及諸王跪聽上呼沈近前聽諭云朕享國已久亦無所憾佳兒佳婦今以付先生輔之爲好皇帝勤其講學勤

政且命向來廣稅悉罷并諸無稽之征停止釋詔獄及法司繫囚還職起用建言得罪諸臣此後遂當令諸臣而夫矣按此仰玉凡未命比及二更而上稍甦至次日庚辰則聖躬頓安寢殿復舊蓋垂殆者僅一晝半夜耳時東宮成婚甫三日故有佳兒佳婦之諠如思太宗故事是時垂拱內廷不視朝者亦十年矣今上神明威斷動法皇祖而罹災之歲亦屬壬寅恰恰六十年豈非上天仁愛同一示警哉上所頒聖諭旋即取回雖言天有

野獲編

卷二

閣 振 訪 直 屋

反汗之疑又三年爲乙巳冬命稅務歸併有司封閉礦洞撤回內臣出子遺於水火聖德遠被共祝聖宇較之世宗再御二十五年行且什伯倍之矣

壬寅上壽

壬寅之歲上聖齡甫滿四旬而御極已三十年至秋八月值上萬壽聖節內廷贊御輩思別設高祝以博大顏一席者乃以上誕生及在宥合之爲七十歲上南山之觴大小監局競奢圖侈罄其力以備進奉時嚙金青罷而旋興諸採樵使方憂喜交併聞得此消息爭市瑰異未名之寶名孝順錢糧充金帛之贍左藏爲之充物聖

情果大怡嗣後乾德壽皇小南內諸工及造龍鳳席亭之屬一切惟羣下所請而權稅縱橫愈不可凍止矣然但行之禁掖惟閣尹官姓盡共獻諛詞而已不以問之大廷故諫官無敢以其事顯諍者甚長生久視四聖主所樂聞況春閣啓祥召臣下驚魂甫定此與雖似不經亦古所謂此非惡心也

百年四集

邵康節謂自本朝建隆受命以後百年而僅止四葉定以爲近古所未觀昭代歷年之久前此不必言卽如世宗以辛巳入繼在位四十六年中更穆宗之隆慶而爲今上之王申御極今年己未恰已九十九年又祇三葉耳而聖躬強豫方共日升月恆三皇御宇俱百年以外茲且將四之使康節生今日其慶幸又何如也

北臺

今上仁儉至土木事尤爲減省惟辛丑年於禁城內乾方築一高臺名曰乾德臺閣名乾祐閣其鉅麗不待言而高人雲表望之真如五城十二樓頭駟馬萬仞仰招同戚里諸公入游西苑因試登之如旋穽然殊不覺足力之疲每一層卽有一小殿凡相什物畢具凡數轉未至其巔已平視兔兒山矣時天曙未久萬瓦映日大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內樓臺約略在目悚然心悸急促同行諸公趨下間落成時主上以款輿升陟則官城外巷陌街道如雲前官前後一帶皆近在眉睫聖心亦以下瞰爲非體嗣後停以月夜再登今宸游不至已數年矣

章奏留中

先朝章奏亦有不報聞者然多是奏本若臣本用則係衙門公事例不留中卽不當上意再三更改亦可曰今上厭臣下之屢詈一切度之禁中屢催不下初亦甚以爲苦久而稍習遇大小興革主者自行其意第其本題知不復取上意可否而大權反下移矣臺省建白閣有當取旨者則建言之人上疏以後卽請兩政府云此本當條旨云云政府卽唯唯如命一同屬吏之稟承於長官其名曰講旨此互古未有之事福清在時尚未然

端陽

京師及邊鎮最重午節至今各邊是日俱射柳較勝士卒命中者將帥次第賞資京師惟天壇游人最勝連錢障泥聯鑾飛鞚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廷角龍舟之外則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元之俗命御馬監勇士馳馬走解不遇御前一遲迅捷而已惟關部大老及經筵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日講詞臣得拜川扇香藥諸賜視他令節獨優今上初
年猶然自內操事與至甲申歲之午日預選少年強壯
內侍三千名俱先嫺習騎射至期彎弧騁寶雲錦成羣
有京營所不逮者上大悅賞資二萬餘金然是日酷熱
當值候擇諸端環中操兵同合於赤日中因而賜死者
數人按禁中本非觀兵之所其事起於正德初年蓋不
特八虎輩各有偏裨列校仿倣外廷而本兵王恭襄亦
頂鼠刺飄旋縷雜處於中貴之中矣今上因於未過陵
始選內臣具軍容扈從旋踵後益廣其伍俱江陵敗後
事也近年來則內教場已鞠爲茂草想武事豈不講矣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間之先輩云孝宗在御日過午節曾於便殿手書一
桃符云綵線結成長命縷丹砂書就辟兵符蓋聖主好
文宴衍自娛又與後聖不同如此其後午節惟世宗初
元曾奉兩宮遊母游娛最後十五年又同李時夏言郭
勛泛舟西苑賦詩唱和○按介子推以五月五日自焚
而古來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禁火太原之地峭冷未解
因禁煙寒食人多有死者何不考訂改正既合楚晉二
忠臣各享極嘔民聞饒角黍之餘卽寒食不至傷生也
附以解頤

七夕

七夕暑退涼至自是一年佳候至於曝衣穿針鬥鵲生
女所不論也宋世禁中以金銀摩睺羅爲玩具分賜大
臣今內廷雖尙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至宮嬪
輩則皆衣鵲橋補服而外廷侍從不及拜賜矣惟大瑞
輩以瓜果相餉遺民間則閭閻兒女尙修乞巧故事而
朝家獨無聞意者孟蘭會近道俗共趨且中元遣祭陵
寢尤國家重典無暇他及耳江南李煜以七夕生至明
其弟從益自潤州赴賀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間但化之
遂以成俗直至宋淳化間始詔更定仍仍七夕亦奇事
也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扈從頒賜

至尊初登極行郊祀大禮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
俱賜大紅織金紵袍若恭謁諸陵及行大閱則內閣輔
臣俱賜蟒衣或超等賜服至寶帶金銀瓢繡袋等物以
壯扈從其次卽及口講官以至文武勳戚部府大臣俱
沾繡帶綵幣之賜皆主上肇行大禮特恩殊典一次耳
惟閣臣未及受賜者則於嗣舉補給他官不爾也又錦
衣衛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卽賜繡春刀寶帶大紅蟒衣
飛魚服以便扈大駕行大祀諸禮其常朝亦衣吉服侍
立於御座之西以備宣喚其親近非他武臣得比以故

右列鑿之名爲武翰林

六曹答詔稱卿

從來六尚書與左右樞御史一切謝恩之休之類言下皆稱卿以示重不論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十一年凡南六卿一切叱名識者以爲非體萬歷己亥天子南六卿自陳旨下自得稱卿者一時以爲榮遇自後漸復舊制可謂施正隨規矣王給事元翰忽於建白疏內攻輔臣條旨之失謂其獻媚大僚爲植黨地益未前與故耳

御座後扇

野獲編

卷二

晃

杖錫山房

今主上御門常朝輔展之後內臣執一有柄之物若摯扇然用黃帕裹之自上陞座擁蔽於後降座則撤去從來不曾展開或疑爲雉尾之屬終莫知其真後聞其名曰卓影乃先朝外夷所貢瑞物最能蔽除不祥以故臨朝輒舉以衛御座未知果否

礦場

今開礦徧天下生民罹其毒說者以始禍歸罪張新建相公因考永樂十三年太監王房等督夫六千人於遼東黑山淘金凡九十日得金八兩又永樂十五年有言廣西南丹州礦發者命內臣開採歲餘得九十六金旋

變爲錫乃止時胡文穆當國江西之吉水人成化十一年湖廣寶慶府開金礦歲役夫五十五萬湖南民爲水灌死及虎豹所食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始罷時彭文憲當國彭亦江西之安福人

礦害

今開礦徧天下爲世亂階然裨屬內瑞與順頗好充故致紛紜耳按宋金治有二十一處銀冶則登號等上三州又三軍一監共冶場八十有四卓祐中得金萬五千餘兩銀二十一萬餘兩其後銀又殆九十餘萬兩然所入止此堂堂天朝安用此刀錐之利然皆守令爲政間間受害猶淺今日則敲朴善良必足其數發塚夷山以爲鉤取之術矣○宋仁宗皇祐中全賑大發於公樂州其民掘地採取至有一塊重二十觔者取之不竭見時爲宋盛世豈真地不愛寶耶

野獲編

卷二

辛

杖錫山房

野獲編卷二終

野獲編卷三目錄

宮闈

修女戒

母后聖製

國初納妃

天家生母不同

列朝貴妃姓氏

帝王娶外國女

高麗女見疑

故后無諱日

母后在位久

宣宗廢后

封妃異典

帝后祔葬

廢后加禮

英宗重夫婦

英宗敬妃喪禮

景帝廢后

野獲編

卷三 目錄

扶荔山房

景皇后壽考

憲宗廢后

孝宗生母

萬貴妃

謝韓二公論選妃

鄭旺妖言

頒行女訓

母后諡號

世宗廢后

皇后祔廟之禮

孝烈祔廟

母后減諡

莊肅后喪禮

嘉靖兩后喪禮

母后先祔廟

親蠶禮

李氏再貢女

聖母並尊

兩宮同在位久

今上篤厚中宮

恭妃進封

郊寺保釐

今上家法

東宮妃號

王妃殉節

宮人姓名

文臣賜官婢

野獲編

卷三 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宮闈

修女戒

洪武元年三月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上之立法直追三代故列聖以來不第后妃專司陰教卽以英廟及

野獲編

卷三

扶藪山房

今上冲聖御宇長樂居尊惟保護皇躬未曾預聞一政詒謀遠矣使宋祖以此示戒則元祐時宣仁后之謗何自而興

母后聖製

本朝仁孝皇后著內訓又有女誡至章聖皇太后又有女訓今俱刻之內府頒在宇內今上聖母慈聖皇太后所撰述女鑑一書尤爲詳明典要主上親麗宸翰序之眞宮闈中盛事也然聖製又不止此今文華殿後殿所懸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其文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御筆臣下但見龍翔鳳翥

結構波磔之妙以爲今上御書而實非也古來惟宋宣仁皇后香飛白大書然不過一二字豈如慈聖備得八法精蘊哉眞天人也

國初納妃

高皇帝提一劍芟羣雄於所平諸國妃主無選入侍者惟僞漢違命最久上心恨之曾納其妾旋卽遣出深以爲悔野史訛傳爲曾生潭王桂復叛誅不知潭王與齊王博同爲達定妃所生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誅也惟第十四女含山公主母妃韓氏係高麗人考遼簡王母妃亦韓氏但不知與含山同產否無所証據

野獲編 卷三 扶藪山房

不敢臆斷公主以洪武十三年生二十七年下降駙馬尹清永樂間進長公主洪熙初進大長公主至天順六年方薨年八十三於太祖位下二十五子十六女中最爲壽考然則高麗貢女不始于文皇時光祿權永均等諸女也○天順五年七月上致書含山大長公主云高皇祖所生惟祖姑享高壽誠爲難得近者承詢用度有缺朕心惻然特遣太監藍忠資送珠翠九翟博鬢冠一頂白金三百兩鈔一萬貫紵紗羅各十疋生熟絹三十疋以表親親之義按博鬢惟皇后得用之國初王妃亦許用永樂間革之親藩曾有請而不許今特以賜含山

蓋異數也

天生母不同

高皇帝貴妃孫氏以洪武七年薨上以妃無子主喪命吳王橚認爲慈母治後事服斬衰三年一如孝慈算中
生母之例橚後改封周王高后嫡出也嘉靖三十四年
肅皇帝第三女寧安公主將下降駙馬李和以母妃先
薨命拜皇貴妃沈氏爲慈母出閣醮戒謝辭諸儀一同
牛母及和與公主成婚後入謁皇貴妃賜宴宮中尤多
異數一則無子而子一則無女而女孰非聖主異恩哉
平有不幸而反是者如嘉靖三十三年康妃杜氏薨則
野獲編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穆宗生母也禮官請復三年喪上不許又引孫貴妃故
事亦不從且以應運至尊不宜重服下諭大臣遂不敢
言且自穆宗就裕邸後生不得見沒不得訣亦可悲矣
又何孝宗爲淑妃紀氏出自離母腹卽爲萬貴妃所妬
如出居內安樂堂迨孝宗六齡始得見父皇而淑妃旋
以憂薨報憲宗亦不敢請孝宗龍飛徧覓母家宗族幾
無存不可得兩妃爲兩朝聖主所託體他日雖備享
尊榮而葬由段而所遭厄剝乃爾天耶人耶意者運數
官特假手乎

野獲編

內廷嬪御尊稱至貴妃而極先朝拜此秩者歷歷可數

高皇帝朝有貴妃孫氏諡成穆文皇帝朝有貴妃張氏
諡昭懿貴妃王氏諡昭獻昭皇帝朝有貴妃邵氏諡恭
肅章皇帝朝則孝恭后亦曾先拜且特加皇字旋位中
宮不敢並紀嗣後則有賢妃何氏贈貴妃諡端靖然而
不得皇字矣睿皇帝朝則孝肅后亦曾拜不敢並紀純
皇帝朝則有皇貴妃萬氏諡恭肅肅端順榮靖爲宮妃六
字諡之始而宸妃邵氏進封貴妃是生興獻帝後稱孝
惠后不敢並紀肅皇帝朝則有皇貴妃王氏諡端和恭
順溫僖皇貴妃閔氏諡榮和惠順端僖皇貴妃沈氏諡
野獲編

卷三

四

扶荔山房

莊順安榮貞靜其諡號皆用憲宗萬妃例也莊皇帝朝
則有皇貴妃李氏卽今慈聖皇太后不敢並紀今上則
有今東宮母妃及敬妃追封皇貴妃李氏諡恭順榮莊
端靖及今翊坤宮鄭氏蓋列帝十二朝歷年二百五十
而得此號者僅十六位內二位猶非生拜然二祖及仁
宗朝尙未有皇字故有冊而無寶世宗時閔王兩妃未
聞殊寵特以儲宮之重驟得峻加而賢妃柏氏在憲宗
朝曾育悼恭太子竟不得封蓋軒龍副貳不輕授如此
然柏妃至嘉靖六年薨距生恭悼時已五十九年雖尙
於遇而豐於壽矣○孝惠邵后封貴妃時有冊又有寶

矣而不加皇字意者同封者共十人不欲太軒輕耶是不可曉嘉靖四十五年八月甲子進封敬妃文氏爲貴妃時去上六十聖誕僅三日耳然封號內無皇字故止用金冊無寶此則近代未有姑附紀之

帝王娶外國女

太祖第二子泰愍王以洪武四年娶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爲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清河王愈女反屈居其下同時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狀元爲襄陽人任亨泰其妻本蒙古人賜國姓朱氏而亨泰

野獲編

卷三

五

扶荔山房

母爲烏古論氏亦色目人也又文皇帝納高麗所獻女數人其中一人爲賢妃權氏侍上北征回師薨於嶧縣遂葬焉賢妃父拜光祿卿仍居高麗是時尚仍元俗未禁屬國進女口也此後遂不聞此事矣後正德間回回人於承上言高麗女白晳而美大勝中國因并取色目侯伯及達官女入內蓋亦有所本○古來中國娶胡婦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闊氏爲蠕蠕主阿那瓌長女文帝至廢元配乙弗后納之復以悼后妬賜乙弗死阿那瓌次女又爲齊神武后神武每因事跪拜蓋皆仰其鼻息以爲盛衰及突厥滅蠕蠕其強盛倍于往時宇文

與高氏爭衡倚以爲援共求其女終爲周所得藉以滅齊則唐詩所云安危託婦人者又不在和親之公主矣我朝英宗北狩也先欲進其妹上堅拒之迄不能強聖主英概處困不撓奚止雪恥酬百王也

高麗女見疑

洪武十三年高麗愍貢期上賜詔詰責之既而彼國遣使周諠來計事上勅遼東都指揮使司曰高麗朝貢違約朕拘其使後縱之歸乃復懷詐令諠作行人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曾納諠女於宮中庚申君出奔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遣諠來使殊有意焉卿不可不

野獲編

卷三

六

扶荔山房

故后無諱曰

太后呂氏故懿文太子追崇興宗康皇帝之繼配也太子娶開平王常遇春女爲妃先薨以太常卿呂本女爲繼建文帝卽位追尊常氏爲懿敬孝康皇后呂爲皇太后及文皇兵入召后至告以不得已舉兵之意后出宮

復故號爲太子妃尋命懿文諸子吳王爲廣澤王居漳
州衡王爲懷恩王居建昌是年俱召還錮之鳳陽高牆
惟少子允熹先封徐王改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妃居懿
文陵園永樂四年火起於邸中暴卒追諡哀簡蓋以呂
后生不欲顯誅之也自此呂后遂不知所終今紀述中
有云與建文同日自焚者妄也今懿文園近附孝陵歲
時尚能沾祭常呂二后想亦並耐不廢然呂后竟無諱
呂可攷亦無諱號追贈雖大義滅親然於文皇爲長嫂
于仁宗爲伯妣恩禮缺然可爲歎息今志士仁人徒致
意於建文尊號屢形章奏尙未循其本也嘉靖間孝宗
野獲編 卷三 七 扶荔山房

張后崩追諡孝康與懿文帝后號同此大臣不討論之
過時貴溪首揆分宜掌禮部

母后在位久

本朝母后如仁宗誠孝后張氏以中宮擁立宣英兩朝
進稱皇太后太皇太后而在位止十八年宣宗孝恭后
孫氏稍久正位中宮及太后二十一年英宗之孝肅周
后稱太后太皇太后共四十一年爲更久然在成化初
以憲宗生母從貴妃崇進者惟憲宗之孝貞王后以中
宮擁立孝武兩朝稱太后太皇太后共五十五年最尊
且壽所徵恨者聖主非所出耳至若孝宗之孝康張后

專寵椒宮古今無匹且誕育毅皇爰立肅皇享天下養
前後亦五十五年可稱備福然在正德間已擁虛位嘉
靖間以章聖之故開罪主上禍延二弟憂憤憔悴不復
可堪何如早從徽皇上仙之樂人有以壽爲戚者帝后
且然況下此者乎

宣宗廢后

初宣宗爲皇太孫時納胡氏爲妃及居東宮稱皇太子
妃宣宗登極爲皇后至三年十一月以無子多病表請
開居而孝恭孫后代其位蓋孝恭既誕英宗甫三月卽
已正位諸宮矣胡氏以正統八年薨於別宮尊爲靜慈
野獲編 卷三 八 扶荔山房

仙師又至天順七月上復下勅所司追復皇后尊稱諡
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加葬金山寢園但不立陵名不
附廟祀耳蓋英宗之達孝如此其時詔中有云於情於
禮兩皆無憾真不誣也此與天順四年赦出建庶人文
圭同一盛德。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是
爲孝莊后時孝肅周后正並尊恐他日不得附葬裕陵
乃脅上欲別擇地以葬慈懿賴輔臣彭時商輅禮臣姚
夔等爭之始許錢后附葬虛其右以待周后按姚夔之
疏云或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同此又不然恭讓在宣
宗時已遜位而立孝恭矣慈懿當時未嘗退處而別立

一后況宣宗晚年悔恨莫及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蓋其時諸孝甫者有引胡后以比懿后故藝有是言然則聖主舉動爲子孫取法不可不慎如此○宏治十七年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卽孝肅后也上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賜對出裕陵園以示則英宗隧道右牆相通而左爲孝莊錢氏元宮相去數丈中隔不通輔臣謝不知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內官有幾個識道理的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健等曰英宗遺命錢后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上曰遺命奈何違之東陽曰聞野菴編

卷三

九

扶荔山房

當時尙有別議委曲至此非先帝意今日斷自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痛快上曰欽天監言惡動風水朕以爲不然遷對曰陰陽拘忌不足信上曰朕已折之矣今開塋合葬非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隔惟一誠心爲之料亦無害東陽健等力贊上曰此事不難後事竟不行欽天監既以爲歲殺在此內官監又謂事十英廟陵寢難以輕動也以孝廟仁聖尙不能改已成之誤當時內臣曲媚孝肅致英宗在天之靈終於不安是時去孝莊祔葬已三十七年矣此事詳李文正廟對錄中而孝宗實錄反不詳其祔廟事更出孝宗獨斷文

正葬不過將順而已

封妃異典

皇貴妃始於宣廟朝是固然矣然亦有異者如高皇帝洪武十七年甲子冊李氏爲皇淑妃又進封郭氏爲皇寧妃而貴妃反不得皇字此其異也至文皇帝頗御自貴妃而下凡二十餘人無一得皇字者至宣宗孝恭后祔而皇字始專屬貴妃矣又如後宮姬侍列在魚貫者一承天春次日報名謝恩內廷卽以異禮待之主上亦命鋪宮以待封拜列聖前後皆然惟世宗晚年西宮奉元掖庭僮僮例與大內稍異兼餽熱刺過多稍有屬意間野菴編

卷三

十

扶荔山房

或非時御幸不能盡行冊拜於是未封妃嬪之呼如追封榮妃楊氏乃以宮人隨上遭火災而得追貴且諡以恭淑安僖四字且祔葬於孝潔皇后之側此殊特之典又前此未有者此後殆難盡紀然承恩祔沒者必加封內侍以是外廷得聞建儲殿上賓其現存未封者概不得知矣聞之老內侍云世宗一日誦經運手擊磬偶誤槌他處諸侍女皆顙首不敢仰惟一幼者失聲大笑上注目顧之咸謂命在頃刻矣經轍後遂承更衣之寵卽世所稱尚美人是也從此貴寵震天下時年僅十三世宗已將耳順矣其後冊拜爲壽妃拜後百餘日而上

大漸說者歸罪壽妃微似漢成帝之趙昭儀云壽妃之
薨在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宮嬪承恩早而下世晚者近
代少其比

帝后附葬

本朝先帝入行山陵止一后附葬直不與先帝配葬莊
錢后崩時志宗願於生母孝肅周后墓不得附葬後陵
大臣力諍之始庶孝肅元宮以待而二后並附自此始
矣憲宗初選吳氏旋廢則元配爲孝貞后王氏而孝宗
生母爲孝穆后紀氏二后同祔茂陵蓋循用裕陵新例
至嘉靖入繼則憲宗貴妃邵氏已稱壽安皇太后尋崩
野獲編

卷三

士 扶恭山房

初葬金山後亦遷祔茂陵於是三后並附又從此始世
宗元配爲孝潔后陳氏繼曰孝烈后方氏上以方氏有
定安衛護功其崩也梓宮先入永陵元宮又特祔仁宗
以孝烈神主入太廟比穆宗登極遷孝潔梓宮與孝烈
並祔而上生母爲孝恪后杜氏亦遷祔焉永陵亦有二
后同穴一如茂陵故事矣今上孝祀兩宮他年千秋萬
歲其並祔昭陵不待言惟太廟配享列朝以來止一帝
后嗣聖俱遵行有禮不敢更也

廢后加禮

本朝廢后如恭讓胡后在天順間英宗已復位號吳惟

憲宗吳后立匝月而廢後以撫育孝宗稍得加禮至正
德四年薨于別宮輔臣李東陽等疏稱吳氏雖先朝所
斥而詔止云退居閑作無廢爲庶人之文宜稍加恩禮
上命如英廟惠妃王氏例歲時以素羞祭別所然惠妃
得諡端靜安和而吳竟缺諡號蓋以追悔空廢也又后
見壞爲羽林衛指揮使於宏治間自陳臣職乃先世軍
功所遺不沾外戚恩澤乞升職改衛孝宗命陞都指揮
僉事改注錦衣衛而己當昭德貴妃謀篡儲皇吳氏保
功實多而酬報之恩止此於義倫矣至嘉靖吳后之
薨上命一依成化吳氏故事尋得旨改稱繼后視吳氏
野獲編

卷三

士 扶恭山房

稍優焉蓋吳之得諡以諡萬妃張之得罪以救張延齡
皆一時微言遂干天怒真不幸也

吳宗車夫婦

周鼎首先爲雲南左布政使妻喪未幾卽繼一室爲巡
撫侍郎鄭長所指摘問杖革職閑居矣至正統五年
緣恩赦詔書自辨云律所載但言居父母及夫喪而私
嫁娶者杖一百無妻喪嫁娶坐罪之條乞命廷議是非
昭示天下上怒其勒回不敘次年陝西參議蘇弁任滿
以代以妻喪及女亡歸鄉都御史曹翼劾其奸情不職
弁乃自陳其故上曰此亦至情可矜姑寬其罪時大婚

未舉已重人倫之始如此又有都督同知馬良者少以姿見幸于上與同臥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朝至極品行幸必隨如韓嫣張放故事一日以妻亡在告久未入直上出至內苑忽聞鼓樂之聲問之知貢續婦又知爲陽武侯之妹上怒曰奴薄心腸乃爾自此不復召蓋聖德仁厚加以中宮錢后同憂惠者積年伉儷情更加篤摯因推及於臣妾真帝王盛節也。聞英宗爲太

野獲編

卷三

吉

扶荔山房

座錢后爲浙江之錢塘人與孝惠后邵氏同邑

英宗敬妃喪禮

英宗敬妃劉氏之薨距上升遐數月耳其喪禮皆上手定恩禮獨厚輟朝五日贈惠妃冊諡貞順懿恭一切祭葬之禮視文廟昭獻王貴妃有加焉他妃所不論也時劉氏雖久承恩然未有所出則上鍾情獨至矣次年正月上獨留之際召太子及太監牛玉等至御榻前口諭命太子百日後卽成婚次卽殺皇后錢氏他日壽終須合葬惠妃亦須遷葬蓋亦必欲祔葬山陵也少頃而上賓天矣蓋始終眷念劉氏如此其後成化四年孝莊太后崩時孝肅周后恐身後不得同穴至欲別葬孝莊于

他所賴閣臣彭時等及禮臣姚夔等力諍且述英宗遺命當時李賢曾紀于閣下憲宗始婉達孝肅得並入元宮而惠妃之得祔與否則未詳攷但今祀典載裕陵十八妃一葬綿山餘皆金山意者綿山爲劉妃乎。按太祖孝陵凡妃嬪四十人俱身殉從葬僅二人葬陵之東西蓋洪武中先死者至太宗長陵則十六妃俱殉矣英宗獨見罷免此舉遂破千古迷謬觀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聖恩奚啻千里。嘉靖三十一年康妃杜氏薨逝禮臣奏循成化紀妃喪禮蓋杜爲穆宗生母而紀則孝宗所自出故引用之上不悅僅輟朝三日加

野獲編

卷三

吉

扶荔山房

二字諡并無褒貶益見英宗之厚敬妃至矣

景帝廢后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上追復廢后王仍舊帝號尋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且致書于周王等各府詔告天下云請之聖母皇太后亦云出自先帝遺意不幸上賓未及舉行茲奉慈訓誣告在廷用成先志仍令有司修葺陵寢蓋是年十一月已立孝宗爲皇太子大赦海內上意欲追崇郕邸而難於敕書發之故特下詔以示崇奉亦首揆商文毅等苦心也但景帝繼后杭氏已于天順元年廢死而王妃汪氏故景帝元配正位中宮者四年

而後被廢睿皇復辟卽追復爲郕王妃現居郕邸何以不并其位號復之耶況天順初廷臣以無罪廢汪后爲正文子謙之罪見之彈章今王于旣雪而母后又返正亦事理之未愜者汪妃至正德元年始薨乃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云

景皇后壽考

本朝母后在位最久者憲宗孝貞后王氏五十五年孝宗孝康后張氏亦五十五年王則皇后稱皇太后又稱太皇太后張則皇后稱皇太后改稱伯母皇太后初無貶降也惟景帝汪后以正統十年乙丑冊爲郕王妃十

野獲編

卷三

五

扶嘉山房

四年景帝卽位立爲皇后景泰三年被廢天順元年復爲郕王妃至正德元年丙寅始薨后以丁未年生春秋八十追崇爲貞惠安和景皇后凡爲王妃者二次爲皇后者一次爲庶人者一次爲追贈母后者又一次凡憲皇帝六朝前後六十二年升沉興廢更疊爲之終得與景皇同穴實前古未之聞

憲宗廢后

憲宗登極以天順八年七月廿一日冊立吳氏爲皇后已詔告天下矣至本年八月廿二日復下詔曰太監牛玉偏狃已私縱寵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于聖母前奏

請立爲皇后吳氏言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慎之意

今廢斥吳氏退居別宮開在蓋中宮正位甫滿一月耳

又下詔云牛玉論罪本當處決念先帝時曾效微勞與

吳嘉都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后父都督同知倭戍

登州子雄隨之至本年十月十二日又立王氏爲皇后

詔中謂先帝臨御之日嘗爲朕簡賢淑已定王氏育於

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云蓋吳氏之得罪實由

萬妃受撻而譏之其禍遂不可解而王氏卽孝貞皇后

能委曲下之故得安于位在孝宗朝稱皇太后武宗朝

野獲編

卷三

六

扶嘉山房

稱太皇太后加尊號曰慈聖康壽母儀兩朝壽過八十

夫豈偶然廢后吳氏至成化末年尙在西宮孝宗爲萬

貴妃所忌賴吳氏保護以全至宏治初孝宗以吳后撫

育恩命供給俱如后禮至正德四年正月十六日薨逝

按天順八年三月初八日皇太后聖諭皇帝婚期在

邇必得賢淑爲配先時已常選擇尙慮有司遺忽禮部

具榜曉諭京城內外大小官民之家素有家法女子年

十五至十八者令其父母送來親閱時去睿皇升遐纔

五旬而遽下此詔蓋宗祧之計重也此事在謝文正公

宏治元年疏抗之前當時不以爲非至正德元年八月

武宗大婚納孝靜皇后夏氏遂已備設六宮時去先帝

升遐亦甫踰年耳且聖齡止十六歲少于孝宗三年則
謝已爲少傅次授正受遺賞輒却不聞一語救正豈襄
陽于宮僚而循默于宰輔耶不可得而知矣○英宗大
婚時年亦止十六

孝宗生母

東阿于穀峰慎行宗伯筆塵紀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紀
氏孕孝宗時爲萬貴妃所妬潛育西宮上不及知一日
上見百官奏咄嗟歎憤太監懷恩奏萬歲有子在西宮
已三歲上驚喜勅百官語狀召皇子紀妃泣曰兒去我
不活矣皇子至遂賀頒詔天下移紀居東朝后尋賜死
野獲編 卷三 七 扶荔山房

或云自繼後萬妃曾召皇子食以有毒餅妃因忿不能
語以致成疾此言似是而實不然按尹文和直續錄
云紀后有娠萬妃患而苦之上令托病處安樂堂以瘠
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皇子密令內侍謹護則憲宗諒
潛養他所初非不知也又云甲午春梓恭太子亡後
與彭先生談及請賜名付玉牒及冬乃托太監黃勳達
之上上云果有一子在西宮侯再打聽按孝宗庚寅生
至是已五歲矣不止三歲也又云太監張敏結萬妃主
官太監段英乘間說貴妃妃驚曰何不令我知遂具服
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次日下勅徙紀居西內承高宮禮

數一視貴妃是時內臣乃黃賜等三人之功懷恩惟奉
上命傳諭內閣耳而紀后遷西宮亦成禮未有違得
活之語亦不曾有進毒一事至次年乙未孝宗正位東
宮至二十三年春則孝宗已年十八萬妃方薨距立太
子時又十三年安得有忿不能語成疾之說也獨紀氏
有病萬妃雖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兒未幾而卒則此
中曖昧殊覺事必有之所以孝宗登極後將承徐瑄等
廷言請追報母仇也惟此說爲稍實耳尹齊齋雖非賢
者然此時正長禁林親履其事豈有謬誤于公起北方
早貴并本朝紀載不盡爲目自謂得其說于今上初年
野獲編 卷三 太 扶荔山房

老中官不知宦寺傳言訛舛更甚于齊東野語聞此輩
或謂家故事十無一實者最可笑也○尹錄所云彭先
生彭文憲時也時甲子年彭正當國而尹以讀學字
院與彭最厚故得進言尹所紀未免居功而情厚則不
謬云○商文毅公於成化十一年因悼恭太子薨上憂
念甚知西宮有子六歲乃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國本攸
繫重以昭德貴妃撫育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
賢哲近代所無但外議皇生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
人情事體未便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
育庶朝夕便于接見按此疏孝宗之在西宮商公已頌

言於朝且歸美萬氏以頌寓規可謂苦心今塵史乃云出自懷恩密奏想于公并文毅疏未之見耳○成化五年柏賢妃生長子卽悼恭也大臣請告之天下上不許蓋慮傷萬妃之心也至孝宗之生臣下不敢請命名無怪其然先憲宗大婚時初選吳氏爲中宮柏氏與王氏爲東西二宮迨吳氏廢退王氏代爲后止存柏妃一人爲初婚三宮之一若孝穆本萬妃宮中人而萬妃又孝肅侍女先以賜上者初未有位號故吳氏得而笄之后以此廢○萬妃之始先入孝恭太后宮

萬貴妃

野獲編

卷三

九

恭肅山房

志廟時萬貴妃專房異寵首揆萬文康至通譜稱從子而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紀氏嚙不敢自明至六歲而左石言之始得見父皇命養于仁壽皇太后宮萬貴妃志甚孝穆旋以暴薨報未逾年而孝皇亦旋正東宮之位矣以萬氏之專始遂令孝穆不全而終不能有加于孝廟則宗社之震恐之也萬氏豐豔有肌每上出遊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上每顧之輒爲色飛其後成化二十三年擬一宮婢怒極氣咽痰湧不復甦急以針開上言語久之但長歎曰萬侍長去了我亦將去矣于是怏怏無聊日以不豫至于上賓情之所鍾遂甘棄臣民不復

顧然婦人以纖柔爲主今萬氏反是而獲異眷亦猶玉環之受寵于明皇也晉傅咸傳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晉書五行志謂男子服方頭女履圓頭至惠帝時女履亦如男子以爲賈南風專妬之應今萬氏女而男服亦身應之矣又武周垂拱二年雍州新豐縣有山湧出初僅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因命改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謂太后女居男位反易剛柔致然成化十六年福建長樂縣地中突起一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又湧出一山廣袤五丈此見雙槐歲抄以爲男女易位之象蓋亦以屬萬氏之服妖云○萬氏以成化二年丙戌封貴妃生皇長子將百日而薨未及命名至妃之薨則二十三年丁未想其年必非少艾矣而恩寵不衰亦猶今上之尊眷鄭貴妃幾三十年也然萬氏戚里之封僅得錦衣秩雖漸進不離本衛今鄭氏不然並不取援承襲之例以請文職蓋兩朝之恩厚而有節如此

野獲編

卷三

十

恭肅山房

謝韓二公論選妃

宏治九年太監郭鏞請選女子于宮中或諸王館以待上服閣冊封二妃廣衍儲嗣左庶子謝遷諫止謂六宮當備而三年未終山陵未畢諱隆猶痛不宜遽及此事

焦泌陽秉史筆謂謝進此諛詞獻詔以悞孝宗繼嗣之不廣王弇州考悞中駁焦云此泌陽對筆蓋陰刺中宮之擅夕而譏謝公之從史時上聖齡甫十九中宮何以有擅夕之聲耶謝疏議甚正焦乃小人無忌憚耳此說固不謬然次年禮科右給事韓鼎又以皇嗣未廣爲憂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重大本也今含是弗圖乃信邪說徒建設齋醮以徼福不亦惑乎上感其言優詔答之次月罪又言臣有立天下大本之言仰承溫詔今幾五十日而聖斷杳然伏望慎選良家以充六宮爲宗廟長久計上曰立大本之言誠有理但未宜野獲編 卷三 主 扶荔山房

是時去謝疏時已閱四歲且上亦從無采擇之詔其意不過迎合中宮結歡張氏爲進用地也然時武宗已在孕矣○歷朝大行山陵後凡生時嬪御已逝者及他日亡者俱得陪葬陵寢或近陵之金山歲時脩食於木陵之享殿俱得標名沾祭孝宗以前孝陵在南京高皇帝之葬帝后以下附葬者妃嬪共四十人共在北葬天壽山者如太宗長陵則帝后以下有十六妃附仁宗獻陵則帝后以下有七妃附宣宗景陵帝后以下有八妃附以上三陵俱主上升遐時殉節從葬者英宗裕陵帝后下有十八妃附祭憲宗茂陵帝后下有十四妃附祭其後武宗康陵則二妃附祭世宗永陵則妃三十人嬪二十六人附祭以上四朝則先後薨逝不附先帝山陵俱葬金山惟孝宗止有孝康皇后寶山雙時即泰陵祭祀更無一妃旁侍脩食蓋上自青宮婚後未幾登大位無論魚貫承恩即尋常三宮亦不曾備以至於上仙真千古所無之事 鄭旺妖言 當宏治末年孝康皇后張氏擅寵六宮俱不得進御且自武宗生後正位東宮再舉蔚悼王薨後更無支子京師遂有浮言太子非真中宮出者時有武城尉軍餘鄭

野獲編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旺有女入高通政家進內因結內侍劉山宣言其女今名鄭金蓮現在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宮中實東宮生母也孝宗聞之大怒御殛劉山并鄭旺論斬後遇赦得免至正德二年十月又布前言同居人王璽擅入東安門且云欲奏國母見幽之狀武宗下之刑部再鞫再不服久之始成獄正法此案倡議甚怪往年郭江夏行勘楚府時馮開之先生爲予言楚事因及武宗亦曾被謗如楚宗所言以此世宗尤追恨張太后并及鶴齡延齡兄弟決欲族之余謂不然此謗實始于鄭旺一時皆信之傳入各藩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逆移檄遠近

中有上以莒滅鄭太祖皇帝不血食之語蓋又因鄭旺之言而傳會之以實昭聖太后之罪耳○治世餘聞云

鄭旺招僮傭上人有女選入內近聞生有皇子見在太皇宮每來西華門內臣劉林探問往來送時新瓜果入本宮使人黃女兒遞進同有衣服等物旺因誇耀鄉人稱爲鄭皇親已二三年被緝事衙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奉旨劉林便決了黃女兒送浣衣局鄭氏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謂旨云發落意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卽加刑何也其案在刑部福建司至宏治十八年五月武宗登極大赦開尚書挂放出蓋意亦有在

野獲編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此當時目擊其事者所紀較國史更確其所謂有所受者指孝康皇后也旺罪魁不加刑者指孝宗知旺之冤也閔珪意有在者謂孝宗爲中宮所制其意實不欲殺旺也然則武宗果爲鄭金蓮所出而孝康懷爲嫡子耶抑更有他皇子也至正德二年則珪已罷去屠勳代爲司寇矣旺猶不平復理前說時孝康與武宗母子恩深豈有更改之理旺不死更何待哉若金蓮者則編修王贊教內侍書于司禮監親見其紅氍毹送浣衣局內臣皆起立迎人待之異常則旨中云發落者止與黃女兒同耳其後日處分則不可攷矣

頒行女訓

世宗以章聖太后所著女訓一卷示輔臣其首卽獻帝爲之序次卽太后自序爲目十有二已復以慈孝高皇傳及仁文皇后內訓同示欲與女訓並刊行輔臣張璠贊美請上御製跋語於後已奉旨允行矣次輔桂萼復獻說謂女訓一書臣拜觀詳味知天敬中興聖賢繼出胚胎於此矣宜仿古胎教姪子及月將二南詩古詩編成簡明說詞選哲婦十餘人以備輪直凡中宮圖畫花鳥寓目之物尤當一一揀擇又令兩京布政司府州縣各修官女學設廟奉先代女師之神傍有廊爲習女工

之所中一堂爲聽教之堂選行義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開學十二月止其教矇瞽之人以女訓一書敎令讀解昔誦量與俸給提學官歲考閱之又欲選大家有家庭之人爲嫌氏凡女七歲以上入學習女訓者書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國有大嘉禮按籍而取之則太子必得聖女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次年之春夢卽以病去位尋卒于家○近年重刊呂氏閨範翊坤宮鄭妃作序擬其書仁孝后之女誠章皇后之女訓說者遂有僭冒之疑致敕大獄貽禍迄今未解是時不知何人視草不識忌諱乃爾

野獲編

卷三

重

扶荔山房

母后諡號

思朝皇后諡號例用十二字諡中必有天聖二字而以虛字別之如高后之承天順聖是也蓋以匹耦至尊後仍有仇讎之體後世皆倣此至世宗朝追諡章聖太后乃曰安天誕聖獻皇后是直以篤生嗣皇見之微稱而沒其敵愾先帝之實矣至同時加上高后諡改承天順聖爲成天育聖則又但以生文皇見重而助贊開天聖人置不論矣其時世宗自謂應運中興功同文皇之靖難爲萬世不亂張本以故一時在事大臣政府則李玄康夏文應邵文康禮卿則嚴分宜但知逢迎上意

容悅固位而已宗廟大體彼豈暇顧哉

世宗廢后

世宗自孝潔崩逝甫踰月卽冊立順妃張氏爲后事在嘉靖七年至十二年之正月初六日忽下詔廢爲庶人時首揆張永嘉新從里居起再位首揆亦不能力諍而裂文愍爲宗伯最得上眷寂不聞一言卽臺諫亦無一人出疏諫止亦不以廢后罪狀告宗廟示天下但云不敬不遜侮肆不悛而已至今後學不解其故王弼州於本朝中極博獨於此事略之前輩如鄭端簡雷豐城時俱已立朝負史才所著書並不記涯略說者謂建昌侯

野獲編

卷三

美

扶荔山房

張廷齡坐罪當死昭聖太后乞哀于廢后后乘新正侍上宴微及其事上震怒立褫冠服鞭撻之斥譴以去本月初八日卽下詔冊封德妃方氏爲皇后蓋聖心先定久矣廢后中局之建昌侯者其說似爲近之廷齡橫于孝宗朝至殺無辜汚宮眷如文臣李夢陽內臣何文鼎崔所參真死有餘慘至是大臣力請寬廷齡蓋恐昭聖因此不豫致有他故以故廷齡在獄十餘年而後棄市時昭聖已升遐不及見矣此張永嘉方南海諸公力也然十七年章聖服藥崩上疑昭聖爲巫蠱欲行大事非李玄康以死捍諍台發如唐宣宗之於郭太后矣昭聖

廟之次年即有宮婢楊金英等謀弑大變使昭聖尙在
雖不免矣孝宗優假外戚反貽後殃所謂愛之適以害
之也張后以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薨詔喪禮
視憲宗廢后吳氏例

皇后廟廟之禮

宗廟大事有以忠憤太過激成莫解之禍者無如嘉靖
初之議大禮若微言至理導人以不得不從者無如成
化初孝宗太后之議附葬夫葬嫡后於他所誠爲悖謬
當時彭馬商格姚夔諸大臣回天之力固偉矣然禮卿
姚夔等說中云憲宗葬于左皇太后萬年後葬于右慈
寧舊編

卷三

毛

扶藹山房

鏡今日雨于廟皇太后他日亦附于廟同尊並列毫無
低昂其詞甚婉故孝廟曲意勉從又三十七年而爲孝
宗宏治之甲子孝廟始崩則洛陽長沙餘姚在閭矣孝
宗以本朝雖未有此事然二后合葬爲非禮因元宮先
就無可奈何遂仍舊貫然此後孝貞王后得與憲宗同
穴而考穆紀后先亡僅得附葬則孝宗恪遵古禮嫡庶
昭然不敢踰尺寸何其仁而斷耶至于附廟一事劉健
等尙祖姚夔君說引唐宋二后三后並尊舊事以待上
之自裁而上乃曰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附乃
從朕壞起況孝穆爲朕生母尙祀於奉慈殿又有事須

師古末世邵襄不足學之語健等始稱誦贊決而附廟
之議遂定果止孝貞合葬茂陵且與憲宗同入太廟而
孝穆祔葬別祀于是帝一后承爲後世法矣其後世
宗議大禮非有孝宗故事在前則孝惠邵后亦必入附
太廟與憲宗同享蒸嘗而孝穆紀后見擯于外矣孝宗
之爲孝豈非千古一人哉最後世宗先附孝烈后寧非
祧仁宗而不恤者亦以一帝一后成規已定恐他日身
所並食者不爲孝烈而爲元配之孝潔故預爲之謀其
心甚矣孰知聖子神孫他日定當補教匡正安肯違禮
拂經以成先帝之過舉耶

野獲編

卷三

天

扶藹山房

孝烈廟

孝烈既以擁護聖躬大獲殊眷其父安平伯方銳亦進
封侯二十六年孝烈崩上欲升附太廟久之廷議不決
上自出容斷克祧仁宗附孝烈神主于廟時分宜當國
固不足言而華亭新拜宗伯亦僅一執奏繼奉嚴旨即
唯諾從事矣此事關宗廟最大而廷臣無有以死諍者
此時去議大禮時已二十餘年當時批鱗諸臣死者無
算卽幸存亦流落荒裔朝士但羨張桂諸人之驟貴其
貶竄者無一收召遂不復能執古諫力爭使聖主有此
過舉良可慨歎至於孝烈梓宮亦開上壽宮隧道納之

元宮尤不愜人情。蓋先世賢主如南宋文帝之于哀后，唐人宗之于長孫后，亦以先亡歸陵寢他日，帝反耐葬焉。本朝惟孝陵長陵母后先葬，此後累朝皆別葬他所，及上升遐始還后耐葬于典禮甚合。況孝潔為上元聖，尙痊痼兒峪而孝烈為第三后，乃先居上壽宮，更覺失序。至隆慶初年，孝潔仍耐世宗室而孝烈神主遷置於奉先殿，補救折衷，咸歸穆宗建孝云。○按隆慶初元，加孝烈諡號有祇天畏聖字，面蓋亦著當時弭變之功也。然嘉靖三十五年已從元門法加孝烈為九天金闕五

野獲編

卷三

五

扶荔山房

母后減諡

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廟后莊肅夏氏崩，時張孚敬為首，揆議以夏后與他后不同，其諡號只可二字，多亦不過四字。蓋用景帝廢后江氏貞惠安和四字故事也。時汪鉉亦助字敬謂只可二字。李后時謂可八字。惟禮卿夏言謂宜如故事仍為十二字。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崔輅亦同夏言所議。上命定為八字。次年四月上幸天壽山，坐行宮召大臣曰：莊肅之諡未安，仍宜循舊。至九月乃進今諡。時字敬已去位矣。世宗聖意何曾非薄夏后，乃永嘉嘉工搆摩鞠為異議，其罪豈止逢君之惡而

汪鉉則又逢相之惡。時貴族南海皆以議禮驟貴，猶能持正不阿。如此今諛承嘉相業者，大抵多溢美則江陵公秉史筆時，以聲氣相附，每追頌其功也。

莊肅后喪禮

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莊肅夏后崩，禮臣上儀注擬上素冠服舉哀及羣臣行奉慰禮。上曰：朕于皇兄后無服，制又迫聖母壽誕，朕當青服視事。于是禮臣改請皇上服制既絕，不必舉哀。臣下亦不必奉慰。越七日，即為章聖太后壽誕。上命百官不必赴衙門，但於私第盡制蓋視羣情也。輔臣字敬等言：聖母聖誕吉禮重大，宜吉服。

野獲編

卷三

五

扶荔山房

終日上始悅而許之。然數日前元旦以憲廟恭妃初夜，免文武百官慶賀矣。且莊肅於世宗為同堂從嫂，祖宗亦服總麻，乃上曰：無服。禮臣亦曰：服絕不得其解。時貴溪長禮部。

嘉靖兩后喪禮

世宗初年以議大禮得伸志於與邸兩親，其後尊禮靡所不及。從此遂親定典制，厚薄任情。其於喪禮最減殺者，則昭聖太后最隆重者，則孝烈皇后而極矣。嘉靖二十年昭聖崩，上諭禮部昭聖雖稱伯母，朕事之敬慎自十七年秋事不得不自防愛，以愛宗社朕故不敢萌諂

問安今崩朝夕奠祭令內侍官代行蓋上意猶謂戊戌章聖之逝皆昭聖肆毒不止如始所疑潛行巫蠱已也至二十七年孝烈后崩上以壬寅內變后有大功命喪以元配禮未踰月卽定陵名曰永陵命先葬元宮則二祖以後所未有也且元配孝潔尙別厝而第三后先入陵寢尤亘古所無至大祥遂欲附廟輔臣請耐于皇妣之次上怒以爲是爭考爭皇之故智不許至再期竟祧仁宗而以孝烈先入廟則古今初見時上恚初議未卽許耐乃于忌日請祭疏中批旨云孝烈所配者入繼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卽不祭亦可部臣益惶懼將

野菽編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順恐後至引本朝宣廟捨恭讓后而耐孝恭憲廟捨吳后而耐孝貞爲比以媚聖意上始悅許之時宗伯爲徐華亭豈不知讓后以病退別居盡謝位號吳后立甫一月廢斥還宮久不母儀天下豈孝潔可比乃曲筆詭詞至此卽得世宗愉悅寵眷一時其如後世議者何○先是嘉靖七年孝潔陳后崩靈輿赴山陵時上命出左門言官及禮臣再三請謂宜出正門終不許至孝烈梓宮當葬期禮部儀注竟擬正門中道出蓋已預揣上意矣○景泰七年孝肅后崩亦先入太廟然而不祧祖宗蓋廟室未滿也

母后先廟

世宗旣追崇祿皇帝矣至中葉又納諛臣言耐獻皇於太廟稱宗臣下畏禍自侍郎唐肖之外無復敢繼起者上追忿往事謂近代爲不足法及孝烈皇后崩已先納梓宮于上所營壽宮矣及小祥遂下詔欲奉神主入廟廟時宗伯費文通依違未果比釋服則有徐文貞爲禮卿僅婉辭以爲此聖子神孫之事上遂大怒而禮科鄒給事顏思復執部議以諫內旨因他事杖一百爲民而孝烈入廟仁宗祧矣按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崩次月葬鍾山之陽定其名曰孝陵至太祖升遐合葬焉

野菽編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蓋用唐太宗昭陵故事是亦國初未定之制也至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文皇聖意已不欲立封域於南方故近遵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於昌平縣用江西陶上庾均卿議改封黃土山爲天壽山十年遷仁孝后梓宮北行安葬因定陵名曰長陵蓋三千里輻輳遠涉無暫定他所之理已非太祖時比矣此後累朝不復遵此制惟景泰七年廢后杭氏薨卽懷獻太子母也帝諭爲孝肅皇后先歸山陵因耐太廟此爲古來僅見之事蓋白水入廟乃令宮閤先侍祖宗于典制甚悖而陳王諸輔臣不能救正識者非之比英宗復辟禮臣胡濙始以

爲言上命遷后主於別室時景帝遽豫未大漸也未幾
襄王瞻墻入朝謁陵回奏稱景陵明樓未建而杭氏所
葬明樓高聳與長獻二陵相等乞毀之上命如議然而
陵名固尚未立又未幾帝與后俱廢矣世宗薄視累朝
動以二祖爲法以故臣下所建白無一轉固然祠廟一
事罕自景帝何足道守且尋遭廢斥不祥之甚惜當時
無有以此密諷於上者又孝烈之葬先定名曰永陵亦
用二祖故事方孝烈初崩踰月順天府進春例當重進
而中宮已虛上命仍進几筵府官用吉服從事亦上所
親定也○葬孝烈時上命居元宮之左而虛其右以待
野菰編

野菰編

卷三

臺

扶荔山房

元配孝潔合葬未幾又命孝烈復葬右云○世宗之命
追尊故后蓋用宋仁宗溫成后故事后薨未久會立春
后閣已虛詞臣不復進帖子詞帝命仍進禹王代歐陽
公口占爲詞卽所謂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
間者是也

親蠶禮

世宗更定祀典遂行皇后親蠶禮當時俱告夏貴溪達
迎上意御史馮恩至謂后親蠶于郊不可示後世然夏
說未可非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
祭蠶於北郊漢禮儀志皇后祠先蠶以中牢文帝景帝

元帝俱詔皇后親蠶魏黃初中依周禮置壇于北郊晉
與高齊俱置高壇皇后親祭俱躬蠶後周因之隋置壇
宮北三里皇后以太牢祭唐置壇在長安宮西苑中貞
觀顯慶先天乾元間皇后親蠶皆先有事于先蠶壇儀
其開元禮宋用高齊制后親蠶先蠶貴妃亞獻昭儀終
獻其神則祠天駟星次則黃帝元妃西陵氏漢加苑廡
婦人寓氏公主後又益以蠶女馬頭娘之屬皆有所本
嘉靖之制雖未盡合古然農桑並舉固帝王所重

李氏再貢女

野菰編

卷三

臺

扶荔山房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詔選淑女有河南延津人李拱宸
獻其女上以長至在邇而女適至大喜之是月十九日
慶成宴畢卽令東華門入不必擇日賜拱宸錦幣宴于
先祿寺次年二月卽拜其女爲敬愼拱宸爲錦衣正千
戶至二十四年九月拱宸之子應詩又以拱宸之次女
爲獻禮部請日未報至十一月始得旨以冬至慶成宴
自東華門入賞賜供宴如其父共事俱同昭陽二趙但
相距十年爲異耳

聖母並尊

唐宋人主爲妃嬪所出者御極以後尊后爲太后而進
所生母爲皇太妃雖恩禮無異而嫡庶尚分也至後唐

莊宗以嫡母爲太妃而以生母爲太后冠履制置蓋胡
尚不學使然眞貽笑千古我朝列帝昇后出者比臨御
時多不並存惟景帝初登極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太
后生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憲宗初元則孝莊與孝肅
並以天下養于是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
氏亦爲皇太后而無尊號以稍別等威誠者尙尤其過
直至隆慶六年今上六月卽位甫六日而高祈鄭見逐
江陵奉上面諭欲並尊兩宮且於生母皇貴妃更加二
字徽號蓋故反其詞以遏止開臣使不得執奏也於是
江陵與禮臣議兩宮並進爲皇太后而於嫡母陳加仁

野獲編

卷三

聖

扶荔山房

聖生母李加慈聖各二字徽號而體貌俱無少別矣時
江陵公方欲內詔慈聖以爲固權地苟可異禮何所不
至而議者直以不力諫誤矣應朝以來臣下嫡母在堂
者生母不得封卽生母歿亦不得丁憂其自愛者不過
給假治喪今二母並封登之令甲而所生卽媵婢亦得
盡一年之哀此固君父曠蕩之恩錫類所及頗欲使人
士自勵於所生當亦非人臣所安也。按新鄭逐時內
臣林諸首出其首云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
云云是時已三宮並列矣踰月始舉並尊聖母之典又
安能止勿行也

兩宮同在位久

今上嫡母曰仁聖皇太后生母曰慈聖皇太后當上御
極之初卽已並尊如成化初年故事但當時中宮錢氏
進稱慈懿皇太后而孝肅止崇爲皇太后尙有等差不
如今上同加尊號情禮並重之爲愉快又錢后殯太后
止五年而仁聖享孝養者二十五年且初登長樂時與
慈聖父母俱存兩宮聖母尙修家人之敬俾得通籍禁
中尤爲亘古未有之福今慈聖遐齡正未可量惡又非
孝肅周后所能企耳

今上篤厚中宮

野獲編

卷三

美

扶荔山房

自內中兩宮災後上移居毓德宮旣而又移啟祥宮其
宮本未央宮興獻帝誕生此中世廟以美名冠之後改
今名自今上移蹕後惟坤鄭貴妃及他寵嬪侍左右
中宮不復得時奉議閒至庚子之冬京師盛傳中宮久
病侍衛不過數人其膳修服御俱爲主上裁減大半柳
鈔成疾漸瀕危殆都下貴賤長幼皆信之蓋其時已傳
旨修東宮次第冊立未幾遂有此誘疑上且頓柳中宮
使之不全以爲次子奪嫡之地大小臣工俱憂駭莫敢
發時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新自家居補官至都始露
章力諫其辭哀婉而危切上大怒下詔獄拷訊究問上

使之人九卿臺省俱力救不從時首授久謝病次輔沈一貫以密揭婉解次日忽下聖諭云中官乃聖母選擇元配見今同居一宮少有過失豈不優容邇年稍稍悍戾不慈朕每事教訓務全婦道中官亦知改悟何嘗有疾云云輔臣回奏不報一貫又上奏謂今日之謗十年前已鼎沸故上前諭惟示首臣不使一人得見若以此諭外傳外人必謂上果不利於中官則數年之謗本虛而反以爲實上數年之旨本實而反以爲虛天下藩府以至萬國四夷咸進表巖稱賀中官倘聞此語尤爲未便其他語尤過激難堪上稍爲霽威且示以皇長子冊

野獲編

卷三

孝

扶荔山房

恭妃進封

本朝貴妃之加皇字也白孝恭始也孝恭既以誕元子進封本懿元良正位卽代讓后居尊此雖先朝故事非可爲訓迨今上述舉聖嗣今東宮生母初止封恭妃而

德妃鄭氏乃特加皇貴妃且皇第二子年止四歲以故孫如法姜應麟輩曹起力諫亦懼他日有包藏禍心妄援孝恭以希橫恩者爲慮雖遠不知聖主乾斷非臣下所能蠡測其時姑假名號以慰翼坤而長幼之序久已定矣皇貴妃之體鄰于正嫡凡禁中大慶奉請兩宮則中宮奉侍仁聖而翼坤奉侍慈聖得並講姑媳之體他貴嬪皆退避不敢望見卽今太子冊立以後恭妃執禮猶謙亦掖廷舊制使然時臣下雖慙憤而不敢請直至元孫誕生上大需中外恭加慈聖徽號至十二字而恭妃進封爲皇貴妃錫以金冊金寶自此禮儀體貌一視

野獲編

卷三

孝

扶荔山房

郊寺保釐

翼坤並列左右天下始快然無遺憾而聖心至是大白蓋主上於定名正分究竟無爽云

今上專寵鄭貴妃固累朝所少因有疑福王懷奪宗之訐者不知上神斷素定非庸主溺衽席者比但侍婢左貂之徒未免妄測以冀非常卽稱謂間不無踰僭猶記向游郊外一寺亦勅建者壯麗特甚登殿禮佛見供几上並列三位中日當今皇帝萬歲景命左日坤寧宮萬歲景命右日翊坤宮萬歲景命翊坤則鄭妃所處宮也予爲吐舌駭汗諷主僧易之不知能從與否此蓋彼

宮位下大璫所爲時福邸之圖已久然不免並嫡之嫌矣因思昔年王都諫德完一疏有功宗社不細

今上家法

今上眷鄭貴妃幾於憲宗之萬貴妃矣然禮遇雖隆而防維則甚峻有內臣史賓者以善書能詩文知名干內廷其人已貴顯璽玉侍御前久矣一日文書房缺員上偶指賓以爲可補此缺貴妃從旁力贊助之上震怒笞賓送之南京貴妃戰慄待罪久而始釋史居南十餘年始再召入卽外廷大臣如寧陵呂司冠撰圍範一書貴妃作序重刻其後呂爲言官所糾直指此事爲交結官野獲編

卷三

亮

扶荔山房

閣上下旨謂此書本係御賜非出私獻衆疑始稍解蓋此書未必曾人御覽卽入覽亦必不命重發梓閣上初見鄭呂疏聖意甚不懌特以貴妃故有投鼠之忌姑云御賜以杜東口塞浮謗耳呂未幾卽去位累薦未召蓋聖明英察每多意外之防如此

東宮妃號

萬曆丙午春三月上以皇太子第一子生其生母爲欽命選侍王氏未有封號命內閣及禮部擬議進呈初擬皇太子嬪不允又擬皇太子夫人亦不當聖意乃下聖諭進封爲才人且賜開都皇明典禮各一部書內皇太

子正妃封妃次皆拜才人開載甚明上命存留備考時揆地爲四明歸德山陰而署部則侍郎李晉江也諸公皆大儒不宜踈陋至此然典禮亦非僻書館閣名公亦宜家置一帙而待欽賜耶按漢太子宮中自妃而下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晉惠帝在東宮謝才人生子遽進拜淑媛俱載在史而此後蓋不勝紀諸公何不詳考具奏而以臆對知不滿聖主一哂耳

王妃殉節

王辰年寧夏兵變慶王新立爲賊所脅屈節馴服不待言憲王之正妃方氏者繼冊甫一年卽發居矣逆賊呼

野獲編

卷三

卑

扶荔山房

承恩逼之欲行非禮妃乃抱世子匿於土窖呼賊怒搜捕尙急驚悸薨逝管理府事鎮原王仲雖以其事上聞上惻然傷之差官慰問未幾又報妃實以本年四月初一日守節自縊上曰妃貞烈可嘉宜加褒卹以風示天下命禮部從厚議卹來言蓋妃之義不受汙事狀必非僞而死於穴處與死於雉經終莫能明朝議亦不深核第遵明旨錫殊典而已其後事平亦更無實錄倘彼中將吏功罪亦貿貿如此何以定誅賞耶

宮人姓名

本朝宮女命名最不典雅如世宗王寅官婢逆案其名

俱逐菊蘭荷之屬與外間惺婢命名無異然而出外則不然只如進出監公主駙馬府者則聯其父之姓名如趙甲則云趙甲女錢乙則云錢乙女之類是也偶闕宋周平園雜記其爲翰林學士時淳熙三年內中夫人悞傳鎖院次日御批出典字直筆吳庭慶降充紫霞帳主管大內官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其名與朝士無異

文臣賜官婢

太祖賜右丞相汪廣洋死時汪謫南海已在舟中使至之日汪奉詔自經有一妾從死使者以聞上訪其人則

野獲編

卷三

望

扶嘉山房

故陳知縣之女以罪謫爲官婢上怒曰凡沒官子女例發功臣爲奴從無與文臣者因勅法司治罪事在洪武十二年之十二月其時上疑宰相胡惟庸與六部大臣共廣洋爲姦次年正月惟庸卽謀叛滅族六卿或死或

實無一留者蓋官婢之重如此

野獲編卷三終

野獲編卷四目錄

宗藩

論建藩府

聖功圖

三王並封

皇子追封

親王來朝

趙王監國

周定王異志

郡王謀叛貸命

野獲編

卷四目錄

淮王宗廟稱號

安置二庶

慶府前後遭變

鄭王直諫

景恭王

趙王縉死

遼王封真人

遼王貴嬪罪惡

英耀弑逆之由

楚府行勅

元子出閣

太子冊寶

立儲儀注

使長侍長

親王迎謁

楊東里議趙王

藩府再建

兄王伯王

藩國隨封官

下殤追封

二郡王建白

鄭世子讓國

藩王獻詔

徽王世封真人

遼廢王

楚宗伏法

楚府前後遭變

有楚

扶荔山房

蔡虛臺辨疏

宗室通四民業

宗室名

廢齊之橫

野獲編

卷四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宗藩

論建藩府

嘉靖十年上未有子中外憂之行人司正薛侃建議議謂先朝分封各藩必留親王一人在京謂之親王或代行禮遇有事則膺監國撫軍之任至正德初而逆瑾削之盡行出封乞查舊典擇親藩一人爲守城王若東宮誕生則以爲輔貳如再生皇子始遣出封王國其言甚危且守城王之名亦不載典故而侃同年彭澤者素媚

野獲編

卷四

十一 扶陽山房

張永嘉又與夏貴溪爭爲都御史恨之甚因促令亟上便可坐夏主使且云張少傅甚善此疏當從中力贊上成之疏上上大怒會官廷訊五毒備下時汪鉉彭澤令侃引夏言主使侃抗言不服乃得不死而澤遣戍永嘉亦歸穆宗初崩新鄭當國時有大俠名呂光者爲故相其心所遣行間於京師因別遣客以奇計于新鄭謂其少子國疑宜如高皇初制命親王爲宗人令領宗人府以鎮安社稷新鄭大喜納其謀呂又宣言於內廷云高

閣老已遣牌迎立所厚周王入紹身取世襲國公新帝位不安矣兩宮大駭偵知果有宗人之說遂從中出行

立遂新鄭時先帝升遐甫二旬距今上卽位甫六日耳

兩說俱關宗祧大計然其事創見人所不習聞處人骨肉間尙不可深言況君臣哉薛之狂躁高之粗淺落人度內俱不自覺撥觸至此不致爲郭損菴中允亦幸矣○正德二年榮王之國常德府時廷臣抗章爭之其意蓋與薛侃同而終不允榮王爲憲宗少子於武宗爲季父使其果得留京師則辛巳之春興邸龍飛將有不可知者況唐宣宗皇太叔故事在史冊乎薛侃之言正觸上忌諱且其時雖前星未耀而上富於春秋遽建此計是待上以終無亂嗣如武宗也安得不干天怒乎賴上

野獲編

卷四

十二 扶陽山房

寬仁偶不死耳

元子出閣

故事太子出閣設座于文華殿中自嘉靖十五年改易黃瓦仍爲主上開經筵之所二十八年莊敬太子行冠禮出閣禮官謂此殿更飾已久欄座所在禮當避尊上乃命改于文華門之左南向然而莊敬冠後二十日卽薨并門不及御也至今上爲太子受賀禮臣援故事以請又改命設于文華殿東廊西向今東宮未立先出講學上命設座于文華殿之左室視兩朝加隆焉雖儲位未升而規模已亞至其後福王讀書不過武英殿之

廟廣而已

聖功圖

宏治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鄭紀進聖功圖于皇太子蓋采前代自周文王始以至本朝儲宮自童冠至登極凡百餘事前用金碧繪爲圖後錄出處并己之論斷于後時謂紀曾任祭酒以不稱調南京至是謀爲宮僚故有此舉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禮部尙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爲聖功圖一冊上之謂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詞陳說唯日聞正言見正事可爲養正之助乃自文王爲世子而下繪圖爲十三事且各有野獲編

卷四

三

扶藹山房

說上云圖冊語多曲隱假公行訪無人臣禮下禮部參看既而命宥韜等罪其冊疏廢不行至今上乙未年皇長子出閣講學時修撰焦竑在直爲講官居未亦進養正圖說一冊不以商於同事後漸彰聞郭正域以宮論爲講官之長大恨怒之次輔張位亦悲甚至焦丁酉爲北京副考遂借揚事逐之至今未召用也前後三朝四公皆以納忠來朝被疑受譴若鄭紀者固不足言霍渭厓鄒東廓皆一時名士何以亦有是嫌且書名亦同大是可笑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豈未聞前二事耶抑承襲爲之也易經一蒙損人乃術靈那二人尋俱

入爲官僚

太子冊寶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朔日世宗將幸承天府冊立莊敬太子及裕王景王裕即穆宗舊藩也是日大禮甫舉內臣司寶冊者各奉所賜歸而裕王冊寶誤入太子所其青宮冊寶乃爲裕邸所收中外駭怪是時莊敬已有疾年十四而薨逝穆宗與景王生同歲中外頗有左右袒之疑然冊寶之兆久已定於冥冥及景恭王就國甫四年亦于國中下世雖儲位未建而人心大安矣己亥二月之誤豈偶然哉冊立之日日下五色雲現時以爲野獲編

卷四

四 扶藹山房

東朝之瑞其後穆宗竟從裕邸罷飛所謂休徵在此不在彼也

三王並封

國本之爭自乙酉至癸巳幾十年朝端競沸如螭蟾終不得請甚至廷杖空署罷逐而不能止至癸巳春太倉相公自省親來京時虛首揆待者踰年矣至則預戒言路勿及建儲事閣中自當一力擔當忽有密旨至太倉私第次日即得待嫡之旨引祖訓爲証今且並封三王涂御史朱寺丞無京首爭之俱遣戍於是爭者滿朝而禮部陳主事泰來直攻太倉語太峻遂一切留中不

下太倉自認條旨之誤于是併三王之封亦寢涂未免
或爲民並封旨下時人多不諒太倉至其冬再三力請
其密揭至二十餘上始命元子出閣講學雖未正儲皇
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嗣得之一二名公云太倉從南
來路過諸僊館請告歸問以京師近狀且及冊儲
一事諸云上多疑猜未肯遽立有識者以並封三王爲
妥太倉猶未謂然復問趙定宇云何諸曰趙正有此議
諸乃太倉丙戌門人也意遂信之抵京問趙少宰公果
主此議乎趙曰僉言以爲然不獨我也趙始與王徹陸
等已講解不虞其非誠言迨糾彈叢集始大悔之趙亦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立儲儀注

辛丑皇太子冊立儀注有太子受冊恭謝皇貴妃之文
蓋用宣德嘉靖舊儀也然考太祖初定之制本不及皇
妃時懿文爲中宮所出自無他謁至宣德二年而英宗
升儲始改添謝上與皇后八拜之後即謝皇妃四拜皇
妃卽孝恭裕后時尙爲貴妃英宗其所出則禮自當以

義起其後百餘年而爲嘉靖十八年莊敬太子升儲亦
于謝上及中宮禮畢謝貴妃則俱用八拜禮蓋貴妃王
氏亦莊敬生母而拜禮已並隆矣今東宮之立既謁謝
上位中宮先皇貴妃而次及皇妃俱四拜禮時生母恭
妃王氏尙未進封故僅得四拜而貴妃鄭氏徒以位號
尊重遂居恭妃之前此則前代所無而禮臣翔議者時
以爲異然以今上意中事或不妨將順也惟英宗冊立
以後則母妃受命婦賀其後俱進履稱慶一同太后及
中宮之儀今則刪去意者亦屢于胡坤鄭妃非得已也
時建儲大典願望廿年一旦允行中外欣躍故禮臣不
野獲編

卷四

六

扶荔山房

皇子追封

下爲不成服不追封此古今通例至本朝尤嚴如高皇
帝第二十六子楠爲萬麗妃出未逾月而薨遂無封典
而文皇帝第四子高曠亦因之至純皇帝長子爲昭德
萬貴妃出以將及周時而薨不命名不追封是時萬妃
寵震天下又得一索之祥而斤斤守祖宗法如此至肅

皇帝第五子則生僅一日而薨亦賜以名追尊爲景王
諡曰鳴此出何典制耶然猶曰帝子也若與獻帝之長
子生于藩邸亦僅五日而亡事在宏治庚申至嘉靖乙
酉已將三十年矣亦追封岳懷王命首輔楊一清撰墓
碑抑何不經之甚耶又至庚申年則已過一甲子始賜
名曰厚熹蓋向來玉牒中尙未有名也亦怪矣按皇
子以百日命名而高皇第二十六子尙未及期已先得
名蓋未定制也若憲宗長子以正月生至十一月薨亦
未聞有何耶是未可曉

使長侍長

野獲編

卷四

七

扶荔山房

國初沿亡元餘習臣下呼親王俱爲使長未知取義謂
何如文皇登極後間建文故將平安當時相窳狀安對
曰此際欲生致使長耳今親王不聞有此呼矣又侍長
之號則今各藩府之女俱有此稱曾細叩何義則云曾
其爲侍妾之長也乃至支庶猥賤不膺封號且恣爲非
禮者亦例受此呼其辱朱邸極矣今判叙記載文中尙
有怕礙矣侍長之語則此號相傳亦非一日

親王來朝

永樂朝親王入覲者不絕蓋文皇矯建文疏忌宗室位
加恩禮宜從間漢王高煦以反見誅遂廢入朝之事唯

英廟復辟以襄獻王憲宗同母弟曾有疏上章皇后請
視南城起居又疏勸景帝朝南內上感其誠且先有于
謙等以金符迎襄邸之謗欲慰安之故命之入朝情禮
優渥前代無比其歸國時車駕又親送至盧溝橋特賜
以護衛時護衛不設久矣此後親王不朝者將四十年
至宏治八年上復下詔召崇簡王入京以聖祖母聖慈
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一見蓋崇王亦英宗
同母弟也時倪文毅爲禮卿抗疏力止以黃河泛溢
中州亢旱三王之國物力不充爲言上曰卿等說的是
但朕承聖祖母意已有旨往取王來了迄未允未幾忽
奉中旨免王來余味倪疏末有云太皇太后享天下養
崇王親愛所託恩禮無加今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
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有戀不舍之情既去必倍增愛
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厓聖慮雖欲悔之無及矣此等語
切中人情意中事雖欲不允得乎此雖孝宗轉圜亦情
論者婉曲真切有以動之

親王迎謁

天子行幸至藩王境內例出迎謁祖宗朝唯永樂七年
巡幸北京至濟寧州魯王壻輝來朝次年還京亦如之
其後武宗巡游最頻然未聞有親王朝謁一事至千山

野獲編

卷四

八

扶荔山房

西大同府駐蹕更久太廟亦曾臨幸初不聞代王與晉王如何祇奉至正德十四年南征過臨清州則德魯二王俱在境內亦不云逸見行在也惟嘉靖十八年世宗幸承天府先較論路近王府封疆者出城候駕跪迎道傍駕至行殿行五拜三叩頭禮於是趙王迎于磁州汝王迎于衛輝鄭王迎于新鄭周世孫迎于鄭州徽王迎于所封鉅州今禹州唐王迎于所封南陽府俱宴賜有加而朝宗王會之盛極矣故事親王非迎駕及掃墓不許出城一步至萬歷六年故相江陵張公以養父歸過南陽唐王出郊謁具資主及答拜留飲張坐南面王相揖而飲禮至襄陽府則襄王亦依唐例無少異益朝見出高之禮一切不講而親藩反以得親奉營款為幸也信案至此安得不敗又先期遣牌云木閣部所過二王俱見俱遵見部禮蓋勒其長跪也于是手板折腰與州縣下僚無異但布按二司惟入吏部始行跪禮至私事則仍以客禮見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復問矣

趙王監國

永樂二年上在京師今南京以第三子趙王高燾留守北京永樂八年改命皇長孫留守而燾猶留行在時皇孫睿齡十有三矣至永樂廿一年上在行在頗以疾不

視朝中外事悉命皇太子決之時仁宗英斷裁抑宦寺而內臣黃徹江保等尤見疏斥因日譏太子于上賴聖明不能聞然亦稀得進見矣儼素厚高燾嘗陰為之地詐造毀譽傳于外謂上注意趙王外結常山護衛指揮命孟賢等舉兵推趙王為主因謀不利于上并皇太子時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告賢天象當易主賢等謀益急令興州後屯衛軍高正等連結貴近就宮中進毒于上候宴駕即切收內庫兵仗符寶執文武大臣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寶養子至期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燾為皇帝時有常山護衛總旗王瑜者高正之甥也正密告之瑜力謀不從瑜遂非時上變上覽偽詔震怒立補楊養子斬之命急捕賊盡得之召皇太子趙王助臣文臣等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鞠之上顧高燾曰爾為之耶燾戰栗不能言皇太子力解之曰高燾必不與謀上以王射成以天象誘人先誅之賢等更加窮治勿令遽死未幾并其黨悉誅此事詳見實錄中審爾趙王之罪不客赦矣鄭曉吾學編叙此事不云高正等謀弑殊為失實趙王以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宣宗征漢庶人還師時敕李虛襲趙以楊士奇力諫而止似乎失刑○高正一作高以正後歷官至都督僉

事

楊東里議趙王

宣宗之討高煦也同師欲襲趙時楊榮極贊成之賴楊士奇力諫而止人稱其功至今不衰然士奇之誌贊善梁潛墓也云永樂十五年車駕狩北京上有疾南京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權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于外會有陳千戶事連梁潛遂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也所謂萌異志者蓋指趙王高燧權倖者內臣黃儼江保也既謂趙有異志何以力保其不反且知梁潛之冤矣何以自文皇崩後又相三朝二十餘年不一爲

野獲編

卷四

士

扶藹山房

周定王異志

周定王楠高皇帝第五子高皇后出初封吳國于浙江之錢唐繼改封周建國河南開封府至洪武二十二年自棄其國走鳳陽上命遷之雲南未行赦歸建文帝即位王次子有燭告王謀逆又竄雲南已召還留京師比請難師入出見文皇哀之復封開封王上書言汴城歲苦河患上爲營洛陽新宮將徙封焉未幾又言河堤漸

藩府再建

國乞仍脩舊宮以省煩費上又從之永樂十八年十月護衛軍丁奄三等屢上變告王不軌召至京師面詰之示以告詞唯頓首稱死罪乃革其三護衛放還夫定王世所稱賢者而舉動乃爾其初有勸蓋語何云方黃造謀繼而再告輸伏無辭矣豈非瞰六飛屢駕復襲壬午故事耶且當太祖在御不俟父命擅離封域旣而倏請洛陽仍戀大梁何其躁動邪再竄滇南終保祿位幸矣

野獲編

卷四

主

扶藹山房

太祖第七子齊庶人之國山東青州府建文中以嫌死國除而太宗第二子漢庶人即封其地未行而改樂安州後憲宗第七子又國於此是爲衡恭王傳至今第八子潭王封湖廣之長沙府後坐妃事自焚國除仁宗第五子襄憲王又封其地至正統間移襄陽英宗第七子又國于此是爲吉簡王傳至今第十二子湘獻王封湖廣之荊州府建文中坐嫌自焚國除至成祖靖難以太祖第十五子徙國其地是爲遼簡王傳至隆慶二年庶人憲廟以罪廢不嗣第二十二子安惠王之國陝西平涼府尋以無子國除永樂中以太祖第二十子封其地是爲韓憲王傳至今第二十四子郅靖王之國湖廣之安陸州無子國除仁宗第九子封其地是爲梁莊王又

以顯子國除至憲宗第四子獻皇帝復于安陸建國世宗龍飛陞爲興都承天府懿文太子第四子衡王永樂中降封懷恩王建國江西建昌府未幾廢之後爲仁宗第六子荆憲王封國又改封湖廣蘄州至憲宗第六子又封其地是爲益端王傳至今仁宗第十子衛恭王建國河南懷慶府未行薨卽改第二子鄭靖王自陝西鳳翔府徙國于此傳至今英宗第五子秀懷王之國河南汝寧府無子國除卽以封第六子爲崇簡王傳至今憲宗第五子岐惠王之國湖廣德安府無子國除卽以第九子壽定王補封其地又無子國除至世宗朝又以第

卷四

扶荔山房

四子封德安是爲景恭王不數年薨亦以無子國除憲宗第十一子汝安王之國河南衛輝府無子國除安治間又建興府於此獻王以逼黃河爲辭乞改安陸上允之至今又爲潞王府則先帝穆宗之第四子而今上之同母弟也以萬曆十七年之國按安陸之封再絕而興邸肇開遂爲萬世豐饒之地德安之封再殄再續而景王又世宗愛子幾有奪嫡之漸終以胙土不嗣蓋廢興莫非天意不皆地靈也○按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旋改封周蓋以上霸府初開曾以吳王紀號故亟更之也至懿文第三子允熲又封吳王何耶不可謂非方黃諸

公之失矣又如憲宗於景泰中徙太子降封沂王英宗復辟太子反正則沂亦青宮舊邸不宜再封至漚簡王爲憲宗第十二子宏治十五年又之國沂州憲宗初被廢雖不入沂然景帝時給事中徐正曾密疏欲出太上及沂王于沂州矣此等嫌疑之地卽不封建亦可可是時劉晦菴當國李西涯謝本齋爲佐何以不商及此

郡王謀叛貸命

宗室中謀不軌者親王則有漢府高煦寧府宸濠郡王則有安化王寘鐸皆罪狀顯著夷滅無辭若正德中歸善王當泣之死人尙以爲冤其他支庶如代府充灼之屬尤么麼不足數惟情罪最昭灼審鞠最詳確猶得死

卷四

扶荔山房

牖下者無若景帝初年處岷藩事最爲失刑岷府廣通王徵煤者太宗第十八子莊王之第四子也有武岡州民家能等投爲家人導以不法又引致仕後府都事于利賓以相徇于之謂煤有異相當王天下因謀逆將以景泰二年五六月起兵直趨南京陳大位先以金遺蘇天王之寶又以銀造靈武侯欽武侯諸印改年號曰元武僞作勅書遣蒙能及陳添子等以貨幣并印賜諸苗帥會兵大舉未行而事洩上遣驛馬焦敬內臣李琮往徵之琮時未有兵束手就道比至勦於延俱供反狀適

湖廣督臣王來等亦奏陳添行蒙能等所招苗賊助煤會煤已行官軍連年敗之大潰蒙能隨苗兵遁還廣西并以煤所頒偽勅奉上景帝謂謀危宗社法不當恕姑配法貸死斥爲庶人并家屬禁錮鳳陽第斬于利賓以徇又五年爲景泰乙亥蒙能匿獄中自稱蒙主糾引生苗三萬餘寇龍里等城湖廣鎮臣以聞帝命貴州廣西文武大帥會湖廣合剿時能已破銅鼓諸衛所殺郡指揮江迪聲勢大振撫臣尙書王永壽告急兵部尙書王謙至自請往討帝不許但命總兵南和伯方瑛進兵至莫宗復位始撤焉凡平寨一百九十五斬級三千而他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陽山房

帥不與焉此事首尾五年黔楚騷動蒙能何足道微煤者僭號紀元偽造符璽圖踞留都共罪豈在冀鑑之下猶得保首領終天年政刑如此宜景帝之不終此事紀傳既少見爰書亦不存人無知者故備列之若較之近年楚府劫掠一事至論斬傳首真可謂倒置矣

兄王伯王

晉定王濟煥太祖第三子恭王嫡長子也既嗣位至永樂十三年爲庶弟平陽王濟熿所譖削爵禁錮時太宗寵信熿卽以煥代封晉王後淫暴不法并誣陷兄事漸嘉仁宗卽位還煥冠服及王號徙居平陽河之曰兄王

宣宗卽位進稱爲伯王宣德二年濟熿通高煦事發削爵錮鳳陽而煥居平陽如故宣德四年熿請還太原奉恭王祀上不許命建廟于平陽復書以太宗建都北京卽作太廟于此爲比是時晉竟虛國無王至宣德十年熿薨子美珪始以平陽王嗣晉王位歸太原時熿昭雪久終不還國亦終不得稱晉王其故竟不可知○濟熿先封昭德王改封平陽其妃爲曹國公李景隆女熿之廢景隆之力居多

淮王宗廟稱號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陽山房

初淮康王世子兒濂早卒諡安懿世子無子康王老請以次子清江王見濂攝府事王薨見濂尋卒諡端裕其長子祐榮襲爲淮王而以見濂追封淮安王其妃王氏爲王妃時冊稱安王爲祐榮伯父故其常祭祀號安王稱王伯清江王稱王考其所居宮王氏仍世子府內而本生母趙氏入居永壽宮輔導官謂非宜言於王上奏具生在安王卒後未嘗爲嗣欲加重私親事下禮部移江西守臣勘復乃謂安王伯父之稱本諸祭詞唯稱清江王爲王考於義未協按禮諸侯之子爲天子後者稱子所後之天子而不得稱於所生之諸侯別子之子爲諸侯後者子爲天子而父非天子則必追尊之詔已布

野獲編

卷四

主

扶藹山房

于天下乃可稱其父爲天子子爲諸侯而父非諸侯則必追封之請已允于天子乃敢稱其父爲諸侯今之親王卽古諸侯也今之郡王卽古別子也親王所主祭之王則諸侯之廟廟也淮王旣不後于其伯則非爲人後者欲乞以清江王追封入廟與安王同爲三世之穆似兩得之又生母趙氏未得進封遠解國母先居永壽宮此則其非據者於是禮部尙書劉春謂安王雖未封而卒今已追封爲王祐榮雖生於安王卒後今旣入繼親王則實承安王後矣皆朝廷之命非所承也乃更欲追封其木生之父則安王封諡之命將安委乎徒欲顧其私親而不知繼嗣之重事體殊戾況安王旣追封入廟爲三世之穆清江又欲進封則一代二穆豈禮哉況廟號稱呼不可以制冊爲據唯當以所後爲稱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揆主之淮王無與焉所居宮則安王如遷入永壽宮清江王如退居清江府斯禮典法令皆得矣詔以其援據甚明從之此事之處分在正統八年按前江西守臣所議卽他日張桂等繼統不繼嗣非爲人後之說也禮卿劉春所議卽大廷公論力爭以爲上承孝宗之嗣一代無二昭二穆之說也次子祐揆主清江王祀事卽進封崇仁王爲興王奉興邸祀之說也至

于生母趙氏退居清江郡王府卽當時章聖蒞后尊居大內舉朝無敢以爲非者其時情勢又非藩國比也淮事去世宗議大禮未十年而取舍從違矛盾顛倒一至於此非天子不議禮信哉其後嘉靖中見殿竟加封爲淮王諡曰端蓋議禮新貴人正借以伸已說也劉春之議至是詘矣

藩國隨封官

野獲編

卷四

主

扶藹山房

先朝親王出閣例選翰林二人侍講讀天順初英宗從李賢議改用進士二人以翰林檢討及之國卽陞其國左右長史從行歲久加服俸終身不得他遷士人苦之宏治間進士十人被選至與太宰耿文恪相詬詈互呼爲畜生嘉靖間吳秀水贈秉銓亦以選藩僚爲中書劉芬所窘辱雖皆受重譴不顧也及萬曆庚寅潞王出閣輔臣始議定旣按史官劾勞年久俸滿陞參議以出諸進士始免吏祿之憂此江陵公曲體人情處也是時先人同年董樞徐聯芳俱以此官外轉藩臣遂爲本朝創典然二公俱不振至萬曆壬寅福王講讀用韓孫愛陳翔龍拜檢討亦遵董徐往例需次參藩然在都下時雖隸人亦以假翰林呼之又絕筆華要居平多邑邑至於長史皆于藩封定期之頃吏部乘間奏用進士部郎充

之膺此選者如長流安寧哀憫因思史官爲王官
固爲失意永樂二十二年仁宗第八子滕王之國雲南
上命左庶子姚友直陞雲南參政掌騰府長史司事雖
其時親王體峻特屈官僚爲相然其法自可師後世若
遵此例人必樂就無論史職郎官俱無辭矣況以三品
大吏統八所屬官體統截然郡縣亦無敢相撓此最善
法也姚後終太常寺卿時同封者有鄭越襄荆淮梁衛
七國如鄭府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王淪陞任尋入
爲戶部郎中陞左侍郎巡撫兩浙卒于景泰初元右長
史則以吏部考功員外郎何源陞任尋入爲文選司郎
中後終江西布政使卒于正統初年越府右長史則以

卷四

九

扶荔山房

刑部員外周忱陞任入爲戶部侍郎撫江南終尚書卒
于景泰四年諡文襄襄府左長史則以詹事府丞周孟
簡陞任至宣德五年庚戌終于官梁府右長史則以吏
部郎中朱子環改任後改越府宣德八年終于官衛府
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金寶陞任至正統四年爲會
試同考卒于京右長史則以四川道御史楊徽陞任後
亦卒於官皆不幸早歿未得他徙初未嘗錮之也英憲
以後始漸不然矣○長史職責者無如世宗入紹之張
袁二公俱峻登極地然張袁明爲左長史二十年而歿

距上龍飛未浹月也雖得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諡恭僖然緣際極矣右長史袁宗舉亦二十
年自與郎來峻拜禮書文淵閣不三月而卒于位猶之
不用也豈設禮祿料天賦自有限耶

安置二庶

天順三年十月淮揚巡撫都御史滕昭上言建庶吳庶
俱安置鳳陽官軍巡警擊柝聲聞陵寢或有不逞之徒
事出意外卒難防禦乞將二庶送有軍衛城池或即移
鳳陽廢中書省嚴加防範上曰安置已定不必動至成
化三年九月南司禮太監覃包等奏建庶吳庶自天順

野獲編

卷四

十

扶荔山房

初安置鳳陽其常帳幔靴俱已敝盡又人口一十八名
歲給布緣綿絮今死亡者五人因而減給所買女奴六
人俱無衣布宜爲修補詔下工部勘給之時吳庶先卒
懿文太子之後僅存建庶一人其後釋放又卒嗣遂絕
兩朝仁厚雖加優恤而無救于若赦之倖若滕昭者身
爲節鉞大吏但知逢迎希寵其識反出中官之下真名
教罪人也

下鴆追封

本朝皇子下鴆無追冊者唯蔚悼王爲孝宗張后嫡出
破例追封然年亦三歲矣若岳懷王厚熹爲興獻王之

長子世宗同母兄也生僅五日而薨嘉靖四年詔追封
指王諡曰懷時章聖太后在養悼憶長子故上追崇以
上承慈意不失爲孝然竟無名可諱至三十九年始追
賜今名亦異矣至嘉靖十六年之頒賜王則生僅一日
而薨十六年之薨哀王則生僅半月而薨亦追加王爵
賜上諡何也因思成化元年正月十九日上第一子生
爲昭德宮萬貴人所生本年十一月廿六日薨時萬寵
冠後宮吳后亦因之而廢所生乃元子且已及期月竟
不加封亦不賜名時李文達當國蓋以下鄉未足當儲
位之重其兄卓矣至世宗長子以嘉靖十二年八月生
野獲編

卷四

注 扶嘉山房

十月薨爲周妃所出甫兩月耳追名載填冊諡爲哀冲
太子與憲宗朝迥異矣時冰嘉張文忠第三次爲首揆
慶府前發遣

慶王爲太祖第十六子初之國韋州徙寧夏在今鎮城
中傳至王台滋先以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鐫之亂守國
有勞特賜勅慰諭且以黃金三百白金五千賚之未幾
督兵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參其誣譏寘鐫稱臣舉
辱奉旨追還賜勅及所賜物至嘉靖四年又坐不法降
庶人以兵衛守之止給祿三百石又從西安府禁銅台
法四傳而爲令王仲城以萬曆十九年襲位二十一年

遭劉嘯之變爲所劫質亦諂附亂卒以求苟免奉嚴旨
切責後事平白言因辱之狀又撫按秦慶賦王妃方氏
抗節不受汚以先得旌且遣官撫慰賜金修葺宮殿蓋
前王先賞後罰後王先貶後褒雖所被國典不同總之
發起意外屈節兩番抑揚互見言之均非流頓建國雖
二百年盡喪親藩之體可恨亦可羞矣

二郡王建白

嘉靖初年襄府襄陽王祐樞疏請追崇與祿王如張桂
言并及宗室久嗣窮困欲開四民業以安貧宗且省祿
賴得旨從其與同議而宗室事不允行三朝以來諸建
野獲編

卷四

注 扶嘉山房

白者及策士者往往談及此事終齟齬中格至今上始
決意下令一切宗人俱得充諸生應舉爲中外官天潢
二百餘年抑鬱之氣始吐矣又嘉靖九年禮部因覆慶
府禮林王台瀚疏上手作書與諸親藩欲將帝子應封
者俱止爲郡王而親王次子俱封鎮國將軍先以書示
少傅弘治恩謂果如此天下將無主上薄于本根非親
親盛節不如飾其茂祿如京朝官本折兼支爲使計上
遂均不下而減祿之議亦格至末年始定宗藩條例一
書于是減省祿米而諸藩亦自謂損祿以紓民困因爲
成例以至今竊謂世宗此舉盡善盡美天子之子有

限而藩王支子無窮帝子得郡王如靖江王府事例體不加貶其王子皆鎮國則冊世子冊妃及建府第等費以至儀衛官屬又細而校尉樂戶之屬所費不貲皆得省罷又體統不太尊重與地方長吏不至爭禮相詬病況奉國中尉之下舊不降爵此議若行又可遞降至七八品其禪國計甚大永嘉當肯任勞怨獨此事不能將順聖意使宗藩不億漫無節制民生日匱隱憂正大惜哉

鄭王直諫

鄭王厚烷以嘉靖十年獻白鵲二于朝上大喜命獻之

野獲編

卷四

三

扶荔山房

宗廟薦之兩宮傳示百僚庶職廷臣多獻賦以彰聖德時太常卿晉國子祭酒許論上白鵲論司業陳震上聖德感靈鵲額尤爲上所嘉納命付史館是爲獻瑞禽之始至十八年厚烷又奏境內溫縣產瑞麟蓋又踵各撫按獻瑞之後矣至二十七年又上疏勸上脩德講學并上四箴及演進珠十首以上簡禮意政飾非惡諫及神仙土木爲規上大怒手批其疏曰衛探知宗室謗訕故爾效尤彼動發一無賴子耳爾與今之西伯也未幾因鄭王上表誤失稱臣遂削爵錫高牆所謂勸髮者故周府鎮國中尉也亦以是年九上疏誠切上齎醪興作且

以秦皇漢武梁武宋徽爲喻上已斥爲庶人錮之鳳陽矣鄭王之疏卽繼之氣亦甚壯但貢諛于先而切諫于後似乎市名釣奇史稱其好爲詭激不情之事非誣也隆慶初復爵赦還國增祿四百石壽考無恙直至今上辛卯年始薨嘉靖六年河南靈寶縣河清五十里鄭府盟津王長子祐椿獻河清頌上悅賜勅褒獎鄭王厚烷匿之不發祐椿上疏訴之上命烷速還仍吝不與上怒鋤諭甚厲始歸于盟津至嘉靖九年八月河南懷慶府產瑞麥瑞瓜嘉禾鄭王厚烷又奏此知府王得明善政所召上命河南守臣獎諭得明蓋其獻諛無恥非一日

野獲編

卷四

四

扶荔山房

矣方上之事元也又有駙馬都尉鄔景和者尙興獻帝第二女永福公主主先逝景和以戚臣召入西苑供撰元文上疏力辭云臣不諳元理不敢奉詔上震怒奪爵發原籍爲編氓景和本直隸崑山人遂流寓吳中歲久以公主墳墓南北隔遠得奉祭祀哀請乞還上憐而許之亦至穆宗登極始復其舊與同時駙馬京山侯崔元貞邪害埒矣

鄭世子讓國

鄭世子載堉者鄭王厚烷之嫡長子好讀書明應法久爲世子當襲位不願受爵自萬曆辛卯辭疏屢上不允

至乙巳年疏猶不止禮部議載堉以世子之爵終身而命其子世孫嗣錫代管府事以待異日承襲鄭王之爵上已允行載堉復疏力辭謂庶子襲封有違祖制且于近日欽頒要例所載相戾又言身年七十衰病不堪宜令載堉襲盟津王代理府事他日入繼親藩之統而身及男退居庶子襲封郡王之例上嘉其恬讓褒美甚至特允其請且命其父子俱以世子世孫終老而聽孫承郡王爵按載堉本鄭國始封靖王瞻埈之六世孫也靖王傳簡王祁鏌生十二子其第四子爲東垣王見湏則載堉之本生祖也簡王傳康王祐杓無子序應簡王第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三子見湏之子祐樞入繼而見湏先以罪廢乃以見湏長子祐樞進封鄭王是爲懿王懿王薨子厚烷立卽載堉之父也厚烷以諫世宗元修銅高牆穆宗放還復國加祿至今上辛卯始薨而載堉應立逮讓國之議起遂以東垣故封還之考鄭三世而絕祐樞入紹已追爵乃父見湏爲定王至厚烷而南面亦三世矣盟津旣以罪斥至載堉亦已四世稱庶人無復敢以倫序爲言者載堉一旦棄大國而就郡封似屬矯情矣細考嘉靖六年祐樞爲盟津革爵長子撰河清頌以獻上大悅賜勅褒異而厚烷匿之上屢下詔詰責始還之其後祐樞又請

復父爵而上不許益疑恨厚烷而烷所上表偶誤稱弟不稱臣且又抗疏諫止齋醮上意轉怒樞因託烷謀反烷亦託樞擅殺良民上命勘覈其事旣覆奏至則謂謀反盡誣但規切至尊法當首論樞縱惡播殃亦宜治罪於是烷廢錮而樞亦重譴蓋兩宗仇隙積有歲年載堉自度一受國封傳襲年久則前嫌漸結難解旣不忍明言先王互訐受禍之狀又不欲再訟盟津父子革爵之由但以宗法世次自請避位而以鄭國還之祐樞之子孫旣蓋乃父生前忿視之愆又杜載堉他日報復之念其慮深其謀遠眞仁人孝子用心也吳之季札葵丹之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李贊華何足多讓而禮臣不能詳稽往事一表苦心僅以仁讓見褒乞賜勅暨坊而已惜哉○先是厚烷竄銅城埧遂結庵於宮門外席羹飯蔬子居者十九年追厚烷歸國始回府又奉事其父者二十五年終於辭國連章上控又十五年而始得請異天潢中異人也

景恭王

景恭王爲世宗第四子時袁冲莊敬二太子先薨景王與穆宗同歲生僅小一月母靖妃盧氏爲上所寵幾有穆宗之漸與穆宗同日封王後之國僅四年而薨無子因除其妃仍還京居恭王舊邸至今尚在然孤獨因梓

幾不聊生景王乳母年已篤老至行之間聞余幼時曾
誡之備道當日章華兔園之盛及恭王驕侈漁色輒潛
然泣下使聽者惘然

藩王獻詔

嘉靖初年議追崇興獻王其得志而取富貴者如張桂
諸人不必言即親藩亦有楚王榮誠貢諛附和僅得勅
賜號他無所褒賞鄧府襄陽王祐樞亦頌言大禮尋以
罪削爵後議禮功得復故封而楚府僕賓沈寶者亦以
言大禮得加一品服俸後以誣奏楚王顯榕謀叛勒爲
編氓至嘉靖中葉以後則世宗方西宮修齋醮其時方

野獲編

卷四

毛

扶荔山房

士如邵陶輩士人如顧盛輩不足論而親王如徽恭王
厚嫡及其子庶人載瑜相繼附會事元俱給金印並封
與人遠庶人憲勸效之亦得印并與人號二王俱恃上
寵橫於其國未幾俱以淫虐不道坐法廢削徽遼二先
王俱不祀夫以天潢階藩下同諸州郡侯所得幾何而
禍不旋踵楚王雖免於身其子隱王爲世子所弑及其
孫也遂有今日華奎假王之勘吁可戒矣

趙王縉死

俗稱夜臥不得獨一室慮有鬼物侵擾又相傳室有搜
縊者必置一人爲替代始得託生因戒人獨寢此皆俱

言不足信然有極異者趙康王厚煜文皇帝六世孫也
讀書下士素若令譽晚年屏絕妃御獨居一樓入夜唯
一小童侍寢偶夜起捫王足見王縉於床下驚呼妃張

氏王第四子成阜王載垓入視則王氣絕久矣竟不知
薨以何時也王以正德十六年嗣位以嘉靖三十九年
薨在位凡四十年壽六十三王生平無過失不應受鬼
瞰徒以仁柔少斷未幾數日前侍兒有見王者咄咄自
語若有所恨或云事起于張妃及成阜而長史輩懼罪
乃架告于通判田時雨詔械至彰德府王封內斬之王
府建樓必無人堆經卽有之王必避不居何以得此想

野獲編

卷四

天

扶荔山房

其或有曖昧未可知矣趙王世子世孫俱先卒僅曾孫
常清在世孫夫人遂奏以載垓攝府事矣于是人益疑
王之死專爲張妃與成阜事慙患自經云

徽王世封真人

嘉靖間徽王厚熜園釣州姓好琴以與知州陳吉爭斷
琴事訟于朝上爲杖殺巡撫都御史駱昂戍州守吉及
巡按御史王三聘時論不直王王心不安因以重賄賂
上所幸真人陶仲文言王忠敬奉道七悅封爲太清輔
元宣化忠道真人持金印賜之堯諡恭王次子載瑜嗣
位用南陽人梁高輔者脩房中藥取紅鉛梅子配以生

兒未啼時口中血名爲含真餅者服之而效遂以藥達之上并遣高輔因陶仲文以進上又悅封高輔爲通妙散人仍封瑜爲清微助教輔化忠孝真人賜金印如其父後高輔在京爲上取梅子不得乃以書求瑜故所蓋者瑜不應高輔始怒而上亦疑高輔并疑瑜矣久之上意愈厭瑜瑜懼遣儀衛官紀冕齎紅鉛送仲文以轉獻于上時高輔已與仲文有隙廉得而奏之上以密札諭仲文有莫管微事之語而瑜勢益孤矣會其部內民耿安等奏王拾子女佔田宅事下彼中勘勘官輩以乃父斷琴之役禍延撫按追恨之因附會成大獄旨下革祿

野獲編

卷四

元

扶荔山房

米三之二并迫奪真人金印王益迫欲佩始封莊王金符入京自辨撫按遂取傳聞誹謗語入招詞旨下革王符爲庶人押發嘉興廢其國瑜聞命先縊其正妃沈氏等十六人旋亦投繯死次妃林氏等取帛殉者前後五十餘人事聞許蔡葬城外子女俱送會城周府收管不許請婚封事在嘉靖三十五年至隆慶初元始赦還以一琴細故餘殃再世覆磐石之宗瑜雖有罪得禍亦不應至此哀哉正德中淮王祐杞亦與寧庶人宸濠爭琴陷已幾覆國其妾名天風環珮乃淮王先世所傳異寶也釣州紀事上御名已改禹州矣其始封徽也爲莊

王見沛在成化十七年至宏治二年乞陞州爲府時王端毅主議不從至嘉靖五年厚嬖復申前請終以非故事不允然則兩王特以藩封之重欲陞郡示尊而憲宗之封沂穆宗之封裕二州俱無議及陞爲府者何也

遼王封真人

遼廢王憲嬖喜方術性淫虐時世宗奉元則亦假崇事道教以請於上得賜號清微忠孝真人賜金印及法衣法冠等物每出輒服所賜衣冠前列諸神免迎牌及拷鬼械具已可駭笑乃至入齊民家爲之齋醮自稱高功求酬謝尤爲無賴又以符呪妖術欲得生人首適街有

野獲編

卷四

辛

扶荔山房

醉民顧長保者被割喪元一城驚怪其他不法尤多至穆宗御極之二年爲巡按御史陳省禮科給事中張向所糾奪真人印又爲巡按御史邵光先發其十三大罪上遣少司寇洪芳洲往勘洪推鞠峻刻與道臣施篤臣務爲深文致賴罔廢身錮後江陵公敗其母妃尙存歸咎江陵求復國廷議還故庶人骸歸葬而國不許復議者以此實江陵之罪已屬可笑乃洪氏之子謂朝還不從江陵指授以致殞身又謂勞道亭世中丞以語故相陷洪于死洪得復官勢至是成舉朝無人辨白其事尤堪浩歎微遠二王俱以左道遂上寵一甫及其子一不

免于身並至夷滅雖其自取而當時承勸諸臣各以私意陷親藩于極典傷國恩甚矣

遼廢王

江陵初殺上未有意深罪之特念馮璜久積意甚銜之張藩坂已當國因授意同里門生李御史補彈治馮保并其掌家內官張大受書記徐爵以背上意初無一字及江陵也及嚴旨遂保於南京諸言官知上意已移始文章彈射故相而蒙中江東之辛可立最先上疏上尋督三臣少卿以旌發奸之功于是故遼府母妃亦露章訴冤而籍沒之旨下矣故廢王憲嫺淫虐不道巡按御史陳育劾其罪皆不枉江陵初無意深求時廷遣刑部侍郎洪朝選往勘得其殺人諸事謬加增飾且鍛鍊不遺餘力而遼社遂屋然事在隆慶二年張為次擢其敬未熾亦不得謂張獨主滅遼也是年洪還朝次年已巳即以大計勦致仕又上疏自辨命閑住洪歸閩後為撫臣勞堪許其居家不法瘕死獄中洪子官生競伏闕控辨謂勞為江陵効力報冤致死乃父詔還其故官勞坐造成而遼國終不得復勞既以承望抵罪然洪之處遼獄人多尤其已甚反用忤權昭雪亦事理之未允者洪初撫山東聞章邱李少卿先芳家富藏書與借觀不與

野獲編

卷四

至

扶荔山房

因起大獄破滅其家李以恚恨死及洪非命或謂有天道焉于東阿筆塵但記洪芳洲為少司寇時逼死故都御史楊順以媚華亭不知有章邱李中麓事也洪與中麓同年進士以此人尤薄之

遼王貴烺罪惡

遼王憲嫺之廢也事在隆慶初年人至今有稱冤者蓋歸罪張江陵有意珍之也不知遼之惡當廢久矣遼簡王植為太祖第十五子有庶弟二子通川王貴烺嗣遼王在位十五年屢為撫按科道所彈治英宗每降書戒之不悛至正統四年事盡發初與江陵濫濫二郡王淫亂又姦通千戶曹廣等妻女數十人非理姦死者十餘人又杖死長史杜述擅笞荊州知府劉永澤假以進貢為名奪彝陵江陵等州縣軍民柑橘起人夫逼死者三十人以軍人許俊賜儀賓劉亨為奴以許俊妻賜儀賓周英壁與之奸其他罪不可勝紀上召王至京親鞠之且示以諸彈章王輸服無辭乃命遣歸革爵為庶人伴守墳塋仍支歲俸一十石以其庶弟興山王貴煖嗣封蓋貴烺之常失國有餘辜矣時去國初未遠內閣三楊等未敢輒移同姓大國故僅從薄罰又二世為王恩鎭以私怨一日殺宗室鎮國將軍恩鎭等八十人不數日

野獲編

卷四

至

扶荔山房

而長子死未幾王亦疽發背薨又一世而憲嫡終獲其祀積不善遺殃如此。貴始之子豪熾仍受貴始初封郡爵至今傳國不廢而憲嫡之子俱革爲庶人徙楚府鈴東矣按隆慶二年刑部侍郎洪朝選所上憲嫡罪狀甚詳皆罪在赦前該省反謂洪不阿江陵欲存違得罪真說夢耳

楚宗牒

楚宗初積一案起丁巡臣周應治之報及成于撫臣趙司儀之稟申後事處分誠過然切掠貨財又無端殺一巡撫尙書何可求絀獄成賜死足矣身首異處已覺太野獲編

卷四

重 扶荔山房

過至行刑顯陵則外甚矣顯陵爲興邸舊園與太祖子孫何預而祭告之耶始則地方諸臣貪功妄報稱兵一時盛事者如鄧陽巡撫胡心得等勒兵境上疏請會師弘大其事以致用此重典今攻故相者至謂楚宗無死法此議又未確時賢特欲白江夏之冤甚四明之罪未免矯枉過正總之前案失之苛後案失之縱皆時局使然非通論也善乎袁中郎之詩曰國體蕭規俱不論老臣塗血也堪憐盡之矣

英耀弒逆之由

是慈王顯裕之被弒也事在嘉靖二十四年正月相傳

野獲編

卷四

請 扶荔山房

袁紹劉表今幸免者其子弱耳

楚府前後遭變

楚王爲太祖第六子傳至慈王見弒于世子英耀耀伏法以庶子英煥嗣位是爲恭王在位久無所出說者譏之不男如普海西公晚年爲後計者甚密曾屢示意所厚諸僚俱懼禍不敢承乃謀於嬖倖固有孿生二子事英煥號子尙幼以武岡王顯槐監國武岡習知其所名子張盡取先世所藏珍異寶貨以去國人畏恭王事不敢詰今王嗣約已三十年宗人不復奉其約束王尙以法繩之故有卓廷等計奉朝議不能決郭江夏署禮部

素不平其勢力主贊勸因而去位禍延緒紳至今未已也按英燿以嘉靖二十四年弒逆三十五年徽王載堉以奪田宅子女四十二年伊王典樸以注虐不法未幾遼王憲爌以誦橫殺人俱削爵除國身錮高牆子孫俱爲庶人此三國不過縱汰失道尙至廢錮英燿躬爲大逆惡踰商臣只宜汚渚其宮止存郡王聽鄰藩節制如故事何以茅土儼然致恭王有李道兒之疑然則愍王二子一剝刃所生一自斬其祀皆覆載所不受也時當國者爲夏嚴二公其見終出新鄭江陵之下令人邑邑○弇州所紀止云東安王顯統管理府事蓋顯槐監國野獲編

卷四

扶荔山房

失記顯槐耳

楚府行勅

楚宗室華越等之訐王也初沈四明當國意不欲發其事遂令通政司過之不上乃主訐王者郭江夏也時正省禮部直發沈過疏事郭因此爲給事錢夢臯楊應文輩所彈劾去位楚亦得罷其各郎有妖書一事錢楊與康徇史輩竟欲坐江夏王使因而波及次擢沈商邱至親帥王之植者則欲坐所仇同僚周嘉慶賴大瑞陳矩力爭而止諸言者謂江夏父曾受楚王胥借報仇引

楚故相廢遼事爲喻不知江陵已冤此更冤之冤者當楚恭王壯年時吾鄉有沈樟亭者名失記爲楚紀善相得如魚水一日忽出春申君呂陽翟二傳示之沈知其旨以死謝不敢當王意遂移置不復道而他有所屬矣尋報冤算之祥沈懼禍及致其事歸老于杭沈卽馮祭酒外翁視爲余言且數日郭明能愍矣此事重大得實時必殺數百人四明不欲行亦老成之見但迎合者置郭太甚耳妖書事寧郭倖而得免越一年乙巳錢給事輩以京考當謫中旨留用蓋當事者酬劾郭之勅也然諸公終不安其位云

野獲編

卷四

扶荔山房

存楚

癸卯楚事興時議存議劾者不一其中各有所爲至議存者更多出私心時惟越南清司徒最稱清正亦主免勸蓋非謂郭江夏之說爲非但以事體重大當麗極典者多人且年已久遠株連逮累一方驅動國謀國長策也當國者方憎江夏示意所厚言路力攻之至云郭父曾被楚王笞辱以此挾仇不知郭父起家孝廉曾守大州楚王安得笞之哉郭甫出國門而妖書事起給事錢夢臯輩遂直以坐江夏且波及歸德次擢而人心始大不平矣是時趙司徒方署禮部大不直之遂欲外遷錢

給事首揆四明怒甚擬旨留錢而司徒所署印亦遂奪與楊少宰署掌司徒非附四明者特存楚一事偶與之合而心事則徑庭矣建白諸公不悉趙生平概以四明黨目之有識者豈肯輕信耶

蔡虛臺辨疏

癸卯楚府議勘郭江夏因之去位旋以妖書陷之幾死此人心所久憤者近年來事漸白四明謝政江夏望益重一時與郭異同者多羅白簡或借他事中之故儀郎蔡虛臺臣其一也已酉冬將舉明年外計時蔡已歷轉按察使備兵常鎮南御史汪懷德管下巡江遂露章野獲編

卷四

毛

扶荔山房

彈之擬坐不諱中多臆列亦及楚事蔡乃抗章力辨所以并往日堂屬不相得之故于楚事尤娓娓今疏已無可覓偶記其末數行彙括頗核因記之○總記一時在事諸臣始終欲勘楚者郭正域也始終欲存楚者趙世卿也心欲存楚而口不敢言姑推其事與廷臣會議而陰緩其事者李廷機也受楚事賂而忽勘忽不勘以俟內之自罷者趙可懷也楚撫按覆疏至而猶持勘結之說者臣與張問達也向達有揭臣有疏可覆按也蓋欲勘楚者爲耳聞目擊之真心而欲存楚者亦老成持重之穩計第存之易而勘之難耳正域慷慨任事天宜祐

之可懷首鼠兩端天宜殛之備恨擁戴諸臣希光附景以山中之宰相奉爲驅除之主盟異日出山未免少減福力恐亦非正域意也先臣王用汲之言曰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逢相之惡其罪小逢將相之惡其罪大云云○故事大計例不許辦辦者有厲禁疏上後人皆爲祭危之及察處止降三級亦以其詞直也蔡今亦已起補矣○王堯封訟言蔡之枉于是與汪御史俱外出

廢齊之橫

齊王爲太祖第七子建文中坐廢靖難後復封後復以野獲編

卷四

天

扶荔山房

謀叛除國綱南京其子孫皆庶人有庶糧無名封今支屬漸繁橫行留都廊下諸舖院中諸妓動輒出票取物不還值薦枕不損橐以至僧寺亦羅其書間有自愛者不多得也尤可笑者負販不得志卽設一几北面拜自稱謝恩次日繫金帶服象龍拜客家中受人謁賀正不須此章服從何來都下百寮習見以爲故常不復致詰亦隨例與往還正不可解

宗室通四民業

本朝宗室厲禁不知起自何時既絕其仕宦并不習四民業綱之一城至于皇親亦不許作京官尤屬無謂仕

者僅止布政使如嘉靖壬辰懷花孔天允榜下選陝西提學僉事時方弱冠尋任浙江提學副使後官至左轄而歸他不可勝紀向來諸名公如弇州輩屢議開禁未有敢任之者頃者建立皇太子詔內直許習儒業入庠序登鄉會榜于是天潢不億始有昇朝之望矣此二百年來最快心事沈四明實卓此詔且青宮肇起邇普天久鬱之望雖聖心默定已久非出臣下贊決然偶值其時特四明爲時議所不與遂無稱其勞者在也相或不免貪天功矣

宗室名

野獲編

卷四

美

扶荔山房

今帝系以及各藩府名其上一字爲太祖所定而下一字以五行相傳其請名時則禮部儀制司官製名以賜年久人多不勝重復至創爲不雅之字而以金木水火土附之最爲可笑至有讀其名而令人捧腹絕倒者因見宋人亦有寓諱于宗室賜名如士錫士芑士崑士綬之屬蓋以四字與揭起視尿同音也刻薄無禮蓋古今同然矣

野獲編卷四終

野獲編卷五目錄

公主

公主追諡

同邑尙主

公主中使司

儀賓牙牌

公主封號同名

駙馬再選

公主廢胄子

公主下殤特恩

駙馬受制

公主廢敘之隘

勳戚

劉基

李善長

劉璟鐵簡

左右劄內外黃

野獲編

卷五目錄

一 扶藹山房

萬通妒死

懼內

武定侯進公

郭勳冒功

大臣恣橫

咸寧侯

忠誠伯

陸炳扈駕功

世官

定襄王

補廕

嗣封新建伯

魏公徐鵬舉

爵主兵主

服色之僭

永樂間後官父恩澤

外戚封爵同邑

孝穆后外家

沈祿

曹祖

中官外家恩澤

戚畹不學

戚里肩輿之隘

野獲編

卷五目錄

二 扶藹山房

野獲編卷五

秀水沈德行景倩著 桐鄉錢 枋衡載輯

公主

公主追諡

本朝公主薨逝例無諡號惟仁宗登極追封第四女爲德安公主諡曰悼簡以爲創見而太祖已先有之矣洪武元年太祖登極皇姊嫁李貞者先薨卽爲隴西公主貞爲駙馬都尉尋封恩親侯諡公主爲孝親公主其喪禮還葬於先隴後貞封曹公始改隴西爲曹國長公主云至嘉靖間武定侯郭勳以上寵異遂請追諡其遠祖野獲編 卷五 一 扶荔山房

郭鎮所尙永嘉公主曰貞懿則太祖第十二女也事隔九朝歷年幾二百無故追崇於是爲不經矣公主得諡始自唐德宗朝唐安公主賜諡莊穆前此未之有也

同邑尙主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下嫁安陽人李堅建文初以駙馬封澤城侯北征陣亡太宗第二女永平公主下嫁安陽人李讓先以儀賓掌北平布政司印永樂初以駙馬封富陽侯贈景國公諡恭敏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安陽人周景景父顯爲山西參議在任公主將出降上命同妻宋氏乘傳入京行見舅姑禮尋加順鴻臚寺卿

景拜駙馬後其兄卽舉鄉試第一子賢又繼登鄉河北傳爲盛事英宗第五女廣德公主下嫁駙馬樊凱亦安陽人也與景同邑公主又親姊妹慕景風流傾心與爲友同以能詩稱凱有康濟心其論處私閨及國營軍俱學畫許當爲世所稱曾以忤劉瑾知名四人者皆河北僧父竝產下邑俱爲三朝禁錮周樊又竝尙帝姬稱修罔尤屬盛事二李在先朝俱進爵通侯各領文武重寄一以忠義殉國一以功名顯重俱非尋常粉候可比益點下索秀所鍾也李讓誌中又云舒城人想靖難後所寄籍○駙馬封侯者自李讓李堅外高帝朝恩親侯李貞太宗朝永嘉侯王寧廣平侯袁容世宗朝京山侯崔元追封者英宗朝鉅鹿侯井濟

野獲編

卷五

二 扶荔山房

公主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爲公主命先爲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按古惟皇后有官屬爲大長秋後世不復設唐高宗始令太平長寧安樂宣城新都定安金城諸公主竝得開府置官屬其僚有邑司有令有丞時袁楚客上書宰相魏元忠責其不能救正我高皇聖主何以設此官後亦不知何時廢罷但中使司有正副亦開官領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如唐家以士人充僚佐

其制自不同

儀賓牙牌

各王府親王位下儀賓亞駙馬一等秩從二品惟洪武末年皇孫女儀賓在都下者其後分封遂拜例居外藩雖云尙主無得繫牙牌如京官例惟景皇帝女固安郡主以成化六年下嫁王憲禮部特請憲係都府儀賓乞給牙牌上從之命班行列都督僉事之下蓋以從三品居正二品之次也此後遺祀分祭憲亦供事如諸戚臣實爲創見宏治四年固安公主卒上命喪禮一視嘉祥長公主嘉祥爲憲宗親女時固安母汪氏尙稱郡王妃野獲編 卷五 三 秩嘉山房

其女乃得異禮如此上恩厚矣因思懿文太子三女長爲江都公主下嫁駙馬耿璫文皇降爲郡主儀賓皆以罪死次女宣城郡主文皇命錦衣百戶于禮爲儀賓尙之惟第三女年三歲以建文庚辰年生未有名封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始卒於高牆年已八十六歲當時臣下無能推廣聖澤使其終無匹偶以及其恩遇曾不及固安之百一眞足令人灑泣○儀賓二品者階爲中奉大夫本文職也而夷之右列督僉之下是猶宣慰使有功得陞左右參政亦有陞都指揮僉事者然彼土酋而此乃貴增耳其後嘉靖開儀賓周鉞等用王憲例

公主封號同名

本朝分封親藩如兩吳兩漢兩趙兩榮之屬當時或出聖意規定臣下不敢駁正至於郡王之封亦間相同此則儀曹疏略且歷年已二百餘一時或難徧稽猶可謬也至於帝女冊封則累朝公主能有幾人如英宗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靖遠伯王驥孫王珍事在成化二年世宗朝以第四皇女降駙馬許崇謙亦封嘉善公主時相距僅隔三朝何以漫不稽考其時嚴分宜當國頗以博雅自負何冬烘至此豈黷貨方殷無暇分心耶○嘉善兩公主後又有穆宗生母孝恪后弟杜繼宗封慶都野獲編 卷五 四 秩嘉山房

伯此仁宗第二女封公主號最後則今上嫡母仁聖太后父陳萬言封固安伯亦景帝女初封公主號後降爲郡主者此皆帝姬湯沐邑豈臣子所宜蒙襲時與固安同封者爲上生母慈聖后父武清伯李偉此石亨舊封後以凶終尤非吉祥前則徐文貞當國後則張江陵當國兩公明習典故豈分宜可比而舛錯乃爾況受遺以來討論已非一朝耶

駙馬再選

宏治八年內官監太監李廣受富民袁相重賄選爲駙馬尙德清公主婚期有日矣爲科道官發其事得旨斥

初命別選詰責太監蕭敬等選婚不謹致有人言而廣
置不問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將下降禮部選婚時永清
衛軍餘陳釗名在第三上規定爲駙馬矣聽選官余德
敏奏釗父本勇士家世惡疾母又再醮庶妾不可尙主
禮部郎中李泚奏德敏妄言請遠治罪上不許命斥釗
再選并奪侍郎劉龍俸別選得謝詔上以公主爲獻皇
親女命詔成婚二十日後令師教習經書以禮部儀制
司主事金克厚爲之師駙馬教習用春曹自此始至萬
歷十年上因胞妹永寧公主將下嫁選京師富室子梁
邦瑞其人病瘵羸甚人皆危之特以大璫馮保納其數
野獲編

卷五

五

秋菴山房

萬之賂首揆江陵公力持之慈聖太后亦爲所惑未幾
合卷鼻血雙下沾涇袍袂幾不成禮官監尙稱喜以爲
掛紅吉兆甫匝月遂不起公主發居數年而殁竟不諱
人間房幃事使當時能如兩朝別謀佳耦未必致命帝
姬柳鬱早世馮保滔天之罪十倍李廣矣○謝詔選後
京師人有十好笑之謠其間嘲張桂驟貴舉積者居多
其末則云十好笑駙馬換箇現世報蓋謝禿少髮幾不
能縮髮故有此譏然詔直至嘉靖末年卒富貴者四十
年

公主廢胄子

勳戚大臣有勞績或特恩得別廢子然必後右列無廢
胄子者嘉靖十二年永嘉大長公主元孫郭勅武定侯
勳弟也按累朝公主例請廢人監禮臣言公主子孫本
無入監事例因汝陽大長公主庶孫謝琰乞恩允之遂
沿以爲例實非定典得旨不許是時郭勳之寵震世無
兩值夏貴溪爲禮部與勳深仇故力阻之然世宗謹守
祖制不爲權倖假借亦前代未有也今勳戚陳乞者無
不賜允又近日恩詔中一款凡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
俱送監讀書遂使白丁執粉濫竿世胄布列清曹出守
壯郡當軸者能辭責乎○嘉靖癸丑甲寅間有君中書
野獲編

卷五

六

秋菴山房

科事大理寺副于麟者故奉聖夫人劉氏子也以乳母
恩得此益用天順間謝聖夫人成化間恭聖夫人二子
例然與新公主恩霄壤矣又同時掌太常寺禮部右侍
郎徐可成以考績乞恩上命廢其徒符義金爲太常寺
典簿以黃冠而延賓正七品且及異姓真爲創見若同
時真人陶仲文廢子爲尙賓丞雖以雜流膺首揆恩然
猶其血允也蓋守法於初政而濫恩於末年不特聖主
倦勤而揆地之執奏亦久廢矣

公主下殤特恩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初六日皇第四女生母爲雍妃

陳氏上命成國公朱希忠代告景神殿命名曰瑞燦并命先所舉第三女曰祿禎以示宗人府登玉牒故事皇子以百日皇女以彌月命名今先誕者愆期至繼有所出始補行則愛念不同也至二十三年第四女薨追封歸善公主喪禮依太康公主故事太康爲孝宗女其母節昭聖太后其塋也喪葬諸禮俱依府悼王按太康係正嫡所生且其時孝廟獨厚中官僅有一女當時下殯未封上埒親王晉齡已極但禮部尙書爲徐璣其妾與建昌侯張延齡爲姊妹因以傳陞宗伯其不敢執奏宜也若世宗朝則石首張文簡爲禮卿亦唯諾恐後何耶

野獲編

卷五

七

扶荔山房

離禮樂自天子出而春曹所司何事此時容悅具臣白帶職掌者多矣其如典制何此等事雖若無傷而關係才德不淺未可以本朝德安永嘉二主藉口文過也

駙馬受制

公主下嫁例遣老官人掌閤中事名管家婆無論親駙馬如奴隸卽貴主舉動每爲所制選尙以後出居十王府必指數萬金備賂內外始得講從僂之好今上同產妹永寧公主下嫁梁邦瑞者竟以索嫌不足駙馬驚死公主居楚館然處子也頃壬子之秋今上愛女壽陽公主爲鄭貴妃所出者遂再興讓尙之相歡已久偶月

夕公主宜駙馬入而管家婆名梁盈女者方與所稱宦官趙進朝酣飲不及稟白盈女大怒乘醉扶再無算驅之令出以公主勸解并署及之公主悲忿不欲生次辰奔訴於母妃不知盈女已先入府懇請諸職諸母妃怒甚拒不許謂再君具疏入朝則昨夕酣飲宦官已結其黨數十人羣捧再於內廷衣冠破壞血肉狼狽狂走出長安門其儀從輿馬又先簞散再達跪歸府第正欲再草疏嚴旨已下詰責甚厲僅其蟻王送國學省愆三月不復再奏公主亦含忍獨還彼梁盈女者僅取同分差而已內官之羣威駙馬者不問也

野獲編

卷五

八

扶荔山房

公主賄敘之濫

祖宗典制公主無文廢自後間以陳乞得之然非例也嘉靖十二年武定侯郭勳之族弟郭勛者其高祖爲駙馬郭鎮援往年汝陽等公主例以請上已允之時禮卿爲夏言執稱事例所無乃汝陽創始非故事宜禁上然其言遂罷勳陰且永著爲令今萬歷壬寅三月以冊立皇太子恩詔內計公主廢子送監讀書時首徵恩命者四人曰謝懋功則興縣帝第四女永淳大長公主之孫曰楊天佐則英宗第四女崇德大長公主之曾孫曰周居經則英宗長女永慶大長公主之元孫固已年遠服

絕矣至郭夢兆者爲武定侯郭英苗裔而太祖第十二女永嘉貞懿大長公主之七世孫也按永嘉主之薨在建文元年己卯至是已二百餘年歷聖主已十二朝卽去夏賈溪執奏之時亦且七十年矣當時已禁其祖今日反許其孫於事理甚悖時沈四明獨當國馮珠庵爲禮卿豈其識不逮賈溪耶昔王介甫因宗室輩有不看祖宗面上之言乃云祖宗親盡亦祇何況賢輩此真不易之論○公主廢子自世宗嚴禁後至今上升儲華亭草詔直云公主裔孫有志者送監讀書伴門一啓至四明而極矣

野獲編

卷五

九

扶荔山房

勦戚

劉基

高皇帝之於劉青田也稱之爲老先生比之子房至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詔中有云彭蠡之戰砲聲轟裂猶天雷之臨首雖鬼神亦悲號自且至暮如是者四爾亦在舟中同患難也今年夏鏡妝失脂粉之容遣子幼冲暫回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勦冊者鞭一來朕心悅矣等語述往日艱虞之苦及近日饑荒之威更如家人父子至封誠意伯制云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其贊於極矣至四年後以宏文館

學士告歸則宰相得請也未幾以請設木猶浚洋巡司事爲胡惟庸所譖謂劉欲以淡洋爲墓因再入京師不敢復歸居久之遂爲惟庸所毒胸有卷石二物上始遣歸其赦略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千里兼程謁朕用征四方爾亦助焉是用加以顯爵敕歸老桑梓以盡天命何期禍生於有隙致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恕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亦國之憲也若愚愬之徒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可謂不潔其名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適居京數載老病

野獲編

卷五

十

扶荔山房

日侵朕甚憫之禽鳥生於叢木翎斃處去戀巢復顧禽鳥如是況人乎今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全者與此洪武八年三月詔也抵家甫一月而卒矣是年正月胡惟庸以醫來視疾其進毒卽此時而上之賜敕明數其罪則劉晚年留京其危可知且比之禽鳥處去則入胡之譖已深卽胡之肆酷於劉上雖聞之亦未必怒也雲龍會合千古稀觀而不克終如此君臣之際難矣哉今劉行狀出同鄉黃伯生手其仲子璵所乞更不該奪祿賜賻諸事蓋諱之也○基歿後十五年爲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十月二十七日上命

基孫薦薦爵其制略曰：薦薦祖父誠意伯劉基括蒼之士居勃敵之陸遜山賊之寨間道兼程馳來附股歷數有在議敵定之機其爲人正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素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初授伯爵終身固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薦薦爲誠意伯贈祿二百六十石共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非謀逆其餘難犯死罪免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德按是年五月韓公李善長以罪自殺而後下此詔則當時護墓者不止胡惟庸一人韓公與胡善當亦與焉故至此時上始大悟昭雪青田以流爵而得世封且加贈死亦亦野獲編

卷五

土

狀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之死不特後世冤之卽解縉代處部郎中王國用疏爲善長理枉其言不啻辨矣然觀洪武二十六年之詔有曰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尊居兩間兵倣民息今三十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

李善長

劉瑄提挈族誅已萬五千今特大誅天下除已犯辜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辜及未犯者不分別藍黨一概赦宥之是時李死已三年若祇以天變塞咎上必不引藍玉爲對且云伏誅又似非自裁明矣況青田之死已荷昭雪與以世爵而李竟泯泯其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并所尙皇長女臨安公主俱已先歿亦不蒙一卹何也則韓公之禍似未必甚冤

劉瑄鐵簡

谷府長史劉瑄青田人誠意伯基仲子也洪武中拜閩門使賜第及馬與衣帶又賜以鐵簡上鑄金爲除奸擒

卷五

土

狀

倭四字命之以擊百官不法者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瑄當殿以簡擊其項其事甚奇余州考試中斷以爲妄謂劉邑人陳中州侈言文成家事而附會之余亦謂然今焦弱侯乃謂誠意家實有此簡會出以示焦則陳言似不誣矣高皇帝威嚴不測或以乃父佐命元功寄鷹鷂之任於其子理亦有之且余州又謂長史一小府佐無提調六府之理是不知國初藩相本正二品官非小也且瑄遇文皇卽位召之不至乃以叛逃親王逮至京人見但稱殿下又云殿下百世難逃一箇字因經死獄中其人忠勁如此高皇帝卽以鐵簡罪之亦不爲過

公侯伯封拜俱給鐵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詞麻刻身及子孫免死次數實如絲玉不類凡鐵其字皆用金填券有左右二通一付本營收貯一付藏內府印綬監備照所謂免死者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後則革舊革祿不許仍故封益但貸其命耳此卽問之世爵諸公其言皆如此至於世職則自指揮使以下皆屬兵部武選司選官俱以黃爲據實分內外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注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

野獲編

卷五

扶藹山房

萬通妒死

成化中錦衣都指揮萬通者戚畹萬貴之次子貴妃之弟也兄進弟喜俱藉勢無賴而通尤橫京師無貴賤俱呼爲萬二其父謹飭畏禍屢戒之不悛父死愈恣有徐

達者妻美豔通悅之收爲家人納其妻令達持厚資往淮上中鹽遇通抱病而達適從兩淮歸與故妻語通在牀摩問其私相昵也念語不堪哽咽而死上命有司給賻賜祭葬比故事加等而徐達者挾通所假多金不運月卽拜錦衣正千戶與都指揮使萬喜指揮使萬進同拜命未幾達又進指揮現任管事而萬氏兄弟僅帶俸云踰年命達世襲其官萬氏伯仲雖又進秩仍爲沉官

野獲編

卷五

扶藹山房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庸中葺有逆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宴見朝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因爲千古笑端唐末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盜會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卽中道而返一敬其妻劉至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諸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

一色至如今上初蒞帥文登之戚少保程光今寧夏帥

蕭都督如蕭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閭俱爲其妻所制又

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爲婦陸氏所妬

至刑厥夫爲閩人蒲州楊太史元與婦羅氏爭言遂

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

家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尙書至兼掌吏

部兼督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在平伯諡榮

襄凡爲一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十六年其人好色多

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舍左右讀其

野獲編

卷五

去

扶荔山房

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

此翰林真無忝清華卽吳中一語何嘗以一廉字許之

中慙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者也其後禁中僂人承應遂

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爲一引滿此亦懼內之最享福

澤者附記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寅庶

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

休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人內良久陳

飯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陳工

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

猶嫌有年市登第即買一妾此等獐獍便死不可與

據批故并棄砧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

頑愛妾生子遂憎之至殺之而後已也

武定侯進公

武定侯郭勳任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

刻水許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

外臣者初勳以附會張永嘉議大禮因相倚互爲援鑒

得上策謀進爵上公乃出奇計自樞閣閣通俗紀傳名

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關平中山而鄴

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

所射今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且謂此相傳

野獲編

卷五

去

扶荔山房

舊本上因惜英功大賞薄有意崇進之會勳入直撰青

詞大得上眷幾出陞武惠仇威章之上遂用工程功峻

拜大師後又加嗣國公世襲則偽造紀傳與有力焉此

通俗書今傳播於世後郭特恩驕橫與夏貴溪爭權削

爵論斬妻子給功臣爲奴次年瘐死獄中上終憐之命

其子紹侯然受禍亦烈矣至夏貴溪之排陷特天所假

手耳○自郭勳外則有天順間武清侯石亨之晉忠國

戚化開撫寧侯朱永之晉保國嘉靖初壽寧侯張鶴齡

之晉昌國皆以恩倖得之而忠昌皆不終保公亦不世

若近年臨淮侯應襲李宗城求充日本封使冀事成復

曹公故爵既而逃歸論死葬并侯失之尤爲天下細笑

郭勳目功

太祖混一規模成於鄱陽之戰今世謂戰酣時郭英射死偽漢主陳友諒以此我師大捷審果爾卽後來之配食太祖亦不爲忝然而其時射者自是輩昌侯郭子興非英也與英同姓故郭勳遂冒竊其功今俗說英烈傳一書皆勳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然其說謀則久矣賞武宗朝勳撰三家世典已暗藏射友諒一事於卷中矣三家者中山王黔寧王及其高祖追封魯國公英也序文出楊文襄一清筆其配廟妄想已非一日嘉靖初大

野獲編

卷五

七

扶荔山房

大臣恣橫

嘉靖間太師翊國公郭勳憑上異寵至於武會試亦超大司馬而上之司馬不從勳引團營坐次力爭上切責如其議至後來上眷已衰會命與文大帥會派役卒久不領敕爲言官所論乃辨云何必更勞賜敕上始大怒至論斬時害勳記者夏桂洲也夏以一品六年考滿奏

乞封其繼妻蘇氏蓋故事繼妻惟一人得封而夏所繼張已得封旋歿矣蘇本妾以才色稱爲夏所嬖異至是稱再娶蘇氏乞破例賜封庶於兩官慶賀中官規覓供事爲便上特允之其橫與郭無異也郭之後又有太保兼少傅掌錦衣陸炳以舉進士恩榮宴時陸爲廷試巡綽官乞與宴詔許之班尙書列中又故事錦衣官侍朝俱烏帽吉服以便擎人炳自製朝服立於本班之首前乎此後乎此未有也未幾歿於位炳初勛嚴陷夏晚盜失歿或云爲嚴氏所醜嚴介溪仗子世蕃爲心膂會歐陽夫人逝上疏留其子侍養不必奔喪上亦允之太宰

野獲編

卷五

六

扶荔山房

咸寧侯

咸寧侯仇鸞小字長生故江都人祖鉞以偏裨事楊文襄一清能先期平安化王寅鍾封咸寧伯尋以平河南

寇晉封侯鸞父茂病廢鸞其祖爵出鎮甘肅大同既
附分宜傾貴溪陷之極典得上異眷佩平虜大將軍印
璽貴而驕狎視分宜父子分宜已恨之又忤緹帥陸武
惠因奪其大將印鸞先病亟至是怛死死之三日其家
人通虜事發上震怒追斬鸞棺剖尸妻子俱斬其妻故
洪襄惠女洪亦正德間名臣也鉞從行伍起棄時討
叛不爲無功幸開茅土國家酬之已不薄爾孫汝恣兇
忍遂赤其族洪氏無辜伏法則向來逆臣家屬俱未至
此哀哉○鸞在孕時其母夢一胡兒拜牀下卽起自屠
割身首異處醒而驚生兆果不爽○鸞以庚戌年誦楊
野獲編

卷五

本

扶義山房

忠誠伯

太保兼少傅右都督陸炳號東湖故浙之平湖人父松
以興邸護衛起家官至都指揮使掌錦衣衛炳嗣職從
世宗幸承天府塗次行殿失火炳從煙燄中負上出從
此寵冠一時至以公兼孤領總督古未有也初事分宜

父子既而以其武湛座師吏部尙書李默被誣事與分
宜失權默爲起文華所訐致死因持炳陰事并欲陷之
賴嚴世蕃爲力解而免炳因并銜嚴氏遂結徐華亭爲
婚姻又與仇鸞爭寵潛同華亭陰誦其異謀以致族滅
分宜愈恨以上深眷不敢顯攻之一日飲於少保楊博
所醉歸暴卒人謂博持其奸狀席間示意將奏之因而
仰藥或云楊與世蕃謀進以乾危莫能明也上震悼贈
忠誠伯諡武惠恩禮始終視武定咸寧二并不啻天淵
後穆宗登極言官追論其橫惡盡奪爵諡革其世職以
至籍產則高靳鄭秉國以炳與徐華亭結姻將并沒其
野獲編

卷五

干

扶義山房

陸炳居駕功

世傳太傅陸武惠炳得異寵於世宗至以三公兼三孤
殿贈伯賜諡蓋上幸承天時遭火炳負上出煙燄
中以此受眷知而弁州力竭以爲無之今觀世廟實錄
備載此事且只云炳一人負上出安得謂之無豈弁州
未嘗寓目世宗實錄則抑增其人因沒其功也至成國
公朱公靖亦載此事云公與陸公炳同負上

以出此江陵公筆可見兩人又同立大勳矣然朱之衛上他無可考惟見此碑云按上遇火在衛輝府時宿衛大臣遲遲未至獨炳最先扶上升輿此又湖廣通志所紀也陸東湖爲提帥諸諫官下詔獄者爲周全存活者甚衆而朱葵亭亦愛樂士大夫延禮加等皆近代貴室所罕略○近日王對南相公爲太監張宏墓志云宏被上出行官火中則同功者三人矣

世官

西北上大夫以職功得世開五等者有咸寧靖遠之屬若吳中則惟武功伯徐元玉然不得終其身吾浙東則野獲編

卷五

王

扶藹山房

有誠意新建二家俱世襲劉開國元功自宜百世然傳至裔孫世延以懷辰好許今上初年已逐回原籍青田受鋼後始得釋回南京耳王氏封而旋奪至隆慶初始復故爵其子正億得襲正億子承勳繼之今總漕淮陰其人亦略知文藝性甚和易然榮勳貴餘書自聲色遊戲之外別無雅嗜且嬖妾爲政久而不堪其凌至訟言於朝繫之獄復竄去胄子又未立將來大有可慮伯安先生遺澤恐不能五世矣至若金吾之秩又大遯巨封不過使士列校之長耳子幼時識提帥徐蘭皋有廣故華亭相公長曾孫而太常實勝元春家嫡也衣裝舉動

全如統袴子無別時文貞公下世甫三數年耳以故申吳門相公力辭武廕每謂人曰我木書生起家身後子孫通塞不可知第還我窮秀才面目足矣奈何變衣巾爲兜鍪占籍行伍親死不喪世世作健兒乎真遠議之言○閣臣預選功自正德初年後不經見嘉靖間惟夏貴溪暴貴自擬世襲錦衣夏既伏法且無後翟諸城亦如之則自以故相行九邊得之者體例稍殊直至嚴分

宜而諸孫始現任金吾及世蕃誅盡削去若楊新都與毛將諸相頭戴世宗人紹初廕世伯爵今降爲指揮四品又非可同日語者華亭武廕蓋與分宜同事不能獨野獲編

卷五

王

扶藹山房

異然當其在相位時已與陸武惠劉太保二提帥締兒女姻一在刑之景陵一在黃之麻城後陸敗被籍高靳鄭欲以法并籍文貞賴江陵而解麻城之壻後亦以嫁中產不明與妻姪輩爭搆不休蓋文貞學問稍雄權術初欲收二弁以爲用不虞後之貽害也若張江陵之甫廕旋革又不足言矣○吾郡城亦有二錦衣一則項襄毅之後其平滿園定流賊功甚大僅得一百戶然以裔孫爲吳太宰壻始改外衛爲錦衣今又傳三世矣後則趙少保文華爲項氏贅壻亦居禾郡其子怡思以少保平倭功廕錦衣世襲正千戶理南鎮撫司奉使歸騎

塞自念撫按監司候謁俱不以時見或至不答拜未幾少保敗旋歿即坐侵餉追贓時宦浙諸公尚俱在事捕怡思拷掠楚毒備至繫獄幾三十年贓猶未及數直至萬歷十年大需始得釋放從戎其人久居京師對人不能笑言在家庭亦作燕市語可見功爵延世亦非甚幸事也

定襄王

嗣難功臣英國張成國朱俱三世贈王爲極盛朱氏最後則定襄王希忠以封在故相張居正時言官交攻歸罪權臣遂并定興王張懋奪之以故相會引懋例封希野獲編

卷五

三 扶荔山房

忠也然希忠微有勞可錄若其祖平陰王勇者陷英宗家庶罪真當奪而言路顧不之及也又如成化中宣平王朱永始由撫寧伯得侯又從侯晉保國公歿而貴真王明上諡其人不過下附汪直上欺憲宗冒功濫賞其罪視王越有加乃至今無人議削何以服希忠及懋地下耶

補廢

開國元勳如李韓公傳頌公俱以嫌死不及嗣爵嘉靖間繼絕世亦無敢議及者近代王念州始昌言當續故封自是公論然二公後俱微甚無可徵考而頌公之後

遂有杭州市棍名傅時者冒稱友德後人幾欲承襲會事敗而止蓋湯鄧常李諸將尚有裔孫爲錦衣易於稽核二公在國初已夷於輿隸矣近年朱侍御鳳翔疏請改于忠愍之廢爲錦衣胡襄愍宗憲宜與外衛指揮時東明石司馬星在事獲准得旨允行胡之功過相當卽得一勇爵非過若于忠愍本無後其子名晃者官至

應天府尹已立姪爲嗣然富弼司馬光在宋亦無子亦何害其不朽若奉檉以妻姪爲嗣改王氏爲秦則并非秦宗矣今杭人謠言檉後我正以爲不必諱也○朱疏又云尚有冒功當革者二人爲故尙書凌雲翼廢錦衣

野獲編

卷五

高 扶荔山房

世千戶故少卿史際廢錦衣世百戶石司馬覆疏時凌子元超史子繼書俱歷官指揮使僉事錦衣大堂雖已罷任俱在輩下乃依違其詞云侯二臣身終之日再議其後繼書子仍得世襲而凌氏以貧至今未襲也凌洋山羅翁之功不下殷石汀此廢似不爲濫史雁峯以家丁拒倭績雖少邇然破家殉國亦足爲倡義者勸徒以二公俱爲故相江陵客不免翦抑太過要之江陵功豈可亦終泯耶

嗣封新建伯

新建伯王瑞傳 文成先生家孫也爲故大司馬吳

野獲編

卷五

五

扶藹仙房

袁洲父婿婚嫁多年無所出乃納杭人沙相之女爲妾相故樣吏以宛平典史罷斥因留京師市井泉黠也居久之沙已孕嫡不能容至遣歸家相乃上疏謂吳氏曾親以諱券相授自言身係石女不知人道詐代爲正室且已生子當襲爵爲言承勳力辨謂沙實妾且子產於沙氏非真其遺體上下兩疏勸議竟離其妾而還其子於沙氏又十許年而新建爲漕帥則吳夫人歿矣追念沙氏不置復招致淮陰署中寵待有加所生兒已長亦遂留子舍沙復與惡少通體憎其子礙眼以藥醮之人始曉然非王氏種實沙相京師所抱假子矣既醮子不遂又醮厥夫其跡彰露新建無計謀之李中丞中丞謬語之口公爲勳貴重臣非他官比宜聞之朝或謂中丞知新建案中富有珍異及古玩不賞借以挾之必飽所欲新建疏上得旨果卽命淮上撫接會問則事在中丞掌握聞矣其間曖昧不能盡知初發郡邑共譏不能決乃以淮徐道臣鞠之比拷訊具如承勳所奏乃擬沙極刑轉許中丞至黃河中流忽自沈洪波不及正刑撫按遂具獄上之朝事得粗結然聞沙氏故在人間至今未死其所斥假子復有子且將來爭茅土蓋新建年將稀齡尙未有血允也當識此案時苔上卜養庵汝梁爲淮

野獲編

卷五

五

扶藹仙房

徐道爲余詳言始末沙氏色衰且已衰獨辨有口卜問之曰人間弑夫雖惡極然理亦有之汝何忍自戕其兒沙曰翁翁錯了從來自肉自痛那有此理滿口俱杭州鄉談令人撫掌不能已

魏公徐鵬舉

徐鵬舉者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父奎璧夢宋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爲權奸所陷今世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及長則父已歿以正德十二年嗣祖爵至今上初元始薨凡享國五十七年爲掌府及南京守備者數任備極榮寵較之武穆遭際不啻什伯過之然溺愛嬖妾鄭氏冒封夫人因欲立其所生子邦寧而棄長子邦瑞弗立爲言官所聚劾致奪祿革管事追奪鄭氏所得告身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爲守備時值振武營兵變爲亂卒呼爲草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靡豈輪迴已久漸失其故吾耶又聞之金陵人云鵬舉治園於白門郊外見一邱隆起立命夷爲平地左右以形家言力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大塚或諫弗啓又大怒割之則宋相秦忠獻墓也閱之大喜問其棺槨骸水中人謂真武穆報冤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於江寧鎮已有人記之矣容再詢之金陵故老

爵主兵主

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爲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鬭構鬪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遵尊行亦猶天家親藩及郡王體例最合古人宗法然推開國靖難諸故家爲然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僕佐偏裨以及幕賓稍爲雅談者每呼正任總兵官爲兵主此惟大將軍生役者爲然副將以下則貴至橫王僅呼爲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爲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尊官亦得用

野獲編

卷五

主

扶藹仙房

軍法詠之

服色之僭

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其一則勳戚如公侯伯支子勳衛爲散騎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廢罷者皆衣麒麟服繫金帶頂褐蓋自稱勳府其他戚臣如駙馬之庶子例爲齊民會見一人以白身納外衛指揮空銜其衣亦如勳衛而衷以四爪象龍尤可駭怪其一爲內官在京內臣稍家溫者輒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爲草獸金碧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至於王府承奉會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僭卽未賜者亦被蝶腰玉

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爲怪也其一爲婦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若京師則異極矣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簪身被文縐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輿楊簾露面與閹部公卿交錯於康達前驅旣不呵止大老亦不詰責真天地間大災孽嘉瑞間霍南海近年沈商邱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而獨不及此三種何耶

永樂間後宮父恩澤

野獲編

卷五

天

扶藹仙房

永樂七年冊封張氏爲貴妃故河間忠武王王女也封權氏爲賢妃父永均爲光祿寺卿任氏爲順妃父添年爲鴻臚寺卿王氏爲昭容父李氏爲昭儀父文命呂氏爲婕妤父貴真俱爲光祿寺少卿崔氏爲美人父得雲爲鴻臚少卿諸嬪御除張氏外惟王氏爲蘇州人餘五人皆朝鮮人也蓋文皇時尙不拒高麗獻女口而其父立拜清卿亦非後世戚畹所可望且英國生前爲靖難功臣第一而其女亦備貴嬪之選豈用西晉胡奮女例卽尊賢妃封後卽侍車駕北征次年十二月上南還至臨城權氏以疾薨賜諡恭獻權厝於嶧縣○後永樂廢皇太孫選立昭宣太子班孫忠之女爲太孫妃反不

聞遷官卽孝烈皇后在世宗朝爲貴嫻時其父方銳亦
僅爲錦衣鎮撫至嘉靖十三年孝烈正位中官始陞都
指揮使至十八年隨幸承天始封伯二十一年壬寅孝
烈獲護官人之變始進封侯云

五等之爵其封號有至再者如忠誠伯前有文臣茹瑺後有武臣陸炳以及惠安順義之屬屢見矣雖於國體無關然識者已議當事之不學至此如安平伯則景帝登極已封故宣廟賢妃吳氏之弟名安者其時賢妃稱皇太后故安循往例得開茅土至英宗反正太后仍稱

賢妃安懿爵邑上推辭拜錦衣指揮使矣嘉靖十八年世宗孝烈皇后父方鏡以左都督進封亦號安平伯猶曰一時失誤也廿一年孝烈方以官婢構逆擁衛聖躬受非常寵眷銳亦進侯爵何以仍號安平不改正耶況外戚爵邑有幾吳安爲廢后旣奪之封豈是佳事況廢絕尤所惡聞猶幸世宗不核故牒得免深求而當事元老貴溪分宜亦鹵莽極矣○按安平侯伯在永樂中直隸懷遠人李遠者以靖難功封侯其子安襲伯爵卽於文皇朝坐法削爵廢矣至方鏡而三見焉李安與吳安俱不得延世其不祥尤甚何以屢襲其號蓋是時

孝穆后外家

孝宗生母孝穆皇后本姓紀氏其後誤以爲李使李氏得冒認追其先爲慶元伯最後內官陸愷者又有云孝穆親兄則已三易姓矣乃成化末年又有一說則穆后之先本江西南昌新建縣丁家道口人其先有穆先者生而重腫永樂間爲王府官屬罪當族誅乃逃難於廣西苗洞中又三世而生后及長與表妹李氏同日入官因泣報爲李姓其親父聞妃承恩曾來省女中途聞孝

穆已薨自恨病死其弟素不慧幼有於內侍陸愷家故愷自名爲威晚愷時有一御史南昌人丁隆者在朝卽其宗人也稔知本末欲暴其事會隆貶外而止據此則仙源甚遠亦甚明當時訪求何以竟不及此新建丁至今爲大族侍郎以忠大參此呂工部此名皆其裔也

沈祿

沈祿者京師人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其妻爲壽寧侯張鸞妹故皇后姑也孝宗登極以椒房恩澤傳陞爲通政司右參議尋進通政再進本司使後爲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終之典甚備夫以本衙門幕職卽擢

爲堂官此亦創見之事時博野劉文穆當國何無一言諫止況三原王端毅爲太宰亦不聞以職掌執奏大不可解孝宗仁聖於斜封墨敕最爲有節而季年傳陞官積至七百六十餘員直至武宗登極洛陽劉文靖當國始革之蓋承成化以來濫授冗員俱以中旨批出遂習爲故常不以爲怪也若正德中之冒僞又不可勝紀矣自新都楊文忠廓清之後三朝嗣統此弊遂漸以絕宏治五年通政司經歷高祿傳陞本司參議吏部尙書王恕執奏不允至十一年九月又陞本司通政使祿由舉人亦壽寧侯張鶴齡之妹夫也又宏治十二年湖廣按

野獲編

卷五

幸

扶荔山房

察司僉事祝祥因母老乞改京職以便侍養吏部奏請以原官改山東河南中旨改爲尙書司勳祥由成化十一年進士亦壽寧侯姻戚也當時張氏恃恩恣橫其姻戚奮自科目者尙無恥如此若右列不可勝紀矣○又御史張岐乃昌國公張璠之弟中宮親叔也以進士起家亦傳陞食都御史

曹祖

浙民曹祖有子鼎爲壽寧侯張鶴齡僕正德初劉瑾用事祖上書數鼎罪惡且自言其生兆應天曹祖之語多幻妄瑾怒罪之械還浙正德十年十月又來依鼎鼎不

禮其父祖遂并恨張氏擊登聞鼓訴鶴齡兄弟陰圖不軌上震怒命多官延鞠又命司禮監東廠訊之禁鶴齡兄弟不許朝參會祖自裁於獄上益疑怒降旨詰責刑部尙書張子麟下原問主事及提牢巡風官於詔獄窮治之覆疏謂祖所奏既無左驗實懼罪服毒時張氏闔門惶恐祖且巨瀾乃大行全於內昭聖亦百端祈請事稍懈猶罰子麟等俸二張朝參究終罷不許史所記如此按壽寧建昌二侯在武宗朝已不免謀逆之誦其平日傾恣失人心可知何待世宗時始敗且張氏慣以誑瞞殺人至嘉靖十二年延齡讞辭中所列殺僧殺婢諸事俱有實迹因追治正德間原問官罪悉逮下獄株連縉紳數十人而曹祖之果自盡與否終莫能明也蓋張氏弟兄生平宜破家殺身事不少特坐以大逆則不服耳

野獲編

卷五

幸

扶荔山房

中宮外家恩澤

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盡革之卽如玉田伯蔣氏爲上生母孝慈后家亦僅許其子終身泰和伯陳氏爲世宗元配孝潔后家其子已不得襲惟孝烈后父安平方氏以中宮擁衛大勳得延一世此特恩非例也至穆宗元配德平李氏則一世止矣今上嫡母仁聖后父固安陳

氏長子亦僅襲錦衣惟生母慈聖后武清李氏得三世稍異然以上孝通神明不爲過也至中宮父永寧伯王偉歿其子棟得襲爲優厚至丁未年而棟卒其母趙氏爲孫乞恩承襲上命棟子明輔襲祖伯爵時署部少宰楊時喬力諫不從上但云後不爲例而已蓋自世宗裁定恩澤立爲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僅有武清一家三世而今王氏再得之卽孝烈后無敢望焉似此曠典獨厚中官猶疑上薄於元配是殆不然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備之長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傳有長壻曰錢賑民故戚畹

野獲編

卷五

扶荔山房

扶荔山房

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筐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眷弟益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汝不過吾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許稱耶錢心知其惑矣乃謬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戚里肩輿之濫

武臣貴至上公無得乘輦卽上馬不許用橙枕至近代

惟定成英三公或以屢代邪天或以久居班首間賜肩輿以爲曠典嘉靖末年安平伯方銳以中宮父得之其子承裕以直內撰元文亦得賜稍爲出格今上初元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皆甫封卽得然以外祖尊重前代所無特加優禮非過也未幾而永年伯王偉亦得之亦以中宮父也李偉歿而子文全襲爵已屬殊恩襲甫三年爲戊子歲以上聞壽官命之居守暫假得賜諡事復請上遂許乘言官爭之不得自是戚里紛紛陳乞肩輿不勝紀亦不足貴矣○近年文全之子誠銘襲封亦隨例乞輦上初猶拒之後亦竟賜

野獲編

卷五

扶荔山房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五終

野獲編卷六目錄

內監

內臣禁約

東廠印

賜內官官人

內臣乞贈諡

對食

懷恩安儲

何文鼎

內臣蔣琮

野獲編

卷六目錄

二中貴命相

內臣掌兵

內臣護行

馮邦寧

大瑞同姓

霍文炳併功

尚衣失珠袍

箭樓

宦寺宣淫

鐵匠

東廠

內臣封外國王

內臣李德

內臣交抗疏

內臣交結

劉毅封伯

內臣何文鼎

內臣張永志銘

內臣何澤

鎮守內臣革復

內臣兼掌印廠

馮保之敗

張誠之敗

內官勘獄

門監債命

陳增之死

內廷結好

丐閣

野獲編卷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藏

內監

內臣禁約

野獲編

卷六

一 扶藪山房

永樂四年上諭兵部尙書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故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薦外人此雖小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因勅衛士於出入之際遵制嚴稟文皇之馭中官如此其峻然前一年已遣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真臘王又遣太監鄭和率兵二萬七千賓西洋諸國象二臣若欲富財於外安得禁之至八年遂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密與商議停當回話按此卽內臣鎮守之權與也夫西寧爲靖難勲臣而琥又上親靖乃別寄腹心於宦寺蓋內難初平桐疑未解雖與諭金忠之言相左不自覺耳王振之導親征汪直之開西廠有自來矣

東廠

東廠之始不見史傳王弇州考據以爲始於永樂之十八年引萬文康疏爲証意者不謬其始偵伺非常蓋偵慮義師靖難未厭人心耳然而中官之橫始此矣至成化間憲宗設立西廠以龍汪直不特剝奸之權熏灼中

外並東廠官校亦得議察東師洵用上用關都大臣商
文毅項襄毅等諫罷之御史戴誥阿直獻諫上令復設
又數年而直爲其同類掌東廠尙銘者所構直始出領
邊事不復入西廠亦罷然而東廠之熾如故也武宗委
政羣小復設西廠以各大用兼領又邸聚掌東廠兩廠
對峙用成化故事未幾復設內行廠於榮府舊倉劉瑾
躬自領之軍國大柄盡歸其手東廠西廠并在調伺中
於是邏卒四出天下騷然瑾敗俱革止存東廠蓋當事
諸公尙謂文皇額設而不知東廠與各省鎮守內臣俱
非太祖初制也以故世宗初年盡革天下鎮守而東廠

卷六

二

扶荔山房

不罷幸主上太阿獨操廠衛俱不得大肆迨至今上憲
天法祖官府凜凜而廠衛大抵相倚爲重如己丑錦衣
大帥劉守有一逐而廠璫張鯨遂繼之則掌司禮印者
張誠實與聞焉內廷故事監印與廠必兩人分掌蓋以
東廠領勅給關防提督官校威焰已張不宜更兼樞密
耳世宗朝麥福黃錦輩始得兼領此後或分或合唯今
上初元馮保以印帶廠而王大臣事起時故相高新鄭
幾不免顛掌衛朱希忠與江陵相力懇保得解今則今
上矧鄭陳矩亦以印帶廠而熾生光事起時次相沈歸
德幾不免亦頓矩力抗諸異說而得解蓋二權并在

人故能回天乃爾然則幸輔軀命懸於東廠矣○初馮
璫謀陷高相明以危語脅內外而言官無應之者且縋
帥爲挽回甚苦至沈四明不悅歸德初未形辭色而臺
瑄揣摩意旨坐以妖書且縋帥又借以傾所憎夫四明
之權非張馮比也而懸絕如此世道日下矣

東廠印

自方印頒行之外事皆關錢糧及軍務機要者俱得
給關防用之奏章用之文移與方印等內臣關防之最
重者爲東廠其威焰不少言卽所給關防文曰欽差總
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凡十四字大凡中官出差

野獲編

卷六

三

扶荔山房

所給原無欽差字面卽其署銜不過曰內官內臣而已
此又特稱太監以示威重余謂文皇雖設此廠以寄耳
目然其時貂璫未熾安得有如許雄峻之稱此必王振
用事時另鑄以張角距迨後直之西廠璫之內行廠階
屬于此矣○掌廠內直房又有欽賜牙章一方凡打進
事件奏聞者用此印鈐蓋直至御前蓋得比輔臣之文
淵閣印亦僭素極矣

內臣封外國王

唐末藩鎮大帥繼襲皆以內臣使其軍命爲留後旋與
旌節此古今大弊政本朝內使出使外國始於成祖時

如內臣李興使還國又太監鄭和勒兵使西洋滿剌加諸國不過獎勞賞賜之事唯永樂三年命內使王琮同給事畢進封真臘國長子參烈昭平牙爲王則銜錫土分茅之任且與省垣法從爲伍矣至成化四年命太監鄭同翟安册朝鮮世子李暉爲王已奉詔行矣巡撫遼東御史侯英力言同安皆朝鮮人見其王必修臣子拜伏之禮且墳墓宗族皆在彼中倘有囑托所損天朝大體非細上是其言今後貢貢仍遣內臣其册封大典必選廷臣有學問者充之本朝中貴膺册立之選至是乃止時彭文憲商文毅在關上所鑒信故能勇革弊政

野獲編

卷六

賜

扶嘉山房

未幾而汪直用事劉珝當國濁亂天下復行舊事至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又命太監金英輔李珍充正副使封朝鮮王李懽嫡長孫顥爲世子時劉文靖當國不能救正況他相哉○子所見金國所刻名弔伐錄者備載被朱滅遼廢齊諸詔令書檄及檄欽二帝在北地謝金主諸表文甚備其初與宋童貫書署題曰元帥粘罕與亡宋故宣撫使廣陽郡王聞人童貫書其後議詆良苦時正制燕雲與宋未啟兵端也至後以納平州張覺與兵犯關所傳檄文謂元符主亡趙佶本不當立交結官宦童貫越次僭爲以此寵任命主兵柄爵以眞王此雖敵

人誣謗然先是用員使金已爲所輕及任制帥北征益仰視之最後裔夷猾夏遂指以聲道君之罪禁則官守出疆又不止衰國體侯御史一疏其見卓矣

賜內官官人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內臣陳蕪交趾人以永樂丁亥侍太孫于潛邸既御極是爲宣宗以舊恩陞御馬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之曰德潤實賜不可勝紀陳廬陵循爲之志載其事如範金印曰心跡雙清曰金貂貴客不可彈紀且出官女兩人賜之爲夫人日記又云幼時曾見蕪過太倉州封西洋寶船其勢張甚則此言不謬矣

野獲編

卷六

五

扶嘉山房

內臣李德

景泰初元上皇尙留虜廷鎮守浙江太監李德上言錦衣指揮馬順長隨王貴等罪犯亦宜取自聖斷各臣乃肆奸究卽於御前捶死之變祖宗法度遂朝廷正人悖禮犯分聞者切齒宿衛官員無一人遮護使無內臣左

右侍立各臣必生別懷此正賊臣犯關不宜任用可任者莫若親近其章下文武大臣少保于謙等連章言馬順乃王振之爪牙王貴等乃王振之心腹黨惡既深遂謀不軌逼駕親征乘輿不返羣臣同時擁死是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大義景帝曰然誅亂臣馬順等皆王振奸黨擁死俱忠義心李德所言卿等其亦置之當時內豎盤結于內聯合于外帝即洞知李德狂悖而終不能去且其時喜寧方破獲甫礫於市此輩尙咬口橫恣如此況平居乎○時尙寶司查究指揮同知馬順牙牌順子言其父被給事王竑捶死宜責茲尋取帝從之六科十

野獲編

卷六

本 扶荔山房

內臣乞贈諡

英宗朝王振以弼天之罪僅隨眾死土木至上復位而基之禍之天下以爲謬恩飲氣不平久矣至成化八年太監劉永誠死其任寧晉伯劉聚奏乞贈諡并祠堂賜額事下所司時鄒康請爲禮卿覆奏內臣無封諡事例唯王振曾蒙先朝賜祠額曰旌忠耳上命賜永誠祠

名褒功仍以封諡事命內閣議之有揆彭文憲時上議曰王振輔英宗年久且死國事英宗非不欲重加優恤以無例止賜祠額今永誠得比振例已爲過矣又加封諡出板土則輕重失倫人心不服將來守邊者比例陳乞變祖宗法必自此始于是事得寢按鄒彭二公一言而止內臣濫恩功亦偉矣但不能明數王振濁亂天下失陷乘輿之罪反以從龍死事褒之卽能回天聽亦詭遇之獲耳其時憲宗尙以永誠生前西征功次當得卹典爲言又何以措辭所幸此時汪直未熾梁方未進無人導上鑿混沌竅耳○舊恩澤諸封至嘉靖初悉除直

野獲編

卷六

七 扶荔山房

內臣妾抗疏

介州紀奇事天順初賜太監吳誠妻南京莊田以林人授室爲異尙未知誠前事也誠先於正統十四年隨太上皇車駕北征陣亡至景泰二年八月吳誠妻姚氏奏稱誠存日曾於香山置墳今欲將其所遺衣冠招魂安壙景帝允之按此則內臣妻蒙上恩禮已爲叛見至於生前畜妾歿後陳情一如所謂則太祖初厲禁可直

付高閣耶古來官有妻者多矣未聞買妾且以贈之至尊廷臣亦不以爲駭怪何耶○吳誠卽世所傳建文帝歸闕內侍章辨視云誠曾伏地祇賜醬肉者是也○成化五年內臣龍閣聖和伯方英妻爲妻上命離異成化十二年太監常英藏匿妖人侯得權妻以爲養女後謀逆事發被誅蓋其時內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矣

對食

太祖取內官極嚴凡杯人娶妻者有剝皮之刑然至英宗朝之吳誠憲宗朝之龍閣輩已違禁者多矣今中貴校室者甚衆亦有與娼婦交好因而娶歸者至于配耦野獲編

卷六

人 扶義助義

官人則無人不然凡官人市一鹽蔬博一線帛無不藉手苟久而無匹則女伴俱嫫笑之以爲棄物當其講好亦有媒妁爲之作合益多先締結而後評議者所費亦不貲然皆官掖之中怨曠無聊解饒止渴出此下策耳近日福建稅瑞高梁妄謀陽具再生爲術士所惑竊買童男腦髓啖之所殺婢兒無算則又狠而愚矣按官女配合起于漢之對食猶之今菜戶也武帝時陳皇后寵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幘帶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謂女而男淫廢后處長門宮此猶妖嬖也至元魏孝文帝胡后與中官高善繼淫亂則又不知作何狀

矣余向讀書城外一寺稍久與主僧習寺中一室腐蝕甚固偶因汛掃隨之人則背中官奉祀宵人之已歿者設牌位署姓名甚備一日其耦以忌日來致奠辨兩號慟情踰仇儼余因微叩其故彼亦娓娓道之但屢囑余勿廣告人而已

內臣交結

天順八年英宗大漸學士錢溥先以史官教習小內侍至是溥所教內官典璽局丞王掄者以次當柄用結溥草遺詔爲郝居內閣學士陳文所發請知縣隆慶六年穆宗大漸內閣大學士張居正以遺詔諸事密傳司禮野獲編

卷六

扶義助義

懷恩安儲

唐世中葉後宦官廢立竟成恒事宋唯宣和間宰相王黼結宦官梁師成動搖東宮謀立鄒王然終於無成本朝家法至嚴絕不聞此事唯成化間牛玉易后一事最爲異變然旋正法矣今觀故太監懷恩事蹟謂其同類某方等導上侵費帑藏一空上聞之不懌有吾不與汝算自有後人與汝計之語蓋指東官也方等懼其時上知愛興王乃謀進言於昭德萬貴妃勸上易儲位因以

興王爲昭德王上意已動謀之于恩恩以死拒不從上
志詔發往鳳陽司香恩既去曹昌當輔憂不能支或爲
之計勸上改謀於輔臣萬安劉珏等皆然不應會泰山
震內靈輦奏泰山震方應在東朝必得喜乃解上始詔
爲太子選妃而儲位安矣審如此言則孝宗龍飛當以
儀爲首功曹昌次之而內臺諸璫亦當受上賞蓋天
祥神聖使左貂輩亦獲收羽翼之勳未可謂其誣也○
聞劉珏亦有密疏力諍易儲

劉聚封伯

成化七年太監劉永誠以征延綏功封其姪聚爲寧晉
野獲編 卷六 十 扶荔山房

伯再以功得世襲嘉靖初年一切恩澤封拜凡中貴子
弟若太監張永兄泰安伯富永弟安定伯客太監谷大
用兄高平伯大寬弟永清伯大亮太監馬永成姪平涼
伯山太監魏彬弟鎮安伯英太監陸閏姪鎮平伯永太
監裴義子永壽伯朱德盡數革得唯聚得存自憲廟
迄今一百四十年傳襲十輩握兵符掌樞府者不絕累
何功德以堪之今京師大家所張圍屏多畫劉永誠西
征事者自選入內廷以擊米多力見知於上遂被任使
至御馬太監出征入陣帶假髯以衝鋒至凱旋受賞諸
得意狀竟不知皆實事者也永誠死上賜特刑額曰褒

功則勞績或有之然陷英宗於土木者爲王振亦先得
賜祠曰旌忠則此祠額亦不足尙矣劉永誠小名馬兒
至今京師人猶以此稱之

何文鼎

太監何文鼎者浙之餘姚人少習舉業能詩文壯而始
聞宏治間供事內廷時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以
椒房被恩出人禁中無恒度文鼎心惡之一日二張入
內觀燈孝宗與飲偶起知厠除御冠于執事者二張起
殿頂之又延齡被酒奸污宮人文鼎持大瓜幕外將擊
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次日文鼎上疏極諫上
野獲編 卷六 十 扶荔山房

怒發錦衣衛拷問主使者文鼎對曰有二人主使但拿
他不得又問何人曰孔子孟子也上怒不解御史黃山
等皆力救之不從爲孝康張皇后杖死於海子尋上自
間搜御前銅鈺有聲其聲若文鼎訴冤者會清寧宮災
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陳文鼎之冤上大感悟特命以
禮收葬且御製文祭之於時詞林某公有詩弔之曰外
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又云道合比干唯異
世心於巷伯却同符詩雖不佳亦指實也其後世宗人
紹不復加禮於昭聖而張延齡被訐上必置於極法而
後已蓋追恨往事云○正德間有太監崔和者鎮守雲

南之金陵一日過路江安撫司進江銀三百兩又景東蒙化二府各饋年例銀若干和邵不受乃曰是看我內臣素低耳因悉言生平與何文鼎爲交蒙孝廟見知因以各屬所賂建橋修寺毫不以入帑夫寺人亦知慕其類之賢者而稱說之且飭簞篋乃爾今之仕紳視此輩有愧色矣○陳鳳梧者起庶常官至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亦正嘉名臣也所輯有周禮會傳一書頃司禮印璫陳矩重刻邱文莊大學衍義補成卽議刻此書未知已竣事否邱書以不議內臣陳則以雪何文鼎冤故大璐德之于其遺編猶注意如此

野獲編

卷六

內臣何文鼎

再見

三

扶藹山房

宏治始初長隨何鼎奏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小則官爵不重如錦衣衛官校行事得厚蓋因國初人心未定故暫爲此攝伏姦雄之具此一時之權也後以爲例往往行事得厚故本朝衛官多不啻數百糜費廩祿殊失祖宗建官本意繼例而歷年久益繁况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皇上御極之初灼見其非已行沙汰中外稱快但其間猶多漏網近來復有賁緣以啟倖門者伏望聖明特敕吏兵二部審覆文非考本等程式者武非軍功新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以杜

倖門上命所司查議以聞吏部覆奏長隨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前此傳奉官員本部因科道交章論劾已奏汰五百六十餘員此外唯中書舍人萬宏珩劉章劉銳三人係大學士萬安等子孫存留未汰蓋當先帝時亦嘗沙汰傳奉三人奉有蔭授不動之旨故本部覆留非無故脫漏近太醫院降職院使方賢奏求復職致任及太常寺請復革罷傳奉司樂徐起端本部俱執奏不可初未嘗輒徇其請是傳奉倖門未嘗開也今鼎欲審查天順以來文非考中武非軍功者一切革去其意甚美但天順改元至今三十餘年其倖進存者無幾聞

野獲編

卷六

三

扶藹山房

亦有轉遷別官者如前大學士李賢子璉今陞至尙寶司卿劉定之子稱今陞至南京尙寶司丞蓋由歷俸年深循資陞職非無故而陞者近尙輅子良輔除工部主事係汝謙除尙寶司丞御史鍾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之類蓋由恩蔭授非無階而得者此外又有保陞爲太醫院官爲欽天監官爲工部所屬衙門官爲五府都事等官及跟隨總兵等官書辦官者亦非全是傳奉人數今若概行查革將不勝其革且有不可革者伏望皇上鎮以安靜不追既往今後內外大小官員俱照舊額隨缺遞補自然奔競可息若往者方革而來者未已則亦

何益從之兵部覆奏何鼎疏備查武官由緝事陞職及
先次并例後傳乞陞者都指揮同知覃昌等百二十人
上請去留上命俱留待各子孫襲代之日照例定奪文
鼎此疏抑僥倖重名器有大臣言官所難言者時馬鈞
陽長兵部尚以去留兩請王三原方秉銓乃云未有傳
本且以諸輔臣任子爲言以杜鼎之日其說竟不行孝
宗新卽位方求言若渴乃大臣之見反出寺人下惜哉
至宏治五年則鼎已爲惜薪司左司副又奏通州倉糧
儲一時權置初非經久軍士不便于關支警急不便於
防守請於都城隙地增置倉廩移通州倉糧於其中且
請修濬大通橋以東石閘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
挽運之勞戶部以爲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河
閘請試之而行之自是大通河至今爲百世利而
京倉則不盡行鼎之悉心體國朝士所不遠也二疏關
係甚大故載之稍詳至十年又以直言繫錦衣獄刑科
郎給事中羅泮等監察御史黃山等合疏共救謂鼎素
著狂直宜加褒顯或曲賜優容上曰內外事體具有舊
規爾等何由知其事皆詰責罰俸繼禮部主事李昆吏
部進士吳宗周又各疏論救皆下其章於所司最後則
戶部尚書周經等又公疏云臣等備位大臣不能救正

內臣蔣琮

附舉曉

有魏于鼎多矣其言稍峻上大怒謂讓當重究姑宥之
時居鄆縣諱爲冢宰不列名疏首蓋異禍也鼎卽于是
時死杖下矣次年清寧宮災陳鳳梧以刑部主事應詔
上言何鼎之冤上始感悟昭雪賜祭其詳在建昌侯張
延齡事中語具前卷○鼎名後去文字止單名鳳梧疏
中尙稱文鼎按鼎死之次年李廣亦服毒死廣以左道
蠱上得寵鼎之得罪雖以彈二張實廣承中官意殺之
時用刑者爲司禮內臣李榮鼎至死罵不絕口

故禮部左侍郎李汝省太常寺卿鄧常恩趙玉芝等先
以孝宗登極俱削秩謫戍邊衛矣是年十一月以赦當
還于是印綬監太監蔣琮上疏謂諸人罪大罰輕而開
住少監梁芳韋興陳善等皆罰不蔽辜上允之命俱逮
下錦衣衛未幾汝省不禁拷掠死獄中蓋是時懷恩方
自南京召還掌司禮印上雅信重之故琮言得行未幾
懷恩卒常恩玉芝俱貸死仍戍邊衛竟逃極典倘世宗
初政有如懷恩者在左右則何澤之說行矣○宏治元
年十一月誅妖僧繼曉初刑部擬繼曉當死但事在赦
前宜發爲民上改命刑科都給事中陳瑒等御史魏璋
等看詳謂曉罪大部擬不當宜并治太監梁芳引進繼

曉之罪上是之命斬曉于市芳既充淨軍姑貸死發南京守備加杖八十仍充役時蔣琮正爲守備芳之得痛決不必言矣刑部尙書何喬新等俱命奪俸有差按李牧宿未及擬罪而斃於獄先朝諸妖黨倖曉一人正法耳曉爲湖廣江夏人始以貪淫欺妄楚府事覺走京師寅緣梁芳以星命進上見之大寵幸賞賚不貲請給護勅旌其門曰孝行其母本娼也亦被旌表請故太監蔡忠都督馬俊二宅以居賜門額曰輔教寺又起大寺名大鐘國永昌寺上親幸焉所居前後多置婦女及回湖廣以黃帕裹其一臂云爲御手所執其事與宋朱勔及野獲編

卷六

扶嘉山房

嘉靖中談相畧同史稱繼曉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者此蓋房中淫藥之術也孝宗在青宮必具悉其詳故獨斷誅之且沒妻子爲奴籍其家云琮後與同類相訐亦充孝陵淨軍而梁芳遂同汪直名還矣去邪之難如此蔣琮守備南京最久屢與言官爭論求勝遂爲公論所憎

內官張永志銘

余讀楊文襄石淙所爲司禮太監張永墓志不過鋪敘永平生寵遇及征安化王竇鐸隨武廟南征宸濠與誅劉瑾之功他無所增飾其視唐李文饒爲中尉馬存亮

等諸禍過譽不情亦大有間矣乃張羅峰譚楊受永弟客賂黃金二百兩因而譏墓遂追所受罰筆盡奪其官爵致楊疽背死噫亦甚矣楊從田間起西征實與永同事談瑾之謀又自楊發之生平相知固不可諱然張永在內臣中建大功亦不止誅瑾一事宸濠被擒後江彬等誘上仍縱之大江與戰而獲之以居功非永繼繼其間則王守仁就逮而濠逸去天下事去矣昔李文饒之平澤潞亦仗內使楊欽義爲之與主始克奏績續平後詔告四右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益涯等爲太和故相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事敗而死故德裕以此語悅宦寺此等險譎惡文襄所不屑爲者若詭遇而獲功名不終則楊石淙與李文饒古今一轍也近日江陵公之與馮瑞亦然○古來宦官冒武功固多然未有破編摩之質者獨嘉靖初年修獻帝實錄成首撥費鉛山等諸公請于上歸功司禮太監張佐等數人得旨各蔭弟姪一人錦衣世襲指揮等官則真千古創見之事又唐時所無者

二中貴命相

陳瑩中抗論二蔡萬死不顧而獨喜談命蔡元長視且不勝瑩中謂此至貴之相然恃其目力敢與太陽爭光

野獲編

卷六

扶嘉山房

史 4-128

曰必爲巨奸則星相二家賢者猶篤信之如此近日
此二種人最行都下亦有極奇驗者正德初內臣干喜
以韓鼓司選人舊入此者例無他選謂之東衙門諸監
局時不齒于以長軀偉貌偶得選改爲傘扇長隨但日
侍雉尾間亦賤役也一日出外同伴侶坐玉河橋時新
暑各解衣置欄杆上笑語旁一人過熟視干曰公何姓
且夕且大貴于大喜起詢之則曰從此即得蟒玉掌內
外柄極富貴者十年然命止此過其期則仍如今日眾
譁駭而侮訕之其人且云只三日內吾言驗當來取實
諸公皆其說也于還內正值午節武宗射柳命諸璫校

野編

卷六

大

扶荔山房

獵苑中設高麗陣仍設莫商支爲夷將此立御營則上
自坐簾下親申號令以唐兵破之敗者行軍令能入者
與蟒玉諸內侍雄健者策馬以往屢衝不得入左右曰
如于喜長大或可任此上回顧頷之界擐甲冑帶假髯
作小秦王裝束儀形頗偉岸可觀甚歷上意命以所御
龍駒借之喜據鞍揮策馬顧見喜狀素所不習大驚狂
驚直突莫商支中軍各營披靡解散天顏大怡即賞蟒
玉如約時從玉河橋還正三日矣自是日爲上所寵眷
出鎮宣府大同入掌各監局稔惡者十年而武宗升遷
肅皇入繼系知其罪僅在八黨之下偶一日問汝姓爲

于耶對曰然上又曰爲俞爲余耶對曰奴婢之姓爲于
字踰踰者是也上怒曰于爲千字賜腓汝敢爲謾語侮
我卽斫其蟒玉收繫治罪得諸不法謫爲孝陵淨軍盡
籍其家至嘉靖四年復入京自辨仍加榜掠遣歸伍凍
餓死萬厯初有浙之紹興人朱陞者粗知文理來京師
困極一飽不可得偶問命於肆日者得支干而異之歎
曰怪哉是當刑而富貴且久未笑曰時非尙逐豈能如
英布黔而王哉歸益貧無計心念日者言遂決計自宣
授大璫張大受名下大見信愛張乃馮保上佐也因亦
爲馮保所器屢掌廠局賜蟒玉提督武英殿其田產第
宅爲一時所艷稱馮璫敗同大受等罷逐今猶居都城

野獲編

卷六

充

扶荔山房

閭閻中厚自奉養家尙殷富頗好書畫尊羹之屬至不
自檢目認朱相國金庭同宗與其疏族稱昆季相偕閑
嬉猶然山會齊吏伎倆也今老矣子亦識之一日遇一
武英殿中書同席輒詫曰此故我屬吏奈何敢講敵禮
余爲之掩口○內監輩得志多無忌憚如梁師成之父
蘇子瞻童貫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蘇王子孫終得其
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近日王筌川進士繼
賢少年勵志讀書以愆念頻歲去其外賢遂作宦者狀
詳貌全如婦人辛丑登第後諸閹驕于上前指王名云

吾曹中已有甲榜宣力于外者矣上詢知其故亦爲敬
齒羣閣出外抵王萬稱賀不絕未附氣類王大憲避入
西山其作令清苦故是樂巴一流人也

內臣何澤

正德十六年七月世宗新卽位先下詔求言至是御馬
監丞何澤應詔陳事已獲命旨既而又言近習及二十
四監局奸利事卽被嚴譴榜掠發充孝陵淨軍其疏既
不下又命取通政司副本滅之御史成英上言澤得罪
非上意乃監局同類嫌其相攻構陷至此先帝時內臣
邱岳范亨皆有除奸之志逆瑾與入黨致之死上誤先
野獲編 卷六 扶荔山房

帝幾危宗社今岳等之冤方雪而澤之事又似之臣所
爲陛下惜也宜召澤復職諸奸則據法罪之疏入僅報
聞而已澤疏譴直不避同事之怨其忠誠與何舉不畏
中宮直攻二張無異均是呂強鄭叡之流但孝宗溺於
孝康之愛漸成畏憚舉言不行而死良亦有由世宗初
政如劍鉞出臣何以諫澤且并沒其言耶關寺輩本不
之善良值此兩聖主富陽尙不免誅貶欲其內廷匡救
難矣兩內臣俱何姓亦奇但舉卽承鄭典澤他日昭晦
與否則不可攷矣

內臣掌兵

嘉靖八九年間革各省鎮守內臣兵部尚書李承勛因
及騰驤四衛詭曰依附者內臣爭之言禁軍隸兵部不
便往歲彰儀門之破虜騎東市之剿曹賊皆四衛功以
直內使得號名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言往年正以兵
歸閣寺致亂彰儀門之役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太監
曹吉祥也內臣始杜口上從其議今宦官雖不典兵而
勇士四營仍屬其提督不知何故

鎮守內臣革復

鎮守內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間天下稱快此正張
永嘉入相時也至十七年而太師武定侯郭勲奏請復
野獲編 卷六 扶荔山房

之上許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邊
各仍設一人中外大駭時任邱李文康當國不能救正
人共惜之十八年四月以羣星示變將新復鎮守內臣
盡皆取回遂不再設距用郭言甫匝歲耳是時當國者
爲夏貴溪而嚴分宜爲大宗伯題請得旨其功亦不細
今人但知裁革鎮守歸美於永嘉而夏嚴二公遂不復
齒及豈囚人而沒其善耶抑未究心故實也

內臣護行

大臣唯輔臣起家及謝事歸里恩禮隆重者特遣行人
宣召及護行若以內臣隨侍則唯永樂間楊榮成化間

李賢劉吉三公俱閣臣丁憂俱奪情復任遂用內臣輔送促其來視事此後更無同行者况婦人乎唯世宗及今上初二事最奇嘉靖十九年秉一真人少保禮部尙書陶典真奏爲懇乞天恩奉安雷壇以光聖典事先是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鳳鎮增修雷壇今已落成欲令臣男太常寺丞陶世恩臣婿博士吳溶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祖塋祭掃用彰皇上敬神勸孝大典乞量給應付奉聖旨覽卿奏工成令男奉母安神祭掃朕心喜悅着兵部便行水陸應付遊誤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去尋勘與他時陶尙行

野獲編

卷六

聖

秩

舊名也其後萬歷六年少師閣臣張居正歸葬上命奉母一品太夫人趙氏來京仍着差去司禮監官魏朝伴送登途至十年若正殽上又念其母高年在京命司禮太監陳政護之還鄉近代內臣伴行唯見此兩家蓋本朝未有之典也此二嫗者一配方士一生權相遂叨非常恩遇他日時移事改徒足供後人評笑一時寵榮皆罪案耳

內臣兼掌印廠

司禮掌印首瑞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卽首瑞亦退避以俟奏畢登樓密

不使他人得聞也應朝皆遵守之至嘉靖戊申己酉間始命司禮掌印太監麥福兼理東廠至癸丑而黃錦又繼之自此內廷事體一變矣世宗神聖以至今上俱太阿在握可無退處倘此例他日踵行亦肘腋之憂也○萬曆初年馮保亦兼掌東廠馮保之後則有張誠張之後則近日陳矩俱以掌監印帶管廠事

馮邦寧

馮邦寧者瑞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恃保勢橫于長安莫敢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訶辱之曠不遜因相爭鬪爲邦寧之徒御筆擊稍過歸訴於主

野獲編

卷六

聖

秩

人卽遣人述其事于馮瑞瑞呼邦寧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許朝奏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其姪乃爾瑞以江陵片言不難脅脅子以謝過似非他內官所及○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

不避道劉叱之下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馮保之敗

大瑞馮保之敗也王弇州所紀謂出於張誠此向來士大夫皆云然不獨弇州也此一說也至乙酉年麻城周二魯疏論李順衡謂李之叅保錄大瑞張宏授意門下山人樂新爐轉授李使孽保去宏因得掌司禮

野獲編

卷六

遺

扶藹山房

監李以此與張宏爲對頭支李自云受皇上異眷每于內廷呼李植爲我兒亦出張宏之力此又一說也至戊子冬東廠張鯨之敗閣部大臣以至南北科道或公疏或單疏無一人不劾鯨者科臣李沂受杖至慘尋幾死時皆謂鯨陰佐翼坤官鄭貴妃有立幼之謀事關宗社故一時朝士昌言鋤去真可謂公忠乃聞一二大君子微不滿此舉謂其中別有數妙當保盛時羣璫劫于積盛莫敢攫其鋒惟鯨爲上所親信且有胆決密與上定謀決計除之鯨以此受知越次掌廠既久用事復將樓張誠位而據之且誅本馮保餘黨唯時在事大僚曾受馮保卵翼者思爲保復仇且結張誠歡故出全力攻之言官不過逐影隨波而已此又一說也三種議論俱有根據然官府事秘莫知誰屬近見一大璫所述則云馮保一案實出張鯨手而鯨爲張宏名下宮人宏知其謀曾密止之則後一說似確且鯨掌東廠自下之日李順衛卽于是日上奏保之疏不踰時刻則或有承望亦未可知大抵權璫盤踞深固非同類相戕必難受翦如憲宗朝汪直則尙銘膺之武宗朝劉瑾則張永殄之外廷儒臣安能與魚程仇田爭勝負也○先是劾張鯨時御史馮象乾語最峻且切責三輔臣不能主持匡正上大

野獲編

卷六

遺

扶藹山房

怒下鎮撫司打問三輔力救至云願與象乾同受刑拷上始收回成命而給事李沂疏繼之上怒加甚亦命下詔獄且有奸生着實打着問之旨益用強盜例也拷竟又命廷杖六十爲民近來言官得譴未有拷打與廷杖并于一人一時者蓋沂本內有密獻珠寶之語觸上所深諱故輔臣苦諍不能得其後說者謂馮疏爲閹臣授意故以生死爭之而李疏乃出張誠假手不意援禍至此他日騰起建言諸臣唯李沂不甚推轂亦此說尙在人口也張鯨以戊子冬見逐次年己丑復召入言官爭之上皆不報張誠已兼掌東廠故鯨不得再預廠事比誠敗受禍較鯨更慘時鯨尙在御前供事且官爵家產俱無恙其先得罪者亦唯司房邢尙智譴戍及弟張書紳革任而已

大略同姓

今上既逐馮保後以張宏代之未幾宏卒次及張誠誠從起籍沒故相還京卽繼宏掌印時東廠則張鯨督工則張信秉筆大璫日在左右者又有張明張維張用張忠張朝張楨張仲舉等其他監局司印姓張者又十餘人俱在戊子己丑之間可謂極奇未幾鯨爲南北大臣及科道聚劾以出又數年而誠亦見逐被籍其中張維

者今罷閑居私宅好作律詩亦整安作字學文衡山頗得其貌自稱燕山廢叟每以此署名刺喜交士大夫亦此輩中之向上者余亦曾識之○張維曾掌兵仗局今上冲年取兵器戲玩以直諫忤旨又以好文爲上所知呼之爲秀才張頗見禮重

張誠之敗

張誠自張鯨失權遂兼管廠印凡八年號稱馴謹政府與交歡無間印科道諸臣亦無以驕恣議之者其人稍知文藝以呂強鄭報自命時上頗耽楚辭與居稍違節以及官婢小豎多死挺下誠輒執古誼以諫上爲之霽野獲編

卷六

扶荔山房

威曾于邸報中見已丑年上手諭一道獎誠首句爲諭忠輔張誠知道其眷倚如此既而又兼給御用監印則以司禮東廠又帶彈劾衙門同類已側目而內夫人郝金鳳之死誠實主其謀內廷咸怨之會其弟張勳俗呼老五者與慈聖太后弟武清侯締兒女姻上聞之震怒其儕類始進讒謂誠家富踰天府上益心慚思以法籍之而其家僅霍文炳者用誠力目功得錦衣副千戶又自以并功進指揮同知則本兵星擅充其請不以上聞時文炳已貴至僉書南鎮撫司備考察軍政爲科道所劾上謂文炳目功罪大何以不言石木兵具疏自劾

上怒不解遂併文炳及弟張勳輩數十家產盡沒入官誠降奉御謫南京再謫南海子窮困以死然而士大夫或以爲罪不蔽辜最後張勳論斬竟死西市蓋上素憎臣下結支外戚故勳無大惡竟罹極典豈其罪浮於馮邦寧輩耶識者冤之

霍文炳併功

方霍文炳併職事起上以兵科不糾盡行謫逐既又以南京科道不行糾舉凡先後掌印者俱降外尋又俱爲民時有刑科都給事中侯廷珮者於誠初敗極數誠罪狀謂近旨處分尙輕時誠僅革任閑住上爲改降南京野獲編

卷六

扶荔山房

亦未有籍產之令用廷珮言始盡行抄沒上仍詰責廷珮云張誠巨奸爾等如何先無一言之忠今已發露方行劾劾其於觸奸指佞之責何在始不究益聖主行其言而已薄其人矣時刑科給事徐成楚者與侯同籍素不睦遂指成楚他疏內慎刑一語專爲救張誠以激上怒成楚謂臣疏並無張誠字面廷珮即百喙何益上皆不問悅計且誠陰事上自發之廷珮即百喙何益上皆不問按往日張鯨之逐言路彈章山積至內旨嚴罪張誠事後助焰者則僅廷珮一人而已且波及同官同年以洩私忿尤爲一時所駭云○文炳籍後有空房爲鄒潤山

洗馬貨居中有窖藏二萬餘金不以聞官旋奴隸輩爭金事發鄒至祿職追贓鄒盡鬻其衣裝諸壬辰乙未二科分考門生劇金代償始克畢事時洗馬尊人素嚴聞之恨怒泗山不敢歸至庚子始抵家或云其京師門下士王良材者僦以奉其師鄒初無成心也丁酉秋應天河南又有程策雷同事爲時所譏亦泗山將差南京主考而中罷因兩界所厚云

內官勘獄

癸卯冬妖書事起言路之媚首揆者欲坐郭江夏時郭已去國尙滯潞河僅輝星散友朋亦無一敢往視都下野獲編

卷六

宋 洪武山房

九卿及法司臺省錦衣衛奉命同鞠上道大瑞陳矩監之大臣輩莫能發一語時及江夏者亦在列其言雖無人附和然事久不決蔓延浸多會捕得狂生敝生光者云曾造飛語挾詐鄭戚有據御史沈裕曰不知竟以此事生之陳應聲曰極是諸公始肯立議陳人內又宛轉達于上敝生光磔死江夏始得免昔歐陽永叔爲蔣之奇諄以甥女事賴法官蘇安世及中使王昭明得雪石守道爲夏諫諂以詐死欲斷棺驗之亦賴漕臣呂居簡并內道中官張主得免於禍嘉靖初張永嘉欲逮楊新都閭亦司禮大瑞力抗而止今上初元張江陵馬保

以王大臣事欲陷高郵以司禮張宏力阻得寢今江夏事亦然士大夫居風紀獻替之地其識見及出輅下蓋自古然矣陳矩故與沈四明驢厚此舉尤爲士林所美云○敝生光本名楊木文安縣庠生以無行被斥親寢陋性狙險故與鐵嶺李氏游會李如松戰死遊左時其父寧遠伯李成梁以故師留京師奉朝請敝具難泰往與痛哭竟日不輟聲成梁怪之出慰曰子意良厚然吾兒與子交情不至此子且休矣敝曰我非哭令子乃哭我命薄也令子許我得天下日爵我通侯今已矣是以悲不自制耳成梁驚懼亟以千金賂之得並弛

野獲編

卷六

賴事尙縣都人類能言之然此段已足死矣○陳矩爲肅縣人父虎本農家一日邑中陵夏昇迎中使以供具不時被咎歸而發憤卽聞其長子得供奉內廷會以司禮典簿同張誠輩籍沒焉保至是遂長司禮又一日復當陵夏昇迎過客亦受問貴客何人云進士也卽令次子就外傳既而登壬辰進士迄兩遂其志亦奇事也進士名萬策恂恂長者因公車二十年甫得第就教職僅轉國傳而卒其子承伯父蔭今爲總帥余遊西山王泉幸見楫間有矩詩牌詞翰俱不工但其印章曰白眉中使似亦不甘與僭輩爲伍者

尙衣失珠袍

萬曆三十二年尙衣監失御前珍珠袍一件上震怒命司禮掌印太監陳矩拷究袍房內臣田進等三人以夙仇互訐各受酷刑竟無蹤跡田進尋死餘充淨軍後乃知上前一貴顯宮女即內中稱爲某太者盜與采戶內官斥賣久矣然憚此官人爲主上信用且事屬既往遂不復窮詰○內府盜竊乃其本等長技偶私攘過多難逃大罪則故將遺漏付之一炬以失候上聞不遑薄責而已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供用庫大管庫暨盛與其黨盧添保等捏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爲野獲編

卷六

手

扶藹山房

同類發其好世宗下之獄命給事張岳等嚴查始知該庫所焚乃別物非香也俱盛等侵匿妄報上大怒悉如律治罪此偶敗露者僅十之一耳又其時上索真龍涎甚急逼覓不得戶部尙書高耀百方高價購之僅得八兩云買之民間實亦內臣盜之內庫

門監僭命

庚子辛丑之後礦稅內使橫于大地中泰督撫馮按臣視爲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撓卽遣輕騎但云貪肆卽行追贖直奴隸視之而已歲丁未外吏大計既竣正月末尙前任泰興知縣龔鍾者以重貶行鬱悵成病

扶曳出廣渠門管門內使邢相等索賂放行鏗矣囊空匿不能滿所欲遂殺毆之尋釋去數步卽仆地初猶謂暴疾試掖之則僵臥氣絕矣事旋上聞上怒甚下法司訊治坐邢相抵償再審則趙祿奮拳乃改坐祿死相等數人俱遠戍時鐘病已殆卽不殿亦必殞中途遇諸暴遂促數日之命因監輩俱得正法自礦稅興後中人得罪未有如此快心者一時闔宦爲之喪氣比季春下第諸士還里出城亦得稍減霜索云

箭樓

京師正陽門樓燬于火庚戌年議重建時內監同工部

野獲編

卷六

手

扶藹山房

官佑計營繕司郎中張嘉言楚人也素以負氣稱內監屈指云當用銀十三萬張大怒厲聲云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衆宜加倍爲六千諸大璫忿極氣滿口重不能辨詰但奮拳欲毆之時監督科道在列亦不出一言剖析但勸解散去次年大計張竟以不謹被斥所坐事雖多此亦其一端也後數載箭樓已成問之計部諸君云動工銀三萬蓋初佑爲張所訛其後終不能滿內璫之欲也張起家司李好與人計且自尊大以故屢躓宦塗其正郎乃自憲幕遷入列銜爲署郎中事都察院經歷同寅戲之曰君名位已尊今後

行文移牌票可竟書爲本藩院矣蓋總制大臣以部堂兼中丞者方有此稱故用以爲譁張雖不堪然默無以應

陳增之死

礦稅流毒宇內已無尺寸淨地而淮徐之陳增爲甚增名下參隨程守訓者徽人也首建礦稅之議自京師從增以出增唯所提提認爲姪婿又不屑與諸泰隨爲伍自納銀助大工特授中書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驕恣署其銜曰欽差總理山東直隸礦稅事務兼查工餉以示不復服屬內監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黃旗

野獲編

卷六

三

扶藟山房

於黃竿曰帝心簡在又扁其堂爲咸有一德是時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疏劾陳增貪橫當撤回守訓乃訂宗堯多賊臣萬潛寄徽商吳朝係家上如所奏嚴追宗堯撤入與朝係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爲宗堯青賊之家必重賂始釋又徽州大商吳養晦者家本素封蕩盡詭稱有財百萬在兄叔處願助大工上是之行撫按查覈守訓與吳姻連遂僞稱勘究江淮不法大戶及私藏珍寶之家出巡太平安慶等府許人不時告密問理凡衣食稍溫厚者無不嚴刑拷詐禍及婦孺矣又署梃徒全治者爲中軍官晨夕鼓吹舉砲時巡南畿者爲御史劉

曰梧遇之於途見其導從旗幟弓戟較督撫加盛令呵止之程以彼此奉使爲咎劉竟無以難之唯稍畏淮撫李三才不敢至李所住泰州李亦密爲之備伴以好語陳增曰公大內貴臣廉幹冠諸勅使今微有議者僅一字訓爲累耳他日壞乃公事禍且及公虎雖出柙盍自縛而自獻之增初問猶峻拒既又欲之曰守訓暴斂所入什伯于公公以半獻之朝以半歸私舒其富可甲京師也增見守訓跋扈漸彰不復遵其約束心恨已久因微露首肯意李中丞覺之潛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訓酷刑者出首於增云守訓有金四十餘萬他珍寶瑰異無算并畜龍鳳偕逆之衣將謀不軌李又林增急以上聞公不第積謗可雪上喜公勤卽司禮印可得也增以爲誠言果以疏聞上卽命李三才捕送京師治罪及追所首多賊增既失上佐跡已危疑其部曲亦有戒心所腹取不能如歲額上疑增屢歲所剝奪且不償又苛責之李中丞又使人脅之謂聞臣密揭入奏上又允矣又曰某日縱騎出都門矣增不勝愧悔一夕維經死名下狐鼠權罪卽時鳥獸散去其署中所蓄中丞簿錄以獻江淮老幼歌舞相慶說者云淮撫匿增金錢巨萬所進不過十之一二耳此固未足信卽有之諫薊長鯨其功不

野獲編

卷六

三

扶藟山房

細以此酬庸亦何不可

宦寺宣淫

比來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識三數人至納平康歌妓今京師坊曲所謂西院者皆作宦者外宅以故同類俱賤之不屑與齒然皆廢退失職及年少俳達者爲之若用事貴瑣極諱其事名下有犯者必痛治或致斃乃已則猶愈于高力士之娶李元晤女李輔國之娶元擢女也擢女即元載從妹今猥下婦女多與此輩往還至有暱愛宦官與其夫而托身者此唯京師有之其內宦傍輩中亦或爭妍鬬艷然不敢聞之官蓋以國家有厲禁

野獲編

卷六

書

扶荔山房

也頃者邸報中見禁中獲婦人男裝者訊之則宦官包奸久而通其夜合之資匿避內府不出以故假衣冠闖禁廷索之旨下宦官付司禮監婦人付法司後不知究竟如何及見石允常傳則國初更有異者允常爲浙之寧海人舉進士爲河南按察僉事徼行民間聞哭甚悲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姦而死因問之朝補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景泰元年大同有參將許貴奏鎮守右少監韋力轉恨軍妻不與奸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事下巡按御史驗問天順元年工部右侍郎霍道又奏力轉每宴輒命妓復強取所部女子爲妾上

怒始遣人執之天順六年守備大同右少監馬貴收流

衣局所釋婦女爲妻爲都指揮杜鑑所訴貴服罪上命

宥之天順七年協守大同東路都知監右監丞阮和娶

妻納婢又擄掠軍士甚酷爲其所計命錦衣官密察得

實上亦命宥之近日都下有一閹豎以頑以假具人小

唱殺道不能出遂服死法官坐以抵償人問怪事何所

不有○元魏宦官張宗之納南朱殷孝祖妻蕭氏至唐

時內侍高力士李輔國而外如中尉劉宏規妻李氏封

密國夫人上將軍馬存亮妻王氏封岐國夫人皆直書

碑志者其類甚多不能悉紀又唐朝年代紀云宰相裴

野獲編

卷六

書

扶荔山房

光廷娶武三思女爲妻高力士與之私通則不但有正室且有外遇矣又元順帝時宦者罕失雙妾殺其妻廉其內以伺大則又妻妾相妬致相戕戕異哉

內廷結好

內中官人鮮有無配偶者而數十年來爲盛蓋先朝尙屬私期且諱其事今則不然唱隨往還如外人夫婦無異其講婚姻者訂定之後星前月下彼此誓盟更無別遇亦有暗約偷情重費不惜或所歡偵知之至於相仇持刃挺報復者頃年翼坤官皇貴妃鄭氏宮人名吳費女皆久爲內官宋保所侍後復與同類張進朝者結好

宋不勝憤恨遂棄其官去爲僧不返僑類輩咸高之又
官人與內官既偶之後或一人先亡亦有終身不肯再
配如人間所稱義節其與爲友者多津津稱美爲人道
之今上最惜此事每聞成配多行譴死或亦株連說合
謀約多斃槌下然亦終不能禁也○凡內人呼所配爲
菜戶卽至尊或亦間曰汝菜戶爲誰卽以實對蓋相沿
成習已恬不爲怪唯名下人及厥後輩則曰某公爲某
老太弟兄益老太乃官女尊稱而弟兄則翁姑之別名
也凡閨人呼男淫者爲契弟兄此或倣其意歟似不知
呼兄妹之爲親切耳

野獲編

卷六

吳

批露山房

錢匠

京師人多懶而饒而婦人爲甚就婦人中則官婢爲甚
盤逸居飽食本相因也凡菜戶既與官人成伉儷其卑
賤冗貧而下劣者又甘爲菜戶之役皆官人出錢僱
之以善庖者爲上等并視其技之高下爲值之低昂其
價昂者每月得銀四五兩專供烹飪使令如僕隸然其
衣服垢膩背負菜籃出入以市雜物內官輩賤之呼之
曰錢匠不知何所取義○貴璫近侍者俱有直房禁衛
進乾清等各官不敢設庖廚僅於外室移竈入內用木
炭再溫以供饗雖唯官婢各有雙室自炊旋調旋供貴

輩反甘之托爲中饋此結好中之吃緊事也

巧騙

余入都渡河自河間任邱以北敗垣中隱闔監數十輩
但遇往來輿馬其稍弱者則羣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
銜索獨閒有曠野中二三騎單行則曳之下鞍或扼其
喉或握其陰盡括腹腰間所有譟然散去其被劫之人
方甦尙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亦然地方令長視爲故
常曾不禁嚴爲商旅害最酷因思高皇帝律中擅闔有
廟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輔之俗專借以博富
貴爲人父者忍於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闔而無一入
選者以至爲乞爲劫固其宜也按宋制凡願自官者先
於兵部報名自擇旺相吉日闔之兵部紀其日上奏驗
明待創愈納之內廷其後宦者得官卽以闔之日爲誕
辰一切星士算命竟用此日支干今世用事大璫却不
聞有此說然而報名就闔自是令甲所載無奈浸尋至
今略不遵行朝廷每數年亦間選二三千人然僅得什
之一耳駭此數萬殘形之人於葦蕘之側他日將有隱
憂不止爲行役之患已也

野獲編

卷六

署

批露山房

野獲編卷六終

野獲編卷七目錄

內閣

丞相

王抑菴入閣

六修國史

宰相老科第

雜學士

閣臣終喪

李南陽相業

親臣密查

野獲編

卷七目錄

龍子

閣部形跡

三相同氣

閣部離合

桂見山霍渭崖

張方二相

內閣密揭

吉士不讀書

輔臣掌都察院

賢能遺

文華殿大學士

布衣拜大學士

輔臣殿閣銜

景泰從龍二命

閣部列銜

徐武功賴婚

詞林大拜

謝文正驟用

詞臣論劾首揆

首相晚途

楊新都守制

首相再居次

輔臣掌史部

星相

四宰相報恩

宰相別領

宰相出山

兩張文忠

野獲編卷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湖戴輯

內閣

丞相

泰官以丞相爲第一主國柄僕因之唐以尙書令爲真相而左右僕射佐之皆宰相職也武后改僕射爲文昌左右相中宗返正復舊名至元宗又改兩僕射爲左右丞相可謂名位俱正矣然是時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以故李適之張九齡去相位俱拜左右丞相罷政事歸本班則紊甚矣趙家以僕射爲真相似合唐初之制至徽宗改爲太宰少宰最爲不經南渡始復僕射之名爲真相如初制迨孝宗復改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雙拜古來丞相之名至是始正本朝以大臣入閣預機務此平章事之遺而尙稱殿閣大學士則未昭文右相集賢左右之遺也

文華殿大學士

內府諸殿閣俱有大學士今爲輔臣兼職獨文華殿無之豈以主上日御講讀之所故不設此官耶惟永樂二十二年徐州人權謹者以賢良保科舉筮仕爲山西壽陽縣丞坐事謫戍再以薦爲樂安知縣轉光祿署丞遂

入爲文華殿大學士侍皇太子監國宣德元年以病乞歸優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蓋是時殿閣大學士止備侍從顧問未預機政也此後是官不復除直至萬曆三十五年十月朱山陰以首揆武英殿太子少保滿一品考晉少保兼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則自永樂甲辰至今丁未已一百八十餘年矣明興除是官者僅見此二人朱次年卽終是官

王柳巷入閣

王文端初巷直以永樂二年甲申庶常爲文皇所眷不數年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授修撰駕幸北京仁宗以

野獲編

卷七

二

揆齋山房

太子監國留黃淮楊士奇與直三人輔道固已儼然宰相職矣上再幸北京直在扈從進侍讀仁宗朝爲侍讀學士又以庶子兼讀學宣宗卽位進少詹事兼讀學英宗卽位爲先帝實錄總裁正統三年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六年以禮部缺人始命出閣部同尙書胡濙治事自此後雖拜吏部尙書加保傅三孤及奪師傅以歸不復兼學士至天順六年卒於家雖贈太保諡文端亦不及翰林一字矣初疑柳巷不過以詞臣爲卿貳耳及觀上章誌與本傳中云王自言西楊不欲我同事內閣出我理都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則丁丑正月當

座首禍必有遼陽之行蓋英宗復辟開臣俱誅竄故直猶以革少傅官師爲幸也據此則柳巷先爲內閣輔卿凡歷五朝前後幾五十年爲楊東里所擠始出理部事其初固真相也而鄭端簡雷豐城王弇州諸公紀述宰輔更不及此公何耶文端志傳出李文達諸公俱與文端同事最久其言可信也

布衣拜大學士

余初謂文華殿無大學士惟洪熙有權謹一人及萬曆丁未有朱金庭是耳不知尙有數人也洪武間禮卿主事劉庸薦鮑恂等凡四人恂浙江嘉興人余詮湖廣安

野獲編

卷七

三

扶藹山房

吉人張長年直隸高郵人張紳山東登州人俱年七十餘明經通治體遺使召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大喜賜坐顧問終日同拜爲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不允再辭始許之賜宴放還惟張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同時又有全思誠者字希賢松江上海人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敕致仕蓋國初之優禮隱佚至以秘殿高秩處之予固陋寡聞近始得睹於廖中允集中再書之以志余之不學

六修國史

楊文貞上奇初於建文朝爲太祖實錄纂修官永樂間

再修三修太祖實錄並為總纂矣至宣德間修太宗仁宗實錄正統間修宣宗實錄又皆為總纂以勞加進師保凡握史權者六次後來無與比者又主鄉試會試各二次黃布衣之極寵也○嘉靖中張文毅治再主應天鄉試又再主會試與文貞畧同特未總裁國史耳

輔臣殿閣銜

宣德以後輔臣初次入直最重者卽入武英殿次之爲文淵閣其稍輕者則東閣俱稱大學士而祖宗朝則不盡然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其後則以學士入直者居多卽如近代正德元年王文恪卷七以吏侍學士

野獲編

卷七

四

扶荔山房

入直嘉靖六年翟文憲卷七亦以吏侍學士入直俱踰年始得尙書文淵閣此後則無不以殿閣大學士爲真相矣其入而復出者先朝如楊薄江淵等不具論只如天順六年徐有貞以武功伯華蓋殿出爲廣東參政尋謫金齒衛許彬以禮侍學士出爲陝西參政不復召李賢以吏書學士出爲福建參政尋召還岳正以翰林修撰出爲廣東欽州同知尋謫甘肅此英宗復辟後事也而憲武二朝無之其後則嘉靖四年楊一清以原任少傅史書武英殿落殿銜出爲兵書總制陝西三邊逾年召還復入閣十八年翟鑾以原任禮書武英殿落殿銜出

爲兵書閣視九邊次年召還復入閣二十七年夏言以少師華蓋殿革孤卿落殿銜以吏書致仕未幾逮獄論斬前乎此後乎此但有崇進與斥削二端更無外補左官之事矣○自來閣臣初入俱稱直內閣自徐有貞驟得權遂以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武功伯掌文淵閣入銜人詭爲異今輔臣俱爲殿閣大學士無復直內閣之稱矣○其入閣而終不得大學士者天順後蕭鏊以戶書終許彬以南京禮侍終薛宣以禮侍學士終岳正以邵武知府終呂原以學士終劉定之以禮侍學士終彭華以禮書終尹直以兵書學士終然皆正德以前事

野獲編

卷七

五

扶荔山房

也其爲大學士而不得預閣務者國初不具論宣德中則張瑛以禮書兼華蓋殿陳山以戶書兼謹身殿山改教小內侍瑛出領南部命再入閣已先卒而嘉靖六年則席書以少保禮書引疾得進兼武英殿致仕居京師仍給祿未幾卒

宰相老科第

宣德正統間三楊同在内閣時文貞不由科目起當國凡二十年爲最久文敏文定俱起洪武庚辰進士先後拜相文敏相四朝至正統庚申而歿於位其科第已四十年文定相三朝至丙寅亦歿於位則去登第已四

十七年二公存歿恩禮俱無缺可稱完備此後內閣輔臣其名行完殆禮遇盛衰不齊然自罷相擢釋褐之年俱未有及四十年者直至正德元年劉文靖以首揆策罷則天順庚辰進士至是已四十七年嘉靖二年楊文忠亦以首揆得請成化戊戌進士至是已四十六年雖指以主上新立君臣間齟齬以去而劉名重四裔揚功高二時後皆旋遭讒奪其勝九遷九命多矣唯楊丹徒一舉成化壬辰進士辭相位已十年至嘉靖四年復起爲首揆時登第已四十四年謝餘姚內成化乙未狀元罷相已二十二年至嘉靖六年復起爲次

野獲編

卷七

六

扶嘉山房

於時登第已四十二年皆爲新貴張璠所擠謝僅半年默然不得志心無所建明而歸楊雖得四年然明吃暗刺無虛日卒以董益之謗受譴罷去未久俱下世費銘由中而成化丁未狀元罷相已九年至嘉靖十四年復起爲首揆時登第已四十九年抵任甫兩月暴卒於官承則此三公皆末路再出喪其生平多矣至世宗末年選分宜以四十四年詞林致位上相窮極富貴身籍子承乃人亦同不足言若徐華亭亦以嘉靖二年及第至受世宗末命而相穆宗距其謝事之時亦已四十六年雖云善去比及家而新鄭修怨幾至覆宗亦幸而免

耳鍾漏並盡古人所戒況先朝淳厚之風漸斲已盡諸公在事恩怨未免失早晚途悔客頗多自取夜行者可以悟矣

景泰從龍二命

景泰自郕王監國卽位推恩藩邸故臣以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少卿則嘉興府之嘉興縣人也以件讀俞山爲鴻臚寺丞則嘉興府之秀水縣人也二邑俱吾郡附郭同時同姓綱以生員習字選由以舉人副榜起劉大年卽以兵部左侍郎入內閣由次年亦至吏部左侍郎爲經筵講官尋因易儲綱加太子少保山加太子少傅

野獲編

卷七

七

扶嘉山房

俱爲官銜二品而不得正拜六卿然得兼支二俸後山密請復儲不聽遂引疾以懷禮致仕天順元年卒綱於天順復辟後再起南京禮部左侍郎成化二年致仕十四年卒明祭葬如例則景泰故臣所無者此邑中奇事而故老已不能舉其姓名近始有梓其志銘者然銘中止云各登顯卿而理却官銜保傳等語天順間所作有意諱之也又吾禾大井者人但知呂原而不知呂之先已有俞綱也綱字元立由字積之由子誥又蔭爲給事中尤奇景泰已已從龍恩又有郕府典寶或數者陞內官監太監則進士也陝西人以庶吉士授晉府奉祠坐

法官刑爲藩府內官固有是選尤奇之奇者

雜學士

宋有龍圖天章等諸閣以藏纂朝御集閣必有學士命曰雜學以別於翰林本朝無此唯洪武三年置宏文館學士以胡鉉劉基等爲之至元年廢不復置洪熙元年復建宏文閣本年宣宗登極輔臣楊士奇等以印繳進各官俱還原任矣若殿閣及兩坊之有大學士乃宋昭文集賢觀文資政諸大學士比非雜學也

閣部列銜

國初閣部大臣惟以部次及宮銜之大小爲次第不獨野獲編

卷七

人 扶嘉山房

重閣臣也如景泰元年辛未科廷試讀卷工部尚書石璞居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高穀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官銜璞又以乙科起家非詞林前輩蓋以坐部爲尊故抑戴銜於後也至成化五年己丑科讀卷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商輅居吏部尚書崔恭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官銜亦宜以部序爲次而位置如此則以閣體重也其時去景泰初元將廿年時事已大不同矣至十一年乙未科讀卷商淳安以戶書學士萬曆州以禮書學士俱列吏部尚書尹旻之前則揆地之勢已大定自此循爲故事矣其後宏治四年辛亥邱文莊

以禮書入爲文淵大學士時王端毅爲太宰與邱同加太子太保遂用往例班行中壓邱之上爲邱所憎被謗以去亦可謂不知時變矣

閣臣終喪

弇州首輔傳云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是大不然景泰元年翰林侍讀直內閣彭時奏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敕蒙令旨令臣文淵閣辦事於今五月餘臣切思繼母如母義無輕重難奪情自古有之今時又非向日多事之比聖恩曲全不加罪責其如良心何且更有一行既虧百美莫贖等語疏再上景帝許其終

卷七

九 扶嘉山房

制而心不悅也至景泰三年三月服滿仍餘前官不許復入閣至英宗復辟始以太常少卿再參機務此在楊新都之前未有羅倫疏也此後則景泰三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以母喪請歸詔許馳驛奔喪仍命喪畢卽理事至次年四月還京復入閣預機務六年正月始出爲工部尚書蓋歸里者八閱月景泰四年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王文以五月丁母憂歸至九月回京復任則歸里僅五月成化二年三月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丁憂奔喪以五月復來凡三月始爲修撰羅所駁自是閣臣無奪情直

至宏治中之劉博野以至今上之張江陵矣

徐武功報婚

徐天全奪門封伯也尋爲石亨曹吉祥所構僞作章疏詆訕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因語於上謂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疏而滅其迹乃補士權同有貞下獄錦衣掌印都指揮門達拷掠士權漸死數四士權終無一言徐始得釋編成金齒衛士權泰州人博學負氣有貞感其恩以女字其子曹石敗有貞救還竟寒盟而士權不以爲怨又成化間御史李良者大學士劉健弟子也時健當國良以女字其孫承學爲婦野叢編 卷七 扶荔山房

時石其嗣又歸於石介矣

李南陽相業

李文達相業儘自奇偉如出建庶人於內閣佐英廟作盛德事又如景帝崩上欲以汪妃爲殉文達云汪妃雖僭后號然不爲廊王所寵且二女可念英廟用其言并二女出就外邸後來英宗上仙不許妃嬪殉葬且著令爲後世法豈非文達一言啟之哉近世議江陵奪情遂并李公地下之靈重遭詆斥而江陵亦追恨羅文毅嘗爲無知豎子然李聞訃卽歸以上召畢襄事而起羅始以疏糾之張在位卽甫視事爲五賢所聚劾况以九月丁憂奪情次年三月始請歸葬初子假僅一月耳則似亦稍有間云

詞林大拜

本朝自英宗天順以後揆地渺不出詞林者惟正德十年楊丹徒以外僚入後無繼者至世宗登極袁石首以長史入則從龍恩也至六年丁亥而張永嘉用議禮以外吏驟取相位八年己丑而桂安仁繼之壬辰方南海又繼之此時詞林遂大不振以往姑勿論卽桂安仁登第之歲爲正德辛未則楊慎爲狀元合庶常三十六人無一拜相者而楊以修撰終九年甲戌科則一甲三人

野叢編

卷七

十

扶荔山房

野叢編

卷七

十

扶荔山房

無庶常狀元唐舉僅五品講學十二年一甲合庶常三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舒芬以修撰外謫僅得復官嘉靖辛巳科則一甲合庶常共二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楊惟聰外謫僅從外藩一轉回鄉而止癸未一甲三人無庶常而徐華亭以探花爲首揆斯爲創見而丙戌巳丑兩科戊元襲用卿至祭酒丑元羅洪先僅止贊善合二科庶常四十人爲永嘉所惡俱授外官至無一人謂詞林矣壬辰一甲最爲不競首林大欽止修撰榜眼孔天允以王親授僉事探花高節以編修謫戍庶常惟呂餘姚一人入閣差強人意耳巳未狀元韓應龍止

野獲編

卷七

三

扶荔山房

修撰而庶常又有趙內江一人入相戊戌則袁慈銘以一甲繼之是年無庶常而張永嘉已先一年卒桂安仁則下世已久而夏貴谿自外吏入用事自此大拜不復有他官矣二十年爲辛丑科沈坤爲狀元官祭酒合庶常三十六人遂有四相出焉豈惟張桂諸公真能奪造化之鑰鍾耶甲辰狀元秦鳴雷至大宗伯斯爲僅見是科無庶常丁未則李興化大拜爲首揆蓋宏治乙丑之後所不經見而庶常二十八人張江陵相公在其中雖一人巳可當什伯而殷應城亦得大拜庚戌則唐汝楨狀元官止諭德是年無庶常而榜眼李桂林爲相癸丑

陳謹爲狀元官止中允庶常二十八人而張蒲坂馬同州爲相丙辰諸大綬巳未丁士美二元俱至侍郎此一科無庶常至壬戌雖不考館而首甲三公俱登揆地又一時同朝則制科以來未有之盛其去張桂用事時恰將六十年矣天運一周豈其然乎乙丑狀元范應期至祭酒庶常二十八人則許新安沈歸德入相至隆慶戊辰狀元羅萬化至禮部尙書而探花趙志高及庶常三十人有陳南充沈四明王山陰朱山陰張新建于東阿共宰相七人真詞林盛事二百餘年所僅有耳此後則辛未一甲合庶常共三十三人無一大拜狀元張元忭

野獲編

卷七

三

扶荔山房

止諭德五品萬應甲戌狀元孫繼臯至侍郎是年無庶常丁丑一甲庶常共三十一人無一大拜狀元沈懋學止修撰榜眼張嗣修至遣戍庚辰無庶常而狀元張懋修甫授修撰匪歲亦削籍矣蓋壬戌戊辰極盛之後自難其繼亦消息之恒理也癸未利則狀元朱國祚以少宰在告李廷機以榜眼大拜葉向高以庶常同人相亦稱盛事其他諸公當用方新且議定每科考選吉士將來步武綸扉正不可屈指矣○詞林館元更爲不利自成化甲辰科梁文康大拜凡五十年爲嘉靖乙未趙大洲辛丑高南宇繼之辛丑至近科丙戌又將五十年矣

登止無人入相卽官至三品者僅二人而丁丑先人爲館元終於修撰癸未則李道統止司業而丙戌則李啟美止檢討相連二科俱盛年早世尤爲恨事己丑則王室爲首以檢討外謫未出而壬辰之王象佈乙未之高承祚俱授史官旋終於任戊戌王宗植獨至宮庶近間亦卒辛丑王陞甲辰王國鼎並以初授官告終又連五科

親臣密資

本朝臣下賜資視前代爲最薄且最爲有節然以親昵弱賜則間有之祖宗朝所不論如天順初錦衣掌衛事野獲編

卷七

古

扶嘉山原

指揮袁彬先賜白金三百兩及彩幣爲治第矣比娶婦又資以黃金三十兩彩幣八襲及生子亦如之嘉靖初閣臣少傅張宇敬先以西第成賜白金二百兩及彩幣矣又後以繼安賜白金二百兩大紅蟒緞四襲夫管建婚媾私事也而錫子如此一則崇慶扈從之舊一則廟廟崇勛之勞文武後先并拜橫賜且其恩禮符合非他臣可比也然已爲非常之典矣至如江陵公以楚中建弟賜銀至千兩其數已太多至今上大婚何與臣下事乃先以加巾卽受慈埋二百金坐蟒之賜禮成後加歲祿白石又進其子世金五秩又蔭一子璽丞此何說也

其不終宜矣萬曆十年今上元子生首揆張蒲州等諸公俱進官廕子尤爲本朝創建之事

謝文正驟用

謝木齋之拜相也以丁憂召用時宏治乙卯尙爲侍講學士從五品特起以少詹兼學士入直內閣因服未滿留家父半年抵京甫到任卽陞正詹事由詹事二年卽晉太子少保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一時大臣崇進未有如此之迅捷者常見常熟楊憲副所作明良記云謝初在詞林上疏力止孝宗冊妃以故中宮德之後來推閣員一時殆盡俱不得旨最後以李長沙及謝名上始並荷簡用其後中官妹入宮上用內意欲冊爲妃謝又奏要克二女爲比上是之竟以外廷力諍而止然則文正初年直諫本非容悅而孝宗悞以爲德其在閣也受上恩已厚姚英之事卽將順亦不爲嬖但焦泌陽因之遂謂謝前疏逢迎孝康以致孝宗不祀則仇口無疑矣○楊又云孝康之妹後嫌劉閣老長子時二劉同爲輔臣爲博野耶爲洛陽耶是不可知然洛陽以剛直著意之必博野然博野之去正坐草后父張欒詔命稽遲得罪則必非姻婭矣

龍子

野獲編

卷七

古

扶嘉山原

長沙李父正公在閤孝宗忽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詳
文正對云其子蕭宰好鳴今爲鐘上鉏鼻因牛好音今
爲胡琴頭刻獸睨眈眈好殺今爲刀劍上吞日嘲風好陰
今爲殿閣走獸狻猊好爭今爲佛座騎象崩下好負重
今爲碑碣石趺狴犴好訟今爲獄戶首無屨履履好交
今爲碑兩旁蛇蜒蚺蚺好吞今爲殿脊獸頭凡九物皆
龍種此見之懷麓堂集者而實不止此又有憲章性好
因賢養性好水蜚蜴性好腥蟻蛭性好風雨螭虎性好
文金貌性好烟椒圖性好閉口蚶多性好立險熬魚性
好行火金吾性通靈不磨此又見博物志諸書者蓋苗

野獲編

卷七

六

扶荔山房

高其駭不特九種已也且龍極淫遇北必交如得牛則
生麟得象則生象得馬則生龍駒得雉則結卵成蛟最
爲大地災害其遺體石罅中數十年後始裂山飛出移
城郭夷墟市所殺不勝計比入海往往爲大魚所噬即
幸成龍未幾輒殞非能如神龍應龍之屬變化言考也
又前代紀述中有感婦人而誕小龍者若漢高祖之母
龍據其上乃生赤帝成炎劉不億抑更神矣○又龍生
二子一爲青帝一爲赤帝交遺精而成能壯陽治陰痿

詞臣論劾首揆

殿閣輔臣每有被彈章者然多出言路或庶僚間亦有

之其出本衙門者絕少至首輔尤罕見自孝宗初年有
之以至于今然皆有所爲也宏治元年庶子張昇參首
揆劉吉十罪則以孝宗從龍恩僅從論德轉一階以資
薄根吉也嘉靖四年詹事學士桂萼張璁等參首輔費
宏受賄及居鄉不法以不得講官修書及主考諸差根
宏也七年詹事學士黃綰攻首輔楊一清則助張桂也
八年詹事學士霍韞參楊一清則謂張桂去位係一清
喉給事陸粲劾罷之也此後又六十餘年而爲今上之
十九年司業劉應秋論首揆申時行則以久淹南中也
二十五年庶吉士劉綱論首揆趙志高諸罪狀則以將

野獲編

卷七

七

扶荔山房

散館恐外補先事脅持之也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兼讀
學部正域參首揆沈一貫則以勘楚事異議也茲持之
皆有故云惟成化二年修撰羅倫之糾首揆李文達今
上六年糾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之糾首揆張江陵則
以爲奪情大事有闕綱常且就事論事未嘗旁及云○
成化初庶子黎淳以議者請追復景帝淳疏駁之因及
四輔商輅時淳被旨以獻詔希恩請之矣至宏治初年
庶吉士鄒智追劾首揆萬安劉吉等雖云公論然萬已
去位其疏亦出御史楊鼎等手羅圭輩曾議之

閣部形跡

孝宗朝君臣魚水千古美談至今人能誦其說乃其中微有不然者則今人未必知也宏治初年上用劉博野徐宜興劉洛陽三相時王三原亦初爲吏部尙書與洛陽同拜命本相善也未幾博野欲處言官而三原救之已徵陶淵最後劉文泰事起邱瓊山最晚入閣陰爲之主孝宗眷注頗衰三原因以見逐至上末年馬鈞陽以十二年本兵加少傅改吏部最稱著風洛陽公已爲首校李長沙謝餘姚次之三相咸負物望而劉華容新入爲本兵戴浮梁亦起爲臺長二人俱爲上所重而眷劉尤深因得非時召見造膝三接恩禮出諸貴上卽三相

野獲編

卷七

太

扶荔山房

所調旨有不常上意亦與商確釐定三相有時反從劉問上今日何語意不無怏怏鈞陽弟修銓曹職事不獲一望天顏亦稍稍懷妬矣孝宗上賓浮梁亦下世華容遂得請鈞陽銓試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題以譏洛陽不學亦先華容去位而閣部之隙遂開李長沙雖云持平然華容公甘肅一戍已不能救矣以爲不然何不觀宏治十七年召對事乎李謝二公在閣因孝肅周太后喪禮召閣臣入議葬事東陽還因奏曰臣已七年不得見皇上矣其言懟乎感乎次年而鼎湖遂泣似此局勢卽使孝宗猶在御華容公亦未必善去也君臣之際其

難如此寧獨桓使君撫筆能令謝安涕泣哉

首相晚途

武宗朝長沙李文正林下每談及正德初年末嘗不慟哭甚追悔不及皆劉謝同行也丹徒楊文襄嘉靖初年罷官歸尋以張永嘉募銘事奪職疽發於背每嘆爲小子所賣蓋追悔當年附會大禮之非終見辱於張永嘉也世宗末年嚴分宜被逐家居世蕃遣戍見所藏鏹輒掩之至欲獻之朝以助邊餉今上初年高新鄭被逐家居患未疾忿鬱無聊每書壁及几牖云楊扯淡三字日以百數則華亭內江江陵諸郤在胸中已漸消化矣水

野獲編

卷七

尤

扶荔山房

落石出典盡悲來理勢宜然或曰此諸公皆以無子故晚稍醒悟只如近日江陵公其聰明豈出四公下而瀕危稍愈甚戀戀權位薦人構人至死不休則多男子多後而累之也此說亦有理○王與論募銘云世蕃爲嚴相養子已見前卷

三相同氣

三朝以來受遺元老如正德末之新都楊文忠嘉靖末之華亭徐文貞隆慶末之江陵張文忠俱受玉几導揚事權特重且時局驟更百官總已幾同苗晉卿故事卽三相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而同氣之間竟不能調停爲

世所媿笑新都之弟爲兵部左侍郎廷儀初以乃兄故從禮部調吏部後頓失權遍謗於縉紳至謂新都附麗逆瑾以進後有揆去國諸彈章亦預聞焉華亭之弟爲南京工部右侍郎陟以浮沉卿寺不得大用痛恨其兄至於計陰事登之白簡華亭罷相故用先忌日以直麻迎之道左江陵之異母弟舉人居諫因公子就試勒其辭疾不入閣居謙歸至南陽府怏鬱而歿太夫人哀痛成疾江陵庚辰屢疏乞歸全爲此事南踰年身亦不起矣三公者勛名蓋代故非經常宰相若責友于似尙有慚色

野獲編

楊新都守制

卷七

辛

扶嘉山房

今南陽之奪情議者皆之羅一峯糾疏詞旨極峻當時有以爲過者以李受憲宗異眷不忍辭也楊新都丁外艱武宗亦固留之至三疏而後得請是時給事中范翁亦疏請允楊歸且引張九齡起復見讓後世爲比其言崖而詞婉最爲得體新都不以爲忤求去益決爲國爲家與兩無負江陵公聞喪爲上勉留時史臣吳趙兩公叔正之疏大都與范給事同無奈羣小脅持竟惑邪說反謂二門生背叛門牆加以廷杖迄不能止言者雖身出而禍釀矣江陵歿未一年而新首揆蒲坂亦遭內艱

此時前車方戒萬無雷理然蒲坂甫出春明而時局遂又大變乃知江陵率冒不韙必不肯一日舍綸屏蓋亦非得已也○新都奔喪到家甫一月而守催之行入已至上疏哀控乞守制優詔不允又差內臣右監丞泰用賫敕召起新都又苦辭上始聽終制命服關募勸來京至制滿上復遣行人賫敕促之還朝又再辭而主

閤部離合

野獲編

有補救而已瑾誅諸附麗者俱敗又二年長沙謝事楊

卷七

辛

扶嘉山房

新都以疎遠驟膺大柄榮南海費銘山佐之楊丹徒以才諳領銓一時在事俱人望號同心雖主上惑於貂弁批政日聞賴諸公匡救彌縫有楊遵彥臣清於下之舉木幾陸全卿爲吏部王晉溪爲兵部二人才而貪險內結權豎外通逆藩雖揆地益以蔣全州毛東萊俱厚重長者楊梁協力鼎足承君然與吏兵兩曹外交權而內水火日夕相猜防迨宰事底平武宗亦升超二人先後誅竄內閣獨建捧日之功而世宗入紹時局一新矣

首輔再居次

輔臣首次之分極於正嘉閒而首輔復遜居於次亦始於此時正德十年楊新都廷和丁艱梁南海儲代居首

三年矣十二年冬新都再至梁仍居次遂終以次相策

免嘉靖十年張永嘉靖辭字敬去位李任邱時代居首次年

永嘉再起李仍居次十四年永嘉致仕李又居首未幾

費錫山家從田間起再富國李仍居次甫二月而費卒

於位任邱始稱首裕二十三年翟諸城登去位嚴分宜

代居首已二年矣復貴溪登從田間起再富國嚴仍

居次凡一年而嚴刑嚴始復稱首裕此後又四十餘

年爲今上辛卯申吳縣時行去位王太倉獨未至趙

野獲編卷七 三 扶嘉山房

蘭齋仍首揆將兩歲太倉罷事趙仍居次甲午太倉致

政趙始得稱首揆是時位諸公上者其才望其寵眷遠

出踴起者數倍諸公亦用柔道承之甘心離伏終保無

名如分宜者且因而快風墮焉養晦之效如此

杜見山霍渭崖

議禮初起杜夢爲首而張應次之既而張以敏練得上

蒼先人相桂運二年始繼入其信用俱不如張意不能

無望時魏莊來校以講學負重名久滯外僚桂引入爲

宗酒每奏引俱杜之馬草上每稱善張自覺弗如偵知

其故乃從魏大當罷其經筵入直桂始細矣始王文成

再起兩廣賀張桂薦之至是魏與王爭名相札王位業

已高祭亦遠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發怒於王直至

奪其世爵且令革中峯祀於武廟賀錄中議刺又成繼

兵劫掠南昌爲之一空皆愾軍也至於佐禮部時舉成

化三年例令科道互相糾最爲罔誣蓋成化本無其事

特借以洩其私忿耳霍渭崖初以明倫大典得拜禮

部尙書蓋上偏賞議禮功也霍獨五疏抗辭不受及永

嘉爲陸案所論乃出疏代張辨且力攻楊遂菴及四郊

議起又力攻夏貴溪并及永嘉以至鎖鑰下詔獄後雖

復職屢與夏爭計至數十疏終不能勝及瀕死尙以子

野獲編卷七 三 扶嘉山房

不第欲劾考官蓋福臨亦張桂之亞云○霍佐吏部薦

人材舉詞臣豐熙楊慎則議大禮議戍者刑部郎唐繼

則以大獄編氓者知縣陸榮則故給事中論張桂及霍

者其能不不快又如此至得蔭不與其子而推之長姪

人尤以爲難六

輔臣掌吏部

內閣輔臣士看詳稟擬而已若兼領銓選則爲真宰相

犯高皇帝厲禁矣有之自正德間焦泌陽始焦依憑逆

輩破壞典制固不足道然不過數日事耳世廟以方南

洵出賢自係議禮驟貴得此異眷非成例也然方亦故

大宰卽在部不及一月至末年乙丑嚴常熟以從家宰人拜以待新宰未下暫管部事遂至兩月總不過守故官耳惟三十五年丙辰之二月呂餘姚出署部事則專司考察雖旬日還閣而事體大紊矣馴至穆宗之三年高拱鄭以故官起掌吏部初猶謂其止得銓柄耳及抵任則自以意爲首揆李興化條旨云不妨部務入閣辦事比進首揆猶長天曹首尾共三年則明興所僅見也呂餘姚之掌銓也以故太宰李古冲得罪下獄論死分宜欲盡社其所登進者乃授意於呂令考察大僚分三等其上等爲何書吳鵬許論等侍郎嚴世蕃趙文華董等而二等則侍郎鄒應麟楊順等俱注上考尙書葛守禮等爲最下俱罷去其黜陟大抵如斯矣後今上癸卯郭訥罷部議奪大臣諡數人而呂文安與馬郭並只是事去位其說不果行。呂從內閣丁艱歸遂不復入。今上初年忽問左右故輔臣曰本在家安否皆不取對。江陵公聞之大怒召其子禮部主事名兌者譴呵甚甚兌震懼辨析哀楚遂請歸尋以察罷上此問必非無因然其故則不可得而知。呂還政地吳鵬卽以工部調吏部與分宜爲一體在位六年以劾去趙文華卽論李太宰者趙以工部右侍郎視江南師回適大司

馬楊蒲坂以憂去趙謂可唾手得之乃不用而用許璣實趙切齒恨之分宜亦以曾薦李薈其報而李在部每持正不阿又驟得上寵行且入相益畏惡之因合謀撫李部試策問惡語誦上令趙上之上果震怒薈李大肆呂既列趙於上等等上益委信之不匝月卽用劾李功峻遷趙爲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再出視師其冬又加少保陸世襲錦衣矣

張方二相

嘉靖議禮諸臣其最專愎者無如張羅莘字敬最和平者無如方西樵蘇夫當大獄起時張署都察院方署大理寺張欲坐前尙書顧顯壽等奸黨紊亂朝政律盡誅之方力諍至具疏欲劾張桂二人且棄官歸乃得未減顯壽等僅罷官去其解綰紳之禍不小矣方長吏部時創議革外戚世襲侯伯及入閣後上欲論決故建昌侯張延齡時張羅莘居首揆雖諍之僅以傷昭聖太后心爲言方疏乃去陛下居法宮之中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其犯顏至此若永嘉者無論他事卽一彭澤也初以吏部郎中考察降兩淮運副已陞辭去矣時張尙爲兵部侍郎疏救之得還原職又薦爲諭德尋躋進太常卿此何說也至其惡夏貴發令澤誘薛侃上疏又

令引夏言指授以殺之此等舉動全是鬼域心腸究竟爲世宗神明暴其密疏於朝貴籍還職侃編氓澤遠成不知當時永嘉何願以對世宗何辭以謝彭澤也彭澤南海人正統進士非大司馬彭澤也大司馬號辛巷蘭州籍長沙人宏治庚戌進士諡襄毅○席元山亦以議禮貴者其懷戾亦似桂見山但良心不甚泯如稱楊新都兄之章疏者曰廷和賁社稷臣其不沒公論如此非如張桂霍疏中動指楊爲奸逆也席又薦議禮忤旨得罪學士豐熙等尤爲不易得

星相

野獲編

卷七

宋

狀葛山房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公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鳴鳳者素精日名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卽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棲枳棘且命數已定卽就選亦必不諧張尙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卽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蕭鳴鳳浙之餘姚人

內閣密揭

野獲編

卷七

若

狀葛山房

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內則會極門俱有號簿惟內閣獨得進密揭蓋心膂近臣非百司得比近日言路遂指以爲奸數欲盡行停格不知轉移聖意全恃此一線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且司禮諸大璫亦得借相公爲重以挽回於內又非廷臣交結近侍者可同日語以故向來重謫言官往往內閣密揭得此從輕處此其驗也自言路此言人而上意亦不疑至密揭亦多不報揆地達束手無策付之浩歎而已○閣中密揭雖祖宗朝皆然然惟在事則行之耳嘉靖中萬歷初有在籍在途而用之者永嘉江陵二張文忠是也彼時臣主如一人忤者立見奇禍始得度外作事要之非體矣頃年婁江王相公因上屢召不出始以密揭進諫遣家人王勉資入京勉爲王五之婿卽東阿于樞公作五七九傳中之一也道經淮上李修吾中丞款之大醉因潛發篋得之初欲改易知爲王相孫時敏之筆但抄錄而仍封之此揭未達御覽而東南正論諸公南京臺省諸公已家有一通矣李爲婁江吳西鄉試門生師弟最相得與其同年周元字宏瞻俱受國士之遇先皆在謫籍皆因時望欲內權之李時已別得路乃作書力辭謂以

庸衆人待我周達轉尙書而李爲山西提學副使然王益心重李愛敬之稱道不啻口至此數江從山中磨召李候問執禮愈虔王方倚爲心膂手書擬擬論時事因得潛托中其要李雖稍涉權譎畢竟寬量江亦多此一揭既決計高卧安得循黃扉故事曉曉於三千里外也今揭刻集中

四宰相報恩

昔人以塵埃中物色爲難遇其偶中則受報不輕近代嘉靖間三四宰相俱有可紀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欽就選而山陰人蕭鳴鳳止之謂其支干當正位首相蕭野獲編

卷七

宋

扶藹山房

自言星命亦當至二品其後張果大拜時蕭以副使擅咎知府廢罷張思前言且感其意起用之欲引爲正卿以符前說蕭官至布政而卒亦二品也餘姚人楊大章潦倒宦途久矣其受業門人呂文安童子時受其恩及大用引至刑部侍郎楊已篤老不堪煩劇屢稱病在告世宗厭之勒令閑住去則年已八十餘矣江甯人聶豹初任華亭知縣時徐文貞爲諸生甫童卯聶器重之引爲同志且與議王文成良知之學徐即聯第驟貴至宰相則聶久放退家居餘以兵事特薦之由副使二年而至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其超轡與張桂等皆文貞

一人力也連歲廣大人壽一籌莫展上怒勒令閑住迨穆宗登極文臣首舉名臣贈少保諡貞襄金陵顧尙書肅撫楚時江陵張文忠登賢書以年少居後顧特呼與結交手解犀帶贈之謂名位當過我且邀至衙署出其幼子岐爲托比張當國顧歎久矣召其幼子入都與其恩蔭其兄姪爭之張曰往日受若翁語不曾及他兒也蓋二尙書身後猶享眼力之報又非蕭楊兩人所敢望矣

吉士不讀書

張永嘉之人相也去登第六年耳時嘉靖丙戌諸庶常張永嘉之人相也去登第六年耳時嘉靖丙戌諸庶常

野獲編

卷七

宋

扶藹山房

在館以白雲宗閣老呼之每進閣楫及朔望閣試門有不赴者并不引疾給解張始震怒密揭於上謂俱指爲費銘山私人於是俱遣出外授官無一留爲史官者時去改吉士甫踰年耳故事散館期尙隔一年也內惟陸榮得爲吉士王宣得爲御史餘皆部寺知縣其中毛渠爲故相紀之子費懋賢爲故相宏之子楊恂爲故相廷和嫡姪皆切齒深仇故波及餘人內起時春爲是科會元年僅十八亦止刑部主事耳次科己丑即永嘉爲大主考取會元唐順之等二十人爲庶吉士時舉朝清議尙曰議禮貴人爲胡處儻諸吉士不願稱恩地以故

亦恨望之且皆首揆楊丹徒所選益懷忿忌比旨下收授甫數日又密揭此輩浮薄非遠到器於是奉旨邇年大臣徇私市恩立黨於國何益自今永不選蓋猶稍安并侵一清也於是教習大臣停推新吉士亦不入館讀書即以應得之官出授皆部寺州縣僅王表得給事胡經等得御史蓋科道三人而已然次科王辰又收吉士二十一人留者七人永嘉爲首揆不能止矣方順之等之改部屬也吏部尙書方獻夫建議翰林額歲本有定員今濫於常額乞量增數員有弗稱者俱令外補詔如議行侍讀侍講修撰舊二員今增爲三員編修檢討

野獲編

卷七

辛

扶荔山房

舊四員今增爲六員上命君爲令今詞林充斥不止數倍於前雖三堂盛事不免盤脫校書之謂矣

宰相別領

宋之盛時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蓋崇釋教也有領王清昭應宮使者則以奉天書崇道教也至王安石以間局處諸告者官觀遂爲廢退所得至徽宗置上清寶錄官使以宰相專領則又真掌道教矣若王黼以元台領應奉司雖部察類官寺與前宋二氏教者稍不同其爲失職則一也元時有仁虞院以首相領之蓋鷹坊也又有玉宸院則教坊梨園亦加官至平章事此胡俗不

足言而鼎鉉之辱極矣本朝雖不設宰相而政本歸之內閣重則師保次亦卿佐兼殿閣之官除知經筵及青史總裁更不他領最爲得體至嘉靖初張永嘉以首揆屢領南北郊工程李任邱以首揆夏貴溪以次揆審刑部因高靳鄭於隆慶間又踵行之雖肆意兼綜實自貶威重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卽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今爲風紀重臣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

野獲編

卷七

辛

扶荔山房

禮暴貴又起大獄以媚郭勛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下三法司官刑部尙書顏頤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戍斥者百餘人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尙書仍掌院事次年晉官保始歸閣趙因高靳鄭蹕吏部欲非時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趙多所抵牾察完未匝月高卽贖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梓論其庸橫趙辨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臣所能也臣直庸臣耳若拱乃可謂橫且有楫爲之腹心羽翼他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則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

本末然總之非制也○張寅卽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
若辨者亦眾後蔡伯貫於蜀被擒其獄詞中載其事
甚詳雖永嘉以一時私臆且邀上命刻欽明大獄錄以
箱天下而是非終不可滅福達孫仍以叛誅庚午高趙
同事所斥滿臺垣如魏時亮陳瓚等數人俱先後起廢
登八座稱名臣則閣臣領憲亦未足爲重也

宰相出山

成化以後宰相四人閣者惟嘉靖中張永嘉夏貴漢二
人張最後起至金華病歸旋卒夏最後起以少師降尙
書甫去國而羅極刑三人者爲費鉛山最後居首揆僅
野獲編

卷七

聖

扶荔山房

二月暴病卒俱不利之甚者再入閣者成化中李南陽
丁憂奪情其年遂卒商淳安以直諫去位正德中楊新
都再入至嘉靖初以議禮去尋削籍楊丹徒再入以受
賂罷去尋削籍崔諸城再入以二子中式被劾削籍桂
安仁再入卽病致仕卒隆慶初高新鄭再入今上登極
中旨見逐萬歷間王山陰再入以爭冊立自免更無一
得善去者至若嘉靖之初起謝傑姚於田間謝林居二
十二年負天下重望抵任僅五閱月惓惓不得志而歸
其初去時以少傅居次輔再出仍位楊文襄下官亦無
所加是又多此一出矣近年王太倉甲午以首揆得請

丁未再召當國堅卧者五年終不出以至於歿然而政
弊四起哭子哭孫憂撫無一日寧是又多此一召矣盛
滿難以久居得意不可再往信哉

發便道

古人不受暮夜特持已嚴耳不聞發人僦遺爲自己功
名地也自嘉靖間張永嘉相公發徐崦西少宰僦後惟
見降慶問今大中丞三原溫一齋爲給事時發原任
南廣總督劉嵩甘四金之僦時劉已起右都御史提督
神樞營奉旨以原官致仕故南太宰諸城邱月林爲
給事時發湖廣巡撫都御史方廉五金之僦方罷官歸
野獲編

卷七

聖 扶荔山房

今上乙巳年中丞褚愛所爲總漕發荊州知府倪棟
二十金之僦倪罷官歸四公俱清修名碩議者尙以過
刻議之近年則戶科都給事中李蒼門爲發祥符知
縣王興二十金之僦王得重貶李奉溫有見褒王後復
漸振今爲郎署李歷官左通政乙巳內計以浮躁僞級
至今未出也士君子持已不媿四知足矣至於尋常交
際尙有不止此者若以一時近名阻入榮進揆之天理
或亦未安○徐緒以陸釐座主爲永嘉所誣沒後得昭
雪劉諫以邊功著後亦再出獨方輿悅遂不振倪爲南
寧郎郎處置馬快船一事爲百世利王拿州稱爲村諺

名臣真非虛語頃丙午丁未間再登啟事而說者復攻之謂爲浙黨以朱金庭相公桑梓故也

兩張文忠

嘉靖初之張永嘉今上初之張江陵皆絕世異才然永嘉險江陵暴皆果於自用異已者則百端排之其所憑心膂又皆非端人所以不得稱純臣永嘉之初起也倚桂文襄爲先登未幾自以英敏結上知與桂際日開而用同事者霍文敏爲爪牙如楊遂菴一請之與陞貞山給事遂永嘉已得行去位非霍起而代辦永嘉始安慨而遂菴罷貞山貶形勢已固而霍憂去始岑腹心

野獲編

卷七

高

扶荔山房

於汪榮和於是相業日卑矣汪之陰賊貪詐士人所不齒非桂崔可比擬如誘彭澤薛侃以陷夏竦漢且專疏劾夏矣夏既得白復哀請於夏謂疏出永嘉非其本意至永嘉頌陷徐崦兩緒少宰一事皆汪一人力主之其他杖商言官排逐正人必攘臂爭先永嘉自庚寅當國汪卽以是年總憲又三年而得太宰與永嘉終始者七年張去而汪逐矣江陵初得柄亦矯矯自任丙子已前其設施儘自可觀自爲劉念臺所糾而漸用王陽城王夷陵等人嘉陽城以掌銓司黜陟夷陵以少宰爲鷹犬近有諸事起而隄防盡裂矣夷陵之恐毒不能如汪

榮和而卑俊過之矣至糾合臺垣爲之角距動借白簡鉤去非類則又永嘉所不爲者永嘉因李福達一案以結徹東國公郭勛此事最得罪名教若江陵之厚成國公朱希忠兄弟直以門客畜之用其苞苴以交通中貴耳非如永嘉之諂附東國以媚上也永嘉之再相也昭

聖皇太后嬭言之上謂今日得與若爲母子皆張少傅力因之召入江陵與容允出永嘉上然今上幼冲慈聖皇太后日以張先生親受顧命社稷臣耳提之以故寵得竟其身嗟乎柄國者非藉手官掖亦安能入擅大權哉永嘉險狡非一端而傾吏部左侍郎徐縉一事尤爲野獲編

卷七

臺

扶荔山房

可恨縉號崦西吳人也其門生陸貞山亦吳人俱厚楊遂菴而上眷徐厚次將大用永嘉恐其續遂菴之脉不問於已陸劾張疏出益疑恨之適有監生詹榮者恨縉因讐其私事人皆不直榮而永嘉忽參縉謂其夜以刺殺人聞其黃精白蠟諸珍異比索其人則并賄俱逃去矣上信之下之都察院時汪榮和掌院卽欲實徐罪賴史鹿野道爲僉院力諍謂事涉曖昧不可懸生汪大怒片史語奏之上始悟徐得閑任去而史竟引誣告律反坐詹榮罪張汪亦不能救蓋徐少宰昏夜之醜俱諸人僞爲之真同戲劇似殺實愚可發一噱此又江陵所不

屑言江陵於世宗實錄極推許永嘉蓋其材術相似故
心儀而託之贊歎弇州謂二公事業相去實不遠而永
嘉之絲素矣此語固不謬但馬西元汝驥作呂仲木構
行狀云永嘉暴橫其鄉侵人田宅無算既死浙御史欲
直之霍文敏爲保全其家時仲木爲南禮侍與霍同僚
因與霍書責其阿私黨奸云云則弇州言又未必然史
又稱孚敬以廢寺建敬一亭寶繪樓凡興役必役民夫
爲巡按御史周汝員裁抑乃許汝員上命浙江福建會
勘則孚敬居鄉之不法可知也

野獲編卷七終

野獲編

卷七

美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八目錄

內閣

二相詩詞

宰相獄獄之始

禁苑川輿

金書語命

命名倭還

嚴相處王弇州

計陷

宰相黜賁

權臣籍沒怪事

籍沒古玩

籍沒二相之害

嚴東樓

居官居鄉不同

遠鄉

敏詔

呂光

野獲編 卷八 目錄

扶壽山房

直廬

宰相世寶金吾

大臣用禁卒

兩給事攻時相

邵芳

新鄭論事矛盾

華亭故相倭裔

政保公疏

保留宰相

大臣被論

孫綸簿

宰相時政記

新鄭富平身後

陳飛

顧文康陸少白

諛墓

五臣

野獲編卷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戴纂

內閣

二相詩詞

嚴分宜自爲史官卽引疾歸臥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
鈴山堂彙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爲長城蓋李長
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夏竦亦能詩然不甚當
行獨長於新聲所著有白鷗圖詞彙家選後爽有辛卯
巷劉故之風其誤復河套作漁家傲詞亦其一也二公
故風流宰相非伏獄弄廢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夏
野獲編 卷八 目錄 扶壽山房

之流夫人亦工詩係更是作家

宰相獄獄之始

施因雖大事然刑部大理寺乃專責也嗣審主以冢宰
熟審主以中官已屬侵越若宰相則不問決獄自古已
然惟洪熙元年會命內閣學士同公侯伯府部堂上官
會審重囚至成化初元而罷之時李文達當國其保相
體多矣又至嘉靖十五年冬上特命少傅大學士李時
夏言同武定侯郭勛審刑部重囚釋放應死者凡六十
八人時以爲太縱然此舉因改獻皇廟號及恭上章聖
太后徽號大需字內其時赦書中未行卽有刑部具題

謂救大臣會法司審卹之條矣以故特遣賜救行事本係一時曠蕩之恩比至歲事之後三臣再請遍行天下遵照京師一體審恤上允其議其事在閏十二月介州誤記作是年三年熟審因以爲不遺內臣之證則失實甚矣此後惟隆慶四年兼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自以意請朝審主筆蓋專爲王金一案借以陷徐華亭既非故事亦非上意矯之也

禁苑用輿

嘉靖間供事內廷奉元修者率臣嚴分宜以衰老得賜腰輿至八十再賜肩輿爲古今曠絕之典其同事而恩

野獲編

卷八

二

扶藹山房

稍下者則有夏文應翟文懿俱賜乘馬二公因私用腰輿上聞以爲僭心銜之夏被禍翟被逐已胎於此矣二公之恣不必言但今西內官址前尙豎二石碑刊官眷人等至此下馬則當時御前婦寺輩皆非徒步矣又貴瑄輩承恩有賜內府騎馬者最貴則云著於內府坐攄枕其製如腰輿而差小直昇至乾清宮至今尙然何以當國首臣拱奉離宮又非朝宁比反不得與婦寺埒也。先時與夏賈溪同直者有武定侯郭勛等亦賜乘馬後則徐華亭郭安陽嚴常璽李興化董吳興袁慈鑑諸公皆未聞有得腰輿者何論肩輿若成國朱氏兄弟

咸寧侯仇鸞駙馬崔元錦衣師陸炳輩皆右列纓弁雖同在直廬益不敢望矣

金書誥命

今制惟封王拜妃用金範字於冊及給功臣鐵券則字用金填至於告身雖貴極上公但墨書而已今上初年刑部尙書王之誥以前任邊功進太子太保封贈四代乃賂主者得金書誥命後爲言官所糾上命改正而有其罪王爲江陵兒女姻然抗直不肯附麗且時進逆耳爲世所重疑其不應僭侈乃爾後乃知亦有所本世宗朝夏文愍言以一品得誥遂創爲金書時夏貴寵冠廷臣且司誥勅者皆其屬吏惟所願指臺省亦備其談莫敢救正卽此一事其驕恣已甚且幸上事元修無暇省覽蓋膳大合之器小宜其微奇禍也

命名被遇

宋米元章潯陽擇婿久不得人有士人名段拂字去塵者米大喜曰拂矣而又去塵真吾婿也遂妻以女段卽高宗時詔附奏梅拜參知政事者我朝世宗極重命名如甲辰狀元以夢聞雷卽取秦鳴雷爲首至己酉年嚴分宜獨相請加閣員時會推數人俱不當上意適數日前言官建白有重治本事爲起語上領之遂點茶陵張

野獲編

卷八

三

扶藹山房

文毅僚姚李文安二人蓋名治李名本也李時爲祭酒名最居末忽承特簡舉朝駭之久乃知其故茶陵拜踰年卽卒餘姚在相位十三年以憂歸至今上下多始終於家蓋林下又二十七年二公末路又不同如此○姓被遇者如宏治丙辰上拆進呈卷得朱恭靖希周因謂首揆徐文靖曰此人乃同國姓徐曰其名希周周家卜年八百遂欽定爲第一蓋兼姓名得之又今上癸未得吾鄉朱少宰乙未得金陵朱官諡俱以國姓論大魁聞亦出聖意特拔其以名近似而落者如以孫曰恭爲孫暴徐錯爲害今俱不得狀元

野獲編

卷八

扶嘉山房

嚴相處王弇州

王弇州爲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方總督勸違姑示密以防其枝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語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詞請之世蕃益恨望日謂於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賴徐華亭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後分宜因唐荆川閑邊之疏譏切思質再入鄧劍泉思卿之贊決遂置思質重辟後嚴敗弇州叩闕陳寃時華亭當國次撥新鄉已與之水火正欲坐華亭以暴揚先帝過爲市恩地因昌言思質罪不可原

終賴徐主持得復故官而鄭典毫不及沾鄢與新鄉俱思質辛丑同籍也嚴徐品行不待人言而弇州每於紀述描畫兩公妍醜無不極筆雖於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業有以自取之新鄭秉政瑕瑜自不相掩弇州第其功罪未免有溢辭且詞及簞簋則未必盡然也當華亭力救弇州時有問公何必乃爾則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權能以毛錐殺人一曳裾不足錮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世宗遺詔盡起諸廢臣其老疾者許加銜致仕華亭同邑馮南岡思以南臺直諫論大辟緣乃子行可請代得赦出編成家居三十餘年矣年已衰甚

野獲編

卷八

扶嘉山房

計陷

夏桂州主復河套欲爲書生封公侯計至作漁家傲曲徧令人屬和以爲功在漏刻至世宗入仇嚴之謂始覺怖自辨諉出套之罪於曾銑上終不聽以至西市之慘此何里蔡元長主復燕雲及送其子攸北征詩云百年信誓須堅守六月王師盡少休又云身非帷幄若爲籌差請伐遼之罪於蔡攸比金人入犯京終不免潭州竄

野獲編

卷八

六

扶嘉山房

死初同一任事後同一御責然蔡預氣北征之必敗而夏不能料套功之無成其識見相去遠矣當夏未下獄時適陝西澄城縣有移山之變事在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始入奏時上方修長生祈福而元旦得寶封且正值曾鈺出塞失利之期上震懼且大怒而嚴介溪授真人陶仲文密計令諸夏於上謂山崩應在聖躬可如周太史答楚昭王故事移於將相又私語大璫漢世災異賜三公死以應天變又密疏引程方進事而夏遂不免矣上元旦卽下聖諭謂氣數固莫逃亦不可坐視者是也夏死後十四年爲壬戌歲嚴氏敗亦由術士藍道行扶乩傳仙語稱嵩奸而隋忠上元不誅而待上誅時皆云徐華亭實使之蓋夏嚴受禍皆出讐口而扶乩更巧於占驗矣富其同在事時嚴之事貴溪如子之奉嚴君唯諾趨承無復僚友之體夏故淺人遠視之如奴客嚴雖深險然爲華亭所籠絡移鄉貫結婚姻時時預其密謀因以心膂相寄不虞兩公各懷腹劍陽托丙魏房杜之同心陰學勾踐沼吳之故智可畏哉嚴之殺夏陰佑之者陸炳崔元也嚴既逐後乃子世蕃再以進軍被重劾時華亭意尙猶豫而同里人楊豫孫范惟不遠謀不如殺之以絕禍本徐始

憐然悟而棄市之旨下矣陸崔武人不足道華亭所善兩公俱名士大夫惜哉華亭謝事高中元亦欲殺之然而仇隙久著且舉動明白不設陰謀如曹操議除楊彪尙有英雄氣

宰相黜貨

野獲編

卷八

七

扶嘉山房

士大夫黜貨無厭者固云離觀下流然爲子孫計或是一理古來宰相如秦會之者其子秦熾固其婦翁王仲山之孫而故相王圭之曾孫也於秦氏何預乃積鑽侍帝室至死後四方珍異猶集其門且欲以煇嗣爲宰相抑何愚耶世廟末年嚴分宜縱其子世蕃受賂以致於敗初聞故老云世蕃亦非介漢子余未深信及聞趙汝谷中丞爲吏部郎中王與齡行狀直云世蕃爲蠅蛉子則分宜固無後也名穢家滅爲千古笑端是誠何心嘗見大璫用事者其貪墨或十倍於縉紳而江南富僧黃普巨萬瓶鉢之餘至儋程卓此輩所賜定與人殊何足深尤但土人效之則汚齒頰羞史冊耳○正嘉以來宰相無子者數人如李西涯之清苦無復可議曹健齋元之穢裂不足掛齒若楊選菴之急於購人夏桂溪之侈於奉養袁元峯之溺於女嬖雖交際稍通融尙是高朋之過最後高中元平日以素絲自蒙卽彈章滿公車未

有嘗及其守者惟弇州以董賈議之說者謂出於慰筆
直至近日嗣子輩爭產始知其家之厚人之難知如此
權臣籍沒怪事

元載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兒三十七秤王黼黃雀筆堆
至三椀董貫劑成理中九千斤賈似道果子庫內只糖
霜亦數百窠此猶云食物也嘉靖間籍沒嚴分宜則碧
玉白玉圖基數百副金銀象棋亦數百副若對局用之
最爲帶重不堪藏之則又無謂真是長物然收藏法書
名畫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圖待起大獄而終不得則食
殘中又帶雅趣較之領軍鞋一屋似差勝之○聞籍分
野獲編 卷八 扶荔山房

籍沒古玩

嚴氏破籍時其他玩好不經見惟書畫之屬入內府者
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卽
席宋名蹟亦然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而長
君希忠尤多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後朱病亟漸以
備江陵相因得進封定襄王未幾張敗又遭籍沒入官
不數年爲掌庫臣官盜出售之一時好事者如韓敬堂
人史項太學墨林輩爭購之所蓄皆精絕其時值尙廉

迨至今日不啻什伯之矣其會入嚴氏者有袁州府經
應司半印入張氏者有荊州府經歷司半印蓋當時用
以籍記掛號者今卷軸中有兩府半印並鈐於首幅蓋
二十年間再受填官之罰終於流落人間每從家展
玩輒爲低徊掩卷焉但此後點者僞作半印以欺耳倉
之徒皆出蘇人與徽人伎倆履跡百出又不可問矣○

自江陵與馮保籍沒後上用法益嚴凡有犯者不貸後
來如富民徐性善之屬旣以法見籍而司禮掌印大瑞
張誠得罪併其司房錦衣南鎮撫司僉書霍文炳者亦
俱沒入霍用事久其妻不賁又如故太監客用之屬亦

野獲編

卷八

九

扶荔山房

從此例羣小因妄測上有意實左藏至奸徒王錦襲王
守仁輩密告先世曾寄重賁於楚府且及故大司空廷
安楊晴川兆楊先被籍而差官同守仁往勘楚府者還
奏所列無一實狀守仁卽下獄論斬於是凶黨震懼天
下益服上英斷云○霍文炳之被籍有一空房爲江右
一詞臣賃居其下有伏藏數萬金或云詞臣發之掩爲
已有巡城御史況上進露章於朝詞臣削籍去其事之
有無不可知然此公理學名臣官至坊局時望甚重是
年丁酉已定南京主考忽被污見斥其程策無所用之
遂以昇相知二入因有應天河南二錄雷同之事阿堵

作崇宛轉莫延一至於此奇哉

籍沒二相之害

籍沒罪人貨產在前朝不能盡紀如世廟末年之籍嚴分宜時世蕃聞重劾先往戍所而其子紹庭爲饒帥馳急足歸報乃祖預匿諸珍寶於所親厚及欽遣使者至所籍不及額之半於是株累其姻友以至無辜俱嚴刑賄補如鄒懋卿萬家輩受其卵翼爲之角距以取富貴固不足惜而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亦可哀矣今上癸未甲申間籍故相張江陵其貽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長子敬修爲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

野獲編

卷八

十 狀 蔣 山 房

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局鑰之悉見啖於饒犬太慘毒矣其後追逮至少宰會司空所寄顧終不及數上亦用大臣言畱田千畝以贍太夫人先是馮保籍後亦已畱衣二箱銀千兩僅降南京奉御去矣廢遼庶人靈嬪之太妃遂借端歸罪故相求復國賴上聖明不聽然遼故宮已先被上賜加拓爲故相第宅太妃因得以有辭夫此汚瀆不祥之地江陵公何所見而偃然居之當時亦何以不撤毀而歸之上相真事理之難解者迨江陵籍沒後此第又入官爲衙署矣○

嚴東樓

分宜同時有義子趙文華贅於吾郡因征倭事與胡憲同追所侵軍餉趙已死其子繫治二十餘年追不滿數至累其婿屠御史叔方者時尙爲孝廉賂至三萬金郡中又僉派富戶包認拆其第每一株亦勒價三兩鄉人受誅不可言其後今上丁酉籍沒大璫張誠司房霍文炳致累鄒潤山德薄官論削籍追贓又不足言矣

嚴分宜敗後乃子世蕃從粵東之雷州戍所私歸偕其密友羅小華文遊樂於家園廣募壯士以衛金穴物情甚駭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訴之有司不敢

野獲編

卷八

十 狀 蔣 山 房

逮治袁州推官鄭諫臣者稍爲申理輒罹其詬詈且有入奏之語鄭乃與上巡江御史林潤謀直以聞之朝謂世蕃招集勁勇圖不軌且與龍文日夜詛上時世宗方在齋宮祈長年見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潤拿來京疏下時林已自差歸署而先大父爲僱郎同鄉孫簡肅植在南臺掌憲素相知偶謁之乃密告曰昨三更林御史嘗門而入出劾世蕃疏相示即統兵星馳入江右矣南中尙未有知者而蕃子紹庭尙在錦衣已先調得報之卽偕龍文南返戍所甫至雷州林追兵臨至就縛龍文至梧州得之至都用叛臣法典龍文俱死西市林以告逆

功陞光祿少卿等以都御史撫江南未幾病見世蕃爲
累如田粉叩頭狀竟卒按此獄實出華亭相公意世蕃
不能爲厲於平津而但求償於發難之臺臣蓋徐之禍
祚時正未艾也○初徐華亭爲分宜所猜防乃以長君
太常璫次女字世蕃所愛初子分宜大喜坦然不復疑
及世蕃逮至將就法則此女及并矣太常是謂乃翁色
怒不言偵知其意遂配其女以報華亭慨然領之不決
日而世蕃赴市矣世蕃肥白如瓠但短而無項善相者
云是猪形法當受屠○羅小華故徽州人有才慧因爲
世蕃人幕客入制勅房爲中書凡通賄皆屬其道地因
野獲編

卷八

主

扶海山房

致巨富後亦同嚴籍沒其子名六一者林勅其通倭詔
下捕之因逃去後赦還尙不敢名龍文子改姓名爲王
延年從楚中吳明卿先生學詩侍游吳越間以鬻骨董
自給有父風

居官居鄉不同

嚴分宜作相受世大詬而爲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
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焦泌陽在武宗朝黨
附逆瑾與張西麓錄同科流賊劉六劉七逼其鄉索焦
不得至縛梟爲人跪而斬之云爲天下誅此賊其見惡
如此乃近日中州舉入鄉賢王岫雲方伯爲文祭之蓋

以泌陽邑人至今猶思之也可見居官居鄉自是兩截
事又如江西臨江人朱璉爲御史時媚張江陵爲人幕
第一客聞其在家却忠厚安靜鄒南阜先生亦與相善
此張兩若汝霖兵部爲子言者張會令其地知之甚詳
朱爲江陵辛未門生卽雷奪情時言老師不聽主上挽
雷猶私引國門生使人疏參老師矣卽其人是也又同
時邢子愿餉侍御居鄉居官並有令譽爲其同年一御
史所引與江陵及王彝陵相善遂廢不起此又常別論
非前諸公等倫也

遠婚

野獲編

卷八

主

扶海山房

近代遠結婚者如嘉靖間松江徐文貞之結陸劉二縱
帥皆楚人今上初年西粵光祿鄭嘉遠爲之婿於安肅
鄭大司馬皆有所爲世人多知之近年吾鄉陸工部基
想與江西安福劉君玉銑聯姻相去三千里劉爲畏
所臺侍御之子陸爲莊簡太宰之子俱用任子相歡稱
氣誼交然往還殊不便也因與李文達公贊以中州而
納休宰程墓塚爲婿已屬可異而傳紀中又紀文達一
婿爲衍聖公孔宏緒李公何以好遠遣女乃爾羅彝正
糾李奪情是本朝有數文字然並不撓拾他語具見正
直人未有不忠厚者使在今日卽婿程孔二女事不知

如何描寫矣其後衍聖公孔宏緒終以謫虐殺八奪爵
○正德中大學士曹元京師人也其婦翁周文端官則
山西陽曲人

嫉詔

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無過華亭
江陵二公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
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
金錢海內爲之側目張文忠爲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
而誹議之比及當國遂欲盡滅講學諸賢不無矯枉之
過乃其喜佞則又百倍於華亭諛之者伊周不足重以
野獲編

卷八

中

扶荔山房

舜禹至身後有勸進之疑亦自貽伊戚也王大倉以忤
張起用間望重天下力挽頹波如甲戌分考門生陶蘭
亭比部賀文其詞稍溢美其制稍華後遂至訶叱遣還
阿後屢躓不振太倉畧不援手獨喜癸酉鄉試門生李
修吾中丞謂其抗直不阿海內稱爲第一流究竟晚年
密揭一事爲中丞所賣似亦未深知李底裏也辛丑以
後礦稅肆虐而江淮爲最李時正撫江北巧制稅監陳
增致陳守訓等於死其功亦不細蓋學力多得之揆閣
云

呂光

呂光者浙之崇德人別號水山又名呂需少嘗殺人亡
命河套因備知阨塞險要遇赦得解走京師以其復套
策干曾石塘制臺曾以聞之夏貴溪夏大喜因議舉兵
出蒐如呂謀分宜以挑釁起禍間之世宗兩公俱死西
市晚年游徐華亭門爲人幕客徐爲高郵所恨授旨
吳之兵使蔡國熙至戍其長子垓其兩次子籍其田六
萬呂詐爲徐之奴持徐乞哀書伏哭高公庭下如申包
胥故事高爲心動至高夫人亦感泣勸解高入閣條旨
謂所擬太重令地方官改識其獄未結而高去位徐事
盡化烏有矣馴俟至此可怖哉呂後游輩下以貨得官
野獲編

卷八

中

扶荔山房

直廬

撰文諸臣初不過一二宰輔既而鄒勛崔元以勛爵入
陸炳朱希孝以緹帥入李春芳董份等以學士入人數
既增直房有限得在列者方有登仙之美不復覺其湫
隘且房俱東西向受日良苦惟嚴分宜最後得另建南
面一所甚寬潔且命賜白金鉅爲飲食器及他食物甚
備分宜處之凡十餘年分宜遂即以居徐華亭徐徙居
其內亦五年嚴之晚節以暴出直見疎徐懲其敗每遇
上命到閣理事或賜沐至家輒云在外反不樂且戀念

聖躬起居不忍暫舍而出上以是益憐愛之高新鄭最後入直具辨胡給事疏中云所居凡四層十六楹最敞則亦分宜公直房之亞矣

宰相世賞金吾

錦衣爲右列雄俊第一然必以賞功世及非大帥卽元樞未有及輔臣者以故正德中李長沙等四公俱力辭平流賊之賞梁南海之子次撫自以納級錦衣舍人冒功僅得百戶嘉靖中葉嚴分宜尙以孫效忠冒領南功拜千戶尋劾罷蓋此官不輕畀如此惟世宗初紹綸羽翼功輔臣楊新都廷和蔣全州堯毛東萊親俱得世襲

野獲編

卷八

六

扶藹山房

指揮使及同知等官然終謙讓未拜既而崔諸城鑒以行邊功特拜千戶卽授官其子矣夏貴漢藩錦衣不屑就思開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於敗嚴分宜懲其事但用擒虜功以其孫鵠受正千戶且卽於南鎮撫司管事則現任輔臣子孫所未有也徐華亭緣此亦得世錦衣不復辭而穆宗朝高新鄭張江陵亦以軍功得千戶至今上初年張江陵之子簡修遂進指揮理南司如嚴氏故事未幾削奪亦與分宜同今閣臣世庶錦衣者惟楊新都之孫宗吾翟諸城之子汝敬徐華亭之曾孫有慶俱承襲用事他未見盡拜官也

大臣用禁卒

古來宰相擅權畏禍者自李林甫以金吾卒搜捕街曲爲異至憲宗朝宰相武元衡被刺死裴度繼相復用騎士呵衛南宋則秦檜爲施全所刺亦加禁軍扈從本朝旣無宰相亦少擅權大臣惟宏治初年馬端肅文升爲兵部尙書承憲宗末年武升冒濫之後斥去軍營將枝三十餘人於是怨家引弓射人其門又爲飛書撫其過惡射之東安門內上乃給賜文升錦衣騎士十二人爲之衛世宗新卽位楊文忠廷和爲首揆汰去諸衛及內監冗員至十四萬人因有挾刃伺之人朝輿傍者事聞

野獲編

卷八

七

扶藹山房

詔以京營卒百人護廷和出人益不時權奸專恣爲時憤嫉卽鼎革之時如馬楊二公俱一代名臣稍裁倖倖遂幾不免矢刃盡任事之難如此若天順間兵部尙書陳汝言代于肅懸專橫貪肆亦爲仇家所伺命給卒衛之後竟以賄誅此林甫之徒耳。夏言亦用禁卒出入西內則以贊上事元也

兩給事攻時相

新鄭直廬想是嚴常熟故居蓋是時嚴甫去位而高正自春卿入閣矣時高無子乃移家於西安門外晝日出御女抵暮始返直舍時上已抱疾漸深不復日修齋醮

高因得暇以遂其私且度上必不能起稍從廬中器物出外此則不獨高一人也會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者劾高專引此二事力攻之時皆謂華亭實聞禍且巨測高聞駭懼而上追彌留不克有所可否比上崩當下道詔徐又獨與門人張居正屬草不以商之同列高自以新帝潛蓄肺腑臣益恨之切骨不可解矣應嘉後以他事外謫量移至參議聞新鄭召還閣兼掌吏部驚怪而卒或云其膽已破裂矣高再相又三年而穆宗不豫戶科給事曹大野疏論高大不忠十事其首曰上服藥既久中外憂惶而拱方與刑部侍郎曹金結姻舉樂大

野獲編

卷八

太

扶藪山房

邵芳

邵芳者號樗朽丹陽人也穆宗之三年華亭新鄭俱在告家居時廢棄諸公商之邵欲起竄各贖金合數萬使覓主者邵先以策干華亭不用乃走新鄭謁高公初猶

難之既見置之生隅語稍洽高大悅引爲上賓稱同志邵遂與謀復相走京師以所聚金悉市諸瑰異以博諸大璫歡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遺物也高公貧不任治此奇寶吾爲天下計盡出橐裝代此公爲壽時大璫陳洪故高所厚也因賂司禮之掌印者起新鄭於家且兼掌吏部諸廢棄者以次登啟事而陳洪者亦用邵謀代掌司禮印矣時次相江陵稔其事痛惡之及其當國役意江南撫臺張嵴喙佳誘致獄而文解之時張并欲殄其嗣邵有培沈湛源名應奎者文士而多力從其家重陷中使邵二少子於兩齋踰垣以出而守者不覺也沈

野獲編

卷八

尤

扶藪山房

亦奇士今以乙榜爲國博與余善○初邵在耿司徒楚伺坐中聞有客至避之軟屏後潛窺之既出問耿曰來客爲誰耿曰此江陵張太史也邵長歎曰此人當爲宰相權震天下此時余當死其手後果如所言又全垺于中甫比部爲余言邵於書室另設一小屋榜曰此議機密處來者不得擅入此等舉動安得不敗邵與呂同時而先死呂數年前尙無恙弁州紀耿楚何座客事屬之何心隱蓋記憶偶誤然心隱亦江陵所深嫉因示意楚撫王之臣按臣郭思極寘之法心隱每大言欲去江陵不難其徒皆信之以此媒禍後聞見收逃至婺源縣而

郭御史之補卒追討轉之後御史趙崇善訟心隱免欲反坐撫按罪上以心隱罪自當誅不難趙疏云何與江陵本講學舊友雖屬訛傳然非邇近相識可知矣。江陵最情講學言之切齒卽華亭其所嚴事獨至聚講卽絕然見色豈肯與一狂妄布衣譚道時楚人李幼滋爲工部尙書正江陵入幕密客素以講學爲心隱所輕故借江陵之怒以中之又耿楚侗亦厚心隱曾勸王中丞貸其死而王不從其後李卓吾尤喜稱之故得罪四明受禍亦畧同

新鄭論事矛盾

野獲編

卷八

三

扶荔山房

新鄭掌銓適當法司會審重犯意欲平反王金之獄以陷故相徐華亭乃自請云臣以首揆行冢宰之事宜往獻因極論王金一案爲非云議事者假先帝爲辭謂金等進燥藥丹藥致大行悞服又用麝香附子熱藥及百花酒喫飲丹出發熱遂損聖體如此誣罔先帝爲天地古今大變亟宜昭雪其言甚辨得旨再問而王金竟得末減矣新鄭之意雖主於修舊怨然初擬弒逆則華亭當國亦果未詳確使高得借以爲詞賴穆宗寬仁不深究及穆宗升遐江陵爲次揆用馮保掌司禮印新鄭形勢已危乃具疏草令所厚門人都給事程文宋之韓等

公勅馮保其第一款卽云保私達耶藥之藥以損聖體先帝遂至瀕留又引宏治十八年太監張瑜候進藥餌致損孝皇張瑜問新爲藥疏上留中高遂矣夫候藥一也在世廟則確証以爲無在先帝則確証以爲有且二疏俱刊集中明著俱出其手又何也蓋一報仇一去偏故出言矛盾而不自覺遂爲有識者所窺。高公主筆審決在隆慶四年九月至次年則又托詞歸其事于吏部尙書掌兵部楊襄敏矣蓋識決中已無所關心也

華亭故相被害

野獲編

卷八

三

扶荔山房

隆慶間高新鄭再起以首揆領銓修怨華亭故相時海忠介撫江南以窮仰豪強爲已任而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故有才名以講學受知於華亭稱弟子至是人新鄭幕願治徐事自敘遂起爲蘇松兵備大開告許徐三子俱論戍爲氓同鄉通家子莫廷韓致仕同知袁履善各以居間自任者得數百金莫以明經優選袁卽家補官出而今上登極高逐去徐事立解矣莫袁俱負俊稱知名當世此舉頗不爲鄉評所與莫終諸生袁後爲唐府長史坐事褫職問徒歸家老書健飲啖暮年游金陵時馮具區爲祭酒西少時故與袁諸子同社相

古至是有所關說馮不能盡從因構飛語中之歐陽比部白簡卽其筆也蓋才高性伎至老猶然居鄉與陸文定亦齟齬陸終不較然其警敏實一世少敵爲詩多奇俊語又頃刻數百言談笑風流後來未見其比王弼州其同年進士也亦口割而心服之

攻保公疏

隆慶末年華亭爲御史齊康所攻實受新鄭旨也當時人心向徐因發兩人交構謀逐首揆狀至大小九卿給事御史有公疏有私疏合力攻高以保徐至戶部則葛端肅爲尙書獨不肯上而侍郎劉自強爲白頭疏上之

野獲編

卷八

三

秋葉山房

高去而徐得留矣至隆慶六年先帝已不豫而給事曹大野攻新鄭則受張江陵旨也於是六科十三道各有公私本大小九卿則各具公疏劾大野誣陷元輔而賄攻江陵大野謫去江陵大懼遂以中旨逐高而江陵當國矣一高新鄭也攻之保之俱非定論特皆爲勢所怵而高性粗疎前攻後保皆不得安其位至其後也丁丑江陵之奪情庚辰江陵之乞身無人不保舉朝如狂又詔檄令人嘔噓矣

保留宰相

保留宰相事不經見惟隆慶朝徐華亭者最多然以

與高新鄭者爭構有左右袒也萬曆丁丑至江陵奪情保留則怪矣然猶曰吳趙沈艾等攻之使去位也庚辰年江陵已病其求歸甚懇主上亦爲心動矣時大婚已三年慈聖亦久歸政回宮聖體將弱冠正太阿在握之時使其得請可謂君臣終始兩無負矣而大小九卿則吏部尙書王國光等太常卿陰武卿等各公疏留之言路則吏科都給事中秦耀等山西道御史帥祥等亦令衙門保留何也踰年後病不起身後旋受大侮亦豈非諸公再誤之使上有驟乘之萌乎此風久革已三十餘年至癸丑南宮試福清獨相上命主會試福清初無意

野獲編

卷八

三

秋葉山房

耳

大臣被論

隆慶初元南京科道以及大小九卿爲徐華亭以攻新鄭高中元少保凡二十八疏而去究竟不能沒高之雄才今上乙未科道爲孫富平以攻秀水沈繼山司馬亦不下二十疏而沈去究竟不能掩沈之勁節近日丁未戊申間言官復爲李淮撫以攻李九我開學井及故相王荆石少傳各不下數十疏王終不應召李遂杜門六年而後行究竟不能污王李之清操蓋一時同聲附和正如颶風疾雨久之天日自然清明物論之定固不待蓋棺也○言事者須得實方動上聽如丁未戊申間李九我之爲宗伯次揆趙南渚世卿之爲大司農真是野獲編

卷八

雷 扶荔山房

兩袖清風而言者至以儻鑠之主上素重二人冰蘖簡注最久見此等疏直一笑置之耳安能轉移聖意哉又如焦弱侯太史不過一本強老書生丁酉年被劾時給事楚人曹大威者至目爲莽操懿溫徒取有謙掩口更誰信之又彈李晉江諸疏往往指其學問之僻執持之拗全是王介甫嗟乎介甫亦何可輕許人哉

絲綸簿

向傳閣中有絲綸簿爲擬旨底本無論天語大小皆錄之以備他日照驗間上初年爲馮瑞共江陵相匿之以滅其欺妄之跡或云正德初年已被劉瑾張綏藏去久

矣甲申年御史譚岳南希恩耳刺其說遂疏請查簿下落以還舊規閣中疏辨謂從無此簿亦初不聞其說上詰譚此語所從來令卽回話譚亦祇以傳聞臆對因重貶去籍之有無總不可知然代言視草尙須存葉豈有聖斷處分寄草創於近弼而條擬本案不留一字他日誰爲將順誰爲規正又何從辨之況六科俱有抄首底案則閣中雖無故事特設此一簿亦宜○按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向見陸廉伯云絲綸簿爲嚴陵楊文貞公所置後文恪進內閣則底稿俱在但不名絲綸簿耳此語既傳嘉靖初言官祖其說謂楊文貞謀奪情以此簿奉王振甚者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所奪詔問簿與印所在令言者自來追還之言者伏罪乃已然則所謂絲綸簿者亦傳聞之說未必有此名也至謂爲馮瑞張相所匿抑又夢中說夢矣又天順日錄云徐武功有貞奪門英宗復辟徐究出絲綸簿歸內閣此雖李文達之言然無所據文達文恪俱官揆地而言之不同如此

宰相時政記

宋世宰相俱有時政記以記一時君臣可否商榷之語以至軍國興革人材進退亦及之可備記注之缺如王安石之實錄授之蔡卞者至再撰國史盡就執筆舊臣

亦其遺害也若李綱有靖康及建炎時政記雖兩當國柄爲日無多所記甚備如姚平仲劫金人寨一事世皆罪綱主謀今記中載欽宗手札往復甚明然則忠定受冤非此書莫能明也蓋得失相半焉本朝無時政記惟楊文貞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文達貫有天順日錄李文正康時有燕對錄李文康時有召對錄俱記柄政時諸事而不如宋人之詳若彭文憲筆記則又寥寥無足採此外罕見宰相作此書矣近日張文忠居正亦有奏對稿但俱手疏及上批答耳亦間及一二召對俱非關大肯綮者蓋此公假借於中涓或要挾於禁掖不可見野獲編

卷八

扶菴山房

之楮墨者居多遂并造膝嘉謨盡付烏有可歎也惟徐文貞階有論對錄抄本幼卽慕之頃始得從陳翁公借讀其卷帙幾十倍西楊二李無論朝野大計卽醫藥齋醮及官閣御幸無所不獻替不旬日復取去不及手錄今徐氏子孫閤不出矣問張文忠子敬有書記對揚諸大政者以付其子進業今永嘉子孫微弱恐遂湮沒矣○今永嘉公亦有論對錄數葉行世但記教張廷諤一事耳

新鄭富平身後

新鄭高少師富平孫太宰初俱以重名大用後皆以太

剛去位未幾俱歿於里第俱無嗣孫爲臺臣時與徐華亭莫逆疏誅新鄭最醜二公道不相謀相去亦三十餘年及其任事權輿之者俱衆然皆負素絲之名卽甚憎者無能以壘議之近年高繼子務觀務實等爭產各交章訟言遺世百萬分授不均奉旨彼中撫按會勘頃富平身後孽從爭繼亦互許于秦中諸當事謂太宰積鏹若干實貨若干彼此搆訟不結時西安推官程策爲之獄決處分於愛書中備列其數絲初下世桃李正繁恨程不爲稍諱遂以白簡誦程去兩公立朝鐸鐸卽後有可讓何至溺情阿堵使有三尺之孤必不決裂至此古野獲編

卷八

扶菴山房

人以無後爲酷罰信哉

陳飛

萬歷初蒲坂張鳳磐相公家有一僕陳姓善走一日能八百里蓋躡捷天賦非有他術因名之曰陳飛相公子名泰徵者庚辰南宮登第遣飛歸報先馳馬者一日夜已至河中府則全錄且在手矣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五百里後爲盜受健吏酷罰兩足遂蹙然猶三百里也此外久不聞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初應募在戎籍後得異人傳授云一日夜可千里淮撫李中丞三才喜之至與分庭抗禮近已不能行聞爲忌者奪其囊中一小

鐵船去蓋卽其師所檢也奪者又不得其秘呪如板橋三娘子木人亦無所用之顧姓者余亦相稔近已改業內外丹矣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兼所爲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若貧讀書古字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新蓋則析木偶羅漢供饗至糜爛與諸稚共啖人謂責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起謔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饌亦輟伽藍代爨曾有詩云夜半大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野獲編卷八天扶菴山房

同性俊爽同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強使氣常與同里吳侍御慎庵之之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榻础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爲王翁州從甥偶問日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日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笑乾笑無以答

謨墓

從來誌狀之屬盡出其家子孫所創草藁立言者隨而潤色之不免過情之譽如考亭之狀張浚尙不免此何論其他然如二十年前奎閣徐文貞傳出其同里馮元

敏時可筆中間刺譏非一至於營建萬壽官一事謂文

貞創謀以奪分宜之寵又薦其長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工陞陞太常寺少卿此傳盛行人間後有語璠以不當刊送者遂止不行因與馮成質首之誓此後馮仕途屢譴輒歸各徐氏下石至今相誦未已也元敏乃翁廷尉南岡恩之不召文貞不得辭其責而元敏作傳未免借筆舌報怨聞又其家所乞乃任情抑揚亦陰矣然馮元敏刻集中所載文貞傳則推獎過情無一貶辭是改本矣近日見文貞論對錄凡十餘卷俱世廟手勅及所各密疏中間商及齋醮及服食穢褻俱未免迎合卽建野獲編卷八天扶菴山房

儲大典聖意欲遲遲亦不敢顯諫大抵依違居多特不敢如分宜父子懷二心任上意於二王中擇一耳及景恭王就藩邸穆廟登宸極文貞遂以定策功著稱至壬午存問一詔爲江陵公視草特引羽翼先帝爲言而文貞功名寵眷遂爲近世僅見然論對一錄其子孫何以不秘藏之致吾輩亦得寓目也

五臣

吳中徐天全有真以閣臣封武功伯爲曹石所構因其河功告身有縱馮之語謂爲不臣幾致伏法賴雷電示得免然猶削奪官爵長流金齒衛今上已卯高昆俞

嚴恩主應天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首題合場喧噪至江陵敗言官糾之謂其用禪受爲江陵勸進上意已動賴諸大臣力諍得解然亦盡削宗伯學士之職焚其三世告身可見神禹固非臣子所敢當也頃丁未爰立現任爲朱山陰起故相王太倉爲首揆而進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俱爲東閣御史康驤漢不揚建白疏有皇上新得五賢輔何異舜之有五臣則不言禹而禹在其中矣此等裴分之譽在尋常文字尙不可況敢問之君父耶賴上寬仁不詰責耳

野獲編卷八終

野獲編

卷八

手

快菴書房

野獲編卷九目錄

內閣

閣臣進御筆

江陵震主

江陵家法

江陵二鄉人

劉小魯尚書

三詔亭

宰相對聯

爲李南陽建坊

內閣解大人

貂帽腰與

諂附失利

江陵始終宦官

相公投刺司禮

言官論人

浙閩同時柄政

閩縣林氏之盛

野獲編

卷九 目錄

扶荔山房

沈四明同鄉

李溫陵相

東西王李

太倉相公

親書奏章

王文肅密揭之發

元旦詩

五七九傳

閣臣致政迥異

元老堂名相同

古道

不願拜相

宗伯大拜

太宰推內閣

宰相朝房體制

冢宰避內閣

閣部重輕

大老居鄉之體

兩殿兩房中書

書辦

仁智等殿官

異途中書初授

野獲編

卷九 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楊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閣臣進御筆

今上四年六月江陵張公爲首校進閣中所藏世宗御筆聖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製票帖七十道又纂修館中得親批本章共六十三本進之于上時張公新被御史劉臺糾劾說者謂怨劉人骨恨其未置極典因以世宗刑戮言官諸事導主上威嚴雖借口法祖實挾己私也至十六年三月閣臣又進閣中舊藏太祖御筆獲編

卷九

一 扶荔山房

筆七十六道以呈御覽時吳縣申公當國其次爲歙縣許公太倉王公是時朝講漸稀內外亦漸否隔說者又謂諸公以此款上欲如高皇召對勤政講學其意甚美竊謂兩說或出臆度未足深信然雲漢天章兩之秘閣使輔臣不時展閱可以警策心魂且見祖宗朝君臣一體泰交之盛今盡登禁板譬猶六丁取歸天上使人間永絕見聞豈不可惜當時揆地諸公或自有深意乃奎食之見則如此

江陵震主

今上初元嚴重江陵不必言矣至後大婚聖諭已長例

被酒令小閣唱以侑之閣辭不能上倚醉拔劍斷其總角羣賢盾訴於馮保保奏之慈聖次日召上語甚苦至有祖稷爲重之說上涕泣謝過爲手詔冠貞以賜江陵而瑞保因得中其所仇孫海客用謂二人引誘江陵條旨俱誦淨軍發南京種菜亦可已矣江陵復再疏推廣保說謂太監孫德秀溫泰周海俱詣侯當斥三人亦保之牽掣者上不得已允之受遺元老內挾母后以張威下迎播瑞以助焰要挾聖主如同嬰襦積忿計久而後發其得禍已晚矣客用久居金陵與縉紳大遊先人同年朱虞封廷益爲南京大理寺丞談次每稱其賢

野獲編

卷九

二 扶荔山房

朱恩樸君子言當不妄矣州首輔傳謂上手刃馮保養子二人以致慈聖大怒此一時傳說其實不然客用逐後不數年馮保亦籍沒以奉御居南京無聊思歸乃具奏遣家奴馮繼清哀祈於上求放還爲言官所聚攻上命南法司究問云客用爲之謀謀乃誦保充淨軍笞用八十仍看伍事見南司寇姜寶疏中蓋二瑞晚逢復合矣

江陵家法

江陵相怡權時其家人子游楚濱最用事卽世所謂游七者縉紳與交權其厚者如昆弟有一都給事李選公

南人江陵所取士也娶七妻之妹爲側室因修條婿之好一日相君知之呼七健數十呼給事至面數斥之不予再見因召家宰使出之外次日卽推江西參政矣江陵公當震主時而顧惜名教乃爾此等事豈可盡抹殺時給事李宗魯亦娶游七妾之姑與李選同外補僉事亦江陵傳示吏部。江陵教子極嚴不特各省督撫及各邊大帥俱不許之通書問卽京師要津亦無敢與往還蓋欲諸郎君繼小許公事業預養其相望耳

江陵二鄉人

江陵在位時附麗者雖衆其最厚密戚無過承天曾大野獲編

卷九

主

扶荔山房

司空省吾夷陵王少宰兼二人其後並削奪追張氏奇頓賊物輒籍萬狀然兩人品質不同曾所至有聲績撫蜀尅平九絲冬曹亦著勞勩卽在相門未始傾陷一人王則狡險貪橫真名教所棄曾不幸與同科受禍世多惜之方丘月林同張誠往楚籍沒時曾具方巾青袍入謁於後堂丘與楫而送之王則囚首整服口稱小的言詞倭而鄙丘與張怒咎二十而遣之陸五臺不平謂沈繼山曰天下亂矣那有少宰決臂之理沈笑曰公善爲之不然行且及矣時陸正爲少宰也此雖一時熾言亦足爲千古至戒甚曾爲江陵所厚復以平都蠻功受卹

曾之父賜白名璠後其子三科登壬戌進士以參議告歸受乃子一品之封世甚榮之及敗時則賜白尙在堂與江陵太夫人同一光景王夷陵既奪官子之鼎之衡亦削鄉舉籍獨享壽考聞至今尙無恙曾諱璠字號少方

劉小魯尙書

劉小魯一傳先大父同年進士亦夷陵州人與江陵相兒女姻也當江陵炙手時劉獨退避居冷局張謂有意遠之已不相悅每遇其行法嚴刻及刑辱建言者輒苦口規之遂大矛盾滯南京貳卿數年不遷江陵敗言路交章慰薦始晉南大司空尋自免去後再起遂不出其野獲編

卷九

四

扶荔山房

長子名戡之少年美丰姿有雋才爲婦翁所器愛嘗赴省試江陵授意主者錄之乃翁聞之令謝病不入闈江陵大怒後以任子得官今爲戶部郎。戡之字元定與子善其內子爲江陵愛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唯默坐或暗誦經呪問此經何名不對也歸劉數年一日跌坐而化若蛻脫者與所天終不講衾禭事竟以童真辭世蓋與雲陽雞顯晦異迹其爲異人

三詔亭

江陵以天下爲己任客有諷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攝字於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令

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諫死決意求歸然疏語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晚年亦自知身後必不保其辭楚按臣朱璉建亭書曰作三詔亭意甚厚但異日時異勢殊高臺傾圯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遇五里鋪上一接官亭耳烏暗所謂三詔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彘陽子稱江陵爲一世豪傑太倉相公駭而信之故入都不復修卻反加調護亦用化女之言也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詔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野獲編

卷九

五

扶荔山房

功尤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公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慙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有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懃城罷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日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盡談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裏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翟諸城嚴常熟申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記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

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樟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矣未籍沒則并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爲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此。嘗於都下見一罷閑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

爲李南陽建坊

江陵公之奪情也爲五賢所糾且引故相李文達賢爲比一時京師傳寫羅彝正舊疏爲之紙貴江陵志甚追晉羅倫小子彼何所知尋以葬父歸過南陽檄彼中撫

野獲編

卷九

六

扶荔山房

按爲文達建坊表其宅里亦猶秦檜之屢用有官者爲狀元以明其子嬉之非倖同一心事也然歐陽永叔與明仲俱宋世大儒歐陽五代史屢致意於義子家人以申已濮議之正胡作讀史管見但遇母子間事必再三辨論則以當年不喪生母爲世所嗤也古賢已如此何況江陵公

內閣稱大人

先大父以今上初元之冬從四川少參服闋謁補時江陵公新得國以位業自矜重對客不交一言先大父隨衆謁於朝房張忽問日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應

曰某是也江陵困再楫更無他語而別蓋素昧平生不知何從見知而有此問先大夫尋補山東轉陝西而歸江陵始終在事別無他留意也近聞之藩臬諸公則政府欵洽深談呼公呼丈者多矣更不聞有大人之稱

貂帽腰輿

京師冬月例用貂皮煖耳每遇沍寒上普賜內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延謝惟近來主上息止此詔業已數年百寮出入省署殊以爲苦而近聞輔臣爲其甚侵晨向北步入新風勞而不嘗霜刀蹣跚顛蹢數里而還比至已半僵矣蓋賜貂之日禁中例費數萬緡故今上靳之然野獲編

卷九

七 杖藜山房

又有異者張江陵當國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大臣曰六卿至利道每朝退見閣必手摘煖耳藏之江陵亦不以爲訝此已拜賜而違命不用者又嘉靖中葉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已爲殊恩獨翟石門夏桂洲二公自製腰輿昇以出人大不憚其後程至例籍夏乃極刑則此事亦接轡之一端也此未得賜而違命擅用者宰相爲百辟師表而自行其意如此功名安得終○四明杜門時歸德公已老偶獨進閣正值嚴寒項繫回頸冠頂數貂而涕淚垂頰盡結冰飭儻似琉璃光明佛真是可憐若西苑路本無多

自無逸殿直廬至上齋宮不邁步武間卽寒暑時乘馬皆可何必腰輿

謂喇失利

戊寅江陵自京師歸葬及自荊州還朝其以異禮事之者無不立致尊顯惟眞定知府錢普以嗜味進最爲當意又造步軍司齊問可以防章奴設屏榻者江陵甚喜將酬美官以資淺稍緩錢丁艱歸里比公除則江陵已歿次年矣未外計竟以不謹罷斥毫不沾酬報也又初奪情時南北大小臣僚保固其同年陳瓚者北直獻縣人時以左都御史領西臺謀率九列保之會其病亟遣野獲編

卷九

杖藜山房

人以姓名傳送同事者謂必登疏且待此以順更囑我爲獻縣之陳瓚非南直之陳瓚蓋一時有一人同名同爲常伯慮其或誤耳未幾瓚病去位旋卒得諡簡肅近年郭江夏議奪謚者五人瓚居一焉雖議不行而事已流傳汙史冊矣亦何利之有○錢有文學居官亦無穢狀卽獻縣之陳所至以廉潔稱一時失計生平盡喪其足可惜

江陵始終宦官

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海內能訟言之至其前後異禮皆假手左貂卽就奪情一事而言其始聞喪也

上遣司禮李佑獄問於邸第兩官聖母則遣太監張仲舉等賜贖近侍孫良尚銘劉彥保李忠等賜酒饌其子代歸治喪則司禮魏朝偕人楚管賜域其身給假歸葬上遣司禮張宏郊饒司禮王臻資帝養忠良銀記賜之聖母則太監李用賜路費牌子李旺賜八寶充賞人之用其還朝也上遣司禮何進迎勞郊外其太夫人就養也則上所先遣魏朝偕之入京上又命司禮李佑郊迎聖母則遣謹柯陳相賜衣飾珍異又命太監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即吉上使司禮張宏引見於慈聖仁聖兩官旋值宏侍賜宴其滿十二年也又遣司禮張誠資

野獲編

卷九

九

扶荔山房

敕褒諭至其歿也又遣司禮陳政護喪歸葬一切殊典皆出中貴人手而最後被彈以至籍沒亦以屬司禮張誠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乎若高靳鄭之入相則初以李芳繼以陳洪孟冲而其敗也又以馮保然奏疏中未至廢列內臣姓名如江陵公刻漏之備也仕無中人不如歸耕自古然矣

相公投刺司禮

弇州解不厭錄云江陵相公謁司禮馮瑞投晚生帖此語最爲孟浪予不敢信馮保勢雖張然一唯江陵指麾所以膠漆如一人者僅以逆慈聖一路耳何至自卑如

此先人以史官教習內書堂漸逐而張誠代之矣其往還俱單紅帖彼此稱侍生則揆地可知矣

言官論人

張江陵身輔冲聖自負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當之耳昔韓偓曾首至金國完顏氏葬之諡曰忠穆侯謂其忠於謀國繆於謀身今江陵功罪約略相當身一敗塗地言者目爲奇貨如楊御史四知者追論其合謂銀火盆三百架諸公子打碎玉盤玉杯數百隻此從而見之又謂歸葬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竈則又理外之談矣其上柱國勳銜雖曾加而不受至歿後

野獲編

卷九

十

扶荔山房

遂以爲贈乃云生前曾拜以實其無將之罪更謬之甚者又云今日皇子誕生加恩大臣使居正而在必進侯伯加九錫矣從來後官誕育未有恩及宰輔者有之實自江陵身後始有識者頗以爲非然則楊何不明糾當事之政府而追討朽骨之權臣也疏上而籍沒之旨下矣楊以此附正人應巡方數任至拜大理左少卿而爲給事王希泉德先所擊指爲朱璉王篆餘黨反面賣直并及他穢狀調外去至癸巳大計以不謹罷距抗疏時十年矣又如戊申年一禮部郎論首揆朱山陰十二大罪其事之裝飾不足言至謂礦稅棍徒皆其家人所得

寶蓋歸朱私橐此則舉朝所不信而又指及其
庫飾李晉江且并暗摘其門生詞林以杜後日大拜此
又自有人授指然亦不想矣此疏初上一時耳目亦覺
振動後漸爲人所覺即被彈章至辛亥大計亦坐不謹
斥距抗疏時止三年耳戊申以後新谷命下瓦缶亂鳴
攻太倉晉江未已而攻崑攻湖者四起有所謂軍打雙
敵之說或云紅廟設普或云開廟歃血或云袍太倉鄭
脚楊哭不唯聖主厭聞而郡報抄傳俱相示以滋席間
談柄供酒中笑謔董思白太史目之爲活潑水滸傳信然
哉。癸未甲申間南給事劉一相御史丁此目論詞臣
野養編

卷九

上 扶荔山房

高啟愚舜命禹題高坐削官奪告身丁謫去後至大參
乙未大計以不謹斥孫富平復追劾之坐遣戍劉尋以
前任知縣謫典史歷任至副使庚戌大計富平再起掌
銓亦以不謹罷之

浙閩同時柄政

自今上乙酉進王太倉於文淵閣而先任申吳縣許欽
縣同爲南直人最爲奇事然末相王山陰則晉人也至
丙戌山陰憂去申許王三公同事者三年而山陰始復
起此後則戊戌之秋次榜張新建得罪去首揆屬趙爾
駱次榜爲沈四明兩公俱浙人同事未幾趙卧病邸第

不入閣四明獨相然列名元輔每進疏揭仍以趙冠之
凡三年而蘭谿卒於位又至戊申之冬則首揆朱山陰
卒而首揆屬李晉江次榜爲葉福清兩公俱閩人同事
而晉江已先遷真武廟待放不復遂寓福清獨相其進
疏進揭仍列李名於首如往事凡五年而晉江始得請
謝政前後浙閩四公俱同鄉同年並相而爲首者俱見
扼不展蓋途徑趨向本不相謀則桑梓猶胡越也欲如
乙酉丙戌間三相同心不可得矣

閩縣林氏之盛

弁州紀盛事謂閩縣有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瀚子南京

三 扶荔山房

禮部尚書庭機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燦三代六卿在本
朝只一家又俱係詞林俱爲祭酒以爲絕盛矣其後燦
弟煙又拜南京工部尚書而瀚長子庭楫又先爲南京
工部尚書蓋三世昆季共五人俱登八座壽考令終無
公私之譴且四人得謚恐前代亦未有若父子宰相則
有南充陳文端以勳子文憲子傑本朝僅一家亦弁州
所未及紀也。近日餘姚孫燧以副都御史死事贈尚
書燧子陞禮部尚書陞子鑑吏部尚書燧禮部侍郎錄
太常寺卿燧南京兵部尚書亦堪並美林氏

沈四明同鄉

沈四明在事與西北不洽固也而待同鄉尤薄時浙之名碩惟沈繼山思孝尤著特以與孫富平相構久不出壬寅冬沈歸德爲次揆初抵任兩人交尙未離一日謂四明日公之里人又貴同年如沈繼山司馬者宜亟用之吾同里門人之呂新吾時亦宜一出四明悌然曰呂之當起不必言若沈司馬者吾不敢聞命事遂已茲呂司寇爲富平所厚與沈司馬爭爲太宰同罷四明方欲結歡西北故柳司馬以伸司寇究之司馬繼而四明仍不爲西北所與也時四明最善者如蜀人錢給事夢阜張御史似渠齊人康御史不著若浙人則有陳官允之野獲編

卷九

志

扶臨山房

姚給事文卿鍾給事光斗賀吏部維禎俱稱契厚然自以聲氣相引重非關桑梓也

李溫陵相

丁未歲閣臣獨朱山陰一人尙未得稱首輔上起故相王太倉宗伯于東阿於家召葉福清於南部李溫陵以現任晉太宗伯同入閣時王不出葉召未至于抵京見朝三日而歿惟李卽赴閣辦事先是推舉時言路攻李者矢如蠅毛不謂上遠衆用之一旦與朱兩人共事衆益忿懼謀之愈厲未幾葉至李杜門乞身朱亦卒於位李當首揆攻者矢石復集李遂決計不出而葉獨相矣

議者尙恐上眷李未衰逐之轉急李遂移居演象所之眞武廟悉遣家累以示必去自戊申至壬子旅居五年而始得請物情既不附大權又不關寒暑閉門更無人窺其庭卽其衡文所首舉已在詞林登坊局者更對衆訕訾之以明大義減親李性素褊至是却恬然不以爲異有一同邑晉江士人從邑令行取爲工部郎管廠平日荷李提挈不淺適當酷暑眞武廟地湫隘李乞其廠中餘材搭一席篷遮日畢事出門偶遇舊友見之怕駭無人色哀祈其秘弗言則一時人心趨向可知矣古來宰相受侮者亦多未有名列首揆身居敗屋殘漏再野獲編

卷十

志

扶臨山房

東西王李

宣德初年三楊相公同在閣士奇爲泰和人號西楊榮爲建安人號東楊溥爲石首人號南楊未幾二王同官詞林對掌制誥並至尙書英爲江西金谿人號西王直爲江西泰和人號東王蓋從居第得名不過都人所指

稱耳至今上乙酉二王同日大拜錫爵爲南直太倉人號東王家屏爲山西山陰人號西王又以地言也無論俗稱卽上官中對大璫女侍亦以呼二公可謂過矣又穆宗潛邸正妃李氏直隸冀州人先崩隆慶間進封尊號卽孝懿皇后也其家東城人佩之爲東李今上生母慈聖皇太后山西冀城人也以皇貴妃進加尊號太后故從東李人內兩家脩好甚至都人目之爲西李云

太倉相公

今上輔相中以子所知持身之潔嫉惡之嚴無如王太倉相公甲申歲從禮制中起家入相未行有席平人連野獲編

卷九

圭

狀嘉山房

三元者辛未進士曾爲吳之常熟令作文賀之謂太倉爲元聖封公愛荆爲啟聖王大怒卽欲露章劾之爲舟州公力勸而止甫至京而有豪陰人淮安府同知公一楊者故已未進士從郎署屢蹶至此具疏建白而以私書相干且行請乞憐王并其書上之同知坐斥去一時百辟凜然謂庶幾楊縮杜黃裳之風旣因壽官事劾三少卿漸與諸建言者不諧至戊子而乃子辰王發解高饒事起議者紛紛蓋長洲一少宰與吾鄉官詹主試者爭進用構成其事以逐官詹辰王才實高覆試仍冠其曹而官詹尚在位於是言者曹起并總憲之右官詹者

亦被惡聲矣然太倉與官詹寔不厚頗有知其狀者惟其時吏垣都諫缺其資俸富屬澤州張元冲養素而浙中一給事卽其次人望大不及張然爲太倉甲戌分考首錄士說得之張補工科都次年又出爲河南參政張亦太倉丁丑庶常教習門生又吳門大主考門生因謂太倉厚其所私而故抑之且逐之恨遂不可解并遷怒首榜吳門矣張貨物望爲西北諸君子領袖尋從參政權閣卿以至僉院副院司農主持議論者十餘年卽宣平新建賀首相仇亦從司農公起見其禍蔓延至今益葛藤無了日云○太倉公發公一楊賄固云嫉惡竊以爲太過後來效顰發覺者接踵漸不復出正人益覺太倉多此一事今刻文肅公集不載此疏且志狀中亦不書此舉想太倉存己已削其藁矣

親書奏章

世宗御札至閣取夥及在西苑則在直大臣日承手詔無慮數而諸臣回奏亦皆親書如嘉靖辛丑夏日以左削復官其謝疏中有洗改字面爲上所詰責是矣然特釋元侍奉諸大老爲然而外臣則不爾惟胡宗憲在浙江每疏必手書前後如一最後得罪坐死上猶稱述此事遂得釋還則亦肅謹之效也近年故相王錫爵密

揭亦其幼孫所寫故竊改者不敢私易得以初稿達御前不然禍不知所終矣

王文肅密揭之發

丁未年婁江公密揭俱云出自淮上抄傳卽李修吾最後書揭中亦自認身所傳布矣近見陳眉公又云此事極寬是乃王吏部同伯略文肅幹僕盜竊私錄之且添改其詞以激言路之怒如重處姜士昌等語以寄南中段黃門諸公實不由李中丞也初同伯不謂言路遂聚攻文肅意頗愜沮乃委罪於李中丞其時爲中丞者既無貶謫始謀卽宜直辦其誣乃冒居發奸首功取悅時

野獲編

卷九

七

扶荔仙房

賢以爲權戴八閭之地是兩公者均非君子之道矣○同伯爲文肅通家子朝夕過從不無毫髮仇隙特以己丑館選不得預以此切齒終身恨之然是科入選者止二十二人其時王宇泰肯堂爲文肅至契已居館元而董思白其昌名蓋一世自不得見遺唐完初及純爲荆川先生家孫乃父廢菴太常又次輔新安第一高足用全力圖必得則江南四府已用三人萬不能再加矣時松江陸伯達亦有聲乃父宗伯平泉飛書力止之叩嘯甚苦伯達遂不赴考時服其恬閒伯才名家世不下唐王二公遂憤憤不能解每遇文肅大小舉動必密偵以

播四方而文肅終不悟以至於沒發揚事余會記之近乃知出於王吏部然婁相之傾心淮撫與淮撫之款兩婁僕皆寔事也

元旦詩

申文定相公與王伯穀同里同庚爲史官時卽與相善及罷相歸每元旦必作一七言律詩以示王王卽卽而答之旋以兩詩並粘壁間直至歲除不撤次年元旦申再有時及又和而揭之齋屏舊者始除去蓋自辛卯文定返里王辰至壬子凡一十一年歲歲皆然足年百歲下世再閱歲甲寅而文定亦捐資客矣想修文地下其野獲編

卷九

大

扶荔仙房

遇新歲唱和必如生前不少衰而粘屏與否則不可問矣○分宜在首揆時山人吳擴者作一詩其題云元旦懷介溪閣老亦揭之齋中有友戲之曰君以新年第一日懷當朝第一官若循級而下隸至我輩卽除夕未能見及也似亦相似

五七九傳

近有作五七九傳者蓋皆指今上首揆江陵吳縣太倉三相公用事奴也七爲游七名寺禮聚號曰楚濱當江陵相公柄國時頗能作威福亦曾入貨爲幕職至冠進賢與士大夫往來宴會其後與徐爵同論新爵死已久

聞七何至今在獄當其盛時無恥者自屈節交之耳江陵馭下最嚴聞七娶妾共兩黃門李姓者媚連大怒笞之幾死二李皆見逐矣吳縣在事其焰已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謂九者本姓宋名徐賓從吳縣初姓也皆號雙山人先自馴謹畏禍其僕亦能守法第類與趨將往還通賂道如李寧遠父子者爾汝交亦有一二縉紳前之座隅者維棧納京衛經歷因覃恩得封其父母以此物論歸咎主人此則吳縣懷德之過但徐文貞當國時其僕徐賓輩已冒功爲錦衣百戶矣九死未久其子已酷貧五則名王佐署號念堂婁江富國最晚最不久門

野獲編

卷九

元

扶荔山房

庭肅肅無敢以幣交者惟五與弇州僕陶正者爲密友因染其骨董之癖頗收書畫銅窰之屬邸中游視時趨之又曾買都下名妓馮姓者爲妾頗千婁江家法其妓亦遂逐矣五比九尤爲小心見士大夫扶服謹避今臚列成三并前二人無色矣此傳出京省一詞林大僚筆其時正負相望以小嫌失歡於吳縣不薦之人閤及辛卯冬被白簡擬旨又不固留之以此描寫宋九以寔主人之墨而五七則干連犯人也

閹臣致政迴異

宰相進退係國家大體其自處與主上處之皆有禮先

朝無論矣今上御極後如高郵鄭張新建之逐出自內旨不必言初則呂桂林四疏而退申吳門爲上所眷置至十一疏亦允後則王太倉尤受寵注亦入疏即見命至許新安王山陰劉鼎聖意許以三疏王以五疏俱得請矣至趙蘭谿邸邸則時歷三年疏凡八十餘上而卒於位說者以爲子弟輩貪戀權位制其乃父致然沈四明告歸僅匝歲而辭疏亦至八十說者又謂欲挈歸德同行故久不去位是時相體已掃地矣又至李晉江則在閣不兩月而居真武廟凡六年謝事之章百餘始放歸直如囚之長繫獸之在檻而已尙可曰相體曰主恩

野獲編

卷九

辛

扶荔山房

元老堂名相同

宋朱紫陽號晦庵而本朝劉文靜亦號晦庵然古今不相及或云朱所署爲晦與劉本不同也若宋宰相吳自號容齋而南渡洪學士遺亦稱容齋洪素博洽何以即襲前輩別號耶世宗朝夏文憲治白陽岡有堂名賜閑即以名其刻本詩集今尙行世而近日吳門申瑤泉相公謝事歸亦構別業名賜閑堂刻圖記著詩文俱用之同爲首榜相去不數十年何以雷同至此想或偶不記憶耳

古道

古人交以先投契爲主不論後來貴賤如魏野之於王旦邵雍之於文彥博司馬光尙矣輒近漸失此意而尙有存者如松江之陸平泉宗伯與徐華亭科第相去二十年徐已位大宗伯陸尙史官議敵禮此詞林前後輩之最不拘套者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大倉在揀地時海監舉人王文祿者以公車至太倉坐之上席文祿亦不遜踞客位如平日此故友窮達之不拘套者至如先同年而晚途顯晦頓異者又曾同席硯而後出門墻者則體統迥不假借王弇州爲藩臬時江陵富國其同年也

野獲編

卷九

主

扶荔山房

通書不書銜不稱晚竟究易之先外大父爲山東憲使授書於同年太倉相公則書銜而下仍年眷弟亦不以爲忤今則蠅頭細書青面手板無有敢及年字者矣惟京卿尙有之侍郎則稱年晚生尙書則僅年侍教生近年申吳縣七旬蕭岳峰大司馬其同年也時申久居林蕭已晉三孤尙於祝文稱侍教他可知矣然則趙司馬遽稱年晚生於首揆費鉛山致有神童之謂今何足異也至座主門生等威更峻不論生平交誼概執弟子禮如顧憲陽吏部之子孫柏潭少宰雖認師弟於公會而竟見則稱通融聞二公俱有後言二公真人品異交情

尙不免俗何論其他蓋古道之望於世法久矣○王文祿亦博洽士也丙戌入京郡年已望八是科正太倉主考榜後搜取其落卷閱之首篇題爲君子名之必可言末句無所苟而已王之結語二小比相對云由哉苟也苟哉由也太倉每舉似人以爲笑柄

不願拜相

今上登極起陸平泉宗伯於家陸於江陵公爲前輩素所敬服將援之入閣與同事且示意使附已陸作爲不覺竟托疾乞歸江陵愷其異已亦不堅留比歸遂不得出天下高之然而已有先之者李文敏蒲汀在武

野獲編

卷九

主

扶荔山房

宗時以史官在講筵儀表豐偉音吐洪亮上顧而屬目遂擬相之時錢寧江彬輩卽致賀且市德李愷懼力辭不得以權諂托他端說詞致懇始免當時尤之者曰功名到手爲真奈何作能追後門人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又門人之門人夏貴溪相繼爲元宰而李終不得登不悔也李在世宗朝以正任戶部尙書帶兼翰林學士爲本朝僅見及考滿以正二品加太子賓客僅得三品亦故事所未有前此景帝朝侍郎俞山俞綱等俱加東宮三少則又三品上兼二品與此正相反皆異典也陸公以林下進加太子少保尤爲聖朝優老盛事二公俱

以完名老林下勝於黃扉忍詬多矣。○正德中呂潛野
以劉瑾同鄉驟遷亞卿亦欲引之入閣呂遂不與往
來幾爲所中瑾敗而免。○今上之十年潘新昌爲馮保
受業舊師在里中用故相薦以宗伯起武英殿大學士
中道策免其辱更甚昔嚴挺之寧不爲相必不見牛仙
客卓哉

宗伯大拜

今上壬申卽位首簡禮部尙書呂文簡調陽爲次揆初
元之後惟戊寅馬文莊自強再以宗伯入甫半歲而卒
至壬午張江陵薦潘新昌以舊禮卿入武英殿未任

野獲編 卷九

扶嘉山房

論罷自後大拜者俱以侍郎得之直至辛丑九月沈歸
德朱山陰俱以故宗伯起田間入東閣自呂文簡以來
怡三十年矣說者遂以春卿爲純物又壬辰之後羅康
洲萬化范含虛謙余雲衢謙登三公相繼歿於位辛丑
八月馮琢菴時以久次得之然甚不樂不旬月而沈朱
大拜馮久負相望且以現任南宮不能得自謂必絕望
矣愈以快快甫任歲餘亦病終於邸第年僅四十有五
云

太宰推內閣

傳奉陞官本非治朝佳事至於傳陞人僚尤爲非體先

朝正德間不必言卽成宏兩朝號稱盛世亦不免此如
倪文僖謙之爲南大宗伯王鏊毅之以尙書繼南直
隸屏裏患謙之得太宰徐官保瓊之得宗伯皆是也至
於輔臣以中旨入閣雖先朝皆有之惟世宗朝爲多而
臣下不敢議今上辛卯申吳縣謝事中旨用趙爾巽張
新建二公入閣賈申所揭薦也時陸莊簡新入領銓特
疏諍之謂斜封墨勅乃季世亂政況輔弼近臣無夜半
傳出之例漸不可長其詞甚峻上優容答之比有旨再
推閣臣則銓臣爲政陸於會推疏中列堪任者數人以
亡名居首俱人望也疏久不下上忽批云卿尙有疏欲

野獲編 卷九

扶嘉山房

復會推舊制今果卿居首足見請推之意陸惶恐謝不
敢遂開門請罷給事中壽增承風旨効之見逐交陸初
治邑有聲當宗人陸炳盜柄欲引居言路苦乞刑曹郎
又欲引爲吏部郎告改南禮部以出柄改始進用後與
江陵石交比其柄政又借端見忤而行自此名重一世
追晚節熱中揆地遂爲聖主所謂真所謂日暮途遠也
宰相朝房體制

宋世宰相居政事堂受百寮參謁俱跏坐不爲禮唯南
制侍從以上始稍加延接耳本朝既不設宰相亦無政
事堂凡爲閣臣者但以朝房爲通謁之所然署名翰林

院初非曹省公署也向來庶僚見朝房者有所請質大半多立談至吾鄉陸莊簡光祖爲卿寺時江陵公嘗問氣蓋羣公與客立談不數言卽遣行陸至掛罷便進曰今日有公事當詳議須一席侍坐方可盡其愚不然且告退從此不復敢望清光張愾其氣始命坐接對自此循以爲例卽庶僚亦得附坐矣江陵驕倨獨此一事號爲能折節陸與深交故敢直言不致達其怒耳陸先爲選郎見都察院三堂長檝不跪彼此爭禮不勝而屈後爲少宰勅庶吉士避道至遭阿屬唯此一折得勝耳○
野獲編 卷九 扶藹山房

家宰避內閣

自來六卿首避內閣惟大宰則否自分宜勢張家宰本引避遂爲故事陸平湖始改正之然預囑與夫宛轉迂遁不使與內閣相值以故終其任關部無爭禮之嫌後承孫富平但徇陸故事不能授意於昇卒遇張嘉建下與欲指張擁扇蔽面不顧而去遂成仇隙蓋兩家構兵自有大局然此亦其切齒之一端也富平再出時福清獨相故號聲氣意其前輩重望或未必相下富平暨前事獨引避恐後福清大喜過望一切批答相應如壘

簾久之孫威福既成羽翼更蒙政府反仰其鼻息會宣平考滿加一品福清有所珍玉帶欲遺之慮其見卻使其客胡給事忻先道意孫徐曰此亦後生輩好事吾何忍辭葉方敢以爲歡蓋勢之所歸卽大賢獨相亦且聽之矣○按江陵在事時家宰不過一主書吏而已及異門則通商權相可否其權大半尚在閣至陸平湖秉銓雖從政府取位而自持太阿王山陰亦委心聽之故閣部號相截王大倉自家來居首揆時孫餘姚已先位太宰爲諸君子所脅持屢與太倉抗因而有癸巳京察重處功部之事此後則孫富平與新建各結強援相攻若

野獲編

卷九

扶藹山房

胡越而閣部成兩訟場矣李廷津與沈四明稍洽而上饒楊少宰攀之亦受諸名流控制與沈途徑各分而體局猶未盡裂朱山陰病強半郎第不能干鈐政銓地亦不忍忘之至福清獨相起富平於家雖從人望亦以先輩同志冀得左右如意比至則擁戴諸公在朝在野各白居功以取償秦中在言路者又不能以道相相助於是黜陟大柄閣中不復能干預而家臣一頓笑開揆地之毀譽去置係之閒福清亦甚悔恨無奈彼六副已元又無金翅鳥喚神能力反事事顛指閣中視江陵時真手足易位矣○辛亥內計詞臣之例請皆掌院王耀州

一人爲政禍清毫不得主此本衙門事而觀首揆若贊
福禍清所以亦不樂

閣部重輕

六曹文武二柄政爲極重其輕則始於嘉靖初張永嘉
之未相也先攝西臺篆刑辱大臣以張角距比得柄得
君箝制天下方柱其同志也王瓊其起枯骨而肉之者
也汪鉉破其卵翼而奴事之者也四人者先後在銓地
十餘年與永嘉相終始張去而夏貴溪爲政其寵信不
及張而氣縱與橫肆過之旋進旋奪與部臣互行低昂
比夏誅而嚴分宜在事凡秉國十九年以吏兵二曹爲
野獲編 卷九 扶藹山房

外府稍不富意或誅或斥二曹事之如樸吏之對官長
主奉行文書而已嚴之見逐徐文貞爲政無專擅之名
而能籠絡鈞致得其歡心秉東西銓者在其衙中不覺
也先帝獨任高拱鄭以首揆領統均乃古今一大變革
且其才足自辦視他卿佐度如也迨今上冲年張江陵
以受遺當阿衡之任官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木
朝罕儼部臣拱手受成比於成君嚴父又有加焉張殞
而事體大變申吳門以柔道御天下時楊海豐用者皆
秉銓和平凝重政府安之者十年楊去而宋商王代之
欲大有振作而不及特與門亦解相印矣陸平湖故與

揆地相知時王太倉繼當國歸籍未至尤陸心符石交
而暫攝政府者爲王山陰與陸傾蓋相善銓政幾還舊
觀甫期而二公俱去國矣太倉還朝孫陳二公相繼爲
吏部同爲浙人又同邑也修平湖故事稍相見作端蓋
王非撓部者而不能不惜閣體之日見輕孫陳非侵閣
者而不能不恨部權之未盡復其黠而喜事者復從旁
挑之遂有異同之說然王亦自此急引退矣趙爾巽名
曰首相以庸碌見輕張新建代庖遠與太宰孫員平植
黨相攻先後並去禍變蔓延至今未已此後則沈四明
繼之在吏部者前爲李廷津今爲楊上傑以少宰署事
野獲編 卷九 扶藹山房

最久去年一已一察閣部意見概可知矣

大老居鄉之體

庚寅年吳縣申相公正當國時江南大僚上命給事中
楊東明銜專勅出賑駐節吳中每過申門輒屏騎從步
行益申乃楊丁丑大座師也時謂其禮太恭壬辰申
已謝相卽歸里時吳江知縣黃似華以才新調至亦申
門人之門人入郡城訪申則呵殿至門彩服踞上坐申
相辭以疾不而時謂其禮太倨二公皆蜀人也然申與
其地方官往還修郡民禮甚謹吾鄉如沈繼山則不然
生平絕不與守令交其必欲求晤者則野服相對頃丁

酉年以右都御史告歸嘉禾兵使劉庚其同年也首來相訪轍焉中芒履以出自云引疾不出門送至中庭而止又不報謁劉大怒詎罵欲起大獄羅織之以物論不可始息余訝其過亢私問之曰陸莊簡太宰生平貌體然銓罷還家親見其肩輿抵縣門何不稍效其折節乎沈曰陸余石交也晚年殖產太厚諸子無能繼述者不免爲後人屈余無田無子何所顧恤則始行吾意可也

兩殿兩房中書

文華殿本主上與東宮講讀之所視唐之延英宋之集賢其地最爲親切非如武英殿爲後流寓穴以故自永樂以後輔臣拜大學士者卽華蓋謹身在正殿之後皆繫銜其間而文華以偏殿獨缺則地望遂密故也其中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

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

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

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

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

以永樂甲榜翰林修撰供事文華殿宣德年間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沈榮已官右春坊右庶子尙結銜文華殿書辦李應楨自乙科入官太僕少卿其稱亦然至正德嘉靖間則兩房事寄已踞文華上矣乃周惠時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尙書談相亦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侍郎俱稱文華殿書辦自若也然自正德以後科目正途無一人肯肩就者此官益以日輕自近年來鬻爵事

與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舍人俱許入貲直拜不復考校藝能人竟以異流目之且俱虛糜公廩不從事於講業卽一殿之中已自分爲兩途不相往還而東西二殿亦不復低昂矣至制勅誥勅兩房今爲閣臣掾屬僅比唐宋宰相主書堂後之役繁永樂相設內閣本理制誥其後漸以中書入直猶唐宋兩制之意宣德間始專設西房處之而閣臣身居於東因有兩房之稱非專屬中書官也其後制勅誥勅又分而兩房遂屬之中書稱閣臣屬吏然其銜自云文淵閣書辦或云內閣書辦專隨輔臣出入一切餘旨答揭俱得預聞候地亦間寄以耳目

其選本不輕且得拜翰林典籍侍書及司經局正字等

官與玉堂稱察案而修實錄修書史俱得効勞充應寫

催纂攷藏之役以至東官出閣亦供事請筵他日龍飛

並沾恩典或得蔭子俱非文華諸人所敢望又何論武

英諸君自此遂諱稱書辦改署其銜爲辦事於是兩房諸寮間有甲科名士亦居之如徐學謨以吏部主事入供事吳國綸則出拜吏科給事中嚴杰出爲御史歸有光則入爲太僕寺丞供事至於乙科非高才大力不得入其不願入者俱以郎署出爲藩臬大吏矣其以監生儒士選者亦得積資帶銜卿寺部堂以上尊官矣穆

宗朝高宗始建議兩房不得拜卿貳兩殿不得通四五品上允之命著爲令然未久已畫踰越而兩房又日以加貴卽兩殿有朵顏登瀛至傾囊罄家求改入而不得者矣以今日兩中書相視幾有雲泥涇渭之別然成化以前惟武英稍爲猥褻而文華之與兩房似亦不甚軒輊也○太常少卿程洛者曾宣德間中書程南雲之子先以尙寶司丞在內閣司誥勅成化乙酉年取人文華殿東耳房書辦以至今官則中書官舊例可知矣南雲官太常卿至充廷試讀卷官

書辦

野獲編

卷九

至

扶肅曲房

書辦爲筵文書者通稱以故秘殿內閣凡帶銜中書科俱以入銜本不足諱如輔臣大拜奉旨則曰入閣辦事甲科各衙門觀政期滿未授官者曰某部辦事進士益俱以政務所自出也若兩殿各有侍直房內閣又有制誥兩房所司不過筆札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其次則曰辦事至効勞者亦稱供事以自別於書辦兩殿官亦因而效顰焉而書辦之名遂專屬於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今胥吏書辦之權已超本官之上而吏體兵三部之權又超諸書辦之上恐帶銜中書官無此炙手也

仁智等殿官

仁智殿者故元時在內苑萬歲山之半爲游幸之所今不復存本朝武英殿後別有仁智殿爲中官受朝賀及列帝列后大行發喪之所武英殿之東北爲思善門門百官及命婦入臨處凡襍流以技藝進者俱隸仁智殿自在文華殿武英殿之外曾見呂紀翎毛極工迴出牛平端梁之上下題仁智殿辦事錦衣衛試百戶王某其時百臺所萃與工匠爲伍卽今武英殿諸人之前帶凡內府各監局寺觀俱有之抄寫小說雜書最爲猥褻成化間如周惠瞻後官至尙書其初乃以大慈恩寺書

野獲編

卷九

至

扶肅曲房

辦入銜然此後遂自列於武英殿不復稱仁智矣若文武兩殿本自有別文華爲司禮監提調與提督本殿大璫相見但用師生禮武英殿中書官先朝本不曾設其在今日則屬御用監管轄一應本監月刻書纂修所轄稷角以及鑾扇陳設繕畫之事悉以委之其司人略覺頗峻成化初元太監傅恭傳旨陞技衛士王馬副使李景華等爲中書舍人御用監書辦自是收歸御用不絕幾不可清近之班景華後陞至通政司尙書尙稱御用監辦事蓋其時卽武英殿亦未許入銜也而文華之體則尙在蓋自宣德間置中書舍人散員供事

文華門東廊備上宣喚寫門聯年帖之屬署衙日文華門耳房書辦本係翰墨親近至成化間亦各以傳旨進秩地望漸輕遂對稱爲兩殿官其間供事者皆以執進或賦詩詞於大瑞者亦得之於是科目清流無肯領列憲宗朝刑部主事郭宗以大監覃昌傳陞尙賓少卿直文華殿宗起進上上刻印章爲中人所引遂與市井小人趨走無別愧恨成疾以死正德初逆瑾用事時有工部主事徐子熙者亦起家道士挾冊與雜流並試得陞光祿少卿供事於文華殿之中書房士林賤之不齒之給神焉此後則費邸白身輩充初其中雖自命清流忽野獲編

卷九

重扶嘉曲房

異途中書初授

兩殿官雖分而考授例則無異其以監生入者歷三年卽拜中書舍人若九年卽陞帶銜部寺矣其以儒士起家者僅得鴻臚序班九年滿始得從八品又九年始拜中書舍人其途舒遲如此後歷休加陞則郎署卿寺便無分別若通年納級則又不然矣○猶憶往時松江潘雲龍以監生考授武英殿試中書樂清趙士楨以欽

召入文華殿然以儒士在直二十年尙爲鴻臚主簿休寧黃正賓亦以儒士入武英止鴻臚司賓署承此三人皆他途中知名者時納官例未開也

野獲編卷九終

野獲編

卷九

重

扶嘉曲房

野獲編卷十目錄

詞林

翰林權重

選庶吉士之始

遍歷四衙門

勝國詞臣出使

詞林中含互改

鼎甲同爲庶常

庶吉士失載

醫官再領著作

吉士寫佛經

進士授史官

正統戊辰庶常

武弁保雷詞臣

檢討掌翰林院

詞林單名

改名破疑

翰林陞轉之速

野獲編 卷十目錄

翰林建言知名

正德朝鼎甲庶常

庶常再讀書

館選定制

詞臣遷官

庶常授州縣

翰林一時外補

壬戌科罷選吉士

鼎甲召試文

楊名編修

翰林散官

詞林拜太宰

交際

翰林應制

翰林官先奏事

庶常授官

吉士散館

丁未閣中林氏之盛

戊辰詞林大拜

四六

黃慎軒之逐

詞林前後輩

四品金扇

翰苑設教坊

侍從官

官僚超贈

從龍外遷

坊局

官僚兼官之異

詞林知制誥

王師竹官庶

野獲編 卷十目錄

卷十

目錄

十一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戴輯

詞林

翰林權重

內閣輔臣俱繫職詞林至今上任視事仍在翰林見文移俱以翰林院印行之人謂詞臣偏重爲非是未知太祖時故事也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論因縱律奏聞從翰林春坊會擬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是生殺大事主於詞臣矣至十二月又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攷駁諸司奏啟以聞如平允則序銜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日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列名書之以進則唐宋平章參政之任又兼之矣十五年廢四輔官遂設華蓋等殿閣大學士以邵質等爲之二十三年止稱學士而任事如故也惟建文不設學士而永樂仍爲殿閣大學士秩本尊於史官坊局安得不司禁密之寄議者紛紛正未攷夫典故耳

選庶吉士之始

今會試後放選庶吉士人謂始於文皇帝永樂甲申科取二十八人以應列宿相傳已久而竟不然自太祖洪武四年開科取士至六年癸丑又當會試詔命覽之特

選河南舉人張唯等四名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授

翰林院編修命贊善大夫朱濂桂彥良等教習此卽選

考庶常權輿於此矣至十八年乙丑科而一甲三名丁

顯謙子寧黃子澄俱授翰林院修撰此則甲得詞林之

始也是科卽有庶吉士楊靖者試事於吏科尋出使還

卽陞戶部侍郎則通考庶常似是此年創始然諸大諸

又載承勛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贓誅事在十八年則不

始於乙丑矣又徐孟昭傳云孟昭舉洪武乙丑進士拜

江西道監察御史入爲禮科庶吉士其傳爲採用之所

作又戶部尙書追封湯溪伯郭資亦乙丑科翰林庶吉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士至二十一年戊辰解縉亦爲中書庶吉士自戊辰至甲申又七科而文皇帝修太祖故事一甲會試選庶孟簡三人俱授修撰又選楊相等二十八人爲庶吉士揆宿周忱爲二十九人耳向來紀述者殊未核○按洪武十八年狀元有云花輪者則見永平志有云鄧傳爲榜眼者見楚紀是科會元有云黃子澄者有云鄧傳奇者俱未知孰是

選庶四衙門

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爲四衙門以其極清華之選也然未有遍歷之者本朝惟江西樂平人徐應字孟昭登

洪武十八年乙丑進士授河南道御史入爲禮科給事中以忤旨降涿州訓導進鳳陽教諭擢安王府紀善以薦者陞知州又入直史館出爲吏部考功員外郎太宗入紹聖郎中預修太祖實錄陞國子祭酒降雲南參議改翰林修撰命修永樂大典未幾卒蓋於四衙門美官無所不歷又再爲教官一出曳裾一典方州一參方面且會正大司成之位三領著作之任晚終於六品史官於法不得歸乃文皇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又命官給棹以殮恩禮始終亦異矣。○一云旭爲永樂四年丙戌會試同考官卒於闕中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荔山房

勝國詞臣出使

太祖定天下以元故詞臣危素周伯琦輩不能殉節薄之俱廢置不終所以勸事君也然有極異者如翰林侍讀張以寧登元泰定丁卯進士任黃巖州判官再陞六合知縣又敘諭淮南再徵國子助教累入翰林益食其祿者四十餘年至明興拜前官奉使安南封其國主未至王卒國人請立世子以寧不從復請命於朝乃許之上以其奉使不辱御製詩八篇賜之其寵異如此按以寧祖名留孫元禮部尙書父一清參知政事爲元世臣不宜遽忘其恩也又羅俊仁者爲僞漢陳友諒翰林編

修太祖取九江歸附以爲國子助教道說友諒子陳理於武昌降之又使山西諭降撫麻帖木兒還翰林編修又使安南不受餽遣上嘉之拜宏文館學士以其樸野呼老實羅而不名乞致仕歸賜以大布衣過其上日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汝布衣放歸田里復召至京上憐其老遣還賜以玉帶及鐵杖裘馬食具其被眷又十倍以寧有非宋金華陶當塗所敢望者豈以二人雖仕兩國不及危周之顯貴耶抑以出使時有口舌之勞也是未可測

詞林中含互改

野獲編

卷十

四

扶荔山房

翰林著作之庭中書絲綸所出古來並重至我朝初猶然如洪武間朱孟辨以翰林編修改中書舍人至永樂間黃淮以中書舍人召入翰林備顧問尋命入內閣掌制誥陞編修庶吉士張益授中書舍人陞左評事俱仍於翰林院供職姚友直以中書舍人陞太子洗馬而庶吉士高穀等七人同授中書舍人高卽轉春坊司直郎宣德間朱祚以詞賦授中書舍人陞翰林修撰教內官書景泰元年中書舍人陳學等四人俱陞翰林編修仍於內閣書辦蓋當時以爲恆典自舍人之有胄子而任漸輕其後襍流贊郎一概混拜兩房兩殿充塞且貢甲

科筮仕授此官者必別標署以自異矣然翰林之猥確在唐尤甚如畫工摹博士茶酒司之屬咸得待詔翰林猶今日中書科薰藉玉石之無別也必如國初故事始不失兩制遺意云

鼎甲同爲庶常

國初選庶吉士不獨諸進士也亦不獨新科也如永樂甲申科則一甲曾榮等三人楊相等廿五人爲廿八宿而以周忱爲揆宿宣德三年戊申將立太子欲選賢才備宮寮上出題親試爲諸葛孔明可與禮樂論拔翰林官及進士共三十一人比永樂二十八宿例則有官野獲編

卷十

五

扶藹山房

者不列宿中矣特狀元馬愉仍爲選官前以所爲二十八人者正史乃記載諸書俱不載姓名今無可考惟是宣宗在御十年凡三開科宣德二年爲丁未僅留邢恭一人爲庶吉士以譯字得第四番之是年所得吉士又有蕭鑑共二人而已五年庚戌科命大學士楊士奇等選薩琦等八人爲庶吉士上親試用人何以得其力論命侍讀學士王直爲之師給房舍酒饌如永樂例至八年爲癸丑科是年三月命禮部尙書胡濙等選新進士尹昌等六員上命改庶吉士同薩琦等進學賜賚亦如永樂例仍命王直督之三月一考其文本年十一月

又命尙書蹇義等選前科之俊併癸丑新科得徐理等十三人爲庶吉士同薩琦等於翰林進學仍以王直訓督而楊榮考校之本月之己酉日上又謂吏部尙書郭瑾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朕欲得其人用之命卿選擇明日瑾卽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楊士奇等試於庭得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璉敘論黃純徐惟超訓導妻升等共七人上命改進士爲吉士同黃純等應事六科以備用則是年凡三試庶常外吏敘官亦列其中若孔友諒者爲永樂戊戌科吉士授知縣以出已十八年又入爲庶常尤爲奇事而丁未庚戌兩科尙讀書未散館也至九年甲寅三月上命行在翰林修撰馬愉陳誦林震曹鼎編修林文英琦鍾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開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李紹妻洪徐理林補賴世隆潘洪尹昌黃繼方熙許南傑吳節葉錫王玉劉實虞英趙智陳全王振遂端黃回祖傅編蕭鑑陳惠陳睿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至是召人左順門試之上親第高下賜賚有差以少詹兼讀學士直有訓勵勞賜鈔千貫其前修撰四員馬林曹三人俱丁未庚戌癸丑狀元陳誦者則永樂戊戌庶常至是已十七年老詞臣矣編修四人亦皆鼎甲乃與廷評吉士

野獲編

卷十

六

扶藹山房

同業同考俱異典也未幾宣宗升遐三科吉士皆不及授官至正統而始拜職云前所記蕭鑑泰拜相而史竟不云曾爲吉士鑑本傳中云宣宗還蕭鑑等二十人入館改庶常讀書則當時奏丑散館又不止三次又庚戌科趙忠爲吾邑人亦選吉士而史不載以上見各家記述中者什僅得一二修史之鹵莽罪不勝誅矣至景泰二年辛未選吳匯等二十五人與狀元柯潛等三人共二十八人如永樂甲申之制始畫復舊規皆讀書東閣中不別立館司不出居外署惟命閣臣教習考試其制特爲隆重云若鼎甲之不同庶常習學未知起於何

野獲編

卷十

七

扶荔山房

無

庶吉士失載

今詞臣典故及弁州別集載永樂二十二年甲辰科庶吉士止六名其實二十人如高舉授行在刑科劉俊授行在兵科王璉何志曾泉萬頃木訥張觀沈善周安劉濟李敬盧環晏鐸俱御史此一書所失載者是科又有庶吉士成敬者授晉州奉祠宣德間坐晉事波累腐刑

後改廊府典寶景皇自廊邸入竊陞內官監太監子顯登景泰二年辛未進士授吏科都給事中尋天祚以景泰四年乞省墓上賜勅及墓祭更賜詩以寵其行又二年卒關中喬景叔世家爲敬作傳備載其事此在詞林典故諱之亦可弁州失記豈未見喬傳耶○永樂甲辰吉士予向亦只記六名

醫官再領著作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薦其文學詩文皇帝方修永樂大典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性理諸大方又用爲纂修官其職實詞林抄選而銜仍方技襍流也始彥如爲宋景濂弟子初用胡祭酒薦拜華亭訓導曾主浙江鄉試滿九載當陞以少師姚廣孝言其知賢遂得此官因而畱京師充纂修又有薦其知水利者命從戶部尙書夏元吉治水江南其人之多才技可知矣不幸以醫見知不及爲文學近臣終老異途可慨也

吉士爲佛經

成化間太監王敬奉勅至江南多所徵索至令生員抄寫佛經爲蘇州諸生所噪遂時太宰陸全卿以青衿爲之倡以此知名然文皇朝有故事不特役諸生已也永樂辛丑翰林吉士高麗寫經於海印寺遇雨徒跣奔歸

有見而憐之者欲爲丐免殺不可曰盡語當路概行禁寫所全者不更大乎教以乙未科改庶常至是且七年矣久次拜中書舍人以考滿改編修蓋國初內外制並重如唐宋例也是時三楊在閣稱一時極盛而主上嗜好不敢諫止則帝師哈立麻輩爲之祟也

進士授史官

自來進士竟授史官者國初不必論惟正統四年己未科錢文通以教習內侍得直拜檢討後雖通顯終以結交內臣王倫擅草英宗遺詔諂順德知縣後黜再起至南太宰僅得下諡其生平不爲正人所許正德三年

野獲編

卷十

九

扶荔山房

戊辰科焦黃中以二甲第一名胡纘宗以三甲第一名俱奉旨傳授檢討此出逆瑾私意焦不足言胡故材臣坐是謫州判後歷中丞爲仇家王聯所許下獄幾死得戊辰後則孝宗朝岐益等府出閣用庚戌科進士六人爲檢討侍講讀各喧詈於吏部堂尙書耿裕奏知爲首充軍餘降爲吏世宗朝景王出閣用進士二人爲講讀亦改史官隨封之國俱改長史其後景恭王薨逝始得他官其喜若登仙然皆不振若今上初年以潞邸出閣亦改進士徐聯芳董樞爲檢討閣臣奏准待九年考滿得陞參議至王之國別選他官爲講讀以行二人始肯

就職後皆轉參藩以出然而終不顯今福藩滿讀仍修故事侍講讀者得方面去矣意者他日能大用諸公蒙氣也○袁宗皇者亦宏治庚戌進士不由翰林竟授興府長史隨獻王之國世宗寵飛人相卒於位

正統戊辰庶常

正統十三年選庶常三十人內山西五人山東四人北直六人河南三人陝西三人四川五人南直三人俱江北而浙福湖廣江西四省南直隸之江南以至兩廣雲貴俱無一人焉最爲怪事時首揆爲曹文忠顯其弟鼎卽爲庶常第二人次揆陳循江西泰和人家宰王直

野獲編

卷十

十

扶荔山房

與之同邑何以皆不爲桑梓出一語也第十名李泰者爲司禮太監永昌嗣子竟不爲本生母治喪遂爲玉堂之玷其時開館教習俱非詞林尊官先爲侍讀王嘉言侍講王一寧編修趙振繼之者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卽王愉後以權疏同名改焉鉉由乙科以兵部主事陞入尤爲異後又得爲國子祭酒○是科三十吉士散館時萬安畱爲編修李本畱爲檢討俱四川人劉吉李泰畱爲編修俱北直隸人其廿六人俱出爲科道部寺至李寬又爲行人司正亦奇○按是年會試同考官一教授二教諭一訓導俱貢士四書題論語居二中庸居一而

無孟子廷試讀卷官制用正途大臣而用戶部左侍郎
奈亨係吏員太常少卿程南雲係習字人俱爲創見又
印卷官禮部儀制司主事八通其姓甚稀想降災也

武弁保曹詞臣

成化以前大小臣工奪其情者固多然多出自聖眷或
心欲重而資緣中自得之猶爲有說惟正統十三年八
月翰林修撰許彬聞父喪當守制而錦衣衛帶俸都指
揮使呂英疏彬方譯寫夷字今外夷朝貢番文填委乞
命奪情上允之按彬以永樂乙未庶常起家從檢討陞
修撰卽云譯字固詞臣也武弁安敢留之彬亦不以爲
野獲編 卷十 扶藹山房

檢討掌翰林院

王積者江西泰和縣人吏部尙書王文端次子也以
布衣薦授本縣訓導陞南京國子博士再陞翰林檢討
署監丞事三年考滿入京適南京翰林學士邢寬卒吏
部奏以稽舊職掌南院又三年丁母憂卒於家以布衣
入翰林一異也以檢討從七品史館而握詞林篆二異
也邢起家狀元而積布衣繼之三異也其推掌院卽時

文端公方爲冢宰在事而子齊異數不一引嫌四異也
天順改元舊臣誅逐殆盡文端亦革少傅致仕時積在
南院亦無人指摘之五異也蓋文端重望非有私於子
而時猶浮模言事者亦未嘗有穿鑿覆挾之習遂無物
色及之者

詞林單名

後漢人無複名向以爲王莽禁之然而無據況有馬日
礪諸人則仍複名也自魏晉後漸不復然至五胡益中
原胡名遂有三四字者本朝惟正統十年六相單名景
帝卽位五相俱單名以爲異至英宗復辟凡六相徐有
野獲編 卷十 扶藹山房

改名被疑

古人因事改名者甚多本朝景泰中翰林編修王振因
與內宦同名土木之變改爲王惻成化中編修王臣因
有好人與之同名伏法請改名舜功上不許也嘉靖間

刑科徐學詩以劾嚴分宜罷去時徐宗伯太宰爲禮部郎姓名與之同乃改詩爲諱後致位通顯亦有諱之者宗伯辨白良苦時人疑信猶相半也名爲父所命苟非犯君父諱及同奸惡名如二王者似不必輕改若徐公卽非嫡範亦多此一事矣

翰林陞轉之述

本朝遷官故事必九年方陞二級他官猶內外互轉惟詞臣不離本局確守此制以故有積薪之歎凡九年滿者若檢討止陞修撰若編修止陞侍讀侍講皆仍爲史官惟修撰九年得陞中允而侍讀侍講再陞得爲學士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荔山房

否則官庶及左右春坊大學士然而不便有也蓋祖宗朝凡官僚俱以大臣兼領無專拜者以故成化三年左諭德黎淳以英宗實錄成陞左庶子引故事力辭雖其意欲得翰林光學不願久處坊局其持論則未嘗謬也近日詞臣陞轉俱拜爲官僚檢討一轉卽爲贊善編修一轉卽爲中允講讀之官遂殿不設至于春坊大學士則自楊新都而後無一人除者蓋以名稱與閣臣相亂猶爲有說若光學士則自嘉靖末年張蒲州特拜駭爲奇事今遂絕響但爲大宗伯兼官而已此官雖清華極選要當視其人稱否不宜竟虛其位○詞林極重五品

凡三考始得之蓋已二十七年矣隆慶以前皆然近年丁酉焦弱侯被謫時已歷九年特未考滿耳竟以修撰外貶而庚子顧開雅以編修主試北京亦已九年僅遷修撰入閣二公皆鼎甲也尙皆不敢踰越近日庶常授史職不數年卽紛紛求轉必得贊善中允卽司業且厭薄之矣坊局六品不過一年卽轉五品蓋比嘉隆前輩超之幾二十年云○翰林當爲三四品而資稍淺者舊俱爲太常卿及少卿蓋以正詹及少詹爲官僚之長未欲輕授也如今上之戊午年劉和字虞裳以常少宰院頃者已酉年傅湯盤新德以常卿掌國子監猶存此意

野獲編

卷十

四

扶荔山房

也近爲庶子諭德者俱竟轉少詹以至詹事似薄谷臺清卿爲不屑居不知祖宗朝石首楊文定淳安商文毅安福彭文憲輩俱以常卿少卿爲輔臣也亦可慨矣

翰林建言知名

詞林職在論思風議若面折廷諍非其事也惟成化初年以上元宮中放燈事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聶采合疏力諫俱謫外時人名爲翰林三諫按上元祭山本祖宗故事且兩宮在義理宜娛侍初非主上過舉此疏似屬可已至嘉靖初年山西僉事前給事中史道疏論元輔楊廷和漏網元凶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列爲

四等擅定去留給事中聞閤又劾楊以救史遂與曹俱
貶外時人呼爲翰林三傑蓋三人俱丁丑科庶吉士初
求曹爲史官廷和不許以是切齒恨之時御史鄭玄駁
史曰廷和撥亂返正足稱救時宰相道指爲元惡且先
揚聲邀人免止及補外而始發之其心迹詭秘可見給
事安啓駁曹曰本朝解縉以一人而議衆人皆承君命
品藻未有無上命而舉朝縉紳得恣其口吻者二疏皆
公論也至嘉靖十九年上偶疾不視朝東宮官贊善羅
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以上免朝順類各疏請
來歲元日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及朝覲官朝賀上

野獲編

卷十

五

扶藹山房

震怒曰朕宮中靜理猶視庶事今氣體未復豈可不自
愛東宮目上視未愈安得行步朕疾未全平遂欲備貳
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由是三人俱斥爲民是時上
方靜攝而東宮病更亟上特旨停今年行刑爲太子祈
安布告天下豈宜復請臨朝且睿齡亦止五歲耳此等
建白直以唐順宗宋光宗待主上矣使在末年必遭邪
希顏之禍蓋三公忠於國而不暇計其言之可行否也
時人高之又呼爲翰林三直云以上詞臣皆以抗疏顯
名史道輩不足言若章楓山與羅念庵等諸君子亦未
中肯綮必如成寅詞林諸公與江陵爭奪情則斷無可

正德朝鼎甲庶常

武宗御極十八年放五科凡鼎甲十五人後來絕少大
拜及爲正卿者惟辛未科之桂夢丁丑科之夏言辛巳
科之張璁俱以外僚入相俱蒙世宗異眷貴寵震天下
五科除戊辰傳奉八人外四科又皆選庶常并首甲凡
得九十六人惟辛未張石首辛巳張茶陵一參揆席石
首不一年以老病死茶陵以不願劾勢青詞爲世宗所
野獲編

卷十

六

扶藹山房

根入閣亦一年以愷鬱死猶之乎不相也一時詞林之
厄至此蓋連會使然耶○按正德戊辰科詞林典故所
紀止得庶吉士焦黃中胡繼宗邵銳黃芳劉仁等五人
卽昇州科試考亦如之然胡繼宗墓誌中尙有李志學
等三人則當時傳奉寔八人也此近代事遂訛失至此
可歎

庶常再讀書

舊例吉士散館各授詞林臺省部郎等官其選改而未
經考校以憂去服闋而至者皆竟授他官無需補史官
之例亦無再與新吉士同列之例惟宏治十八年乙丑

庶吉士孫紹先憂歸至正德三年七月赴京上命同科
科吉士讀書後授官檢討前此未有也至今上已丑科
庶吉士傅新德丁憂壬辰年再至亦得與新科吉士人
館考課後亦授官檢討自是丁艱者以爲例至今不改
然此後亦有改授科道者矣孫傳二君俱山西人孫之
再入館也與焦黃中輩八人同事說者以爲黃中父芳
爲次揆黃主之傳以十八歲發解連捷時次揆王太倉
惜其才故有此命事雖同而心之公私復別矣

館選定制

自嘉靖十三年乙未館選後遇丑未則選遇辰戌則停

野獲編

卷十

七

扶藪曲房

終世宗之朝三十餘年遂爲故事其後丙辰已未壬戌
連三科不選至乙丑始復考耳而穆宗御極二年爲戊
辰以龍震首科特選三十人至萬曆二年雖首科亦不
選次此後庚辰亦如之至丙戌而次揆王太倉建議謂
每科必有佳士安見丑未盛而辰戌衰於是奏准但會
試之後俱行館選而木天濟濟光前絕後矣自張永嘉
丙戌摧殘以來至是恰周天蓋運會固然不第聖王之
寬嚴異也

詞臣選官

詞林雖競清華然遷轉最遲編檢歷俸須九年始轉卽

已得五品亦有至十餘年始得再轉者前輩碑誌可考
至嘉靖間登進稍速矣惟乙丑科有十年而爲官坊者
說者謂高新鄭私其門生然自癸丑後三科不選庶常
勢不得不驟轉至戊辰仍復滯帶曾記沈四明故相久
滯七品職以詩寄同年王山陰相公云何勞赤眼望青
羅汝老編分我老編司業翩翩君莫羨也曾陪點七年
前大司業雖小京堂然詞林最厭薄之以爲嫁老女乃
至陪點後七年而積薪如故較之近年速化者不免甚
空咄咄矣

庶常授州縣

野獲編

卷十

八

扶藪曲房

庶常授官外任此永樂宣德間未有定制時事至有授
王府典寶奉祠者卽紀善亦不易得也至正德間則資
格大定久矣乃六年辛未科則山東武城人唐吉上王
導以中原流寇大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請改應天府
教授允之十二年丁丑科河南宜陽人王邦瑞以丁憂
去再來僅補廣德知州此二科館選從無一人任外吏
者一則自請一則直除俱恬然蒞任不聞有怨言蓋前
此正德三年戊辰科有焦黃中等以傳奉爲吉士守陞
編檢侍講宜有後人之退讓其後王導歷官兵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諡襄毅邦瑞至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篆文定而焦黃中等側簪爲士林不齒然則躁靜果孰爲得之耶至嘉靖五年丙戌散館盡授科道部屬而李元揚等四人授知縣則以張羅峰密疏謂皆故相費宏所植私人不足作養八年己丑吉士雖皆羅峰所取門生然以會元唐順之等皆不附座師故盡斥爲主事僅得二給事中一御史又二知州一推官此柄臣弄權藉威福以鉗劫後進非上意亦非諸士退讓也自此至今九十年更無此事矣舊歷己丑散館吾浙有一吉士當得禮部主事心厭薄之以情祈於太宰陸莊簡陸同郡人也甚不樂謂吉士曰不佞往日從邑令轉刑部郎得野獲編

卷十

九

扶菴山房

調春曹自謂極清華之選今已忝竊至此安見臺省之足慕耶吉士終以座師次授許新安力授御史自此至甲辰六科散館遂無一人爲郎署而丁未黔人潘潤民授禮部且以爲創見矣

翰林一時外補

霍元崖初拜少詹事卽上言用人之法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吏局俱出補外其外察不論舉貢亦當入爲史官如太祖初制其說亦可採但時非開創一旦更張人所不習故太宰廖紀力言其窒碍上亦有隨時酌行之旨蓋世宗亦心知霍說之難行耳

比張羅峰入閣因侍讀汪佃講書不愜上旨令吏部調外張因密揭并他史臣不稱者改他官官皆楊石淙附會其說而推廣之上遂允行既調汪府通判而中允楊雍聰侍講崔桐等二十餘人俱易外吏以去京師十可笑中所云翰林个个都外調者是也蓋霍張俱起他曹故痛詆詞林至此楊丹徒自謂附張得計未幾亦爲張逐矣此王堂一時厄運特假手於兩權臣耳

壬戌科罷選吉士

嘉靖自癸丑科選庶常之後丙辰己未二科不選至壬戌議定考館奉旨定期至日進士人試其有時名得徑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菴山房

路者俱相迫鄰坐磨墨濡毫相顧談笑預慶華選而內閣擬題呈御覽久之未出忽傳御札下閣臣被視則於題之左御筆硃書四大字曰今年且罷於是闕而散其最負聲且先道地者數人至擁被羞恨旬日不敢見其同年云蓋先是諸進士貸金於中貴以賂分宜首揆其儕類中有不咸者密奏於上遂臨事中輟世宗之神聖如此其年之七月分宜遂逐矣

鼎甲召試文

袁元峰少傅以大樞主嘉靖壬戌會試是年不選庶常惟一甲申少師時行王宮保錫爵及故少傅余有丁在

詞林而已每有應酬文字及上所派撰事元諸醜章以至館中高文大冊悉召三門生至私寓代爲屬草稍不當意輒厲色呵叱惡聲繼之余其同郡人也至誦之日汝安得有名丁當呼爲余白丁其傲慢無禮至此有時當入西內直房供上筆札竟扃門而去亦不設酒饌三人者或至昏暮不得食遂菜色而歸以此爲常王相國每爲余言之尚輦蹙不堪也袁所最當意者惟吳中王百穀山人以爲異材欲援之人詰勅房如談相張文憲故事可援以至卿貳會袁卒不果又有吳人王逢年者袁亦欲援之而逢年不堪其僂竟移書辭之曰閣下以

野獲編

卷十

主

扶荔山房

時文博曾元以青詞博宰相安知有所謂古文詞哉竟策蹇歸袁大怒而無如之何

楊名編修

嘉靖壬辰楊編修芳洲名抗疏論汪鉉與郭勛等之欺罔上下之詔獄楊爲蜀之遂寧人汪遂指爲故相新都公之姪故爲之報仇擬大辟蓋爲已卸罪地且以媚首揆永嘉也會兵部侍郎黃敬齋宗明特疏救芳洲上怒并下之獄加以慘刑芳洲不爲改辭而敬齋語亦不屈上稍霽威楊戊戌罹唐衛其年卽赦之令致仕黃出爲福建參政尋召入爲禮部侍郎與汪同爲勅貳蓋汪爲永

嘉鳴吠不待言而當時議禮諸公自桂霍之外如方西樵席元山黃徵藏龍兆原諸公皆表表自樹無肯綮舍人門者自是永嘉勢亦漸孤不二年再罷不復起矣

翰林散官

翰林官不論崇卑其稱耶稱大夫俱結銜於本官之下相沿既已久矣而亦不盡然如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廷試讀卷官侍讀學士吳惠等俱先書奉直大夫次書學士及侍講江汝璧等先書承直耶亦如之至次榜戊戌科廷試則詞林散官又在木職之下矣至二十三年甲辰瀾封官左春坊司直謝少南自係宮官其結銜只宜野獲編

卷十

重

扶荔山房

如各曹之例乃亦書承德郎於司直之下此又不可曉矣

詞林拜太宰

閣臣之專用詞林自嘉靖中葉始迄今恰六十年此誠偏枯不均之事今年二沈相公並去正擬爰立言官因有內外兼用之議其說真不可易而旁觀者謂潛有所推戴故建此議未知確否惟太宰一官自來兼用內外祖宗朝所不論如世宗朝羅文莊欽順嚴文靖郭文簡模俱以翰林掌銓曹而高文襄拱以首揆領吏部凡三年則又穆宗朝近事也何以禁史官不許拜近蔡已

年吏部尚書缺出首揆意屬羅宗伯時題定字實以左宰學士署銓亦力任之雖欲復詞林鎮銓盛事亦從人望也給事中朱爵起而諍之謂破壞成例且指次揆趙爾巽張新建私其同年并訾羅之品格首揆爲王太倉不勝忿恚極口詆給事朱雖請去而羅終不得用矣給事所云成例竟不知此例成於何時蓋憤外吏之不得大拜故借此以鳴不平耳此等建白謂之存體面爭意氣則可若云愛惜人材通達國體則未必然

交際

詞林交際最簡其始入者合衙門自政府以下至史官各送賀儀分金七分卽書名於書儀之上不具他東其以奉差調補入者具青布一端爲禮此先人在館時事蓋沿襲先輩雅道想至今尙不變若他署則不及知矣先王大夫從省中外還山東敘事終養歸後人補官去國將二十年時嚴分宜當國故舊議也以一紗二扇謂之嚴欣然款接受扇而却紗補任又其鄉郡分巡始終相歡無他蓋嚴雖顯貴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想當時音然不以爲異也二十年來卽平交必用二幣至於四至於六今且至八幣而以他物如數侑之謂之八大八小不知始自何時而當之者反以爲俗套不肯盡

收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闢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備選擇至黃白酒鎗之屬則概異名以避旁觀之目掩屬垣之耳如此惡俗將何底上

翰林應制

今上大婚以後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陽冬至必命詞臣進對聯及詩詞之屬間出內帑所藏書畫令之題咏或游宴卽宣索進呈至講筵尤爲隆重宴賓之外間有橫賜先人與同年及前輩諸公無日不從事楮墨而禁錮法醜亦時時及門以後上朝講漸稀宸游亦間今日而警蹕不聞聲天庖不排當歲時節序亦未聞

翰林官先奏事

本朝朝儀凡早朝畢各衙門以次奏事待上親決或引大臣面議最後內閣輔臣職當承旨趨御前裁決然以衙門五品隔在大殿之後進退俱屬未便始命每遇午朝則翰林院先奏事遂爲成規所以重補弼體也今午朝久不行奏事亦廢久矣今上丁亥年因言官建議請復午朝舊制不數日上忽問內臣若遇午朝正此時否

因而候傳內臣紛走鐘鼓盡鳴皇極門御座亦移正矣
一時侍從諸公奔趨入內踉蹌失度而上竟不出也又
國初早朝輔臣與司禮監內臣對立於寶座文皇晚年
以病健忘每命後官用事者立袞後紀載問答聖語
輔臣金幼孜等始避立丹陛之下至成化間而仍移立
於上然在今日則常朝禮訖俱退步官門即班序上下
不深辨可矣又記注起居古有耶有舍人兩官唐宋以
來俱立靖功親聞天語國朝無此官至今上始創設以
詞臣帶管每視朝亦令同科臣侍立今仍在本班行禮
未嘗別侍燕間所謂起居注不過講筵隨侍文華殿
寫獲編

卷十

筆

扶藹仙居

庶常授官

丁丑館選先人爲選首故事爾補本局不必言時河陽
費似崔倘伊年少有雋聲且屢考前列當爾無疑已卯
散館前開試江陵相出一論題爲李綱不私其鄉人衆
相顧失色知費不得爲史官矣已而散館費果出爲給
事中於是次補滿阪之鄉人張元冲素蒙授給事李順
衡授御史三補吳門之鄉人張旗吾鼎萬通臺

史念橋繼辰俱授給事無敢留者矣是科江陵次子
爲榜眼不曾副嫌獨於鄉人示公何也費尋外補僉事
丁亥京察以浮濫請居家後起饒州府之推官竟不起
○按是科自史官科道外授部屬者二人循故事也奈
未科亦然自丙戌至今遂無科不選散館日竟無一人
爲郎署凡八科矣豈諸庶常薄視列宿耶抑提化爐者
加意桃李也典制久廢必有起而正之者嘉靖間惟乙
丑散館無郎署以前三科不選館故特優之戊辰則又
遵故事矣

吉士散館

斷獲編

卷十

圭

扶藹仙居

近來臺省雄劇覓出詞林上每遇散館諸吉士多願望
畱其輿皂則計日以盼言路惟恐爲史官之隸人此輩
就中又以烏府爲第一聞其賽廡時人臺則用羊豕入
垣則用雞鵝若留作編檢僅用濁醪豆腐而已今年值
甲辰諸君散館有開瓊於吏部門者見諸隸互相詢答
一人問汝主牙何官振聲應曰御史又問一人徐對以
給事最後問一人垂首半日不應苦詰之第長吁照舊
二字而已適友人姚仲含受吏科其顏色甚慘沮問語
以吏部所見亦一爲啟齒

丁未閩中詞林之盛

向來閩中無大拜者惟禾集間楊文敏人闕然不由翰
林此後二百年絕響矣今上丁未科會試大主考二人
爲楊荆巖道黃穀菴改員俱以禮右侍兼讀學入場
而李九我延薦以禮左侍兼讀學署部爲知貢舉官俱
福建晉江人也南宮大典以同邑三人主之此明興所
未有三月廷試則張瑞圖爲探花五月考館則林欲樞
楊道寅爲庶吉士又皆晉江人至六月而李陞尙書福
清葉從南少宰陞禮尙書同日大拜茲人閩之盛際極
矣是科經房同考官檢討黃國鼎亦晉江人至己酉散
館林楊二吉士俱留爲史官今皆顯重矣

衡鑑編

卷十

七

扶荔山房

戊辰詞林大拜

今上二十二年甲午首揆王太倉讀告趙蘭銘代爲政
時張新建爲次輔而陳南充沈四明繼之同事凡四人
皆戊辰詞館中人也本朝至今從無此盛四公在閩凡
三年而南充卒於位又二年而新建得罪謫歸趙沈二
公並別又四年趙卒至三十年壬寅而沈歸德始入仍
爲乙丑科益戊辰諸公在政地者幾十年更無別籍中
人尤稱盛事況前此則王山陰後此則朱山陰于東阿
俱登揆席一榜七相亦從來未有○甲午之春首揆趙
以賜甲起家而會試第二名張爲次揆三名陸爲三揆

四名沈爲四揆依序排連不差一名尤奇是科戊辰一
甲狀元舉康洲榜眼黃廷儀俱正位禮卿探花趙徽陽
爲元輔且俱得諡亦可亞壬戌之盛

四六

四六雖駢偶餘吾然自是宇宙間一種文字今取宋人
所構讀之其組織之工引用之巧令人擊節起舞本朝
既廢詞賦此道亦置不講惟世宗奉元一時撰文諸大
臣竭精力爲之如嚴分宜徐華亭李餘姚召募海內名
士幾遍爭新闢巧幾三十年其中豈少抽秘鳴妍可垂
後世者惜乎鼎成以後樂諱不言然戊辰庶常諸君尙
野獲編 卷十 天 扶荔山房
沿餘習以故陳玉璽王對南于穀峰輩猶以四六擅名
此後遂絕響矣又嘉靖間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
胡梅林總制南方每報捷獻瑞輶爲四六表以博天顏
一啟上又畱心文字凡僊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
令小內臣錄爲一冊以故東南才士縉紳則田汝成茅
坤輩諸生則徐渭等咸集幕下不減羅隱之於錢鏐此
後大帥軍中亦絕無此風矣今上壬辰平寧夏之役其
露布中云彷彿解山之強不減宋江之勇蓋取山以對
江幾笑破士人之口有友人云何不取徐海之強以配
宋江耶海卽徐明山胡總制所擒日本酋首也雖係戲

言實是確對○袁文榮撰元文每命壬戌門人三鼎甲分代而有時不給其拜相以此盡瘁亦以此

黃慎軒之逐

黃慎軒諱以官僚在京時素心好道與陶石簣輩結淨社佛一時高明士人多趨之而側目者亦漸衆尤爲當途所深嫉壬寅之春禮科都給事張誠字問達端疏劾李卓吾其末段云近來縉紳士大夫亦有棒喝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禪教者蓋暗攻黃慎軒及陶石簣諸君也不十日而禮卿馮琢庵琦之疏繼之大抵如張都

野獲編

卷十

完

扶荔山房

諫之言上下旨云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禪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以儒術並進以惑人心蓋又專指黃暉逐之逐去矣時康御史不揚亦有疏與馮疏同日上則單參達觀及朝士附會之非二疏同時琅簾相和張康承首揆風旨不必言馮宗伯非附四明者特好尚與黃偶異耳黃卽移病請急歸再召遂不復出與陶石簣俱不失學道本相

詞林前後輩

詞林極重行輩卽前一科者見必屏氣鞠躬不敢多出語或苦其太拘憶往年先人爲史官今晉江李九我

宗伯入館後二科而居址最近臭味亦最洽先人或得一鮮物卽邀與同酌或折柬移之李有一味亦然毫無町畦也近日格套愈嚴前後輩幾同師弟而實情轉薄相傾相軋甚或噉人顯彈隱刺以自爲速化地欲如廿年前忘形相與安可再得

四品金扇

故事京朝官詞林坊局五品卽得用大金扇遮馬其他須三品乘轎始用之故太僕光祿皆得金扇左右僉都雖雄貴以尙四品張黑扇如他官近年丁未以後僉都忽自製金扇每出皆屬日訝之逾年則左右通政與大

野獲編

卷十

手

扶荔山房

理左少卿亦用之蓋以同爲四品大九卿也言官禮官無敢糾正之者習見既久且以爲固然矣

翰苑設教坊

教坊司專備大內承應其在外庭雜宴外夷朝貢使臣命文武大臣陪宴乃用之蓋沿唐鴻臚寺宋班荆館故事所以柔服遠人本殊典也又賜進士恩樂宴亦用之則聖朝加重制科非他途可望其他臣僚雖至貴倨如首輔考滿特恩賜宴始用之惟翰林官到任命教坊官俳供役亦玉堂一佳話也猶記丙戌諸吉士入館余隨先人同官入觀時正承平盛時禮數極盛今二十年矣

按宋世學士赴院開封府點集優伶供應至用女妓況本朝止役樂工以供詞臣非過也若唐世學士上翰林乃作弄獼猴戲則怪矣

侍從官

宋朝兩府執政而下最貴近者名侍從自六部尚書祿學士以至龍圖等閣待制是也以執政造膝之後卽召入諷議故又名次對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俱要劇尙不在此數若翰林學士則日直禁中固不必言矣或遇有大事大賚則出旨必有侍從及中丞兩省兩制云蓋皆三品四品官所以有大小從官

野獲編

卷十

至

扶荔山房

之別若右列必至觀察使以上始得比侍從其重如此本朝不列次對之名蓋六卿事柄雄重臺長亦西漢亞相之職也同宋之執政而學士惟翰林及春坊有之春坊大學士已久不除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僅爲翰林大老兼官若待制則本朝固不曾設也以故筮仕得人吏局與外吏入諫垣皆以侍從自居人亦不尤其僭殊失次對之義矣竊謂部之貳卿臺之兩副以及通政大理之長及其佐之四品者詞林詹事少詹光學祭酒太常等小九卿三品者宜命爲大從官大理左右丞通政三參議翰林之講讀學士坊局之五品以及太常等小

九卿之貳登四品者宜爲大從官以上俱得從閣臣部堂臺長之後論思於別殿卽經筵日講俱於其中選用其積資稱上意者不時超拜祭地則內既無詞臣前謁大拜之嫌外亦杜庶寮巧圖爰立之望似與孝宗朝劉大夏戴珊等面議條旨故事相合宋制雖不足法然因以裨益聖政陶鎔相材亦或有補云

官寮超贈

仁宗初卽位故宮寮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命有司立祠祀之仁宗親爲文以祭又追贈左春坊右贊善兼編修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諡

野獲編

卷十

至

扶荔山房

文靖徐字好古浙之天台人起歲貢爲桂陽州學正遷國子博士以至今官凡考鄉試者二會試者二此猶國初時有之事獨贊善從六品超九階而贈官保且得諡賜祠儲君親灑翰祭之寔爲本朝所未有王名璉以字行吳之長洲人起鄉舉爲應天訓導進翰林五經博士再進贊善兼檢討坐事謫戍時侍仁宗東宮命特有之降爲典籍又復故官後以應制作神龜賦名第一時人忌之構其罪又下獄死至是贈祭諸恩俱備蓋以從六品超七階而贈正三品亦得諡其卹稍亞於善述云蓋當時禮重儒臣如此○又宣德元年翰林侍講承直郎

王達卒王字汝嘉蘇之長洲人永樂間舉明經由訓導
歷前官嘗爲永樂大典副總裁主應天廣西廣東鄉試
各一同考禮部會試者三洪應初建宏文閣與翰林學
士楊溥等四人入直蓋亦內閣輔臣也而典故俱不載
汝嘉歿之日殿閣大學士以下咸走哭二公與楊東里
同官誌銘俱出其手其敘置最詳確汝嘉汝玉蓋從兄
弟也二王俱不由甲榜而遭逢如此可謂遇矣

從龍外遷

歷朝從龍舊臣俱峻權臺閣惟宣宗登極恩最爲涼薄
如春坊中允林長懋者至轉廣東鬱林知州弇州書之

野獲編

卷十

重

扶藹山房

以爲不可解余攷長懋永樂十八年以編修侍皇太孫
讀書洪熙初轉中允是爲宮臣且六年矣仁宗崩問至
從臣扈從太子赴京而長懋辭以不便駁馬自以舟行
比至則宣宗已登極故有是遷蓋上尚優容不加罪也
乃訟言官僚遷權同異不平且以二弟一爲部屬一爲
監生母老路遙願改降繁難京職上怒下錦衣獄終宣
德一朝不釋至英廟登極始赦出令之故官遂卒於任
然則長懋免於誅殛亦幸矣時官寮中有司直郎張景
真者轉四川順慶通判則不得其解矣

坊局

近年詞林遷轉俱以坊局爲重若從本衙門遷轉則快
快見辭色蓋因講讀俱爲翰林屬官而修撰以下俱史
官不得與揆地講客禮也以故今上己卯應天主試先
晤訖而後侍讀以至高啟愚出題有勸進之疑不知祖
宗黜殊不然如永樂二年李繼鼎以禮部儀制郎中兼
右贊善猶曰外僚也英宗朝岳蒙泉由正統戊辰鼎甲
編修至壬申已轉贊善天順元年丁丑改修撰入閣辦
事蓋轉官寮已六年仍還本衙門且兩官俱從六品其
重詞館如此其他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又不勝紀
矣

野獲編

卷十

重

扶藹山房

官僚兼官之異

世宗朝用人入詞林多不次而兼職亦異如夏文愍以
翰林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此特恩不必言其他尋
常兼官如嘉靖二十年廷試讀卷官張治直拜翰林光
學士則不當帶他職而兼右諭德提調官孫承恩以禮
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是矣又帶少詹事掌卷官左副
都御史胡守中本憲職也而兼詹事府丞蓋皆以官官
爲重也又是年彌封官通政參議兼禮科都給事李鳳
來揆之祖制是以堂官兼屬吏也尤奇○永樂間楊士
奇金幼孜輩亦曾以光學兼官寮是時仁宗在東宮特

重其選後館中久次者亦轉官臣然不復以大寮兼矣
世宗初立莊敬太子每事倣祖宗行之故官較前朝
特異末年亦漸不然乃官察自此日重昔成化初黎淳
以英宗實錄成陞庶子力辭願轉太衙門應得之官其
時猶未以坊局爲榮也今惟以早離吏局爲幸矣○正
統八年胡儼以太子賓客圖子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
事卒於官景泰間以修通志成開臣商輅由兵部左侍
郎加兼太常卿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尤奇

詞林知制誥

宋朝分內外兩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之本朝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獨歸其任於翰林正統初年特置學士一人司其事其
後廢不復設至宏治七年始簡命尙書或侍郎一人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講典誥勅需次大拜爲輔臣以故詞
林中亦呼爲閣老其不得人相者十不二人也至嘉
靖二十四年而廢之但用講讀編檢諸史臣四五員分
掌以至於今蓋相嵩新居首揆惡知制誥大臣之過故
設計去之自史臣分領以來各以葩藻見長其辭采日
盛一日以逮數年來如陶周望董元宰黃平倩湯嘉賓
諸太史咸命代才名鼓其餘勇駢麗詳縟輝巧窮工幾
奪宋人四六之席然揆之論粹之體或稱未然○或云

大僚司誥勅廢不設始於張永嘉柄政時是不然

王師竹官庶

信陽王師竹祖嫡官庶與先人最相善且不拘詞林前
後輩俗體博洽虛心過從甚密其爲庶常時值同館有
以微嫌告吏部吏者時蒲坂楊襄毅補爲太宰聞之大
怒愬之江陵相公蓋以俱江陵所取辛未榜中人也江
陵素嚴重蒲坂議欲盡斥諸吉士爲外寮如張永嘉世
宗朝丙戌己丑故事館司同州馬文莊爭之弗能得諸
吉士各絮語自明求免王獨奮然起願以身獨承之且
謂庶常辱揀吏亦何罪可問江陵憚其詞直怒亦解授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官史局以復建文帝號爲請且云景皇帝位號久復而
英宗實錄中猶書卿辰王附名實重外亦宜改正今上
稱善英錄中故稱遂釐爲景帝而建文之號則暫已蓋
以事體大難驟舉行而識者固難其議矣尋轉官洗會
以撰明因寺碑文受知慈聖太后拜金粉佛像諸密賜
心不自安恐人議其以他途求速化也尋遷庶子卽以
病請急歸時正冀其復出而僅以下壽歿然晚年耳稍
聾似亦難以登綸扉云其家世爲右列有子廷世官參
將亦能文○辛未庶常之辱吏部揀也在癸酉之秋去
散館止旬月耳時吉士宋儒者素與吉士熊登樸有口

語乃諧之江陵謂觀史止熊一人江陵信之比散館宋授禮部主事熊授兵部主事蓋有意抑之熊有才名館試亦屢前列遠非宋比卽不畱亦當拔垣而得此官乃諸吉士之殿也意亦不無憤憤出怨望語宋儒者因增飾之又以諧於江陵謂登樸已具疏將劾蒲坂井及吾師相矣江陵怒且恐亟語蒲坂參之蒲坂與登樸父名過號南沙者相善同年也不便舉事乃囑之熊堂官大司馬譚二華 參之坐降調外任稍言其冤者江陵乃召熊宋二生面質始知盡出宋捏造宋亦遂遠貶時去二人授官匝月耳因思蒲坂江陵二老俱一時高才

野獲編

卷十

毛

扶荔山房

巨公何至爲一刻木而修怨於吉士三十人既用王太史一言而中寢可謂能補過矣又因宋儒譏說致熊登樸兩遭域射無端左官人謂江陵英察茲事則太憤憤云○熊登樸號陸海從謫稍進爲常德府通判其地故江陵楚旁郡也以公差入京謁江陵江陵畱之坐溫語慰勞之曰足下今漸進可喜努力修職峻擢不難我詞林衙門痛癢相關我此語亦出痛腸也熊徐起曰只恐老師未必痛耳記得醫書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請以二語驗之江陵爲大笑敬劇而罷熊後習學使者歸其父亦己丑庶常以永嘉不獲亦僅授主事尤爲異云

野獲編卷十終

野獲編

卷十

天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一目錄

吏部

屢兼二品正卿

借官出使

科道陞州府

傳奉官之蓋

方伯致仕加銜

堂官皆屬官

九卿揖司屬

嚴恭肅

致仕官

監生選正官

太宰揖吏科

陸沈兩公

鄭蔣翁塔

內閣中書外補

憲臣改學官

任子爲郎署

野獲編 卷十一目錄

扶荔山房

吏部堂屬

吏部見客

吏部三堂俱浙人

司農署銓

聖丞改吏部

掣籤授官

吏兵二部大選

舉吏部

選科道

科道俸滿外轉

臺省互改

四衙門遷客

用違其才

異途任用

添註衛經歷

張西江比部

州同降知縣

老人漁色

人臣漁色無等

京官避大轎

大臣屢逐屢留

大計年分條款

京官考察

外官考察

考察訪單

外察附批

大計不私至親

六年大計

考察破例

野獲編 卷十一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十一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屢兼二品正卿

洪武間詹徽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爲極異然此時官制未定也正德初屠藩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嘉靖中熊浹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俱專領憲事李承勛王廷相等俱領團營不預部事也惟嘉靖九年汪鑑以右都理戎政未幾改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十年以太子太保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至十一年又以太子

野獲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太保改吏部尚書又加少保兼兵部尚書蓋以御史大夫帶本品二次又以太宰正兼大司馬者一次皆身綰二綬各領事寄極古今權任之重一身當之且其人狙險貪狠古今所少何以當此異寵其他以兵部尚書領左右都者如毛伯溫等以南兵書領者如王守仁等以別部領者如刑書洪鍾等俱以用兵帶憲銜非正兼也自國初至嘉靖太宰爲他官者不論隆慶以後爲楊襄毅博嚴恭肅清楊在兵部不踰月卽還吏部今上丁亥嚴以本官召掌兵部未至而卒于家今上戊辰陳泰介有年以吏部尚書予告歸五年矣忽以南右都御史召

之時陳已先歿不及聞新命然自來無北太宰得南臺長者或謂內閣有意抑之按諸公皆一時名碩用之多不盡其材而稔惡不俊如汪鋐者乃持權久任如此則永嘉張相始終爲之與主也

借官出使

宋朝使北正副二人皆假尊官出使以示重我朝景泰初以英宗北狩遣使候問亦有超等借用然國初已有之洪熙元年宣宗卽位遣行在鴻臚寺丞焦循攝禮部侍郎鳴贊盧進攝鴻臚少卿頒登極詔于朝鮮上復以朝鮮世修職貢簡用爾等爲言且命以禮自持其便遠

野獲編

卷十一

二

扶荔山房

人較諸國特厚今使高麗者例以翰林或給事爲正行人爲副不復借官但賜一品服以往復命繳還最爲得體其後使琉球國亦然○使朝鮮者類拜命卽行然必出疆始改服惟琉球一差以五年爲限第必于福建造船逗遛又有出五年外者以故在閩中腰玉被麟用人肩輿多設中軍旗鼓等官其專與撫臣無異識者以爲非體又近年日本關白舉兵廷遣行人司憲者慰諭朝鮮司君甫被命卽于都下赫王騎馬拜客傾國竊笑之使還未幾爲遼撫所訐以墨敗

科道陞州府

宏治初年吏部尚書王恕覆給事中林廷玉奏中有成化二十一年刑科都給事中盧瑀陞湖廣長沙府通判給事中秦昇陞四川廣安州同知給事中童杭陞湖廣興國州同知又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蕭顯陞貴州鎮寧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奎陞四川夔州府通判俱先年陞用官員要依上登極恩詔一體擇用此諸官他日敷歷陞沉俱不可攷但憲宗末年臺省陞擢尙得冗故外僚如此今或以三品大參而出尙裂駝擢管如不欲生何也○永樂十九年辛丑黎恬以御史陞交趾南寧州知州至宣德七年壬子內擢右諭德則此時官制未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定耳又天順五年工科給事中曹鼎以九年考滿陞廣西平樂府同知鼎卽故大學士鼎弟正統戊辰科庶吉士又成化七年戶部左給事中李森陞懷慶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給事張鐸陞漢陽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御史汪奎陞夔州府通判則又皆憲宗朝事也

傳奉官之濫

傳奉官莫盛于成化間蓋李致省等爲之至孝宗而釐革盡矣然宏治十年清寧宮災給事中徐且等奏烟火傳陞者程通等十三人建毓秀亭陞者康表等三十餘人其他李廣傳陞匠官六十六人冠帶人匠百三十八

人幾與成化間相埒此猶李廣用事時耳至十四年吏部兵部奏近年傳奉文職至八百九十餘人武職二百八十餘人視李廣亂政時又數倍蓋中官親戚居其大半此又憲宗朝所無矣

方伯致政加銜

外吏以布政使爲極其久任不得內遷往往以滯溺乞身亦有淡于宦情自保末路者往時多晉京秩以寵其行如光祿太僕卿之屬在朝廷已爲殊典矣惟宏治十五年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上以其方曾薦大用勇于辭榮加右副都御史致仕仍命馳驛以歸至正德二年浙江左布政使林符乞休上以其生平無過恬退可嘉亦加右副都御史致仕嘉靖五年四川左布政使林茂達覲歲乞休上以其有夙望亦加右副都御史遂其請然而不得乘傳矣此後方伯以禮允歸尙量移清鄉近日四維稍裂其引退者類知吏議將及藏拙居多卽小京堂絕響矣何論中丞

堂官咎屬官

祖制堂官得咎其屬然久不舉行惟嘉靖間吏部尙書汪鋐以事怒其屬員外郎莊一俊笞二十論譎之外汪祐上寵恣宵旰應當時已訝之其前則有余祖母之祖廬

野獲編

卷十一

四

扶荔山房

江守錢東舍公隸其屬一知縣亦被糾以調任歸五十餘年遂不聞此事海剛峯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檯云欲咎御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爲未有怪事然終設而不用其意亦欲姑示威稜以厲臺綱耳又上疏請懲貪官復國初剝皮囊草之制時情尤恨之御史梅鷟因劾瑞導上法外淫刑得旨亦云瑞偶失言仍留供職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類是也弇州評海忠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似亦定論

野獲編

卷十一

九卿揖司屬

五 扶藟山房

故事吏部體最尊其庶僚至部者不必言凡大九卿以考滿及公事至者先赴部見三堂畢即赴功司揖司官向外答禮不少讓吏部司官有公事至都察院者亦報名庭參一如各御史見吏部堂官禮行之已久至嘉靖末年郎中張濂始不報名郎中陸光祖始不庭參至四十五年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不能平揭示司務廳命復舊規時值郎中盧良當考滿乃先詣永明私宅約必免報名庭參不然即止不來謁永明忿甚上疏直許之良亦上疏自辨上下其事于禮部禮科于是禮

部尚書高儀等議當如永明言復舊規于是吏部司屬見都察院一如見本部之禮而九卿亦不復往四司門揖其閣部大臣考滿應投供狀者只于吏部後堂見三堂後揖問孰爲功郎因手付以狀并不詣功司矣

嚴恭肅

嚴寅所太宰

清

滇人也本籍嘉興縣人先大父爲蜀之

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橫初嚴並仕爲叙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通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晉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顯其名則刻木輩尙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司吏者馭之加峻益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羣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余心訝其不宏然水蘖之操目中無兩正位統均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余被敝寒士之不如也

致仕

唐宋士人以致仕爲榮如白香山見之歌詠以誌慶幸宋陸務觀亦受人賀禮詩集可考蓋不特臣子以爲幸事即主上亦優禮之故唐令致仕官朝參俱居本班之

上宋時致仕俱給半俸今則不然乃至內外考察以致仕處年老及有疾者而被論之善去者與得罪之稍輕者俱云着致仕去于是林下之人以致仕爲恥矣猶憶孫簡肅生前以刑部尚書請告後以工部尚書起用孫辭不赴屢疏始允得旨加褒語以原官致仕身後其家求先大父文其墓石因于銜上入致仕二字其家入石時抹去之大父屢以古道規之不從孫有子六人一任子一甲科一乙科而所見乃爾真習俗之移人也

監生選正官

本朝監生本重至景泰時許納馬而漸輕然至正嘉間野獲編

卷十一

七

扶荔山房

尙選教職及知州知縣等官以錢塲白丁得專民社所至貪暴不作進想雖吏議旋及而民不聊生矣至隆慶間高新鄭以首揆掌銓始議禁革其雙月考中第一者亦僅得州同知州判官一時仕路爲之稍清近年准貢事起初猶以實廩十年科舉三次者加納既而甫補廩未科舉者亦濫觴矣久之而增附亦以居閒是學批廩納矣近日則胥吏市僧亦藉手津要竟批廩生入貢稱准貢旋以錢神選府判而出儼然與二千石稱僚友瀾倒至此令人切齒使新鄭公在事必奮臂剷除立盡矣○新鄭掌選奏請開等官無錢穀事寄俱得選本

省以免遠宦之苦奉旨遵行至今便之吏教官得選本省余自幼聞于大父云是張永嘉奏准行者近日有大老亦歸于新鄭所建白則大不然

太宰揖吏科

太宰體尊卽輔臣考滿亦必赴部聽考核供狀而考功司引奏于御前亦必隨功郎之後此舊例也惟遇朔望則太宰親赴吏科畫名亦累朝所行故事其後改以侍郎代之近并侍郎亦不行惟太宰以一名帖遺吏說知而已此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間高新鄭以首揆領銓遂罷不行高權傾中外無人敢抗之者若五部則遵往野獲編

卷十一

八

扶荔山房

陸沈兩公

吾鄉陸五臺太宰初以少宰光上時沈繼山司馬從成所起璽丞同舟詣闕兩人權若兄弟陸一日問沈曰公拚命請劍其不畏死明矣亦他有所畏乎沈云自幼惡

聞火砲聲他日雍容曹署則可恐邊塞戎馬之場不能
踐耳陸領之後沈以岡卿憂居陸晉掌銓用沈爲助卿
旋拜秦撫至之三日而劉吟反書聞卽被命移鎮協討
無日不在矢石砲鼓中蓋陸憶前語有意調之也司馬
爲子言亂絕倒

鄭蔣翁婿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
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爲比直
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歎或云蔣方秉
銓鄭謀出鎮爲勢所脅取然亦醜矣前于此則有徐太

野獲編

卷十一

九

扶蘇山房

常以女字劉金吾字有之子徐爲華亭相公家孫
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
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以笄女繼董宗伯爵之室
董時已爲大司空督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
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
官至光祿卿有婿舒洪志爲尙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
丙戌一甲第三人鄒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爲其婦外祖
時正大用鄭長子爲戶部郎次子爲提帥在京邸亦不
通聘問舒未及壯遽夭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內閣中書外補

新鄭再起以首揆兼冢宰有內閣誥勅房辦中書序序
班十人久次當遷新鄭置不省蓋華亭所收意憎之也
十人者齊訴于朝房且以直滿故事請新鄭呵曰若輩
有何勞對曰勞苦已三滿考且索米長安冀增薄祿餉
口耳新鄭乾笑曰果爾耶吾卽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休
儒之美俱喜謝而退卽刻入部具疏十人者俱對品詞
外爲邊遠大使無一人能赴者皆慟馬歸中一夏姓者
子及識之新鄭秉重柄任情非一此特其最小者然已
足失人心矣

憲臣改學官

野獲編

卷十一

十

扶蘇山房

承樂乞未科榜眼李貞探花陳景著俱福建人俱以九
年考滿乞就養一得高州府教授一得福州府教授俱
終其官已爲異事然猶七品官也宏治元年前有雲南按
察司僉事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
家貧難供朝夕乞授本處或附近教授以便養母詔許
之淮除常州府教授親終仍除僉事是以五品方面憲
臣而左官至從九品冗職矣淮抵任未幾母死歸以過
哀病卒竟不得還本職淮不知何許人料必生蘇松嘉
湖間也○又弇州異典述云有錢塘王羽以太常少卿
請便養亦得杭州府教授又正德五年御史陳茂烈福

建興化人以母老乞歸不能自存吏部爲改本省福清教諭則異典未之及

任子爲郎署

自宏正以後大僚任子拜各衙門幕職得通陞宗人府五都督經歷若官及經歷則五品竟陞知府矣蓋以郎官應列宿不欲輕畀也穆廟高文襄以首揆掌銓建議以爲知府四品方面官大臣子弟既可以執樞得之豈有反不堪郎署之理且宗人五府經歷兩京止十二人缺少人多銓法壅滯宜一切疏通除吏禮兵外餘三部俱得遞轉待休滿陞知府如故事得旨允行時高勢張野襄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所錄元魁也今日則有趙元度琦美寺丞故少宰文毅公長子抗直有父風且博洽一時少儔初授南京都察院照磨今己十五年始進太僕寺丞視曹郎如登天也瞿與先人厚善亦識其儀貌趙則余靈魚友也二君子故不可恆裕論首揆一品恩蔭例拜尚書司丞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中書考滿十二年始陞三級爲主事又九年爲尚書卿俱仍管中書事卽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約畧與鹽卿等諸君若之反羨京幕郎署之選早得金銜膺龔黃之寄然以祖宗成例莫敢爲遷就他從者近年則殷洗心盤故歷下相文野襄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公長子也居秘書年久獨橫上疏願得外陞三部郎官即二三品任子事例奉旨允行殷首出爲戶部郎旋以正郎出理宜府糧儲此後薇垣諸君若無復有厭承明者矣

吏部堂屬

吏部雖榮貴而並列六曹其堂屬體貌故無差別而實有大不同者各部有本司重大事俱說堂試卿及同司官俱得商榷吏部則不然遇陞遷用人選君獨至太宰火房面決可否其門擬皆選郎手自啓閉卽款語移日無一人敢窺至疏上而兩侍郎尙不聞同司員外主事

亦不敢問此猶曰大柄所在不可他假手也堂屬大小最嚴凡見于私宅僅送之門而止惟吏部則送其司官上馬方別于初見之大駭比詢之則此事相傳已久統均之地先自炎涼何以責人奔競要地耶唯國子監則祭酒司業投帖于其屬各廳各堂俱稱寅即去爲卿相而屬吏爲冗散亦僚亦稱舊寅生終身不易蓋師儒重地非他曹傳舍可比此却最爲雅道與銓司冷焚迥別矣。近日馮珠菴宗伯_詩爲左右少宰幾三年與廷津李對泉_戴相終始李太宰無事不與謀至有行而爲馮中止若緊要章疏俱少宰手筆太宰不更一字本科司

野獲編

卷十一

主

扶菴山房

官亦不敢有違言蓋李爲馮尊人仰芹_{子履}同年而琢菴方負中外重望以故折節尊信而敬規爲之一變矣此後則恐未必然辛丑外計有欲中李本軍憲使者頗馮枚止而吏科王斗_{洪士昌}用拾遺糾之馮又力持得薄誦初過堂時李之屬吏遂昌知縣湯顯祖議斥李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幾于墮淚不知身亦在吏議中矣湯爲前吏科都給事項東鰲_{鹿所}所切齒頃故遂昌鄉紳時正聽補入京故禍不可解而李馮二公一片襟才至意真令人可敬可悲

吏部見客

吏部選君雖握重權其位不過郎吏耳今乃于朝房見客與揆地同一尊嚴而言路諸公亦俯首候之須其一面即竟日不敢告疲或退有後言而再謁則仍坐以待矣至于不攜眷屬竟住選司則始于近年倪選君_{禹同}斯_應尤爲無謂既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自應博采衆論前輩如嚴文靖之爲太宰陸莊簡之爲選郎私宅皆無日不通賓客未聞有譏評之者况要津之囑挾盤益之潛通豈朝房公署所能絕耶其後抨擊所及亦不因此衰止也

吏部三堂俱浙人

野獲編

卷十一

主

扶菴山房

今上壬辰孫立峯_鏞拜吏部尙書浙江紹興府餘姚人也左侍郎羅康洲_{萬化}則浙江紹興府會稽人右侍郎陳心穀_{有年}則又浙江紹興之餘姚人一時同領銓柄最爲我浙盛事未幾孫去位而陳卽以南冢宰改北繼之尤爲奇特然孫之前又我郡平湖之陸五臺_{光祖}亦浙人也此後不可得矣

司農署銓

今上丙申丁酉間太宰孫富平去位以戶部尙書楊本菴_{後民}署吏部事幾一年然未嘗主內外計也至癸丑之冬太宰李廷津去位以戶部尙書趙南潯_{世爵}署吏

部止半年然司甲辰外察矣時論皆議二公爲政府腹
心故有此舉然而世宗朝已有之嘉靖十八年已亥大
計上命戶部尙書梁肅肅司其事凡凡誦數百人時
靈寶許文簡讀爲家鄭未嘗辭印梁亦未嘗署部特出
聖意簡注耳又是年刑部有大獄數事則又命梁署印
謙治事竣而後還印至次年梁遂奪官歸世宗恩威不
可測如此○楊趙二司農署銓稍久餘一二月者不紀
若宣德初年戶部尙書師達署吏部者二年則官制未
定也

聖丞改吏部

野獲編

卷十一

主

扶藹山房

尙寶司丞雖六品然小九卿之佐若非首輔任子初授
而以時望自他曹遷者爲清華之選步趨公輔間亦有
轉藩臬以出者然從無改郎署之理則以體統懸絕也
唯嘉靖末年北直隸人穆文熙以聖丞調吏部耶訝爲
怪事今上癸巳則福建蔣時馨繼之然而穆以計典外
謫蔣爲文選正郎被劾削籍兩人皆不復振固不如安
于符臺坐致榮應何苦而求啓事之榮也薄冷局而短
襲地者可以思矣蔣之前又有唐伯元者亦以尙寶丞
改吏部爲選郎亦不得遷而歸林下至今未起唐之前
又有聖丞陳于陞亦改吏部副郎馴至大用則僅見者

掣籤授官

吏部掣籤之法始自邇年孫富平太宰古今所未有也
孫以夙望起與新建張相尋端相攻慮銓政艱穴難塞
爲張所持乃建此議蓋議其責于枯竹初行時主者既
以權衡地擔幸謝端席得者亦以義命自安稍減怨懟
亦便計也然其時有一陝西老明經以推官掣得浙江
杭州府震懷求免富平公大怒謂若敢以鄉曲私情首
撓吾法叱令送法司治罪其人杖淚而出比抵任則首
郡刑官百責所萃果不克展布撫按爲題一浙東甲科
互相更調富平心知其故佯不悟而允之此後則記認
野獲編

卷十一

共

扶藹山房

分別陽則曰南北有分遠近有分原籍有分各爲一筒
遇無徑實者任其自取而陰匿其佳者以待後來其授
絕域瘴鄉之人涕泣哀訴筒已他授矣初猶同胥吏輩
共作此伎倆耳至其後也選司官每過大選前三三日
輒局其火房手自粘帖地方賄標高下以至籤之長短
大小厚薄靡不各藏隱謎書辦輩亦不得與聞名曰做
籤公然告人不可以爲諱于是作奸犯科反不在曹掾矣
其或先有成約而授受偶誤者則一換二換三換必得
所欲而止他有欲言則叱咤扶出矣曰統曰均如斯而
已乎

吏兵二部大選

凡雙月吏部大選則吏部堂官率選司官入內銓除吏科都給事中同入看打選官印子掛榜登簿以待總繳入內雖大權不得干預亦寓監制微意焉是日側陽酒飯於內則吏部尙書上坐都給事下席此在掖垣之體已自尊重至今上辛卯鍾給事羽正拜吏科都上疏爭之謂故事都諫與冢宰俱上座自近年吏科臣陳三謨諂媚要津自貶下席且以兵部選官兵科與大司馬並列爲証力請改正其事迄不行今下座如故也按太宰表率百僚自非他曹可比卽吏兵體例不同不爲無說

野獲編

卷十一

主

扶藜山房

舉吏部

往時銓屬俱由太宰自擇自張新建爲政始令各省大僚各舉其鄉人以分太宰之權于是鄉先達多以愛憎行其意一缺出至薦六七八人甲可乙否惟望重地尊者所舉始登啓事辛丑年浙江吏部缺出衆頗者凡數人嘉興賀伯闇其一也賀先爲諸生時有盛名適丁艱同一倍計者入都時朱少宰方督年在京廩學執鞭

而賀不屑受朱尋聯捷爲鼎元循至卿貳是年適以禮

野獲編

卷十一

六

扶藜山房

南吏部缺出時兵曹王淡生士望最有名當得之其同府則兵部郎張其廉與崇德令陳允堅亦在伯仲間而陳尤爲時賢所推最王乃逼約江南諸大老及各曹大僚以至科舉無不以王登薦於是吏部竟以單名上疏無一人陪者亦近例行後未有之事也陳在官聞王命下推案一噓而發張僅得調禮部亦引疾歸歿於家蓋一時惟銓司不復由太宰惟盡諸聽命而已至於巡撫缺出亦許九卿科道各薦所知近年觀後廣西適缺巡撫時左轄入覲尙在都下於是吏部稟薦舉者九人以入疏其八人左轄也京師遂語曰廣西撫院京香京絹

聞者捧腹邇來始漸變亦體勢之不得不變也

選科道

成宏之間進士避外官者多營求三法司觀政久之名曰理刑三年後堂官以刑名精熟上聞卽授御史卽監生歷事久者亦得之蓋此時撥各衙門觀政尙未限定常規以故巧黠者能越次得之然而必先授試職或論年再考不稱則又調別衙門嗣後漸不然矣至給事中選則專取姿貌雄偉以故成化初編修張元柏建議六科不必拘體貌長大當以器識學問文章爲主而時論不從其說蓋以近侍官兼主對揚必用體貌長而語野獲編 卷十一 九 扶嘉山房

科道俸滿外轉

正嘉以後都給事之外轉必陞參政固矣又論序不論俸卽拜都科僅一日亦得三品唯西臺則不然非轉京堂止得副使雖滿九年亦然蓋國初御史三考無過僅陞主事也頃丁酉年連中丞標爲御史亦滿九載杜門

戲謂人曰若陞我吏部主政我卽立起赴任矣蓋尙以

故事解嘲近年臺班壅滯積俸有十年以外者于是應朝卿以首俸應外遷特陞參政遂爲御史得三品破天荒之始矣至若邇年都諫出爲大參者若之如赴坑塹卽戶科姚養谷文蔚序次久應外補甲辰年亦曾上疏求外奉旨以謙退褒之然屢推參政不下至丁未年十月因御史九年俸滿盡陞京卿姚又白請致仕而疏中又云科俸久已逾期但不敢通考九年暗藏當內之意上命留陞京堂其時梁惺田有年蕭九生近尚俱以都科應轉而以姚故見壓遂先後俱自乞大參以去姚遂

野獲編

卷十一

辛

扶嘉山房

得擬南太僕少卿然直至戊申年命始下說者因謂文蔚避外營內大不直之署部少宰楊時喬疏所云智盡能索而後得者指姚也時姚科資已十五年實俸亦十二矣梁蕭俱乙未吉士姚又先一科庶常而推敵內外屢致紛紜其時科臣俱有言詞臣亦以薄于舊僚不免腹誅辛亥內計姚竟坐斥其得京堂僅閱歲耳亦何利之有。隆慶中吏科都給事韓楫亦請科臣自散至左右至都品雖不同職業則一請得通考上是之著爲令時高新鄭以百揆領銓韓其心腹門人也故敢破壞祖制如此未幾二人敗此例亦廢。近自癸丑以後六

科會議歲出一人以存例舊規恭公論其棄者當之
乙卯年兵科都張翼真國儒出爲參政其部諫倖亦已
考滿又叙勞績本不當外轉特以品望見擯非復一內
一外之舊張不能堪具疏自辨銓部遂直發其當外之
故張益恚恨投劾自罷丁巳大計不謹及之矣蓋累朝
來都諫序資俸擢大參成規從此遂廢但恐不能終廢
耳

臺省互改

兗州異典述謂徐瑞東貞明以給事中外請後轉尙書
卿原御史治水利凡兩居臺職以爲異後來有穆來輔
野養編

卷十一

主 扶荔山房

者以給事轉至左通政矣庚寅歲邊事孔亟奉命兼御
史開視薊昌與徐事畧全又同時並遣者王懷棟世楊
先任湖廣道御史歷大理左少卿至是又兼御史開事
延綏又曾健齋乾辛初以山東道御史言事謫官轉至
光祿少卿亦兼河南道御史開視宣大二邊又鍾文陸
北民初以御史聖謫行人司正尋陞光祿寺丞兼御
史賑濟河南則再入臺班矣尤爲異事。吏部曹即亦
無再入者唯顧涇陽慈臣以銓郎救辛總憲外謫後再
入吏部最爲創見然重望高名終不得志而去至詞林
帶憲職者唯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內江相公以司業

建言陞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行營將士此後七十
年而徐元扈光啓太史繼之以上疏論兵特旨陞少詹
事兼河南道御史治兵于都城葢軍興異典前後一轍
不可以常格拘也。按臺省互改前朝甚多至正德後
稍稀耳

四衙門遷客

近日吏部翰林科道外謫者皆不赴任僅身至境上發
文索公據歸而待遷如乙卯之冬吾鄉一給事謫爲閩
藩幕適黃與參承元自南京兆權中丞撫福建還里給
事持眷弟刺往候值其他適聞者微有難色給事立索
野養編

卷十一

主 扶荔山房

名利竟去黃歸大恐痛咎閩人身率謝罪凡往數次始
得面解因憶老人輩述吾鄉前癸丑科姚禹門少宰洪
以編修外謫謁中丞而移其座北向中丞笑而置之
蓋久爲詞林不知撫臺作主亦南面也又余所曰觀則
辛卯年馮具區祭酒謫廣德州判官適鉅州守署印兩
月轉南行人司副始歸又戊戌年計星石開造侍御許
州道貴論列諸大臣謫山西奇嵐州判官謁撫臺魏見
泉允貞魏前亦臺臣曾以言事外謫許疏中所劾大僚
魏亦一人也相晤時魏留款歡然稱老道長慰勞有加
許故乙科起家反侃然作色魏終不以介意此皆吾鄉

先輩故事不知抵境上一說起于何年何人也又憶乙酉年吾鄉馬廓巷應國比部疏論時宰倭及諸言官謫山西馬邑典史時御史漢人孫愈賢按宣大正馬所首科者蓋銓地有意困之也抵任謁臺孫倅不見馬長跪竟日至事畢而後揖之人所以窘辱之者甚脩馬內佐勿能抗也則孫之識見隘于魏遠矣且兩公品亦薰蕕本不足並論馬亦狎者偶與其甥李氏有違言李故太史見亭自導子膚懇于王太倉相公述其吞噓之狀王信之適大拜出山逢人痛詈必欲重處之故馬決計抗疏求諒王後當國起馬復故官蓋亦無成心云

野獲編

卷十一

韋

扶藪山房

用違其才

大臣坐鎮雅俗與宣力封疆本是兩事本朝如馬端禱楊襄毅兩太師前後握樞秉銓俱有稱于時真全才也其他大老未必兼長然不害其爲名碩今上初年用人隨材器使各著聲績近二十年來俱以資望推用不復論其材地相宜與否只如沈繼山司馬仇直著聞以之儀表百僚何等凝重乃用以禦虜劉時之變扞守有餘驅勦稍遲迄不能成功改撫中州不赴而去孫繼皋司馬爲選郎時清勁無染士林推服卽爲冢宰亦其分內乃用以禦倭卒與本兵相左爲白簡擊去二公後雖再

出終以前議未得大用也又如石東泉先朝直臣爲司徒時正繼宋莊銘之後心計操守不減前人久任計曹國計必裕忽移之兵部值關白事起力任貢封遂致憤轅又如萬邸澤駭諸邊情屢著勞勩經畧朝鮮奏凱而旋其時酬以本兵亦不爲過乃用爲協理坐院諸臺臣起而譴之復加銜出鎮終于塞上其他尙未能悉記著平許少微之疏曰沈思孝清直名臣使其建牙內地將見一路風清乃使作陝西巡撫助討寧夏正如斷圓方竹杖刮漆斷紋琴毫無濟于用而至寶損矣可謂至論此癸巳年事許爲兵科都給事名宏綱

野獲編

卷十一

雷

扶藪山房

異途任用

三途並用江陵公建議也是時以吏員任知縣者山東一省則有萊蕪之趙蛟費縣之楊果俱任九年加服俸再加州府同知可謂得其用矣頗聞兩人俱非循吏但幹局開敏能肩繁鉅果初流事諸儒生侮易之無一來謁者忽揭一示訂期季考諸生以故事姑往試且窺其作何舉動比衆集則請校官來出題且云不依舉刀筆不諳舉業又不敢廢典制願先生留意是日供膳皆出中庖甚豐比收卷則鴻乙滿紙或僅數行或戲爲俳詞以寓嘲諷果東爲一篋夜作檄呈督學云身既異途濁

流難定甲乙教職又師生親暱評品多私敢煩文宗親閱第其上下諸生聞之四服叩首求哀乙就明府手定文章司命孰敢不心服從此洗賜蘇胃以聽指南兩學師又代爲懇遂恣胸臆發案終其任無一青衿敢誣者又有一胥名黃清江西之上饒人起司獄愿任我郡嘉興同知親履而眇一目然才智四出應變無窮能持人短長郡長邑令稍不加禮卽暴其陰事相訐人畏之如蛇蝎及高寶諸河議築內隄久不就江陵公謂非清不可乃改銜爲淮安府甬歲餘成功者已半江陵大喜加兩淮運司同知留歲役又匝歲且報完一日謁臺使者

野獲編

卷十一

荃

扶荔山房

添注銜經歷

本朝簿尉卑官不用宋人注官待次之法凡才品劣者例陞王官初亦一時權宜疏通之術後遂循爲故事不能改矣至今上之庚戌西與人文無技立編者爲文選副郎署邊事患銓選壅滯又創爲一法於凡州縣卑官有考語非上等者卽上考而愿任稍久者輒陞外銜候缺經愿謂之半王官呈之太宰孫富平大稱善卽爲允

行亦不經題請而言路以富平故無一人敢議初猶一缺止用一人久而二三人更數年則累累若若與王官無異矣王官止中原楚蜀江右數處在彼候缺者尙少今衛幕則布滿天下動云待缺凡州佐縣佐以及驛丞倉巡之屬每一缺官輒求代署恣行晝擾或憲訪或告發則潛匿他方詭云回籍及事過再來又免有力者道地以圖承乏在上臺則以去來莫測無從行驅逐之令在吏部則以閑廢已久無從中考功之法真如飛天野又擇人而食普天率土無處不然其蠹吏治害民生真第一徹政文君實作之俑而吏部奸胥又利缺之易出

野獲編

卷十一

索

扶荔山房

張西江比部

江右張西江壽朋初拜比部丁亥京察外謫爲山東泰安州同知又以與同寅爭香稅事當第一級赴部聽補得降承平府推官言路起而爭之謂以州倖得司理則運同降一級當爲按察司僉事知府降一級當得布政司參議運司降一級當爲按察司副使矣時文選郎中爲謝庭案確辨殊支張乃改降萬全都司斷事而去迄

不振罷歸至今未出張此補本屬創見謝選君同鄉相
善破格用之但先朝知縣多陞州同知嘉靖初尚然後
遂爲胥吏輩考中之官及貴郎之優選無一清流居之
今下遷反爲理官似駭聽聞因思此官亦從六品秩已
不卑然列縣佐之班叩首呼老俞每直指行部則大帽
戎衣趨走巡捕一不當意善楚塵埃間與輿皂無異至
府司理亦得而笞之言之宜謝選郎之受梓也

州同降知縣

近年張西江晉朋癸未進士亦知名士也以刑部郎謫
州同知又因事降一級補任推官爲言官所糾改降副
野襄編

卷十一

扶藹山房

斷事并謝選郎俱得罪朝議不以選郎爲冤但本朝州
佐降府佐縣正者甚多無論祖宗時卽隆慶初年南直
通州同知王汝信者登嘉靖癸丑進士亦以戶部主事
降是官後被論再降一級時廣陵李文定爲首按力薦
其賢因降補其邑興化知縣尋陞戶部主事優轉通政
參議其人至今上初年尙在非遠事也

老人漁色

山西陽城王太宰國光休致時已七十餘尙健飲啖御
女如少壯時至今上十八年則去國凡九年矣時陽城
民白好禮者病亡其妻李氏國色也王夙慕其體托諸

生田大符等誘以爲妾其翁名白書初執不從後以威
脅再以利動遂許焉李氏誓不更適又力逼之以刀刎
死一時傳爲奇事按臣喬璧星得之速疏以聞上命查
勘後亦不竟其事而罷夫踰八之年或嗜仕進營財賄
者世亦有之至于漁色豈淫作少年伎倆爾未之前聞
或云王善房中術以故老而不衰

人臣漁色無等

今上壬寅吏部郎趙邦清爲御史金忠工給事張鳳翔
等論諸所臚列眞僞相半趙憤恨力辨醜詆穰言至持
利器欲刺刃言者獨其中有欲選東宮淑女楊氏退出
野襄編

卷十一

扶藹山房

爲趙買爲妾則不復置辨尋奉旨削籍去不深窮其事
也前此二十年則有故禮部郎臨江守一事與趙正同
竟坐極法長繫矣又前乎此則宏治初年寧陽侯陳輔
幼聘駙馬楊偉女待年未娶因聞涑水縣人郝榮有女
殊色曾入內廷簡出輔匿楊氏婚娶之後以寵衰仍娶
楊女旣入門乃發其事至下獄會赦旋命革爵爲民侯
他日伊子承襲猶爲寬政也若正統十三年侍郎齊韶
娶內選百戶史宣之女事發至夏月論斬則其禍烈矣
又數年則英宗返正時詰問達官吳官保曰也先何以
失信當時曾許以妹歸朕今女安在也先云已爲石亨

奪去且盡殺其膝矣上戒官保勿言亭坐大逆夷滅淫夫漁色至此真膽大于天其中得其良死者幸也

京官選大轎

閣臣禮絕百僚大小臣工無不引避唯太宰與抗禮然亦有不盡然者至太宰之出唯大九卿尊官及詞林則讓道駐馬以俟其過他五部則庶僚皆引避雖科道雄劇亦不敢抗至少宰之出其體同五部正卿他亞卿則不然矣至庶吉士向來止避閣師及太宰餘卿貳俱竟于道上遙拱吾鄉陸五臺太宰先于今上癸未甲申間佐銓遇庶常于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訴之閣下

野獲編

卷十一

无

扶荔山房

亦不能直因憤極語人曰當今京師異類不知等威不避大轎者有四等一爲小閣宦二爲婦人三爲入朝象隻四爲庶吉士諸吉士聞之益恚恨立意與抗今不知何如又北京臺省諸公遇六卿必避而南京則不然每道上相值竟講敵禮西臺尙以堂官之故不與公會至六科遇有公私吉凶之禮直與正卿雁行並立無少差等亦異矣

大臣屢逐屢留

禮部尙書石琯者山西應州人正統間進士也初爲金華知府以考察罷軟當罷遣陞布政行得留及爲福建

布政又坐罷軟去適陞南吏部侍郎再留會禮卿蕭璠以奏對失上旨調南京李文達薦璠以代蕭入朝出班承旨不上御道而竟趨右階英宗大不憚謂其舉動失措有忝禮臣勒令引退比自陳疏上上又云其入館實可憐但遲鈍耳命姑留之未幾即病不能出部事久廢時孝恭皇后上僊典禮煩冗始命右侍郎鄒幹署印而璠竟不言去久之始卒於京邸是時計典已重何以陞任卽廢不行而身被議者又何恬然若不聞比勒自陳時李文達亦不引罪又何也彼石琯者何足言特大臣廉恥道喪可異耳

野獲編

卷十一

无

扶荔山房

大計年分條款

大計考察之法至今日詳備極矣然孝宗朝尙未然宏治元年言官奏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則有年老有疾罷軟無爲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凡五條而無貪酷又另祭五品以下堂上官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款之外又有陞遷不協人望大理寺丞一員亦無貪酷兩條蓋其時待京朝官有禮不忍以簠簋屑僧輕加人也又其年爲戊申初非己亥年分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極大計然銓部初題本時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行則斷非登極又其年爲丁酉亦非己亥也且其時計

典不舉已十一年今人勦云六年大計爲祖宗定制議矣○此時五品以下官分作二項蓋如外計之有司與方面也亦似有理又不協人望一欵亦僅見于此舉今日似亦可行

京官考察

京官六年一考察者無其創自成化四年用科道魏元等言奉聖旨是有堂上官的還會掌印官同考察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十三年又用御史戴縉等言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奉旨照例會官考察至宏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吳泰等又請考察得旨野獲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云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則王介菴爲冢宰也時掌翰林院爲少詹兼講學汪諸請將本院侍讀以下官准成化十三年例自會內閣大學士考察上曰雖有本院自考察吏部還會同翰林院掌官行事是年請出者凡一百四員而詞林無一人至宏治元年閏三月吏部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僅去太僕寺丞周冕等五人耳宏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給事李源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乞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上命如宏治元年例考察共斥降九十五員至宏治十四年閏七月用南吏書傳辭奏謂京官十年一考察法太濶

畧乞六年一考察從之宏治十七年又詔十年一考察以給事中許天錫言命六年一考察爲令至正德四年已吏部尙書劉宇侍郎張繇等又請考察時距宏治考察時止五年蓋逆瑾意也自是已亥兩年考察遂爲定制蓋迄今尙未百年

外官考察

宏治六年正月朝覲大計吏部陞謫方面州縣等官一千四百員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上曰人材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材必待九年方陞今因一人無稽之言沒其積勤使之不敢申理豈治世所宜野獲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有爾等皆因舊弊不能改正其方向知府年未滿六年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未任之先餘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于是方面官以下山東僉事王經等五十八人皆留而府同知張文舉等俱未三年亦視事如初矣此時王三原爲太宰已爲上所疑故大典亦中格且旨中人材難得云云皆大學衍義補中語邱文莊爲次揆所擬旨也王此時卽宜辭位而猶戀戀恩遇不三月卽爲劉文泰事上指爲賣直治名不能安其位而去亦可謂不見幾矣又按宏治六年外計吏部具大小庶官當陞者二千人閣臣邱蔚上言

唐虞三載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斥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之言亦非祖宗之制上然其言以故未三載俱留用此事實錄不載而見之黃泰泉所爲邱文莊志中可見邱之排王三原不特劉文泰疏矣史竟爲邱諱之

考察訪單

今制匿名文書禁不得行唯內外大計吏部發出訪單比填注繳納各不著姓名雖開列職狀滿番莫知出于誰氏然尙無入御覽者至己未外計浙江參政丁此呂以不謹罷會有人言其枉吏部竟以訪單進呈此呂遂野獲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外察附批

正德三年戊辰朝覲考察疏入內忽批出翰林學士吳儼帷薄不修着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爲民僱丁卯主順天試以爲臣不易爲論題劉瑾惡之南金在臺時爲堂官劉宇所撻羞怒請告故宇之瑾從中旨罷去儼後起至南禮部尙書諱文肅而南金亦得復官宇之附權亂法至此瑾敗僅革官銜致仕真漏網嘉靖丁巳內計戶部左侍郎謝九儀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各以自陳得旨調南京用矣又科道拾遺疏下上又附

批謝九儀致仕沈良材開住疏中無二人名也亦異矣又先辛丑外察不及河南參政王慎中等二人內批俱以不謹閑住則首揆貴溪意也其後則今上丁丑星變考察南刑部員外包大燿以浮躁降內批以不謹閑住南兵部郎中呂若愚不處南給事傳作舟論之內批亦照不謹例閑住則首揆江陵意也

大計不私至親

南禮卿陶四喬承學素負人望又江陵同榜進士素以聲氣相重及奪情事起心稍不然時江陵同邑人傳作舟爲南給事方寄爪牙耳目雄行于都中陶又不甚禮之乃讒之于江陵會陶亦以事見忤適辛巳大計募人勅陶若無事缺適傳密寄陶諸罪狀至江陵大喜以授給事中御史傳入糾劾疏時商燕陽爲正

卷十一

扶荔山房

在臺中實最深爲陶姻家又江陵門人也苦救不能得乃懇之江陵公江陵怒以惡語切之商無策挽回陶遂爲科道秦耀等所糾得旨致仕商後轉廷尉將大用亦以言罷商敏練有能名本非附江陵者止此一事見嘗謂其畏禍坐視遂不免至壬辰外計司銓者爲太宰陸光祖前御史屠叔方黃正色皆其至戚俱以新任副使貶降議者不言其薄矣已內計則吏部郎呂肩昌爲吏部尙書孫鑑

嫡甥以浮議降調吏科都給事黃三餘爲考功郎中趙南星之兒女至戚以不謹明住一時輿論翕然服其公蓋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六年大計

京朝官六年一大計其法至嚴先朝亦有以不公爭之者如先王太父爭韋商臣等之顯然終不能得唯穆宗時考察科道後起給事周世選太僕魏時亮等然非時考察言官本非典制特出高靳鄭一時私意故公論皆以爲免今上辛巳察典不謹去者次年即起用爲今大司徒趙南渚世編則初爲南戶部郎特疏議切時政江

野獲編

卷十一

奎

扶荔山房

陵怒劣陞長史旋中大計尤爲清議所推也嗣後如顏鯨管志道張正鵠馬猶龍亦時情稱枉薦章不絕終不肯破例蓋以非有大節表著不得比前諸賢耳自辛巳後凡經丁亥癸巳已亥乙巳四斥籍無有議起廢者唯邇來辛亥一察物情洵洵司黜幽者破暉射無完膚一時亦不能勝近日遂議起徐比部大化則不謹條中人也銅人明時誠可憫惜然天荒一破後來藉口憐才恐大典難以隄防矣

考察破例

宏治以後考察之法始密而嚴世宗于議禮諸臣無所

不假借獨嚴于大計罷斥者如教官王珪光祿監事錢子勳御史虞守隨州同知豐坊輩俱百端獻媚于典郎而上終不爲破例其嚴如此然而降調諸臣如趙文華彭澤儲良才等亦係考察人數以權奸疏保留復舊職蓋以貶輕而斥重故特免也其後朱隆禧以進秘方見倖雖加銜終不見用蓋以考察之故而史後以助米及建醮祝壽其子院及呂希周輩以拒倭報功皆陞職致仕亦以計典故耳此後唯穆宗庚午高靳鄭以私怨斥張價魏時亮等諸人至今上初元皆起用今上辛巳大司農趙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劣陞楚府長史至是又

野獲編

卷十一

奎

扶荔山房

以不謹斥未幾卽復原職以至今官而大計自此不能承銅矣。嘉靖末年都給事中鴈汝進以劾嚴分宜降典史矣未幾外計卽以逃斥之是時察典嚴重言者但指爲嚴相修怨而無敢救者卽穆宗登極大需言官無一遺棄而汝進屢入薦章獨不收召使其在今日則立致槐棘矣萬戶侯何足道寧止一李廣哉。嘉靖末年論德唐汝楫以分宜黨被劾用不謹例閑住然非考察也穆宗龍飛普進舊講官汝楫僅陞太常少卿與致仕當時清議尙嚴如此

野獲編卷十一終

野獲編卷十二目錄

吏部

中書考察

大計糾內閣

乙巳雨察之異

都給事陞轉

考察留用

卑官被察仍留

言官側轉反詰

廣書

野獲編

卷十二目錄

一

扶荔山房

一時六卿眉壽

士大夫癖性

士大夫華整

戶部

海上市舶司

救荒

陶少卿

河漕

先朝設海運衙門

辛亥兩察之爭

己亥大計糾拾

銓郎索頂白

五賢附察

又

大計部院互訐

考察仍免

武弁王官

文武同時各盛

士大夫偉狀

二品直拜三孤

勸農

金榮襄奪情

西北水田

海運

永平海運

宣大二鎮漕河

開陝三邊餉道

呂梁洪

加河膠萊河

加河之成

黃河運道

汴河故道

賈魯河故道

徐州

膠萊便道

野獲編

卷十二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中書考察

大計六年一舉定於宏治末年其典最重五品以下俱聽考察內惟翰林學士得免考以示優異已而講讀學士亦請如例遂並免之其坊局等官雖貴則照各官同聽吏部處分矣至於內閣書辦即今制誥兩房中書官憲宗朝命本院學士會同閣臣與講讀以下等官考察不許吏部干預皆所以重文學侍從之體非他官得比野獲編 卷十二 扶荔山房

然嘉靖以來仍從吏部都察院為政矣至於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辦事等官以及御用監各項匠官例皆先期乞恩免考蓋又以他途擢之功令之外非特恩也太醫院及欽天監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後也太醫與兩殿中書仍入計典惟欽天監則至今猶然不考察不丁憂不告老云

辛亥兩察之爭

嘉靖三十年辛亥當大計京察是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糾首輔嚴嵩其詞甚峻嵩力辯謂鍊作縣敗官調簡今知京察必處以故建言所免黜幽上怒捕鍊

遠治斥口外保安州為民計竣吏科都給事張秉壺又糾吏部尚書夏邦謨不職得旨致仕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當大計京官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時劾吏部侍郎學士王圖其詞亦峻圖疏辨未奉處分至次年二月臨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張京兆具密啟于吏部尚書孫丕揚謂明時前疏要挾免察丕揚閱之震怒即聞之上令閣住明時辨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發刑部贖罪為編民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大字臺省繼之不揚辨甚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請致仕從來司察冢卿未有被彈射如此者且指白簡為挾免亦惟此兩辛野獲編 卷十二 扶荔山房

亥恰好六十年豈運數使然耶

大計糾內閣

六年京官大計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畢糾拾大僚屬科道為政而閣臣票擬去留或下部院覆議罪狀當否以聽上裁則太宰御史大夫與內閣輔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計之人向未有糾及之者自穆宗登極考察而高靳鄭為言路所憎聚攻不去乃至南給事中岑用賓御史呂校以大僚糾及之議者咸謂非體而時情正側目新鄭方以此舉為快心無有救正之者以故已已再出當國秉鈞恣情黜陟亦爾時激之使然又三年而高

被逐江陵專政則內外大計一出其手定部院不過一承行吏書矣。○每年初冬朝審罪犯俱大宰主筆相仍已久至庚午秋復當審時高以首揆兼掌吏部則事體非舊例可比謂宜遣他尚書代行而高奮然自請往獻所釋放最多較他年加數倍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誤用方藥坐大逆重辟者亦改遣戍蓋欲坐前任首揆徐華亭以誣罔先帝大不道也卒之穆宗允其請而往事終不究則高此一行徒傷相體耳後萬厯戊戌年朝審太宰偶缺旨下以戶部尚書楊俊民主筆甲辰年亦缺太宰又以戶部尚書趙世卿主筆斯得之矣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已亥大計糾拾

已亥大計最爲平恕惟董太史思白其昌以私隙爲朱考功石門徵庸所中外轉似未服人至於南京糾拾大僚則可異矣如右都御史沈繼山思孝吏部右侍郎楊復所起元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字遠皆一時人望盡入網中遠近駭愕莫知其故馮巨厓祭酒謂余曰此非糾劾疏乃薦舉疏也時視石林世祿爲南吏科以一人掌六科印遂有此舉至次察乙已視亦不免前三公者雖被指摘終無絲毫之玷而視遂不振

乙巳兩察之異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不下久之中有批出特留降調科道官數人蓋首揆沈四明專庇給事錢夢皋御史張似渠輩因并諸言官留之時以爲異事羣起爭之而不知前乙巳之更異也嘉靖二十四年春京察疏上內不謹主事周王等并御史謝瑜命照貪酷例爲民浮躁主事朱執中革職閑住蓋于部議加重焉既而吏科河南道拾遺則中允郭希顏光祿少卿談相俱在斥罷之列獨得旨留用其後二人俱受極刑亦在世宗朝更異矣惟兵部侍郎張漢在劾中上獨命錦衣官校扭解來京蓋漢先在部欲令總督大臣得斬將以行軍法上銜之未

野獲編

卷十二

四

扶荔山房

茲至是見疏觸怒故及禍比逮至以刑部議遲改鎮撫司刑拷竟發鎮西衛充軍皆從來未有之事也及南京察事俱竣御史桂榮又申救先任南御史今陞常州知府符驗執法愛民而南考功郎薛應旂爲常州人以私怨報復致之降調乞復原職上命符驗仍諄而調應旂于外在桂榮計後論救非故事也上竟不問蓋前乙巳世宗總攬大權或輕或重俱出獨斷後乙巳則考選久廢科道晨星首揆欲市恩言官破格留用要皆典故所不載也。○後乙巳南察時給事中儲純臣署吏科本在事主計人也亦以不及降調察疏發後尙在署草給遺

疏有相知者告之始杜門亦奇事也又前六年己亥主計南吏科祝世祿已陞賓卿亦以察諫中外稱快

銓郎索頂首

吏部郎以貨取者莫甚於嘉靖季年吾鄉項刑部治元以萬三千金得之於嚴氏嚴敗亦逮至病死于獄自是此風頓衰然至今上辛卯壬辰間猶有陋規可笑凡先入者將引疾必薦一人自代例以五六百金爲謝至餘姚呂允昌有催計之謗癸巳入大計始相戒禁止至于每省一人轉正郎時必以疾請待新者將滿求歸始再出館選此舊規也自甲午後蔣蘭居時以尙寶改授

野獲編

卷十二

五

扶荔山房

竟寧選權爲白簡所逐而銓體大傲梅大庾守峻繼之以戶部郎中改入管選亦被論去朱石門景領以禮部郎中改入亦掌選得陞太常寺少卿皆變體也自是而後皆以主事入亦無直至選郎者矣○嘉靖間每省凡三人一在京一在家一在途徒以執官享趨附費供應耳今定爲二人里居與現在皆新舊兼用

都給事陞轉

六科都給事陞轉惟吏科多陞京堂餘則一內一外如庠士之俟貢不敢輒越內則四品京堂外則三品參政盛外轉以正七得從三亦仕宦之殊榮而人多厭薄之

因有官陞七級勢威萬分之語後復爲勞陞功陞陞陞

三說勞如使琉球之類功如邊功督工程之類陞陞則吏科管察及舊起用之類人始以意爲遷就而避外

者多因之得計至癸丑年因爭熊之闕廷學差一事波及禮科都周永春不當內推臺中湯賓齊光起攻

太宰太宰舉一內一外舊規爲言又駁之謂非典制設

久不定因得旨命六科會議言人人殊而謂科臣但當

內擢其最不肯者開出一子入于外則衆口如一蓋以瑣垣得藩臬如郡邑之劣轉王官也此又不知出何典

故矣上久格行取言路寥寥其在者俱積資歲久視京

野獲編

卷十二

六

扶荔山房

卿若冷局戀禁園如鳳池此時周都諫亦不當得外待湯欲逐太宰誤引之耳時方視外轉爲禦魑魅投虎豹不覺爭先護周至於會議出而年例遂因之不舉矣恐祖制終難高閣也

五賢附祭

丁丑冬江陵奪情兩京大小九卿各有公本保留乃至御史則曾士楚爲首給事則陳三謨爲首合詞請留時惟詞林吳趙敬正之廷杖六十爲民比部艾沈繼之杖八十最後進士鄒則語益加厲杖一百與二比部同遣戍至辛巳京察復別擬本末欲永錮之夫已氓已戍寧

須更慶考功法會州百輔傳中嫺笑之謂江陵散議人而督亂若此知其不久矣此實至言但謂將五君子入庚辰外計中則實不然當時會州目睹其事而謬誤乃爾信乎紀述之難也

考察留用

六年京察典制最重其以不及浮嫌處者係續增事例降一級調外以曲全人材其後拔擢不妨致位公輔然當其時即留用仍故職供事者在先朝有之久不經見矣乙巳大計主察者爲署部少宰楊正庵時喬左都御史溫一齋爲政疏上旨出切責當事者不公而留臺

野獲編

卷十二

七

扶荔山房

省當諫者數人其所注意則僅錢給事及御史張似渠等三四人而已舉朝相視不敢發而聽補郎中劉楚磐元珍主事麗堯封時產特疏糾沈四明破壞典制皮奸欺君諸不法俱得旨譴罷最後浙人賀吏部道星燦然繼上清平之疏請亟下考察降諫諸臣以完大典亟罷主察徇私之臣以明公道徇私則指溫三原也賀故與四明厚善故斥溫之私以著忱之公時四明在告不入閣得旨賀亦罷爲編氓是年溫去位次年四明與商邱亦同罷相○沈四明與溫三原不相下已非一日然外猶示露庶以故甲辰年溫考二品六年滿故事止當得

太子少保沈特爲請加太子太保以悅之幾忘隙修好未幾管察盡處其腹心由是嫌猜愈深不可解矣其年七月三原得致仕去四明遂滋不爲物情所附云

考察留用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旨下留科道數人一時大駭以爲創見然嘉靖十八年已亥考功郎中趙汝謙主內察欲斥主事趙文華時太宰許讚力持不可謂此權門私人疏一上必爲衙門累汝謙願以身當之及得旨文華果留又工部屬魏姓者爲堂官尙書周敘所憎被斥汝謙不許而不能奪此科道拾遺疏上獨留之趙後官至少

野獲編

卷十一

八

扶荔山房

保尙書魏至都御史然趙故嚴分宜客是時嚴僅爲大宗伯而威焰已能鉗結上下如此至于前嘉靖丁亥兵部侍郎張璠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澤則已降兩淮運副仍守故官尋陞右諭德尤爲異矣○趙汝謙雲南之太和人初以壬辰科庶吉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吏部五年而究大計故事銓郎無竟授者汝謙得是官卽遷正郎陞南尙書卿以至副都御史協院至嘉靖三十年辛亥亦以大計自陳調外則相嵩久在首揆而趙文華亦登貳卿久矣文華留用事實錄失載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御史葉忠被察上特命留用尋陞大

理寺丞其事與趙文華彭澤同時而史亦不書

卑官被察仍留

巡按浙江御史左璠與參政俞士悅僉事施信考察所屬嘉興縣丞趙恭罷軟爲民恭請開白訴云士悅偏聽與隸李保之讎而陷之上下其事于巡撫浙江侍郎等官核之果如恭言吏部覆覈以聞上命璠信二人各罰俸三月惟士悅與李保並付按臣鞠訊治罪蓋謂其事俱起于參政之受譴故特重其譴且與輿臺並下吏其辱極矣此事在正統三年又十年而俞士悅者已拜刑部尚書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又六年而去位夫以方野獲編

卷十二

九 扶荔山房

固大僚糾一邑佐已誣反坐矣其時何顏對吏民他日何顏掌邦禁且至八年之久豈一售不足玷生平耶今丞簿即受誣固無敢自鳴冤抑又鳴且無死所矣是時卑官昭雪者不乏人因嘉興爲吾邑故紀其事

大計部院互計

內外計典皆吏部都察院主持商榷即有未愜亦調劑兩平未有祭事既竣部院復自相攻者惟成化四年冬以星變察朝臣時南京則吏部右侍郎張綸都察院則右僉都御史高明主其事已奏上罷郎中潘孟時等九十六人矣上以會官考察各掌印官不同僉名爲疑時

侍郎葉盛都給事毛宏以兼他事在南京遂并以屬之

綸乃上言頃會官考察其考退之中若員外蘭諸等三人人材可惜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當斥各堂上官不從臣言而都御史高明剛愎自用十三道御史豈無一人可斥高明心懷不公雖居風憲臣柔懦不立不能進賢退不肖願與明俱罷高明亦以妨賢慢事自陳上皆不計比葉盛毛宏覆奏至則云會考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察後乃輾轉煩瑣高明亦不與綸誠心商推以致積忿猜疑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議留議斥俱考察已定恐難紛更上是之綸與明始不問按部院同管大計野獲編

卷十二

十 扶荔山房

事後乃爭計如此真向來未有之事此後累朝計典其服人與否俱不論然俱竣即休始終無忤直至隆慶間筆吏部事大學士高拱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以考察科道事後相計今上辛亥京察孫承宗與許副院事後相左則成化已兆其端矣

言官例轉反詰

甲辰春刑科給事中錢夢星推湖廣參議未下夢星自以疏請謂左右給事外轉始得副使參議若散給事不過僉事以處不稱職者謂之劣轉今臣特散給事耳參議之推胡爲乎來哉吏部以爲優臣則自揣無功以爲

逐臣又自省無辜乞赦問該部明欽臣功過何以充年例得旨留用按科臣例轉無求免之理更無反詰銓司故事乃主上遂允其請說者謂四明密揭保錢故得留用自是乙巳年工科鍾兆斗例轉亦以論劾溫中丞因自請得留蓋鍾亦四明入幕也四維俱掃地矣。按錢給事于癸卯冬以妖書坐郭正域因及次輔沈鯉故公論以此薄之四明以此厚之時推錢年例者爲署吏部事戶部尙書趙世鄭不先以白首責蔡怒其異已遂改命侍郎楊時喬署印趙初議假王時意在存楚偶與四明暗合初非有心附權其後爲郭江夏昭雪者因四

野獲編

卷十二

十一

扶荔山房

考察脅免

自壬午以來諸劾江陵者多取顯官去尤而效之爭以建言自見亦有知物議將及先事而發者以予所見如乙酉年南禮部郎馬應圖論宰相權重言官阿輔譏爲邊尉去時太倉相公新出山先知馬疏所由遂因論時事及之謂年來滄訛成風乃有市井儉邪千人所指如馬某者亦得借建言之名以逃考察其詞甚峻時去大計尙年餘至丁亥春南察終不及馬則以馬疏先被處也至辛卯冬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先以科場論同郡主事饒伸爲時情所薄至是又以科場事劾南京主試諭德陸可教取中舉人錢慰春乃御史錢一本子中式

野獲編

卷十二

十一

扶荔山房

有私時謂胡借以飾前疏之謬欲免祭典及癸巳春大計竟以不謹罷則此疏爲無益矣至戊戌年巡按甘肅御史許聞造論邪橫大臣爲侍郎張袞蒙都御史魏允貞等諸公皆負時望且皆西北人說者指爲張新建私人因張去位爲之報復且本浙人浙黨預爲逃京察地也白簡紛然攻之不遺餘力許外謫去己亥內計許雖不處而恨之惜之者尙相半近日癸卯甲辰閒徑路已分彈擊四起出奴入主暗避朋攻乙巳一察遂至欽留滋議朝端聚訟迄今不解又非余所得而知矣。宏治癸亥京察之前給事中吳璘王璉自知有議先事論吏

部尙書馬文升馬辭管繁不允卒斥二臣而當時不以爲非察後又有疏辨者馬欲請再考時考功郎中楊旦執不肯從遂依先議是時人心尙古無旁觀者爲之佐關遠非今日光景也若嘉靖辛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疏劾嚴嵩議者亦云姚察以此重譴此出仇口何足損沈直聲

曠書

史冊中如鍾會作偽書以賺寶劍及宋女奴習石介書諸事皆意爲未真乃近年如庚戌冬有傳浙江巡按御史鄭環樞繼芳寄一書于王給事宏庭紹發者云次年野獲編

卷十二

三

扶荔山房

大計欲處某某不下數十人皆富平太宰心膂也胡給事慕東折持以示孫富平其末又綴一行云嘉禾先生近生一子想丈所欲聞者并報嘉禾指沈繼山也蓋孫沈深仇而俱無嗣故作此語激之孫閱之果大怒即欲重處鄭王諸人一日出以示少宰蕭元圖雲舉且云此曹爲謀險毒至此非盡芟之無遺類禍不止也蕭諦視良久忽批筆其上曰得非詐乎因孫老聶故作字示之孫出其不意甚驚悲已而稍悟遂篋此書不出而王之側轉蕭之破劾亦胎于此矣鄭御史京師人曾特疏發王聚洲元翰之墨故西北諸公切齒焉胡王二給事俱

太宰同鄉胡煥粉榆報恩怨王宏庭雖秦人持議特異故井中之胡之伎倆似巧實拙幸富平董而拙其計乃得售使遇英敏之人且立敗矣

武井王官

吏部選法惠襖流壅滯姑創爲王官以疏通之名曰升轉實罷斥也此法創于成化以後今不可改矣惟武弁則無之欽依守把以上非參劾無驅逐之理况廢而復起不可方物近年石大司馬東泉始倣王官創創爲添註一說凡劣考者則註焉有官無缺亦救時苦心然此輩素號錫鑲酒壺非考功法所可束縛恬不懲創石去位而添註亦不講矣

野獲編

卷十二

古

扶荔山房

一時六卿眉壽

本朝大臣享高壽者間有之然未有聚于一時者如華亭陸平泉樹聲以禮部尙書太子太保致仕則嘉靖辛丑進士也得年九十七海豐楊夢山崑以右都御史致仕則嘉靖丙辰進士也得年九十四石塘畢松坡錫以戶部尙書致仕則嘉靖甲辰進士也得年九十三俱在今上乙巳以後三數年間其去國俱蒙優禮及九旬俱受特使存問身後飾終之典尤皆崇備若官未一品壽止八旬以上者又不勝紀也蓋上壽考作人之效而聖

壽無疆亦可小矣。○楊太宰乞身時其母夫人尚在堂年百十四歲始告終。陸宗伯年五十九始舉乃嗣伯達少卿見其登第者十七年又及見會孫謝中丞九十時長公京兆君年七十餘扶持左右如嬰兒尤爲難進。

文武同時各盛

嘉靖末年孫文恪性爲南禮部尚書故左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忠烈公子也時長子鑑次子鉉俱已登進士鑑仕至吏部尚書鉉仕至南禮部侍郎其三子名犯今上御名改名曰鑑繼登第仕至太僕寺卿少子鑑登今上甲戌會元現爲南掌院右都御史其孫如法如游壘以甲第爲郎署爲詞林者尙多又章遠伯李成梁從偏裨起遼左積功至封伯世襲事在今上初年今以太保奉朝請嫡弟成材爲總兵其長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松屢爲大帥最後帥遼毅于陣追贈少保又蔭一子爲世都督同知次子如柏亦爲遠帥至右都督第三子如楨以錦衣藍今現爲管衛事都指揮使第四子如樟以都督同知充貴州總兵官幼子如梅現爲遼東副總兵官將登壇矣又嫡姪如梧如楨亦皆副總兵一時文武各極其盛李氏兜整騎士非可比忠烈公閱閱亦以戰功積勞至此卽唐李西平諸子所不論也

野叢編

卷十二

主

扶陽山房

上大夫癖性

宋時肅宗孟好潔至有大小洗面大小洗脚等號同時王介甫則遂首垢面蘇老泉至目爲衣囚面而食犬豕然二公皆名流皆僧司馬君實則一也嘉靖中楊用修衣服起居窮極華潔同時唐荆川破衲蔬羹垢敝不堪然二公皆大儒皆忤世宗早廢則一也蓋好尚懸絕各出稟受何必盡同近來士人以惡菲白處者惟吾鄉丁司空改亭賓家世富厚所至醇然不淄然居處卑陋坐一柳木椅挂一粗布褥數十年不易几榻塵穢衫履鷄結絕似一苦行頭陀又沈司馬繼山思孝清白之操不待言然整鬢修容老而彌甚虬鬚鉄面澡豆不離左右盥手日數十次不倦即烟粉輩未喻其潔也兩公俱以小友畜子每見其舉動輒心折嘆服以其各有至處非強飾也

野叢編

卷十二

主

扶陽山房

士大夫偉狀

士人生西北者類多長身偉貌自昔相傳風土使然而實不盡爾以予所目觀今方伯朱恒獄元則浙之山陰人中丞王斗暉士昌則浙之臨海人皆昂藏八尺腰腹十圍朱飲吸能兼十人其重四百斤王稍遜之然浮白教斗不亂會與余飲於馬仲良所坐人皆酒客終席

不能敵王醜然而別次日復會飲王出其蟠桃盃以酌
容蓋絕其俗所藏桃核鐵成者受酒升餘與余載鼎以
上度爲李余初負其一勉強盡之已覺半醉王連負其
九引酒而起始猶烈然及張燭後復飲如初也王起
而語畢後比部郎時同舍有王居士名京師人字
道士和之其狀最奇長不過四尺腹大如箕腰背
偻便步蹣跚踟躕望之宛然一蜘蛛也每報班趨省出
人必偕觀者填路中丞嘉談笑王居于赤善諸詩每遇
雨人俯而相握手仰而聽敝口旁人無不絕倒居于內
人頗而長有才色名聞都下頗有輕薄子爲俳嘲嘲之

野獲編

卷十二

古

扶荔山房

著士紳短小者如子所識秦和郭司馬青螺子京餘
姚孫則邵侯居如法常熟里都逆洞觀波樓皆渺小丈
大觀頹然偏然均爲一時名碩羽儀當世真所謂失之
子羽又內監徐姓者長淺及丈肥亦稱之今上呼爲
徐人漢其視王中丞不及肩也

士大夫華瞻

故相江陵公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
遠近雖季同何宴無以過之一時化其君多以侈飾相
尙如徐漁浦泰時同卿時爲工部郎家故素封所客至
必先領其服何杵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

無少參錯班行麗之近年公卿間例選科舉惟協院中
丞許少微家編朱紫什襲芳儀遙聞時年逾知命而顯
貽周旋猶能照應數人此公居官以廉名聞蓋性使然
也又友人金亦成汝嘉太宰家無餘石雖亦具較每遇
入室則一歩之外香氣逆鼻永執霧縠窮極奢靡至以
中金爲重籠又爲溺器而作吏顏清曰勞負卿人債數
千不能償耳樞八議田中帶此結習不能割也又如大
司空劉晉川東月遇冬月則御紗袍遇暑月則披絳袍
問之則曰力不勝時服也同卿焉謙川東帶時缺其
二三勝同寅皆笑之恬不爲怪此則似出有意矣江

野獲編

卷十二

大

扶荔山房

陵時嶺南仕宦有媚事之者製壽幛賀輅俱織成青屬
爲地未屬爲壽字以天鵝陂爲之當時以爲怪今則尋
常甚矣今藩府賀其接撫將領賀其監司俱以法錦刺
繡文字在在皆然價亦不甚愛蓋習以成俗也又近年
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輩至織成雙金刻絲花鳥人物
目之漫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其人江西人自甲辰庶
常出者

二品直拜三孤

文臣至尙書六年始得東宮三少滿九年始加太子太
保腰玉惟閣臣以輔弼之重不拘年歲或太宰間以六

年得之他曹不得此也近惟長垣李霖寰大司馬以搖功從憂中峻加少保雖邊功偉異然他人以十二年得者李在田間得之其故官又僅右都御史也且三孤必帶官銜而李竟無兼官直至一品考滿進少傅始兼東宮太傅蓋自嘉靖初張永嘉以文淵吏書得少保無兼官官始再見於長垣○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卽位加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李東陽謝遷俱以尚書直拜少傅時宏治十八年上新卽位

戶部

海上市舶司

野獲編

卷十二

左

扶荔山房

太祖初定天下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設市舶司司有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共屬吏目二人驛丞一人後以海處寂靜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遠罷不設洪武七年又設於浙江之寧波府廣東之廣州府其體制一同人官其後寧波漸廢今止廣州一司存耳蓋以寧波亦近畿甸爲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從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後與金國貿易三處權場共減入百餘萬緡所輸北朝金綸尚不及其半每歲終竟於旺貽歲幣庫撥取不關朝廷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闔廣大家正利官府之

禁爲私佔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邊倭禍皆起於豪右之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實貨析不與直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統議之詳矣今廣東市舶公家尙收其羨以助餉若閩中海禁日嚴而濱海勢豪全以通番致富封殖年閩南士大夫亦有兩便護福興二府主趙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則何如官爲之市情法可並行也況官名市舶明示以華夷舟楫俱得往泊何得寬於廣而嚴於閩乎況邇年倭倭高麗亦何曾問閩廣海道也

勸農

野獲編

卷十二

辛

扶荔山房

漢大司農爲景帝所置蓋改秦治粟都尉而創之九卿又別設搜粟都尉總之重農事也詩七月篇農夫註疏爲農田之大夫郭璞云今之耆夫是也東晉勸農賦云考治民之要職莫美乎勸農蓋晉時猶重其官如此唐時節度出鎮尙兼管田使而租庸使則以戶部尚書領之至宋時州郡守臣俱帶勸農使元世祖中統二年令各路俱設勸農司最爲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設浙江杭嘉二府屬縣勸農主簿成化元年添設山東河南等各布政司勸農參政及府同知通判縣丞各一員嘉靖六年詔江南府州縣治農官不得營幹別差其重農

如此至穆宗初大瑞出鎮江南龍袍遂改勸農廳爲織造館然余初有識時尙見勸農舊扁于府署之門今改換已久問之人不復曉各郡曾有此官矣至于各大藩參政之設久不開銓除然而無革革之旨意者并其事干糧道乎○僞鄭王世充圍困將亡時尙遣廷臣爲諸道勸農使史所云丞耶得爲此行者喜若登仙是也今承平反廢不設何耶○洪武三年用韓公李善長言置司農司於河南設卿一員少卿一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一員

救荒

野獲編

卷十二

羊

扶嘉山房

嘉靖八年以連歲饑荒條議紛紛多獻義倉社會法惟廣東僉事林希元上救荒藁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備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已死貧民急葬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損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其綱有六其目有二十三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上嘉其言然竟不行大抵救荒無他法惟上

官悉心經畫如甲午河南一賑則少卿鍾化民力居多二貪令借賑自潤竟實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給事楊文舉賑江南恣意冥行雖以墨敗而予遣已填溝壑矣希元之疏真荒政第一義恨無人能舉行耳○司馬光救荒疏云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議亦荒政中良法但行于今日則有司先稱貸于富民以實其囊橐矣可望涓滴及貧民哉

金榮囊奪情

野獲編

卷十二

羊

扶嘉山房

戶部尙書金濂在正統景泰間號能臣最後爲言官所聚劾疏辨甚苦至辨匿喪一事尤支其言曰攻臣者謂臣往福建時母喪不臨比回又不發喪其時以軍務至重但痛哭而行後蒙取回乞歸不允夫金革之事固不敢避然必當奏請求放俟上奪情而後遵命可也豈有聞訃漠然之理即主上何由知其情而奪之且宣德間金爲御史已奪情巡方矣其時非有金革也茲當時士風忍薄凡遇喪而不得奪者謂爲無能見棄故衰經視事習爲故常金則喪心之尤耳屢贈流陽伯諡榮業豈非忝竊

陶少卿

陳大司農義主計時國用苦乏議開事例以註誤失官
者得復職其休致林下者得晉虛銜改章服其時亦有
應例援納數人然皆賞郎畧途無清流肯屑意有會稽
陶蘭亭允宜舉甲戌進士素負才名官比部尋外謫以
黃州府同知罷歸忽入賞如例得改苑馬少卿銜遂服
金緋滿櫪按以下官自稱少卿置酒高會鄉人嘲笑之
不顧也或以陶高才早廢借此玩世云陳此舉祇爲所
厚同年尙進士若地然尙素犯名教公論所棄卒不可
復而註誤一條亦奉旨刪去

西北水田

野叟編

卷十二

圭

扶荔山房

西北開墾之說始于元之虞集暢于本朝邱浚俱未見
之施行今上乙亥徐儒東貞明新入省垣首申其說蓋
卽所著潞水咨議緒論也疏上江陵亦以爲然方見施
行而徐以所厚同里御史傳應禎譏以時事連請去
又十年孺東從田間起始奉上命以尙賣少卿兼河南
道御史奉勅專理水利事體甚重未匝歲竟無績可叙
徐亦自請歸尋卒于家然談者至今歎功之終于可成
惜徐未盡其用余觀徐疏或給牛于貧民或責成于富
室俱室礙未安惟選健卒分屯及招南人占籍二說可
用但又欲于勾補軍丁之費轉解京師說又支矣予以

爲不當官開但當私開又不當竟自私開當設便利之

術不勒其必開但誘之爭先頗開京師蛙蠃鰕蟹螺蚌
之屬余幼目未經見今腥風滿市腥矣皆浙東人牟利
之屬荒積不毛之地潞水生育以至蕃盛耳水族尙爾獨
不可墾闢種時如江南圩田之法乎又南土人北岸驅
之如逐鵝鵝此禁則暫弛之下令江浙之人能開田若
干卽畀以勇爵多者遞與加級得世有其田不願者俟
其功大若子孫得讀書附入疊序定額每邑若干人以
待試但嚴限其額不得濫收則浙東之爲胥吏有力者
悉先相倡自部署其曹偶以往矣久之土著情民見疎
野叟編
卷十二
圭
扶荔山房
確化爲良田亦見觀而喜不待勸誘爭占爲已業矣至
于起科歲月之稍緩履畝勾較之稍寬是在當事者臨
事時變通之矣○今上庚子保定撫臣王鹿鵬曾以海
濱屯田奏効上疏云天津一路從來斥鹵無人耕墾臣
以江浙治地之法行之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畊得
五千餘畝其蒔水稻者每畝收四五石蒔蠶豆者亦可
一二石始信斥鹵可變爲上腴也天津爲神京門戶重
鎮養兵歲餉費六萬餘金俱加派民間若依今法墾得
七千頃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餉足而可農亦不
匱矣且地在三岔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漑請以防海官

軍用之海濱懇地每歲開渠築堤盡成良田一面召民承佃數年後荒蕪盡闢軍兵且屯且守民無養兵之費而保障益固矣味此疏則北方水利明白著效如此推之畿輔南北再推之大河南北其風土可施耕耨皆然矣奈何泄沓因循不一講究坐視他日危困哀哉。徐濡東之開水利已漸有緒徐達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南漕運之半此語聞而畿輔士紳大怖是且加賦吾鄉遂入王御史之檄彈章而水田之役遂蠲王爲直隸軍習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後中原士大夫深爲子孫憂恨入心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復興此議其不報

野獲編

卷十二

章

扶荔山房

戒

西北水利

汪澄源之撫保定既以屯田有效上聞至壬寅之春復上條議陳利便其一以水利爲言疏畧曰臣謹按境內山川圖蹟實以耳目間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恆山滹水可以溉中山溢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常用之滌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于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并選南官中能識水利

野獲編

卷十二

章

扶荔山房

者周循勸議某處可築壩建閘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發軍民夫役以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收穫可益穀千萬石畿輔從此富饒永無旱潦之患卽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釋於北此國家無窮之利也疏下部覆奉旨允行此其說與水田相表裏眞西北永利未幾汪去任此議亦格至今無敢議及煌煌明旨回不及彼中旁撓之衆口也惜哉。先是丁酉之冬萬邸澤世德開府天津建議興水利都水主事沈朝煥繼之上並下戶部覆奏世德言天津濱海荒蕪地土俱可屯糧宜設法招集開墾朝煥言天津南連靜海北距直沽盡屬膏腴可以開墾合二臣疏觀之眞兵農兩利之策宜咨撫臣開諭軍民自備工本官給印照俾承爲已業三年之後方許收稅每畝輸穀一斗中等六升下者三升耑備津門防餉之費奉旨卽舉行之時萬中丞以禦後創開募府止轄河間一府故不他及若汪中丞所轄則畿南六府延袤千里無非上腴兩無境內合之順天已盡帝畿倘並施耨耨則軍國所需不必取給東南明旨再三申囑徒付空言蓋北人濡執偏見難以理喻如此

河漕

先朝設海運衙門

文皇帝靖難後初議遷都北京以餽餉艱苦乃於永樂五年八月下廷臣會議海運議已定奏請於蘇州府太倉衛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衙門左右運使二員秩從二品同知二員秩從三品副使四員秩從四品經歷照磨各首領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衛所俱屬提調奏既上太宗如議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議事遂中止至正統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運赴薊州諸倉乃知海運一事先朝未嘗一日不講

野獲編

卷十二

老

扶荔山房

海運

元之海運始于至正之十九年止于天歷之二年凡受五十年之利初起時至燕者四萬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萬石其始建議者爲伯顏任之者爲張瑄朱清嗣後又設立都漕運萬戶府每糧石給價六兩五錢以後香糯白粳以漸加矣其海道凡三易最後開新道從劉家港上船過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

日耳至元順帝時漕河不通始納張士誠之降賴其海

道貢米以活燕京垂絕之命聞大將陳友定又從關廣大洋綱運雜貨至都下以暫濟危亡蓋海運之利如此本朝遼東一鎮歲餉專仰給于海運文皇徙都北京猶議立海漕都運使得比布政司已而中輟今十三總中遮洋一總尙爲海道設也議海道自不得不議膠萊以防海運之阻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商人商賈出入

野獲編

卷十二

天

扶荔山房

其間臣等因遣官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汎舟皆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省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垂海之道汎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檣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挽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衛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部覆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漕糧十二萬自淮

入海工部卽發節省銀萬五千兩雇募海舟准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詔從之已而麥龍等又上海運經理之要四欸如修葺大嵩靈山等衛城池以壯門戶增復利津等縣巡檢司弓兵以資警備及禁私從出遠洋等事俱得旨嚴行卽遮洋一總爲給事胡應嘉議革未久至是復設時總漕王宗沐又有海運三大勢七便宜之疏更詳並奉俞旨此非遠年事也

永平海運

永平府自嘉靖庚戌虜入之後增設燕河石門二路主客兵餉歲需三十萬石而盧龍地瘠旱澇相仍又無商

野獲編

卷十二

五

扶荔山房

估肯至其地全仰給十它運艱苦最劇撫臣溫景葵始倡通漕之議繼之者則撫臣耿隨朝勸議覆奏謂永平境內有青深二河青爲工頗鉅似不必議深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五十四里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凡四百二十六里悉傍岸行舟其中放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大小沽諸支河倘中流遇風隨處可泊宜於紀各莊修造倉廩事半功倍可爲左輔永利部議以爲然詔下行之自是每歲通漕盧龍一鎮耐得休息而近深諸邑遂稱樂土時值嘉靖之末接隆慶初元主之者華亭相與雷司空禮也乃知北方轉輸一切車

馬全不足恃漢唐都關中俱視漕河通塞爲盛衰卽故元運道一梗而國隨之使永平此議在相需當事時其疏亦必見格可見海運之難亦難於慮始耳

黃河運道

景泰四年張秋河淺漕船不前河南參議慶建議請自淮安之清河口入黃河至開封府榮澤縣河口轉至衛輝府胙城縣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卽入衛河船運至京詔下總漕諸臣覆議卒見沮然山東運道有梗此亦可備緩急也是年河南僉事劉清亦言自淮至榮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岡頭一百九十里引

野獲編

卷十二

手

扶荔山房

沁水以入衛河行人王宴亦如清言欲開岡頭置關分沁水南入黃河北入衛河只費衛輝一府稅銀糧便可挑漕帝命侍郎趙榮同宴相度還言不便而止今遠計之開二百里之沁不如開河三十里之便也三人所議大抵皆同第就中微有曲折小異然始終不用蓋是時方用徐有貞治河于潰濮間已稍見功緒宜其言之不售也然用之亦未必成請以膠萊近事驗之是時陳芳洲之權可得比江陵之十一乎○按隋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接于河北通涿郡此時都關中欲遊幸廣陵固宜取道于此然借沁通河則明效已見今以沁水較

濟汶固云邈遠然有成蹟可循則預防不虞亦何惜汪道二三程也然難與守經者言矣

宜大二鎮漕河

宜府大同二鎮糧餉運道最苦嘉靖末年行乞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鉅當事者憂之詔御史宋儀望按其地疏稱桑乾河發源於大同縣襄城驛之古淀橋會衆水而東入京師之盧溝橋凡一千里至紫上在大同則下邇稍有亂石在宜府則黑龍灣有石岸亦險但石險不過四十五里而水自深卽淺者亦盈二三尺欲加疏鑿甚易時撫臣侯越曾駕小舟日恆來衝至野獲編

卷十二

幸

扶荔山房

下村龍溝俱坦途無沮又自懷來運米三十石溯流而上竟達古淀橋則河之通濟甚便疏上下兵部長部者爲藩貞義劉極主其議且云前任都御史趙錦亦曾使人從桑乾河舟行千里直抵大同鎮城今稍加疏濬迷可通漕又河成可以捍虜騎其策最善詔命會工部議之長部者爲歐陽必進憚於興役謂道遠費煩請再加期明舉行歐與相尚姻厚遂遏其議自甲寅至今六十年更無人談及并不暇塞上有此渠可漕矣

汴河故道

天順八年七月都察院繇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

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滯其汴梁城北陳橋舊有古河一道北由長垣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惟陳橋迤西一舍許水道淺狹水小之際不能流通請興工開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啟閉則徐州臨清二河均得利濟而會通河之水亦皆增長且長垣曹鄆諸處糧稅可免飛輓之勞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陳橋至臨清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請按實以聞其後亦格不行按景輝所議則野獲編

卷十二

幸

扶荔山房

關陝三邊餉道

故太宰倪文毅岳在事時見關中三鎮轉輸不給言上疏云今關陝所需皆出山西河南此三省俱近黃河其中雖有三門孟津之險然漢唐糧運皆由此濟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計山西米豆必運至榆林諸倉河南必運至潼關陝州諸倉諸州舊皆潮海通舟楫可免

陸運之苦況黃河當潼關之地北連渭河渭東流接洛河可通延安渭西流接涇河可通慶陽龍門之上小河徑通延綏稍加修葺必可行舟是在按求古跡何處可避險何處可陸運何處可立倉倒運何處可造船裝運勿憚一勞而失永利事竟不行

賈魯河故道

今上甲辰詔河告成已年餘既而南陽稍淤異同之說遂起時中州范岫雲^{字已}以降補在京上疏其畧云河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動夫數十萬過計者不無意外之處況挑築於此能保不橫決於彼何不別求利便以爲

野獲編

卷十二

誨

扶荔山房

永圖也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直抵衛許河至今存也若于原決築堤處建一石閘分沁水一派東流入衛爲力甚易再將原衝河形補加脩濬兩岸培爲緯道爲力亦易計其功費用銀不過二三萬用夫不過三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乃引潛舟自邠州迴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謂邠河數百里或有淤溜之患無緣

野獲編

卷十二

誨

扶荔山房

道之便則又有一河可繇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鎮南經尉氏扶溝西華之東沈邱之南在元時名爲鄭水土人名爲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爲沙河至潁川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行畧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畧窄稍當脩濬若于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爲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滎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泉皆可引人鄭水以濟漕挽舟每二十里建一石閘如會通河之比則蓄泄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此道既通則漕舟出天妃關卽由洪澤湖入淮迴潁入潁水迴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鄭衛溢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至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閘仍加脩濬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閘之困如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可無阻便利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紀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阻不敢輕言今屢濡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逼益甚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填不測之壑孰若改弦易轍就

此易竟之功緒也。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進東至千
衛水之新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廢夫萬餘名及
時挑浚，約深一丈，闊十丈，却于木蘭店東築堤，處所修
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母至則放閘，以
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
舟過河而上，由沁入衛，以濟目前之急。邇于議修浚朱
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帑藏
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疏上，得旨下部
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按范甌疏所陳，與景泰天
順間諸臣建白畧同。而其說更詳。及今查勘，卽命范往

野獲編

卷十二

奏

林蕩山房

任其事亦可濟惠通河之梗

呂梁洪

徐州呂梁爲宇內險道，自唐尉遲恭開壘始通舟楫。至
宋元祐間，漸成通渠。木朝遂以爲運河。然其下亂石如
鰐齒，排連驚濤如蛟涎，噴薄孔子觀瀾處，稱爲懸流。三
千仞流沫四十里者，卽其地也。遇水溢時，順流者一瞬
而下，逆流者以尺寸計。若值旱澍行舟，一遭伏石立葬。
魚腹余初時，伴先人過此，聞其險已漸夷，然猶用絙夫
百人挽一舟。老稚相顧無人色。自後以應試北上，則
所謂水底巖，訝俱沒不見。益爲淤泥所塞，河身日高，蘇

子由所云呂梁醜髽橫絕乎前，竟成安流。其後數年，則
泃河告成，行旅不復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壘，
閭無一客可延接矣。

徐州

徐州爲古彭城，劉項備燥所爭之地。南北分裂，視此地
得失爲強弱。本朝以直隸降而爲州，然領豐沛蕭縣四
邑封疆亦已不狹。但州守權輕，屬城不盡奉約束。僅一
憲臣居城中，每兵使者而一參戎同事所部兵止數百。
人脫有風塵之警，立見及裂宜改徐爲府，以其分上爲
彭城縣，并舊屬邑而五南則益以邳宿北，則益以鄆滕。

野獲編

卷十二

奏

林蕩山房

濟寧便可屹然成壯郡。子向有此臆見。近日李修吾中
丞撫江北，亦主此議。竟以時論不同而止。要之是舉必
當並行若遇有患，更張不免亡羊補牢矣。徐州卑濕，
自堤上視之，如居釜底，與汴梁相似。而堤之堅厚重復
十不得汴二三。余見彼中故老皆云：「目中已三見漂沒，
須急徙城于高阜，如雲龍子房等山皆善地，可服築不
然終有其魚之歎。」又城下洪河爲古今孔道，自通泃後
軍民二運俱不復經商賈散徙，井邑蕭條全不似一都
會。宜仍遺漕艘之半分行其中，以防意外之梗。今守禦
軍弱千里幾無行人，一旦草澤奮臂，此地仍爲戰場矣。

泃河膠萊河

泃河初議費數百萬先朝往勘者及身當其事者皆謂斷不可開屢議屢止至潘印川季驛司公始以挑河餘力尋葛施嶺故道尚未暇濬治而得中陽應龍稍從鹽莊疏鑿之繼之者如楊后山一魁褚愛所鐵諸公俱相度經營漸有次第至劉晉川東星在事則功已將半矣迨李霖冀化龍從平播起任河事遂決計專治泃河初尚淺淤艱阻今遂成康衢避淮黃三百里之險而所費不及先朝所估十分之二真不世功也因思膠萊河亦必可開往年江陵當國用劉白川應節徐鳳竹試二人

野獲編

卷十二

考

扶荔山房

謀銳欲圖之以劉爲南司空主之徐則以少司空奉勅專領其事時李敏肅世達撫東省亦主其說勸江陵亟成之既而東省仕紳苦于徵發羣起譁之卽江陵亦不能違改二人他用役亦中罷其膠河之中梗者僅百餘里沙石硨磲舂鍊良難要之不過如泃河之葛墟止矣今國計方絀或難興此大役妄意水道所不接處南北各設一城以爲發運收運之區中道再築一城爲運夫憇頓之所三城各以州邑衛所佐貳守之度起車至入舟僅三數日可尅期搬運而總以一戶部郎專管如隋唐洛口河陰及本朝臨德二倉事例其道近費省似亦

策之次者余曾聞語言路諸公頗亦首肯終未有抗疏及之者蓋慮始之難久矣○泃河之成工部郎梅春宇宇相功最多僅得加四品服俸尋積資歷副使去竟未有以酬其勞云

膠萊便道

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東縣至海州路也自支家河至漣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其外卽爲大海矣又歷贛榆縣至安東衛卽山東界由安東衛過白石所見河所靈山所遂至膠州縣頭營又至麻灣海口共二百八十里俱循海端而行其中止有馬家灣爲陸路此則

野獲編

卷十二

考

扶荔山房

須以舂鍊開通然只五里而近一入麻灣口卽從把浪廟經平度州以至萊州所屬海倉口俱小河其三百七十里自海倉口八大洋便直抵天津衛凡泛海共四百里蓋所疏鑿者止五百里耳疑其未然但此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親歷彼方彙爲圖說者其後山東副使王獻言之未幾給事李用敬御史何廷鈺又言之皆不果行至萬歷三年南工部尙書劉應節始建議直往膠萊河之役謂膠州南北不通者約百五六十里然溝與湖居其半應挑者止數十里可借潮水通漕而無放洋之苦劉卽山東之濰縣人生長其地所談較方遠

宜更確時江陵公力主其議又選藩臣有才者佐其事時山東參議李學禮爲上佐具疏條其便宜更詳興工未幾齊魯縉紳大譁且詈劉茶毒桑梓將甘心焉劉輟甘謝役江陵亦無如之何工遂中罷至今無敢議及者按此爲元人所落故道以避海運不轉失可免成山諸嶺之險最爲省便今談者俱云若不興工則中間分水嶺陸路二百里可從舟次車剝再入水仰抵直沽亦是便計余向有建城置倉之說蓋本於此當時劉百川上疏只云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極數萬金掘數十里何憚而不爲其說鑿鑿不知東省何以譁江陵何以輟野獲編 卷十二 堯 扶荔山房

卷十二

堯 扶荔山房

沕河之成

李少保化龍潛沕河通漕甫一年而以憂歸代總督者曹時聘也曹素無素絲之譽適南陽堤稍壞曹遂思大興工作因以爲利謂沕不足恃而河且爲大害請發帑金六十萬留漕糧四十萬以遫大河之決工科給事宋一韓從而和之謂河不勝徙安可勝遫且云河濱昭陽害及祖陵治河諸臣擇輕避重圖易辭難蓋暗攻少保以佐新督興工之議李不勝憤從憂中上書謂臣非棄黃而事沕勢不得已也沕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

百六十里之險道八千運艘不兩月過盡謂非百年永利耶向非臣丁憂則一年開沕一年挽黃矣臣以時勢艱窘圖爲國家省費故沕之成早臣得以二十萬成前估三百萬之工黃河之成遲故臣不得以數萬成今估八十萬之役臣誠無所逃罪蓋明指新河臣察舉其中且六十萬後又請二十萬也旨下姑調停之命催斯工而已大功不賞而始如之輩彈射已及之與令人解體○丙午之八月曹時聘又上疏極稱舊河臣李化龍開沕之功且云自臣接管改挑後三十三年及今年糧艘盡數渡沕則沕之可賴昭昭耳目仍列善後事宜以請野獲編 卷十二 堯 扶荔山房

卷十二

堯

扶荔山房

益借以完興工之局而八十萬之帑金四十萬之漕糧俱銷歸無存矣工科既不駁上亦允其言不復詰

野獲編卷十二終

野獲編卷十三目錄

禮部一

國初蔭叙

尙書贈官

封諡同本人名

胡忠安

改諡

任子再蔭

贈禮部尙書

辛丑二宗伯

野獲編

下諡

四字諡

非例得封

大臣補蔭之濫

卹贈諫官之誤

笏囊珮袋

父子得諡

先朝進馬

吳仙居奪諡再見

不識方印

禮部六尙書

臣下妄諡

粗婢得封

禮部三失印

提學憲臣革復

尙書久任無贈官

諡號

董伯念

卷十三目錄

南禮部鄭典

羽流恩卹之濫

協理關防

宗伯執持

牙牌

三世得諡

邦千里馬

吳悌齋奪諡

丘侍郎獻諡

恩詔冠帶之濫

朝班

禮部官房

楊孟

舊制一廢難復

鄉賢

野獲編

卷十三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僑著 桐鄉錢 枋爾莊輯

禮部

國初蔭叙

洪武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官議蔭叙之法凡五其一日用蔭以嫡長子若嫡長子薨廢則嫡長之子孫以建曾元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建曾元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蔭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蔭其伯叔子孫其二日用蔭者孫降子曾降孫降傍蔭者皆于蔭叙品遞降一級其三曰正一品官蔭其子野獲編 卷十三 枋爾莊房

以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一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課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運道所驛丞關具之類其四曰凡職官子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學習其五曰應叙

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益注謂皆從之○按洪武此制極善今現行者惟三品京堂以上始許蔭餘雖食都御史之雄劇少詹事國子祭酒之清華亦以四品不可得矣鄙意今任宦子孫富家者多縱恣其身而貧弱者或衣食不給其小有才者至被人匪類以辱先人以余所見指不勝屈今祖制卽未能概復謂宜哀益斟酌如外官則五品方面以上京官則七品科道翰林以上居官無玷者俱得蔭爲任子如九品未入流之屬使皆以次補官能其職者遞進如二三品官生例得至知府以上官如此則世胄子弟東子一命出則有野獲編 卷十三 枋爾莊房

有官詳居則列仕籍非甚不肖猶自愛其祖見縣佐及吏目典史諸官俱不許吏人初選卽得則缺多而人無壅滯之歎或疑恩典太濫則宋人尙有蔭培甥門客者而致仕遺疏又得十餘人今只以一官視子孫一人安得稱濫○祖制蔭官太品如正一品得以正五品叙用是也以故往時首撥或有蔭尙實正卿者似乎太過但如今日之初授理丞亦貴極矣惟未入流上等職事爲巡檢司獄此等雜職似宜畱以授異途而行人在國初本無定員最爲冗散以故亦列於未入流之首今已陞級爲三甲進士優選不可入任子一途矣此又當變

而通之

禮部六尚書

宏治十五年壬戌繫銜禮部爲尚書者內閣則謝遷掌
通政司則元守直掌太常寺則崔志端掌鴻臚寺則賈
斌而張昇正任坐部南京則王宗鈞恭貞時柯宗伯
者六人志端以黃冠賈斌以監生得之爲異乎志端二
十五年丙午則北禮部爲費宏南禮部爲王學曾掌通
政司則陳經而陶仲文以真人顧可學爲端明以煉藥
南宮繫銜者亦共六人而六人中惟仲文以少傅兼少
保官既最崇制亦最異又宏治所無也寅清之品至此
野獲編 卷十三 扶壽山房

尚書贈官

故事贈官加故銜一級如侍郎之贈尚書及左右都御
史是也惟尚書則贈太子少保俱正二品舊日以六卿
進宮銜也若左右都御史之贈尚書則太不稱矣如謂
以西臺正六卿則六卿生前多改左都御史掌院又何
也似亦宜以東官少保優之

臣下妄謚

正統以前至尊大行後妃嬪從殉者俱賜諡稱皇庶母
而藩邸國主郡王有殉者亦得請于朝錫之諡號此天
順以前例也至于臣下則絕無之惟洪武間中書省平

章政事李思齊妾鄭氏得諡貞烈思齊本亡元大帥歸

順至今官其妾得此諡上所以愧思齊心者多矣又燕
山護衛指揮使費德妾朱氏贈德人諡貞烈至宣德間
安陸侯吳復妾楊氏亦得貞烈之諡吳以平西番及雲
南封侯然功不甚著其妾得此已可異乃都指揮使王
假妾時氏亦賜此諡何也宣宗以後諡號無及妾媵者
惟大同指揮使范安死其妾楊氏自縊以殉詔贈恭人
賜以諡而無諡累朝因之若文臣妾則嘉靖間故汀州
知府張寧妾高氏李氏亦以無子寧妻羅氏隨之改嫁
不從特賜旌表亦爲異典寧故先朝英宗時爲給事與
野獲編 卷十三 扶壽山房

岳正齊名吾鄉人也

封諡同本人名

諡以易名以故翰林官俱得諡文而林文爲侍講學士
乃諡襄敏至陳文諡莊靖王文諡毅敏二公則又殿閣
大學士也俱避其名以存厚達爲故事惟金尚書忠諫
忠烈則此時禮制未備其後林文俊乃諡文修陳文德
亦諡文恭則或以聖眷優異子孫不敢請改然部擬已
不爲之諱矣若洪熙元年英國公張輔以奉天時難推
誠宣力爲號久矣又加輔運二字雖公降重實斥其名
尙耶宣德二年英宗誕生立皇后孫氏是爲孝恭皇后

父孫忠進封會昌伯其勳號乃爲推誠宣忠胡運武臣曾不避其名又何也豈以后父之尊不敢稱宣力耶成化初周壽以帝舅封慶雲伯亦仍宣忠之號自此後洪治之壽寧侯正德之慶陽伯雖皆后父無不改稱推誠宣力矣此後宣忠字面卽他勳臣亦不復見○隆慶初給放新建伯王守仁諸券勳號亦有守正二字則以二名不偏諱也

祖婢得封

夏文愍嬖妾蘇氏詐稱再繼之妻上請得封當時以夏爲恣肆然先朝楊文貞士奇已有之楊元配爲嚴夫人野獲編

卷十三

五 扶荔山房

歿後以婢郭氏侍巾櫛宣德中命婦朝賀獨西楊無婦太后乃命召郭氏人以其貌寢衣儼特爲妝飾服珥甚華因盡以賜之旋命所司如例封授但不許爲例此卽南太常少卿導之生母也當時陸容紀其事而文徵明駁之云不然容之子陸粲又駁之云郭夫人制詞載文貞續集附錄中安得云無蓋徵明一時失記耳

胡忠安

胡忠安漢福履貴盛爲本朝僅有然其人惟務迎合取寵且惑于方技旁門殊無大臣之節其素行不具論卽如宣德元年胡尙爲禮部侍郎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

欲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而難于自奉托漢代

請上曰僧道牒祖宗有定制無托求請之理朕不愜字

清惜其教也爾以吾意諭之爲後者可以魂死矣不踰

月呂震卒卽代爲禮部尙書他未暇建白首請賜貴妃

孫氏寶冊其言曰貴妃賢淑如此宜授寶冊以昭其德

上大悅卽命鑄寶冊禮部具儀注以問本朝貴妃有寶

始于此至期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吏部尙書卷美

爲冊寶使二公文武首臣用冊皇后禮也又踰年而恭

讓胡后廢貴妃代爲中官是爲孝恭后皆漢教之也冊

貴妃之次日漢又疏請進封真人張宇清爲大真人堂

野獲編

卷十三

六 扶荔山房

天下道教上尤之當時已深結宣宗之知遂得如所乞

皆上元年內事也此後薦方士薦左道以致其害門被

謗盡一時得柔佞之力且曾受文皇帝遺潛使天下十

年又能白仁宗在青宮之誣故始終恩禮不替云○宣

德三年立中官孫氏又奏秦王志潔賀表文詞簡略不

敬當罪上不可盡其誚諛多如此其後請賀白鳥賀白

免賀駒虞賀星賀外國貢麒麟十年之間貢媚無虛

日上皆諫讓不允至英宗登極而其說盡行矣

禮部三失印

胡忠安漢最受文皇寵眷宣皇初年卽正位宗伯凡三

十餘年十知禮閣貢舉其榮遇古今所少然在事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其初皆蒙恩貸最後下獄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又俛首奉曹者十五年直至英宗復辟始引退人知其久享高位生升少死贈太保而已不知其辱也又道士蔣守約者漢同里人因薦之朝歷官亦至禮部尙書掌太常漢與同列者數年又同致仕史又稱江西南城人獎謙者多妖術能誘惑婦人自稱張神仙之法孫因所誘婦人曹氏見知于胡濙濙方掌禮部因舉爲天文生更其名曰益之既而日名詐取人賂事覺法司論當徒上怒命充鐵嶺衛軍

野獲編

卷十三

七

扶荔曲房

宜治罪帝命彌高行巡按御史鞠問可元亦送刑部擬罪爲忠安者尙腆顏不去亦頑鈍極矣○忠安生頃髮皎白踰月始黑其母夢僧入室因而誨育尋果有僧來求觀見僧卽笑僧曰此吾師吳中天池高僧也當時付囑吾以笑爲証然則忠安者其亦史彌遠爲覺長老後身類耳

改益

野獲編

卷十三

八

扶荔曲房

本朝文臣諡忠文者止二人一爲翰林待制贈學士王禕一爲國子祭酒贈禮部右侍郎李時勉然王兒文初諡文節正統間改李景泰初諡文毅成化間改俱并初諡也此外惟景泰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內閣贈少傅吏部尙書文淵大學士曹鼐諡文襄天順又改文忠又景泰四年南京禮部尙書王英卒諡文安後改文忠此後文臣無改者直至嘉靖初年大學士石瑄諡文隱則以議大禮時依違兩端其死時正其門人張璉在揆地心恨甚故以違拂不成諡之嘉靖末年大學士張治亦諡文隱則以直齋官青詞意鬱鬱不樂死上銜之故以懷情不盡諡之二人至隆慶間石改文成張改文毅又至今上壬午而大學士殷儉卒于家諡文通則以新首揆張四維素與不懌故得下諡後其家請于上

亦得改文莊蓋文臣改諡者止此七公然皆出詞林故
爲奇事又本朝文臣有諡亦自王應始

提學憲臣革復

提學憲臣累朝無之蓋國初最重敎職一切儒生殷最
俱校官主之以此威行一方主出監司上其後此選日
輕而營序之進退褒貶猶然專領時皆病之于是正統
元年五月始添設憲臣首用大臣薦以御史薛瑄爲山
東提學校察食事至于各省直以次設立至景帝景泰
元年盡數革去蓋其時太上北狩兵事方興不復加意
儒科且用禮臣周洪謨議也至天順六年英宗始命仍
設舊編

卷十三

九

扶荔山房

著以至于今蓋廢憲臣凡十三年而始復按元人最輕
文事至兩罷科舉然猶設各路儒學提舉以統敎授等
官明八十餘年始以憲臣督學政時三楊同在政府建
此良規乃無故而盡罷去時陳泰和常園固不足道若
高文義彭文憲俱在閣當任其咎矣

任子再蔭

任子少有至三品京堂者間有之多不滿考以故未聞
再得蔭叙惟宣德間高密儀銘以父禮部左侍郎諡文
簡儀智蔭授禮科給事中尋改翰林修撰後以卿邸舊
恩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貞已爲任子樞榮矣

銘歿後景帝念之又蔭銘子奉爲禮科給事中最高異
典然非三世同朝且身後遺澤耳惟穆宗登極大需元
輔徐華亭以羽翼大功馳先鋒後自不必言而其子太
常卿掌尙寶司徐璠亦以三品京堂蔭子準蔭爲官生
則其時父子同在班行尤爲奇遇實國朝所未有

尙書久任無贈官

尙書九年得一品此成例也成化間鄧人陸瑜者以刑
部尙書致仕卒諡康僊瑜以天順二年正位司寇于成
化二年得請凡位六卿者十六年蓋四考滿矣而不進
一階似爲上所厭薄然既歸而得易名之典乃終無贈
野獲編

卷十三

十

扶荔山房

官又何也代瑜者爲董方任甫二年餘而卒於位乃得
贈太子少保是時彭文憲當國何以處分如此其中必
有說

贈禮部尙書

自宏正以後北大宗伯皆以詞臣拜間有自外人者嘉
靖間則席書萬歷間則徐學謨二人耳若外僚他部侍郎
郎得贈此官則前朝間有今絕無之惟孫忠烈得贈
以殉節特膺異典其後許忠節亦緣孫例得贈此官
近日吳疎山以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贈禮部尙書此
累朝罕見之事吳情修著聞且講理學亦無忝存鄉但

得此曠典時其子故選君仁度方起荆卿鄉用而
孫富平掌銓又舊堂屬相知故其覆疏云梯品望與黃
孔昭相同宜優以秩宗不爲例及仁度又請論署禮部
侍郎翁正奏覆疏云梯贈官既同孔昭則易名亦宜照
例況理學之遂加之以文允宜內閣票旨曰吳梯准
與文字上遂允行之此等曠典百年來所無一時言官
亦無敢議之者

諡號

大行諡號本朝俱用十六字諡者以爲過繼前者所無
此未之考耳唐時用諡雖止七字至肅宗已增至九字

野獲編

卷十三

十一

扶荔山房

矣又至懿宗時加諡宣宗爲元聖至明成武憲文睿知
章仁聰明懿道大孝皇帝遂至十八字此開闢未有也
至宋太祖諡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
皇帝亦至十六字惟太宗諡爲六字稍稱近古而眞宗
之崩復用十六字自此仁英神哲徽五宗無不十六字
者而徽宗大觀中又加神宗爲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
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則二十字尤爲創見
惟欽宗諡爲六字而南渡高宗仍十六字以至孝光寧
理皆循用之矣夫多詞繁稱誠爲溢美然以臣子寸誠
歸美君父卽極意揄揚亦無不可況有往代故事可倣

乎論者至云唐宋所未有正坐不精核耳若必以遠古
爲準則文武成康止得一字卽二字已贅此顏清臣不
能得之唐者○嘉靖十七年加上太祖尊諡亦至二十
字

辛丑二宗伯

嘉靖辛丑科詞林二宗伯一爲烏程董潯陽份一爲華
亭陸平泉樹聲吳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貴世宗朝
龍眷隆赫以忤旨削籍歸又十八年而陸始正春卿之
席則今上龍飛江陵欲收陸以爲重且示意卽入京路
將主甲戌會試陸知其爲乃子登進地屢跪始允歸遂

野獲編

卷十三

十一

扶荔山房

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撫按爲請於朝得存問凡加太
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爲
之請時申吳門當國王太倉爲次擢俱董壬戌所舉會
試廷試第一入業已允行而御史萬國欽駁之備數董
立朝邪佞居鄉不法諸狀成命爲寢是年董之子給事
道醇歿於家而陸之子彥章適登第拜行人使歸則情
境大不侔矣又七年乙未董之長孫禮部郎嗣成在侍
而次孫嗣昭成進士歿於京邸董宗伯不勝痛尋病卒
禮部君亦坐家難積恙歿於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
戊戌陸登九十上遺中書宋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

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菴山房

公俱以首榜居里同執羔雁往賀修後進禮聘坐屏息以待觀者榮之而董八十時而公門生方在事且遭萬祥章更無此盛舉也又三年辛丑而陸之同邑張以誠舉狀元適值一甲子陸喜甚以年弟帖投之雖屬戲劇然實清朝所希觀者陸後再膺存問九十七而下世飾終贈諡之典大備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見不復置喙特紀其同登第同詞林大寮同高年林下同在三吳一方而後先榮悴不同如此○萬一愚侍御糾董宗伯疏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爲言至云沈某父子嘗從大夫之後偶因出遊未遑趨避而衷甲之十舍呼

董伯念

野獲編

卷十三

四

扶菴山房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給事登第王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家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最習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計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動名在西臺亦詳錄者巡方入茗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性狂祭酒不能堪至雄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言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喉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會備員諸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劾羽儀等復合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改調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清典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浙人吏科都給事中陳鵬陽與鄒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正教然正色曰往日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

彼申部民之禮予脩式處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人矣
陳遂往謁賓主默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
謂王爲長者云

下證

證法龍祿光大曰榮木下證也得之者類其名顯然惟
嘉靖間最多上初登極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
子太保袁宗舉證榮襄則故長史以從龍峻遷在位不
數月耳其後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邵元簡證文康榮
靖少師兼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開仲文證榮康
惠肅二人俱眞人帶銜且特加四字尤非典故無足道
野獲編 卷十三 主 扶荔山房

者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之證榮偁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盛端明之證榮簡二人俱以甲科起盛又出
詞林而得此等證則以煉葉進非可士人比也若明馬
都尉京山侯崔元以直齋宮奉元亦證恭榮又如定國
公徐光祚證榮偁鎮遠侯顧士隆證榮靖成國公朱奉
鳳證榮康會昌侯孫果證榮偁安昌伯錢承宗證榮偁
安平侯方銳證榮靖昌化伯邵喜證榮和瑞安侯
證榮靖則猶勲戚臣也若世宗初年之吞江漢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且附麗張永嘉受上黃等證則證
榮和至末年則寵任袁元峰 證出徐文貞上京以少

傳戶書建極殿大學士得請致贈太傅亦僅證文榮蓋
汪死時適永嘉甫去而李任邱代之故不得作證哀之
歟也爲徐文貞所快因亦以下證與之世宗於諸公生
前嚮注何等隆赫而比其亡也雖修易名故事僅比唯
蓋之恩其生平品行心術盡入聖鑒久矣肅皇之請也
諒哉

南禮部卹典

世宗朝大臣卹典最不易得如湛甘泉 初太以理學名
天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年九十七比其歿也吏部爲
請卹典上大怒謂若水僞學亂政并太宰歐陽必進奪
野獲編 卷十三 主 扶荔山房

孤卿官銜罷歸其他如閣臣石琚張治俱以微忤證文
隱石以違拂不成爲義張以懷情不盡爲義皆上所親
定蓋聖意示貶於褒也惟南禮部尚書章懋得起二品
竟贈太子太保特證文懿邵寶孫陞江嗣頤高陽廉俱
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證文莊江濤文昭顧諡文
僖孫楊諡文恪五公官同湛甘泉而名出其下乃如陝
易名飾終之典甚備豈湛果有遺行爲上所然歟耶又
如南禮部之贈禮書者王翬證文定崔銑證文敏陳陞
證文僖皆三品也又他曹贈禮書者南史傅羅記證文
肅南工侍黃孔昭證文毅又如南吏部侍郎林文俊者

亦發於嘉靖之丙申未滿考得贈南禮部尙書賜諡時
禮部擬文良又疑文恪上皆不允御筆特改曰文恪其
得此諡者本朝止林一人耳世宗之待大臣權衡必有
說矣○湛至隆慶始補贈諡文簡則以諡學爲徐文貞
所厚也此時幸新鄭江陵爲次揆若居首則終不得矣

四字諡

臣下四字之諡惟宮中貴嬪蒙寵或生皇子者有之他
不爾也世宗朝方士邵元節陶仲文俱得諡四字此係
皇祖特恩旋亦追奪矣今上庚子九月佑聖夫人徐氏
卒賜諡閣臣擬勛敬與榮安二號以進上俱照用閣臣
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卷十三

七

扶荔山房

以非故事諱之上曰徐氏奉事三朝故特與之後不爲
例此則古今所未有按夫人號帶聖字者俱係至尊乳
母今云三朝豈皇祖阿保耶何故存至今也若隱考乳
母自是奉聖夫人柴氏

羽流恩卹之濫

故事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壇至於襍流則不在此例本
朝惟嘉靖間邵元節陶仲文以方士得一品之恩此最
爲濫典未幾而削奪及之矣近日癸卯甲辰間龍虎山
真人張國祥以齋醮久爾京師其母亦隨在邸中病死
請卹上特賜祭九壇蓋視文臣之品然婦人貴至一品

夫人止得一祭公侯母妻則二祭卽各藩親王正妃僅
得祭四壇耳且真人母妻俱稱元君又非可夫人比而
濫恩至此真堪扼腕○按元節莊衛宗伯而仲文則又
以禮卿並兼三孤陶妻又先封一品夫人其體統又臣
猶爲有說國祥列秩黃冠銜名不登仕版且今上初年
以其異服不雅不許入班朝參今乃得此而禮官亦不
聞堅執何耶先是辛巳年上命修張真人有言官俱謂
非宜疏諫不聽有賀之江陵公者江陵云此聖母慈聖
太后之意卽主上亦不能遏止時成謂信然無何內傳
收前所下旨并遣去內臣取回竟不果修卽政府亦不
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卷十三

太

扶荔山房

知其故也○國祥卽隆慶間革爵降爲上清宮提點其
人是也今上初年復其真人近又叨恩至此

非例得封

文臣滿三年考始得封父如其官惟軍功則或加特恩
要不以爲典例先朝亦有未滿考而得全封者近凡則
無之惟嘉靖初吏部侍郎溫仁和以父河字名職以外
及八十恐不及待以情乞封特允之繼而唐事起足以
父雲南知府後年八十三比例乞恩亦許之此後絕不
聞至萬曆二十四年禮部侍郎馮琦以父山西參政子
病給假省親亦乞恩求封上命如所請然馮三品未

及一年乃翁年止大旬尤爲異典云三公一時名碩乃父亦會居方面宜膺殊錫其他失記者尚多要皆禁近儒臣故先後俱得之非他卿佐可望也

協理關防

京營之制自嘉靖二十九年復國初三大官以文武大臣二人主之武稱總督文稱協理印戎政之節則總督專掌坐是文臣不敢專制如咸寧侯戚繼光督上龍奴視協理矣自變敗文臣稍得發抒終不能自其意直至今上己亥王懷棟^{世揚}以大司馬領協理始與別鑄一關防以便行事上允之自是協理大臣始得與野獲編 卷十三 友 林蕺山房

大臣補蔭之濫

嘉靖末年朝政濁亂任子妄行陳乞苞苴一入往往破例得之今上初年始定爲大臣身後五十年既不准行且永遠遵守時張江陵勵精之始故方仕藩門以後又漸濫觴如吏部尚書倪岳卒於安治辛酉年今上甲辰其會孫翰儒以補蔭請吏部覆疏近例雖有年遠親盡不許補蔭之條但岳先朝名臣翰儒尚在君子五世之內其他名德逆括者不得比例上允其補蔭文則之

歿至是已百餘年應列帝五朝孰辨真偽且文毅隱官無子當時已立姪爲嗣至翰儒支派更難考矣時四明爲政固無足怪而言官無一人糾正宜次年大計卽有欽畱科道事矣先是隆慶四年故相梁文康^請有蔭子次梹天死孫紋請補蔭穆宗以年久不准且命自今俱禁絕著爲令時高文襄^拱以輔臣掌銓謂紋所請與濫乞者不同請許紋而此後皆力禁上乃允之高此疏雖以於地體面且爲己他日地但梁之歿在世宗朝未及五十年次梹自以父一品九年滿得之初非濫恩尙斯不輒與蓋初元錄故臣子孫稍多識者頗以爲非穆考野獲編 卷十三 平 林蕺山房

宗伯執持

天地分祀出世宗意夏貴溪附會之以取富貴而識者頗謂不然隆慶初元議論藉藉俱謂宜復舊制大端李芳因請于上欽合祀如祖宗時時高南字^廉爲人宗伯力持不可或問之曰合祀果非是耶高曰吾且未論分合之是非但以朝廷極大典禮乃不出廷議而出位寺建白他日事柄旁落且奈何人頗服其遠識龍虎山張真人不法事上聞高又請革其真人號降爲六品提點天下服其公正穆皇末命始大拜方奉憑几之詔遽卒

士論情之設曰文端真不忝云。合記之議在當時西臣主議則不可至今日若有言官建白仍太祖規制亦繼述第一義也萬歷初年張提點者請復本號時同州司馬乾庵自強爲禮卿亦執奏不許而江陵當國竟以中旨後真人同州不能執矣

卹贈諫官之謬

隆慶登極恩詔卹錄故臣以建言被僇爲第一等以故中允郭希顏遂與員外楊繼盛並列旣而郭贈翰林光學以詞林故事也而贊善羅洪先修撰楊慎止得光祿少卿希顏何如人乃出羅楊上耶沈鍊亦論嚴嵩僇死

野獲編

卷十三

辛

扶荔山房

與楊繼盛俱止光祿少卿而給事中錢穀等十餘人以他事削籍優游林下反得太常少卿凡超本品七級又何也。時列僇死首等楊郭沈三公之外又有給事楊允繩僅四人耳按允繩之死固冤但疏參寺丞胡喜時引內臣杜泰逼陷故少卿馬從謙盜用大官食物欲比例中以死法骨恨怒反噬因之得罪夫杜泰凶險讒殺從謙死有餘辜其唾餘豈士大夫可拾者楊公此語不可謂非失言也

牙牌

唐朱士人腰帶之外又懸魚袋爲金爲銀以別等第本

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號爲別耳如公侯伯則爲勳字號駙馬則爲親字號文臣則文字號武臣則武字號伶官則樂字號惟內臣又別爲一式其後工匠等官雖非朝參官員以出入內廷難以稽考乃製官字號牌與之若英宗世宗兩朝俱有王府儀賓在京得懸牙牌想俱用親字無疑矣惟道官如協律郎奉祀之類亦得用文字號似爲僭擬宜以道字別之又文臣章服各以禽鳥定品級此本朝獨創向聞教坊官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大夫此更當改他禽無漏清流可也

野獲編

卷十三

壬

扶荔山房

笏囊佩袋

古今制度有一時朔襲其後循用不可變者如前代之笏囊與本朝之佩袋是也凡大朝會時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間聲韻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尙寶卿謝敏行以故事捧寶逼近宸旒其佩忽與上佩相糾結頭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有之命自今普用佩袋以紅紗囊之雖中外稱便而廣除中清越之音滅矣惟郊天大禮不敢用袋登壇時惟太常侍儀進爵中勳輩俱不得從萬曆丙戌年今上南郊寺臣茹宏業所佩忽爲鼎耳所挂上立待許久始得成禮然朝官之不袋

至今猶然蓋敬天又特重云。按郊天不使留瑞得侍
最合古禮而今大廟祭祀則大瑞輩俱得法官祭服在
上左右蓋起於中葉宦官恣橫時非祖制也又先朝太
常卿多以黃冠充之如蔣守約崔志端之屬至列衛宗
伯亦以此輩嫻習科儀進止合節儒臣或倉惶失措耳
嘉靖以後始恨羽流官止寺丞專供駁奔如董宏業卽
起家道士者尙失禮至此則不習者可知矣又尙寶卿
捧寶爲御前第一聖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寶此高皇制
也今正殿正門盡削奉天之名何居

三世得諡

野獲編

卷十三

筆

扶荔山房

弇州記父子得諡者以爲盛事然尙未有三世得之者
今于餘姚孫氏見之第一世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尙書
諡忠烈第二世南京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第三世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則國朝二
百餘年來海內僅此一家而已且門宗貴盛世以忠孝
清白見稱鐘兄弟四人俱致位列卿名德無玷庶熙朝
盛事也

父子得諡

弇州記父子賜諡者十五家同諡文者止一家倪謙與
岳也此後則南充陳文端以勳而子子陸諡文憲繼之

則今上二十四年事弇州身後數年矣十五家中如父
儀智未嘗爲翰林而得文簡子銘曾爲侍撰乃不得文
諡却曰忠襄似不可解然智以儒士薦起銘以任子起
家致身卿貳智以侍郎起贈太子少保銘以太子太保
起贈太師俱不由科目同被兩朝殊典爲可異耳

邦千里馬

唐昭義節度劉從諫得異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受從
諫大怒殺馬達負固跋扈其子稹叛逆實基於此今上
乙亥天方圖亦獻千里馬其時太宗伯馬萬文奉
不以上奏竟用部文却之時江陵公柄國尙矯情概薦
野獲編

卷十三

筆

扶荔山房

先朝進馬

先朝進馬者如洪武四年僞夏主明昇進異馬其最
神駿高至九尺身長十有一尺足亦高七尺有餘蹄起
自膺至尾如龍鱗命典牧高敬襄養沙四百戶屢之始
可跨以行上行夕月禮於清涼山一座不勝其大悅賜
名飛越峰繪形藏之宋有贊永樂十八年山東諸城

人崔友諒獻青蒼駒驪臆虬文形體詭異上賜名龍馬
羣臣表賀至宣德四年七月撒馬兒罕國貢管能駒記
稱馬八尺曰龍此其種也產於西極風鬣霧鬃蒼然若
雲體質潔素駿異殊常但禮部尙書呂震等奏請賀則
不許耳宣德九年甘肅鎮獻名馬有所謂龍也後復河
練照夜壁飛雲白碧玉橋白玉馴玉麟飛者其色皆純
白尤爲罕睹正統四年六月撒馬兒罕又遣使貢馬身
色純黑蹄額皆白賜名瑞驊又詔畫史圖其貌聞臣少
師楊士奇等各作詩或上頌蓋祖宗盛時皆不拒也況
各屬國如安南瓜哇諸夷俱有年例額貢馬匹以至冊
駉獲編

卷十三

奎

扶藹山房

賁雲南各土司亦貢貢馬何獨至天方而斥之江陵公
最熟本朝典故獨不一考耶

吳悟齋壽論

仙居吳悟齋時來以先朝直臣拜左都御史領西臺適
戊子北場事起覆試中式者八人時原參官禮部郎高
鳳翥甚亦同評閱欲斥二人以責其言吳獨力爲解說
盡保全之終不能得高疏賣出于景素孔兼所授高既
論去于恨吳遂深吳自是連遭格擯數十疏溫旨慰留
尋卒於位賜諡忠恪踰年于爲儀郎以職掌上言謂吳
未路改節不宜冒上諡尋下部覆請竟得旨追諡諡號

時東阿于穀峰世行大宗伯賁主其事以覆試時曾在
祖高儀郎與吳同爭不便具覆甫去位而于儀郎疏即
上矣時申許二相並罷歸太倉王相省母暫還獨山陰
王相一人在閣竟允其議代于宗伯者爲李棠軒長泰
東阿至厚同年也悟齋晚節微有可議然今上所奪止
二大臣前爲江陵文忠後爲仙居忠恪道履身後大疑
咸謂吳罪稍未被法云其後郭明龍正威署禮部亦議
奪不稱者數人以內閣正與不成留中不下然則仙居
之被奪亦事會使之然○嘉靖初有贈太保工部尙書
李鋌奪恭敏之諡以楊一清私與故蓋議禮新貴厄之
野獲編

卷十三

奎

扶藹山房

也若穆廟初奪陶邵二真人及顧盛兩尙書諡則公論
所快矣

吳仙居奪諡再見

萬曆十八年八月左都御史吳時來病故其妻尹氏請
卹上下之禮部時禮書爲東阿于公慎行覆疏云所據
諡典一節爲照本官持身端介體國忠誠登琅園而抗
論權奸直節曾甘乎萬死絕靈臺而主持風紀清風丕
振于羣寮允爲昭代貞臣堪副士林雅望易名賜諡允
協輿情上遂賜以忠恪上諡是時吳門當國許下次之
吳素與揆地厚善以故于宗伯雖心銜吳而褒美甚至

未幾吳門欲縣去國。襄江未至于時。于景素孔廣爲儀曹副郎。即疏請奪諡矣。蓋于宗伯授遺計以伸其夙志也。諡典是祠司職掌。與他司無涉。時禮曹無人肯出疏。子卽任之。亦以舊隙久相左也。其事子曾記之。又爲補訂云。初己丑春。覆試戊子順天舉人時東阿。以左侍郎代朱大宗伯監試。東阿素不樂典試者。謂屠大壯卷文理不通。當斥。吳仙居力爭。始得置。亦通中。旣而奉旨俱准入試。然初時批壞諸試卷者。又卽于景素時尙爲主事也。故二于俱恨仙居。次骨云。于請奪吳諡疏末。又申言請補故御史楊爵諡。楊爲世宗朝直臣。繫獄七年。

野獲編

卷十三

毛

扶荔山房

僅裂爛下委宜補諡。但以楊形吳見其褒貶恰當。可謂良工心苦矣。

邱侍郎獻諡

嘉靖末年。黃岡人禮科都給事中邱岳。請修承天大志。先是顧中丞璘請修志。旣成而報罷。至是邱又以爲言。上大悅。比志就進。呈修書者皆無賞。獨邱以傳奉超陞禮部侍郎。不數月而穆宗登極。降一級調外任。邱志不赴。至江陵病歿。邱始出補官。江陵亦許以光復矣。邱乃以己姓名獻一對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爲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公大喜。將起。握而病告殞矣。

邱竟以外藩再斥。蓋兩番貢議皆不得厚償。世謂君相造命亦未必然。

不識方印

本朝印記凡爲祖宗朝額設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則用條記。其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治事。卽督撫大臣及總鎮大帥亦然。俱得帶印。綬則謂之印。亦可近年有一嘉定令起家癸丑進士故南產世席統緒初視事所屬有二巡司。其一司具申文于縣令用欽降方印。十年以上此令闕之大怒。批云何物卑官輒敢藐視上臺私用方關防。法當重究。其巡檢駭懼走謝。引過目訴。此印自國初頒降。凡申撫按各臺俱然。今老翁嗔怪是後再不敢用矣。此令內懲陽責誓而遣之。凡關防未有方者。此等學問見識不特可恨。亦可哀哉。

野獲編

卷十三

天

扶荔山房

恩詔冠帶之盛

內外兩大計爲宏治後大典。凡恩赦內俱開明不許擅復。其後漸不然。王弇州謂始于今上壬午赦文。除去朝觀考察字面。以致貪酷爲民者亦列冠裳歸罪。于張蕭坂之市恩其說誠是。但其時去穆宗朝未遠。庚午考察科道一案全出高新鄭私意。高失位後凡在廢館者公論翕然推轂。而去年辛巳內計則文穆沈思孝等亦

錄名承綱中時故相新授諸君子勢必向用則此舉蓋有爲而然所惜者不明著其實耳至如近日辛亥之變時論共雪七人志概是存有人謹條中者亦登應制破天荒他日貪酷兩款且有省望又何論等語一按先朝治貪酷吏極嚴如宏治十一年清寧宮災恩旨且詰勅准給未領而因事降調非貪濫酷刑者仍給與世宗登極上兩宮機號凡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諸物其因事降調非貪濫酷刑者仍給與蓋降調本非承綱而貪酷尚不得沾恩況大計削籍者乎

朝班

野獲編

卷十三

元

扶荔山房

朝班自有定式今上久不臨御班行遂無定序癸卯忽有臺臣與部屬互爭先後時蔡虛臺獻臣爲儀郎當主議稍以故事折之爲多繡交言聚唾因調停爲常朝大朝之說總之無成規也因憶往年沈晴峰太史思亭曾爲予言王太倉相公爲官允時立班未定而吏科都給事韓元川越次進欲與所厚者接談王提而下之目此非權相堂庶韓揖亦敢爭先取拉耶韓本新鄭私人士素嫉其生平故借朝班折之退朝韓訴于朝房新鄭怒甚方盛氣以待而王縉至其詆呵幾不可聞新鄭倉卒失答急令人邀馬乾庵自便相公至兩叱之方解去蓋

王與韓皆馬先後所收士也此時沈正在詞林日提其事因歎太倉之不撓而新鄭出不意中尙能呼其座師恩闕亦是急智

舊制一廢難復

英祖舊制內臣出外非跟隨親王駙馬及文武大臣皆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馬候道傷待過去方行今小火者他部閣大臣俱揚鞭直衝其中道矣舊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輿今凡在京大小官員俱肩輿出入初猶女轎儼然不用呵殿今則塞轎前驅與南京相似矣舊制給事中迴避六卿自嘉靖間南京給事中曾鈞驕馬徑衝尚書劉應龍潘珍兩轎之中彼此爭論上命如祖制

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然而終不改今南六科六部同席公會儼如寮友途間相值彼此下輿揖矣太廟陪祀止用五品以上尊官自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求陪祀上下共譏部覆不許今不知何時何人作俑六科都給事俱隨班駢奔于太廟中矣此皆蔑棄舊規遺制之極然而變之後遂不可改他如藩臬臺與按臣本寮友今以素服倚半屬禮參游亦方面重寄今叩頭被執與宰執無異此又皆勢處極重必難返者至若制誥南房中書官初本內閣僚佐今已夷爲屬吏且大半非科目清流甘心

爲役無有後言惟新輔臣到任兩房人謁之後新輔亦至兩房答指尙存往日舊例至于吏部選君見都察院不肯行跪禮而五部尙書至吏部反揖四司郎官最爲失體至嘉靖末年張永明爲左都御史始正之以至于今惟此一事存錄羊云

禮部官房

李晉江相公爲少宗伯時節省署中羨餘置買官房自三堂四司司務廳皆有宰宇春曹始免僦居之費蓋自其爲南部行之以及于北此法甚善各曹宜倣而舉者但李能耐煩瑣任怨議有陶士行風範他人或不辦亦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不屑也又禮部到任陞轉諸公費俱出教坊司似乎不雅此項斷宜亟革者南京禮部堂屬俱輪教坊值茶無論私寓游宴日日皆然隸人因而索詐此亦敝規北鄙却無之兼有弦索等錢糧解內府如此便真似皆常速罷。往時許新安爲次揆好以青賦題詩者每出則鳴衣載道擁轎叫呼識者非之近日晉江亦然而南中大司空于腐鏡之外遇寒復有絮袍之賜卽便有濟亦潦洸之惠也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都雄貴其父必登祖

豆至有生前屢罹胥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秋兩祭而饗序中遂借公舉以煤重賄日甚一日至于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度置高閣間供齋役爨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顧念也。見其乃翁遵善。主在祠中恥與非類並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尙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補益

舊制仕宦四品腰金以上始得張褐蓋未及四品者惟狀元以曾經賜京兆尹鹵簿歸第遂仍不改他亦不爾也猶憶先人自翰林差歸轉修撰假歸俱用青緞如他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官後來詞林六七品忽皆黃線織銀瓜前導已爲喻分未幾而庶常亦然乙科之爲待詔孔目者皆郎之爲典舊侍書者又倣之至于詹詹錄亦用之此何說也詞林轉五品者惟光學士則本班在三品之末且在京開提如大僚而庶子諭德洗馬及講讀學士在京亦張大金扇以故向來俱得用黃線十年前有一御史轉遞致參議忽用之殊以爲怪近日則光祿尙寶之丞俱借張褐蓋驛遞亦用此迎送遂以成俗十年前有一行取外俸改青緞爲天藍郎署以下爭相倣效遂不可改尤爲

創見。近日事例濫開一切徒隸輩俱得以白鐸授勇
爵被金紫戴黃蓋充塞道路而無如之何因憶近年京
師有一快心事故駢馬許從誠尙世宗女嘉善公主有
孽子名顯純以太學生入貢遙授指揮僉事其人極多
金負小慧學詩畫以此得交士大夫一日擁驄騎與小
轎過正陽門所謂募盤街者下輿遇巡城御史穆入顏
相遜而揖別去穆問何官從者素憎之對曰此納級武
弁也穆大怒追還裸而笞於道旁路人莫不揶揄今年
閱武錄其人已用錦衣籍登武進士矣向見錦衣奉
使出者俱坐八人輜覆褐蓋雖試百戶亦然不知始自
野獲編

卷十三

童

扶藟山房

何時有一深陽人蔣文興者史元秉續書家奴也史爲
經帥文興因冒功官百戶差至浙江學人亦用此體今
上庚子年事子親見于杭城中若內官銜命而出無不禮
崇卑真偽遂無一青橄要之此輩不可理喻亦不足深
詰也許顯純後爲趨璫鷹犬卽五虎之一士大夫受其
屠戮最爲慘酷

野獲編卷十四目錄

禮部

淦陽王奉祀官

女神名號

廩生追糧

五嶽神廟

北嶽

祀典

園陵設教坊

孔廟廢塑像

先聖木主

呂仙封號

四賢從祀

加前代忠臣封號

解池神祠加額

部科

比甲只係

仕宦謹歸服飾

野獲編

卷十四目錄

教坊官

科場

教職屢爲考官

學士兩主會試

十典文衡

金寶

考官序次

鄉試取士濫額

奏評考官

減湯解元

順天解元

京闈日籍

薛文清主試

天順初元會試

會試刻文

京考破効

考官爭席

霍渭崖不認座師

師弟相得

賈後序師

考官疇坐

閔節狀元

野獲編

卷十四目錄

二

北苑山房

野獲編卷十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衡載輯

禮部

滁陽王奉祀官

今泗州城之北爲熙祖山陵設泗州祠祭官奉祀一員朱氏世襲其先爲宗皆遂承國姓仁祖陵在中都鳳陽府太平鄉之北設皇陵衛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二員以劉汪趙三姓之後世襲劉卽義惠侯子孫汪卽汪氏老母孫也泗州祀官以益親當世職不必言如劉如汪不過龍潛時故舊世叨冠裳國恩厚矣惟是滁陽王野獲編 卷十四 扶藎山房

郭子興長子郭大舍者職沒一女充太祖惠妃初子石老舍者僅與莊田而不得官卒後亦賜祭傳凡五世嗣以庶民歲得一朝京師至名疏者於宗治祭莊上始與冠帶守祀王成歲聖旨郭疏與做奉祀遂得比劉汪二氏矣至正德間而疏求乞無已且請印信當事言朕之聖草其職至世宗登極疏復疏辨上哀之始還其舊秩止許終身此後遂爲編氓以至於今大滁陽城家以成帝業且無論高后微時瓜葛卽惠妃生蜀代各王永嘉汝陽兩公主與國家勳舊兼之戚曉而後人不明一命之榮滁陽之祭亦僅有司歲終一舉而已是亦聖

朝大缺典大恨事也

女神名號

孝女曹娥在宋大觀四年封靈孝夫人至政和五年加封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又加靈孝昭順純懿夫人父爲和應侯母爲度善夫人此無論名號之無稽前女之父以溺死則水府乃其深仇有何和應亦不經極矣我太祖盡革之但稱孝女曹娥之神令有司歲時祭祀則最爲正大至於海神今東南共祀者在宋已封天妃蓋妃生宋哲宗元祐時莆田人姓林氏生而靈異歿而爲神本朝永樂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爲護國野獲編 卷十四 扶藎山房

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廟號宏濟天妃之宮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廿三日遣官致祭蓋其時將遣鄭和等浮海使外國故祈神威靈以助天聲與孝女封號事若相反然於敬奉靈祇則二聖一揆也江海神俱以女真享食故並記之○按曹娥碑中所云發喪三日巫降神時接節而歌此其經說也而宋封孝女報云乃云其父迎娶妾神因溺死則冬烘之極不知其時常制者何人也又宋封天妃言神功德可與天配故名天妃今以爲后妃之妃則義甚矣古以伍子胥爲五祀以杜拾遺爲杜十姨又何足怪

廩生追糧

正統元年初設提學省直憲臣時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疏請凡廩生考斥者俱追糧爲民時以爲苦至成化九年北直隸提學御史閻錫奏今斥生已奉勅充吏請停追糧上許之禹錫起家甲子乙榜爲國子學正會充天順四年會試同考官尋陞監丞值天順十年會試火焚舉場禹錫疏請贈舉子焚死者俱爲進士禮科駁其非下錦衣獄訊治既而用其言行之成化中進士雲班

野獲編

卷十四

○先禹錫以國子學正掌京衛武學上疏謂武學上無純袴子弟駑惰不學今後武生考劣等俱宜追所遺糧以警其餘上亦允之其持論不同又如益樹酌時宜通達國體之士也○按正統四年八月陝西西安知府林辛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皆追糧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于磨給磨費於累歲而追索于一朝固亦難矣且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行禮部除其令矣何以成化間而禹錫又有免追之疏想林疏已行而中止耶

五獄神廟

正統三年湖廣巡按御史陳祚奏衡山嶽廟冊載達欲

盡毀其后妃像設寢殿祠堂僅立壇壝齋室以供祀事且引宋儒張栻之言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而字之也何居上下其奏于禮部尙書胡濙以爲太祖更制神號而不除像設必有明見所言不可行上從之命湖廣布政司督修按禮五獄視三公豈有無室無貌之理陳祚祖張敬夫陋野之談妄議祀典已開張聰去孔廟聖像之端矣

北嶽

北嶽恒山據一統志云在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歷代自舜時巡俱祀於此地及石晉略契丹制以與虜至宋不能復乃致祭於真定府之曲陽縣因俗有飛

野獲編

卷十四

四

扶藹山房

來石之語遂借之以文其陋本朝因而不改此說其來舊矣宏治六年鈞陽馬端緒文升爲大司寇始疏請還祀渾源謂本朝既遷都北平而真定在京師之南于祀北嶽甚悖況渾源尙有故廟基址修葺無難上下其疏于禮部時宗伯倪文毅公覆疏謂事體重大僅請修建恒山舊廟而已說者謂文毅之受讓曾禱于曲陽北岳廟因生子名以岳故文毅力過禱祀未知果否後至萬歷十二年大同巡撫胡來貢又如鈞陽疏請之卒格於禮臣覆議不允而止因陋就簡此祀之正在何日耶

又寰宇記云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禹貢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正是此地周禮曰并州山鎮曰恒山鄭注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至高齊天保之年始去上字故郡名恒山今祀本不悞不宜更易于渾源此說似祖趙宋飛石而附會之謂舜阻雪于此卽柴望北嶽之說也當再質之博洽者

祀典

世宗朝大崩頻犯內地土憤怒思所以大創之時正義禮紛紛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濬給事中陳裴輩窺知上意疏請帝王廟創元世祖之祀又追論故野獲編

卷十四

王

大勢

誠意伯劉基曾受胡元僞命故力爲擁護致汚廟祀非出我太祖深意上嘉而允之又如孔廟易像爲主易王爲師尙爲有說至改八僧爲六鑒豆盡撤去素不樂師道與君並尊永嘉伺得微旨建議迎合近臣爭之上不顧也又進歐陽修於兩廡則以漢議與永嘉暗合故特崇之未免爲有識所笑至斥姚少師配享太宗則聖見超卓非臣下所及矣今上甲申年議孔廟從祀時主王守仁者居多而主事唐伯元力攻之甚猶胡桂芳等之說也唐以貶去先是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俱得有崇祀已定至次年而唐始阻止且疏末又欲斥兩廡之

陸九淵而進宋之周張朱二程于十哲之末則聖朝皆駭怪况九淵爲世宗所褒與歐陽修並祀安得謂議廢退其僅得薄誥者幸耳是後王會州遂疏請嚴定孔廟從祀欲升有若南宮适而降宰子冉求申王二相在位俱弇州所厚竟從中格而說者遂議弇州考察賢此等大事非君相主持萬無行理此議似可已

園陵設教坊

世宗入紹報恩所生知尊與耶舊聞爲顯陵此情也亦禮也至推恩蔣氏命爲世都督會事令專典祀事以比魏國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已爲濫典至嘉靖二十七年增設伶官左右司樂以及俳長色長爲顯陵供祀教坊司印獨異天壽山諸陵不特祀豐于廟廟傳嚴猶以爲瀆且教坊何職可與陵祀接稱不幾於皇帝梨園子弟貽譏後世乎時嚴分宜爲首奏費文通爲宗伯宜其有此

野獲編

卷十四

六

大勢

孔廟廢塑像

正統八年國子助教李繼上言官殿將成惟太學尙仍元舊且土木尙像不稱亦非古制請擇地改建上曰朝廷自有措置不允天順六年三月蘇州知府林鶚因文廟聖像頽壞乃并諸賢像皆易爲木主然未敢聞之朝

也至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淵者遂上疏欲以木主改塑像上不允斥爲雲南府幕而去至宏治十二年已未南京兵科給事中楊康遇閩里災乃上疏宜於廟宇一新更易木主以革夷教又大成二字乃譬喻之語於諡法不合亦宜革去上雖不從而不加譴議至嘉靖初永嘉用事而普天塑像被毀矣蓋其說非始於張也楊又有疏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其說更爲不經識者非之楊至宏治甲子以告病光祿少卿聘主浙江鄉試被言官指謫謂其欺君不忠後官至宗伯得上諭時嘉靖乙酉蓋永嘉以野獲編

卷十四

七 共嘉山房

議合左右之

先聖木主

張永嘉當國議易先聖孔子塑像爲木主時徐文貞爲編修抗言其非坐是外貶天下翕然稱賢蓋高皇帝謂塑像爲故元夷俗一切城隍岳墳盡易木主廢王侯之號獨孔廟存塑像仍王爵至永嘉承世廟聖意易王爲師併棄像設時論不以爲然然廣東廣州府城隍神木主至景泰中巡撫都御史王朔仍易以塑者則高阜制作當時已不能盡奉行矣又宣府儒學聖像亦係上偶有鎮守大帥承譚譚廣者範中金爲玉贖實其中未幾

被盜穴其背而取之此亦天順間事見葉文莊日記中者然則木主亦未可盡非也○徐文貞抗論孔廟事上恚甚既逐之又下旨云徐階天下小人永不許擢用未幾超爲學使者超爲祭酒侍郎長春卿入內閣繼分宜當國奉世宗末命爲時元臣幾軟永嘉而上之宏治十二年給事吳世忠請尊夫子爲文祖大成至聖帝不允

呂僊封號

世宗奉元諸典不可勝紀惟嘉靖二十五年以永懷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宮首擢百官授其純陽字祐帝君而工所告成則用次揆嚴分宜近呂淵野獲編

卷十四

八 共嘉山房

賓屢著靈異然爵以帝號則始見於此但人謂未有稱之者卽羽流輩亦未之知也

四賢從祀

隆慶初元徐文貞當國御史耿定向首請祀王守仁於孔廟而給事中御史周宏祖則主薛瑄都給事魏時亮又加以陳獻章凡三人後會議僅瑄一人得祀時從隆慶五年則徐文貞去國久矣初徐文貞議復王守仁爵并欲與薛一體從祀以衆論不同僅還故封比新鄭當國遂嗾給事中宣東光劾原任給事魏時亮附階私守仁信從祀以濫與伯爵從生徐魏以等削封并命斬

野獲編

卷十四

九

扶嘉山房

益魏佐徐及高最力故恨之尤深會東光病狂衣衾衣
跣足唱曲入朝被參逐去自是無敢議守仁從祀者矣
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斌給事中趙參魯御史梁士淵
原謝廷傑余乾貞等各獨疏薦守仁宜與壇廟祀時萬
文恭十和爲禮卿亦特疏專守仁御史李順則薦胡
居仁宜與王守仁同祀而無及陳獻章者時旨下雖命
會議然張江陵秉政素憎講學諸公言路遂其以守
仁者繼起以故卿貳臺璵以及詞臣無一人言其者
事遂中輟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講官倡議則又議獻
章守仁而不及居仁南科鍾宇淳亦同其義乃科臣章
野獲編

戶部主事唐伯元則又痛詆守仁之學至不可聞而上
出嚴旨斥唐偏見支詞撓毀盛典于是眾喙始息說者
謂新建之孫與戚繼永年伯王偉共譏數萬金從內援
得之尤爲怪妄永年雖漸藉與文成非一家且雖名外
戚而實酷貧安得有金以助新建也文成生前身後無
端遭人指摘者不一而足豈真高明鬼瞰耶○初祀
紛紛時光祿寺李楨又別薦曹端呂坤等五人而以禪
學暗攻守仁獻章爲上所詰責大理少卿王用汲則單
疏專劾守仁爲悖叛朱晦庵且謂守仁曾言朱熹爲長
秋禽獸室造其像輒朴之則又勸襲風聞仇也○是
野獲編

卷十四

十

扶嘉山房

上始有守仁朱熹學術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之旨
然皆祀典未定時也其時內閣止申許二人○二人在中沈
德庵任未匝月既開疏伸而部疏繼爭者俱已付之忘
言獨唐戶部於事後力爭益代歸德不平也今歸德自
刻南宮奏稿最爲詳備獨削從祀一疏不存不知何故
○王文成初召桂○義魏恭簡○景革文簡○尼之干
先矣至穆宗初又以○華學故波及良知之學攻之不
止直至甲申歲出自聖謚始配南應而唐戶部疏中至
云皇上爭寵王氏如此益暗指永年賂通中官見之皇
奏以故上怒而謫之此等語若在世宗朝根究下落唐

難乎免矣又陳白沙在先朝與薛文清同議從祀忽有
誇大瑞李芳廣東人與陳同鄉爲之與主議遂中止陳
在成化被召時爲邱文莊肆謗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
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瑞張宏故產粵中私其里中
先達特下俞旨並祀三臣此祖子產立公孫洩故智也
蓋陳死生皆以桑梓受累然而薛河東議祀時高新鄭
爲政主議言官則吏科都給事韓楫爲首山西蒲州人
與薛同里因極意推崇韓又新鄭第一心腹門生故一
疏而穆宗立允舉朝無敢異議至胡居仁向來少有議
崇祀者臺臣李顯亦餘干縣人與胡同邑始贈之薛王
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加前代忠臣諡號

蜀漢關壯繆侯本朝所最崇奉至今上猶加至大天帝
尊之號而極矣或云上夢有異感遂進此銜各未知果
否然又加南宋岳鄂王諡號見之語詞不下壯繆則海
內或未及聞也其最後加岳諡云誅邪輔正大將精忠
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統領禮祀蒸嘗協理三十六
雷律令贊七十二候天罡受命上清永揚帝化神霄右
監門靖魔忠勇岳鄂王蕩南大元帥其崇奉亦至矣今

西湖鄂王祠脩飾甚麗禾郡有稱其子孫立祠宇者何
不以此類其廟而猶仍宋故稱耶

解池神祠加號

國家鹽利惟兩淮爲最然歲人不過六十萬緡已當天
下之半若較之宋僅二十中之一耳按宋鹽有四種一
曰末鹽卽今煮海所得兩淮兩浙荆湖閩廣河北俱用
之次曰顆鹽卽今解州及晉中蒲絳所出中州秦晉趙
魏用之三日斥鹽則川蜀四路用之以上與今日畧相
似而行鹽之地則已不同四曰崖鹽出于土崖秦鳳階
成所用今未聞也然宋一歲獲鹽之利凡三千餘萬緡
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我朝全盛何以僅僅止此且洪武三年戶部以陝西寧
罕驕兒之地有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分爲之地東至
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皆屬商人
粟中鹽則所出之地亦宋所未有今但稱靈州提舉司提
隴西三府食此鹽耳然鹽之外獨解鹽最奇其出之歲
亦有豐歉唐大厯中河中鹽池爲秋霖所敗度支韓滉
獨稱不爲害且有瑞鹽代宗喜賜二池名一曰寶應一
曰靈應頃今上己丑年河東鹽池利大典御史秦大慶
奏聞請加崇寧爵以答神貺時議本朝於海內神祇久
革侯王之號乃詔賜祠額曰靈惠恭祠鹽之神惟解者

冠帶閑住者必先云革了職蓋已奪爵秩無品級高卑可分一切頭踏儀從俱不得用僅予以仕服耳以故嘉靖辛酉高安吳宗伯以閑住歸時已拜少保其見容止青衣角帶并侍衛亦無之真深諳祖制得大臣之體今俱以章服里居皆蟒玉金紫呵殿赫奕與居官無異失之遠矣。今上乙酉年右通政梁子琦以議諍官不合奉旨降本司參議閑住丁亥年在籍兵部尚書凌雲翼以毆諸生被許奉旨革去官保以尚書閑住夫既罷閑住又何秩可降乃復從貶謫是無官者反得官矣持地如此票擬不滿諱諱者一笑耳先朝政老決不冬燂至野獲編

卷十四

五 扶荔山房

教坊官

教坊官在前元最爲尊顯秩至三品階曰雲韶大夫以至和聲郎蓋亦與士人絕不相侔我朝教坊之長曰奉宸雖止正九品然而御前供役亦得用幘頭公服蓋之儼然朝士也按祖制樂工俱戴青皂字巾紫紅綠搭膊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此會典所載也又有穿帶毛豬皮靴之制今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吁可異哉

科場

教職屢爲考官

荊州府教授陳觀字子淵以鄉薦授福建延平府教授歲滿調湖廣黃州府陞國子助教方請補外改除武昌府又調荊州府初爲應天府同考試官再爲福建考官調荊州後又爲江西福建考官以歲滿致仕歸後起復爲應天同考試官自來舉人無直選致仕者觀得之又辭成均就外任且歷四郡一異也教職典試未聞有三數往者觀凡六次且爲應天同考者亦二異也觀以洪武庚午登科壬申就選至正統辛酉尙典試凡爲教職五十餘年三異也卑官已居林下又特選爲主司且屢爲主考又爲分考四異也事見陳少保所爲陳觀志銘

卷十四

六 扶荔山房

學士兩主會試

國初官制未定詞林晨星以故有一人而三主會試者如永樂十六年戊戌二十二年甲辰皆侍讀學士會試爲正主考至宣德二年丁未曾以左春坊大學士兼讀學又爲副考蓋三度云宣德八年癸丑少詹事讀學主直爲副考正統元年丙辰爲正考四年己未己巳皆禮部左侍郎兼讀學復爲副考亦得三次然二公後俱終于卿貳不得大拜至成化以後詞林大備漸不復然惟錢

交通成化中乙未辛丑兩爲正考而宏治三年庚戌復入正主會試然前二次俱學士最後則爲文淵閣大學士非復詞臣比矣其他詞臣兩主會試者固多然其後次多以入閣得之其未得爲閣臣而再司南官試者天順四年庚辰尙寶少卿兼編修柯潛爲副考七年癸未以故官再爲副火焚科場不完而出此縣是言彭文思華以光學士主成化戊戌以正詹事光學士成化甲辰吳文定竟以諭德主成化丁未以吏侍學士主宏治壬戌石文隱以禮侍學士主正德庚辰以吏書學士主嘉靖癸未張宗伯以少詹事學士主嘉靖壬辰以

野獲編

卷十四

七

扶陽山房

禮書學士掌詹主嘉靖甲辰曾宗伯朝簡以禮侍學士掌院主萬曆戊戌以禮侍學士掌詹主萬曆辛丑此五公中其後惟彭石得爲輔臣然彭戊戌爲副甲辰爲正吳丁未爲副壬戌爲正石以庚辰爲正癸未反爲副會兩次俱副考內惟張兩度俱正考爲奇然甲辰之役以病卒於閤中輿尸而出盛美之缺陷如此

十典文衡

弇州盛事紀錢侍郎晉禮六典文衡以爲極奇不知其于永樂二十三年甲辰已爲會試同考官宣德二年丁未再入會場分考則并後之鄉會主試共八次矣而正統

元年丙辰廷試四年己未廷試又皆爲讀卷官凡主文柄者十度又錢之初主應天鄉試爲宣德己酉而後書爲永樂丙午正統四年讀卷而課書爲主考至正德六年辛酉錢又以翰林光學爲順天主試而弇州缺不書始信紀載非易事。弇州盛事又記梁文康諸正德戊辰甲戌兩主會試是矣然文康宏治壬子辛酉又兩主順天鄉試竟亦失記何也他如劉文靖再主兩京鄉試四同考會試一主會試六充廷試讀卷李文正東陽再主兩京鄉試兩同考會試兩主考會試八充讀卷似亦可爲錄侍郎之亞云。又楊文敏原典京畿鄉試一

野獲編

卷十四

大

扶陽山房

金寶

金寶者浙之金華人永樂初生員上書陳王道其綱有四其目有五上嘉納之又試策三道俱稱旨遂命人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書成授翰林典籍又預修永樂大典晉春坊司直郎洪熙中陞衛王府長史正統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卽以是年卒於京以青衿爲纂脩一異也

以青官近臣曳裾王門二異也以藩府外僚膺文衡重任三異也是時官制已久定而金寶獨承異數如此○是科與實同爲分考者有浙江僉事花潤生而江西豐城人李郁者以承差習禮記中五十九各

考官序次

景泰二年會試吏部左侍郎江淵修撰林文爲考官二人俱庚戌進士林爲一甲第三人江則庶常也林滯史官二十二年矣知貢舉禮部尙書楊寧亦其同年三人者官爵高卑懸絕而同事南宮已爲可異至房考則侍講劉儼官反尊於副主考而修撰編修二人次之南京

野獲編

卷十四

左

扶藹山房

刑部主事錢溥廣東左參政羅崇本又次之其末則教授學正訓導各一人凡分考八人始中二百名較前朝加多矣景泰五年會試分考始無外官其領房爲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楊鼎而詹事府丞李齡以己酉貢士次之左中允兼修撰柯潛又次之可見本朝官制重詞林而抑坊局且侍講中允俱正六品而相兼如此天順初元岳正以修撰入閣亦兼贊善則俱從六品相兼至今上已卽用中允高啟愚主應天試而侍讀羅萬化副之後來以舜禹命題爲言官論劾高坐削奪分州公謂故事修史主考皆議讀先而中允後此舉乃出

政府意而不知議讀之得兼中允也然則不但兗州未熟典故卽江陵公當軸亦不諳本衙門舊典矣是年會試對讀官有仙居知縣張翔名下書文學才行出身取中三百五十名如永樂十三年之制又正統十三年兗州云是科廷試右都御史掌鴻臚寺楊善以守城讀卷然是年登科錄並無楊姓名至景泰二年景泰五年二科始爲讀卷官耳且正統戊辰科尙以亞卿掌鴻臚至景帝監國始陞右都也兗州博洽第一而偶訛乃爾

鄉試取士額

野獲編

卷十四

辛

扶藹山房

景泰四年癸酉各省直鄉試竣事後給事中徐廷章上言今者科舉山西陝西皆取百名其數浮於額三倍爲悖典制按正統四年英宗在御已定山西陝西皆取四十人則所收雖未至三倍而考官故違明旨實難自追乃禮部覆奏云此後仍宜如宣德年例益不以正統所增爲成規矣又云若文字果多合格亦不妨多取但不得過二十名則併宣德舊額亦不復遵矣時掌春曹者爲胡忠安其人以模稜致高位宜有此等議論至正德三年則科場定制明備已久又用給事中趙鐸疏下禮部議增解額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東山西俱九十名是時劉瑾陞陝西人焦芳河南人故比周爲

奸厚其桑梓而齊晉二省則以餘潤見及遂超江浙閩楚四大省而出其上又二年芳遂瑣諫是科其說不復行然是時周陽曲以宗伯主議何以附和至此豈亦以身爲山西人耶先是宏治間李廣之死六科十三道糾劾賄賂交結諸狀周恚辨甚厲今視此舉無乃不誣未幾歿而易名文端時周瑄曹元爲逆瑾私人新人輔政遂得上諡○按正統初廣解額江西僅六十五人河南僅五十人乃宣德八年一甲三名鍾復已中江西鄉試一百九名三甲進士楊玉已中河南鄉試一百二十七名此則不可曉矣

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奏計考官

自來子弟不第父兄無奏計考官者惟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之循言子瑛文言子倫文字俱優不爲試官劉儼王諫所議拔欲罪之賴大學士高穀力爲救解儼等若罪瑛倫俱許會試次年丁丑正月會皇復辟而王文就誅陳循遺戍矣此事古今頗見宜其不旋踵而敗後人亦無敢效之者惟嘉靖甲午順天鄉試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鋐以子不與中式乃詣前場獎勅考官廖道南張袞且以太祖誅劉三吾爲言道南等卽引陳王及劉儼故事以答上兩不問次年錄亦

勅罷旋死鋐之橫惡此特其一端且很開無識至此更爲可笑此後二科爲庚子順天鄉試掌詹事禮部尚書霍瑄亦以子儀試不錄恚甚欲糾主司章承叙楊惟傑其門生李開先力勸之日公有子九人安知無人發者姑聽之謂次子與取果中廣東鄉試第九名霍乃止議不上承義亦卒於位自制科以來大臣體有此三次舉動至崇禎則正當主上眷知其疏果上必有非常處分賴李中麓與言而止總之抵牾情殊深固雖而罔顧或諫或竄或自斃俱近在歲月間則其心死久矣

減場解元

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正統甲子科四川鄉試以周洪謨爲解元其卷減場止五篇考試官爲監利縣教諭楊通所特放明年乙丑舉甲第二人恩官吏局至成化十六年洪謨爲禮右侍郎上疑辨錄三卷訂朱嘉集註五經四書之誤欲乞聖裁親加筆削寫其悞者於前續今所訂者於後賜以書名如漢白虎通之類上曰漢唐宋諸儒四書五經註釋各有原委承襲開儒臣奉勅纂修考訂悉取其不悖本旨者錄之天下習學已久洪謨乃以一己之見紛更不許行次年周卽正位宗伯其在掌文所建白亦不盡允行憲宗昇遐首上疏駁御製太學碑議濟官碑東岳

碑頌佑宮碑延福宮碑戒百官勅諭及龍文春景詩諸文字用字訛謬宜令改正及憲宗諭議中含譏誦宜速逮萬安等治罪時孝宗初登極山陵甫畢敢糾先帝制作之失且句摘字駁不遺餘力是誠何心豈以辨疑一錄見斥於憲宗故以此逞其憾耶是時萬文康已去位又其鄉人也蓋借以擠其在事劉博野尹泰和等耳上命九卿翰林會議皆引經傳子史以證先帝聖製會無一字之誤且論議爲禮部掌行當日何以不言不過希恩于己嫁禍于人蓋已直挾其隱矣覆疏上得旨御製文字考訂不差洪謨妄肆詆毀本當重治姑罰俸三月

野獲編

卷十四

重校勘山房

順天解元

順天解元向有被議者以輩下人眾妬口易生也如子所知景泰四年癸酉第一名羅泰岳江西廬陵人以日籍斥七年丙子第一名徐泰直隸江陰人以內閣大學士陳循王文論劾覆試得雷此二事英宗實錄中俱不詳載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第一名章紳浙江餘姚人以日籍被劾覆試得雷萬曆十六年戊子王直隸太倉人以大學士錫爵子見疑覆試得雷萬曆三十八年庚子第一名趙維賢浙江平湖人以文辭被劾參部覆試問科舉人之有謂科自此始要之博洽如王直隸趙無忝榜首亦遺指摘世共冤之當太倉公之爲子洪覆試也引章紳爲言而不及徐泰蓋偶不記憶耳

野獲編

卷十四

重校勘山房

京閭冒籍

國初冒籍之禁頗嚴然而不甚摘發惟崇禎年間順天舉日籍者十二人時禮部主事周駱請照例論罪已中式者斥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會高者以爲過刻始令斥回者仍許再試其中汪諸首等即聯捷矣至成化四年星變考察南京科道交章劾吏部左侍郎章綸縱子元應冒籍京衛軍餘倖倖京閭中式并其他罪宜究上命禮部右侍郎刑科都給事中毛宏往按得實奏請區處上以事在革前姑宥之但革斥元應全

兩人試又中浙江第二十名遂以乙未科登高第爲題
官矣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順天中式陸光祿廷魁
陳策俱以冒籍被劾禮部請發回原籍上命姑准存留
但不許今科入試而貸其父叔侍郎陸杰太僕卿毛
鴻臚卿陳璋罪至四十三年甲子順天鄉試後給事中
辛自脩又糾章禮等五人冒籍詔覆試僅示二人而章
禮卽以乙丑登第餘考官監試俱無所問至今上十三
年乙酉科順天場後冒籍之說紛起旣而給事中鍾羽
王發之爲浙人馮詩等八名俱奉嚴旨詩等二人卽示
順天府前滿日同六人俱發爲民禁錮終身是時詔治
野獲編

卷十四

三

扶荔山房

既醮二生被重創荷三木窮各盛寒皆漸死而甦八人
中史紀純之父爲編修銜至革職閒住提學御史董以
失覺察調用正主考左諭德張一柱調南京燕白來冒
薪受法未有此嚴峻且濫及者逮其後再有議則覈政
普及矣

薛文清主試

英宗天順元年南宮之試閣臣許彬子名起與忠國公
石亨姪名俊者同登進士時有詩曰閣老賢郎真慷慨
總兵令姪獨軒昂者指此也但登科錄刻許起書兄越
爲奎文閣典籍遍考列朝無此官然刻錄必不誤蓋英

宗時猶仍國初舊制設員今實錄官典諸書俱不載則
舊官之不傳多矣所云吳節只知通曉略嘗孤金不陸
文章固爲仇口若所云閔仁旣已無顏子將克已復禮
一節題變去首句此却不妨至祭告如何有太王則詩
經后稷配天程文果有此語其說似難通至若告了且
名當問罪周公課井亦非常因孟子題爲公都子之
而去之直云告子周易井卦却引周公其說出國初題
東山亦微有可議是年薛文清爲主考此何等人品學
術尙遺謗誦下第舉子之口真可畏哉○是年同考論
林典籍徐德刑科左給事司馬梅俱書真牛係舉人似
野獲編

卷十四

三

扶荔山房

給官大興宛平二縣主簿俱同名姓王珙一爲內版貢
上一爲王戌貢士俱歲薦也領房同考爲得公卿兼
編修錢溥以從五品兼正七品其書批語銜銜稍少卿
而正主考禮左侍兼光學士薛瑄以正三帶正五副十
考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以正五帶正六但書兼官爲
學士侍講而不及九列之銜俱不可曉錢溥本以春秋
起家是年閱本經又兼看詩經亦奇

天順初元會試

英宗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位二月會試主考官
爲薛文清瑄呂文懿原俱一時人望也詩起石俊登

第時父彬以侍郎學士爲次授後叔亨以忠國公爲總兵官時有作俚詩嘲主司曰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蓋指起與後也至四年呂原再主會試則後先因亨敗詐病居家獲奪又以怨望礙於市使在今日追論往事則薛呂二人難乎免矣是科分考官有尙賓司丞兼編修李泰者卽太監永昌嗣子也首場三題爲大學論語孟子而首題不刻程文殊不可曉又讀卷爲武功徐靖遠王興濟楊三伯而彌封官有光祿卿潘能則由厨役起家且曾以盜贖物問罪者次科能再爲彌封官則已陞禮部右侍郎掌寺事矣前帙已紀石詩而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會試刻文

會試錄刻文先朝多不拘式如成化二年丙戌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乃刻詔十七年辛丑二場刻論一篇宏治六年癸丑亦刻論二篇又刻詔一篇十八年乙丑又刻論二篇正德六年辛未又刻論二篇而會元鄒守益論在第八名沈圻之後是後遂無此事而武舉錄或刻二論或二策則至今尙然

京考被劾

宏治十七年甲子科禮部建議用京官各省考試于是

浙江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山東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訖事矣至十二月南京御史王蕃劾廉以省親守仁以養病夫省親者首親爲不孝養病者証病爲不忠不忠不孝之人大本已失何以權衡人物乞復里選之制正廉等罪然楊實依親在浙王以病痊北上俱非現在官也王蕃之言雖過然當時御史辟聘亦似出格所以止行一科旋即罷今制則先期請于朝皆以詞林誠垣及部屬中行出典省試遂爲成例不可改矣王交成後日功名不必言卽楊廉亦至南禮部尙書諡文恪則言官白簡亦未足輕重也

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考官爭席

李文正西涯初在詞林及居揆地皆以和煦容物見稱惟爲太常少卿時典宏治癸丑會試時耿文恪以禮部尙書知貢舉初入簾大宴與爭席有違言比曉經命題其首題卽爲伯拜稽首讓於夔龍以御調笑亦可謂戲而不虐其時同考修撰三人而錢肅刻在楊時暢涂瑞之前錢後楊四科後涂一科凡詞林五品以下俱論科不論官況一官而撓越前輩乃爾豈錢以鼎甲重耶則涂亦鼎甲也涂錢俱治書經有愧首題多矣是年論刻二篇俱膚甚又刻一詞更寥寥數語不今不古此

時出格刻程意必博奕驚人，不意技止於此。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蔡孝秀三公之辟寮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舉甲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枚以議興獻皇帝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計，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羅望欲效而不能矣。前乎此後乎，此俱未聞也。

野獲編

卷十四

无

扶勘由房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滿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敢復居尊而門生禮亦稍殺矣。至焦弱侯太史，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賁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始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因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爰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徹以貽之。先人少于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綸大魁先大父喜甚。

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弟。

如平日焦復苦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真

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宇醉翁首卷而情

意殊不愜，至于焦丁酉科場之謗，已亥計典之論雖張

新建郭江夏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間則不可

曉矣。○癸未先人以閩尚書分考得一面卷，賞異之云

非吾叔度老手不辨，此時焦尚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

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

齡其年甫弱冠，冠焦年踰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焦

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夭，焦雖晚達，又罹謫，然年位本

野獲編

卷十四

无

扶勘由房

可量也。○弱侯與宣城沈少林懋學同鄉榜同計，借送

次，受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

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焦

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其

力止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已

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門與得焦卷

未必能使之入彀也。

貴後拜師

王文成自龍場貶所內擢爲刑部郎，而南海方西樵

天爲吏部副郎，遇文成與語，服其學識，立拜之爲師。後

以議禮職貴薦文成之章不一及爲禮書又薦文成入內閣近日則趙定字少宰自史官疏止江陵等情廷杖削籍歸貧海內重望亦執持於常州門牆修北面禮甚恭皆可謂真虛心忘勢好學者矣若羅近溪以進上請告歸而升大使顏山農爲師隨之行鄉遠方受其管責此又近於妖誕不經又如邇年之禍遠觀者俱若風名公持鉢鉢錫備高足之列此又如崔浩之師寇謙之未可爲訓也

考官時生

本朝南京主房從來用資深南翰林事諸呂同而順天野獲編

卷十四

主房

則議論最多然有罪同罰未有獨及一人者有之自天順己卯始時正考爲學士劉定之副爲倪謙倪有門生不收遂疏許其私倪至遣戍去而劉不問直至嘉靖戊子庶子韓邦奇爲正考方鵬副之因前序引尚書錯誤被論韓降外鵬僅罰俸蓋指摘本及一人故處分亦不旁及猶有說也至今上乙酉冒籍之事于主考何預焉而論德張一桂至於誦調副考陳于陸無恙戊子闕節之訐則兩主考均其任矣庶子黃洪憲受攻而副考盛訥無恙然張黃俱正考或當獨肩重責也若丁酉順天則中允全天叙爲正焦誠以修撰副之及場後交章止

及焦一人而全高枕無一語訶詰次科庚子則庶子楊道賓爲正顧天峻以修撰副之其後攻顧如焦而楊不及也此兩人既無闕節又非正考何以鋒鏑偏襲焉舉朝明知其故而無一人爲別白之可嘆也○又應天己卯壬午連二科亦止議及一人然前以高啟愚出舜禹題見疑與副考羅萬化無預後以沈懋孝獨闕卷受訐而正考沈鯉以病臥闕中俱非無故得免

闕節狀元

今上庚辰科狀元張懋修爲首揆江陵公子人謂乃父手撰策問因以進呈後被劾削籍人皆云然前此正德

野獲編

卷十四

主房

辛未科狀元楊慎爲次揆新都公子人謂首揆長沙公先以策題示之故所對獨詳其後新都公議大禮忤時爲新貴所聚攻亦微及前事蓋以用修博洽無忝大魁而不免議論如此又前此永樂二年甲申科學士解縉爲正主考得江西泰和人劉子欽爲第一劉本省癸未解元聯捷解愛其才而許以必得狀元劉直任不讓解心薄之以題密示江西永豐人曾瑩得狀元其題以禮樂制度爲問上意必欲得淵博之士然非夙構不能詳對故子欽竟絀猶得選庶吉士然則曾瑩敏重名高第亦不免以闕節得大魁矣今世多知楊張而未必知曾

然曾與劉子欽俱吉水人而曾榮亦同郡人當時不以爲嫌也是科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以爲上應列宿而江西占十七人吉安一府又居其半浙江得七人南直隸二人福建湖廣各一人所謂接宿周枕者又吉水人也而獨兩府雲貴以及中原四大省及北直無一焉正與正統戊辰科但選蜀人與北人相反之極又是科會試取四百七十二人見楊東里所作羅簡志銘中本朝甲榜自洪武乙丑後未有如此之多者但是科會元又有云楊相者未知孰是簡亦是科庶吉士亦吉水簡字汝敬後以官行又是科庶常陳士啟者江西泰和人先以

野獲編

卷十四

選

扶藹山房

進士觀政下後軍都督府時掌府者爲成國公朱能器士敬才甚相知愛可見五府亦有體政今但設六九卿衙門不知始自何時○是年會聚爲永豐人而第二周述第三周孟簡俱吉水人從兄弟也又是年舉甲俱入館讀書合之吉士江西凡得二十一名按是年廷試後即選吉士五十一人其他以善書選入同入館者亦附吉士之列總爲六十一人蓋庶常之盛亦無論是年者次年又選者爲二十八人中自羅簡外彭璉字汝器柴欽字廣敬李懋字時勉皆以字行

野獲編卷十四終

野獲編卷十五目錄

科場

閣臣典試

鄉會分考

太座師

薦主同咨

甲辰科首題

讀卷官取狀元

北場口語之多

榜後誤失殊卷

野獲編 卷十五 目錄

閣試

孫養陳遇

開國第一科

二張忠義

前甲申會元

壬辰會元

征叛王廢鄉試

舉人充吏會試

鄉試遇水火災

進士給假

有司分考

科道爭爲主考

李京山門生

乙丑會試題

出題有他意

鄉試借題攻擊

禮官誤字

廷試

御史方伯相殿

洪武開科

鄉會試並舉

吳康齋父

現任大臣子弟登第

馬鐸李騏同母

典史再舉鄉試

驛丞進士

內官子弟登第

進士百戶

異姓

納粟民生高第

魁元再甲子

外戚科目

早達

野獲編 卷十五 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五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科場

閣臣典試

隆萬以來南宮主試例用輔臣而以詞林大僚副之已
有成規矣惟今上之壬辰列內閣者四公首輔王太倉
四輔張新建俱未至次輔王山陰以爭冊立杜門僅趙
蘭谿一人在閣遂並用詞林兩學士主之至辛丑科則
內閣二人首輔趙蘭谿久在病杜門僅沈四明一人在
閣至丁未科內閣亦止朱山陰一人遂並用詞臣如王
野獲編 卷十五 一 扶荔山房

辰又至庚戌科則內閣三人首輔王太倉不至次輔李
晉江以避言杜門僅次輔葉福清一人在閣于時主試
亦用兩詞臣是四科雖變體亦揆之理勢宜然況先朝
俱有故事乎及次科癸丑內閣止福清獨相則典試應
如前四科例矣而中旨忽下命葉揆入閣而起故祭酒
方德清於家以爲之副是時虛綸扉以待者幾三旬一
切送票本章皆自外而入條擬旨意皆自內而出法膳
上尊賜無虛日真千古所無之曠典臺垣寂無一人敢
言其非體者乃至舊臺臣素號錚錚臨期上疏勸駕矣
次科丙辰吳崇仁以次輔領春闈而假元之事起俱俱

去國爲天下笑真所謂盛滿之後必有衰頹也

有司分考

今上壬午科以後議者謂十三省鄉試俱巡按專其事
實爲總裁而外簾府縣知推自爲分考官所聘教官雖
刊名錄中分閱硃卷毫不得干預試事其知推各有墨
卷恣通關節競取所私今宜痛革前弊以京朝翰林科
部諸官馳往典試如先朝故事若分考則盡用別省教
官之有聲者倘不足則間取本省一二知推佐之奉旨
准行以今科乙酉爲始永爲定例其年之三月將遣主
考巡按浙江御史王世揚條陳科場事宜數款其語俱
野獲編 卷十五 二 扶荔山房

關切可行而就中一條若預知今日之弊而先言之者
疏中所列二曰議革有司分考以杜私交臣查得往年
同考試官不論省直皆用教官惟順天鄉試則間以
事進士或府佐及州縣正官充之此非有意如此蓋以
其特選銓曹隨便擇用此雖以閱卷而取彼非以閱卷
而來事不出于預期人自難於蚤見即欲作弊安所措
手哉乃今謂教官識劣位卑爲人所薄欲與前項官員
相間取用是誠補偏救弊之法矣而不知今日之教官
非前日之教官也前此就教者類皆年力衰遲今則多
少壯矣前此就教者科不數十人今則或千百矣前此

教官多無志上進今則成進士者接踵相望矣前此充考多壓於監臨等官今則隨京考人簾得專試事矣此其識其官尚可薄乎即使果爾亦宜另爲酌處不可遽及有司何者蓋有司之在本省屬官也其入簾則考官也將待之以屬官則考試之體不宜卑將待之以考官則上下之禮不宜紊此猶其小者臣聞甲科有司之在各州縣多有從之講學作文者其聲口知之極真其情好交之甚密今一旦使之得典試事則與前日外僚何殊雖糊名易書與看墨卷者不同然豈能盡保無半籠之意如昔人所謂冒中三古者乎革弊而反以滋弊廢

野獲編

卷十五

三 張嘉山房

姦而重以爲姦似非計之得者況平時考官各省俱已聘定足數欲減其數則苦于時迫路遙欲聽其來則不免徒勞無益將若之何而可哉臣以爲分考各官似宜仍用教職弟速行各巡按御史督同各提學官將各學年資精壯教官嚴加考選一如類考生員之法勿徇請託勿庇私人惟擇最優者應聘前來若輩既有志于功名豈忘情于舉業以此程士自無留良若使拘拘于司則雲貴川廣有司進士甚少亦何貴于舍外省舉人之教官而必用本省舉人之有司乎此有司之分考所以當革也疏上下禮部時宗伯爲歸德沈沈江力主選

京考者亦深是其說但問用知推乃其所建白不欲自改前言遂于覆疏中云教官之外仍用知推一二入但令按臣嚴覈姦弊可也自此以後教官日減知推日增沿至今日每科用聘來教官止一二人亦有不不用者本省有司平日廣闢門牆入開各收桃李士子鑽營日巧徑竇日多取功名如寄其京考官視有司之爲名積資者旦夕銓部臺省惴惴敬畏之不暇問或駁回二三卷則艱然盛怒不復別呈放榜期迫京考惶懼反卑辭謝過仍求所呈卷填勝畢事較之壬午以前倖門不啻倍蓰矣

野獲編

卷十五

四 張嘉山房

鄉會分考

自今上乙酉命京朝官出典鄉試其分考屬之知推以反選謫官後知推行取拜禁近再入會場分考者因不可勝數然未有先會場而下就鄉試者惟東江李龍門周策以禮科都給事中爲壬戌會試分考官後外論障山東兗州府通判又爲甲午科山東鄉試房考此則二十年來未有之事

科道爭爲主考

自乙酉以京朝官典鄉試行之已三科而御史不甘文柄之見奪每科必有爭執至癸巳冬而紛紛互訐愈不

休上命禮部會官議之因及主考兩司分考有司之便否今錄其畧禮部題覆九卿科道會議曰臣等參酌大明會典前後詔令竊謂國初之制教官主考領選老成端方之士皆自遠方聘至不使本省一官得預其間行之既久法廢兩移則改而署事舉人矣又改而京官進士矣又改而博選廷臣矣並未有以較文歸守士如近議用兩司者蓋事外之官必立于耳目之表而後可以專彈壓事內之官必絕于嫌疑之地而後可以操權衡布按二司皆守土之吏向用爲提調監試而不用爲考試杜請托絕嫌疑祖制之所當恪守者也同考試官舊

野獲編

卷十五

五

扶荔山房

政矣王世揚疏語雖確然奉旨後稍爲部所調停此則九列與兩衙門會議乃滿朝公論今上已著爲令不旋踵而置高閣雖聖主亦無如之何矣先是辛卯春御史劉會請罷京考仍用臺臣監試禮部覆奏監臨而親校閱之事倘有姦弊誰爲糾察卽京差不便總必歸重內簾當使甲科就教者復以行取以備主考舉人就教者寬以三科以備分考疏上議行臺臣不敢復爭然而不用本省有司如故也其如臣下之不奉行何

太座師

野獲編

卷十五

六

扶荔山房

鄉會座主體嚴自難假借至座主之師則少殺矣是以有看馬不避馬隅坐不隨行之說蓋士登甲榜便有太座師三十六人勢不得以居尊榮之況大廷會議公事糾彈有難以引嫌者往年惟甲戌科楊御史周知認太座師許新安相公爲師凡進謁俱踵弟子之後已爲一時談柄近日元靖初詩教給事用事有江西祝給事穆祖與之同垣其認師弟極稱親切蓋祝之鄉座師爲丁泰常倫光祿而元則于之座師也人薄其趨時譏之云

不父其父而禡其祖相傳以爲笑

李京山門生

古人以門生門下見門生爲絕盛奇事本朝固時有之

然如近日京山李翼軒維祺則異極矣辛未科李以編修分考得陳大參培所長陳之門生爲癸未葉相國向高葉之門生爲戊戌顧榜眼鄒初起元顧之門生爲甲辰楊狀元崑阜字勤一時同列禁近無在家者至癸丑會試葉以首揆主考得周延儒等一榜尤爲極盛李尙以右轄起家仕途中最爲積薪而衣鉢之傳則向來未有綿遠如此公者

薦主同咨

士人當重座主無論鄉會皆然若作外史遇臺剡舉薦雖稱相知然恩地輕重相去日遠數十年來特重薦師野獲編

卷十五

七 扶荔山房

待以異禮幾出鄉會座師之上蓋房考座師日後升沉不可問而薦主西臺烜赫且可藉以爲援勢使然也以故近世建言諸公參劾會試大座師者屢見則大座師已登揆席次亦叟地可借以博直聲而參薦主者無一人焉其向背最爲易見至于中行知推同時行取者向號同咨不過以咨文並列初無講牒之誼自戊戌一咨候命輦下者五載青袍角帶鱗集都城邑馬過從廛間朝夕而西北大老有位望氣力者時攜壺榼作黃梅授衣故事於是一時風靡論議如出一口談講年誼情比堪虞是時沈四明溫三原方水火次年楚王妖書事

起沈遂爲公議所共棄間有異同一二人旋以掃門人幕受指日矣二十年來同咨之好更勝同榜十倍其子弟修通門之敬亦加嚴然戊戌以前無此也今同年杜還投刺俱稱年弟然先人丁丑榜中惟同館數相知稱之其餘皆年侍生也聞一榜盡稱年弟始丁乙未科不知然否要之後日名位稍異其貴者或執舊禮而亢散庶僚自稱年晚生至有竟署銜名不復放書年字矣惡賭所謂年弟哉

乙丑會試

高中元主乙丑會試孟題有二夷字犯上所諱頗自揆野獲編

卷十五

八 扶荔山房

徐存齋力解而止人皆能言之然實以首薦爲綴之斯來二句則下文有其死也哀爲上深怒謂有意詆訕忽問徐此題全文令具以對徐云臣老耄健忘止記上文有臣名與字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差能記憶耳上意頓釋不復治使其具述謠語高無死所矣是年海忠介從郎署抗疏指斥上諸過舉上必欲殺之亦賴華字詭辭如王生達生長富貴正復一往之苦云云因得長繫上卽以是年冬上賓又二年徐謝政而高再起柄用海撫江南所以苦徐者高狀幸兩公先後去位而事寂徐之施恩出無心而報官反是不可謂非兩公之薄也

甲辰科首題

今山陰朱相公主甲辰試首題爲不知命章初命題卽約同事必三段平做不失題貌始可掄元皆違式卽佳卷亦難前列同事皆以爲然既揭榜則元卷殊不然朱氏子弟俟其出場暫想漫叩曰大人遴擇榜首何以竟違初意朱驚起取卷讀之歎曰我繕閣時殊不覺也蓋識神似爲鬼物所掩矣朱培張兵部親爲予言之又楊表中天何言哉民力竭矣二僂語亦夢中先授之音及閱二場皆擊節歎賞謂爲成語確對且切題因以初程蓋其趣賦相此公如此然元卷爲士子所崇計其有野獲編

卷十五

九

扶荔山房

出題有他意

古來考試以題譏人者與見譏于人者其出時未必有意而揣摩者多巧中之如唐僖宗時以至仁伐至不仁命題而士子作詩云主司何事厭吾皇却把黃巢比武王此語義欲殺其人刻亦甚矣若歐陽文忠典試出題其變而使民不倦賦詩謂多一而字錢氏子因作詩云試官偏愛外生兄此又援蔣之奇劾歐陽文忠昧事更爲浮薄我朝命題者無此事而正德改元實懷襲西夏李乾順放號時馬端肅秉銓出試題以嘲政府之不學

野獲編

卷十五

十

扶荔山房

音顏色與譏諷面諛之人所以譏切時相聞時相頗不悅甲午應天以管仲器小命題福建以鄧大夫事君命題說者謂指蘭谿相公又謂只指石東泉司馬未知誰屬而借聖語言人亦虐甚矣至于己酉湖廣忽出子孫叔放舉于海初見人甚疑駭後乃知爲郭江夏家居方貢相望故以此題默寓擁戴亦真能識時趨者但江夏公正人反未必喜也

讀卷官取狀元

自嘉隆以來春榜會元大都出詞臣之門蓋館閣本文章之府而大主考又詞林起家亦理勢使然惟今上癸

未會元爲李九我則工部郎蘇紫溪潘首卷蘇李同邑
又自幼同筆硯李舉解元久在公車名噪海內兩主考
旣欣得人並天下亦無議蘇之私者此數十年奇事也
若狀元卷則必出按地所讀方得居首間有出上意更
置前後者十不一二也惟今上乙未狀元宋之普則工
部右侍郎沈繼山思孝所讀沈居六曹貳卿之小簡以
人望新起時政府四人爲趙爾漢張新建陳南允沈四
明俱與沈同年夙稱氣類孫富平雖爲太宰與沈隙未
開亦相厚善故沈所取竟得大魁莫敢與爭亦累朝以
來僅見事也至考館選從來非相公屬意則本房分考
野獲編 卷十五 上 扶荔山房

鄉試借題攻訐

丁酉順天二主考得焦漪園被議攻之者惟二三科
臣皆次揆張新建客也焦以進養正圖記爲新建所痛
恨而郭明龍以宮寮爲皇長子講官亦深嫉之焦旣出
闈卽以所撰圖說具疏呈御覽其時禍本已成矣監生

吳應鴻生員鄭榮先被斥而曹蕃張蔚然等數人則重
罰以待覆試分考行人何崇業主事費學佺等調南京
焦亦調外任蓋物情惟欲焦早離青宮講筵足矣其闢
節固無影響卽指摘文體亦借多名耳焦旣補冗僚已
亥再入大計直至丙午始一補藩幕推南司業又論罷
蓋新建厄之于前江夏尼之于後兩公非同志也時憎
焦則無異辭丙午後郭久已林居時方爲名流所宗故
人肯代爲効力

北場口語之多

順天鄉試自戊子深求之後辛卯則馮臨胸爲政時召
野獲編 卷十五 三 扶荔山房

海內重望自愛其鼎以故故陳都諫子故郤中丞子列
在元魁俱斥去別換僅免口舌甲午亦無所糾哈特以
政地持平主者亦無仇家相嗾耳丁酉一役焦尚侯正
在多凶多懼中忽以臨場特命使不得辭諫者已知其
故比榜出而省中曹大成楊廷蘭輩露章辭離峻刻實
無關節可指況所參汪泗論張蔚然邱夢周曹藩諸人
俱名下貧士無能具苞苴者焦雖謫而已矣大計曹楊
兩公亦坐新建黨逐矣庚子則顧開雍主考素以豪傑
自命慮礙大拜加意防閑至預約提調府丞喬璧星凡
其同鄉江南四府監生卷皆另爲一東記認之不派房

不批閱自謂極其積嚴以故三吳遂無一人得售乃榜首浙人趙維震已首彼文體指摘盡北人見趙卷峻潔駭而未見儀郎某公尤忿忿至欲斥而官廢之會同鄉在事議罰科而止然向來破讀者主試官南人舉子皆曾監豈畿輔子衿皆曾史耶

禮官誤字

辛卯南京鄉試中式李應傑者誤書從諫如轉閱為轉綴禮科給事胡汝寧駁之謂當為轉環而此字荒謬乃為作綴此必闕節語主考諭德陸可教辨疏噤之謂一閱字耳舉子已誤給事再誤此字容相笑胡江西南昌

野獲編

卷十五

三

扶荔山房

人理學名邦也又前一科戊子胡亦曾主考浙江而南莽乃爾同鄉恥之先是南昌一巨公張昇者在武宗時為禮部尚書因主上新登極選官嬪例禁娼優隸卒之家子弟就選張誤隸作吏以登榜文其下力爭不聽比榜出而大司國京刻木輩至欲剗刃始為改正同一邑人同為文章司命先後以鄙受侮乃知伏臘侍郎杖杜宰相何代無之先嘉靖七年戊子順天鄉試後御史周易劾副考官庶子韓邦奇試錄引用尚書元首喜哉等何錯亂截除而易疏中亦自稱誤改尚書為禮部所劾邦奇既降罔丞易亦降衛幕蓋易為提學恨序中不列已

名故借端攻考官已而兩敗與胡汝寧事相似

榜後誤失硃卷

戊子順天場事竣後失去硃卷數卷禮官高桂糾場弊歸罪于主考作奸先去以滅其跡至次科辛卯應大中式七十五名錢魁存借出硃卷以燈下檢閱誤焚二一場檢舉當議罪禮臣覆奏請薄罰得旨姑宥之一時言路亦無參駁之者錢今去魁字單名春甲辰登甲榜作更有聲同一失硃卷也而評議異同如此蓋其時司衡者物情有與有不與故當事者之苛恕亦因之非通論也今北場及會場硃卷皆以開榜時立刻送部磨勘無野獲編

卷十五

丙

扶荔山房

復遺失事矣

廷試

正統戊辰科會榜後即喧傳謠云莫問知不知狀元是彭時及廷試彭文憲果為龍首不三年而人內閣大順癸未科以御史焦顯監試而火焚科場說者以御史之姓應之詔改是年秋會試次年甲申廷試于是時人為之語曰科場燒狀元焦比傳臚則彭教為龍首其語竟不驗惟庶吉中有焦芳一人後至大學士少師豈即此人應之耶今上癸未闕進呈卷中有吾鄉朱少宰與國姓既同且名亦似佳識因拔為首問乙未科金陵之朱

亦然總之君父造命特偶應之耳嘉靖末年及今上近科以大力得路者改佳名以應廷對自謂并拾落甲竟不如所願揆地亦付之浩歎而已宋時焦蹈登狀元是年棘闈亦被災時人云不因科場燒那得狀元焦榮未之謠蓋祖此

闈試

士人自鎖閣啟廷之外其試事最重者無如吏部之考選科道內閣之考選庶常尤為華選先朝俱視文字為甲乙且不拘定疆域各以義命相安今未試之前采訪居其半請託居其半甚而暮夜先容紙上之語僅免曳野獲編

卷十五

五

扶藹山房

白便足入穀科道本以試卷為芻狗惟庶常自考改以後仍親筆墨朔望有闈試每旬有館課近來又多屬之捉刀人蓋挾冊傳代諸獎視里試有加焉即博學宏詞故自不乏然才力每以應酬奪之且自初考時各省限定人數而雲貴廣西三省又每科輪選如壬辰常用貴州則是科止中一人為馬文卿乙未常用雲南則是科止中一人為何祺皆未入試已知妙選屬之最為可笑而同鄉中篋書潛遞露揭顯攻者至不避友戚年誼衰薄終身切齒往往見告今上自御極以來放進士已十六榜其不開館選者僅甲戌庚辰庚戌丙辰四科耳此

本朝翰苑稀有之盛然前戊辰俱江陵當國自以詞林壅滯暫停至丙戌議定每科不輟永為例矣庚戌以隔房取中指摘紛紛上意大疑以故屢請不報至丙辰而羣龍無首文壇爽氣不至駢誅者幸耳何暇議及庶常哉乃知宋世制科屢舉屢廢當亦有緣矣庚戌科請考吉士八未得旨過夏且歷秋矣諸進士中有聲有援者各懷奢望亦各挾妬心時山東僅當取一人有三甲守部者本巍科巨族雅負才譽自謂無敢抗衡惟即黑入周士皋父為詞林大僚身亦廣交時貴意其相厄乃作謗書遍投謂周輩數萬貽戚晚京師藉藉疑信相半野獲編

卷十五

六

扶藹山房

周時病困慮其或強起就試至排閣穢惡之周不勝悲而死同鄉俱恨怒周夫人至欲出疏鳴冤為姻黨勸而止究之上終不允考聖矣神矣

御史方伯相殿

顧侍御驥字龍楨以行人入西臺出按廣東不甚諳吏治而性剛戾自尊大廣州知府方遂者以部郎出守為其所言自罷去其下郡僚令長為所辱者接踵以漸及于藩臬王積齋為左轄素以清直著聲至是已先為

備時庚子秋試王以提調偕侍御入闈正點名散卷畢偶以一公事相爭遂詈詈至以老奴才目王王亦以惡

聲答之因兩梓于至公堂上王奮拳擊之顧不能勝墮冠池帶以吉服而盤旋于地有邑令倪姓者名失記司外簾力爲解勸顧卽攬其裾痛毆之令故美鬚髯頃刻頤頰俱空不知王出外久矣王返藩司卽具疏言狀且請罷得旨顧革任聽勘顧疏尋至王亦去如顧勸側事下撫按又轉委之兩司俱礙直指體貌久不能結其後按臣李時華者黔人乙科竟欲坐王而直顧以藩臬不從遂兩平之時人皆知曲在侍御後京考以浮躁處之王雖不起今優游林下頗爲輿論所惜

孫黃陳遇

卷十五

七 扶荔山房

洪武初元徵求隱佚惟恐不及同時南海之孫黃建康之陳遇皆稱儒臣然而晚節則天淵矣雖開國聖人誅賞不測然實皆自取之黃自洪武三年庚戌開科三試俱高第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出爲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典籍又出爲平原主簿以事逮問輸左校尋被釋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滿戍遼東又以藍玉黨見法蓋仕宦二十年一禁繫一從戎四爲下僚僅一入吏局而不免伏鎖其著述甚多而失傳今存者祭竈一文耳當時亦何苦應舉入仕以致非命耶陳遇當太祖渡江卽以書聘之稱爲老先生比之伊呂孔明書在

御集文多不載遇赴召上大悅遂見親信授供本司丞不受上卽帝位三授翰林學士俱不受乃賜肩輿從以衛士以使兩浙歸除中書左丞力辭召入禁中賜坐命草平西詔加授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大學士復辭再除太常少卿又除禮部尚書皆固辭命其子入直又辭甲子秋病卒上遣中官諭祭賜葬子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遇自癸酉受上知入侍帷幄前後二十一年無日不在太祖左右命以禁近不受命以卿訊不受欲貴其子又不受寵眷則師臣而不改布衣以歿飾終之典視文臣有加比之李鄴侯差似之尚嫌泌在德宗時多一番宰相也贊起東粵萬里應制科得徵官而以內終遇生簠簋下出入禁闥而無恙者則求祥與避災與也當時詞臣如青田以醜死金華以憂沒而遇獨免于議賊且造膝之語無一傳于世其品之高見之卓有劉宋諸公所不及者未可與孫黃並論也或云陳遇者自以生在元時雖不仕不忍背之故力辭顯位不特應高帝威嚴難事也其意似與楊廉夫同遇卽世所稱靜誠先生也

洪武開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得吳伯宗等此世所知也

不知先一年庚戌以明經薦至京師者上俱視策問之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廣東番禺人李德者以明尚書薦與焉授洛陽典史歷濟南西安二府經歷告改湖廣漢陽教諭又改任廣西義寧縣致仕歸見黃泰泉所爲德傳中則庚戌實開天第一科又蘇州饒氏世譜云洪武庚戌狀元安大全則又徐字之誤也楊菴又紀洪武五年壬子科會元陳忠補建甯田人而狀元則爲朱善蓋連三年三賜廷對得大魁三人而世知之者夥矣至六年癸丑科命罷會試選河南舉人張惟等四名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拜翰林院編修命贊善大夫野獲編 卷十五 九 扶易山房

開國第一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時自畿輔外加行中書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蓋居四分之一而會元俞友仁復爲浙西之仁和人首藩首科盛事如此是時刻其宋濂章溢王禕俱浙人一時同爲開闢名臣宜其聲氣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內信非偶然是科獨湖廣一省無一人中式而高壓國中一人

鄉會試並舉

洪武三年庚戌開科鄉試次年辛亥會試狀元吳伯宗在紀載中久矣乃四年京畿鄉試以前元貢士鮑洵與野獲編 卷十五 十 扶易山房

學士宋濂爲考試官而解大紳學士文又云宋君以洪武辛亥主考江西則是歲鄉闈與南宮同開矣況解爲江西人即主江西試而鮑以貢令與學士同列且居其前俱奇事也又臨江先哲錄云洪武五年八月禮部侍郎曾魯奉旨爲京畿考官則是庚戌辛亥壬子連三年俱舉鄉試尤奇之奇也雖因初典制未定而後學則未之知若連三年廷試則已紀之矣

二張忠義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一甲第二名張顯宗福建寧化人拜編修歷官工部右侍郎以事遣戍興州起于交陞

左布政使卒於官此史所紀也葉文莊水東日記云顯宗朝武卒未狀元官至祭酒同燕邸靖難師興遂從陝西起義兵後不知所終二說不同葉云顯宗元或承俗刻之誤而起義兵一事則偉矣顯宗初從工部侍郎諒成也正代張昂之任昂爲浙江慈溪人從工部侍郎出爲北平左布政使知燕邸有異謀欲借其僚發之爲庫吏李友直所告文皇帝捕弑斬之即以其時與兵立校友直爲北平布政司參議尋陞刑部侍郎尚書以至工部尚書至正統間始歿于位二張死節同官同時今惟昂之名見于史而顯宗忠義後人無能名之者

野獲編

卷十五

三

扶荔山房

除義士其湮沒者多矣又他書紀顯宗爲狀元不止葉文莊一人又練子寧別傳云登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

吳康齋父

吳康齋以布衣薦起英宗召見特授左春坊左諭德不赴而歸今上用官議將同陳白沙王新建崇祀兩廡偶議者不同中止然天下猶以爲缺典而不知康齋之有父溥也溥字德潤洪武時爲太學生即奉詔使雲南宣諭再使福建閩士伍其饋遺一無所受登建文二年庚辰科會試第一名廷試第二甲第一名授翰林編修與修高皇帝實錄書成陞修撰又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

尋用祭酒胡儼薦陞司業在詞林國學二十餘年其姓名既登遭際亦奇而人無稱之者並不知本朝有此會元也康齋以徒步位官寮而生被寵遇復享顯榮名萬世信乎人貴自立哉康齋名夢祥字與弼以字行洪武間吾邑嘉興有王嘉會者字原禮元末舉不第入我明以明經應聘至京授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陞國子右司業與祭酒宋訥左司業龔敬立楷範三人俱春秋高鬚眉鬻然太學數千人肅而畏之以老疾乞歸特賜致仕未行而卒于官舍時年八十餘上命禮部應天府給舟車還葬發引之日又詔沿途有司祭之而吾野獲編

卷十五

三

扶荔山房

鄉人已無能名之者且國初國子司業有左右二員則雖博洽者夙亦不及知矣

前甲申會元

錢文肅公作劉子欽墓志云劉以書翰中永樂榮未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坐累戍廣西南丹衛仁宗登極以曾榮薦起爲江西新淦縣訓導歲滿請致仕歸以大養終余與公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所述劉生平甚詳蓋錢以洪武壬子生劉以洪武戊申生長于錢四歲劉先舉解元

錢以永樂戊子繼登江西鄉試第一相去僅隔一科皆吉水人又同在詞林子欽年八十卒于家又六年而錢亦歿年八十九其生平交情最暱出處又同時斷無誤謬之理而歷代紀述相傳俱云是科會元爲楊相江西泰和縣人又何也子欽名敬以字行本朝南宮榜首宦途不振本有其比錢鄉會亦聯捷已且會試第十辛卯廷試亦起家庶堂官至少宗伯諡文肅會州志云典文衡者即此公也與劉榮枯迥異如此天順日錄云子欽甲申會元時去永樂未遠且李文達亦不應言也陸文裕玉堂漫筆亦云然而弇州直駁其誤蓋未考李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公日錄及錢文肅所作志耳

現任大臣子弟登第

弇州云大臣在事而子弟登第者成化以前俱無之此又大謬不然永樂二年甲申會元又簡元楊相爲輔臣士奇姪宣德二年丁未進士金昭伯爲次揆金幼孜之姪正統元年丙辰二甲進士章璠爲禮部左侍郎張敞之子試時竟不引例迴避理後亦至禮部右侍郎正統十年乙丑進士劉璉爲戶部左侍郎劉中敏之子正統十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爲首揆文忠公鑑之嫡弟文忠讀卷不迴避又選爲庶吉士景泰二年辛未二

甲進士陳傑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鑑之嫡姪二甲進士曹景爲南京吏部尙書義之嫡姪景泰五年甲戌三甲進士孟淮爲戶部左侍郎鑑之子耿裕爲刑部右侍郎九疇之子羅淮爲太子少保右都御史通之嫡姪二甲進士何喬新父文淵爲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去任半年天順元年丁丑二甲進士許起爲次揆許彬之子二甲進士石淩爲忠國公石亨嫡姪進士沈琦爲南京戶部尙書翼之子天順四年庚辰三甲進士周經爲刑部左侍郎瑄之子俱現任大臣此皆成化以前之事也乃成化以後弇州所紀亦未詳如成化二年第一甲第二名程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敏政爲首揆少師李文達賢之壻而庶吉士尙良臣則故相商文毅之子文毅卽以是年冬出山而相矣庶吉士李瑋爲禮部侍郎紹之子成化五年己丑庶吉士尹龍爲吏部左侍郎旻之子成化十一年乙未二甲進士王沂爲南祭酒璵之子三甲進士章元應爲南禮部左侍郎綸之子成化十四年戊戌三甲進士庶吉士楊時暢爲戶部尙書鼎之子三甲進士周紘爲南刑部尙書璫次子成化二十年甲辰二甲進士黎民表爲吏部右侍郎淳之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萬宏璧爲首揆少師安之孫兵部右侍郎翼一作帶之子二甲進

野獲編

卷十五

圭

扶陽山房

士俊章爲禮部右侍郎岳之嫡弟岳會試不迴避且爲廷試提調宏治六年癸丑二甲進士王承裕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端毅恕之子端毅不讀卷宏治九年丙辰二甲進士劉東爲次輔健之子健不辭讀卷又南左都御史翟瑄子銓南禮部侍郎董越子天錫俱舉進士時越考績在京又進士許讚爲右副都御史進之次子宏治十二年己未二甲進士謝迪爲次揆授文正 遺之嫡弟三甲進士許諾禮部侍郎進之長子宏治十八年乙丑第一甲二名謝丕又爲遺之子以出後其叔選不書本生父文正公名文正雖亦引嫌竟充讀卷官進士金達爲南兵部侍郎憲之子正德三年戊辰傳陞檢討又陞侍講焦黃中爲次揆芳之子傳陞編修劉仁爲兵部尚書宇之子庶吉士韓守愚爲戶部右侍郎鼎之子進士劉程年爲禮部尚書春之姪春辭提調正德六年辛未狀元楊慎爲次揆楊文忠 廷和之子庶吉士費家爲禮部尚書費文憲 宏弟正德九年甲戌科庶吉士余承勛爲首揆楊廷和之壻十二年丁丑科三甲進士李惠爲僉都御史鉞之子庶吉士葉桂章爲首揆楊廷和之壻正德十六年辛巳第一甲三名費懋中又爲文憲之姪嘉靖二年癸未狀元姚涑爲初任工部左侍郎

野獲編

卷十五

圭

扶陽山房

姚鎮子二甲進士楊惇爲首揆少師楊文忠 廷和之子仍充讀卷官二甲進士崔允爲駙馬都尉京山侯元嫡弟嘉靖五年丙戌庶吉士費懋賢又爲首揆費文憲之子庶吉士毛渠爲次輔毛文簡 視之子又先一年乙酉解元二甲進士王汝孝爲兵部尚書憲之子嘉靖八年己丑三甲進士吳子孝爲南京吏部尚書一鵬之子此後數科未之見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而諸城當國長子汝倫以試中書舍人次子汝孝以國子生弟爲科臣王交等所劾致父子削奪然是科二甲進士亦試中書舍人爲故錦衣帥陸松次子現任錦衣帥陸炳嫡弟獨無一人指及蓋是時陸燄已熾非翟石門比故言官求多于宰輔而臧口于權幸也二十六年丁未二甲進士陳以霍爲兵部尚書陳經之子二十九年庚戌三甲進士王正國爲吏部左侍郎邦瑞之子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二甲進士孫鋌爲禮部左侍郎陞之子南宮試亦不迴避仍充廷試提調三十五年丙辰二甲進士孫鑑又吏部右侍郎陞之子三十八年己未吏部尚書吳鵬子紹登二甲進士則倩人入試途人皆知而言路無敢言者乃父太宰亦不辭讀卷也至四十一年壬戌少保兵部尚書楊襄毅傅子俊民左都御史潘恭定 子

允端登第兩公辭讀卷不許二子俱二甲進上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子材亦以是科得薦至四十四年乙丑遂次子試又舉進士時乃父尚在位云隆慶以後耳目所及不必記矣李文達河南之南陽人程望墩南直之休寧人何以數千里外結姻且程舉龍甲年已二十有二乃父信現任兵部侍郎何以聘而未娶且婦翁爲讀卷首臣竟置前列當時亦無異議均不可解

王辰會元

本朝開科以來南宮王辰凡四見矣初爲水寨十年則林誌居首再爲成化八年則吳竟居首林以解元會元登榜眼吳以經魁會元登狀元俱授職科居翰苑至嘉靖十一年則會元林春萬歷二十年則會元吳默俱二甲進士俱不得入詞林且兩科又考慮當而兩公竟失之是四公者二林皆福建之福州人一吳皆直隸之蘇州人同姓同郡同單名前則同人葢甲後則同拜郎署並館選見遺造物播弄奇巧極矣

卷十五

毛

扶荔山房

馬鐸李駢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駢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即帶馬姓以爲名至文皇臨軒臚唱御筆改馬爲駢

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爾鐸之母爲卓氏駢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黃氏亦卒駢尋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並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征叛王廢鄉試

宣德元年丙午科順天當鄉試以上親征漢王高腳不及開闢此亦創見事也又九十四年爲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當鄉試會寧王宸濠反亦廢試事不舉時武宗亦自北率兵親征然江西省至嘉靖元年壬午科上命并取一百九十人以補前度之缺而宣德己酉順天之補否不可考矣

野獲編

卷十五

宋

扶荔山房

典史再舉鄉試

曹文忠公以典史中殿元以輔臣死土木人皆知之又但知其以鄉舉棄校官改縣尉耳初艮已中鄉試爲山西代州教職負才不屑卑冗欲棄官再就試爲吏部駁奏遂改授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解部匠至京值京師大比乞入試大學士楊士奇憐而許之遂再中順天第二人因連捷遂魁天下事見國史甚明今世徒以典史會試號科爲奇而再登賢書抑奇之奇矣其他坐立

去而再入數者另記

舉人充吏會試

先朝中式舉人會試不到者降充吏如四川馬湖府王有學等後以展辦得免吏役復入會場已曾紀其事矣乃更有可異正統三年行在錦衣衛司吏莫煥等奏臣等俱中宣德七年鄉舉以疾病會試踰期禮部援例責充吏役不敢辭避第求仍許會試以圖進取上從其請夫積賢書爲功曹固爲苛政然祖制不可違若已列胥吏復入南宮不幾尋實典盛禮歟何不引王有學等例還其故物而就試歟因思後日宏治間唐寅徐經等亦野獲編

卷十五

无

扶荔山房

以星煥充吏亦可如莫煥等章格外之恩矣此等事真是異典進士以襍流起家者如驛丞吏員承差書算之屬皆同諸生鄉試也既登解籍則爲鄉貢士非復襍流矣今既降充吏役此後僅可列仕版耳仍歌鹿鳴而來則稀有之事也

驛丞進士

宣德八年癸丑曹龍以泰和典史登狀元以爲異事而不知正統四年己未第五十九名李郁江西豐城人下書承差習禮記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第一百五十三名譚溥其下直書山東阿縣田縣驛驛丞習書此僅見

之會錄中耳
會州奇事述及科試者皆不之載若正統七年壬戌科一百二十一名鄭溫爲直隸松陵驛丞則會州已記之矣

鄉試遇水火災

正統三年戊午順天鄉試首場畢之夕遇火七子試卷頗有燬廢者有司懼得罪但請脩葺場屋以畢兩試時曾鶴齡以侍讀學士爲正考官獨不可曰非再試無以辨百弊昭至公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以二說奏上命如鶴齡言改用十五日爲首場是科更種得士至宏治五年壬子浙江鄉試首場遇大雨漂浮號

野獲編

卷十五

无

扶荔山房

舍不能坐立上子譚擾兢散而出約束之不能止監臨御史監察憲臣俱欲罷試獨左布政劉大夏曰暴雨必有息時可令自揣能文者聽其願留勿隨衆去當以留者爲準閱其文登榜于是存者尚有八百餘人悉命選號舍雨果止于是仍如額取足數比榜出人謂得人勝他科按此雨番變故實出意外曾欲再舉以清獎孔劉欲畢試以完大典俱審時度勢切中事理資興俱賴以告成事若相反其得體則一也按天順七年癸未會試首場亦遇火焚死舉人九十餘人則試卷尚未成文以故改本年八月再試至次年二月臚唱雖雨大順八年

內官子弟登第

景泰五年甲戌科二甲進士牛輪順天涿州人登科錄
書其叔玉爲司禮監左監丞按玉橫于天順之末成化
之初李文達嘗面辱之至今有學士醉歸圖傳世其在
景泰時何以遂登之錄且書叔亦非故事時高文義于
忠愍俱稱正人爲讀卷官何以置不問也若正統十三
年戊辰科二甲進士李泰順天香河縣人登科錄書父
永昌見任司禮太監此必生泰後始自宮人被庭然不
野獲編

卷十五

[illegible]

扶荔山房

書母吳氏而書其祖母王氏則又非典制矣又如景泰二年辛未科二甲進士成凱陝西西安耀州人書父敬前翰林院庶吉士時敬久從館中出爲晉府王官坐法竊刑尋從景帝潛藩入紹已陞御馬監太監而不書僅書前銜最爲得體且並書母係氏稱具慶下則二太監俱見其子成進士亦幸事矣李泰第後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詹事牛輪亦選庶常授編修官至太常少卿惟成凱因病不得赴館選而父敬爲景帝所眷寵特授凱吏科都給事中尋卒又二年而敬始歿英宗北狩不返徐垵輩議南遷于謙等爭之不能得賴永昌力諫于太

進士給假

近來新科進士選期未及者多以給假省親省墓爲辭得暫歸里其有力者則乞解銀及借各曹署閒設之差以省僱募之費否則觀政衙門堂官代以爲請相沿不改偶閱景帝實錄景泰五年甲戌科取進士三百五十一人時大理卿薛瑄奏請除一甲三人外其未授職者乞放回依親讀書帝曰科舉正要用人旣取中又放回不放野獲編

卷十五

差

扶荔山房

卷十五

美

扶荔山歷

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選景帝勵精爲治不容臣下偷安自便如此至嘉靖五年丙戌科辦事進士應檀等百人以選期尙遠乞依例放歸疏達上未允最後上切責爾等發軔科甲不思練習政體乃乞回以俟已私終不許至首輔費宏等代爲請亦不從世宗聖齡甫二十正如太阿出匣諭旨森嚴正大默符先朝今之新貴圖自佚者可以憬然矣

進士百戶

英宗親征時有宣府龍門衛充軍進士張鑑者詣行在所疏乞上駐驛宣府但選將統兵征勦則兵權歸一號

令不二人有效死之心上不能用及皇帝登極鎮守山西都督孫安以爲言謂當時若從鑑言豈有今日之禍乞量加擢用下兵部議帝命鑑爲試百戶送大同總兵昌平伯楊洪處聽調宏治六年故兵部尚書余子俊男舉人寘乞錄其父軍功上命寘爲錦衣正千戶子孫世百戶今上辛丑錦衣管衛事指揮余茂發以考察軍功降百戶奉旨仍舊蒞事以從六品得掌司隸劄劄亦本朝所無茂發即余寘曾孫也

異姓

天順甲申科有進士章茂登第時憲宗新即位怪其姓野養編

卷十五

畫

扶易山房

罕見問之首榜李賢對云此字音陝然而韻書未之見也正德間嬖倖錢寧冒國姓而其婦也氏死朝士有作寘文者以也姓無出改稱也寧怒不納俾改正始受之按也字必地姓之誤或後人以爲不雅去地字耳古來奇姓雖多未有若此二氏者又或訛開有山東布政使胡得盛上以北虜方熾且盛字音與勝相似改爲胡靖于時憲宗何不并重姓改之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亦者姓又四川雄鎮府女土官者氏即近年招贅貴州土舍安堯臣爲靖改姓隴氏冒襲世爵以致黔撫郭子章被攻者是也此正堪與錢寧婦也氏

作確對且錢寧本雲南人蓋亦夷姓類是者甚多

早達

憲宗朝早達者無如長沙李文正丹徒楊文襄俱以數歲神童薦爲翰林院秀才而不知其後又有諸光劉銳也銳爲劉文和第四子文和雖次相受知憲廟甚深銳以八歲召入即授中書舍人因年幼不能佩牙牌特製銀牌以代之出入殿廷欄檻未能趨避時丹徒楊文襄已舉進士與銳同官乃提攜之出入楊負重名師友造請者無虛日又好酒奕因是不得如願每歎曰此童累我後爲劉瑾所惡勒罷用李文正薦起歷尚寶寺卿

野養編

卷十五

畫

扶易山房

以至太常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晉階資善大夫賜二品服食一品俸立朝五十餘年至嘉靖十四年始致仕歸其進也不以科目且文藝去李楊二公遠甚即爵位功名亦相懸絕然文正暮年無子貧賸憔悴以終文襄被訪歸即疽發而歿銳以執紼起家被遇三朝富貴安樂優游林下則二公所未逮也銳頗好學喜藏書常刻同姓前代人文集數十種亦非膏粱儕輩也觀其對西樵留印記一事則固博雅典故者

納粟民生高第

景泰以後冒監始有納馬定例既改爲輸粟初不過青

矜援例耳既而白身亦許加倍輸納名曰俊秀子弟于是昨雍遂被銅臭之目且其人所冀不過一命爲榮無有留意帖括若是士子此爲異類居家則官長凌忽之與齊民不甚別矣惟成化丙午羅文肅主詳累試有司不錄遂以俊秀入費舉順天解元次年登進士爲庶常顯重于詞林其年且踰不惑久矣于是士人始有刮自此輩者以余所知近年則同邑項元池名德楨亦厄於童試入費舉北畿乙酉第三名丙戌復高第經藝爲時所式今爲參議己丑科吳微如名正志以乃翁赴任不及試命入南監即聯捷爲郎建言今年以光祿丞召野獲編

外戚科目

錦衣周賢者駙馬景之子母曰重慶大長公主英宗女也以儒生登成化二十二年舉人時孝肅后在宮中聞外孫得雋喜甚修以爲盛事賢南宮久不利乃以戚畹例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至宏治十六年以久不遷職乞陞兵部執奏以爲無例却之上命陞一級爲指揮同知時孝肅方稱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猶在養也至正德間

又以例降千戶又再歷都指揮僉事以卒當時外戚恩澤尚有節如此又梅純者曾祖曰駙馬都尉梅殷曾祖母曰寧國大長公主爲高帝第二女殷以嫌廢于永樂中純以世職爲中都副留守上疏請改孝陵衛以便奉曾祖父母之祀詔許之純起家三甲進士授知縣改襲祖職歷指揮使以至今官純忠貞嫡裔且起甲科即改金吾亦不爲過而漸情至此今之監恩有十倍正德中葉者可慨也

魁元再甲子

宏治九年丙辰科狀元朱希周蘇之崑山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次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嘉靖二年癸未科探花徐階松江之華亭人仕至少師吏部尚書大學士及見萬曆癸未科會元李廷機去臚唱數日卒贈太師諡文貞嘉靖二十年辛丑科會元陸樹聲松江華亭人仕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及見萬曆辛丑科同邑人狀元張以誠又五年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三公者以南宮首薦或高第鼎甲俱詞林鉅公榮哀始終名德無玷登第周一甲子而如下世皆在吳中數十里之內盛哉

野獲編卷十五終

野獲編卷十六目錄

科場

三試分占三名

三試三名內

五魁俱詞林

會場遇火

覆試

癸未三首相長子

士舍科目

嘉靖三十九狀元

一榜詞林之盛

兩中鄉試

會場搜檢

子先父舉進士

年伯

戊辰公卿之盛

同科同時宗伯

劉進士晚達

野獲編

卷十六目錄

一

扶蘇山房

進士房稿

癸未丙戌會元

皆備科場

乙酉京試冒籍

上榜士子三本

登科錄父祖官

宰相子應舉

王國昌

己丑詞林

國師閣文偶悞

陳祖星

舉人再覆試

宗室應試之始

舉人勒停會試

錄舊文

王李晚成

畿元取鄉人

乙卯應天闈中之異

丙辰兩大老

觀政進士體不同

旗竿

野獲編

卷十六目錄

二

扶蘇山房

野獲編卷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明鄉人 坊間藏本

科場

三試分占三名

宏治庚戌科直隸丹徒人靳文康以解元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三分次第占三名最為奇事又科內長京師人陳淵以順天鄉試第二為會元廷試第三人雖占第三名然稍錯綜矣至正德三年辛未科四川新鄉人楊慎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一廷試為狀元其斷又以次順占為尤奇而弁州紀盛事云靳為榜眼則概矣吾浙

野獲編

卷十六

山房

科名雖盛然而無如此奇者直至嘉靖戊戌科而慈溪人袁元峰以鄉舉第二人登嘉靖戊戌會元廷試探花刻一印記曰天下一二三人向來無與為對者平萬應己丑浙之會稽人陶石簣為總之其鄉會廷對名次與袁毫不爽相去五十年又同二百里內人也袁至及下壽陶不滿五旬又俱無後此其所同袁人政府官至少傳一品得下謚文榮陶官至祭酒四品得下謚文簡此其所異然品行則不啻薰蕕矣後又十五年而慈溪人楊昆阜亦以鄉試第三登甲辰會元狀元科名又勝袁且同一邑其志趣亦頗相似云浙中又有楊

守陞為鄉縣人以鄉試登第三成化戊戌會試第隱廷

試第二亦分占三名而少第一其嫡兄守陳已先浙江

解元恰好補之後守陳守陞同官詞林又同時為翰林

學士對掌南北詞林印尤為極盛此又在靳文康之前

恰與袁文榮同鄉亦浙中佳話也

元學上似不誤矣

三試三名內

弁州所記解元狀元凡九人而宣德庚戌科狀元林震則本省解元其會試又第二而盛事過遺之僅見丁科試考震後脩撰其後事不可考矣按是科會試止取一

野獲編

卷十六

山房

百人首場論語出二題中脩出一題孟子竟不出論語正刻一程五經各刻一程末場五策問中少第三第五對策此時文字已大備何以缺習乃爾耶又解元會元弁州所紀者十一人而永樂二年甲申科有吉水劉子欽者以先一年癸未江西第一會試復冠多士弁州亦不之載子欽改庶吉士丁憂再入翰林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謫戍廣西南丹衛仁宗登極用廷臣薦起江西新淦訓導歷陞湖廣福建應天鄉試歲滿請致仕歸年八十八卒於家其遭際亦奇矣又甲申科取進士四百七十三人而弁州科試考亦不載并無劉子欽會元

姓名余向已紀于欽科第茲因兗州再記之兗州云是科楊相會元

五魁俱詞林

宏治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名董玘廷試一甲爲榜眼二名湛若水三名崔銑俱改庶吉士四名謝丕一甲探花五名安啓亦入館至正德十二年丁丑會試第一名倫以訓廷試一甲爲榜眼二名汪應軫三名葉式四名江暉五名王廷陳俱改庶吉士蓋五魁無不入詞林者真制科中盛事至隆慶二年戊辰會試第一名田一雋以至張位陳于陞沈一貫共四經魁俱得詞林且三人野獲編

卷十六

三

扶荔山房

俱大拜而會元失之其盛亦可相配俱南宮佳話也萬曆丁丑庶常吾鄉凡四人馮具區以會元先人以第元其留爲史官固宜而楊楚亭德政陸葵日可敬俱得拜編修亦浙中一時之盛

會場遇火

禮闈之遇災人知天順癸未科而不知正德三年戊辰科亦然先是樊慈守文昌不移司天者屢以爲言傳人聞中爲之備甫末場火發於內力救而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廿七揭曉纔畢事而至公堂被燼延及試錄板亦焚星占之應如此

覆試

科場覆試一法在唐宋已有之要之非盛世待士體也本朝士子被言者必再試至咸宏而後則愈甚矣然景泰末年順天解元徐泰亦覆而得留後終不第蓋會場主者已作意損之會場入者例不許覆以故習諸城二子求試而不允惟嘉靖己未科吏部尙書吳默泉子紹爲言官糾其曳白倩人人場正危疑間有文書房一內臣給之曰上將面行覆試紹窘甚出其資行賂夜分搬運迨旦然實無此事而蒙已空矣近年壬午之南皮子之北俱有此舉然以王辰玉何等才而亦列其中所以乃翁有死不受辱之說也至丙辰會元乃以覆試斥則古來制科一大變矣近科事後有議如壬午應天舉人賀學禮以覆試不通而斥丁酉順天舉人邱夢周以解題差悞而斥其以再覆試而丁艱竟歸不到者則戊子順天舉人屠大壯以考館被議覆試而以病辭者則辛丑進士項鼎鉉兩人之不赴俱有故然終不得誕近壬午歲監生劉襄之已考選中書舍人兼侍書侍福邸供事矣吏部郎中趙邦清因劾堂官及同寮謂襄之所試瑞雪詩先有關節囊之不服自請覆試既而九卿科道稱其再試詩合格旨下命供職如故此非科目也反

野獲編

卷十六

四

扶荔山房

不失故物亦異矣

癸未二首相長子

嘉靖癸未科華亭徐相長子璠以南京應試作奸問革萬歷癸未科德清方相長子世鴻以北京御妓薛馬死問革二相俱在事當局俱係胥君俱不致仰崇其父前後恰好六十年璠後得恩有授官仕至太常卿又自以考滿得一廕且長子元春舉進士官亦至太常卿但不知方氏後當何如也

上合科目

貴州鎮遠府推官楊載清本應襲士舍也曾中貴州鄉試既襲職後巡撫楊一漢爲請於朝乞如武舉例加附

野獲編

卷十六

五

扶荔山房

一級以爲遠人嚮學之勸旨下吏部議以上司額設定員且在任難以加陞宜於本府量加俸級且著爲例此嘉靖三年事也以遠夷而知讀書應試自是清例作事何者一階半級不以獎借之當時廟堂諸公方以議禮暴貴無一留意人才者至隆慶五年貴州麻哈州應襲士舍朱儒遂舉進士改庶常不開吏部厄之也載清亦不幸不生右文之世耳嘉靖初廣西思恩府那馬司巡檢黃理故其子黃賜以府學廩膳生員襲職尋以征南賴功陞指揮僉事先是正統三年四川馬湖府舉人王

有學以生員得薦因病不能會試過期始到會充吏

於是其有學原籍長官司遺通事貢馬乞有其罪上以決入能讀書登科目固已可嘉特免充吏許會試是時三楊同在內閣知國家大體故有此處分賢於嘉靖間諸公遠矣馬湖今已改流官統長官司但舉人試事何至遂降爲掾吏此例不知始于何時革于何時今雲貴二省新第者俱以路遠難到必至次科方入京會試若以有學律之不充吏者黜矣宣德七年三月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自陳儋州昌化學生中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以病未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至部以違限充吏海外之人伏望軫念上命試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會試其事與正統同

野獲編

卷十六

六

扶荔山房

嘉靖三丑狀元

嘉靖二十年辛丑狀元沈坤直隸太和衛人也歷官南祭酒憂居以倭事起將吏奔潰坤率壯勇保其鄉邑遂以軍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雖全而人多惡之有隨生菴爲謠言構之南道御史林潤彈治之時坤起爲北祭酒上命捕至詔獄拷治瘐死獄中潤所劾量敗卒之首并剝住房人兩手皆無其事也至三十一年辛丑科狀元爲陳謹福建閩縣人以中允丁憂歸葬其鄉戊海

之卒被衆聚毆而死四十四年乙丑科狀元范應期浙江烏程人以祭酒罷官歸乃子不肯牟利殖貨歛怨鄉曲巡按御史彭應參相之募民計其過里中好家四百端窘辱之應期不能堪遂自縊死凡連三丑三元俱隕非命且其事俱誣俱不得白亦異矣

一榜詞林之盛

弇州紀盛事但逃一榜中大僚而未及詞林今按嘉靖辛丑館中則宰相五人潘宮保晨高官保嚴官保謝高少師拱陳少傅以勳尚書五人董宗伯份陸宗伯尚徐司空養正萬宗伯士和裴宗伯字贈尚書一人陳

野獲編

卷十六

七

扶藪山房

宗伯度其三品大九卿又七人不暇盡記然內惟潘爲一甲第二人餘皆庶常也弇州記一榜四相于辛丑但紀潘新昌嚴常熟高新鄭陳南充而遺高仁和儀亦千慮之一失也後戊辰詞林七相五尚書十侍郎中丞可以繼之

兩中鄉試

嘉靖間兩舉鄉試者爲會稽陶中丞大順先以冒籍舉順天經魁事發斥歸後仍中浙江第四名登乙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福建莆田人黃壽生者先舉建文元年己卯鄉試後文皇登極以革

除繳還公牒仍爲諸生尋以貢入京中永樂六年戊子應天第一名九年辛卯成進士選庶常拜翰林院檢討又直隸東鹿人王倫者故大學士王文子景泰七年丙子順天鄉試不第王文奏請欽賜舉人尋英宗復辟王文伏法倫革斥不得會試且謫成後改名宗彝再中順天鄉試登成化二年丙戌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諡

安簡則尤爲異矣若近日王國昌亦兩登兩議賢書然先名胡正道又老于公車以歿未爲異也唐舟廣東瓊山人中舉除己卯鄉試水樂奏未復試俱中第二名次年甲申舉進士授新進知縣陞江西食事降衢州府通

野獲編

卷十六

八

扶藪山房

判旋以微罪請戍降慶衛仁廟登極薦授監察御史按浙江終其官有子亮從父官衢州入常山邑庠因中永樂丁酉浙江鄉試次年戊戌成進士除泗州同官改詹事主簿又改王府奉祠仁宗卽位以潛邸恩官寧國府同知賜鈔幣以歸其父子履歷亦大異恒格天以寵崇嶽江西廬陵人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第一名以冒籍斥歸仍中江西鄉試二十九名天順元年會試第一百十二名廷試二甲四名又注諸浙江仁和人少目順天香河籍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尋被革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此諸本傳所載者諸第後改庶吉士

校編修歷史官至禮部右侍郎兼學士以宏治十二年卒贈禮部尚書其父澄舉進士爲御史以事見法遺誠諸子勿讀書應舉諸與弟簾俱登甲榜子舉賜又相繼成進士以上俱載志傳余再三繙閱始得之其他絳瀾必尙多也汪諸登科錄書父仲淵想以極刑諱其名而書字亦異矣成化四年浙江樂清人章元應以父任南吏部侍郎冒籍應天中式爲言官所發革回又中浙江鄉試二十名登十一年進士其父卽章綸英等聞名臣也諡恭敏其後元應亦致通顯

會場搜檢

野獲編

卷十六

九

扶嘉山房

科場之禁在唐宋甚寬如挾冊者亦止扶出不錮其再試也本朝此禁甚嚴至三木囊頭斥爲編氓然僅行之鄉試耳會試則不然蓋太祖嘗云此已歌鹿鳴而來者奈何以盜賊待之應朝以來搜檢之法有行有不行而試錄中則仍無搜檢官猶遵祖制也至嘉靖末年時文冗濫千篇一律記誦稍多卽撥第如寄而無賴孝廉久棄帖括者盡抄錄小本挾以入試時世宗忌諱既繁主司出題多所瞻顧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至壬戌而瀾倒極矣先是已未之春御史亦有建言宜搜檢者上允之至乙丑南宮上微聞挾書之禁始命添

設御史二員專司搜檢其犯者先荷校於禮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爲厲禁以至于今然試錄之不載搜檢如故也四十年來會試雖有嚴有寬而解衣脫帽且一搜再搜無復國初待士體矣近科丁未浙人邵翁義者故才士第三場將所纂邸報中時事僣語抄錄批點權入以供策科偶與監軍爭語謂其懷挾文字邵不能平至奉殿之監軍扭結登堂時內監試御史爲某永盛李時華二人李素以酷名意右監軍微嘗部之橫葉曰僕巡鹽兩浙曾試此生拔爲案首其人奇才今番必登進士高第且所攜亦奏疏中語實非懷挾宜命之辛試

野獲編

卷十六

十

扶嘉山房

子先父舉進士

近代曾陽白少參後其子首吾三科登嘉靖壬戌進士

董龍山給諫後其子嗣成二科登薦歷癸未科進士人
所知也前此四川新都楊春號瓘耕者以成化乙酉舉
鄉試又十七年辛丑始舉南宮時已年四十有六其長
君廷和已先登戊戌進士爲翰林檢討矣初仕行人司
正官至湖廣提學僉事告歸在林下二十年受乃子少
師之封以正德乙亥終於家時年八十較之曾少參老
而見其子削奪籍沒董給諫不及送乃父之終其全福
真爲罕睹留耕翁之登第後十年同鄉萬文康卒其愛
妾擁貲數萬爲其所得遂成富人是時留耕亦將耳順
矣其種如吾鄉包裡芳亦先其父汴登甲榜一科

扶荔山房

年伯
余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
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余所見聞如會陽日曙舉嘉靖
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
宦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
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于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
山進士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
士不欲于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呵責勉強書刺中晚
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
丑榜王太司馬思質督憲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

謂鄧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鄧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
也後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鄧絕不往還鄧時
坐戍歸里訟言于人責王薄于世諒王大怒通貽書江
省諸仕紳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鄧當日
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爲過而鄧之責王亦不智
之甚矣

戊辰公卿之盛

余州以一榜四相爲盛事此未足異惟戊辰一榜則超
少師志學張少師位沈少師一貫朱少保陳宮保子
繼王宗伯東閣家屏于宗伯東閣橫行先後宰相七人

扶荔山房

真是極盛若尚書則十八人亞卿中丞三品京堂則五
十二人而七相中五人一品二人贈一品尚書中四人
一品二人贈一品凡繫玉者十三人此制科以來未有
之盛也余州又以宏治乙丑一榜七玉爲最盛蓋未見
戊辰之十三也若嘉靖壬戌則亦七玉爲少師中時行
李汝少傅余有丁玉錫爵蕭大亨少保楊俊民太子太
保蹇達亦可媲美今名碩輩出勞烈孔彰聖主酬功將
來更不勝記矣

同科同時宗伯

萬曆戊子至丁酉年間凡五易宗伯初爲朱山陰

憂去于東阿慎行代之子致仕李富順長春代之李致仕羅會稽萬化代之羅卒范豐城謙代之俱戊辰科也同時掌詹者陳南充于陞亦帶禮書而南宗伯又有黃晉江鳳翔沈鄆縣一貫凡八人亦云盛矣是時張新建位以及陳南充沈鄆縣相次以禮書帶閣銜首揆則趙蘭溪志舉合之又得宗伯二人而先任禮書東閣又有王山陰家屏自來宗伯之多無如此一榜者羅甲子戊辰探花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山房

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在郎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之一啓齒

進士房稿

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馮祭酒爲榜首與先生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爲政集籍中名士文集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謂盛事亦創事至癸未馮爲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于是房有專刻嗣是漸盛然壬辰尚少三房乙未少一房俱京刻無選本至

戊戌則十八房俱全而婁江王房仲有閱錄隨錄之選至辛丑遂有數家今則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紛紛衆訟且半係捉刀說不足重輕矣

癸未丙戌會元

李晉江取元時各房俱無異議惟書一房爲吾邑馮具匾太史獨以鄒安福卷爲當第一即兩領房亦不能決時大主考以詢先人先人爲書二房謂李卷爲勝衆始和之榜遂定其後李聞之甚不樂馮至甲午應天鄉試李晉江爲主考出管仲之器首題馮爲南寧院作擬程一首爲一時膾炙及錄出則晉江程大遜之心銜遂深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山房

過李來謁馮迎謂之曰公所取士不但文嘉即擊榜徐生亦名實俱稱果擊得榜起李驚愕別去細詢於人蓋末名爲徐學易滁州人素以力聞能于監中手扶堂柱離地數寸與責育之流亞而時藝不甚佳馮先爲司業時所試士也故有是言李益憤憤後馮爲祭酒被言聽勘則郭江夏代之嫌其力得昭雪使晉江在事馮其殆矣至次科丙戌王太倉主試立意以簡勵風世故首袁公安榜初出人望不甚歸太倉公岸然不屑急以試錄魁卷寄辰玉是年錄文大半出王手筆其父子最相知信自謂此錄冠絕前後乃子必驚賞無疑及報書至更

無他言但云此錄此卷行世之後吾父勿復談文可也
太倉得書大怒次科戊子辰玉舉京兆第一其卷乃翁
亦不甚愜意即辛丑舉第二太倉公批卷云此子久困
場屋作此以逢世眼即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矣文字一道家庭間意見迥別若此況朋友乎宜晉江
之終不忘情也辰玉辛丑授官後即奉差歸里日惟課
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云今日
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出以呈覽輒云不佳即呼紙走
筆不構一思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然辰玉高
才正如大令之于石軍所謂外人那得知者是父是子
野獲編

卷十六

五 扶荔山房

斷不可再得也

指摘科場

自壬午應天夷陵王少宰子之鼎之衡敗後並追論江
張二子冒濫鼎甲彈事者俱得志且起遷于是乙酉順
天冒籍事起指出官掖鍾給事以風聞劾之主試張官
諭調南去中式者至荷校蔡侍御請從寬被重貶而北
京兆主試一差皆自爲苦海戊子指摘尤苦至覆試而
猶未定饒比部疏更苛峻直至辛丑王緝山會試廷試
俱第二而後中外帖然然主北試者亦先一年歿矣辛
卯之役南主試爲陸太史可教北爲馮太史南榜出後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出疏糾之陸馮辨開中事甚晰
二太史俱無恙而胡反受挾私抵飾之議矣蓋先一科
饒比部疏侵閣臣不無過激而胡特疏參之饒又胡同
郡人一時多不直胡者至辛卯而事勢已變馮陸又謂
林所推許胡不識物情不惟自簡見詘御史馮從吾等
復彈治之次年癸巳竟坐不謹斥向來所居爲奇貨者
一旦喪氣失志無所措手矣又閱一科爲丁酉議者復
起則專主副考焦太史庚子又起則專主副考顧太
史天峻自此以後或默或譁又非予所得而言矣酉子
二科副考初係陪推俱越前資數人久不奉旨比人聞
之始下則已不及辭矣豈命當罹毀因而悞受眷知
耶或云政府素憎二人故投疑網以奔之未知然否

野獲編

卷十六

六 扶荔山房

乙酉京試冒籍

乙酉秋榜後有順天諸生張元吉者投揭長安謂浙人
冒籍得雋致妨叢士進取科臣鍾羽正露章言之燕上
馮詩等八人斥爲民詩與章維寧罪至荷校史鶴亭太
史鍾以縱子冒籍革職閑住主考張玉陽一桂調南京
董督學調別衙門御史蔡時鼎以救止外論說者謂張
元吉以貲冠京師與鄭貴妃家至戚又貴妃弟入閣不
得薦故以此修御一時當事者未免迎合內旨處分遂

爾過酷是冬寒冽倍常爲章二生被三木于京兆門前
僵凍幾死府尹沈繼山字浙人也以鄉曲憐之倍于
衣食得不樂事聞于宮掖亦調南京大僕卿初得自止
降俸二級沈請于政府尙得乘輅腰飯花否政府云降
俸不降級何爲不可沈遂仍服不疑給事中唐堯欽遂
劾以抗違明旨沈因得調時皆憎唐之承望風旨蓋沈
曾左袒吳趙江李諸人久忤輿地也夫外省冒籍誠宜
禁若輦轂之下則四海一家且祖制土著百名之外中
三十五名其三十名皆監而五名則流寓及各衙門書
算雜流舊錄應歷可考何冒之足云況前一科會試魁
甲一人庶常二人皆浙人也何以置不問而獨嚴于鄉
試株連波累至此耶亡命巨姦借通州籍納吏拜官者
充塞海內孰從而正之耶此後亦屢有以冒籍受攻者
皆不能勝而順天許告諸生或有反生被穢者矣獨張
元吉者後改名以歲貢得縣令晉知州

上榜士子三木

鄉會場士人已登名籍仍斥革且問罪荷校者以余所
見則京師凡三度矣乙酉科之冬京闈冒籍事起浙人
馮詩章維寧俱枷於順天府門其指出宮闈備極慘毒
識者罷之丙午科之秋順天第四名鄒汝鐸以割卷敗

卷十六

七

扶荔山房

露枷於禮部門其文本出馬顯忠來補缺額不允未幾
鬱死事已奇矣至丙辰科而沈同和以懷挾情筆兩榮
得列榜首亦枷於禮部門其覆試時不能成篇並題旨
亦不記憶自有制科以來曾元無此大辱使在世宗朝
處分必不僅如此兩榜鄭沈兩元魁俱出吳崇仁主試
兩錄中俱存其經與名次而刊去其人真千佛名經中
大怪異災變也崇仁懃言官譏諷自咎命薄致然恐難
盡諉之命若乙酉順天之役無端累及史太史 劾削籍
張宮諭一桂沈京兆思孝董御史希俱外謫則真命之
不猶矣史餘姚人嘉靖甲子第三辛未會魁

登科錄

卷十六

太

扶荔山房

登科錄父祖官

登科有錄呈御覽其三世父祖爵秩但直書某官如尙
書侍郎以至郎官及外寮並不書所官何部分何地方
此例相沿已久近日始有分析寫某地者最爲失體若
曾削籍則空白如庶民會降級則書現任或所終之官
非若私行序齒錄可以前銜混入者近見今上丙戌科
登科錄湖州人潘大復父名季騏以太子少保刑部尙
書爲民時尙在家未復官其名下竟空不書爵位最爲
得之然亦故事相傳如此至於二甲第四名查允元若
杭州人其父查志立名下書參政余按志立雖曾爲大

參以計典左官後補參議以事視職歸田已久從未卒復安得仍稱故官君父之前似不宜詭飾而在事亦無糾正之者其後紛紛不可勝紀矣

宰相子應舉

自江陵諸子鼎甲以來政府象賢例爲建官者所議至婁江公子之才亦指摘及之蓋以薦權之名甚美不同其無泰科第否也婁江當國後蘭溪之其郎君無可應選舉者已而四明繼蘭溪其長子沈泰鴻有聲諸生間人皆以高擢期之偶至京省父四明給之曰汝盍校廢爲試中書舍人就北雍試不勝漸闕逐隊耶泰鴻信

野獲編

卷十六

尤

扶藹山房

之四明竟題爲尙璽丞得旨供職蓋絕其登進可超然免於評論也泰鴻大恨請急歸家視其父昔深仇四明有所愛庶子百端虐侮之家庭之間無聊生矣四明在位久卒被惡聲以去歸里至與璽丞不相見初不難借其子以市公終於積鋒聚鎗受前人未行之彈射所謂拙事無好手也

王國昌

嘉靖間巡視光祿給事中楊允繩糾劾光祿寺丞胡晉之貪反爲所訴謂其誦上事元故減醴壇供給上大怒逮楊論死竟斃獄中胡改重慶府通判又陞徽州府同

知至隆慶初元胡坐商賈及他不法論重典楊復官褒

贈錄一孫名忠裕者爲胃子至高應戊子應天鄉試忠

裕得薦而胡晉之養子王國昌者亦同榜中一百三名

於是科道糾之謂者本餘姚人而國昌爲徽州人先是

乙酉科以餘姚縣生員冒順天通州籍名胡正道中式

已經參論問革今安得復冒徽州奉旨王國昌查明問

斥如前此後國昌屢至京師奏辨無有肯爲昭雪者國

昌乃具疏擊登聞謂既斥於順天之浙籍再斥于應天

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則天壤之間當置臣

何所疏下覆勘時有憐之者謂其詞直且非胡晉真血

野獲編

卷十六

干

扶藹山房

亂亦可末減其人能頃刻成文數十篇皆鋪敘可觀因許覆試入會場今且得爲廣文矣王自云隨其養父成河南時先已中式一次問其何科則笑不對未知確否余諒其年將稀齡尙慷慨談文談兵如少年然其爲浙產爲中州爲徽人終莫能明也

己丑詞林

己丑詞林如焦弱侯董元宰俱以文學冠時一以察謫去一以察例轉至今未牽復比年以來則陶石簪劉雲嶠二公俱負相望陶居家最久丁未年以房師李晉江故忽被暗糾云座主復推座主門生復及門生人皆疑

駭既而知其由來蓋一御史愛指詞林爲時除革地也陶尋轉祭酒終不出至己酉而卒於里第又三年庚戌劉以少宰起家一時權戴諸君來爲赤幘且謂懼人相吾輩橫飛直拜在卽矣劉未幾亦適陶不及知命劉不登下書議者惜之余謂此天所以完二公令名耳往事姑無論卽如戊辰詞林趙蘭溪張新建以諫止奪情忤江陵起謫籍沈四明以甲戌入場江陵公子卷在其房不得中爲江陵恨言皆負一時重名臨卽入拜其設施俱不滿人望又如辛未之選定宇張陽和丁丑之馮珠菴海內俱望爲霖雨使其秉政或猶之乎戊辰諸公野叢編

卷十六

至

扶荔山房

也卽謂造物愛而全之亦可又如浙人沈司馬龜山孫俱不及爲太宰人皆惋惜然二公亦幸而不求銓耳觀孫富平末路可鑒矣御史暗糾疏後復明指其人云座主復推座主者謂甲辰之楊守勤晉推座主顧起元而顧復推座主方從哲并再起沈一貫也云門生復及門生者謂浙閩臣李廷機將及門生陶望齡而陶復及門生湯寶尹湯又及門生邵景奎輩也如此株連波累無論其言信否然而心術可知矣

國師閣文偶悞

猶憶戊子春裴上王辰玉松江董元宰入都名噪一時

士人皆以前茅讓之無一異詞者至辛卯則湖州三沈沈在成均其名亦甚振而祭酒蕭漢沖每試輒柳之不令居一二名獨寵愛一松江人謂必冠京兆冠南宮主錄科又以爲監元六館先生力爭之不得未幾預第一淮第三而松江生至今未第其人余亦熟識不佞著其名耳丁酉年則劉竟陽爲祭酒時徐元扈元入監其博洽無雙且精工時藝比錄科獨見遺凡續案門度終不肯收有一胥吳人名沈文選哀之爲叩頭乞憐云其嫡表弟亦屢祈而後續出則八月初七日矣徐登解元往謁怒不許通悲恨文選重笞逐出宦萃其頂首蓋野叢編

卷十六

至

扶荔山房

陳祖臯

浙之海寧太學生陳祖臯治春秋最有聲其應辛卯順天鄉試已舉榜首時乃父吏垣都諫方以聚劾去位比拆榜知爲都諫子遂棄之而別以他卷登賢書後頻擢場屋至乙巳歲以妻母歿其僕治奠于途有僕殺鵠捐揮事陳時實在家不與知也當事者憎之再擢是再置纖致大肆都諫有己丑春秋房門生二人時同在詞林

顯重並有相望都諫哀懇其道地勿能得自志眼甚作
維劇名諡癡符者中有秋靈慶一段以比二詞林而身
擬袁燾都諫歿後祖阜事得白且還其諸生出獄未幾
病卒其得 門生力云都諫以麟經論魁有文壇盛
名丙戌先以吏科散給事分考至己丑以吏科再入亦
前後省中所無京兆分考屬之中行及守部進士以得
入爲榮然亦難取必近年則有吳江沈宏所 侍御先
以中書入閣尙書至己酉再入亦稀有之事

舉人再覆試

今上二十年壬辰三月廿八日時會試已竣事久矣試

野獲編

卷十六

重

扶荔山房

御史蔡才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各上疏請罷試願天
戊子舉人鄭國望李鴻屠大壯張毓塘四人此四人者
已于己丑春爲禮部主事高桂所論覆試仍許會試至
是已入開兩度矣又請覆試山西舉人王兆河江西舉
人陳以寧山東舉人楊衛陶三人王爲故太宰國光子
陳爲故左都御史蚡子楊爲故太宰璘子俱壬午及己
酉中式向無議者獨以大臣子弟故亦指摘及之如綸
疏中又盛稱王衡王宗濬二解元爲後才今年衡不設
卷而去宗濬投卷而不赴試時論高其品且原其心以
謂二人羞與國望等爲伍也時衡父錫爵給假在家上

慮首擢召之而未至遂父家屏以次侯代攝故如給舉
之然衡亦戊子順天中式與鄭國望等同覆試者商家
屏子發解者自名清初不名宗濬也署名尙訛何取昌
言識者笑其受喉之恩獻媚之巧後二人俱屢蹶官終
不振此諸舉人奉旨再覆試皆存留如故惟屠大壯因
報母亡奔喪遂以規避論黜議者謂大壯若入試亦不
免蓋時情必欲處一二以實主試之罪而大壯其首也

宗室應試之始

本朝宗室許應科舉人仕途人但知聖恩曠焉首破天
潢而宗室已先有請奉旨允行久矣鄭世子藏珩於萬

野獲編

卷十六

重

扶荔山房

歷二十二年條奏七事俱爲宗藩應試臚列一合奉國
中尉以下盡同民生赴考入學一宗生舊有考校換授
之議第四品以上難改他官但許宗學生員不得混子
矜就試他如宗子游泮亦同生員衣冠無得仍服命服
既願充諸生即以賜名入試他無名祿者始從便命名
皆中式者皆書國姓及名爵以自別其他皆領國輔國
之署官仕服銓除之內外與夫宗學中序列自世子郡
王以下俱視行輩尊卑以比齒胃之義上俱命定爲水
制自此朱邸諸侯始以清流自奮矣次年乙未裁增又
上歷法歲差之疏以駁天官之謬其說甚辨而體官不

能從但請明詔賜褒而已若宗室應試竟無領其功者

舉人勒停會試

今年署禮部事侍郎李廷機上疏謂舉人在籍恣肆作奸犯科無法懲創請將最不肯勒停會試以示裁抑上允之談者尤其太苛然亦有激而成先是御史孔貞一巡視東城有一南方舉人投牒訴其妹爲某戶原買爲娼今偶遇於京師乞追斷完聚孔大怒盡注該舉人立以娼女給還未一年而此婦復爲娼于京師之外細調之則舉人愛弛已高價別售而樓其婦亦北人初非妹也孔聞未信密偵之果然以此痛恨其事告之晉江野獲編

卷十六

其嘉山房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卽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間有藍本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乙未會試第二名以尙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簪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恨比出關則知衆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間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辭

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省一疾不起其後辛丑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魁捷善走好談理學其耻友

草爲破題諱之云卿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倒僅完關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擬乙會天漸明不得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胸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在字大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發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郎爲余言

野獲編

卷十六

其嘉山房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踰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日余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王爲惘然掩袂漢陽李愚時藝亦爲後進傳誦直至今年己未始第出李緒溪太史之門初謁岸師日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兄課苦其不能習訓受管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沉之感云喜極而慟真有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鄒余文敏有丁徵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

禮閣得歸卷而奇之置之 upper 事亦相類

說元取鄉人

順天鄉試大抵取南士爲解元蓋以胃鹽多才北人不敵間取一二北士多不愜衆論其推服者僅今上丙子魏允中一人耳頃乙卯科給事中劉文炳真定人也爲其鄉人不平請取北人爲解者謂燕趙乃至魯齊鎬不當使他方人得之上允其議且定爲永制時首揆方中涵京師人亦欲私其桑梓也竊以故元用蒙古人爲狀元而中華人次之此陋俗何足效善乎世宗之曰曰天下皆是我秀才何云冒第聖哉

野獲編

卷十六

毛

世嘉山房

乙卯應天閣中之異

乙卯科應天修葺試院有魚見于閣中識者已怪之至第二場忽於供給所搜得透印無名試卷數通監試提調大驚拷掠左右甚苦終不得其故遂將私時試卷之人斃之杖下而不敢問之朝懼株連者衆也次年元旦大朝會時親吏與武士俱集大廷忽衆中有人持大鐵椎狙擊御史凌漢卿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僅絕舉朝大驚急擒下則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應登也御史爲從者昇至寓復避用良藥救治僅得不死是日相傾錯愕謂今年必有異變至二月會試遂有假元一事假元

則去種應天所舉也魚有龍門飛躍之兆而爲假元已屬奇怪至于解身觸邪以消宋妄之厄其事又發于

辰年元台兼有卒龍無首之夢少不虛也其凌鳳登折不即何諸人久居京師其意與中貴亦相通文藝後漸成富人凌御史以言事至認爲同宗兄弟通緩急御中弟後爲福清令以葉相力人臺時應登亦登武進士官環衛已久時時指稱臺臣庸行居間諒詐外若信御史志懼遂絕之不與往還應登以一品司游傲爲西臺發其奸狀革任回衛旋指謂出凌御史指授應登憤恨具疏自白且訐御史諸不法欲欲手殺之然後自刎不意垂剋受縛旨下勘問應登遂成御史亦奪職閑住

野獲編

卷十六

天

世嘉山房

丙辰兩大老

比年大僚不補在位者寥寥丙辰之春六卿及總憲僅得四人時太宰爲楚之鄭鳴鶴繼之太司寇爲黃之千旭山又兼掌都察院二公俱乙未生各年八十二歲出入朝省精力如少壯人固一時大瑞也

觀政進士體不同

新科進士分觀政衙門本同時共事而其體制大不同其在吏部都察院者見司官及道長用堂屬而在禮部

用師生禮在兵部用前後輩禮在戶部工用同寅禮直
於廳內並揖分賓主而刑曹與大理寺又以西署開寂
郎官及新進諸君輪日會飲吉因慶弔恩同僚佐益策
仕伊始而九卿衙門權勢之澹淡人情之冷淡一一盤
踞於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吏部四司郎官例
不接本以新第進士居三甲末者代之凡歷三年卽選
京官有行取科道之望且次年順天鄉試分考亦必屬
之人得意爲揣摩每致浮誇前車之覆者多矣變而通
之亦無不可國初五軍都督府俱有進士觀政不知相
處體例何似

野獲編

卷十六

无

扶荔山房

旗竿

弁州軀不軀錄云士子鄉會得雋郡縣始賜竿於門上
懸捷旗至申吳門拜相地方官制狀元宰輔以揭其門
謂爲異事其所云吳中一大司馬子授金告者則指凌
洋山雲翼子元德也一大宗伯子騰霄子則指徐太宰
學謨子兆曦也訝其壯麗倍于報捷殊不知近日此風
處處皆然沿以爲創而富室入贅爲中書舍人者及近
日諸生冒廩納進貢生者皆高竿大旗飄飄雲漢每入
城市彌望不絕更可駭歎又南宮報後得牋甲者及選
爲庶常者復另植黃竿另張黃旗比鄉會加數倍其倍

侈無謂更極矣余往年游新安過程守訓之門其人以
市棍從兩淮稅監陳增作參隨鄉中甚門左右有大牌
坊中層署程姓名而撫按以下俱列名于下一杆爲之
吐舌訛顏門前又豎六旗竿頗怪之因下與寬正室則
前堂勝曰王恩三錫後堂曰戚有一德令人憤懣日不
欲開未幾守訓敗俱拆毀矣

野獲編卷十六終

野獲編

卷十六

无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七目錄

兵部

鐵冊軍

文臣改武

南京貢船

火藥

項襄毅占寇

文士知兵

石司馬

日本和親

野獲編

暹羅

沈維敬

征安南

仇鸞談兵之舛

奇兵不可再

款議有所本

京營操軍

尅復松山

梅客生司馬

進銀立兵營

恩軍

邊材

河套

武弁殺邑令父子

武臣好文

兵部郎敘功

日本

程鵬起

卷十七目錄

金丹說客

斬蛟記

安南納款

殺降

武弁報恩

蔡見庵憲使

兵事驟遷

西南番捷

福將

名器之說

武臣自稱

叉手橫杖

都督將軍

野獲編

卷十七目錄

扶嘉山房

野獲編卷十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戴輯

兵部

鐵冊軍

洪武二十三年韓公李善長以嫌自殺上始詔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部并給鐵冊先是以功臣有大勳各賜卒百十二人爲從日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還鄉各設百戶一人統其衆以護之給屯戍之印賜以鐵冊未云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蓋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於是魏開曹宋信頴涼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靜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兵未幾宋公馮勝穎公傅友德以嫌死涼公藍玉以反誅而長興會寧懷遠景川普定鶴慶航海西涼定遠永平諸侯或坐監黨或坐舊嫌皆得罪死蓋鐵券山河之誓曾不比鐵冊警衛之苛也悲哉

恩軍

洪武二十七年詔兵部以罪謫充軍者名爲恩軍意以免死得戍當懷上恩也然是時方以重典刑亂國良民多生微言隸斥籍其戴恩者必無多因思完顏季年中

原喪敗令刺民爲兵以起古之怨名之曰怨軍正堪與此作確對○陸武漫記云遼東養馬皆恩軍

文臣改武

張信字彥實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中洪武三十二年鄉試第一文皇初拜禮科給事中等遷刑科都承樂九年晉工部右侍郎仁宗登極轉兵部左侍郎其弟輔爲信求改武階乃調錦衣衛指揮同知尋陞指揮使交趾叛率兵往勦以功進四川都指揮僉事又進都使在蜀十五年以正統十年卒於官蓋信從鉛槧起家居省閫者幾十年爲卿貳者十三年徙右列握兵柄者又二十年夫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以省垣近臣中樞政地忽伍兜鑿似出謫辱乃以英國雁行爲乞恩澤始得之且專征伐鐵恩遇始於桀柳又何耶余州雖紀其姓名未詳事實因爲稍述其概○按宋韓范經略西夏亦曾以難學士換觀察使時用兵方謀帥事理亦宜乃二公尙以官高祿厚爲辭終不屑受蓋意薄之也張信官小司馬在宋則爲樞密副使居執政之列而降爲三衛仗士竟恬然安之何顏之厚

邊材

文臣以勦勞開五等者自正統王靖遠後在天順則吳縣之徐封武功成化則濬縣之王封威寧一以天文輩

野獲編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盡舟中之矢倭始退歸而肩髀不能舉則盼已脫矣隆慶初以少司馬征廣寇會一本先外祖王大參以職方郎贊其軍見其懸一金錢於百步外射必貫其腋無一失者其技真不減陳堯咨他部曲則十得七八耳後以御史大夫總督薊遼虜畏之不敢犯塞然奢淫汰恣帳下紀綱卒數百人後堂曳羅綺者不下百人每出游獵駿騎連翩妖童執絲簧少婦控弓弩服飾詭麗照耀數里同時有宜黃譚二華者其將略亦相亞今上初年亦以督薊遼入正中樞數年而罷爲督府時與薊帥戚繼光者比周如一人然兩人俱以比材武爲江陵公所器

野獲編

卷十七

四

扶荔山房

以秦功超選中丞撫郾爲麾下健兒所窘遂不及展一籌旋以滇南殺降冒功被白簡逮治幾伏法而僅免乃知王文成眞天植異粟其用兵養同韓白而見羅亦以良知餘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南京貢船

南都入貢船大抵俱屬龍江廣洋等衛水軍撐駕掌之者爲車駕司副郎專給關防行事入貢抵潞河則前運俱歸過而復始每年必往還南北不絕歲以爲常聞係文皇帝初還北平所設定制有深慮存焉其貢名目不

一每綱必以宦官一人主之其中不經者甚多稍可紀者在司禮監則曰神帛筆料守備府則曰櫟櫟茶椅等物在司苑局則曰葶薺芋藕等物在供用庫則曰香稻苗薑等物御用監則銅絲紙帳等物御馬監則苜蓿一物印綬監則誥敕軸內官監則竹器尙膳監則天鵝鴨鵝櫻菜等物其最急冰鮮則尙膳監之鮮梅桃杞鮮笋鮮魚等物然諸味尙可稍遲惟鮮鮓則以五月十五日進鮮於孝陵始開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初一日薦太廟然後供御膳其船晝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換急如星火然實不用冰惟折乾而行其魚皆臭穢不可

野獲編

卷十七

五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十七 五 扶荔山房 壽運余於夏月北上會附其舟幾欲嘔死偶鄰舟友人邀會文則舫齋芳潔不減吳下沙棠怪問之乃知納賢主者盡徒貢物於他舫耳其魚到京始洗刷進充玉食上頒賜閣部大臣及經筵日講詞臣先人時叨恩養次日早朝謝恩貴增蠶雜調雞豕菰以亂其氣用以銀沙鑊餉遺近臣後爲珍味然實不堪下箸亦何止海上之癖也有一守備大瑞新赴南任夏月忽呼庖人占以饌無鮮鮓魚庖人以每頓必進爲言瑞怒不信索至諶視之始疑訝曰其狀頗似但何以不臭腐則聞者捧腹

金陵城外臨江舊設鮓魚廠每打魚時內官出視科

索百端大爲漁戶及地方之害十年前礦稅盛行閩人流毒輒於寶坻縣創爲銀魚廠與南對峙乃至冬月惟冰合漁者既立打捕又課富室折乾潤豪民不聊生近年聞上知其弊已革去矣○冰鮮船在途驛驢日久宏治初上欲革之以中貴人進言祖宗時薦爲重遂得不罷舊京土產上供寢園卽勞民亦不爲過而孝宗聖德軫念郵傳自節口腹至此以視大業之責食車天寶之貢荔子不亦霄壤哉今上頃年以湖廣魚鮮不潔斥左布政使武尙耕爲編氓蓋祖宗時食任聖主孝思又須虔恪守土大吏不舉其職自當議罪此又用漢世耐金

野獲編

卷十七

六

扶荔山房

失俟例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近年龍袍船尤爲恣橫遠出冰鮮之上卽凶惡如清卒糧船亦敏避不敢較至仕紳乘傳者爲其所凌蹙不敢出聲何況行旅按龍衣之進止在南京其後增入蘇杭初猶以鎮守中臣兼領及世宗革鎮守始特設內臣管織造至隆慶登極革同止留南京舊設者至三年復遣太監李福往監其事至六年二月再遣以迄於今遂成故事中貴以此差爲登仙其名下小閹竊以爲外府春秋二進往來如織

河套

成化間虜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金子嶠等前後請大舉蒐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上較盛往議且上方畧盛上言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工越亦以爲不可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爲禮部尙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紛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外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被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蹶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大虜入套未久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海曲

儘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去宏治五十年矣虜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廷議大舉人心已搖主上亦慮萬一蹉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會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火藥

古來禦兵唯用兵仗故鼂錯之言曰勁弩長戟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卽有用火者大都乘風縱勢如卽墨赤壁是也其大礮等物不過曹操霹靂車之屬而已本朝以

火器禦虜爲古今第一戰具然其器之輕妙實於文皇帝平交趾始得之卽用其僞相國越國大工蔡澄爲工部官專司督造盡得其傳今禁軍內所稱神機營者其兵卒皆造火藥之人也當時以爲古今神技無可復加然亦相傳所稱大將軍蔡黎砲之類耳宏治以後始有佛郎機砲其國卽古三佛齊爲諸番博易都會中因獲通番海艘沒入其貨始並砲收之則轉運神捷又超舊制數倍各邊遵用已久至今上初年賊霧光帥薊門又用火鴉火鼠地雷等物虜胡畏之不敢近塞蓋火器之能事畢矣數年來因紅毛夷人寇又得其所施放者野獲編

卷十七

八

扶海曲

更爲神奇視佛郎機爲笨物蓋藥至人鑒而敵猶不覺也以此橫行天下何虜敢當之但恐守砲者畏怯虜未來而先放比對陣則藥盡反連戰士之奔此自來通病也○正德十五年滿剌加國爲佛郎機所併遣使請救御史何龍言佛郎機砲精利恐爲南方之禍則其器入中國本不久至嘉靖十二年廣東巡檢何備招降佛郎機國又得其蟻蛸船銃等法論功陞上元縣主簿合於操江衙門督造以固江防三年告成再陞宛平縣丞中國之佛郎機盛傳自此始而儒老於邊調不聞破格用之可歎也

武弁殺邑令父子

廣西總兵都督過興召還京師途經湖廣麻陽縣與命其子得隆索賄於知縣李翰不得杖斃并其子劍俱死事聞法司擬得隆恃勢故殺二命擬斬而已邑令爲仇兒所告已是怪事乃父子俱死筆楚寧非衣冠奇禍何以置興不問與尋病得伏枕死天網嚴而國法廢矣此成化元年事與正統末年都司李嵩杖知州李玉事相

項囊殺占寇

宏治元年吾郡城中百戶陳輔者素以興販私鹽爲業

野獲編

卷十七

九

扶荔山房

事發革任所聚徒黨漸衆遂思爲亂同其父陳端其子陳文陳武鳩集所部白晝入郭知府徐霖踰垣遁去遂虜郡印劫庫藏釋囚徒又劫奪嘉興守禦千戶印執千戶白鑑殺掠吏民盡剽城中金帛婦女全家人大湖爲寇其勢猖獗閩郡驚惶意其或成大事時正初夏故兵部尙書項囊殺以削籍在家爲輔其成敗既而目無能爲也今日旺神在西而此賊乃揚兵東出是爲休門且夕見俘耳俄上聞變亟遣侍郎彭韶領專敕巡視浙江督責地方文武用軍興法事權甚重比至無幾時而百戶父子皆就戮矣項公雖名臣不聞善風角而奇

中乃爾信乎前輩多能不肯炫鬻見長如魏陽元善射非臨用何由知之。彭惠安公敕中云一應事民詞訟輕則量情發落重則發巡按御史按察司問理是時御史之體未甚貴倨彭以刑侍奉使初未兼憲職尙以屬吏待巡按如此迨嘉興事寧後報命乃以原官改僉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始得帶憲銜再謫吾鄉蒼中丞雄峻當時尤新情之云

武臣好文

本朝武弁能文者如郭定襄湯允績之屬皆以詩名然不過聊以自娛耳非敢藝壇建旌號也自嘉靖間東南

野獲編

卷十七

十

扶荔山房

倭難孔熾倖臣胡宗憲趙文華輩開府江浙時世宗方喜祥瑞爭以表疏稱賀博寵收取詞客充翹倖胡得浙人徐渭沈明臣趙得松江人朱察卿俱荷異禮獲厚賞浸淫及於介冑皆倚客以爲重漸如唐李藩鎮至隆萬間咸少保繼光爲勳帥時汪太師王弇州並稱其文采遂儼然以風雅自命幕客郭進卿輩尊之爲元敬詞宗先生幾與縉紳分道揚鑣而世所呼爲山人充塞塞垣所入不足以供此輩第壑久亦厭之而不能止矣近年蕭都督如薰以偏裨立功峻拜寧夏制帥頻更大鎮東以翰墨自命山人輩作隊趨之隨軍轉徙無不解手攀

詞宗先生蟻附蠅集去而復來時諸事力已竭其成
帥時比蕭之內人前初楊司空女繼爲南太史妹俱盛
有嫁資至脫簪珥佐之而猶不給武臣好文自禍至此
○自隆慶來款市事成西北弛備釐下皆以諸邊爲外
府山人之外一切醫卜星相奉薦留出者各滿所望而
歸幼年曾見故相家僮業按摩者游宦府亦得二百金
已爲怪事今年至都在黃貞甫禮部坐中見二三小唱
窄袖急裝若遠游者來叩首云謝別問之則乞得內
候考選名公書往塞上也余笑謂貞甫曰他日必有
曲女伴祈公等書贖作麗兒者將奈何貞甫曰不然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菴山房

文士論兵

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荆川中丞趙大洲開老趙凌谷中
丞皆魏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又皆出詞林
足爲文人生色今上初年如馮仰芹子于完樸達真
二大參俱真正邊材惜乎不及大用其次則沈少林狀
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談兵但阨於年資志
以沒唯二十年來如顧冲庵亮葉龍潭夢熊萬邱澤

世德 李霖寶化龍梅衡湖國相皆因四方多事各從
筆吮毫時伸其彎弓擊劍之技俱正位司馬延里金吾
頓令措大吐氣若穆宗朝楊廣坡諱二華王錦川劉帶
川輩又未易指數又如今上丁亥有一郎撫其人素講
學兼文武才至以王文成自命忽爲部卒譁亂備極窘
辱既而逃入襄陽尋冒功事發詔徵入獄則眞尿汁諸
葛亮也

兵部郎敘功

先外祖王謹倖登壬戌進士拜兵部主事尋晉副郎獻
方正郎又以才選贊畫從劉大司馬征海寇會一本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菴山房

成大功還歷俸將滿九年會議開馬市忤高張二相高
方掌銓出之爲永州知府尋乞身歸後高張先後敗起
廣州知府循資陞憲副大參旋以病乞身沒於家兵部
九年無出守者邊功未有不敘者又忤權高臥十餘年
時吳門太倉俱同在政府太倉尤莫逆交竟不論敘
往事先外祖既不自鳴言路亦無爲稱薦者似皆有古
人風

石司馬

大司馬石東泉星以封貢關白下獄時曹心洛先已入
繫正坐論石得罪者石見之怒欲入地曹顧慰勞有加

云各爲國事致禍何敢相尤兩人遂締深交且有婚媾之議未幾石以憂死曹爲經紀其身後甚周悉且津送其孥累時石妻子編管粵西正曹之桑梓也聞曹歸里欲緒成前議未知果否此一舉也曹不大爲過厚而司馬地下則有赧色矣

日本

日本貢道本從浙福二省自朝鮮之役我往彼來俱從朝鮮之釜山徑渡海面既無多亦無藩險至封貢事起則直自山海關入京日本幾成陸路通衢矣所幸彼國安富遠過中國初無意內犯則來許多張皇真是杞人野獲編

卷十七

圭

扶荔山房

之憂而朝鮮日本向爲與國且世通婚姻特關白一人類武近已拿帖寂不聞交兵事矣丁職方元甫應泰昌知其事且目睹其奉使正朔遂欲乘大兵全力一舉滅之如唐故事且自爲封五等地不知主上仁聖非唐文皇好大喜功者比一時將帥亦無有與李勣薛仁貴伯仲者此舉亦豈易言且兵以義起名爲郵忠救災所以異於宣和伐遼之舉一旦利其土地卽力能郡縣之而使聲罪致討之日本反得有辭於我何以風示四夷也丁疏醜詆東征諸文武自邢崑田以下無一得免邢卽出師時舉丁贊畫者丁爲此謀與勘事科臣徐瀚碧

劉瀾者協意既而朝鮮君臣惶恐揚言將亡丁遂

有遁徐亦不復聞事還京兩人俱以聽勸歸又六年爲乙巳大計徐以不及謫丁竟坐墨斥丁有才氣能任事亦楚人之錚錚者東事奏功十年之局已結飲至告成卽主土亦幸息肩以享太平丁必欲盡沒戰功嚴核臣籍至爲剝削查覈之法軍心已大離朝鮮復加飾其罪狀丁遂無解於朝論矣丁之初疏豈無數端實中師中情弊者攻擊固起漸增飛語應之于餘疏而不止益支離失實謂之妬功生事則可其恨之者至云黨倭奴以壞戰局又云丁欲自據高麗作夜郎王冤矣○日本自

野獲編

卷十七

西

扶荔山房

古凶狡非諸國比以元世祖威力十萬之衆僅三人得還復屢招之不至本朝入貢甚虔雖以胡惟庸事暫絕後仍通貢每天朝主上新立頒用日字勘合可考其請間入寇閩浙者乃島中賊倭如中國洋船其國主不及知也大抵來貢不過利中國貿易初非肅慎越裳可擬故或踰期不至中國亦不詰責之正合來不拒去不招之義石司馬乃欲以封貢糜之保其爲忠臣孝子愚矣李宗城以臨淮勳衛銜命渡海欲借此以復先世實國公故封石司馬亦面許之甫至朝鮮卽令沈惟敬執奏鞬庭趨旋爲沈部下計誅盡棄節印單騎逃入關

笑遠人賴上恩慈不誅又三年而丁徐之事繼之狼狽脫走跡同亡虜豈止委君命於草莽其辱固甚矣石之負乘不待言其初蘭溪在首換亦不得辭責

日本和親

李如松家號師諸龍光故浙江餘姚人也受李氏恩家已久後復多所需求李氏父子漸疎外之龍光積忿未發會如松奉征倭之命先勝於平壤道後敗於碧蹄館久成朝鮮而封貢議起如松頓附會文帥宋應昌及本兵石星連成其事以結束征之局此實情也一時和和主戰者議不得伸漸謂軍中行賄劊倭至甲午四月且野獲編

卷十七

扶薦山房

有和親結好之說龍光遂借以傾李氏上急變告如松私許日本與天朝和親御史唐一鵬等信之遂露章劾如松并東征在事諸臣科臣喬允因而和之上命訊之實無此事下龍光究問主使之入不得法司擬以杖譴上大怒先命立柳後遣戍不數日遂死三木之下按古來北虜與中國和親唯漢唐有之未聞島夷敢萌此念若云日本願獻則高麗進其國女子在祖宋朝自有事例似亦可許至於公主下降則納幣賜宴使定期古來一有故事軍中安能偽飾以欺外夷況倭奴狡猾爲諸夷第一非沈惟敬輩所能籠絡造爲此說者皆出東

征矢志游視沈詢都中而言路一二無識者遂登之自簡至紛紛爲諸龍光訟冤辱朝廷而若士大夫真可痛恨千文定與石司馬私恨遂記之筆端以爲信然久門體矣○封事初壞李宗城逃歸上命急遣一科臣往而皆憚行寧起諫止上意已拂會曹學稷有和親調地之說聖怒遂不可解錮獄十年而始釋益鮮倭木與國其婚姻乃恒事但訛云天朝則可恨矣

程鵬起

關白侵朝鮮事起建白者章滿公車石司馬以集眾思爲名多所采納其可哂者如張念華同卿

文熙議集浙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薦山房

直福粵瀕海四省之兵入海島日未之集已爲悠繆不經之甚旋爲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能不行矣有一妄男子程鵬起者求往海外足羅因借兵以攻關白可令同師自救以解朝鮮之困石司馬大喜以爲奇策即請於上加參將職銜給餉召募其寮隸二十人皆無賴椎埋輩也並授指揮充中軍旗鼓等官先入朝鮮約會師之期索其賂數萬至問廣造船船募兵費餉數十萬俱匿入家中盤桓海上不發始爲言者論罷較行後石得罪田東洲乘中樞捕程督數十論戍逃歸至今往來南北攜數十女優及孺少數輩遇豪家即令演劇以博

纏頭間有挑之者旋使薦枕連宵閱日恬不知恥又遍拜薦紳名公稱弟子余嘗遇之廣坐中歷指其粉黛諸婦曰此爲鄒衡瞻老師所愛此爲顧叔時老師所賞以一漏網健兒汚穢賢者至此而薦紳先生無一呵叱之者異哉

暹羅

倭事起時有無賴程鵬起者詭欲招致暹羅舉兵搗其巢以紓朝鮮之急其說甚誕一時過計者又恐暹羅入境窺我虛實且蹂踐中華于殺宰宗伯時在春曹極訕笑之以爲茫茫大海不知暹羅在何方所云調征者已

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可笑乃又憂其入內地此待其來時再議之可也其言似是然暹羅實與雲南徼外蠻莫及緬甸相鄰陳中丞用賓撫滇嘗欲與協力圖緬夷爲郡縣可得地數千里事雖無成然其國濱海而可以陸路通無疑矣程鵬起泛海求援固屬說夢卽于公議詆亦未得肯綮于久爲禮官暹羅爲人貢恭順之國其道里固經何以尙未深究

金丹說客

金丹者吾邑諸生也素以舌辨見稱敏有拳勇時蔣洲等入海游說未歸當事俱憂之募能再往者拜官丹出

應募成約而歸胡司馬嘉其功卽以都閫題請丹時本業已荒遂就右列歷官間參將中白簡歸用降汪徐諸會勞敘功得世本衛副千戶丹爲先大父客余幼時尙識之其子病廢不能業其孫貧而無賴非承勇爵者黃雖尙存已付高閣然較之蔣洲輩不蒙寸賞已爲優矣

沈惟敬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屬少年曾從軍及見甲寅倭事後貧落入京師好燒煉與方士及無賴輩游石司馬妾父袁姓者亦嗜爐火因與沈善會有溫州人沈嘉旺從倭逃歸自鬻於沈或云漳州人實降日本入寇

野獲編

卷十七

大

扶荔山房

被擒脫獄沈得之爲更姓名然莫能明也嘉旺既習倭事且云關白無他意始求貢中國爲朝鮮所遏以故舉兵不過折柬可致袁信其說以聞之司馬惟敬時年已望七長髯偉幹顧盼然司馬大喜立題授神機三營遊擊將軍沈嘉旺亦拜指揮與其類一餘人充麾下入日本司馬旣以封貢事委之言無不合言路交攻不爲動沈留釜山年餘延遣制使二人往封以惟敬爲宣諭使偕渡海臨淮李小侯旣述朝命副使楊方亨充正卽以淮敬爲副使代之過海至山城州草草畢封事而倭留朝鮮者終不去貢事亦不成石司馬以違旨劾倭下

猷沈爲督府邢司馬捕至京論斬妻子給功臣爲奴惟敬無子妻爲南妓陳淡如少亦知名時已老矣沈沫後部曲星散淡如與嘉旺俱不知所終○惟敬渡海時余家有一舊僕隨之及還云日本國多風四時皆然四面皆至所謂颶風也俗好樓居至十餘層而又不善陶埴卽王居亦以茅覆故易敗亦易成土俗與舊傳略似唯所譚用箸最奇其俗侈於味強半海錯中國所未名者每宴會雖黃白雜陳不設匕箸臨食則侍奴取小材長尺許者對客削成札人置一雙旣餽便對客折之不復再用每堂廡間必設箸材半楹以備朝夕供具日必再野獲編

卷十七

九 扶荔山房

新蛟記

關白之犯朝鮮朝議傾國救之時宋桐岡應昌以少司馬督師專征宋無闕望能大言次年將內計有物色之者因力任東事大司馬石東泉主之內閣則趙爾漢暫代首揆唯石是聽特遣二主事贊畫皆妙選才型賜四品服以往宋亦加服一品得僇副帥以下事權特重後碧蹄館敗歸師遂不振次年癸巳一贊畫者以拾遺論

罷其人故者夙名士爲太倉相公門人號相知意其能援手時競傳關白已死遂作一書名斬蛟記首云關白平秀吉者非人亦非妖蓋蛟也漏刃於旌陽化成此食素嗜鵝在朝鮮時會謀放禹鵝於海中關白恣啖因得刺刃而主之者曇陽大師也記出遠近駭怪其同邑先達遂作關蛟記詆之以快宿隙究之關白實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而太倉相公會見此記與否皆未可知也○斬蛟之記亦有所本潘璽卿雪松士謨司成癸未所錄士滯符臺十年在京偕諸名士立講會每云吳猛鎮鐵柱官賈多遁去者許真君約後千年當生八百散野獲編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仙誠此孽魔今正其時矣我爲一人與某某等皆同列余師司城公亦其一也京師信之競求附仙籍潘一同年素不預講亦遙錄羣真起大宅垆王公云拔宅上昇時勿令貨產有所遺司成見而嫻笑之又袁中郎爲吳令時與彼中一名公交厚名公素以聖人自命者每論事輒云如來如此說大士與我商略亦如此說其他稍引果位不勝紀衰談及必撫掌不已又屠緯真在湖上一日忽對余曰昨日吾解一大紛關壯繆蘇文忠各來枉顧二人素未識面偶蘇舉曹劉並稱壯繆震怒謂小子何敢辱吾兄至與阿瞞伍蘇爭之甚不服兩相搏鬥

不休若非余力解則東坡飽老拳矣居爲子父執弟俯首匿笑不敢對大抵才士失職往往故爲夸誕以發舒胸中磊塊不足信亦不足哂也

征安南

嘉靖初年安南久踰貢期又侵奪廣東欽州四峒朝議欲問其罪時王文成新起征田州威名甚重桂文襄舉實用事諷王乘兵力取安南爲己功王不應志甚噤人論之奪其世爵○又數年安南尙不貢時閩人林希元者爲欽州知州林故名士從卿寺外謫負才不得志乃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猶不止時夏文愍新登首揆野獲編

卷十七

主 扶荔山房

林同年也以保境息民爲言林說遂不行俾勒莫登庸歸四峒獻代身金人遂罷兵林鄉人李默移書獻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拜之相蓋識林貌寢也夏貴溪不欲用兵亦謀國遠慮迨其後議復何奎又力主其事致陷重辟蓋貴寃已極復思以書生開茅土此與桂安仁同一肺腸卽張永嘉當局會議恢復大寧三衛故地使其說果行亦必至偵賊取禍矣○安南議起時太師武定侯郭勳欲因以希上賞奏請勒禁兵及各路師待發已得旨獨戶部左侍郎唐胄力諫有七不可之說且云太宗以黎李掣弑篡殺使臣諸大罪討之兵

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贖罪及不悅而後滅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郡縣之仁宗每以爲恨至宣德再頒楊士奇等舉先帝遺意以聞宣宗亦曰皇考追憾此事時形慨歎朕屢聞之遂決意棄焉世宗聞其說亦爲心動時咸寧侯仇鸞尙書毛伯溫等奉命兵餉已集乃遣禮部尙書黃綰往諭其後莫登庸服罪罷兵而還卒用宵策其全中國生靈多矣今上癸巳甲午間日本侵朝鮮至調天下精兵夷漢俱援卒不得要領而海內物力已竭矣使有唐胄其人當不至此袁中郎論朝鮮事云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爲之佐鬪不亦惑乎斯語可念

野獲編

卷十七

主 扶荔山房

安南納款

安南在本朝凡三征而三定之人知之矣不知元世祖時亦征之凡三次而後輸服特未及郡縣之耳初征時故宋陳尙書子丁孫及其婿梁奉御蘇少保子蘇寶章及趙孟信葉郎將等俱降附益宋遺臣逃異國不特陳宜中入占城也陳日烜在元世祖朝僻國號大越主憲天體大明光孝皇帝更名陳威是年號紹寶元兵陷其國都而歸本朝自宣德棄地後尙修朝貢嘉靖初莫登庸篡黎氏自立亦建國曰大越改元明德禪位於子方

瀛改元大正分所部爲十三奉政司以擬元朝之節度

各立憲察司以擬按察又各立總兵使司以擬都司及上赦之革其王號降封方瀛子福海爲安南都統使賜以銀印秩從二品其十三司改爲宣撫然而仍帝其國不用所賜印且名入貢曰交鄰其後不復守三年八貢之約且侵粵西無虛日蓋自漢及六朝以後專制一方屢服屢叛夷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元時獻代身金人以精金爲全軀以大珠爲兩目但不知莫登庸嘉靖間所獻其製何若又安南人自稱其國爲阿南國至今尚然福海死子宏淑嗣嘉靖末年漢殺子莫茂洽嗣後野獲編

卷十七

韋

扶蘇山房

溺死其國漸亂莫氏相傳凡五十餘年至今上初年而黎氏又興先是黎諱爲莫登庸所篡其子寧猶奉黎祀又三世爲黎惟邦與其故臣鄭松協謀起兵誅滅莫氏盡復故土惟邦死黎惟澄立始以楊中上聞且進代身金人以求封號時萬歷二十五年也上嘉其意封都統使如嘉靖故事則鑄印以賜之又七年而惟澄死子惟新篡位不告哀不入貢亦不請封詔命討責之始以年幼初立國內逆賊構亂爲辭上命姑貸之仍許通貢封爵如其父再請給印時屢勘無他乃又賜以新銀印上表謝恩貢奉如期較先朝更恭順云

仇鸞談兵之辨

仇鸞自庚戌秋虜人得上寵比壬子追倭恰二年耳其間意氣之驕盈議論之舛謬概難枚舉卽如辛亥六月虜報漸急鸞奏請欲自領京兵民兵迎賊而以邊兵分遣附近追剿零賊且許軍馬食民田禾大學士嵩乃言今歲調遣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衛京師今却遣兵出外以待客賊而用京兵民兵以迎大賊臣等莫喻其意云何又行軍紀律有擅取一物者卽斬軍使虜過田苗食盡必不可下此一令台禮卿階亦言之得旨允行七月鸞又請借民田車以備戰守上曰去歲遣完

野獲編

卷十七

雷

扶蘇山房

戰車專備禦敵如何又取民車益增騷擾不允行蓋建白乖謬而君相俱疑厭之矣是年鸞出行邊惟督臣與雁行卽巡撫亦僉坐不敢具賓主若兵備則竟闕侍鸞晏然受之人謂其器滿將覆矣○初仇與嚴共事夏會得志情若父子既已同諸大臣入直撰元文遂擬郭勛故事欲擠嚴而獨擅大柄焉始恨之而仇亦密以爲父子貪橫事上聞其說幾行矣嚴乃益結徐共排擠因其死遂合謀使陸炳發其陰事以至夷滅是時嚴徐尙未有隙余州獨歸誅鸞之功於徐未必盡實然實錄中亦云徐階密疏鸞通虜悞國狀上始驚收其兵權鸞因悻

死未知何據

殺降

嘉靖丙辰倭酋請降時督師爲胡襄愍

宗憲

許以不死

已上疏於朝既而有流言謂賊首正直汪五峯者與胡少保俱徵人潛通重賂貸其族誅胡悻悻無與趙文華正以少保視師勸胡追還前跡盡改其辭汪會輩遂俱授首近年壬辰寧夏之事亦然初呼承恩受剛既久乃請降於監軍御史梅衡湘

國相

亦許貸其命且授以宜承恩欣然斬劉東陽諸叛賊以獻既而督臣葉龍潭夢

熊婉功非已出決策誅之遂俘之朝寸磔於市梅恨甚

野獲編

卷十七

美

扶荔山房

有詩曰棄甲拋戈滿路旁家家門外跪焚香軍門忽下坑降令開市翻爲劫奪場計就平吳王濬老謀成返晉介推藏山中黃石休相問已乞仙人辟穀方其怨怍可知矣自古殺降必非陰福然汪哮之流壽南北卽戮之非過也

奇兵不可再

繼光

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於山中習放鳥銃火鼠之屬適林莽中有羣猴見而竊效久之猴之技勝於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與戰必不利乃

匿勇壯於隱處而以輕銳挑之佯北先擲諸火器於山

嶼內倭之追者尋至猴見髯跳橫行不類所習經始爲異獸將靡之爭然火發砲倭大駭狂奔死者枕藉伏兵四起遂獲全捷往丙戌丁亥間顧冲菴

養謙

撫遼左倭

得海上零倭數十皆貸命以實行伍私念大勝目未識島夷可以奇勝之一日報虜騎入犯命諸倭仍故裝匿中軍候戰酣時忽執刀跳躍齊出虜驚未定則霜刃及馬足皆踣仆就戮餘騎逃散顧因以奏功他日虜再入復命如前法赴關遂無一人還者蓋虜奴知其技止此已先爲備矣乃知田單之牛劉尋之驢俱已陳腐尙再用未有不敗者如戚少保出奇真堪大嘆

野獲編

卷十七

美

扶荔山房

武弁報恩

錢寧徵時受知於右都督毛倫後倫坐劉瑾黨論承成揭黃停襲迨寧用事爲之資緣赦罪爲編氓比倫死其子毛錦請襲世職兵科給事潘勛駭之謂倫因增楊王入劉瑾黨朋好亂政卽十世不可宥其祖職萬無可繼之理蓋玉與張文冕等俱瑾第一用事羽翼已翦斬於市久矣至是寧勢熏灼擅回天之力請於上命錦仍襲指揮使以報倫知遇焉嘉靖間曾司馬銑以復套事見法其愛將李珍者榆林人也先爲遊擊將軍坐法貶行伍曾愛其能從徒中超復故官曾得罪後分宜相憾之

不已又欲羅織殺其子淳令人以珍赴侵軍餉數萬餽
淳浼其入京賈要津比逮至拷掠窮治備極五毒終不
承銑子受賊事法司乃止坐珍減餉論死而淳得免若
珍者不知何如人然以死存孤使會氏不至夷滅庶幾
有國士之風錢宰罪惡死不足贖亦能不負恩地曲報
知己俾延世壽其善亦豈可泯今之士大夫讀書知理
義者有愧武人多矣。李珍尋以庚戌虜警救出復用
至大將

款議有所本

隆慶四年北虜俺答失其孫把漢那吉時高中元在開
野獲編

卷十七

老

扶荔山房

王鑑川在邊議還之以易叛人初甚譁而後卒得成功
其論雖創實有所本宣德十年北虜脫火赤等三人歸
附言其酋朵兒只怕率騎三下近在涼州失其甥卜魯
罕虎里乞還之時皆不之信朵兒只怕從和寧王
阿魯台歸附已拜爲都督阿魯台爲也先所敗朵兒無
依常寇涼州其甥爲邊將所獲故遣使求款上與兵部
尙書王驥議謂宜遣人招撫乃敕邊將同脫火赤等往
諭但盡歸涼州所掠人口亦還甥若萌異心妻子不
保矣後果如所策高中元宜先具此奏於胸中即抑喧
合也若嘉靖末宣大總督楊順之納淫婦桃松於寨致

虜大入相黨居內遂欲棄大同右衛真無策矣

蔡見菴憲使

隆慶間北虜效順各鎮議馬市講款虜酋俺答貢馬至
宣府其妻三娘子者專虜中事時蔡見菴可賀憲使備
兵陽和正同督府宴偏於城上蔡少年登第丰姿白哲
如神仙三娘子心慕之在城下請於督府曰願得兵道
蔡太師至吾營中一申盟誓以結永好蔡出城至其營
正奉渾醪爲壽忽以精騎數十擁蔡北去塞上大駭欲
追然諸營俱案堵未敢遽議動數日後仍送蔡入城則
虜婦已薦寢於氈帳數夕矣自此還塵不驚西陲寢烽
野獲編

卷十七

笑

扶荔山房

者數歲蔡坐此被議罷歸三娘子每至邊輒以蔡爲問
一時推戴者亦衆因再起再廢至壬辰夏劉呼之亂言
者復以邊才薦又用爲寧鎮河西道既奉功進大參又
以言歸甲午再起遼東未久仍被議去而蔡亦暮年矣
聞氏自獻邊臣不能守慎獨之戒於廉隅或稍妨而城
重亦未失遽遭吏議而屢蹶不振惜哉

京營操軍

京師禁兵號稱數十萬然皆尪弱又大半頂名無一能
操戈者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戒嚴固守至不任登陴後
趙大洲

貞吉

相公有分營操練之說竟無寸效頃年庚

寅會健齋乾亨為光祿少卿後以御史外謫有仇直聲
議欲遷三大督并罷諸弁不在事者此政初傳京職海
內會不知也時光祿兄見臺同亨為工部尚書一日人
朝為無賴武弁數百人擁其輿赤日詣至於部署後碎
其衣冠急避得免蓋候傳草疏者為司空也使具得請
允行必有領軍張彝之變俯仰古今可為浩歎

兵事驟遷

嘉靖間不次用人如議禮張桂諸公不必言後倭虜事
起西臺中則有上思賢以御史庚戌守禦通州功陞
兵部御史既而倭事起胡梅林以浙江巡按御史

野獲編

卷十七

寬

其嘉靖房

陞金都撫漸此皆兵事驟興雖與典制若通政趙甬江
出視倭警而部曰日夕且平未幾倭大熾權上
肅言乃告御史部尚書李本出題湯湖上大悅從
工部侍郎直陞尚書太子太保仍出視師則人人切齒
相不可比於重典矣此後登進遂少有超異者惟陞陞
間張學顏以山東副使陞金都撫遼東劉應箕以山西
副使陞金都撫大同吳兌以河南副使陞金都撫官府
雖以才望亦出高新鄭掌銓報稱知也至今上乙酉陞
蘇州兵備副使顧冲菴養壽為金都撫遼東則以是才
素將兵陞蘇松兵備副使李養恩養壽為金都撫應天

則以先朝直臣此後不多見至壬辰宣夏功成監軍御
史梅衡湘國根當不次大用然猶先轉太僕少卿以
金都撫大同蓋當事者猶斤斤惜名器稍迂其途以酬
功而御史遷超愈堂遂絕響矣

寇復松山

陝西邊防以宏正之失河套為第一要害次則嘉隆間
之失大小松山皆關右虜族內犯最緊巢穴也河套在
寧夏鎮自夏文愍曾襄愍被禍以來無人敢再議今則
以為必不可復且必不宜復矣唯松山在甘肅鎮自為
虜寇賓冕所據之後內地僅有一綫之通先朝西方名

野獲編

卷十七

辛

扶嘉靖房

將如馬芳濱死猶以不及恢復松山為恨近日萬歷戊
戌三邊督臣李次溪汝甘肅撫臣田東州樂甘肅總兵
達雲道臣劉敏寬等厚集夷漢將士盡銳勦虜聚舉
族遁去大小松山盡入版圖建築城堡以蔚牆等賊窟
固原鎮紅水河等屬臨洮鎮河壩嶺等處屬甘肅鎮其
地東阻黃河北控寧夏之賀蘭山西南連接莊浪蘭靖
諸邊延袤千餘里號為沃土於是甘肅千四百里之衝
俱安枕矣功狀條上於朝再覈得實李田俱當官銜陞
世襲錦衣達雲外衛世千戶其賞似未足酬勞今上武
功雖盛此役尤為偉偉云

西南諸捷

今上用兵西南大抵多捷如萬歷乙亥四川之平九絲
拓地幾千里時大將爲劉顯癸未之緬甸大酋莽瑞體
反糾隴川會岳鳳同逆鳳爲遊擊將軍劉經所擒俘獻
闕下經卽顯之子後屢爲大將又越三十七年歲乙未
爲楊鎬所結戰歿於遼左當俘鳳時申計二相俱峻加
三孤又如萬歷癸巳緬酋多俺又反陳用賓擒斬之萬
歷丁酉順寧府土酋猛廷瑞大候州土酋奉學叛討滅
之各改流官萬歷丁未隴川酋多安民又叛歸緬滇兵
亦舉平之此皆雲南一方事至川黔之滅播川平苗仲
野獲編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梅客生司馬

麻城梅客生 國朝 大司馬少登公車高才任俠其中表
劉思雲 今有 亦大司馬 天和 孫時領銳騎與江陵吳門
二相相曜而好文下士梅每游京師輒以羽林衛士給
之因得縱游狎邪如杜牧之爲淮南書記時嘗題詩倡
館有門垂夜月梨花冷簾捲東風燕子寒之句爲時所

贈炙後至癸未始登第苗已長矣出爲邑令入西臺會
劉亨倡亂朝廷大震乃上疏力薦遼帥李如松往討而
請身監其軍至則親擐甲胄富矢石屢挫賊鋒鎮城窘
急亦自相魚肉獻賊自贖因奏功還峻遷中丞開府雲
中以至右都御史贈今官如松在環衛故與梅爲方外
之游握手銜杯誓以功名各自奮果不負所期云如松
後以遼帥戰歿梅亦終保身名而卒○如松爲寧遠伯
成梁長子有弟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至大帥俱善以
酒色苞苴籠致縉紳有徽州謝存仁號太涌者爲遼陽
道參政如梅爲鎮帥出其愛妾一幅畫者與角飲謝酒

野獲編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酣相娛謔立遣輿贈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冠都下者
兄弟才術大都不出此今楊中丞滄嶼 撫遼時亦與
如柏結義兄弟曲宴私覲大抵如前所云建 匪茹楊
從田間起督師以大兵四路出關如柏時以遼帥起廢
於家楊請於朝使將中軍以爲功在漏刻爲李氏茅土
地既知事不就陰檄如柏率部全師歸杜劉二帥不知
其旨第奉令尅期深入救援路絕隻輪不返李成梁始
起遼東不爲無功至是一敗不復亦皆如柏之力楊李
俱論斬如柏死獄中士大夫素以豪傑自命不幸爲此
輩所索誘人其轍中究至悞身以悞天下悲夫○先是

援朝鮮時蔚山之戰城已垂危因楊錫欲李如松居首功不許南將先入下令退還倭衆棄之天朝全師俱潰識者恨之

福將

古云薄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此語信然李少師丁巳身長八尺腰腹十圍望之知爲巨公攝事正軍用爲制帥一鼓滅之會以憂歸而運道告梗旋從苦次起治河因開河爲百世利其舉動安詳語言儼嚴又粹然文士也已酉遼東邊事漸棘時李已秉中樞余妄獻一議謂當亟將遼地改爲郡縣使文吏得展其才專其責且使武弁亦嚴刀筆吏不敢恣橫如舊時而發陽竟莫清河外諸要地爲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擅行割棄者亦可從此清出李大喜是其說而事體重大衆議未諧議因中格此舉果成亦不足爲遼重輕而此公處心聽採亦見一斑使其今日在事遼事未必敗壞至此如天之不愆遣何樞奏凱後上欲踐初約封以世伯爵首撥流四明力沮之而止○少師乙巳年從濟上憂歸而安氏爭地事久不決李從苦次抗疏謂播地寸尺不可授安且悔當時不盡一時兵力并安氏滅之蓋才大氣銳自不以縣遼爲非也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進銀立兵營

丁酉戊戌間礦稅盛興奸人輩競爲欺罔已亥三月有福建福清縣舉人林章者同百戶王官把總徐希昌等上疏乞於淮南一帶買鹽行引又求於大江天寧州黃天蕩二處養兵以防寇盜且進銀一萬三千兩以贍上時聞臣憂之上疏直云大江之中浩渺賊藪此輩欲得之爲巢穴以聚衆起事其志不小上允其奏逮諸人下詔獄治之則此萬餘金乃揚州監生代出面林章主其議以上疏法官恨之相繼死往往全盛之世上上偶計刀鉞羣小遂借以售奸名在賢書者亦思盜兵逞志言利之害至此

野獲編

卷十七

萬

扶荔山房

名器之濫

宋時雜技異途亦有虛銜如某州醫學助教之屬以優假間里中雜流耳惟本朝則凡醫人出入貴冑者輒求得告身稱太醫院吏目門下奴目客則稱禮部鑄印局大使遂儼然銓曹選人矣又如武途雖云雜冗乃兩都元樞以劉付餉親友初猶名色把總耳今乃不書都司則書守備矣初猶一二人近來普天皆是矣夫都閫係正二品大帥國初列方伯之上守備專制一路領勅行事此豈兵曹得給劉除授乎昔至德間大將軍告身纔

易一醉官和問朱勛家奴皆拜橫行刺史衣金紫行酒
多無乃似之但其時何時也

武臣自稱

往時浙弁牛姓者官副總兵上揭張永嘉相公白稱走
狗爬見其棚屠諭德虎恥之至不與交然此有列常
事耳江陵當國文武皆以異禮禮之邊將如戚繼光之
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
叩頭跪稟又何怪於副將之走狗耶

都督將軍

古人都督之名甚輕如賈充伐吳其帳下都督周覽見
野獲編

卷十七

美

扶陽山房

錄充人一徑益不過牙門列校之屬耳然其時卽充已
有都督秦涼諸軍事之拜出爲方鎮大帥曰是六朝皆
然至隋唐因有某州都督遂爲郡牧正任矣宋世以宣
撫使爲兵官第一得斬節度使以下其後又以宣撫不
足重加宰相呂頤浩爲都督而張浚因之乃至中書三
省亦奉行其文書而尊寵古今無匹矣本朝以此銜爲
右列流官之冠其秩正一品而同知從一僉事正二超
六卿之上其貴幾埒晉唐此後因以爲正總兵官帶銜
未幾而副將亦得之遂囊鞬而趨走於樞院之庭又何
論制府至嘉靖之末馬芳以遊擊奏功世宗特加右都

督則偏裨亦領此秩愈不足重矣若將軍則秦漢以來
乃制將軍號其後名稱漸繁不可僕指本朝以鎮國將
軍爲正一品以待宗室郡王之支子次則輔國本國而
大帥之掛印爲將軍者如鎮西征西征虜平虜之屬位
是雄任若龍虎驍騎以下則爲二品至五品散官姑爲
美稱而已其最猥下者則殿廷侍衛之大漢擺列之紅
盔亦以市井丐得衛將軍而賤極矣

叉手橫杖

今胥吏之承官長與僚之侍主人與夫偏裨卒伍之事
帥守每見必鞠躬撒手以示敬畏此中外南北通例而
野獲編

卷十七

美

扶陽山房

古人不然如宋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欹斜爲
隸人呵之曰岳飛叉手正立岳悚然聽命是知古以叉
手爲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今之垂手者僞也古
伍伯在公庭必橫挺待命其怠傲不遵命者始直其杖
余觀今禁門守卒與武弁輩每遇大僚出入俱直立其
杖大呼送迎無一人敢橫持者蓋古今不同制如此又
古大帥蒞事文武官爲之屬吏者不過庭趨聲喏今皆
蒲伏叩頭無敢言及喏矣若撫按之待其下惟由科目
者尙得打躬請讓之禮他如州邑佐貳類首階下與
隸卒無異想古人亦不然

野獲編卷十七終

卷十七

毛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八目錄

刑部

國初用法嚴

籍沒奸黨

熱審之始

罪臣家口異法

國學儒臣荷校

法外用刑

朝審主筆

三楊子孫

遣使審恤之始

恤刑

吏役參東廠法司

讎仇人日

梁文康子殺人

叛臣妻女沒官

越驍陽司寇

告訐

野獲編 卷十八 目錄

劉東山

嘉靖大獄張本

嘉靖丁亥大獄

再證李福達事

權臣述史

罪臣孥戮

宮婢肆逆

馮益枉死

閹賊遁免

嶺南論囚

王大臣

憂危竑議

乙卯問官

廷杖

立枷

江南訛傳

冤獄

冤親

大俠遁免

適囚正法

手刃逆奴

齊韶冤死

弟子敵師

崔鑑孝烈

野獲編 卷十八 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商載輯

刑部

國初用法嚴

洪武九年丙辰營護身殿誤奏中等匠作爲上等上怒命悉棄市不許覆奏時工部尙書薛祥極諫上乃命用腐刑祥又奏曰若是則千人皆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之始可其請此猶工匠也至十五年以上累通政使會兼政貢四歲幼女回鄉不能爲人之父命闖之則極刑及於大臣矣然猶賜勅而遣之太祖晚年垂訓又云子孫野獲編 卷十八 杖笞山房

倣皇帝不許用劓剕閹割等刑故有請用者將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其爲禁更厲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然至宣帝時尙用腐刑卽士人往往罹之正統初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擅闖幼童見之彈章上貨不問至天順二年七月命官鹽徒四十四名則似乎注刑然自此後不聞此刑及士大夫矣

籍沒奸黨

永樂初逮至嘉興知縣李鑑鑑言臣誠有罪幸陛下矜恕上問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亨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瑄未

野獲編

卷十八

杖笞山房

旋以罪誅死故解網之仁如此李鑑旋召入爲御史其宣重辟救無辜直當於古人求之吾邑宜尸而視之者○永樂初發教坊及浣衣局配象奴送軍營發宿者多黃子澄練子寧方孝孺齊泰卓敬親屬而而他好惡則稍輕矣其逢迎上意俱陳瑛一人卽赤族不枉也

熟審之始

今制遇暑月則刑部請上命審情罪之輕者釋之稍重減等恐獄狹人家以致疫此實本朝聖政前代未有文皇之初其時止輕輕罪或出獄聽候而已至宣德二年七月上諭三法司今盛暑朕與卿等深居靜處猶覺可

畏罪因鬱蒸煩懣安得無病宜爲檢看卽其所犯來奏勿得久淹三法司刑部尙書金純等上奏疏決上閱之凡決遣二千四百六十五人三年五月尙書金純以疾在告上令太醫往視藥時上以天氣炎熱勅法司疏決滯囚純不滿意屢從朝貴宴飲上聞之怒下純錦衣獄治之上乃覘閱獄囚決遣五百七人然猶間歲一行至孝宗登極始令遇夏月凡監犯可矜疑者俱上聞減等或竟釋放歲歲行之自是無審爲故事聖人如天之澤遠矣○按何典載永樂以來然審俱用三法司官至正統末年始以大璫一人會審又至成化間定五年一大

野獲編

卷十八

三

扶荔山房

惟命司禮掌印內臣主之出則張蓋刻騎正坐於轅寺堂秋卿以下俱列侍遂循行不改以至於今又據王金州所紀以爲始於英宗朝遣司禮太監金英是矣但英之遺熟審在正統十四年此見之實錄名與會典所記正合其說似無可疑惟王毅愍傳云正統六年命大璫興安同王文審重囚則不始於十四年并不始於金英矣先朝典制俱付之傳疑非史官之責歟

罪臣家口異法

叛臣妻女賜勳臣此國初例至今行之若永樂初將奸黨方黃諸臣妻子配象奴發教坊司發浣衣局此文皇

特典非律令所有也至正統十一年大璫寺承置高以事忤王振及振所寵任錦衣馬順至錦沒其家滿充遼東廣寧軍將家口付浣衣局後雖赦還亦終居極矣大順初元于謙愛將都廣范廣爲曹石羅繼死至以其家小賜降虜然皆爲權臣所陷也成化間福建指揮楊華故相楊文敏孫也以殺人逮至京伏法矣其妾因逃捕發浣衣局則亦以奸黨法處之然華之罪止一身榮之功可宥十世何至累此慘禍哉宏治以來此等事不復聞矣○正統十四年五月御史楊華以福建捕賊時編夫民爲甲製兵器自衛致反賊鄒發七因爲亂上

野獲編

卷十八

四

扶荔山房

命籍其家華因服毒死其妻子俱送浣衣局男子盡充供嶺軍是時王振肆惡諸注刑類此者多

國學儒臣荷校

正統中李忠文公時勉以祭酒被三木天下恨王振之兇暴肆橫人士至今切齒然而忠文亦微有可議處先是正統七年國子監丞汪賓以貪暴被枷於監門之首賓求諸僚申救忠文怒其人疏發賓在任同前祭酒具奏不法有玷師儒且自請向來失糾之罪上下其章賓竟坐戍威遠衛按賓官雖卑亦儒臣也具奏又其前任同寅豈可於兩人得罪之後復加下石當賓荷校王振

竊柄已久則此舉必當諫止乃以白簡助其焰末一年而身亦覆此罰矣豈真出爾反爾哉

法外用刑

列聖以來恪守太祖定制無用刑於律所不載者惟天順元年正月英宗復辟刑官奏于謙等罪惡情由越一日得旨云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勳本當凌遲處死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家下人口充軍妻小免為奴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鐵商輅王偉古鑑丁澄俱發為民益廷議于王等六人謀反凌遲循等九人知反故縱皆斬

野獲編

卷十八

五

法嘉靖四

故皆下一等今史採却謙等去手足不書惡者惡為先帝新政累故削之耶但刑寸磔則有之無斷絕手足者或覆奏時上又除手足之條此說近之○武宗朝剝流賊皮以飾馬鎧出入必乘踏之諫者以太祖有屬禁為言而上不顧也太祖開國時亦有賊官剝皮書草之令遺此刑者即於所治之地留貯其皮以示懲至之官聞今郡縣庫中尚有之而內官娶婦者亦用此刑末年悉除此等嚴法且訓戒後聖其詞危切況臣下乎嘉靖間新城知縣吳瑛誤聽一後妻訴子不孝命支解之為都御史金清所劾且言此子非不孝者上怒杖一百戊

邊邑令寸磔無罪人竟不償死此是何法

朝審主筆

獄專屬刑部惟朝審則上請例以吏部尚書主筆所謂彖宰無所不統最為近古至五年大審乃遣大璫一人泣之則巍然正坐而刑官夾侍左右殊令人短氣今人皆謂起於成化十七年四月遣太監懷恩及閹故相王毅愍傳則正統六年辛酉命中貴與安審議兩法司罪囚文時為大理卿於招情矜疑者悉能背誦典安款服則似不始於成化○又景泰六年乙亥二月帝命太監王成會三法司及刑科審錄在京刑獄及南京各

野獲編

卷十八

六

法嘉靖四

省皆然按是年既非丙辛大恤之年且二月又非熟審之候而以內官率刑官從事蓋又屬擗舉而中稍預聞詔獄已非一日矣

三楊子孫

楊文貞士奇之子稷淫惡殺人坐斬瘐死錦衣獄人知之矣楊文敏榮之子恭以尚寶司丞居家與人爭產法司論杖為民遇赦求復職而英宗不許其孫泰為建寧衛指揮與子華殺人為西廠汪直所發坐斬循沒楊文定之孫尚寶承壽毆死家奴其奴乃宗室賜其和溥者事覺刑部尚書俞士悅言壽罪雖律當從然奴出恩賜

又祖所愛今壽殺之有虧忠孝請勿以常律論大理
卿蕭維楨爭之得免然則三楊後人俱不能承堂構矣
寧特杜荷房遺愛爲千古所慨耶○胡廣之子種亦坐
殺人抵罪

遣使審恤之始

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遣其屬分獄天下獄因其事起
於正統年間然而時舉時輟至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
戶部左侍郎陳翼因災異陳言請如英廟時遣刑部審
錄省直重犯寬恤以召和氣時廖恭敏爲刑部左侍
郎以歲儉民貧差官不無擾民但令撫按及按察司自
野獲編 卷十八 七 扶荔山房

清刑獄其遣官俟豐年再議時大司寇爲陸瑜以恭敏
爲先朝重望直臣不能奪也至四年又奏行之然但及
兩直隸耳又至成化八年壬辰始命刑部差部中大理
寺差寺正各奉勅往兩直各布政司過重辟可矜者奏
請寬貸於是五年一恤刑之差遂定時陸瑜尙長秋官
也其用丙辛年不知始於何時說者謂取金火明烈之
象亦不知何據今恤刑年分則三法司重囚俱奉旨命
大瑄一人捧勅蒞事一如熟審之例真徵規也按陳翼
此疏造禍從狂不淺何以當年寢閣不行然其說格於
一時終爲後世永制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恭敏自是鐵

漢此舉似太刻礪次年亦服於位矣○凡內臣曾奉命
審錄者其墓舍輒畫壁寫像於南面法司堂官隔侍御
史與曹郎引囚聽命於下以爲榮觀

恤刑

五年一恤刑此成化以後成例事體最重往年多選刑
部年深正郎有聲者應其選益出使時得與各省撫臺
講敵禮其所開釋者歲時卽劄長枷以俟上命釋放爰
書一出撫按不得撓其權嘉隆間尙然近年始有以副
郎奉使者如吾鄉孫雲衢成泰憲副其一也初至江西
多所減貸時按臺憎其大縱遇一二稍未當者於獄牘
野獲編 卷十八 八 扶荔山房

上峻語駁之且云仍一面知會恤刑官備照孫怒上疏
以故事爭之時論多不直按臣次年舉事陞江西饒州
知府時直指尙在事孫又疏引嫌拏辭得改福建之邵
武今此差一聽司官以情請乞其資休應得與否堂官
不復問至有主事入部二三月卽銜命稱恤使而出矣
舊例境內各知府俱稱屬手板素服庭參惟免跪視府
同知以下一切庭趨折腰至是亦不肯盡執舊禮遂至
彼此爭詬其所矜宥者亦不盡如所擬僅得稍及寬政
而已蓋新進書生旣未諳城旦家言不無任意高下老
吏輩反得以深文譏切之也此差一出二三年凡嗜進

圖改他曹者往往不願就以改堂官反謂恬退無競之此冷差欣然允之至覆盆之平反幾何不置詰久矣

吏役參東廠法司

孝宗時號爲極治盡釐成化積蠹厥術不復敢恣然其時亦有弊政不減今日者先是彭城衛千戶吳能有女名滿倉兒託張媼爲之媼私售之樂戶亦張姓而說云周宦後張攜至臨清轉售樂戶焦氏再售袁璘亦樂工也時吳能已死能妻盡氏蹤跡得之媼樵其女慰母不肯認乃與其子吳改強奪歸袁璘以金賄不許且訟之官刑部郎中丁哲恨其事管袁璘稍過不數日死璘妻遂訴於東廠太監楊鵬鵬逮治乃盡反其辭謂吳女白壽皇親周氏此女故張媼妹也哲故殺無辜官死具奏以上上下下之錦衣衛鎮撫司鞫問又如廬所樞上以事關人倫命三法司會錦衣必究其實乃索女於長寧伯周或家或言初未曾買壽氏女上始疑之復命樞部科道多官廷鞠之張媼及壽女始吐實諸臣會議皆罪常徒而滿倉兒者與其母壽氏俱擬杖時舉朝不平其事而莫敢言刑部典史徐珪獨上疏直之謂丁哲獄獄允當而楊鵬之姪注於壽女遂圖報復欲陷哲於死而鎮撫司官互相蒙蔽盡成其獄皇上令法司會鞫又畏懼

野獲編

卷十八

九

扶荔山房

東廠莫敢辨明必待廷鞠朝堂始不能隱壽女自誣其母罪不容誅而僅與杖丁哲無罪見誣而坐徒刑官樞

廠衛之辭不敢擅更一字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楊鵬叔姪將鎮撫司官永成革襲丁哲等盡一階則太平可致矣上以徐珪辭語妄誕置獲革役丁哲爲民滿倉兒者杖畢送統衣局此獄始得結其時以一葉婦下賤上煩宸斷三四訊而始定孝宗聖明不厭煩瑣如此雖不能盡快人意以較之嘉靖初李福達一案則天淵矣但徐珪以一胥吏參東廠參錦衣參法司訊貶滿朝公卿而果僅止此不踰年清寧官災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陳言雪徐珪之冤請還其舊職量與一官以示勸上感其言命授正八品職銜吏部覆奏授珪爲浙江桐鄉縣丞珪何等賤役士大夫昌言救之聖主特旨允之亦得起廢人仕使在今日死東廠之手久矣

野獲編

卷十八

十

扶荔山房

瞞仇人目

宏治間故御史何舜賓浙之蕭山人也坐事戍廣西之慶遠遇赦歸里所爲多不法適邑令鄒魯者亦以前御史補至其人貪暴以迂客自命誕傲無禮與舜賓交惡積久遂成深仇魯與黠胥輩謀逞健隸數輩詐稱西粵所遣討捕逃伍者繫執舜賓銀鎗發解且悉收何氏子

弟下之獄何既行又命心腹胡紀等十二人追及衢州以沙袋塞其口壓殺之舜賓臨命與子競書言其故時已七十二矣何競尋脫走蘇州日久爲報復計久之舜得權山西僉事就道競伺其出率親故遮擊之從事中曳下以石灰矓其雙目反接渡江連綫赴浙江臬司就獄浙省上其事上遣給事中李舉刑部郎李時往勘坐魯屏去人服食因而致死坐絞但係篤疾宜別論何競坐毆本管五品以上官發口外爲民競母朱氏擊登聞訢冤乃再命大理寺正曹廉覆勘至是解人任觀等始吐往日實情改魯坐謀殺人斬爲從者絞競爲親報仇野獲編

卷十八

扶嘉山房

梁文康子殺人

梁文康之子次據居鄉以奪田殺三百餘人屠滅三千餘家事在正德八年法當極典乃父方爲宰相法官僅擬發邊衛立功五年仍還職而已次據先以銀納錦衣冠帶舍人尋冒湖廣軍功陞百戶歸而作亂文康曲法庇之舉朝無敢言者至命樞威武大將軍敕實文康視草而高岱鴻猷錄極口贊譽謂梁以死諍而委其罪

於楊新都則以同鄉故曲筆也薛方山憲章錄亦因之今後生傳述及鄉會傳策中每娓娓頌其堅正如出一口傳訛至此則二書爲祟耳正德九年復與寧藩謀衛此實新都當國依違不能力持不爲無罪而楊氏子孫乃移之文康此又當爲梁昭雪至十年春新都以憂去梁爲首揆且三年而楊再起梁仍讓居其下時以梁爲長者及興邸龍飛梁又奉迎於安陸比世宗登極甫匝月卽去位或云新都擠之然而不預大禮之問亦幸事也○文康子次揭以任子未拜官天死其孫承蔭乞封乃父上命贈州判官今謂子無追賁之例亦無止贈州倅冗散者時文康尙在位也嘉靖以來閣臣任子非壘丞卽中翰卽他京秩不屑就矣

卷十八

扶嘉山房

叛臣妻女沒官

正德初年廣西田州土官岑濬妾以叛逆家屬沒官時焦泌陽方爲相偵知其美賂主者得之嬖之專房此妾厭其老竊與焦之子編修黃中通好其父知之爭鬪於至時傳以爲笑但故事第給功臣爲奴婢泌陽又臣何以給與豈正閭理盜柄紊亂典制卽近年平播州楊應龍媳田氏當沒官田亦有璽稱諸勦賊爭先求懇時申元渚用恩爲職方郎主其事乃置閹令拊取惠安伯

張氏得之尋亦喬梓姓龐乃翁病體竭而歿叛家尤物
陷人聚磨前後一轍如此

趙麟陽司寇

趙麟陽司寇初以雲南清軍御史劾嚴分宜父子世
宗怒逮至京拷掠定罪分宜恨之甚條旨杖一百梏爲
民上抹去杖一百梏四字止削籍歸隆慶初詔起故官
歷中丞撫貴州道經袁州時分宜卒已數年藁葬道左
趙惻然傷心爲請於其地監司創置守塚人以護之萬
歷初爲南家宰與江陵稍忤因嫉其私人劾去江陵敗
起爲北總憲正遣大臣往楚籍張氏趙又上疏請寬之

新義編

卷十八

主

扶荔山房

因得小緩其不徇私怨如此時邱月林爲刑部侍郎
爲籍江陵使者邱有清望而性偏戾爲給事時楚中撫
臣方廉以五金遺之邱輒上疏發其事方因罷去江陵
惡其不近人情後以貳卿歸里屋薦不起則江陵厄之
也及銜命入楚東阿于宗伯戴峯慮其借此洩忿略書
爲寬解甚切比籍產時邱用刑過峻致江陵長子峻修
自縊而後少解邱晉南大宰未幾卒子雲章舉乙丑進
士早夭無子以姪雲聲爲後舉戊戌進士超邱二公俱
一時重望一解仇一修怨不同乃爾趙浙之餘姚人邱
山東諸城人○又一趙錦正德丁丑進士北直良鄉人

官兵部尚書以嘉靖三十年論戍死

告訢

嘉靖己亥世宗南巡還後有任邱罷開進士上降以不
法爲御史胡繼宗所按乃告胡作詩誚上比竊符奪梧
事至逮下獄拷問後胡僅從編管而辭竟抵法至丙辰
趙少保恨李太宰默不推爲本兵乃計其試諸生策中
有漢武帝唐憲宗紛更祖制語謂爲誦誦上怒逮李下
獄刑官謂無律可比上竟批云自古無臣罵君律意謂
必無之事今有之著處新候決此王趙兩人舉劾豈尙
可列於士類至萬歷甲申御史丁芍原此日追論侍御

野獲編

卷十八

西

扶荔山房

高啓愚南場舜題謂爲江陵謀逆張本而家卿楊夢
山彙等又劾丁以曖昧陷人族誅是先朝王辭趙文華
故智御史輩不受反唇相攻以故太倉相公八不平疏
內曰此又誤矣奈何以禽獸律人誠然哉時同丁御史
論高啓愚媚張江陵謀逆者尙有北給事劉一相南給
事王亮○嘉靖初年又有錦衣草任千戶王邦奇者迎
上意追論故大學士楊廷和兵部尚書彭澤等罪上逮
廷和諸子壻訊治楊壻編修葉桂章自刎死○嘉靖九
年故太監張容家奴朱繼宗告開臣楊一清受其家主
張承等賂遺又云一清蓋寧府庫金一清致仕去次在

奪職十年江西刁民王榮告其鄉人原任文選郎中夏良勝刊所上大禮疏及爲夏所厚江西參議知縣等官上逮竄良勝極邊充軍參議等官斥降若告訐之風一興此後浸尋不可止矣

劉東山

京師人劉東山狡猾多智善筆札兼習城旦家言初以射父論死得出素爲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門客託以心腹二張平日橫恣皆其發縱因默籍其稔惡事狀時日毫髮不爽世宗入獵張氏失勢東山腹挾之得賂不貲最後挾奪延齡愛妾不得卽上變告二張反狀

野獲編

卷十八

章

扶荔山房

上震怒議族張氏賴永嘉爲首揆與方南海力抗之得小挺錦衣帥王佐者素知東山奸宄力爲辨析且發其生平諸罪狀甚悉上始悟東山坐論如法柳示而死鶴齡奪爵貶南京尋又逮至煥死詔獄延齡論斬長繫獄中京師人無不快東山之伏辜并服王佐之持正至稱爲王青天近日江陵敗言官亦有疏坐以謀反時刑部尙書潘季馴侍郎陸光祖等力明其不然上雖不從言官奏然有本當斷相戮屍之旨而季馴亦削籍爲編氓無論變帥不能出一語卽政府亦無永嘉其人矣時堂錦衣麻戴劉守有故江陵所解翼馴致貴頗方愾愾

株連流及而言路以江陵季臺駭磨殊握爭居故相爲奇貨得禍之慘幾與眞謙逆同矣○實錄中載劉東山始末甚誤

嘉靖大獄張本

世宗朝李福達之獄張桂諸人因結郭勳以陷多官天下後世皆知其冤矣而其端已先見於席書矣先是湖廣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以行劫爲業至拒捕殺死巡檢馮琳其子春雲訟之朝逮華庾死於獄鑑又以爲盜燒良民房坐斬逃去詔急捕之長沙知府朱卿者四出追討時新貴席書尙撫湖廣因論朱卿而引李鑑事

野獲編

卷十八

去

扶荔山房

爲故入上遣大臣往勸則鑑已就縛輸服請死朱卿所讞非枉上又命逮鑑至京再訊席書時已入爲禮部尙書久矣乃疏曰臣以議禮忤朝臣放楚中問官釋朱卿之罪而歸罪無辜之李鑑乞劾法司會勘以辨是非上下刑部會御史蘇恩詳事杜鸞訊之合疏言李鑑殺官兵劫人財燒人屋昔衆證已獄成今復審又無辭而席書欲實其劾朱卿之奏輒代爲死因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體本出聖意書以一言偶合援此要挾陛下以壓服滿朝惟上深察之於是刑部尙書顏頤壽等請行湖廣再勘上曰鑑事既有席書伸理必有冤卽不必再勘

命鑑免死戍遼東是時席元山雖狠愎亦未敢遽執其事尙請覆覈而世宗獨斷直謂議禮新貴所昭雪卽距躡亦必會史遂將前後奏書一筆抹殺此嘉靖五年六月事也不數日而山西按臣馬錄劾張寅郭勛之疏見告矣今人但知李福達一案而不知先有席書李鑑同在一時因紀其概○先是給事陸金事遞解爲民陳洗妻鄭以姦離異其子桓殺人坐死席書代爲稱冤云洗以議禮爲人嫉惡文致其罪乞恩稍寬之上命洗免遞解妻免離異子免死戍邊此獄亦不曾再訊竟以中旨寬釋此先一年事也蓋以議禮爲護身之符以嘗議禮

野獲編

卷十八

七

扶嘉山房

者爲反坐之案情狀甚易見上亦心知其然但慮昔日孝宗者乘機再用借此箱天下口耳

嘉靖丁亥大獄

張永嘉暴質武定侯郭勛首附之因得上異寵妖人李福達一獄世宗疑御史偕端傾勛故命璫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萼督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時刑部尙書顏頤壽素輕璫至是乃命璫之且笑謂之日汝今日服未顏不勝楚毒叩頭搶地日命璫我時京師爲十可笑之謠其一日某可笑侍郎撈得尙書叫在事

大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爲二人上大喜子二品服璫卽拜相仍掌都察院葉張寅事爲君名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自是主上蔑視臣工勅出中旨定獄羅織漸密告訐繁與外戚張延齡則坐謀叛都御史胡纘宗則坐誹謗皆文武尊親拷掠顯死以致諫臣楊允繩沈鍊楊繼盛等死於市馬從謙楊最等幾二十人死於杖而至丁汝璉之獄則署刑部侍郎彭鵬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俱筆楚關廷仍降休督事待之如奴隸無復優禮大臣之體益用顏頤壽等例也至季年而夏相公之伏法李太宰之斃獄特其甚者耳○

野獲編

卷十八

大

扶嘉山房

先是嘉靖丙戌刑部尙書趙鑑乞骸上以情詞懇切許之賜馳驛以歸歲給夫廩及鑑陞辭上特親賦五言古詩一首手書龍牋以寵其行益舉朝無此奇遇而顏壽以左都御史代之遂羅撈拏之酷其去鑑致政時僅一歲耳知足知止古語可味云至李福達張寅本係一人已見穆宗朝蔡伯貫招詞中嘉初第以年晚生後賀宏世稱神童者

再證李福達事

李福達之爲張寅直至隆慶間四川叛賊蔡伯貫一案而始明都御史龐尙鵬奏聞得旨矣今觀伍少參袁萃漫錄所記則又得一確證其言曰丁丑計偕至京同寓

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余問以李福達事答

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賓好結納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攜二子投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賓商名二子大仁大禮賓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鉞賓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璧於武定侯郭勳同邑韓良相亦尙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馬直指錄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于武定書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情真無枉詞連武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於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

野獲編

卷十八

元

扶荔山房

永嘉以此力爲辨雪而公論遂誦良相既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貽寅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戌邊後寅死家漸貧落大仁過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余令貴溪賓質之江中丞子云當時常給令泰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含言據此則福達卽寅不待言矣江中丞在當時亦以張寅事受重譴其子言必不誤然首張寅者名薛良而韓良相證之耳伍記亦微有誤云○按福達事本不必究論眞僞當其時君相作主昭雪郭勳明旨既頒且屈帝尊面鞠以楊一清力諫訊獄非天子事乃止命三倖臣分掌三法司

正如于謙逆狀徐石輩證之足矣尙曉曉稱冤思哉

權臣述史

嘉靖六年妖賊李福達一案議禮貴人張桂等爲政盡反成獄於時刑部尙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御史馬錄等或杖或戍或斥具載欽明大獄錄中不必更述至嘉靖四十四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陷合州等七州縣僭號大唐大寶元年直至隆慶三年就擒鞠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樵按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五嫡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蓮教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論同坐斬福達剖

野獲編

卷十八

子

扶荔山房

棺戮屍時世宗已升遐久矣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尙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郭勳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於此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勳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疏上穆宗是之下部議時郭勳久已殞死獄中罪無可加而馬錄及顏頤壽聶賢等俱先以穆宗登極恩追復故官且與卹典矣其他在事被譴者則俱爲昭雪而大獄之冤始大明是時卽不再加郭勳之罪而璵等欺君黨惡蔑法注刑其罪何可勝

誅而按地諸公終以故相體面不復議及已爲漏網至隆慶四年九月則其事久已昭揭天下而高拱以次相兼掌吏部復駁主事唐樞復官一事欲傾陷舊輔徐階疏中復云大逆獄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俱先帝所去卽衰顯之且以武王反商政爲比冀激上怒賴上寬仁僅停樞官不復他及高之計始沮然其傾危狡險顛倒是非亦已極矣至萬歷二年穆廟實錄進呈時張居正柄國實錄皆其評定竟將穆宗洗雪大獄及龐尙鵬疏削去不書反將高拱疏全載蓋張永嘉桂安仁高新鄭之專復皆其所師法每於世廟錄中褒譽張桂

野獲編

卷十八

三

扶荔山房

甚至若新鄭雖其所逐而在先朝時二人同心剪除前輩同列又加協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獄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滅以泯其迹恣橫至此他日身後慘禍謂非自取不可○福建爲山西之五臺人一名午一名五以謀逆得未減戍邊尋逃伍居陝西之洛川縣正德七年又謀亂都御史藍章破之五敗走匿至嘉靖五年更姓名張寅買授太原右衛指揮使其子名大仁大義大禮俱納貢入太學投武定侯郭勳門下以燒煉役鬼受知被仇首告時馬錄爲山西巡按訊明論死此皆李同供出者近王弇州首輔傳中尙云張寅之爲福建

與否終莫能明也是時弇州新起家在外僚想邸報不甚經心故偶誤耳

罪臣孥戮

國家故事大臣伏法後妻子俱流竄在先朝有之其後俱及寬政矣惟世宗朝戊申年輔臣夏言督臣曾銑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本人處斬妻子流一千里則相嵩主其議也庚戌年樞臣丁汝璈督臣楊守謙以失誤軍機律本人處斬妻流三千里子鐵嶺衛充軍則相嵩紿之而聖怒不解也癸亥年忝臣楊選以核引奸細律非時處斬梟示妻子流二千里則上以薊鎮失事

野獲編

卷十八

三

扶荔山房

怒之刑官黃光昇阿上旨重擬也以上五臣不爲無罪至禍及骨肉似稍過矣若壬子年咸寧侯仇鸞以通虜戮屍傳首九邊父母妻子俱斬妾女及孫發功臣爲奴雖謀叛非實然鸞惡窮凶天下共恨故不以爲濫刑而遠近稱快焉○近日樞臣石星以東事壞上謂其嬖倖誤國論極刑妻子亦坐流徙則數十年來僅見者○嘉靖辛丑湖國公郭勳得罪法司擬本身坐斬家產沒妻子發功臣之家爲奴盡用叛臣事例也疏入而留中不下蓋上意法官承夏言旨苛論之也次年勳瘐死而籍產爲奴俱免矣

官婢肆逆

嘉靖壬寅年官婢相結行弑用繩繫上喉翻有臺上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諳締結之法繩股緩不收戶外聞咯咯聲孝烈皇后率與人解之立縛諸行弑者赴法時上乍寢未省人事一時處分盡出孝烈其中不無平日所憎乘機害人者又寧嬪王氏首謀弑逆端妃曹氏時雖不與然始亦有謀俱載實錄中故老相傳曹妃爲上所嬖孝烈妬而竄入之實不與逆謀然而官禁事秘莫能明也今實錄所載姓名稍異一二偶得當時底案錄其姓名并刑部奉旨於後曹端妃野獲編

卷十八

重 扶荔山房

不列名於疏想正法禁中矣曹氏本端嬪因生皇第一女以十四年進封端妃是夜上寢於端妃所官婢張金蓮報變於中官蓋先同謀事露始告耳刑部等衙門奏奉聖旨這羣逆官婢楊令英等并王氏各朋謀害弑朕於臥所凶惡悖亂好生悖逆天道死有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便都拏去依律凌遲處死剝屍梟首示衆盡法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同異逐一查出著錦衣衛拏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交官艾芙蓉係姊攔阻免究欽此欽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張佐等傳示臣等

恭赴迎和門當奏發下前本并謀害黃花纓一條黃綾抹布二方臣等隨即會同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陳寅等當將重犯楊金英等共十六名拏歸去市曹遵奉明旨俱各依律凌遲處死剝屍梟首示衆題知訖除將前項黃花纓黃綾抹布封收官庫及備行錦衣衛捉拏各犯親屬至日依律問決別行提問請行合將前項司禮監題奉欽依一本親資送繳謹具題知

計開

官婢犯人一十六名

野獲編

卷十八

重

扶荔山房

楊金英 楊蓮香 蘇川榮 姚淑翠 邢翠蓮
劉妙蓮 關梅香 黃秀蓮 黃玉蓮 尹翠香
王槐香 張金蓮 徐秋花 張春景 鄧金香
陳菊花

此法司決囚後回奏疏也其後等到親屬誅死者十人發功臣家爲奴者二十人然官婢作逆自在內廷與外人何預則親屬似可未減是時政府則賈溪新去諸戚當國而刑曹則問端簡亦初受事兗州又謂官婢情逆伏誅後次輔分宜入闕甫月餘仍掌禮部上疏特請以其事布告天下上允之以掖廷謀逆幸而無成本非聖

朝佳事乃以頒示四方其傳聞體甚矣此言亦不謬行刑之時大霧彌漫晝夜不解者凡三四日時謂有冤枉指曹妃諸人○鄭端簡今言云嘉靖壬寅西苑官人之變聖躬甚危工部尙書掌太醫院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辰時進之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紳以功進太子太保改禮部尙書封四世一品廕子次年紳以用藥驚憂病死上悼惜賜卹甚厚諡曰恭恪按此時上猶變瀕殆微紳幾不濟乃紳實盲死進藥且謂端簡曰吾此藥自分不效必先自盡蓋紳亦不能保其必痊也賴野獲編

卷十八

瑩 扶 嘉山房

馮益枉死

浙慈谿人馮益字損之者或云本山陰人也先任甌西教諭坐法遣戍逮伍游京師得出入昭武伯曹欽之門以軍功拜錦衣千戶時時進密計欽愛之及欽反伏誅爲欽妾賀氏所引初詬賀若不相識者竊得脫死賀反詬之曰若與吾夫議大事吾夫尙以宦寺苗裔爲疑若曰公家孟德非中常侍孫乎吾夫大悅命妾的若觸豈不憶耶馬始伏罪無辭時欽族黨俱已降賊惟賀尙存法司以律當給功臣爲奴上以賀促欽速反情罪加重特命疎於市遂與益同時伏法其時又有一馮益字謙之亦浙之鄞人以醫來京兼能雜技覓食諸大家初捕者先得之謂眞逆徒卽執至市方號呼辨非是則首已在地矣再捕始獲慈谿人以故窮詰之初同名者眞是浪死乃知袁紹誅宦官無鬚者溫及冉閔殺胡羯高岸多鬚者俱不免信哉○慈谿馮益嘗有詩云老去精神須勉強聞來文字莫思量爲時所稱

野獲編

卷十八

瑩 扶 嘉山房

劇賊遁免

建文初廣東賊首鍾均道稱兵南雄州橫行嶺表太宗卽位貸其罪且以官招之竟不出嘉靖末年有徽人羅龍文者素負俠名能伏水中竟日夜且家素封善鑒古胡梅林少保征倭以鄉曲厚禮之使招徠汪徐諸酋實

有勞勛因敘功得爲中書入內閣典廣東樓款密且令品第所得江南諸寶玩其入幕無間朝夕後與嚴同敗同遣戍同逃伍隔林御史再參遂先遁去其後以叛臣法見殛者實羅氏族子非眞龍文也其子六一者後爲御史王汝正所劾云且亡入日本與江直餘黨人犯詔重收之亦亡命江湖說名王延年雖言官屢劾亦奉嚴旨屢行緝捕幸無仇家首告今往來江南自若也均道固智矣龍文父子能豫營三窟以免讎讐乃知黃巢去爲害實顧師亦非浪語

嶺南論四

野獲編

卷十八

毛

扶荔山房

沈司馬又爲余言粵中用法嚴凡遇劫盜即時論斬於市但承登極至雖縣令亦出淹刑如北方捕獲驛馬賊例初不必奏聞也蓋是時爲穆廟末年殷石汀正義以司馬督兩廣專征伐爲首揆高新鄭相知以故得度外行事如此若在今日必坐以擅殺人之罪矣沈又云每決囚後見市人多手挈肝肺持歸啖之初以爲羊豕既乃知劫盜五臟也地近夷方殘忍至此想近年必無其事矣○初嶺外不靖連年用兵不得要領時新鄭相方兼領銓政遂用殷爲帥或謂殷食墨恐敗圍事新鄭曰不然措大眼孔小界以數十萬卽飽所欲今粵中歲餉

豈止此耶且其人擅霍能以厚賞結士心吾第求辦賊何必會史哉後果奏功如所策新鄭去位殷又爲江陵所器愛改長戶曹其黷貨彌甚而以嶺南異實時賂江陵遂得入於位亦其才術過人能於二和水火時交權無少異也初沈司馬爲吏部選人每旅謁新鄭從棚人中揖入火房與之談且曰君他日必爲骨鯁臣且奉貴仕願努力自愛其知人如此

王大臣

王大臣本名章龍漸之寧波人幼爲嬰童稍長爲優人素走大璫門下向來小內使挈入諸璫直房竊貨貨非一日矣其倉卒遇上也事出不意未免張皇上顧而疑之隨即擊下送東廠拷究主使之入時馮保恨高新鄭入骨故立意坐以族滅實非江陵意今病榻遺言乃謂出張相指授非也馮又惡故司禮掌印陳洪欲并坐之且洪與高素契厚也大臣既下獄保令辦事人俗稱夥長者與之淫狎教以新鄭陳洪以千金爲賞使之直犯乘輿外論籍籍疑江陵與內臣同造此謀江陵商於所厚戚謂不可而不能得之於馮保時字錦衣衛爲太傅朱希孝雖江陵幕客故與新鄭厚心憐而力救之且行數千金於諸大璫而諸璫中亦有善新鄭者力解於慈

野獲編

卷十八

元

扶荔山房

聖之前會再行鞠而風電大作保與諸問官俱失色遂送之法司時江陵已決計雪高恐歲時大臣尙執高主使便難收拾乃謀之刑部郎鄭汝璧鄭曰此不難某自有計乃密引囚於隱處鈎其舌翦之次日會審詰問合棚不復能語遂棄之市中元遺言中謂飲以瘡藥者亦誤也又謂其人從總兵戚繼光來是又不然鄭數日後卽調儀郎又調吏部今現爲少司馬總制宣大

憂危竊議

癸卯冬妖書其名曰續憂危竊議其說甚怪妄事之起適當楚勘初停郭江夏甫去國之時言路愴人借以媚

野獲編

卷十八

元

扶荔山房

首揆遂疑江夏爲之時人皆爲不平究終不能坐郭後來公論大暢暴其事者章滿公車然其根則始於戊戌之妖書也書名憂危竊議亦指斥儲官事故癸卯借以續之戊戌之書初發時御史趙之翰直以坐禮部主事萬建崑與給事中戴士衡等諸人以萬爲次相張新建鄉人而士衡曾爲新建知縣故牽合之以陷張相於不測賴上聖明戴僅遣戍萬側籍張相亦以東事開往繼又爲民而不深窮其事時張方爲西北正人所聚故敢無敢昌言直之者近來議者止知訟江夏之冤而戊戌妖書幾不復記憶矣相去甫六年耳趙御史之傾危寂

無人指摘則時趨使之然趙陝西之邠州人以壬辰庶常起家。東朝之立上意久定自出閣講學以來廷臣亦安意拱聽無復強聒矣庚子春刑部主事謝廷讚者飲於戚晚郭氏閨宮中密傳上旨旦夕且將冊立郭喜見顏色漏其語謝遂欲因以爲功草疏跪閣下三日以得請爲期上震怒罷謝官而冊命亦遲至次年忽傳特旨行之中外歡呼益咎謝之釣奇妄發云。竊議全書已載前編

乙卯閩官

乙卯四月張差閩官事起一說主風癰輕結以安儲官

野獲編

卷十八

辛

扶荔山房

一說主根究重處以絕禍本其是非未敢定而爭構紛起各以惡語相加遣度其尋端正未已也有一制郭郎曾訊此案者一日遇鄭官庶方水以備語及往事且以議論相左爲苦鄭曰今且未論此事當作何處分但事體干涉親王者俱會同文武府部科道衙門公勘以聽上裁今日事何等重大而諸公以西曹郎更擅自臆決其違典制多矣尙論意見之柄鑿哉部郎爲喪然自失因憶往年癸卯妖書一事貽書朝士不少後來偶值一豪家少婦以失行下山者傳飲於客座談及妖書之作祟此婦忽然曰此皆比時大老及兩衙門無學無識以

致張皇如此不見國家律令乎凡遇匿名文書俱即時焚毀其言一概不行當年只須依此行之頃刻消散矣安用舉朝紛紛爲余聞其言深歎息此輩中尙有見解及此者況詞館儒臣乎

廷杖

今上寬仁古今所無然廷杖一事則屢見之如丁丑之杖五賢則江陵相盛怒馮瑞主之非上意也此後不用者幾十年而丙戌年盧禮部洪春以修省疏忤旨得杖至戊子給事李沂以論廠監張鯨得杖壬辰春則孟給事資治請建儲杖一百又數年庚子而王給事德元請

野獲編

卷十八

辛

扶荔山房

厚中官亦杖一百此皆關係朝家綱常有功名教者雖見辱殿廷而朝神視之有若登仙因思此風爲金元夷俗而本朝沿之趙宋時無有也然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襠不損膚膜然猶內傷因臥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於逆理用事名賢多死迄今遂不改此狂聖朝明主念可殺不可辱之言亟宜停止者也○士人受杖古不經見惟後漢顯宗撞郎藥松不過手自杖之然已非體六朝則南齊陸澄傳有之以郎吏積杖至千數意如尉籛受笞之類未必廷杖也北朝則元魏時有之此索虜陋習而宇文高氏遂因之隋文帝

亦撻人於殿廷至唐猶然如李邕之杖死朝堂而極矣

然姜皎裴仲先輩猶以曾爲大臣得免此辱蓋當時已覺其虧國體矣本朝如諫南巡及大禮大獄被杖者多或數十人至有再笞多死者惟今上時諸賢皆全活又

當時被杖畢仍供職者卽大臣有之如左都御史屠僞刑部侍郎彭黯之屬今上則斥爲編氓使被笞者優游養創無覩顏視事之恥且賜環尋亦相繼其保完士節

更勝前朝云○吾鄉鄧端簡曉子光祿少卿履海父子俱以言事被杖者直聲亦本朝僅見○諫止江陵奪情被杖諸賢聞吳趙稍輕然亦創甚第二疏爲沈文則加

野獲編

卷十八

壬

扶荔山房

重矣最後鄒疏入杖最毒余曾見沈繼山先生云杖之日交右股於左足之上以故止傷其半出則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脂傅之瓦上用藥縫裹始得再生及行成東粵徒步過嶺血猶滲滲下也鄒南阜先生爲余言每遇天陰骨間輒隱隱作痛以故晚年不能作深抵至盧東麓先生則先人與陸葵日宗伯力爲經紀不至重傷余又問孟五岑給事亦云被杖最毒偶不死耳聞王希泉給事以上震怒操縱者不敢容情亦瀕殆云○聞鄒疏上時江陵聞之亦感動歎曰此人不死真奇男子意欲竟貸之馮瑞獨恨不許以故不免未知果否又

沈繼山云爲郎署時曾與會確庵司空相議是時爲左司馬凡從戎定衛俱出兵部手注會爲注廣之神電衛且致意云表官專知神電善地且沈令番偶有恩愛多門生與彼相近可藉以自給沈甚感其意若艾鄒則俱貴州荒微矣

立柳

三木襲頭自古有之蓋如桎梏示辱耳至唐酷吏始有鳳凰頭翅猿猴獻果諸名亦用以一時拷訊耳本朝柳號始漸盛行如正統間王振正德間劉瑾二閣盜柄始以重柳示威至及士大夫然亦未聞有立柳之說也近野獲編

卷十八

杖藜山房

來厥衛多用重柳以施御因其頭號者至重三百觔爲期至二月已百無一全而最毒則爲立柳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偶有稍延者命殘低三數寸則頃刻殞矣以余所見聞蓋不勝數大抵皆因罪輕情重設爲此法以斃之或得罪禁廷萬無可活之理惟壬辰年之樂新燬以及諸龍光則實出聖意命東厥速以死上聞蓋痛恨游棍之流誦也然自古無此慘刑雖五代之立釘坐釘無以過之曾聞京師人云倘非嚴衛注意及有仇家晝夜間竊僱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一生箱亦可偷生未知果否凡柳未滿期而死守者指土掩之俟期

滿以請始奏聞領理若值炎暑則所存俸金餒耳故談者謂酷於大辟云○嘉靖初年神棍劉東山告戚晚張延齡兄弟大逆錦衣帥王佐力證其誣反坐東山用大柳三月發成未幾死東山受恩反噬其罪甚浮於諸龍光當時人心大快佐以此得縉紳間聲然亦不云立柳

江南訛傳

壬辰癸巳間關白事起婁江有士大夫爲桑梓計厚募拳勇習騎射備水師募義者因相從談武事此公家世九卿席膏腴負時名初非有封侯拜相想也一時子弟俱僥達少年與同鄉執衿輩驟見馳騁決於諸事而悅野獲編

卷十八

杖藜山房

之益務招集健兒同居處乃至沈命胥徒場份市棍未免闖入每出則弓刀侍衛與馬鮮華人因已日腐之矣適有一游士素以氣俠稱者亦預諸公子列偶爲閑游客某向臺許敬庵誇之云此曹世家子能報國恩且有小有則保障一方大則勤王千里之興許老成人也心獨疑且私憂之寓書於江南撫臺朱中丞鑑諸名鴻謨者俾廉其狀蓋許湖州人恐有不逞輩乘間竊起爲吳越憂初不云諸公子蓄異謀也侏素喜事得書大悅遂欲以爲功與幕丁偏裨輩謀之此曹積爲諸公子所輕侮務張大其說且謂變在旦夕不先發則江左必不保

朱遠露章言之朝直云連結倭奴反形已具而先收捕諸公子時余友王房仲士首羅其禍王爲介州愛子受桎梏如俘囚意且非時見法疏入舉朝莫曉其端首次二務又皆失越人錯愕不知所出第疑旨撫按會勘時上意且不測賴閣中力持之得小挺許見疏始大悔恨而事已無及朱牽權南刑侍郎去許次年人爲大理卿事亦漸解王生胥靡斥賸籍其他坐死者尙數人後皆瘐死獄中房仲早世事不得白吳中有昭雪者還其任子今日拜官矣事始於世家之比暱匪人張於游氏之好爲捍闔成於文帥之借端倖功諸公子之不至夷滅者幸耳可爲痛恨可爲深戒

野獲編

卷十八

墨

扶荔山房

冤獄

錦衣帶俸指揮周世臣者故戚晚慶雲侯之孫也居東城小巷中喪其耦與婢荷花同臥起有奴王奎司啓閉歲隆慶六年九月十一日昏暮世臣率荷花執燎扇戶有數盜斧門入世臣持仗戰仆一人羣盜合力攻之敗而見殺荷花伏屏處私脫不敢仰視盜發箚得百五十金去遺金少許荷花攜之以報王奎時先帝梓官就山陵內外戒嚴指揮張國維奉兵部令司游徼而信地內盜戕國賊懼且受遺馳往求盜不得則至王奎室中

見荷花持金絮泣適鄰居盧錦來索肉傾會選卒至避伏牀下國維曳出之訊知屠兒遂執爲與荷花檢姦構淫夫弑逆盧錦不勝楚毒誣伏又周之宗老聞盜來視亦謂實然嘗荷花曰王何負汝而反當斬萬段國維喜益信其真詔下法司鞫初稱冤且無驗乃請移他曹再獄時署刑部侍郎翁大立是其言第心恨大逆且先入語遂欲速殛之立喚他署郎史成獄郎力持不許翁益怒亟命上奏得旨如擬至萬歷四年而王奎盧錦荷花俱伏法人皆稱快乃羣盜則觀刑於市而竊笑之羣盜得志彌橫恣爲椎埋鮮衣怒馬以游俠見稱其魁名朱國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髻妓教以彈詞博金錢夜則侍酒國臣時時醉嘗且痛笞之二妓不能堪乃洩其殺周皇親及他流劫事聞兵部捕之與其黨劉汝成劉五等七人俱收縛都下皆痛荷花冤不已語傳內廷會刑科亦追論其事上惻然傷之械國臣赴刑部俱吐實備列剽掠情狀乃知周世臣曾屢屬目國臣疑其辨貌討捕決意殺之而劉汝成職其脇劉五斫其胸汝成又自列舉事未幾生女鵬下有犬創如世臣死時故已知其爲厲矣時去決冤獄時已二年刑部尙書爲嚴恭肅請慮初問諸臣當得罪謀之首換江陵公江陵公云第以

野獲編

卷十八

美

扶荔山房

真情入告主上不得有所飾且首事者尤不可道蓋謂張國維也嚴如教上疏上以所擬過輕命再擬乃請三刑郎於外任翁司寇已正位南樞遂奪官歸而張國維終於論成一時以爲縱或謂張弁有大力結強誘得麗輕典云

冤親

近癸巳年吳之閨門宋姓者以市川貴秘器爲業俗所謂沙板者是也其家累世積錢號素封有子五人延一餘姚塾師課之其妻年四十餘矣蕩而悍與塾師淫通遂謀殺其夫諸子頗有與聞者一日以暴卒訃親友然

野獲編

卷十八

扶荔山房

其謀衆皆稔知遂聞於官驗視信然乃論塾師大辟婦寸磔五子俱坐絀逆然二少子實不知也獄上於朝非時伏誅行刑之日二子號呼稱冤監刑以定案難改第憫默而已佯若不聞宋氏一門俱滅時友人王房仲以妻語繫請室市上訛傳將僇反者王驚悸幾欲自殺迨宋氏就法驚魂始復

大俠遁免

今上丁丑戌寅間有妖人曾光者不知所從來能爲大言惑衆慣游湖廣貴州土司中教以兵法圖大事標造大乾啓運等妖書剽合倡亂彼中大吏協謀圖之爲宣

慰使彭龜年所賺并其黨縛之二省上其功於朝黔撫何起鳴等楚撫陳端等及龜年俱拜優詔厚賞而曾光竟遁去上命悉誅妖黨嚴緝曾光以靖亂本時有江西永豐人梁汝元者以講學自名鳩聚徒衆議切時政時江陵公奪情事起慧出互天汝元因指切之謂時相蔑倫擅權實召天變與其鄰邑吉水人羅異者同聲倡和云且入都持正議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江陵逮愆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諸官方居爲奇貨適曾光事起遂竄入二人姓名謂且從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羅異亦斃於獄光既久弗獲業已張大其事不能中罷楚中撫

野獲編

卷十八

扶荔山房

臣乃詭云已得獲曾光并羅梁二人串成獻上之朝江陵亦佯若不覺下刑部定罪俱從輕配遣姑取粗飾耳目耳至於曾光者亦在爰書配發數內然終不知其蹤跡何在真游俠之雄也若羅梁二生屑叨賈禍不過何心隱流亞耳近日李卓吾直以梁汝元卽何心隱託名此固妄談不足憑然何亦吉安人也○先是捕曾光時圖其形懸四方通衢出重賞購之偏幹長鬚眉目有異果非尋常人也光獄之成在庚辰之春而楚之密索直至江陵云亡始罷

逸囚正法

江陵富國時持法不少假如盜錢糧四百兩以上俱非時殊死吳中有銀工管方洲者私用官幣千金事發門新奏請旨下卽正法暫繫蘇州衛之鎮將司律時押獄者王百戶卽管兒女姻也防範稍疎聽其出入一夕忽叛逸上臺震怒卽以主者代其罪收禁之百戶家故溫出重賞募人四出搜討當事亦怒其苦督捕役甚急微聞有浮海行者蹤跡可疑乃南至閩廣近海諸地無不遍歷杳無消息捕者意已闕理歸裝矣一日至香山嶼忽傳走洋敗船飄至姑往觀之則桅桅俱失寂無人聲僅火艙留一二垂死者則管在焉諸役大喜紿之曰吾野獲編

卷十八

癸 狀 恭 甫 房

輩亦將入南夷市販今如此危險決意歸矣子可偕我行子事已經大赦勿慮也遂拉之還吳時旨已下遂三日百戶者赴市矣此管至立釋之吳人駭歎大綱之巧如此

手刃逆奴

王邑令 倘有舉萬歷己丑進士湖廣之崇陽人也釋褐爲廣東新興知縣以大計入京留其僕王守真等三人於衙齋時時向縣佐有所關說又盜在官紙贖底籍貫之易銀瓜分王令有妾父亦在署中簡悉其事比仰歸告之心尚未發而諸奴已覺之毋中故瘴鄉懷毒草守

真等潛採毒蘭貯於囊爲同輩名繼仔者所見詰以爲此何爲云不能受拷掠將餌以自裁耳仰候調補逮之聞縣途中見諸奴侍左右裂臂恨罵於是逆謀轉急仰振聞未數日方拮据應酬雜務夜草竿磨告饑守真等以所藏蘭草置飯中進之家人皆不覺也比入臥外齋惟諸奴在側毒發就斃質明始入告其家人羣起呼藥治療則醫家皆云中毒殞且久不可治矣同官來視七聚皆流血詢治諸奴繼仔先逃往事諸奴亦不勝嚴刑俱吐實時會審於城隍廟仰子廷試者持司司神前一手刃剖其心以祭乃父多宮哀之亦不能禁其狀野獲編

卷十八

早 狀 恭 甫 房

上之朝下理官共議此律文所不載而情實可矜上亦謂廷試迫於父仇雖與律令不合亦人子至痛當從寬政遂貸不問

齊韶冤死

刑部侍郎齊韶之斬西市也時爲正統十三年之七月初旬罪既不蔽其辜節次亦非其候天下至今冤之盛事涉王振并其姪二人故激上怒有此異常處分然中尙有隱情也據錦衣指揮馬順譚詞謂百戶史宜女已被上選召受賜歸韶託兵部侍郎徐琦謝馬祁討趙輝逼取爲妻已而琦輝二臣自輸爲齊韶逼取趙輝女子

則齊韶又何辭以解蓋上大壽時選妃自內廷退出者
本上所屬意時聖眷未忘宜其滋禍之速也近年一吏
部郎亦重價購今上所擇官中受賞退歸者殊駭之上
聞而不發後以出守被白簡竟坐刑死多命特出中旨
論斬至今繫獄未釋臣子乃與君父爭嫌少與固豪矣
謂之知命則不可

弟子醜師

楊州興化人宗名世以工部郎坐吏議歸長孫弼冠矣
漫游情學而大父以堂構期之延丹徒名士陳官者課
以舉業陳繩督過嚴夏楚不少貸宗孫和憤出怨言陳
野獲編 卷十八 望 狀陽曲房
聞之怒楊掠愈苦遂生惡心市砒雜飯茵側之夜狂蹶
呼水禁不得入遂殞於塾其子諸生觀陽訟之官廣陵
士庶久悉其狀而無人訟言江都知縣姚耐端健吏也
呼伍伯如法檢驗先以片銀置尸口中少頃如墨泥時
宗工部已行多金講解兩家俱有成議矣姚恨其勢力
持不可以讞贖上之撫按皆如擬抵償此庚戌年事今
工部尙無恙其孫繫獄中百方求寬於上臺而公論持
之終不許也

崔鑑孝烈

唐嚴武幼時以父挺之愛其妾元英不禮其母蔡遂擊

碎元英之首此古今所歎異而嘉靖中 創山西保德
人崔鑑年十四以父私鄰女魏氏斥逐其母不勝憤
乃手刃魏氏其事上聞上以幼能激義特貸其死蔡附
近徒工三年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武雖嬰儒然世家
胃允熟聞節烈鑑聞巷無知發於至誠較吏難矣

野獲編卷十八終

野獲編

卷十八

望

狀陽曲房

野獲編卷十九目錄

工部

裴侍郎履歷

工匠卿貳

趙尙書薦賢

朱震川司空

劉晉川司空

邵上蔡工部

京師營造

南京街道

工部管庫

工部差

臺省

湯劉二御史再讞

嘉靖諸御史

御史大夫被論

南北臺員

野獲編卷十九目錄

扶藹山房

南御史改北

劉畏所侍御

山西喬御史

房心宇侍御

私書

御史與邊功

按臣告將領

行說

言官劾父

臺省之玷

科道被三木

六科章奏

吏垣都諫被彈

王聚洲給事

喬給事

羅給事

蝦蟆給事

科道對偶

言官迴避父兄

野獲編卷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蘭藏軒

工部

裴侍郎履歷

裴璉者湖廣監利縣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劍州知州

陞浙江按察僉事再改江西坐累謫興州召入爲北京

道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後薦起爲廣

東道御史仁宗在東官素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

事又陞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至洪熙初以舊官

臣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降涪州知州而子

野獲編卷一九

扶藹山房

綸先以永樂十九年登一甲第三名為翰林編修當地

封父母璉乃棄其官受編修文林郎之封其人蓋三爲

方州正侯兩爲御史三爲外臺憲臣再爲流人一爲官

僚再爲法司屬官再爲兩京貳卿而終以封公歸老其

宦途所歷升沉變幻何異渠家先世之裴仙凡也璉至

宣德十年卒于家蓋仕宦幾五十年稱封公者又十年

工匠卿貳

嘉靖間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尙書當時在事諸公亦有

知其非者以世宗眷之不敵諫然先固已有之宣德初

有石匠陸祥者直隸無錫人以鄭王之國選工嗣以出

後陞營繕所丞掎工部主事以至工部左侍郎祥有母老病至命光祿寺日給酒饌且賜鈔爲養尤爲異數正統間有木匠廟祥者直隸吳縣人亦起營繕所丞歷工部左侍郎食正二品俸年八十四卒十月賜祭葬有加二人皆吳人爲尤異至若吏員徐睢之爲兵部尚書徐亨之爲禮部侍郎且充廷試讀卷官廚役爲能之爲光祿卿俱在英憲二廟年間又不足言矣

趙尚書薦賢

趙甯江少保授任閔視從倭首薦唐司直荆川司之令中允白崖鵬俱爲兵部主事唐負重名有公輔望未

野獲編

卷十九

扶島山房

幾得僉都御史而歿於師中泰至中途彭城以亞夫之疾客死不及用也泰望非唐比且以主試中習諸城二子罷歸此起亦屬幸事然兩公以木天近臣久抑林下驟得賜環不無暮色少保倖臣強顏薦賢亦何異石亨之薦吳康齋兩公出山雖顯晦稍異而所就止此不如康齋不拜之得也

朱震川司空

朱震川大司空爲左少宰有才望且交歡首揆徐華亭以此驕于公卿間時吾鄉陸五臺太守爲選郎意薄之會南司寇缺卽推用之朱不預聞也以此根入骨即

其最厚門人御史孫立亭論之陸遂削籍去孫後再薦再起爲少宰家居陸出秉鉉卽起孫爲總憲與同事孫威其恩盡捐前卻訂莫逆交人謂陸擅操權衡以籠羣名流豈其然乎孫後正位銓席與張新建有違言去位張亦被蜚語繼歸仇隙至今不解入益迫服陸之善處怨家云朱後移北冬卿又見知于江陵幾正首曹之位偶以小過失欲罷歸朱敬應多勞績前後皆受知于政府終不得大柄蓋有數耶

劉晉川司空

沁水劉大司空晉川東星清修名臣也獨好爲矯厲之行甲午年從協院副都御史轉少宰時其同年沈繼山

野獲編

卷十九

扶島山房

思孝司馬以大理卿召入故其極厚同志也初見卽招入書室蔬飲正洽忽微諷沈曰兄此來甚慰舉朝屬望但蘭谿公善人且老可待幸姑留之數月何如沈不知所謂面發赤曰我去國許年僅尾九卿之末首揆去留我安從知之且主之耶卽慨然別是時太倉甫去位蘭谿當國其次卽新建兩人已不相洽沈與新建素厚故疑沈欲逐趙而劉又趙所厚也沈出通詢始知其語有由來心已蓄不平又一日過劉則李克菴司寇在座李先爲僉院與劉同事共復股栗國勳沈同進沈曰吾

已飽矣劉晒曰沈兄素豪侈不能啖此粗糲但我無從
覓精粢奈何李固沈任光祿時舊寮亦相善者乃
正色謂李曰公且罷箸聽我言我輩忝大九卿月俸例
得上白糧儘可供賓主饗殮今偕其精者而以探軍所
請漕粟餉我此人全作公孫宏行徑不足信也李素人
最樸誠聞言大悟曰劉公信非端士即相率出門後來
沈與劉越隙遂不解以致富平太宰新建相公成質首
之仇雖非一事此段亦其張本云○吉鄉吳生自中侍
比部故劉司空督學浙江時所賞拔士也戊戌舉進士
授南行人歸過淮陰時劉以故少宰起田間總督河漕

野獲編

卷十九

四

扶荔山房

邵上葵工部

工部郎邵上葵 浙之寧波人戊申年朱山陰當國
不爲時情所附邵上書痛詆之時浙人被彈射無免者
邵獨見推于名流卽得越次主山東試旋推督部雖不
得旨然駁駁擢用矣次年復端疏攻准撫李修吾于是
臺省郎署繼起白簡不絕殺李者亦接踵佐闕無虛日

去年名流輩逢大恨之盡目之爲戎首邵尋以請告歸
齒及其姓氏者輒執手機警邵之兩年昌言其是非未
可定然一人之身朝夷暮趾亦可以觀世變矣 邵今
居憂間至墓次相地白晝爲人所刺幸歸刃而還未知
信否

京師營造

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百倍曾聞乾清宮殿前一扇稍
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璫猶未滿志也蓋內府之
侵削部吏之扣除與夫匠頭之破冒及至實充經費所
餘亦無多矣余幼時曾辭城外一花園壯麗敞豁件件
野獲編 卷十九 五 扶荔山房
勦賊管園蒼頭及司灑掃者至數十人問之乃車頭洪
仁別業也本推轂長夫不十年卽至此又一日於郊外
遇一人坐四人圍轎前驅呵叱甚厲覓其轎中一少年
戴忠靖冠枝斗牛衣傍觀者指曰此洪仁長子新入貴
爲監生以拜司工內璫爲父故粧飾如此

兩京街道

街道惟金陵最寬潔其最穢者無如汴梁雨後則中皆
糞壤泥濘腰腹久晴則風起塵揚覬而不識若京師雖
大不如南比之開封似稍勝之但冬月冰雪尚堪步履
而至春深晴暖埃浮溝渠滓垢不免挑潑然每年應故

事而已壬子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應義然任其事特疏請旨既得之大書聖諭揭之牌上導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毀怨聲滿耳有一給事馬過拆房者擲磚誤中其顙不勝忿遂相奏許工部上疏至云公道世間惟瓦礫黃門頭上不曾便此給事故能作異同者遂有人贊款工部以爲風力工部益喜自奮履行建白暢論時事頗被正人之目矣其時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爲南少宗伯久不召方引領大升偶署工部值北有清街之舉募鑿其事亦出榜清即街道凡係開國以後興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即其密戚先

野獲編

卷十九

六

扶荔出房

工部管庫

近年工部郎多掛吏議然有極可哀者如飾傾庫一差本冬曹職掌巡視者不過司監督稽察其獎耳丁未戊申中有一給事滇人也以庶常起家爲時情所相索司巡視則直專其出納一切領狀早銜金錢入幕即批允管庫主事即開庫發銀備備不敢吐氣或發銀稍遲即呼

野獲編

卷十九

七

扶荔出房

給事嬖之以冠諸妾錦衣因爲通賂富亦至巨萬友人馬仲良爲作桃葉歌今行於世給事係籍鳳陽其後因游江淮間遣人至都索所富寶貨大半爲傳交乾沒歛氣而歸至甲寅乙卯間十御史閩人徐姓視議政於兩淮以墨被科臣白簡受重譴亦寄所得於江南相知家比再來徵故物則債者十不能二三也兩君俱高才負時望獨以篋篋稍被議云

工部差

工曹修造諸差多與內監同事近之未免得禍若與叶和必同染臧穢爲清流所黜後日吏議每從此搜挾以

故有志者類托故辭之間有辭而不得有如廬溝之重建則皖人胡伯玉贊領之橋成轉大參而出大計竟以貪處福府之舉建則都人房輝柘領之亦以勞得大參至大計亦錫秩蓋皆中官所波累也近偶有一二西臺議及云曾以視工至一冬曹郎私宅適其同管工內官移庖在焉邇近歎甚因留同集俱席間每呼曹郎爲表兄曹郎有赧色西臺怪詢其故則云吾與工部公偕勤王事爲表裡衙門故有此呼以示親暱西臺駭笑而別更奇矣

臺省

野獲編

卷十九

八

扶荔亭旁

湯劉二御史再譴

宏治元年御史楊龜論輔臣劉吉及禮部周洪謨等劉恨之御史魏璋因承劉旨劾龜云壽州知州劉彬獻夢以妖言誚之龜論風憲官受財議革職贖徒上特旨發肅州衛充軍正德初年以登極放歸寓壽州爲州民王濡所託坐以逃伍加杖八十仍戍一爲始仍舊經筵則王端毅亦其所不慚也意其人以搏擊樹威亦嘉靖初給事史道御史曹嘉隆慶之間給事韓梈曹大榮之流歟

嘉靖諸御史

嘉靖十八年上行幸承天御史胡守忠以扈駕勞陞右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二十九年御史王忬接順天以守通州功陞右僉都御史經畧畿輔三十二年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以禦倭陞右僉都御史撫浙江蓋非常之遇也胡守忠次年即以罪誅王忬遷右都御史史遷事下獄死于市胡宗憲加至少保兵部尙書坐劾逮至京死獄中此皆世宗朝可謂恩威並出以至四十二年御史姜儼者江西南昌人王大任者陝西保安人俱以訪仙訪法秘使還並陞翰林侍講學士尤爲西臺未有異恩甫三年而削奪及之則穆廟登極後事也諸君受主恩殊特俱不克終皆西臺非常之事

野獲編

卷十九

九

扶荔山房

御史大夫被論

左都御史漢以爲亞相唐爲副相元尤雄劇秩從一品本朝洪武初亦一品後與尙書同正二品而六曹之事無所不預聞且提挈十三道爲風紀之長未有反遭彈射者今上御極三十餘年掌都察院者凡十餘人具間南公被劾事出創見前則臨川陳煥爲糾御史趙應元被戶部郎王用汲所詆後則仙居吳時來爲戊子場事被戶部郎姜士昌等所詆俱目爲相門私人語不可聞陳僅王一疏論後猶在位數年始去吳自姜疏出攻擊

歷至身無完膚旋卒於位尋至奪諡此兩公俱以直臣起家致人位晚途遇誅不他一錢憲體至是掃地矣若辛商臣自爲則爲丁亥大計與何司空起鳴互訐兩罷近日溫三原純則爲乙巳大計與首揆沈四明相左去位非知前兩公坐而受罪不能出一聲也己丑年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兩院右都耿定國子卿江北院左都李世達亦爲御史胡克儉所彈問又言堂屬也

南北堂員

十三道例設御史一百十員南道三十員北則滿額南野獲編

卷十九

十 扶島山房

或缺數然亦必十人之外近日考選久不行事故者又相繼北不及其半奉命巡方之外一人管道家數頗又有公出至大朝會侍班借諸幕僚經歷部事照席之類以充數身班變殊失全盛之禮若向中止則員又有上下巡江屯倉諸差其巡視五城速借刑部諸曹郎代攝此豈直越俎已哉窮則變通亦宜爲計矣

南御史改北

吾邑故御史黃貞所正色者宮詹葵陽洪是兄也以中書選南道御史而先籍藤州差巡下江以象升不使行事改北道差巡接廣東事出初見謂其別有徑實且宜

并宮詹爲之委曲物論大不相諒尋積資出爲福建憲副同郡陸莊簡爲太宰以壬辰外計論調次年終已內計竟坐斥其斥也人皆不以爲冤而亦未盡然同時有江亨泉有源爲吳之太倉人亦拜南御史以鄉曲情于申王兩政府已許之而難于獨舉適有黃兆籍事南臺長爲耿楚侗定南遂並題請改北識者駭之江故長者且寒士不爲人所屬目改後即以疾歸尋及于家後更無人指及而黃獨受譏矣細思操江都御史官轄上下兩江延袤數省安得人人異地始任事耶即北直人爲畿輔巡方及他屯鹽諸差亦未聞有迴避者況前此南直人授南臺者多矣從無調北之事而自黃江以後人亦自愛無敢引以求改者矣

野獲編

卷十九

十 扶島山房

劉畏所侍御

江右劉侍御臺江陵辛未所錄士受知甚深只比部郎改西臺出接遼左時方奏捷故事按臣主查覈不主報功劉不諳臺規以捷上聞江陵崇禎諸貴太峻劉遂疑懼露章數千言劾江陵諸不法頗中肯綮江陵雖盛怒然內愧且服止從劾籍但每對客詞色間多露憤恚不堪意誚者因思中之誣其在遼時焚肆撫按從而勘實之又令劉鄉人告劉居鄉諸不法狀亦對簿追贓劉坐

成廣西之潯州病死或云爲其成長所訛莫能明也江陵敗後得昭雪原勘按撫王宗載于應昌等俱以罪其後二十年議補諸名臣諡時江夏郭少宗伯正城署部事獨靳劉不與謂其抗疏乃遭詰畏禍先發制人非本心云自劉疏後門生劾大座主者如李賓事罪之於中吳門安禮部希范孫比部繼有丁中令元薦之於王太倉薛進士數敘之於許新安相繼而起不可屈指矣江陵籍沒時刑部侍郎邱月林銜命同大瑞張誠行邱故張怨家也東阿于宗伯橫行與邱同里時爲宮僚特貽書爲寬解且請勿苦其太夫人趙氏人以丁爲厚云

野獲編

卷十九

志

扶荔山房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居家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呼唱開門并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恙然後家僮僮以次伏謁或訴爭鬭事爲剖決答斷訖而後如儀掩門退入內室每日皆然官聞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房心宇侍御

房心宇字寰侍御督學南畿時海忠介方白南少宰晉寧

南臺自以夙望峻成稜留都庶僚不能堪而無敢議之者房頗以材譔特稱獨奮起攻之至謂海瑞矯情飾詐種種奸偽實器皿以易袍用敝靴以易帶此真公孫宏布被中夢想所不能到者時吾邑沈繼山忠孝司馬爲南閣卿又專疏爲海代辨而劾房以私怨等語直臣房復上章攻沈云臣砥礪二十年天下所知且思孝與臣同里同年而論議桎鑿不侔如此則臣之品行於此已見時房方盛氣其鋒距亦勁臺省爲之結舌惟丙戌候選三進士共疏攻房語頗峻然不能勝且得罪以去房尋外轉吳中張陳二給事以諸顧二人同里新進用邱論

野獲編

卷十九

志

扶荔山房

逐而身居言路不及先言乃各疏詆房以仲海時三進之已得錄用爲府教授矣房念衆咻不止其勢且孤乃盡出二給事先後請託諸手束呈上覽上爲市世張陳而房亦降級語其所論私書中海之再出也年力已邁漸不及撫南畿時諸辨疏亦稍倭佳次年遂卒於位房之試士用法太嚴江南士子恨之入骨至擬杜牧阿房宮賦作倭房公賦以譏切之俱用杜韻問其組織之巧叶字之穩幾令人絕倒房試南士以試貽貽人名曰公鑑錄合刻一等六等之文有一人以歲考領案補廩次年科考卽以劣等斥之其文並列一日寄至都下先人

見太倉王相公因問房心宇所寄卷曾寓目否其一
人忽賞忽損亦覺太奇太倉公曰余閱之不奇此人兩
試無可殿最心字品臨前後俱誤若余作文宗兩度俱
入三等耳其輕之如此

私書

告許之書先朝多有之終非長者之事然少有發人私
書者丙戌年南直提學房御史心宇與海忠介相語
病人頗不直房羣起攻之新科三進士顧涇凡充成彭
旦陽諸景陽齊暨俱以劾房斥歸士林高之既而
房外轉江西副使至戊子歲吳中張愼吾為吏科

野獲編

卷十九

西

扶陽山房

都給事中與同里同年陳給事吳峰追論房諸不法
房乃發二給事往年提學時囑托生童諸事并其手書
上之朝上嚴旨詰責二給事疏辯頗支飾上愈怒俱重
貶房亦調去房遂不出張陳雖斷以量移終不換矣房
發私書大非雅道有識者俱薄之自是人有戒心往還
筆札故為度詞隱語以防漏洩或不署名或云望焚毀
乃至有乞卽擲還之語其盤混沌彌巧彌深矣○撫按
在地方有事須商權者致書于司道此始於嘉靖季年
至今上初年而郡守司理州縣之長俱被兩臺書札矣
就中受鄉紳請托者反乞靈郡邑諫問之官詞既不典

氣亦欠揚或於紙尾書右繳二字則下吏仍將原書繳
還上下相膠固亦上下相猜防欲求風裁之振難矣

御史與邊功

邊功自將帥而外止當及督撫司道若歸功兵部兵科
以及閣臣已為僭濫猶曰發蹤調度之功也至於御史
雖有監軍記功之責例主糾彈不主薦舉又主敘功後
覆勘不主報捷時敘功此定規也自正德末朱滿御史
謝源等以王守仁起義兵征宸濠留之軍前而體襲矣
自嘉靖初陝西巡按御史呂光詢分總兵周尙文之賞
而職侵矣迨庚戌虜犯京師巡按御史王忬守通州奏

野獲編

卷十九

五

扶陽山房

功驟拜中丞而捷伐之勳等於介冑矣甲寅乙卯倭踐
江南巡按御史胡宗憲與倭臣趙文華合謀拒退亦拜
中丞以至尙書三少而身冠風力化為繞指尖陸萬之
間南北少事臺規稍振號能舉其職今上初年江陵當
國益務飭紀綱御史不得他有所侵會其門人劉臺按
遼東以新入臺不知故事誤報提督為江陵黨旨詰責
臺懼甚憾張陰事訟言於朝劉得罪以死近年補諸臣
諛郭宗伯尚不許臺易名則猶以報捷一事也近日寧
夏之役梅御史國楨力薦李如松往討而身自領監軍
二人本兄弟交至則協力成功其報捷一疏至比唐淮

秦舊事蓋擬如松爲李愬而以裴度自居也其時廟議方喜告成飲至不加深詰梅即得問卿中丞人亦不以爲忤獨給事中王如堅特疏糾梅謂其與武弁交結夸詡無人臣禮疏雖不行議者壯之○當寧夏奏功時今中丞許少微宏綱在兵科以敘功奉旨俟京堂陞用許辭官且讓其功於巡按陝西御史劉芳崇上不許僅陞劉俸而已許雖名不伐然而非體矣劉未幾亦止擢郡守

按臣皆將領

武臣自總戎而下卽爲副將及參將體貌素崇與司道野獲編

卷十九

夫

扶荔山房

同列近來多點卒及游棧濫居之日以輕藐余所知則今上癸未順天巡按御史李順衡植廉知薊鎮東協副總兵陳文治掩敗爲功狀特疏劾之旨下卽行御史逮問至日便捕文治痛決三十板下之獄窮治問斬此猶待詔下始行鞭朴也近辛亥熊之岡中丞在遼東時有瀋陽參將佟鶴年者卽虜族也亦報殺不實熊先已其得其實卽擊佟並馬至戰場遇地墳起處發之則皆我戰士無首尸也其數不可勝計熊卽于馬上視佟下就地綑打一百收監隨亦奏聞正罪則又不待上命竟自以軍法行逮矣二弁死不足贖然按臣與制府事權終

自不同揆之政體恐稍未安其他不及知者當尙多也○反是者則江太師司馬在閩之於成繼光相倚若畫蛇謝大兩方伯在遼之於李如梅至結義兄弟一則就功名一則輸財色耳二公同別號又皆新安人也文武叶和固是佳話若峻風節者或不出此

行訛

頃年丙午丁未間今廷尉余少源植在臺中按陝西與抽稅太監梁永不相能一日進飲而銀碗色黑疑永毒之奏于朝永不服極辯其枉余愈怒奏許不休至余憂歸而後已同時按楚御史史企愚翁行部荆州與江夏知縣過成山庭訓不甚相知亦進粥銀碗稍黑疑其毒出於過方悲恚大驚噴過聞急走入亦不置辨但收其餘糜吸盡史怒始解史後與過同爲臺臣仍不失權

卷十九

主

扶荔山房

因觀故戶部侍郎諡襄惠鄒守愚一事亦相類鄒爲廣州守時值其地御史亦有庖人烹雞事置之極典鄒明其不然呼囚再烹則雞仍黑乃拾之蓋拾物初嫌入銀器必變顏色而按臣以法官子身居異方或執法太過每疑下人進醢以致有此舉動似當稍爲辭之不然損憲體多矣

言官劾父

臺諫在事遇大奸居位即奮筆而彈不避親嫌亦公爾忘私宜然若今上初劉御史臺之劾廖師張江陵其詞峻其事確卒罹殺身之禍而議者猶以劉爲薄若正德間兵科給事高滂者奉命丈量滄州等處屯牧地還奏備參先任各官撥派不均之罪皆當追治而御史盧銓直詣銓即滂父也時劉璘播片以威脅人下故滂達其意遂及乃父焉時人皆切齒恨之滂以直諫江都人以其常初授官未數月而璘誅矣

臺省之玷

兗州紀臺省之玷首書永樂七年御史袁綱草野獲編

卷十九

大 蘇山房

主事李貞一事而承樂八年又有一事更可笑而不及昔北京御史郝師顏等劾啓御史李公敏娶見禁罪同視屬爲妾或挾其妻就飲人家通宵不返廉恥道喪所習成風致同僚御史劉先劉勉收督郭衡商忠俱娶離異不明之婦皇長孫命鞠治俱處以罪人以文皇何等威嚴而臺臣宜淫至此亦可駭矣又是年省中亦有一事而兗州省垣之玷亦不書者史科給事中陶璋極其鄉一匠不赴工役私賈於外皇太子目六科不以兵民休戚爲言而瑱瑱及此豈故有私憾乎命刑部訊之乃匠家居與瑋鄰素有夙怨故誣之遂下瑱瑱又洪熙元年

年戶部給事中沈寧以賈詔往直隸各府索賄爲巡按御史所劾謫爲驛夫宣德元年禮科給事中章雲馬俊以受錦衣百戶劉彝等囑賄放重囚發交陞充吏正統元年行在刑科給事中王傑以聞父喪未授官不舉進二十二日始發革職爲民正統四年刑科給事中李原緒先以聞宣宗憂駕不哀臨私娶妾下獄矣至是又受雲南中衛舍人童銘路與堂弟童政軍襲代爲本卓履上不巳兵部奏銘必有主使下法司鞠之得實遂論緒徒成化五年南吏科給事中王讓爲出獄子科錄書所後爲父母又書本生母爲生母祭酒劉紀俊先假讓

野獲編

卷十九

五 蘇山房

劾乃言讓以所生母爲出繼父之妾讓慚托疾去成化十二年養窮戶科給事蕭龍安受投獄田地強占人女爲妾事覺滿邊衛軍宏治十七年養窮給事中趙欽追民驚暴爲地凡發塚九十有二又發宋葉學士墓碎其誌石又強娶子女論絞其玷青瑣亦其父主臺中敗類者更多洪熙元年御史馮泰居喪挾勢取僧寺有杜石碑充葬擅據按察分司受詞批發刑部提問事遂發爲民洪熙元年宣宗已卽位御史張昇前在處州鹽州盜官銀七十兩當斬免死罰役遇赦上命斥爲民宣德三年五月御史嚴瞻方艱何傑等耽溺酒色久不朝參事

野獲編

卷十九

三

扶荔山房

覺上命枷項以徇言官荷校蓋自北始宣德三年八月巡按山東御史李素至歷城與縣民李尙女姦娶爲妾御史趙純亦娶門子鄭能妹爲妾先後爲山東按察司所糾素時已死逮純下獄論罪巡按湖廣御史趙倫雷索官民羅綺收買人口又與樂婦姦通命趙氏逮東御史趙倫以非詩杖死九人坐死獄獄中其同僚御史張循理具酒召儼出獄飲儼出索開逮趙倫雷循理逮下獄死獄中又三年儼被獲斬於市宣德四年御史宋果查盤至金華府娶妾索府官白金又私通民婦上命逮賊杖戍遼東又交陞道御史顧達巡按惟安爲通判何正

野獲編

卷十九

三

扶荔山房

杖之同家屬發遼東充軍宣德十年丁憂御史宋原瑞張葬父於他人塋收迷失婦勒夫貨財奪民良田坐法絞遇赦爲民宣德十年御史鄭禮差查販私敗沒物料又受匠吏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隸囚乖律爲御史劉楨所發俱下獄訊治正統元年御史王幾還接回多索隸卒且攜杭州門子偕行爲浙江僉事商賢蘇州知府泥鍾所劾下法司訊治正統二年御史王學敏受巡檢陳永證賄囑郎中崔鏞薦陞知縣事覺上命杖一百柳示三月謫戍遼東遼東衛御史廖文昌丁寧受賄當斥會選人姑降授之既以出使有勞補縣主簿正統三年御史李純奏遼東御史趙玟趙顯衛軍年倫俱先任御史以貪淫無恥罷職彌倫逮詣京師玟假守制還鄉離役上命各杖一百發肅州哨守正統六年御史計珩馬謹以受千戶洪政白金減其斬罪下獄正統八年巡按陝西御史時紀至長垣縣托縣丞蕭得娶殷氏爲妾其妻妬甚妾父母告紀懷妾刑部坐以奪長家子女當絞遇赦斥爲民上曰御史不才如此其謫邊戍南京御史王復以貪淫逮送錦衣衛戍邊正統十二年致仕御史陳溶以私忿杖同鄉訓導削職又除名御史顏文林以代奸民仇庸誣奏王妃父命杖一百發邊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充軍文林郎宣德九年得罪人充軍赦回者正統十三年南御史葛崇以自京還舟中強奪人女爲妾充鐵嶺衛軍景泰元年巡關御史王聲數至軍妻家與爲郡御史王祐所劾發充鐵嶺衛軍景泰三年巡河御史王珙數于濟寧等處姦淫又微服至所淫者之家其父母又索還糧軍官餽贖尤多爲右僉都御史王祐所奏事下勘實法司論贖徒爲民帝特謫充開平衛軍天順二年在籍御史葉普充福建同安縣人強奪人田宅又娶族女爲妾爲邑人所訴上命按之得實命磔其家天順元年南京御史顏正巡按直隸御史張祥以受滁州軍官賄囑拿問天順二年丁憂御史吉安人胡鍊受姻戚賄囑逮鍊姪訊鞫得受賂狀上命戍開平衛人順七年巡按南直御史李鱗以酒酒擅出城官爲民戍化四年巡按山西御史李傑以市狐裘不歸其直除名守制御史唐震以欺取官物誣陷人罪逮至京坐贓爲民戍化五年御史傅鼎母李氏想鼎妾陵辱法司坐妾不差并鼎調外任戍化十八年丁憂御史方格占其叔田奪寡嫂棺具縱于制中作樂事發降蕭州衛經歷宏治八年巡按貴州御史趙珪受將士賂千金及銀花綵緞寄清平衛鎮撫周源家爲源盜取殆盡攻下源於獄爲仇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家監生倪寬所發時珙已陞南大理寺丞誅稱丁憂逃歸自正嘉以後百年間見聞尙新者又不勝紀矣

科道被三本

正統二年七月行在福建道御史王學敏納巡檢陳永證賂托行在工部郎中崔備薦陞知縣事發上命杖一百枷示各衙門三月謫戍遼東邊衛其年九月兵科給事中金昭伯戶科給事中吳綰俱受廷試明經儒士賂輒入午門代爲文字詔用大枷枷於長安門一月發遼東充軍事在一年兩月之內臺瑣清班俱磨木雖其罪皆自取然辱言路甚矣至正統六年遂以枷項放大臣戶部尙書劉中敷等未幾復官視事十二月又下獄又未幾王振用事遂及儒臣國子祭酒李時勉成臣駙馬都尉焦敬面極矣天順復辟後坐法荷校首蓬不可勝紀蓋錦衣門達動以調事酷暴得上眷也直至憲宗嗣位而縉紳之禍稍解云○王學敏事先見第一卷

六科章奏

嘉靖乙丑春千步廊燬於火先朝所貯疏稿底本俱成煨燼時上意恨惜以問輔臣徐階他日修史何所憑爲張本階晚對曰此皆積年堆棗殘帙各衙門緊要章奏及四夷番文共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況有

成案可查此等無用故紙正合付一炬主始悅意解按此時去宏正間未遠若加蒐括尚可繕存一二乃逆迎意旨曲說解嘲真所謂以順爲正也今六科所貯木葉往往被人借出不還他日恐遂如文淵閣書矣

吏垣都諫被彈

吏科都給事中爲諫官領袖責既宏使職復雄峻其陞擢後不稱或遭白簡固有之而在事時未聞反被抨擊者世宗朝夏貴溪言以侍讀學士兼是官曾與輔臣張永嘉相訐然皆爲爭寵互詬而張卒不勝其以居官爲時情所薄受彈治無完膚者無如今上之二陳戊子已

野獲編

卷十九

詞

扶荔山房

丑聞浙人陳與郊以輔臣王太倉門生在職稍久因考選引用推官李春開與同僚及清議諸臣相左遂爲少卿王汝訓主事吳正志進士薛敷教所聚攻離獲轉太常請告歸竟以言章冠帶閑住至丁未戊申間浙人陳治則以輔臣朱山陰同里在職亦久以屢攻著部左侍郎楊時喬物情已不歸之會故卜事起同臣黃楊李三晉江爭爲相治則佐李黃以攻楊時傷言路所共推益恨之比新考選命下治則遂爲御史吳亮等露章十餘疏不休乃棄官去詔褫三級辛亥大計竟以不謹罷兩君在吏垣人品自有定論但言官之長顯受鋒鏑卒

無奈衆咻狼狽而去雖時趨使然而國體與卑屈位置壞盡不可收拾矣兩人同姓同鄉相望三十年間尤爲創見前與郊十年又有都給事陳三謨以首保江陵等情見非於世後被彈確斥亦陳姓亦吏科亦兩人然係陞太常少卿以後事非在任時也先與郊者爲吳人張鼎思以論房震反被訐遠貶代與郊者爲楊文舉以差賑江南功方復命陞吏科都給事中甫命下亦爲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等所劾請病去癸巳大計以不謹斥則世所指八何三羊中之一人也一時吏科之見輕如此

野獲編

卷十九

重

扶荔山房

王聚洲給事

真人王聚洲元翰以庶常授工科給事素著才名慷慨論事物情甚縝之忽爲鄭御史環樞所劾專指其置置穢狀滿紙王不待處分竟歸而都給事史御史布曹起代爲之辨鄭被攻無完膚同室至有絕之不與往還人朝進署無復酬對者初甚疑駭何以言頃去留舉朝爲之震動繼知其故則鄭疏太愆不識時趨自致之也初楊止菴少宰署銓久卒於位繼之者當爲南大司馬孫月峰浙人也其甲戌拔元出沈四明本房固已爲時所忌孫又每對人嫻美建言及講學諸君子謂當

蓋東高閣又與李淮撫修書亦如之時任留事又與

同事六卿得時與者相左高閣之語因而傳諸君子

皆欲剗刃其腹而故太宰孫富平在林下年已八十向

故與浙人沈繼山爭訐並罷得之王遂上書閣部歷數

月峰罪狀盡抹其生平還耶爲毛質寶一公亦浙人也

因以惡聲切之吏部不得持遂除浙孫名而富平再登

銓席矣然則王果豪金如山猶當十世有之況諸救疏

皆保其清操云遠勝楊震耶○孫月峰沈繼山兩公以

同歲生最相善俱無嗣孫富平初與沈亦厚交以丁母

原此名事相仇富平亦無子三先生皆名臣無後又沈

野獲編 卷十九 美 扶藹曲房

與鄧定宇以詞支千八字俱同鄧以辛未會元鼎甲選

沈一科官少宰先十年卒沈官至御史大夫後十年卒

然鄧亦無子亦異矣

高給事

鄉會座師皆爲恩地而本房尤重本房又以會試爲重

此席也亦理也近年有喬給事名亮者河南寧陵人戊

子鄉試則大主考爲山西澤州張元帥○時以諱知

兵試次年己丑會試則出分考吏科部給事中陳與鄧之

門陳浙人也陳與張爭爲考官又爭爲吏垣其矛盾有

素矣後陳給事陞太常罷去衆至少司農復爲御史許

聞造速疏攻擊許爲陳給事同邑人司農愈疑此舉出

陳指授根遂入骨比張歿於里其家求喬給事爲行狀

時喬亦以言事罷歸作狀詎詆會試房師不遺餘力時

陳給事尙無恙也蓋二公品素原不同張雖捐館正爲

物情所取依故任意描寫乃爾喬或者自謂草率直爭

然鄉會座師低昂至此計之門牆之誼似尙未安泥喬

之得庶常又皆出陳之薦引乎

羅給事

辛卯九月閣中請建儲時首榜申奚門以破○在寓銷

安山陰再具揭催請仍以申名冠其前上怒甚申復具

野獲編 卷十九 老 扶藹曲房

揭明其不與閣閣中特以故事列名耳兼有早定大定

等語揭上發下傳至科中羅匡湖大科以禮科給事守

科上疏糾之尋工部主事岳元聲具疏將上而武英殿

諸中書事序班黃正賓者徽人也見之欲附名時岳最

未決因并岳疏亦寢會進士洪文衡者亦徽人有疏策

黃黨得遂侵晨上之說者謂次榜新安公實使之以黃

爲同邑人也而實不然黃下獄訊治而羅斥歸矣雖清

室素著與鄉同年同邑鄉南阜元○爲講學有交其議

論如出一口羅歸二十餘年而與門公歿于里中其家

求鄧爲立傳申爲鄧丁丑會試大座師常劾江陵廷杖

時申爲營護甚力其特拜吏科與選人吏部申力居多素懷知己之感因許爲作傳已脫稿寄吳中矣羅間之大怒鄒初亦尙以風誼爲詞羅至欲具揭告海內鄒不獲已遂其草并囑申氏勿刻事乃得已羅久爲人士宗仰與鄒相甲乙此舉不無稍偏後文定傳遂出鄒相奎章大司馬筆雖羅同里相厚然以其前苦不能退矣

蝦蟆給事

先人門士湯養仍題祖論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

日除參論饒伸之外不過一蝦蟆給事而已饒號豫章爲比部郎會抗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會亢旱

野獲編

卷十九

天

其爲山陽

雨禁屠宰胡上章請禁捕盞可以感召上作故湯有此語余後叩湯曰公疏固佳其如此言謹近於虎湯笑曰吾亦欲爲此君圖不朽與南宋鵲鴨諫議屬對親切耳三君俱江西人而胡與饒更同郡

科道對偶

丁丑江陵奪情公疏保留者在言官則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御史曾士楚爲首曾爲廣東之南海人時粵中新羅大盜曾一本之亂民生疾首其鄉人惡曾之謂即號士楚爲曾一本蓋以前疏爲戲正與科中陳可作的對也未幾曾出按江南時吳人王荆石相公以待郎家

居力沮江陵奪情忤意以省親告歸里趙定宇吳復庵二太史皆江陵辛未門生首出疏促其奔喪俱切齒仇也蓋欲曾踪跡三人居鄉狀以法中之會既歎前疏之悞且以三君子無事端可撓給遂托病歸江陵敗後自簡見及遂以三謨一本作確對並入彈章亦同得旨並斥曾坐此一事終身不復振人亦惜之而終無詞可解也舉事之不可不慎如此

言官迴避父兄

故事父兄現在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爲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別衙門照例備資外補然宏治以前俱改授

野獲編

卷十九

天

扶爲山陽

行人此後黃緣恩寵遂改翰林編檢等史官議者不以爲然至嘉靖初給事中席春以避兄禮部尚書席春得改檢討未幾以武宗實錄成敘

春謂首擢

費宏作意抑之許奏於朝張璁桂夢亦連疏繼上叻春効宏上心知宏執不諍因三臣皆大禮貴倖由

改陞席春修撰給事中鄭一鵬言先朝大臣子弟爲

臺諫者改行人其職冒詞林乃近年侍竇書何不援往年成例而改春爲檢討席與張桂俱無以難也未久春仍外補僉事去此後大臣子弟之改詞臣者漸衰止矣今上初元禮部尚書陸樹

野獲編卷十九終

野獲編

卷十九

幸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目錄

言事

章楓山封事

王虎谷封事

王思再諫

抗疏中輟

一人先忠後佞

又先佞後忠

佞倖建言可採

陸澄六辨

疏語不倫

郭希顏論廟制

武弁建言太顯

詹李二諫官

三御史爭諍宮

張寰應工部

言官一言之失

禁嫖賭飲酒

野獲編

卷二十目錄

扶荔山房

京職

通政司官

章奏異名

門下省

見朝辭朝

小九卿

周寧字少卿

中書行人

京官行與

楊學錄孝行

欽天太醫官

憲法

俗忌

華夷百刺之異

歷學

頒歷

渾天儀

改造馬列

釐正歷法

日圭同異

鄭世子論歲差

日食訛謬

一歲節候

曆第吉凶

野獲編

卷二十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仿而載輯

言事

章楓山封事

成化三年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楓山因內閣出小揭帖傳與學士吳偉等諸詞臣分作燈詞章約同官某黃仲昭上疏力諫憲宗大怒三臣俱廷杖遠貶當世高之余謂太平盛世元夕張燈不爲過侈時英宗服制久闕孝弟孝穆兩太后並以天下養上元勝節亦宜上躬爲壽且翰林職在詞章宋時歐蘇諸公爲學士時歲時野獲編 卷二十 扶嘉山房撰進亦不以此貶望也此等諫諍與程伊川諫折柳何異欲以感動上聽不亦難乎此後李孜省鄧常恩僧祐曉輩左道競進皆無如之何矣

王虎谷封事

宏治初上虎谷爲祠祭郎中以太監李廣交結高寧侯衣衷爲母情疏請斬廣以謝宗廟廣恨之用他事出爲陝州知州直督振天下用此例至通順南爲提學以張絲薦召入爲國子祭酒時王德初年劉瑾用事虎谷上疏請以瑾所行新法刻板頒行永著爲令又請瑾臨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此載之武宗實錄中者一虎

谷耳何慷慨於昔而媚諂於今耶豈以孝宗優容可博直聲瑾微可畏名位爲重且報張西麓爲引思耶介州公謂爲未必然然魏元忠力排二張幾死晚受則太后遺詔百戶實封涕泗不休想年衰氣索非真誠漢不能持久耳虎谷以諛瑾被論改通政歸又以言抵首揆楊石崇責其不能召還給事中王昂且引李文淵抑羅一峰岳蒙泉爲喻得不爲楊所笑未幾又起食都御史撫宣府被劾歸

王思再諫

編修王思江西泰和人先於正德九年武宗以狎猛獸被傷不能出思上疏極諫坐貶廣東三河驛丞時以庶常授官甫踰月耳比復故官值大禮議起思奮起力諍受杖闕下不勝創遂死獄中今建言之臣一承前說便自名氣節比還朝聲勢赫奕坐要顯宦孰肯再蹈不測之淵哉若思之百折不回以身殉國真無媿王文端曾孫後來繼起直臣惟容城楊忠愍可以媲美一文端名直宣英朝名臣亦起家庶常

野獲編 卷二十

二 扶嘉山房

抗疏中輟

正德初林見素起家撫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時欲劾劉瑾疏具而無人能寫與御史陳茂烈對泣而止今至

四川方能統成前疏上奏時璽已正法復上疏稱慶今
上十一年周二解論疏論少卿李植等亦不當張居
正擅權時曾具疏將劾之爲父替禁而止二公皆名士
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權奸已敗朝社事果真亦當忌言
此等追敘似乎蛇足○宏治間楊少宰璽亦六曾有
疏請復建文位號及景帝本史尊號未及上

一人先忠後佞

豐坊先爲主事植大禮議起欲考獻皇同衙門有公本
爭之坊附名得旨同衆廷杖降調及後考察以通州同
知罷官家居又上疏請崇獻王入太廟自謂當時迫於

野獲編

卷二十

三 扶恭山房

父學士熙嚴命不敢違非本意也其時又有主事陸澄
亦以大禮抗疏異議請告歸及見張往大用又疏誦張
挂之功謂得之業師王守仁而始悟前說之非二人富
貴慮心改口逢世又諉其責於父師真悖逆之尤然其
後皆不振先是孝宗朝王雲鳳以禮部郎中約太監李
廣直聲震天下久不賜環用張綏薦召官祭酒因感其
恩請刻劉璋折法頒學宮詔天下永守而張綏者先爲
吏部員外諫孝宗不當召還故瑞江直梁另逢時東官
及劉瑾擅權用情好起之緣感知已效死力雖拜太宰
不免論死此兩人先以在中官廢後以附中官用所得

野獲編

卷二十

四 扶恭山房

則寂寥已極天子有才之地不能還太祖盛事而附議
腹削是誠何心先是虎谷督學陝西以酷法害生徒多
有死者故劉瑾大愛之至是又疏請瑾親詣太學如魚
朝恩故事而瑾不從是關尹之議猶高於大司成也

又先後忠

劉瑾盛時吏科都給事李憲者雖同鄉人也素附麗之
任以角距因凌忽同列時稱爲六科都給事又附瑾意
新人科者皆試職一年如御史何且疏詆譭選馬文升
諸賢臣爲奸逆至奪諸命諸重選皆行其疏也金
袖中故遺於地曰此劉公見偏者瑾服爲公論所棄乃

上疏劾瑾不法八事瑾在獄中嗾獄日如李憲者亦糾我乎既而憲亦奪職歸近年御史楊四知亦久爲江陵客江陵歿後攻擊四起乃抗章力詆故相其辭較諸言官更峻一時亦嘉其謫言後官大理少卿向日蹤跡漸爲人覺給事王希泉從先直發往時與朱琬等交結狀亦以大計不謹坐廢與憲正相類

佞倖建言可採

世宗朝朱隆禧與顧可學盛端明等俱以甲科廢罷左道干上寵俱致位貴顯縉紳羞稱之然其人亦自有間顧最爲無恥在京居間干謁揚揚得意盛則閉門肄業

野獲編

卷二十

五

扶荔山房

不干外事若朱本加銜里居未嘗入都也初朱爲兵部給事中時三邊總督劉天和建議以固原爲養虜深入之衝而西路紅寺堡舊邊至黃河六百餘里地遠難以保障欲移進鳴沙州築新邊百二十里守之事下兵科隆禧覆奏謂河套本中國地自余子俊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據寧夏與山後虜爲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同朔爲新關而賀蘭山爲虜據二鎮至今受患今天和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虜中使延寧二鎮俱在邊外我退一步虜進一步非所以爲國長慮也是其言乃薄責

亦是大苛

野獲編

卷二十

六

扶荔山房

陸澄六辨
刑部主事陸澄王文成高足弟子世宗初文成封伯宰執忌之御史程啟光給事毛玉等承風旨劾文成學術之邪澄上疏爲六辨以折之文成作書止之謂使論非有所私本出先儒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昌反若鑿空杜撰宜其非笑其他語氣甚平澄又疏詆考輿賦之非投効歸赴補得禮部時張桂新用事復疏頌聰堯正論云以其事實之師王守仁謂父子天倫不可奪禮臣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似何議之不辭而進

悔無及疏下吏部尚書桂萼謂澄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上優詔褒答未幾明倫大典成中載澄初疏甚言上大怒責其悖逆奸巧謫廣東高州府通判旋陞廣東僉事尚以頌禮得起擢云文成之附大禮不可知然其高第如方獻夫席書霍韜黃綰輩皆大禮貴人文成無一言非之意澄言亦不妄

疏語不倫

世宗末年諱言儲嗣楊容城疏論分宜而引裕景二王爲辭上震怒因置極典終以不免郭豐城繼之以釣奇遂出安儲一疏中有慰諭二王之語時上怒更非常竟野獲編

卷二十

七

扶荔山房

行江西論斬不必再獻且傳首天下後則海琅山指斥上過失語太峻亦坐絞會世宗上賓得出穆宗在御言者亦時羅譴謫甚至廷杖終未有論死者謝上竟仁亦告君之得體也穆宗升遐之冬御史胡若清請放宮人疏末乃云唐高不君則天爲虐馮瑞見而切齒云是何語言聞慈聖亦玉色不怡將處重典爲江陵公力救得編氓以去夫釋內人以光新政固是美事然亦恒事今上聖齡方十歲何至有先帝下陳更衣入付之疑使在先朝誅死久矣言官雖處不諱之朝下語亦須裁審乃知古來諫臣見殺亦有時自取非盡不幸也

郭希顏論廟制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禮部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於是庶子江汝璧贊善郭希顏各獻議江陵用朱熹三昭三穆列前成祖睿宗翼乎左右郭之議乃欲列太廟於中祀太祖世居左祀成祖而虛其右以立四親廟四親爲皇高祖皇曾祖皇祖考皇考所以明未有無父之國而二宗不在四親之列則姪不祀伯弟不祀兄故也孝宗宜廟於成祖之右武宗宜廟於世宗之宮或祀或祧以待他日蓋明導上以棄統孝武二宗也其說甚悖其心甚險禮臣駁之言官劾之上命宥之至二十

野獲編

卷二十

八

扶荔山房

八年己酉孝烈皇后大祥議祔未定時希顏已貶兩浙運副又申前說謂同堂一日則弗安一日況九室各已有主五世又不忍祧將來孝烈不識祔於何時上未有意祧仁宗而希顏窺見上旨篤念孝烈必欲先祔而宏正兩朝又上所簡薄因妄意逢君必欲於孝武二廟中祧其一猶前不祀伯不祀兄之議也上言其牽引謬論演援仍貫其罪至三十九年則郭已罷官八居家無聊恨首揆分宜公乃其鄉人不爲援密布流言於京師云嵩欲害裕王爲景王地而身釣奇以取大功乃疏請安儲而以建帝爲名欲令上召二王及相嵩面諭以安

之且請二王分封留京內外各守永無猜防上怒甚摘疏中建帝立儲四字且謂不忠不義之民皆以君相久位不略新政不攻君即攻相爲言蓋入黨先誣也法司坐以大逆不道妖言惑衆律上命巡按官卽家斬首傳示天下是年十月忽傳諭嵩等命所司其禮遣景王之國於是中外人情始曉然知上意蓋雖殺希頊之身實陰用其言矣郭之初意在擠嵩而自求富貴本非爲宗社起見況頻試廟制揣摩迎合既不得再出此險計一旦誅死天下不以爲冤其後裕邸龍飛追卹死事諸臣以赴市者爲首杖死及繫獄者次之戊辰者又次之

野獲編

卷二十

九

扶荔山房

於是以希顏同楊繼盛等僅四人置第一等贈翰林學士賜祭葬及廕甚備其他忠臣若問如太僕卿楊最御史楊爵修撰楊慎學士豐熙中允羅洪先等棄進反出其下士論皆惜當軸之謬云

武弁建言太監

嘉靖元年羽林衛指揮使劉永昌上言人臣之惡有六曰貪賂曰媚比曰私意曰苟延曰驕縱曰淫濫慎事之綱有六曰欺君曰壞法曰悞國曰害人曰用舍不公曰刑罰不平大抵諷切時事而未段則申言太祖罷丞相立部院以分理世務太宗命史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

官止學士至後世加以師保於是雖無丞相之名而行使相之實伏望皇上存內閣以遵太宗之制減事權以守太祖之訓再倣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替人直以備顧問庶廣益聰明委任不至乏人其時張璁暴貴當國以宰相自處視六曹爲屬吏而桂萼新人又助璁爲惡故永昌痛疾之眞昌言也事雖不行而天下壯之至次年辛卯又上言武職立功之人故絕其姪孫以下但許承襲兵部議復姪孫以下其祖父俱無功之人豈宜傳襲請行內外軍職凡立功之人故絕同時現了方許如律保送其他不許蓋其說已窒礙不可行矣又十

野獲編

卷二十

十

扶荔山房

年爲庚子則上視朝漸簡永昌又疏皇上欽命東宮監國此盛德事何不可而大臣固爭之則上幸承天時監國亦非也且太子年富正宜歷試朝政惟皇上析羣疑思遠圖幸甚上始大怒下詔獄貳治永昌初疏本屬激論至再至三漸而僭矣武人無識自命敢言遂添蛇足至此且分冒之士尤不當言及儲官昔岳飛請還立皇子宋高宗尙謂邊將不宜預此議況永昌么麼成長哉繼永昌上疏者卽羅洪先等三宮寮倖請朝賀亦斥去矣○羽林衛尙爲巡城科道踞爲朝望視事之所永昌至其日必自拉脩葺公座其中科道以其分內不敢爭

也後拜遷將至遊擊罷歸衛降同知雄上監內訌蓋亦
改名好奇人也

侍李二諫官

隆慶三年御史詹思亭仰鹿請覈內官監十字庫錢糧
爲內監所詣廷杖削籍五年戶科郎給事李月濱以劾
太監崔敏亦杖一百爲民二人先後以彈治宦官得罷
天下高之今上辛巳李從滿籍起爲南吏部考功正郎
司大計用江陵旨請斥異議諸臣如張新建相國趙南
涖司農俱在譴中李因得優擢後官至中丞以卒而介
名不終矣詹亦起廢至副院積資稍久欲得少宰缺謝
野獲編 卷二十 上 扶荔山房

揆地鄉人韓廷尉珠泉歸使道地輒適有公事必當
人署留語稍久比行尙榜腹時盛暑跨馬體素肥碩
到彼已中賜不能語昇歸即捐館韓諸子欲以其事訟
之朝有力勸者而止詹等招少司寇亦以彈章歸二公
同爲先朝諫臣以重名出山而建堅乃爾非直於璫而
佞於朝也日暮途遠又有瓦注金注之別也

三御史爭壽官

萬歷初年吳門柄政用禮卿徐學謨議定壽官於大峪
山其時卽有形家謂其非吉地適御史江東之李植羊
可立以追論江陵焉璫得上眷驟拜卿寺因訟大峪所

定穴下有石引通政參議梁子琦等言爲壽時吳門亦
無成心特以學謨新締姻好慮累及主議者遂力主徐
說上亦惑於兩造致兩動鑿與親樹又太倉新參亦至
共排三御史遂皆請去初上之出也吏科齊世臣夜讀
雪心賦以備與子琦等面質且託疏保大峪山之吉又
御史柯挺繼上前厲聲云若大峪穴下有石引最以身
當之時班行中多憎二君之謂也目爲爲保山給事柯
爲石敢當御史

張寶應工部

戊申年考選諸公留滯闕下者三年矣忽得旨授官中
野獲編 卷二十 上 扶荔山房

外歡呼新入言路者爭起建白而浙人喻養初實性者
授吏科給事抗疏彈司禮掌印大璫盧受有孽婦郎中
張寶應嘉言者忽起擊喻謂其彈治中官寶璫附山陰
首揆旨雖不下而喻旋以年例出爲廣東食事矣喻疏
是非且不必言獨以數年待命一朝得請之言官論一
用事中貴亦可以快動中外而芻蕘之曹郎反糾給事
以快宦寺是何肺腸後辛亥京察張以不謹罷歸秦靈
虛案比部疏救七人張亦預焉張官評不及知然此
舉則太出格矣

言官一言之失

空省以白簡爲職然有百疏不嫌其瀆而片語失當遂爲終身累者如子所目觀則今上辛巳兵科給事費尙伊諭南吏部尙書趙錦謂久歷仕途無一善狀江陵公其開師又同楚人也或疑有所授意江陵聞之怒謂小子敢妄詆名夙立出爲僉事下亥大計又謫至今未出趙爲先朝直臣幾死杖下其時清望滿朝端費新以庶常授官偶誤聽無成心也乙酉御史傅光宅論新任兵部尙書王遴時值上閱壽宮內臣索馬過多王不應限之傳疏之上人謂承望內官然傳人臺亦僅一月耳王爲郎時楊忠愍就法後以愛女妻其孤天下高之傳疏野獲編

卷二十

主 扶荔山房

禁嫖賭飲酒

京師五方所聚羣飲及博徒浪子理亦宜禁但有可笑事如正統間順天大興知縣馬通所建白者頗令人絕倒謂京城有號風流漢子者專以嫖賭錢充花酒費宜令娼妓家不得有雙陸骨牌紙牌骰子道上有醉臥者令火夫舉置舖內俟其醒而柳之章下法司議賭博者運糧口外但柳示醉人非舊典不可行上允之太醉人實三木因爲非法若挾邪之博只決不能禁亦不必禁赤縣神君所見乃爾欲其肅清積習不亦難乎近年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者出榜禁後牛引太祖所定充軍律懸賞購人告發時九門回回人號滿刺野獲編

卷二十

南 扶荔山房

京職

通政司官

通政爲大九卿之一然兩參議以讀本爲職皆選儀貌整而聲音洪者其選時以大璫同大臣蒞之跪一香案前震喉疾呼問亦有不中選者且一轉參議須滿三考始一遷俱在本衙門卽加至尙書亦無出局者以故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爲堂官所問送多宛轉避之至有堂屬相詰者往時有倪光薦由頭道選人品官工

部尚書領司事司空朝班例居都察院之前時各卿趙
麟陽錦爲左都御史志不肯出云我不能居諷兒之後
政府爲請改加兵部尚書領西臺趙始視事。按六部
有子部都察院有十三道大理有左右寺丞惟通政無
屬間之前輩博洽者如臨朐馮宗伯交河余宗伯輩云
六科乃通政司屬官以承內旨封駁故列署於內府以
後事權漸重僅有文移往還其文猶用單字今則判然
不相關涉矣都給事在國初僅正八品左右從八散乃
正九品耳。○相傳通參選中後例於漚遞大端投刺備
門生其說舊矣今上初年言官舉以人疏以爲什紳恥
野獲編 卷二十 五 扶荔山房

章奏異名

今本章名色爲公事則曰題本爲他事則曰奏本收本
之處在內則曰台檄門在外則爲通政司凡投通政者
不盡得上聞其或事體至礙或情節矯誣者一切駁回
但存案備照以故近年棍徒以開欄抽稅請旨必借託
一在京武弁爲疏首竟於台檄門上疏則非封駁之司
不得問矣此最爲弊數而無如之何前此正德朝逆瑾
時則有白紅二本入御前者名白本送璵所片曰紅本

蓋以紙色分別逼上無君乃至此世宗晚年西宮奉道
凡內外朝臣封事直達大內者名爲前朝本他方上進
進藥餌進秘法以及齋醮諸鄙糞事皆不復經由上人
之手竟從宦寺官人傳至御前以其西苑出入名爲後
朝本此直至隆慶初年始絕云。○今各本章曾經上
御筆批硃者亦名紅本以別於留中不下者

門下省

唐宋三省之制本朝不復行然其職掌自在如中書省
爲政本則閣臣操其大柄而仍留舍人之名但降四品
爲七品以司誥敕之事向書省雖不設令與僕射而列
野獲編 卷二十 六 扶荔山房

曹如故但陞三品爲二品而事寄較重以分中書之權
若通政司則全是門下省其長官有使有左右通政左
右參議卽侍中與散騎常侍諫議大夫之職其屬給事
中四人今特分六科增至五十員以封駁兼補闕拾遺
之責視前代獨加重焉但六科今自爲內府清華之選
不復肯屬通政而左右參議又以讀本故必絲選選而
授班行賸薄之不肯就鸞臺重地積弊已非一日竊謂
鴻臚既司引奏吐納殿廷何不卽以讀本屬之或以章
奏非其攸司則以鴻臚堂官久次者改充庶彼既樂就
而清流無避事之嫌似亦可行

見朝辭朝

故事以公事到京者至則陛見去則陛辭傳之邸報書曰見朝辭朝其來久矣壬子年有河南人安世鳳者登癸未進士官郎署謫府判以察典罷歸其人素爲士林不齒居鄉尤多穢迹偶與同里縉紳不咸遂臆其陰事至都計之其實皆誣也通政司知其仇且不爲上因欲擊登聞鼓有與相識者勸止之始歸其人京則赴鴻臚寺報名稱原任主事某公務到見朝行則曰公務畢辭朝抄傳四方竟不曉所謂公務者何務也言路亦若閤閤無一言糾及之亦異矣○是年有江南巡撫徐檢書

野獲編

卷二十

七

扶荔山房

以蘇松縉紳田產過多定役與齊民等故相申少師亦貪白晷解戶數名惟常鎮以理學之鄉優免如故事徐乃中庚辰榜門人也中志不能堪欲身自若役其上或問公果行上必怪問舊弼何以出山中答曰我竟罷名云原任大學士某人解縉到見朝又安能難我此一時憤激之言而其子問卿孝廉輩亦勸止之終不成行然其事可笑幾與中州公移作對矣

小九卿

本朝以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不必言矣但小九卿具說不一或云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

以左右春坊是爲小九列衙門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嘗以尙賓鴻臚飲天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復漢晉大鴻臚之職欽天保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之職且皆雜流世業所窟穴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耳衆說紛紛莫有定論卽有公事會議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之諭亦竟不知何屬也近聞之侍從諸公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尙寶定爲小九卿不知始自何時○大理爲九棘之一詹事雖詞臣華貫終不得比向來居人見問之次白申吳門爲詹長竟於朝班立大理卿之上自是遂爲故

野獲編

卷二十

六

扶荔山房

事然二官皆正三品也又翰林侍讀雖六品亦班光祿少卿五品之上吾鄉沈繼山思孝以建言起見官遂超侍讀而上之時有兩侍讀爲劉復齋元定劉相字良安不敢與爭他人繼之則如故矣此以強弱致異同非成規也

周寧字少卿

辛未進士周寧字應中浙之會稽人幼孤貧客京師爲

針工以其暇爲舉子業輒工得以顯大翰林而生連登辛未甲榜筮仕元氏令有聲調繁寔定縣俗滿將擢去時富平孫太宰新起田間受知江陵相公從嚴儲驥轉

野獲編

卷二十

九

林森山房

中丞撫真定等府周所治邑正其駐節地固故強項願以事忤孫孫積不能平撫其過入丁丑外計備察統中且臆列賊私以萬計上雖冲聖留意民生賡疏大怒遂欲逮治賴江陵力救得止僅以計典不及調楚之崇陽孫恚甚又中之楚按楚撫計下考劣陞崇陽當理江陵公痛惜之復於庚辰外計中議調得補故官又以他事望誤去今上辛卯壬辰間薦章滿公車起爲河間府同知陞山西僉事又坐事被調慰薦者又推轂之且云爲江陵故相所仇以無罪屢廢周起而力辯云臣爲張居正門生素稱相知且受其洗拔何嘗有隙臣死不敗誣野獲編

野獲編

卷二十

辛

林森山房

丑劣陞王官趙以庚辰疏議時事亦轉楚府長史此則政府旨也兩公受抑時張相當國故特命首并周事亦坐江陵後來趙驟起至八座而周以銀青老益亦有暇趙同時又有王麟泉用汲亦以郎署詭恃江陵罷歸起官至南司寇得請其清操與周趙琦而幹濟遜之近毀於家得上諭恭賢趙亦新進未聞有議易名者益時局所憎也○周家居十年矣其辛未同年尚有英文臺者者癸未年已爲知府凡降三次至丙辰又以參議降處間今將謁補則年過八旬久矣又馬文所同辛巳年已爲貴州督學副使屢起屢貶丙辰亦大計爲級今補貴州參議以去雖年僅七旬然去舊游之地已將四十年反以貶秩再至幾於令威歸來有城郭人民之感蓋才抱未展不能抑鬱邱園未必寂寞之謂也

中書行人

中書行人二官爲進士筮仕所拜有臺珎之望最爲清秩今人並稱中行其實迥異太祖既革中書省自體太阿而以省中諸節目寄之舍人故稱科而無掌官且衙門仍在內府後事權盡歸內閣特虛有風池之名然吳中李應禎以鄉舉選入文華殿者尙與給事中爭班次而楊文襄一清集中每稱予在西掖與外制時與臬節

林同官云云二事俱在成化初年其後爲一品大臣
敘之官始漸輕矣至行人司不過禮部一未屬耳國初
設無定員尙未入流最後始陞正八品始限員數因有
非科甲不選非王命不行之語其貴之如此然衙門孤
子而堂下有井甚甘以近關閣中汲者無虛刻若中更
無隸人可供役使者有一文士作一告示書之云示仰
鄰居搬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級足如違本官親咬
三口至今傳以爲笑故事出使還者例納書一部以故
京師蓄書自文淵閣之外卽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
今爲盜者借者日月侵尋皆不足觀矣任子中書與進

野獲編

卷二十

三

扶嘉山房

士竝列其視科篆亦視資敘此爲僚友不必言若兩房
辦事者則維乙科明經胄監兩殿供事者又皆貢郎與
儒士効勞而武英殿又有大儒提督考其年高下見則
叩頭尤爲猥下然皆中書科帶銜帶休亦稱掌印者爲
印君清流輩賤之每出差則特寫進士中書科以自別
而諸納級與白身者以兩殿在禁中反呼甲科爲外中
書亦可哂矣

京官肩輿

故事在京三品大臣始得坐輜以故光祿太僕卿之陞
銓都御史雖甚雄劇然以從三轉正四故有轎騎謝恩

騎馬到任之語萬歷初年承世廟末年朝儀久曠之後
四品卿寺皆乘圖輜其下則兩人小輿相沿已久江陵
當國數年復修舊制以至留都亦奉行惟譚夷陵王少
宰江陵腹心也時以僉都領樞江亦改而跨馬然其
子監生王之鼎者方卒業南雍以儒巾紱振策馬出入
遇六曹卿貳俱不之避而卿貳欲得乃爭歡心各與揚
鞭舉手以譁敵禮則怪甚矣比年上深居不視朝帑下
肩輿紛紜載道恐當復如初元時也

楊學錄孝行

野獲編

卷二十

三

扶嘉山房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海寧縣長
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
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議成章
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并受
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旣嫁爲東陽人郭氏
妻生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
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於逆旅治大酒開合所
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於東陽欲迎還不得因
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
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官以成章與珉孝
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勸風俗

乃授虞章國子監學錄兼有司貲珉事在嘉靖十年余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尋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欽天太醫官

國初定欽天監官散官其長曰監令正儀大夫試曰少監分朔大夫其屬五官正司元大夫監承寧節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學臺正靈臺郎蓋因元之舊制各取所職命名以別清流今散官與廷臣混然無別矣又宋制醫官階凡十四其長曰保安

野獲編

卷二十

重

扶藹山房

等三大夫階止從六品以至保安郎故元則有保康保宜等大夫階至從三品然皆階官也至本朝太醫院使雖止正五品然而職官矣其勳及散官與文臣亦無異矣其以用藥奏功者遞加至尙書侍郎至嘉靖許紳而東官三師矣名器之濫前朝未有是宜釐正也

歷法

俗忌

今世忌正五九月不上官蓋中外俱遵行按佛家以此三月爲善月說者云唐藩鎮到官設宴用牲畜無算以爲幸殺傷和氣遂并蒞任亦停止至於婚葬諸事則尤

忌五月相戒不敢犯而朝家或不然然太祖以戊寅閏五月十七日葬孝陵則建文遜位英宗以壬戌五月十九日立皇后錢氏比上北狩還同幽南內者八年備極艱苦及享憲宗養僅四年而崩景帝以壬申五月二日立皇后杭氏旋以病崩未幾追廢蓋始終無一吉祥也宋哲宗以元祐七年納孟氏用五月十六日朝議皆云當忌不從終以廢斥蓋陰陽避忌之說固有之○按唐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以正月五月九月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俱斷屠殺又引殷帝去網齊王舍牛爲比至宋世官俸此三月必減去食羊錢亦用此意○太子

野獲編

卷二十

重

扶藹山房

不喜

華夷百刻之異

從來計日者以百刻然而每時八刻總計之則九十六刻耳今漏刻中又增廿四刻分寄十二篇中日初初刻正初刻謂之小刻而所謂初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則名八大刻合之乃一百二十刻矣然初初正初二刻總計之雖廿四刻實分八大刻之餘則每六刻只抵一大刻取義安在況制歷家暗算亦以子正初刻爲本日之始以子初初初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

初四刻爲先一日之夜其於晝夜晦明之義裨益率令殊垂百刻定儀惟利西泰談其國每日分爲二十四時每時止四刻合之僅九十六刻以故所製自鳴鐘以子正午正爲始午初子初爲終共傳二十四聲以了一日其國廿四時卽中華十二時也蓋斟酌於華夷之間而成者但終不知於古昔大槩所設乖合何如

歷學

中國歷法本不及外國之精密以故前元欽天監外又有回回欽天監本朝亦設回回司天監有正儀大夫司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至洪武三十一年而廢之以其野獲編

卷二十

歷學

教歸併之欽天但用彼國土板歷同算久之則法亦不驗與中土無異矣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成造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徵山林隱逸能通歷學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近年因日食分數不相符者責欽天但唯唯謝罪以世學虛久無能術爲解而士大夫中如參政邢雲鷲輩俱精於天文刻有成書皆云勝俗一行及郭守敬諸人矣然未嘗用之推測也禁中大璫輩又自內索臺專司星象其職任其學業大抵與外庭髣髴皆土圭中糟粕耳自利瑪竇入都號精象數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業似當令兼領天文如先朝

儒臣童軒華湘等可也○欽天造歷每年六月內禮部先發歷樣兩直各府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無加損最合正朔大義而南北各省又有解京歷日以補京兆所不足非體甚矣此事最宜釐正○宣德間欽天監歷日共造五十萬九千餘本英宗登極省爲十一萬九千餘卷減十之八云

頒歷

正朔之頒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於十一月初一日分賜百官頒行天下今又改十月初一是日御殿北於大朝會一切士民虎拜於廷者例俱得賜嘉瑞二十

卷二十

頒歷

一年頒歷之辰國子諸生受歷不均爭於陛前喧競違禮上大怒至論祭酒張袞官若外夷祖朝鮮國歲頒王歷一冊民歷百冊蓋以恭順特優之其他琉球占城暹羅貢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闕賜以本年歷日而已宋嘉祐時各路登解舉千人朝班綴分錯每爲閤門使之累歎曰殿廷班列不可整齊者有三色謂舉人番人賂駝也則受歷監生又何責焉

渾天儀

今京師與隅逼城觀象臺之顛有渾天儀其質皆銅有四柱以龍承之懸儀於上製作精工銅亦古潤作紺色

甬另有一儀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減又有玉衡如尺又有銅毬象天圖體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統七年御製銘余按此非本朝人所能辦意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詩中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宗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中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益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注諸法物似此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創矣

野獲編

卷二十

毛

林為山居

改造漏刻

正統五年上巳御製渾天儀銘矣至十二年十一月欽天監正彭德清又上言蒙欽造鑄銅儀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度數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四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晝刻六十二各有長短差異今官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上合內官監改造是時禁中官漏循用新

製不待言而次年春造已已歷樣益即用其舊式天下次按十二時大刻九十六刻益以廿四小刻共為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總謂之百刻冬至夏至晝夜均用之安得於聖朝正朔中妄自增加真不祥之尤矣今通用歷日中冬至日出仍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寅正四刻並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德清隨英宗駕北征曾勸王振駐師不從廊王監國廷臣勸德清不擇善地駐扎以致乘輿失陷并黨王振墮天變不奏諸大罪未數日廊王命籍沒其家德清尋死於獄命戮其尸

釐正歷法

野獲編

卷二十

天

林為山居

正統戊辰上從欽天監正彭德清之請改加冬至至晝夜各五十一刻頒次年歷時皆欺誑為異事次年已巳上北狩景帝御宇天文生馬軾始倡議乞改歷日時刻如故事帝命禮臣會官議之禮臣以監正許等議王謂正統間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南京則北極高出地上三度南極低入地下三度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奏准改人大統歷承為遵守今軾起自軍臣不諳天象妄以己意求改所言不可行帝曰歷雖成於京師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為準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四方以定四時今京師

觀象臺在堯典幽都之地太陽出入度數難以憑準今後造歷悉照洪武永樂舊式諸帝此旨詳駁精確頓令星官緘口然其時已將歲終先期十一月朔頒歷於天下則景泰元年猶仍正統十四年之謬也其時彭德清以王振竄擬斬瘐死獄中慘尸籍產突而同事瞞人猶襲其說如此時胡忠安洪久任春卿亦附會執奏恭以身主其事不免護前遂非其如景帝聖明不可面欺何

日圭同異

世宗初登極欽天監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言洪武中漏刻博士元欽言歷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

野獲編

卷二十

元

扶荔山房

道時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歲差愈多本監觀象臺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會聚理學大臣總理其事鑄立銅表考同時日中之影仍差歷官往河南南陽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分立圭表於山東湖廣陝西大名以測四方之影庶合朔得真交食不謬上僅報聞寢不行也朱裕益以兩京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標準欲立圭於四方此即唐堯分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若南陽舊圭未審何代所立裕上疏時必有所據今已不可問矣然土中一說亦自難憑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長清塞上指北斗謂金勒牧曰至此

則已南望北斗蓋華夷地勢使然然漠外去京師不過數千里而天象已迥異如此近代商於日本占城呂宋佛郎機諸國者周以星斗河漢皆云踴度方向與中華毫無差別是數國者在闔廣東南不知幾萬里矣豈三垣九野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歟抑南方卑下去天遠而北方地高與天體親切耶是未可臆斷○再閱朱裕疏內云觀象臺晷表與南京矛盾是即正統間彭德清測景不同之說也未審其說確否至於南陽土圭惟嘉靖二年河南撫臣何天衢請祀周公疏中云登封縣有觀象測景二臺乃周公營洛邑時手建遺蹟其土圭表測

野獲編

卷二十

扶荔山房

鄭世子論歲差

今上乙未鄭世子載堉造萬年歷上之其疏云洪武間監正元統造大統歷以洪武甲子爲歷元上考下推無消長之法時監副李德芳駁之謂不與經史相合宜用許衡辛巳元歷太祖謂二歷俱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今取大統校時二歷相較考古則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或以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今和會二家成歷書曰律歷會通

弁歷以上禮官議亡元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
新歷其時已名爲萬年歷矣未幾授時歷成萬年歷遂
廢不行至於歲差之法上古無聞始於齊洛下閭唐虞
喜元許衡郭守敬始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考古則每百
年減一推來則每百年加一法誠精密大統歷至今用
之今如珣所云則玆聖已各差一日似未至此其議遂
格然嘉靖二年華相掌欽天監時曾以玆差改歷爲請
謂堯時冬至距今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元至元改辛
巳歷至今二百四十三年已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
亦引洪武間元統言爲證則世子疏或未盡非也

野獲編

卷二十

至

扶荔山房

日食訛謬

萬歷庚戌十一月朔壬寅日食初欽天泰稱日食七分
有餘未正一刻初虧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復圓春
官正戈謙亨等又稱未正三刻初虧巳互異矣旣而兵
部員外范守己駁之謂親驗日晷未正一刻不虧至正
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二刻始見西南略有虧
形至申正二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餘蓋歷官前後俱
誤也禮部因言自萬歷元年至今日食已十餘次其差
或二刻以至四刻前代如漢修改五次魏至隋修改
十三次唐至五代周修改十六次宋修改十八次金至

元末修改三大本朝二百餘年未經修改豈能無訛今
范守己及按察使邢雲鸞楊通歷學雲鸞有古今律歷
攷 採詳密可照先朝給事樂漢主事華湘改光祿少
卿提督欽天監又檢討徐光啓員外李之藻俱究心歷
理以及大西洋歸化陪臣龐迪義熊三拔等俱備有彼
國歷法諸書乞照洪武十五年命翰林李神吳伯宗蒙
臺鄧海達兒同回天師馬黑亦沙等譯修西域歷法事
例彙錄其書以補典籍之闕庶歷法詳明有光前代疏
上不報似此訛舛不急改訂歷律不知所終矣

一歲節候

野獲編

卷二十

至

扶荔山房

自古來歷家節候每月參差無有朔望一正值四序換
日排連者惟元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
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
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
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
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丑小寒此節氣今未有
後來亦無繼之者直至今上萬歷二十二年甲午歲節
氣正月初一庚辰雨水二月初二辛亥春分三月初三
辛巳穀雨四月初四壬子小滿五月初五壬午夏至六

月初六癸丑大暑七月初七癸未處暑八月初八癸丑
秋分九月初九甲申霜降十月初十甲寅小雪十一月
十一乙酉冬至十二月十二乙卯大寒前元則每月節
氣今上則每月中氣候次第接續無纖毫小爽又俱屬甲
午年恰恰共三百載不知天運至此適相值耶抑珣璣
必然之數也歷代史氏紀天官之異者多矣未有巧合
一至此者

居第吉凶

地理吉凶時亦有驗如余所知幾分宜舊第已三度籍
沒矣其在東城大街者如石大人衡衡亦闔閭處英
野獲編

卷二十

聖

扶荔山房

宗時爲忠國公石亨賜第亨敗後無人敢居後咸寧侯
仇鸞得之仇勢張甚不下石氏其身後正法梟斬見籍
慘禍更甚於亨此第今爲鑄治開爐之所其初一大宅
卽石氏偏傍廳事亦宏敞過他第數倍今爲寧遠伯李
成梁賜第成梁罷鎮還京居之父子六人俱爲大帥皆
至一品貴盛震天下成梁老病死牖下長子如松戰歿
松甫子名世忠當襲爵而頑闇無賴資產蕩盡遂無人
肯保任之今惟正寢停乃祖靈柩十年不葬他屋悉質
於人屠沽器雜過者歎息信乎形家之說不誣又景帝
建大隆福寺壯麗甲京師有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

前門牌坊所謂天下第一叢林者并禁鐘鼓不鳴及天
順庚辰興隆永昌諸寺此寺雖幸存而香火寂寥廊院
蕭條至今不振○正德間教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註
曰異哉衛士也此後當出玉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
愛小優數人命圖之留於鐘鼓司俄以稱上意俱賞蠶
玉近年丁酉南教坊馬四娘號湘蘭者年過五旬雖畜
妓十餘而前門庭閑然愁容無計有江右舒姓者憐之
爲改其門且曰不出百日當驟富適金華虞生者年甫
弱冠游南雍求見四娘重幣爲贊問其所屬意無一入
目者惟以娼豬爲請時馬謝客已久慚其諸妓同劫之
野獲編

卷二十

雷

扶荔山房

苦請不去姑留焉凡匝月酬以數千金馬氏復如盛時
者又數年

野獲編卷二十終

野獲編卷二十一目錄

禁衛

錦衣衛

錦衣衛鎮撫司

馬順范廣

駕輦之儀

陸劉二總帥

晝夜用刑

世宗衣掌衛印

錦衣帥見首瑞禮

錦衣官考軍政

史金吾

鎮撫司刑具

儒臣校尉

舍人校尉

禮儀房

佞倖

野獲編 卷二十一 目錄

士人無賴

乳母異恩

詐稱佞倖

武宗諸嬖

主上外嬖

伶人稱字

教坊官一品服

秘方見倖

進藥

同邑二役

十倖

佞人涕泣

演南異產

扶嘉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菴

禁衛

錦衣衛

今錦衣衛堂上官自指揮使以下俱本衛列衛不待言若陞至都督則帶衛於五軍府俱無足異惟加都指揮者亦書本衛意每疑之外省有都使司方有此官今京師安所得都司而稱之蓋外衛官歷任陞至都司必云某衛帶俸然軍職犯罪有革任帶俸差操之文其後官金吾者以帶俸二字為不祥而去之遂使在京三品衛門忽有外任二品之官於典制則乖於官守則舛武人之無識無足責而邦政大臣亦厭為固然無一糾正之者惜矣

錦衣衛鎮撫司

錦衣衛初以儀鑾司改設後改換衛司其後又改為親軍指揮使司為二十二衛禁軍之首不復隸都督府至永樂而任寄漸重及英熹兩朝委以心膂乃至秋後大廷審錄重囚其堂上官遂得與三法司及各部大臣會鞫而雄峻無可加矣至世宗南巡江漢一切前驅使護蹕使及整朔內衛防設屬軍諸使俱以本衛堂上充之

卷二十一

扶嘉山房

於是陸炳得於行宮救火建極日之勳兼拜公孤與進士恩榮宴而極若鎮撫司者在外各軍衛俱有之其任本理獄訟惟錦衣爲重洪武二十年太祖問其拷訊過酷盡焚刑具歸其事於刑部罷廢其官天下如脫水火永樂間復設然不過如外衛止立一司耳俄又設北鎮撫司專管訟獄而以軍匠諸事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之名亞於東廠其初重大事情一訊之後卽送法司定罪不具審詞至成化初用參詒養奏而用官始掣肘矣然猶未有印也成化中葉又添鑄北司印信一司制試不復關白本衛堂官卽堂官所下行省事便自具奏

野獲編

卷十一

其爲南房

請旨堂官不得與聞遂與東廠摘表裏衙門西曹奉行恐後矣東廠設有旗校與錦衣同詞機密然其入但從本衛撥去以充役巧者充之彼此偵探盤詰固以故廠衛未有不同心者然東廠能得之內廷因輕重上下其手而外廷間有一二杆格至本衛則東西兩司房訪緝之北鎮撫司拷問之鍛鍊完密始入可寬之日卽東廠所獲大小不法亦挈送北司再鞫情由方得到貫城中法官非膽力大於身者未易平反也

馬順范廣

侍講劉球之死於獄也錦衣指揮馬順承王振旨令小

校手刃之球大呼太祖太宗而受刃其尸倒立不仆順蹴倒之且言之解其支體理衛後小校顧氏人以役少爲歎清惠九時所愛忽怪其貌變詰之始悔恨吐實未幾死順之子發狂疾作劉球言歷數順之罪各劉能過附爲厲而不能殺順又七年而假手於王品也後之臨

督范廣驍勇善戰故于謙愛將素信用之先方王佐張軾以副總兵征貴州爲謙劾其大機因成仇不解其恨廣切齒及奪門功成帆驟進侯爵既與王不睦殺于謙又誣廣同謀反并斬於市一日帆朝還劉之於途拱揖狀左右怪之乃曰適范廣過耳時病發頭顱月餘

野獲編

卷十二

其爲南房

而死至天順初元馬順子升奏父爲給事中王誅筆死降臣爲百戶乞憐臣父死於非辜仍襲父職王曰順木世鎮撫今陞爲世副千戶蓋英宗猶憐順以爲冤而王誅時已爲都御史以鄺郅舊臣降爲浙江參政又勸爲民子孫俱永不敘用矣則王振之復官與賜旌忠祠額蓋聖心已先定而李德之劾就賊臣想英宗亦不以爲獨德已前死其莊田第宅皆爲景帝所變時李惜兒兄錦衣千戶李安所乞使德遇復辟未必不大用廣死時京師人哀之爲之語曰京城米貴那得飯廣此與時人請于少謀之語曰爲絲冰上走何處尋魚鹽真一時

的對亦不冤

駕帖之傳

祖制錦衣衛掌人有駕帖發下須從刑科批定方敢行
事若科中遏止即主上亦無如之何如正統壬午城化
汪直二豎用事時縱騎衛天下然不敢違此制也宏治
十八年南京御史李騰等奏謂者小人徐良等更差是
謠言帖子特給駕帖密差錦衣官校至南京亂行指
王昇遠近震驚然兵部無此官亦無此事官校出而
來寂然而返後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
覆奏駕帖之出殊駭聽聞奸人偽造爲害尤人上命錦
衣衛查果朝有無駕帖出外提人事例以聞然則此帖
不但刑科不曾與聞即上於祖宗故事亦偶未記憶甫
逾月而上升退其事遂不窮究孝宗何等聖仁而魁
畫行至此未幾逆瑾擅柄八黨縱橫已南崇於此矣美
業難終信哉今駕帖掌人從無不由刑科亦無敢偽造
不知宏治間何以有此一事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馮
瑞密差數校至新鄭聲云欽差掌人魯高文稟令自裁
家人皆慟哭高獨呼校面詰索駕帖觀之諸校則有明
版衛遣來奉慰耳非高請故典幾浪死矣

陸劉二提帥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四

扶荔山房

景陵陸武惠 婦錦衣最久雖與嚴分宜比周而愛敬
士大夫世宗時有嚴譴下詔獄者每爲調護得全縉紳
德之歿後雖削爵籍沒終昭雪要官今上江陵在事以
同鄉麻城劉太傅 字有 領錦衣寄以心符適心臣傳應
植劉臺等以劾江陵建問賴劉調護得全奪情事起五
君子先後抗疏拜杖闕下亦賴其加意省視且預戒行
杖者得不死筆楚劉後以版瑞張鯨株累罷歸而子孫
貴盛不絕兩相何等威權而爪牙能戢外行事宜其有
後頃者癸卯妖書一案總帥因而下石幾滅人頭皆聞
二前輩風否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五

扶荔山房

晝夜用刑

嘉靖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上疏規切上過已下節
衣拷問刑部擬絞其疏留中久不下戶部司務何以尙
者疏請寬宥之上大怒杖之百下錦衣鎮撫司獄命晝
夜用刑初意用刑不間晝夜不夜日必死矣後以尙達
穆宗登極赦出仕宦又二十餘年心嘗疑之以問前輩
仕人云此刑以木籠四面攢釘肉向令囚處其中少一
轉側釘入其膚囚之膚此刑者十二時中但危坐如偶
人噫此亦不堪其苦矣史謂以尙樣知上無殺瑞意故
上此疏釣奇博名且疏內云臣已收買龍涎香若干爲

離境祝延聖壽之用其詞諂佞故上燭其奸而深罪之此史張江陵筆也以尙後起從部郎得光祿寺丞又外轉四川僉事尋以考察降調亦江陵意也其後又從譚籍起爲南戶部郎時海瑞已拜南少宰以尙欲與譚約連不許六詔而出不復再見海亦不悔謝蓋二人俱負氣士也五任史記問臣舊文傑爲王鑄是監車謂古制疎略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錢芒內向動輒觸之旣成而首羅其毒今何以尙所入者正與此同

世錦衣堂衛印

世宗實錄載孫忠烈施之子堪許忠節之子堪校錦衣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六

扶山房

正千戶現任管事祖制磨敘世職不得積務上以二臣先人忠孝表著特命兵部之請并州駁之謂先朝王忠肅之子片余肅敏之子實俱以世官得管理衛事不始於孫許二臣其考據固不謬但世祿出江陵手裁此公最熟本朝典故何以舛誤乃爾旣而思之史所云但不掌本衛大堂印耳此不特先朝爲然即嘉靖末年分宜相之孫處紹庭今上初年江陵相之子張簡修俱僅理南堡撫司二相何等權勢不聞乃嗣登大堂也卽如近代錦衣帥最著者嘉靖間則王佐起白辛伍繼則陸松及子炳起自興邸朱希孝繼處敘固乃兄戚公武介

恩也蓋是時公卿大臣尙視金吾爲粗官曹子白愛亦不慕義纓騎之長自萬歷初始用楚人劉守有掌衛印劉故大司馬諡莊襄天和之孫爲江陵牙爪故特寵之江陵敗劉復與政府及廠衛張鯨交結用事排渥者幾二十年卒以善去自是世家子孫束縮衛榮如登碧落兼領銅山日譚曰樓日槍以至明攻暗擊讎人門門以余所見如許忠節之後名茂樞者孫忠烈之後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大當掌印而終不得權假如不欲生他無賴者又無論矣最後則王襄毅忠之子堪權起十餘年窮極貪狡與同列則尙書之子權起野獲編卷二十一七扶山房

錦衣帥見首瑞璫

緹帥體甚隆與東廠並重朝廷有大獄則不復專任此

司惟錦衣帥與麻瑞並職如今上元年王大臣事則朱希孝與馮保鞠之奏卯斂生光事則王之相與陳矩鞠之且馮陳俱司禮印公而並列共事無低昂也惟余兄時聞劉守有每謁首瑞必叩頭歸邸面如死灰蓋劉倚家子弟尚不甘儕奴隸也然其體何以異朱帥意者瑞在事時彼仗其力得印耶

錦衣官考軍政

武職五年軍政一如京官六年大計其典至鉅至嚴錦衣一官尤無再振之理今上中年猶然頃歲值軍政友人張念堂想忠有議其人負才藝交名流故司馬以加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八

秋嘉山房

孫也諸公競出全力救之歸德沈相國貽書本兵李霖哀至比之黃祖殺禰衡然不免革任已無復燃之想矣今忽從南司登大堂晉一品需大特篆奏近日新例文武兩案雖羅永銅俱開生路諸與張同發者俱欣欣彈冠矣此又邇年朝廷一大變格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考軍政以錦衣類題掌衛都督陳寅疏錦衣以近侍直差卒難更易乞照嘉靖二年例免考上允之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

繼

故問卿雁峯

際成

千以卿神泉俊監

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

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生平臺貴自奉如王公卽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法治其部卒甚嚴都下亦頗優容之偶咸肉賄繼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美以兄力亦得佩半臂將軍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資裝且萬史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使婦數十曹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誦述者不肅命納之笄交集所謂網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惶惶無措比至則姿至寢陋復齋條日夕忿離罵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九

秋嘉山房

所失無算史性復戾自用至是爲友朋所嘲笑亦懊喪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余尙孩幼在郡中目擊史金吾從弟念橋問卿繼以庶常諫垣外補至丙申上酉間爲江西按察使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薄瑣屑大而軌逆謀廢不登之奏賄總之皆訟師巷口無一語實者具疏皆留中不報部院臺省亦無人爲之別白是非盡使在江西凡正三品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爲兄弟如初毫無芥蒂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必終於兩罷向來紛紛徒費聖聽亦幸今上人度不計

云

鎮撫司刑具

縉紳得罪雖極刑止下刑部若錦衣衛與東廠相表裏
不過刺察諸不法凡厥衛所廉謀反執逆及強盜等重
辟始下錦衣之鎮撫司拷問尋常止云打者問重者加
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則云好生者實打問必用刑
一套凡爲具十八種無不試之亦從無及七人者不知
何年始加之縉紳後遂爲恆事士氣漸折盡矣鎮撫司
獄亦不比法司其室卑入地其牆厚數仞叩門呻吟呼
悄不聞聲每市一物入內必經數處驗查飲食之屬十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十 扶荔山房

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衲
而已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亦不許相而惟拷問之期
得於堂下遙相望見蓋卽唐之鹿泉門宋之內軍巡院
類也向年己亥王紳齋大參 貽德 從四川逮入亦下鎮
撫司王會守嘉興廉潔愛民吾郡人爲請於縉紳周條
臺 嘉慶 求少寬之周密囑曰諸刑俱可應故事惟拶指
則毫難假借蓋緊拶則肉離去而骨不傷稍寬則十指
俱折矣若他刑果盡法卽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盡用
哉想諸公得罪時亦必皆然王後數年得白補故官於
貴州又陞雲南以久不起任勒致仕周掌鎮撫時已官

儒臣校尉

都督僉事上大堂僉書管事矣又數年爲癸卯周以大
當柄用時掌衛者爲蒲州王之楨正用事知周欲得其
位切齒恨之適妖書事起王遂指書出於周手逮其父
子妻女一家備用全刑周瀕死數度終不肯承賴上聖
明止勿再拷僅奪官歸後周之子 顯前 亦官至提帥每
爲余言身與弟妹受刑狀未嘗不捫膺痛也周嘉慶歸
數年病歿又數年王之楨抱病寢劇見周爲祟如寶灌
守田蚡狀王因不起此卽顯祚所述不知信否

南京國子監助教鄒如瑾者起家乙科受魏國公徐鵬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十 扶荔山房

舉重賂以其庶次子邦寧僞稱嫡子應襲誠意伯劉世
延發其事如瑾坐受贓枉法褫職爲民至今初年大
璫馮保用事如瑾入京投其司房徐爵充錦衣校尉掌
冒功陞鎮撫爵敗如瑾又斥去爵先以騙詐充軍逃伍
走保門下官至南鎮撫司僉書都指揮同知其人善筆
札又習城旦家言凡上手勅優獎江陵公者皆出其手
世所稱樵野先生是也後同張家人尤七及馮名下掌
家太監張大受俱論大辟死獄中天順間錦衣致仕于
戶馮益與太監曹吉祥同反伏誅益先爲教官坐事戍
邊附吉祥冒功得拜今官與鄒如瑾相類

舍人校尉

舍人以中書省爲貴在唐宋秩四品與翰林學士對掌內外制而宋世武臣又有開門宣贊舍人爲環衛近職凡大帥子弟磨授者任之以故處尤文以中舍視師江上而軍中尙疑其爲宣贊也本朝廢中書省僅留舍人以掌誥勅尙存唐宋之舊而官止七品初本清要近臣其後間以任子及雜流居之近代則閣臣之僚屬內殿之供役與夫人贊爲郎者亦帶此銜而流品迥然區別矣武職應襲支庶在衛所亦稱舍人俾供臺使監司差遣既猥賤不足齒而公侯伯子弟稱勳衛者爲帶刀收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主

扶荔山房

禮儀房

佞倖

士人無賴

都城內禮儀房者俗號奶子府每四仲月各坊報少婦初孕者名奶日驗其年貌辨其乳汁留以供禁中不時宣索每至期盡而內無所召則遣出再選重其事者爲錦衣總帥有掌房有貼房其體貌稍亞於兩鎮撫司亦得開棍傳呼向年今上乙酉故相徐華亭曾孫名有慶者新縮此房事偶呵殿出巷陌遇一小帽戴面衣乘驢行者前驅叱之不下久之姑引避道左亦不以爲意次日東廠大瑞傳令掌禮儀房官不許用棍問路徐大驚懼詢之則昨所遇驢驢人爲邢尙智掌廠太監張鯨第一用事掌家也徐走瑞所乞哀不得見又至尙智家扶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主

扶荔山房

爭談穢嬖一時風尚可知矣如御史戴綱首薦太監汪直公忠復關西厥緒遂繼會稽御史以主尙書此其罪尤在王越陳鉞之上至正德初劉瑾用事焦芳張彩爲之角距兵科給事中屈銓國子監祭酒王雲鳳俱請將瑾新行事例刊書布告天下以垂萬世眞堪嘖嘖其後兵部尙書王瓊頭戴鼠刺褻衣潛入豹房與上通宵狎飲原任禮部主事楊循吉用伶人臧賢薦侍上於金陵行在應制撰雜劇詞曲至與諸優並列通政張龍以占民婦章氏事發投錢寧門下因假寧名挾騙財物至坐法論斬而朝士之體漸滅盡矣嘉靖初年士大夫尙矜

野獲編

卷二十一

直

扶荔山房

名節自大禮獻嬖而陳洸豐坊之徒出焉比上修元室興羣小託名方技希寵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俱以坤業貴顯而隆禧又自進太極衣爲上所眷寵乃房中術也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建醮祝聖壽進尙寶少卿尙書趙文華進百花仙酒獨以忤相爲敗亦有幸有不幸也其大臣獻瑞者巡撫都御史汪鋐首獻甘露繒之則督撫吳山李遂胡宗憲輩進白鵠白兔白鹿白龜等尤不可勝紀其他權門義子如鄒趙輩不足道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至以粉墨塗面博麗世善微笑詞臣唐汝楨梁紹儒並出入交關先後白簡逐去當時諺風滔天不甚

以爲怪也今上辛巳壬午間江陵公臥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確私醺竭誠祈禱御史朱璉召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瞻視奉齋管部史試進葷酒及張殿而事勢漸變有一御史入于象鼻者心悸甚乞哀於馮璫長跪涕泣其後亦不免磔斥此皆市狃廢錄所爲且亦有不屑爲者縮袖垂反袂然不以爲恥直可駭也近日此風似少衰止

乳母異恩

仁宗初登極爲翊聖恭惠夫人置守塚十二戶蓋卽上保母也已爲異典矣既又封保母楊氏爲衛聖夫人則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五

扶荔山房

上乳母用翊聖例未幾又追封楊氏故夫蔣廷珪爲保昌侯諡莊靖此本朝所未有之典而列聖亦更無援此以私保母者古來惟元魏有保太后元文宗亦封乳母夫爲營都王此更狃不足訝本朝恩雖厚猶爲有節也永樂三年追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貞順夫人此封保母之始翊聖衛聖二嫗逢因之此後因以爲例宣德元年封乳母李氏奉聖夫人李夫曰斌張大傅勝俱贈都督僉事自是而後不可勝紀矣

詐稱佞倖

唐僖宗時陳敬瑄出鎮西川先有青城妖人僞稱敬瑄

赴鎮令驛供奉去卒以計敗成化十四年有江商人陽
福者曾爲崇府內使之僕隨入京師既而逃入南京遇
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僞稱直而以所識者爲校尉
自蕪湖歷蘇杭遇抵浙東諸府及市舶司皆召見或不
受民詞訟操演兵馬查盤錢糧凌轅二司小官皆意者
輒杖之所過假廉以取信而所隨僞校尉等後遇憲行
納賂至福建諸府亦然抵福州爲鎮守太監鹿港所察
論罪如律嘉靖三十四年有麻城吏尙克爲中書亮
奉恭誠伯陶仲文命往雲南定邊縣取龍涎至柳川
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云是龍涎見鱗甲異物風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夫

林森正房

武宗諸嬖

武宗實錄宣府都督馬昂妹已嫁畢指揮有孕矣以其
善騎射獻之上能胡語胡樂大愛之後上幸昂第召昂
妾侍寵昂不可上怒而起并昂及女弟俱疏之至世宗
實錄又云陝西總兵馬昂先因單任結太監張忠結
妹於上昂同其弟昶昶并分守陽和太監許金奎指揮
畢春家奪其妻昂大被寵傳陞昂右都督昂又以其美
妾杜氏兄弟俱賜蟒又昶昶傳陞都指揮守備值其役
買美人四人進之豹房名曰謝恩後世宗即位盡出諸
女還其家是馬昂當時之妾未嘗不承恩而昂及妹并
未嘗疏也二錄不同如此又上南巡留南京時凡侍觀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七

族裔正房

欽賜幡幢皆書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後
軍都督府鎮國公朱壽同夫人劉氏並列名於上此又
見之世宗錄而武宗不載所謂劉夫人者蓋即太原所
納妓女劉良女也是時從上南幸云漢成帝微行自稱
張公子或云富平侯張放家人後漢靈帝自稱無上將
軍崔兵平樂觀南齊後廢帝自稱李將軍或云劉統或
云李統唐文宗自稱鄭員進士李道龍然皆以爲戲耳
至宋徽宗之稱道君則直見之制勅而李師師趙元奴
至封才人出入禁中與官嬪不殊抑更異矣景泰中妓
女李惜兒亦通籍宮掖

主上外壁

今宣府鎮城爲武宗臨幸地既厭豹房遂呼爲家便至
今二三妓家尙朱其戶雖堰已脫尙可辨焉蓋微行所
歷也本朝家法無平陽更衣之事惟景帝與武廟有之
其玷聖德不小因思趙宋最絕外望至徽宗始有李師
師趙元奴俱拜才人南渡講和金人刻師師在北海御集
及師師像傳售之樞場而南朝理宗爲道學宗旨暮年
乃眷杭妓唐安安非時召幸今史冊略不及之豈一時
理學諸公曲爲之諱耶景帝初幸教坊李惜兒召其兄
李安爲錦衣賞金帛賜田宅後睿皇復辟安僅謫戍而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六

林荔山房

鐘鼓司內官陳義教坊司左司樂音樂以進妓誅錦衣
百戶受崇高以進往藥誅武宗幸榆林及總兵戴欽女
爲妃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愛幸攜以
游幸江彬及八竊輩皆以母事之及上南征劉氏以一
簪贈上爲信後馳馬失去比至臨清召劉氏劉以無信
不肯行上輕舸疾歸至潞河棧以俱南又幸宣府時納
宣府總兵都督僉事馬昂妹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善
騎射能胡語上壁之進昂右都督羣小皆呼馬舅其他
徵高麗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揚州刷處女寡婦儀
真選妓女又不可勝數也蓋上以宣府爲家有呼口外

者果之故游幸留最久云武宗時又有嶺州人王智女
名王滿堂會預選入內廷不得留罷歸自悲絕色但塞
不肯嫁且云願夢有趙萬興者方是其夫時妖道士段
張者詞知之乃改姓名入贅張聚衆反於山東之時縣
至偕大號改元大順平定以滿堂爲后後敗俘入京同
黨俱伏誅惟滿堂以中旨貸命人浣衣局尋得幸於豹
房及上升返始再出此事尤奇怪今詳載實錄中

伶人稱字

丈夫始冠則字之後來遂有字說重男子美稱也惟伶
人最賤謂之娼夫互古無字如伶官之盛莫過於唐羅
黑黑紀孩孩質懷智黃幡窺雷海青李龜年李可及穆
才裁刁俊朝李家明楊花飛敬新磨尙玉樓之屬俱以
優名相呼雖至與人主狎終不敢立字後世此輩儕於
四民既有字且有號然不過施於市塵游冶兒不聞稱
於士人也惟正德間教坊奉鑾職賢者承武宗異寵尼
從行幸至於金陵處士吳森吳郡禮部郎楊循吉並侍
左右時寧王宸濠妄窺神器潛與通書札呼爲良之吳
厚令伺上舉動良之賢字也逆藩之巧樂工之橫至此
極矣賢至賜一品蟒王終不改伶官故銜上兩幸森家
亦賜以一品服

卷二十一

九

林荔山房

教坊官一品服

武宗朝寵任伶人臧賢至賜一品服然雖鑒蟒玉而承應如故也常欲改教坊司爲方印改所懸牙牌如朝官業已得請有一老伶怒詈之曰我衙門豈可與婦紳類頑若寵眷可長特耶行且戮矣賢慙而止上南巡時賢薦致仕禮部主事吳人楊南峯領上之才召令供事左右屢進樂府上善之久而不得官賢爲之請上欲以伶官與之南峯大慚恨求歸不許又賴賢力爲之請得放還南峯隱居久負重名一旦輒出爲聖主所侮時以爲眞倡優畜之也司馬子長云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誠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千

扶陽山房

言乃憤排之詞也後南宋高宗崩議臣下配享洪景廬遺在翰苑欲進呂頤浩而不用張浚與秘書監楊誠齋萬里議不合右補闕薛叔似上疏乃抑洪而褒楊以楊比汲黯武帝不冠不見以洪比司馬遷不過文吏小校武帝以倡優畜之叔似引此厚洪不獨景廬不敢當卽南峯生千載後亦生色矣教坊司正官爲奉養秩正九品左右韶舞左右司樂俱從九品其秩可謂至卑較故元之玉宸院秩正三品者迥異矣夷狄不足言如高齊之伶人封王後唐之伶人典郡與夫唐明皇之梨園子弟冠以皇帝之稱抑何霄壤哉明制眞足法也伶官

牙牌秘不令人見人朝則袖之至大內始繫帶傍問其制上刺而下歧與中官相似或云正圓如餅錢

私方見佳

陶仲文以倉官召見獻房中秘方得作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尙書恭誠伯祿廕至兼支大學士俸子爲尙寶司承賞賜至銀十萬兩錦繡蟒龍斗牛鶴麟飛魚孔雀羅緞數百裘獬豸玉帶五六圍玉印文圖記凡四封號至神霄紫府閣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見則與上同坐繡墩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至八十一歲而歿賜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壬

扶陽山房

四字諡其荷寵於人主古今無兩時大司馬譚二華繪受其術於仲文時尙爲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相馴致通顯以至今官諱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方而敗自揣不起遺囑江陵慎之張臨弔痛哭爲築飾具身後者大倫時譚年甫踰六十也張用譚術不已後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壽而歿蓋陶之術前後授受三十年間一時聖君哲相俱墮其彀中明泰富貴如此漢之春卿膠唐之助情花方之蔑如矣譚差有軍功故邱典俱無恙陶在隆慶初元已盡削奪陶之前則有邵元節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諡但以年稍不久故曾寵大遷

陶同時又有梁指甲者封通妙散人段病子亦封宣忠
高士恩禮不過十之一耳威化間方士李夜官官通政
使禮部左侍郎掌司事妖僧繼曉累進通元羽教廣善
國師正德間色目人于永拜錦衣都指揮皆以房中術
驟貴總之皆方技雜流也至士人則都御史李實給事
中張善俱紀於憲宗實錄中應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
盛端明布政司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俱以方藥
受知世宗與邵陶諸人並列雖致仕卿貳官保俱無行
之尤矣又若萬文康以首務久輔嘉宗初因年老病陰
痿得門生御史倪進賢秘方洗之復起世所傳為洗泉
藥獲續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進藥

嘉靖間倭倭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但傳言有
言部附則則到給事中初行月事時之加其秘以
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傳此
及他熱劑以發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教耳至隆宗
以壯輪御宇亦乃內官所繼循用此等藥物致損聖體

陽物晝夜不伸遂不能視朝今上保攝聖躬最為忌慎
左右亦無敢以左道進者國陵之算可決也

同邑二役

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為門役長而僱傭幹
工佐吾邑姜太僕立繼體人京師值世廟內修醮因
得供事齋官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吏部水守制
上不許乃請假歸尋歸則不復貴辱日彼士紳喜衣
與草妓嬉游所衣肩上復繡一子一子為一子而亦
偶與宋朱勳事貽合宋木必知古有貴賤之分故鄉
縣侮易籍紳人謂小人器滿殆將覆矣果以賜召歸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上震怒命逮繫入京至即伏法西市其子與少同名又
明者亦以官生入書監後革去官皆以此全自滅之
之嘉末年同邑有陳文治號鶴齋者曾為書院以舞文
破為罪至成邊因立功積官編修今十餘年破上帥
戚少保知遇遂引薦至薊鎮東協副總兵將發贈父乃
眾隨少保之位謀奪之為戚所覺未幾以敗侵削諸
事為巡按李棟所劾坐斬繫薊州獄十餘年死其子號
仰溪名失記余幼亦識之二人俱世習史記一致富貴
固非碌碌者然以罪道得之又不善居處遂皆不良先
邑中先後有此二人故誌之聞之及老云云之是以止

值容城楊忠愍赴義談笑呼稱冤忠愍臨終曰咄奴輩得伴我死可謂至榮尙敢聲冤耶果爾亦真榮矣

十俊

今上壬午癸未以後選垂簾內臣之忌且題旨上餘曹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內廷者目之爲十俊上偶託之洞察外事此輩遂因之爲奸利勢張甚事漸彰聞上次第按罪杖殺數年間無一存者上之是固非漢武可比也其時又有一親帥爲穆廟句元字之白長年少美丰姿冠上駕幸天壽山中途遇頓亦尙帶聖卿之寵每爲同官訕笑輒應避去

呼獲編

卷二十一

詩

杜嘉山房

安人涕泣

上人無恥莫甚於成正間至宏治而詔風稍哀惟嘉靖以來又見之當張永嘉之執政也正人棄絕之目爲異類固爲不情其始終附麗之者則惟汪鉉一人汪先任廣東最久因得交議禮方在二大臣引進永嘉之門更咸何須具長西堂位號均又以史書兼兵書皆永嘉力也其後偶以小故失歡命閹者拒却不許見汪無計乃賃其鄰家室穴以入其庭伺其將出扶服叩首泣於階下永嘉駭笑雖待遇如初而心薄之尋亦見逐矣又二十年而嚴分宜柄政有趙文華者先爲監生值分宜爲

祭酒賞其文成相知後趙爲刑部主事被察海外分宜

疏留之陞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爲義父愛鞠所生

乃子世蕃時時嫺侮之又自以私進百花仙酒於上楊

分宜所責毀絕其溫清乃潛求救於陝陽夫人

家甚樂夫人舉觴曰今合家歡聚奈少又罕耳嚴述其

負心狀夫人解之曰兒曹小竹何忍遽棄之趙先伏隱

處出而百拜泣請始得侍觴席末因書一紙而世蕃終

厭之旋以觸上怒分宜不爲救斥爲民旋死又二十年

而張江陵柄政給事陳三諫者本高第館人至第一日

郎署改至吏科都比丁嫌歸出補則高第館又爲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杜嘉山房

愛復補吏垣而奪情事起羣議保留十二道已自公疏

矣惟吏垣當爲首而同寅有謂不可者遲

江陵召去跪而書之陳亦累泣謂

爲首上之次年推太常寺卿至辛巳大計亦以論列

南則張猶以前疏之遲授指効之也至江陵貶而陳亦

斥矣是三人者滿足權門不足貴既而家譏智省必遠

引白慶脫網矣乃以數行清淚再荷收錄終以愛弛不

免先冰山而泮何其愚也古人云婦人以泣市愛小人

以泣售奸誠然哉

滇南異產

滇南異產

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紀山獺云出宜州溪洞性最淫毒
山中一有此獸則牝者皆遠避獺不得雌抱木而站取
以爲媚藥甚驗又周草窗云出粵西之南丹州號曰插
翅夷人珍之不令華人得售初疑其言之過今雲南孟
良府小孟貢江產肥魚食之能日御百女故夷皆極注
無責賤一人有數妻不相妒忌此正堪與山獺對爲水
陸珍案又其地產鸛婆人佩刀圭即終世不得能行人
道士人專以飼牡馬此又與肥魚相反極矣宇宙間豈
何所不有媚藥中又有服胸臍俗名海狗腎其效不減
春郵膠然百中無一眞者試之用牝犬牙伏其下則精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天 扶荔苗

腊皮開陽壘挺舉方爲眞物出山東登州海中昔張江
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避及專取以飼柔壽劔師賊
繼光所成獻成卽登之文登人也遂離奇驗終以熟食
至嚴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日歷承命賜飯日無一人
敢御張竟以此病亡

野獲編卷二十二目錄

督撫

總督軍務

巡撫之始

參贊軍務之始

撫按重輕遠絕

提督軍務

張平洲總督

阮中丞被圍

海忠介撫江由

海忠介被剝

李尚書中丞父子

鄧綬

李見羅中丞

許中丞

二李中丞

李斗野中丞

秦中丞

野獲編

卷二十二目錄

經略大臣設罷

任邱大僚

巡撫久任

列營舉砲

司道

方印分司

憲臣咎屬吏

藩臣咎屬吏

方面官淫縱

藩臣被咎

王吉死廉

藩臬司兼兩省

整飭兵備之始

尹憲使

徐方伯死市

王大參賊倭

布按二司官

畿輔分道

憲臣罪誦

龍君楊少參

馮仙片大參

鹽運使

鄉紳見監司禮

府縣

知府賜敕

一邑兩令

一府二推官

郡守被咎

金元煥

劉際明太守

縣令處分人命

邑令革重

立碑

嫌名

野獲編

卷二十二目錄

經略大臣設罷

任邱大僚

巡撫久任

列營舉砲

司道

方印分司

憲臣咎屬吏

藩臣咎屬吏

方面官淫縱

藩臣被咎

王吉死廉

藩臬司兼兩省

整飭兵備之始

尹憲使

徐方伯死市

王大參賊倭

布按二司官

畿輔分道

憲臣罪誦

野獲編卷二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督撫

總督軍務

宋世總兵權者以宣撫使爲第一重臣得倭制帥以下至南渡又以武臣岳飛吳玠等亦爲宣撫不足重於足張浚呂頤浩等始稱都督而事權無可加矣本朝宣德以後大臣總督止施於工程錢穀等項繼乃有總督軍務爲文帥第一重任埒南宋之都督然祖宗朝無之僅見於正統初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尚書督師征麓川始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荔山房

以總督軍務入銜至景泰初驥起爲南兵書又以總督軍務入銜矣時于肅愍在本兵書總督軍務通以右副都御史守宣府亦稱總督軍務景泰七年兵部尚書石璞征湖廣銅鼓叛苗亦以總督入自自此而後由廣川貴及陝西三邊與山西宣大凡以部院出領兵俱稱總督至成化間有應顯者以福建副使奉勅專行事亦得稱總督海道則代言者之誤也至正德時武宗南征寧夏自稱總督軍務鎮國公於是臣下俱不敢稱總督改爲總制至嘉靖中葉又以制字非臣下所敢當遂仍稱總督而添設副總河道漕運之屬俱復舊名矣

然而縉紳間稱謂猶云制臺爾廣九爲督軍公

凌夷近年關白事興又以總督爲不足重始有經略之

名經略在祖宗朝亦有之其權遠出總督下至是始加

隆赫會見宋桐江 應昌以少司馬薦此任其勅書云凡

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如違軍令者有自斬

首其事權視先朝陸完彭澤等有加蓋文帥之重至此

極矣隆慶間以北虜修款命兵部大臣每年即兼憲

職閱視九邊得舉劾督撫以至總兵等官具檄寄之崇

業與故相楊文襄 文榮和塔以後人自罷職即以具

事屬之巡閱御史體制漸卑今承平已久各臺事視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荔山房

年大閱爲了故事矣正德五年安化丁寅鑄板一命太

監張永征之署銜爲總督寧夏等處軍務兵部 舊無

總督太監關防詔鑄給之內臣有總督軍務牌見永

其後九年又總制宣大軍務至嘉靖六年以大學士楊

一清薦起止掌御用監提督關營不得復稱總督矣至

正德七年中原劉六劉七等盜起命大監谷大用征之

陸完以部堂爲文帥僅得稱提督而大用乃稱總督軍

務益用張永例也

巡撫之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太祖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地方巡

撫之名始見於此以後漸造尙書侍郎都御史等卿少卿等官巡撫各處邊腹事畢報命卽停不遺其名或云巡撫或云鎮守後以鎮守既有總兵又有內監以故文臣出鎮不復有鎮守之稱但稱巡撫專制軍務有提督什費理又重有總督他如整飭邊關提督河道漕運工總理河道等官皆因事特設而事權獨重也其以部掌等官出者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又自宣德年間始專定爲都御史以故景泰四年鎮宣陝兩則部右侍郎耿九疇改右副都御史仍舊鎮守此專用憲臣之始其後凡尙書侍郎任督撫者俱兼都御史以使行事蓋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義山房

參軍軍務之始

今天下稱管理軍務者惟巡撫一官俱在邊方蓋以掛印總兵既稱總兵故前邊其前以之如正統間金

以刑部尙書同寧陽侯陳懋等征關寇尙稱參軍軍務是也然國初又有不然者洪熙元年以武弁不習文墨選方面部屬等官在各總兵處總理文墨而節度當僅稱參軍軍務其事寄其撫臣此外又有參軍中書協贊軍務之名若洪熙間命山東左參政沈固督大同總兵鄧亨處書辦則又出參謀協贊之外此後不再見至景泰中大同則有參政沈固官府則有參政劉謹出東則有參議周顯廣西則有副使劉紹而劉滿等又以關中給事中稱參贊軍務又景泰四年以御史調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似不過帥幕僚任未知當時與總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義山房

撫按重輕遠絕

會州紀撫按重輕自正統至宏治凡四事而遺却一事最有關係者宏治十七年十月巡按山東御史金鑑與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鑑詳奏上下其事於禮兵刑部會議云撫按公會文移宜各遵舊制都御史正坐御史勿坐都御史劄付御史具呈上從之當時體制懸絕如此

提督軍務

國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揮使司其後漸設總兵事權最重今宇內文臣爲巡撫者俱係添設非國初舊制以故稱贊理軍務不過贊助總兵官戎機如京營兵部大臣稱協理戎政者亦然其總兵非掛將軍印者則亦爲景朝添設其同事巡撫始得稱提督軍務蓋舊時名號尙稍低易而事寄到今則一矣武臣以總兵官爲極重先朝公侯伯專征者皆列尙書之上白總督建後總兵稟奉約束卽世爵俱不免庭趨其後漸以流官充總鎮秩位益卑當督撫到任之初覲鑒執仗叩首而出繼易冠帶肅謁乃加禮貌焉嘉靖中卽周尙文位三公近日李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五 秋蔭山房

成梁躋五等亦循此規不敢踰也正德之季上白稱大將軍總督軍務而江彬以平虜伯爲提督及諸義子諸大瑞亦稱之武臣之有提督始此近年朝鮮之役寧遠長子李如松者新從寧夏凱歸再以大帥征倭功名甚盛意氣盈溢不復肯修扶服禮於宋經略宋無加之何始議加提督軍務卽以入衛其相見時用邊道見督撫儀僅素服隅坐一切囊驍盡廢矣武臣銜有提督始此又見時如松官止左都督提督如忠臣視學政者部屬管差務者內臣之奉勅管事者錦衣兩司房之管官校者皆得稱之但帶軍務則重耳楊遂庵初遇三邊王

陽明再起兩廣楊次村節制援兵亦止稱提督然事權則制府也若武帥之重則提督之外如今上初戚繼光在薊鎮以總兵官加總理專司訓練并督撫麾下裨將標兵俱屬操演調遣生殺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則江陵公特優假之非他帥所得比

張牛洲總督

張尙書 經以南大司馬兼北右都御史督兵征倭所轄江南凡六省事權最雄重大功垂成而爲趙南江少保所誣逮下獄死西市人至今冤之然在事時亦有稍任情處有張任者吳之嘉定人起家丁未進士高第拜郎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六 秋蔭山房

署尋從謫籍爲嘉興府同知運糧外郎至嘉興忽期半日張督府適出城遇之甕門內用軍服三駕轎之其使耆爲哀請始去衣冠縛之轎杖六十令還職自領時軍民萬衆相顧嗟怪先大父尙在公車親前之事自可憐不可辱之歎後張邵承累晉秩以中丞督兩廣武功官少司馬歸長君名其廉字伯開以任子登乙未爲第

阮中丞被劾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寇寇東南吾浙首被其毒時按浙御史胡宗憲陞僉都御史督軍有功峻擢右都總制浙直福江四省而以浙江提學副使阮鶚陞僉都總制

阮好大言然不甚知兵胡軫之頗成隙至丁巳年胡已用蔣淵陳可願等謀與倭會汪直講好倭會徐海者未得要領海關阮避居桐鄉縣中且兵餉山積遂聚兵攻之用空漕船實以瓦石衝其城雉環搖如揮軍胡幸其敗不發援兵阮悸甚偃臥不能復出諸將吏謂旦夕不守矣有說胡倚失事法當并生者始遣驍銳來援會和議亦成徐海始受命解圍罷兵尋被執伏法阮調撫福建以行方柯邑圖初解阮中丞始出視事時方盛夏詔文武視其庭中如鏡無蔓草半華怪之繼乃知假臥時稍起行卽手薙榛莽以消永日耳阮在吾鄉時余室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七

共濟山房

老奴凌愷者偶入城與其麾下士卒爭詬卒入府慰卽命縛奴斬之旗牌將出而湯給事由新來訪遂稍停湯故熟此奴者與言立釋之竟不問兩人曲直亦未曾觀此奴何狀也奴明日返鄉居先大父始知之出見謝過阮亦茫然已不省憶有此事矣其在閩被言以藩司督賂倭并他盜蠶落職逮治然賈以疏做獲訪其事狀不盡然

海忠介撫江南

忠介在江南一意澄清而不識時務好爲不近人情之事如繕紳之陞補及奉差者藩臬之入賀萬壽者俱責

有勘合而鼓吹旌旗八人者改爲一人輿夫扛夫二十四名改爲四人不能堪或僱倩或迂道他去又令郡邑庭參不得頽首然屬吏畏威莫敢仰視吾鄉一郁姓者以乙科爲其屬績溪令高年皤腹俯仰艱楚入謁時獨起止迂緩腰領屹然海大喜以爲此第一強項吏也立疏特薦新鄭卽召入爲比部郎其治狀與資滿不問也蓋矯枉過正亦賢者之一蔽云海關府吳中人人以告許爲事書生之無賴者情農之辨黠者皆棄經籍釋耒耜從事刀筆間後王弇州爲華亭畫計草匪名詞狀麻輝詔告許夷齊二人佔奪首陽薇田海悟爲之稍止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八

扶嘉山房

尋亦以言去位而此風既熾習爲故常至今三吳小民才頑甲於海內則庚午辛未間啓之也又如吳中士習最醇間有娼媚女出游者必託名齊民匡舟中不敢出自丁亥有凌司馬洋山雲翼毆諸生一事大拂物情吳士伏閤懇冤嚴旨繫治凌削官銜任子遣戍人心甚快然此後青矜日恣動以秦坑脅上官至鄉紳則畏之如倂子間有豪民擁姝麗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間輿訟各情所知儒生直之公庭於是吳中相侮遂有僱秀才打汝之謠蓋民風士習惟上所導所從來久矣海下獄時世守其家舉朝亦謂必無生理

惟司務何以尙救之亦下詔獄幾死及隆慶復用海抗疏論高新鄭蓋爲徐華亭地何亦請上方劾誅拱以助海益兩人始終同志如此至萬曆丙戌海再出爲南少宰何以部郎謁海而置其榻於坐隅何毅然曰昔較名位固宜爾但當年頗忝氣誼不能以客禮見處乎海孰不可何奮衣竟出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語沒問於時何得轉爲光祿寺丞歷陞南鴻臚卿以老自免詔加太僕卿致仕海尋晉南總憲卒於位海以乙科爲敎官聘典試欲與衡文事時直指爲政不之許怒欲出關乃許其出一題而止遷淳安知縣再轉嘉興通判始入爲戶部郎直諫論殺吾郡志名宦失載海名

卷二十二

九

扶荔山房

海忠介被糾

海忠介謫論殺吾郡志名宦失載海名然以一時人望無敢議者獨刑科給事舒化首論之其詞尙緩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獨疏參之至發其爲南京鄉寺時妻妾相爭二人同日自縊海辨疏太激至貶舉朝無一人於是吏科都給事光懋等河南道御史成守節等俱恨怒各出公疏合糾而海始去說者謂徐實嫉戴爲此疏後戴遂歸女於徐氏則理或有之戴疏參直臣固已甚其所指亦皆實事今節錄之一庶受詞

訟在皇上洞悉民奸頒行重禁也瑞則不顧前事件悉聽告訐又無放告日期旅進悉退動盈千紙累涉萬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徇情愛憎以決勝負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構訟以小過而飾成極惡以虛誕而捏作實情本以戶婚田土裝爲人命強盜或未告而揚言以需索或既告而講價以求和越訴者不答誣告者不杖律法瑣地羅織成風人心至此其大壞矣一田產分贖在祖宗時亦慮案事端定限五年也瑞則不拘遠年交易違例問斷又不詳審干證隨告隨給真偽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無交或以彼此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十

扶荔山房

情願而作逼獻致使棍徒不營活計專謀奪產重舉吏新者徑以舊價回贖已業蕩盡者又於祖產再分或稱投靠以嚇其白還或云占匿以肆其奪取剝壯民之肉啖饑虎之喉風俗至此其極敝矣一道路公差所經自濫固所當除正支亦不可革端出京時用夫三十餘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彼自謂分所應爾殊不知以此處已亦當以此處人況昨年差祭海神餽餉勸訪民事恐嚇當路直至本鄉雖柴燭亦取足有司掣轡經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責三十尙不覺悟動以聖旨爲其餘約中有大聖人作爲等語而狀有欺天欺聖字悉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十一

扶荔山房

批准行恐聖名僭竊太甚又不諳民俗妄禁不許完租夫租既不完稅何從出致佃戶賴租產戶賠稅虧腴荒廢國賦何所出辦又不遵明例妄禁不許還債夫債不還於今則借不通於後致使日用難急稱貸無門束手待斃危困何以自蘇其他臆列尚多皆違時戾俗之事時新鄉以首榜掌銓海其所用也亦頗間人地不宜之狀故覆疏有器小易盈晚節不竟諸語令其回籍候用新鄭方倚海爲股肱以疏華亭終不能庇益不能抗一時公議也高雖專便此舉似稍采物情云海忠介所頒條約云但知國法不知有閭老尙書於是刁民好起江

李尙書中丞父子

豐城人南兵部尙書李克齋以中丞撫淮楊適使寇入犯圍淮安甚危急乃子中丞見羅時上公車在圍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十一

扶荔山房

城中單騎出勵將卒士民固守發清司金明賞格又勸富家助械助餉晝夜憑城潛募通泰海兵數千夜衝圍入仍夜出狙擊之斬首五千倭卒遁去克齋以功晉今官此吾鄉沈太史晴峯應孝所紀時沈正在李署中後又與見羅同登進士所紀當不謬其爲南本兵也他振武營卒戕害侍郎黃樞官之後益驚悍無狀李至即寂然其戡定之略如此此國史之言也而焦漪園太史則云李抵南樞任時散庫金數十萬以啗亂卒此則所謂戡定之略矣焦金陵人目擊其事則其言必亦詳豈當時淮陰之功盡出象賢方略及膺留鑰重任設施僅止此耶見羅後官中丞以今上丁亥撫鄖陽遭參將朱萬鍾率兵迫脅窘極出庫金爲賞又厚加月廩始得釋旋遁走樊襄以聽勸罷歸尋坐演事被逮一中丞耳何

邱變

萬歷丁亥先外大父王公會泉諱倬以山東副臬量移湖廣參政分守下荆南駐劄鄖陽時鄖撫爲李見羅名材故同榜進士又同爲鄖署最稱知契得除日甚喜書

促兼程南抵家即病幾不起稍間治裝復病發上乞休疏其疏甫發而郎變告矣見羅白負文武才以講學名天下至拆毀參將公署改建書院爲其將來萬鍾粟謀鼓噪禁李於署不得出自爲疏逼李上之朝奏罪文吏及師儒曲爲諸弁卒解釋時新道臣爲丁惟寧切至情以言呵止之遽遭嚴旨丁故美賢賢雍之始盡幾至果軍叛逆賴守備王鳴鶴救止丁始得脫後雖保調官然羅辱極矣使王不抱病且赴官必能止書院之建即遇變自有方略總不如家食之安也是始有數年李得免剔去繼以他事論極典久之始釋遣戍王鳴鶴者卽安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衛世指揮以此知名今爲廣東大帥

李見羅中丞

豐城李中丞林以理學名天下後撫鄱陽毀參將署爲講學之所爲士卒所諱備極窘辱以聽助歸里次年雲南巡撫蘇懷恩以前任金騰道冒功事劾之逮下詔獄榜掠論死其同年吾鄉許司馬時爲順天府丞疏救之許僉事同年申王二相亦力援不得嗣刑部吾六年始得編成閩中其在獄也太夫人在家棄養人謂李歸程必星馳抵里追服母喪竟以重名久困沿途迎慰者修費者接踵未免留滯比至吾鄉已半歲矣

間有人心疑之以其名賢無敢顯議也至閩則許已累官中丞正開府彼中迎至郊外見其尊從太侈遠過於許許出語規之李怒見於色許解其意且恐傷及要乃擇最微公署與寓命文武官旦晚巡捕一如監禁體例李每日放衙二次通接賓客收發文書但不鼓吹樂砲耳識者或以爲未安

許中丞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中丞開府福建實心愛民自奉如寒士第辭於講學一語相契信爲聖賢其點者因得欺以其方地方不無騷擾會見羅從獄中減罪戍閩兩人同時流集合併一方文武奔附如狂於是有一省兩巡撫之語又嗾中總帥許以經世自豪與許素厚亦招之往至於開校索令親詣教場較技繼乃親往覆覈於是麾下漸懷不平一日調兵往漳南防守正申約東軍中忽譁許惶迫無措賴兩道臣婉詞解之次日訪最桀者百餘人械其軍盡校諸伍免其出戍事始定其事在壬辰年許同里東鄉史天按閩親爲余言至甲午許推南大理卿是時裴上

王相公新謝事余往候選邸報至王見之甚喜余曰以中丞得南冷局似非廟堂優賢意相公曰不然此兄占君子而用兵非所長今倭奴正熾海上多事得早離劇地公私俱便余又進曰然則許翁但深於理學而用世稍窒宜其與李翁相知相公又振聲曰敬庵真正好人且老實不用虛頭豈見難可比其持論如此必有窺其微者

二李中丞

頃年滌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清駐淮陰長垣李中丞霖寶化龍以總河駐濟寧二公同籍同里又同志也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五 扶荔山房

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遣材官致書幣於濟上附以百金云托幕府爲市油胭脂以供賤妾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就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李斗野中丞

李中丞名燾東粵人起家戊辰進士久歷外藩至雲南左布政素無節鉞之望戊午冬入覲次年奉計典舉適滇撫缺出李經督得之命下彈章交集李亟陛辭而行

甫出國門而旨下罷去矣李星馳返雲南腹中丞之任彈壓文武申嚴號令晝夜視事較前數政諸公加精勵焉事聞於朝曰簡峭起李仍日坐堂皇治文書都政事奉嚴旨詰責而終不去直至代者入境始交承印節而歸則在事許久陸賈之裝已不貲矣聖主寬大竟從優假真異事也

秦中丞

秦霖峯耀無錫人以辛未庶常出爲瓊州縣遷右僉都御史撫南贛再遷右副都撫湖廣被論調用頗行取贖錢羨餘以歸其屬吏閩人沈介庵者爲衡州府同知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五 扶荔山房

抗章臚列其狀上震怒遣緹騎逮下詔獄追贖滿成沈登甲戌進士授粵之順德令以清峻稱入爲郎出爲守俱有聲尋謫是官既訐上官得志意氣益發奸人多畏惡之再擢九江守入己未外計用不謹條罷去時徐寬平秉銓政說者疑考功郎蔣萬若時有修怨及沈與丁兮原此二人俱以名流枉黜沈爲蔣同鄉人素相仇丁江西人故蔣同年爲其鄉漳州推官曾痛裁抑蔣者於是議論起秀水沈司馬亦有後言稱益以丁訪單呈御覽丁逮訊幾死僅得戍去而富平與沈秀水互訐兩罷蔣亦廢爲編氓沈介庵既歸聞以臺司聞後

爲閩撫按所奏下獄吏發其前後罪竟坐大辟至今長
繫豈康於官而黜於鄉耶生一年江西巡按祝大舟爲
其舊屬廬陵知縣錢一本劾其貪祝以丁憂行而錢亦
已入爲御史上特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奉勅往勘盡得
其實祝亦坐贓遣戍馬寧以才望謝禮部優遣江西提
學未幾大計亦以不謹罷蓋一時西亭諸公痛恨之遂
坐承鋼至今人情之薦剗不絕於公中但足年常事者
考功爲趙夢白前世所推爲君子以故廢事終不見
及自祝泰敗後一時撫按人人自危謂屬吏皆能制其
死命一切取用賄餼票上俱寫繳回於是郡縣吏無短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七 易山房

經略大臣設罷

近年朝鮮告急廷遣侍郎宋應昌往援時以總督爲不
足重特加經略之號繼之者爲顧養謙孫繼祖珩諸臣
遂皆因之矣當倭事起時宋無威望物論無以聞外
相許者一旦特拔議者崛起且謂事權過隆不俾前此

乙丑庚寅間鄒洛以尚書經略七鎮時虜情四測方以
洛爲孤注故無人指摘之而贊畫萬世德業雲龍亦一
時之選皆以邊才致通顯若宋所帶犂牛一事亦特
賜四品服以示重然俱潦倒返轡未幾論罷亦非萬里
德等儔匹也若丁酉年楊鶴以從事經略遼東以貶已
斥歸至戊午年編又以邊警事再起經略遼東遂至三
路喪師此其罪又寸磔不足贖矣前此則嘉靖庚戌以
虜至督下遣都御史商大節經略京城內外尤爲古今
所無尋又置三輔經略以王忬督萬進討宗魯余之凡
四年俱革其後河南巡撫章煥請經略中原十大不懼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六 易山房

任邱大倖

任邱李次溪放以乙未歲出總陝西三邊官爲右都御
史兼兵右侍郎同邑田東洲榮撫甘肅在其節制之下是
年亦加右都御史兼兵左侍戊戌歲二公同以大兵恢
復大小松山李自兵書太子太保進官傳田自兵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同廕世錦衣是年田入正位本兵而李
督四鎮如故至辛丑李加少傅田加少保同爲三孤已
爲異矣次年壬寅田以病告至乙巳年李入爲執政又
加少師而徐理齋三以甘肅巡撫右都御史加兵部

尙書代之又任邸人也徐雖未登一品而闔才素者將
來功名正未可量彈丸邑中一時大僚同事一方拓雄
邊開制府接武公孤延貴環衛亦近代所少降度門蒲
坂之楊虞坡王鑑川又不足道矣

巡撫久任

撫臺一官最稱雄繁久任極爲得宜蓋地方利病既熟
吏習而民安之然非久必遷則以欲炙者多不能久於
然地亦事理使之然乃近年啓事久滯往往踰期其最
久者無如陳毓臺用賓之撫雲南自癸巳訖戊申凡十
六年其官曰右僉都加至右都支從一品休其間經已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充

洪嘉山房

亥乙巳兩大計科道拾遺俱人斥函終不夫竟以武定
府失事逮至京繫於獄次則李修吉之撫江北自
己亥迄辛亥凡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至戶部尙書
以聚幼免歸魏見泉允貞之撫山西自癸巳迄乙巳亦
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右副都御史去黃鍾梅克
生之撫山東自辛丑訖壬子凡十二年其官自右副都
加至兵部尙書召入爲南本兵此其最著者他如今天
淡汶之督三邊十一年戴鳳岐之督兩廣十年劉用
齊九雲之撫浙江九年又不可勝紀矣此等事幾如先
朝周文襄于肅愍故事恐此後未必能紀也黃鍾梅撫

東自時正值陳毓臺逮治廷用將帥不爲備
塞律黃抗疏救之甚力且云身爲高麗知軍陳以
行部受其知遇且高列爲章願奪官自盡
儀之李李白黃疏上頗遭抨擊而陳亦爲小兒遂得
長繫或者謂黃稍近古道云

列營舉砲

近年中外備兵使者早晚堂俱舉砲至直指行而問無
避主而後作矣州紀之以爲不雅然此市本非設砲只
避臺使亦宜若總督軍門體尊位重其用軍容感勝乃
分內事邢崑田少保在薊遼時遇巡關御史問亦命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充

洪嘉山房

暫停舉砲各道爭之不能得御史喜過望以爲尊已雖
薦語極其不情又涂鏡源官保爲官大制幸與按
君宴會遇有公事按君須獨出見吏吏頌稱獨涂爲手
整之此御史亦親爲人言二公皆著勳邊備品無可議
其隱忍以就功名亦猶胡襄愍之屈於趙甯江少
保耳涂在宣大時值虜婦三娘子再與虜長婚媾時虜
婦已將稀齡涂爲偏房金脂粉數十車至房中淫藥所
謂揭彼香者亦百瓶此等駕馭籠絡亦兵家所有且西
陲晏然者數年而議者言之亦不怨矣

司道

方印分司

太祖平定天下分十二布政司十五年增雲南以主按察都指揮司下及府州縣授方印此外則每省分巡爲四十二道亦以方印治事其事權特重俱列銜按察使其後廢北平增貴州交趾亦然若分守雖云道然而無欽降方印猶記正嘉間內地分守尙刻私印條記今則外藩大吏未有不欽降關防者自是事體官然但亦國初額設無改頒方印者惟都轉運鹽使司其僚佐爲同知爲副使爲判官各有分地亦得用方印蓋太祖特重鹽政以事關軍國非他官比亦猶宋轉運副使得與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主 扶山房

其長均體治事名曰漕司其遺意尙存今運司下夷於州郡爲二司屬官以知府劣考者爲之其諸僚則俱員郎雜流潦倒不堪者充之鹽政因之大壞近始議振刷以兩淮課金爲天下最特隆體貌選才品最高者任之至厘明白云以道臣體行事且給專勅與之終以運司舊爲屬吏一旦超居等夷各責以長跪伏謁如故事至有棄官不起者是則聖諭森嚴尙貌然不遵爲運使者安能更展布哉又如行太僕苑馬一司其體與京卿頗類亦復視爲冗散以處藩臬中之有議者後以所屬不奉約束特加兼按察僉事而州縣之弁髦如故也近月

因人情厭薄盡數革去但屬分巡及兵備兼攝普天惟存平涼一苑馬而已鹽政馬政俱屬國家最切最大事而廢弛至此賈生而在何止歎息

憲臣督屬吏

宣德十年英宗初御極有先任四川按察副使朱與者以捕盜至郫縣怒知縣孫祥不設策衛捕杖之二十越五日祥死巡按御史請究與言罪上曰與言職專捕盜以賊故杖祥非私意也竟宥之此猶近年事至嘉靖間巡按直隸御史蔣陽以細過杖殺與定知縣某之爲之家所告後勅明賜止降級御史雖曾然邑令之命不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主 扶山房

應輕至此至劉宇掌都察院每以瑣事笞辱御史則正德間事何御史之賤又如此又嘉靖十年廣東提學副使蕭鳴鳳亦曾爲御史剛復任性因肇慶加府鄭璋屢忤之不勝忿擢之於廷璋遂投劾去按臣逮治衆咸不直鳴鳳兩京科道交章劾之鳴鳳坐降調鳳等各上疏自理上令逮問既問結俱送部別用夫都守帥帥一方非可笞之官且副使去之一階耳當時鄭璋何以甘受其辱而廟堂竟平之殊不可解宏治初山西按察司笞都守伊珍已見五卷

藩臣笞屬吏

正統五年陝西參政郝敬以公務至華池驛呼驛丞張耕野不至杖之至死按問當賄徒還職上日敕以小忿斃官不仁甚矣雅拘常律命編成大同其事與朱與言相似且同英宗朝而處分已自迥異至六年浙江左布政使黃澤又撻鹽運司丁鉉爲鉉所奏并許澤考滿自出行縣斂民銀三千兩補償官物乃俱下獄法司擬各贖徒還職上以澤擅答三品官重斂不才黜爲民夫三品方面亦至受撻其事與蕭鳴鳳亦相似且黃澤多賦僅與丁鉉同罪情法俱屬不平上之獨斷允矣其時又有山西左參政王來者杖死知縣張彬等十人法司

野獲編

卷三十二

三

扶荔山房

議其因公當徒未幾以三殿功成恩赦僅調官廣東布政司則視屬官之命真如草菅罪止胥靡已爲非法乃以原官調用尤爲怪事天順七年浙江右參議高崇以事撻衢州知府唐瑜瑜奏食餼數事乃下巡按御史鞠治以上俱英宗朝事或其時官制與今不同惟蕭憲副答李郡守蔣御史答殺邑令二事則耳目未遠更可駭耳今人問此未必肯信

方面官淫縱

正統十年福建左布政方正誘取福州中衛指揮單剛妻馬氏爲妾按察使謝莊誘取福建左衛指揮張敬女

爲妾又在百戶陳亮家挾娼飲酒事發下巡按御史問得實遣戍大同是年遼東苑馬少卿黃瑛娶所部定遠衛千戶蕭成程廣女爲妾往來飲酒淫樂吏部都察院執治命降爲行太僕寺主簿同一淫縱何在一年內而處分之異如此且方面大吏卽於所治官淫亦未有事也

藩臣被笞

工部右侍郎霍道先以參政掌大同府鎮守有少監輩力轉恨其送都御史年富家衆杖十餘至拜亞卿始奏方轉諸不法上命逮治力轉亦天順元年事也內豎敢

野獲編

卷三十二

四

扶荔山房

笞方面抑更異矣其後力轉蒙上召而瑄亦不問瑄初守大同時虜擁太上皇至城下時城中嚴備不敢啓瑄從水竇出匍匐叩馬痛哭進膳及靴袍等物出府金銀犒虜上德之甫復辟卽召佐冬官瑄之見知於英示告矣獨不能稍抑力轉以一伸其忿耶

王吉死廉

王吉浙江餘姚人以進士起家筮仕刑部廣東司主事其畧分轄錦衣衛時門達怙寵示詭且非其司也張甚吉每事裁抑之遇其經筵作奸者訓治加等逮甚恨密偵其罪久無所得適吉暴病誤朝參上以例送獄

達選卒之矯健者痛捶之幾死比還職人止謂統指套
執法彌峻出爲廣東僉事以功陞副使尋所部惠潮盜
再起身自搏戰歿於陣方出師時有偏師費千金用僅
十之三主者名余文機吉貧無歸裝果以累其役是夜
僕之婦忽出生室皇呼隸卒作吉聲大呼曰軍爲我召
夏憲長來適胡僉事署和近聞其異先至忽睜目曰非
也俄而夏至乃起揖曰不佞雖死受國恩厚無所報第
恨余文不知我心以所刺官帑付我家鄉此中無可鈎
校我軍能受汗地下乎語訖卽仆地寂無他語矣其廉
勤如此是蓋天植其性若世之墨吏其作鬼亦必適苞
野獲編 卷三十二 五 扶義山房

藩臬官兼兩省

近日兩畿添司道多以近畿二司官帶銜此理勢之不
得不然惟宏治九年湖廣右布政司陶魯以功陞本省
左布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帶管廣東嶺東道以是市
官兼任粵省分巡此官制所無抑事亦不便而此後
此俱未見其比時正極治之世必非余言其中定有
說天順初順天府學教授邵玉陞雲南提學僉事兼督
貴州學校是時黔士尙附試於滇省也

整飭兵備之始

兵備官之設始於宏治十二年其時馬端肅以爲本
兵建議創立此官而劉文靖在內閣閱方冊以爲不
可馬執奏愈堅本年八月始設江西九江兵備官且
蓋以九江既管江防又總轄鄱陽河防故特設官以
按察司官領之繼則湖廣之九水廣西之府江廣東之
瓊州四川之威茂皆添設兵備蓋皆地方多事之地也
其時事寄本不輕此後以漸添設有正位開流寇劉六
等起中原皆設立矣至嘉靖末年東南倭事日棘於是
江浙閩廣之間凡爲分巡者無不帶整飭兵備之銜其
始欲隆其柄以鈐制武臣訓習戰士用防不虞意亦不
野獲編 卷三十二 六 扶義山房

野獲編

卷三十二

美但承平日久仍如守土之吏無標兵可練無軍餉可
支雖普天皆云兵備而問其整飭者何事即自事者亦
茫然也

尹憲使

嘉靖戊戌進士尹綸山東齊河縣人也技擊馬射冠
一時又罷憲使家居其子秉衡復戍歷官副總兵嘗習
馳恩拜輒受其封語改服屣帶雜飾出謁賓客先人父
時分藩其地屢與往還秉衡後至大帥屢言戰功

徐方伯死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貴溪夏相公以復食事伏法入土

哀而笑之次年庚戌則其同里又有一事爲元江徐左伯也徐名樞亦貴溪縣人少與夏才名相亞歷官雲南右布政司值元江府土舍那鑑倡亂弑其主知府那志奪其印嘯聚逆徒攻劫諸州縣撫按官胡卒林應德兵沐朝弼不能禦非時上變上下兵部議會師討之朝弼乃與新撫臣石簡調集武定北勝亦佐等上漢官兵分五哨進勦那鑑佯爲順命遣其先所收繫經附張維僞降於監軍僉事王養浩王疑之不敢往適繼以督餉至軍聞其言請行欲自以爲功初約次日即面縛出降衆皆力諫謂此詐不可信樞愈怒堅不從如期赴之比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七

扶荔山房

王大參誠倭

乙卯倭至未郡劫漕卒襪其衣匿橋銳於空舟令閭人嚮道者負板牽舟皆不知其倭也比至王江涇離賊已三舍聚落繁庶乃棄舟易衣操刀焚劫居民奔散老弱婦女兵死彌望至有全家遭刃者余外祖王會泉入參守舍獨不去匿隱處敵倭往來蹤跡比其索飽將行衆皆先發獨一悍者殿後溺於空室解刀置於刃大參忽躍出奪其刀刺之倭喪元猶奮起再仆悶睛小盾如勁漆真魁賊也持獻胡督府大喜卽處以褫將堅不從僅受賞歸其後登甲第談者美其膽勇輒面亦不答仍戒後生勿學我將虎鬚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天

扶荔山房

布按二司官

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官知府凡有缺必大臣保舉部寺科道官有才望者居之以故天順以前凡布政司按察司見朝俱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今明降本階一級立矣又俱坐轎開棍今則導以尺筆策馬帶眼紗與京師幕寮無異矣猶憶今上初年乙亥今司馬宋相江應以吏科左給事陞濟南府知府時先大父以濟南守道人賀萬壽宋來見於邸中執禮甚恭卽同時抵任無幾微慍色次年丙子今太宰李對泉貞以禮科都給事陞陝西參政自摩鍍花金帶示人某何德而堪此是時

尚存古道今言路視外轉如長流安置動色相爭且以定秉銓之邪正卽已丑年今司徒張元冲以戶科都給事陞河南參政亦不免稍見顏面此公非司官衙者但重內輕外其勢積成耳若辛丑年御史趙文炳以陞副使鬱死乙巳年給事鍾鼎彝以陞參議抗疏自辨紛紛屢言又不足言矣

畿輔分道

今上戊子己丑間以南直隸四府在江南者置一兵備道臣而南北御史巡方至者凡七差道臣陪還古夜不得休息更無暇治所部道事建議者欲析爲二道又疑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元 扶肅出房

畿輔不便割裂遲回未果適申王二相公在揆地爲榮梓力任之始分道爲二竟不知太祖時已有故事也洪武廿九年分天下爲四十二道而直隸居其六曰直隸道轄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太僕寺中郎留守司曰淮東道轄淮安揚州二府六合縣兩淮運司曰蘇松道轄蘇州松江二府曰建安徽道轄池州安慶徽州三府曰常鎮道轄鎮江常州二府曰京畿道轄太平寧國二府廣德州句容溧水溧陽三縣蓋制分畫之明備如此又洪熙元年設行都察院於北京置府院南黃北廣平四道每道置監察御史三員當時區畫南北兩

都視外藩加詳此兩朝故事當今建白者或未盡知也時交趾未失都察院有十四道又置四道益十八道御史矣今人但知十三道御史耳

宦臣罪滿

士人得罪編管爲戍卒者多矣未有史之變遷者固固亦或充吏以辱之未幾輒復收錄者永樂間江內按察使周觀政有罪謫爲河間府醫士後開巡按使淮御史薛鳳鳴以與武官飲酒投壺謫爲所治徐獨弓子忠臣之辱未有至是者卽其辜自取亦非偶士體矣

龍君楊少參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元 扶肅出房

宣城沈翰撰君典標學以諫止奪情忤江陵意然內婉其言又吳趙兩門生已叛之趙張言詞同出又以有違言謫去應館僚之怨也屢令其子編修對修致書懇請促其還朝沈亦表裏未決適有宣城狂生吳仕期者草一書欲規江陵遍示所知人皆爲危之笑實釣奇自炫初未嘗投京邸也雖時又有無賴言合主制者司斥吏爲遠海中丞疏疏疏江陵刻印此不過欲博酒食資耳時操江胡都御史得之大喜以爲奇負可居捕任期入獄稱爲學所授授仕期者問官爲太平府江防同知龍宗武素與沈善力莊於胡中

丞不能得胡乃先請江陵云卽露章發其事江陵懼株連不可解回東有姑篋杖下之語胡遂命出之獄中沈始得免後吳妻貢氏聲冤胡成貴州龍町已自湖廣參政罷歸亦論戍粵東先是任期死時卽有議訖者沈感其曲全逢人卽明其不然且屢向當路白其冤有先病卒事不得雪龍竟老於伍今尙在龍興置田湖給事爲姻家與鄒南皋吏部亦厚善南公俱正人非肯濫交者

馮仰芹大參

辛卯順天鄉試馮宗伯琢庵時以論德爲正主考卽得陳祖臬春秋卷而置之者時其尊人仰芹

野獲編

卷三十二

主

秋嶺山房

西參政備兵易州與管廠工部主事項元池爲積宴飲方洽適京師人來宗伯寄至試錄及家報方發目誦數行卽大聲呵咈且歎恨曰馮氏從此不復矣頃怪問其故仰芹曰吾兒昔來云以嫌疑易陳生榜首若罔自爲功名地其如此子功名何因咄咄不休遂罷酒別去大參未幾亦以病謝事矣此項親爲余言者

鹽運使

天下六轉運使理饒政而兩淮鹽課居五運司之大半其事權最繁鉅先朝極重此官永樂間平涼知府何士英以循良第一特陞兩淮運使重可知矣嗣後耿清惠

以故都運轉侍郎仍出理鹽法歷朝皆特差都轉運使董其事嘉靖間清如龐惺庵尙卿濁如鄧弼泉總辦俱中丞蒞任故上下相安不致大決裂自隆慶初始罷大

臣不遣歸重巡鹽御史及鹽法道於是運使之權日輕體日削且銓地以處知府之下考者胥子之徒往往得之人亦不復自愛而饒政日壞矣今上川官建議命重運長之權且隆其體貌比藩臬得與鹽法道抗禮特選廉吏石楚陽翼王充之石故守蘇州守紹興以清冠海內者石至而侍御道臣不爲禮勒令長跪庭參如舊儀石恚恨擢冠去繼之者俯首伏謁益卑下矣至辛亥

野獲編

卷三十二

主

秋嶺山房

年吾郡有馮桂海盛典者辛丑進士由彰德守遷是官而同郡一大參以漕儲道至揚州怪馮修謁不執禮禮叱之出轉聞撫按彈之馮遂請去一時駭異連長爲鹽道所轄稱屬猶有說至漕儲與運課何關而苛其力爾頃年丁巳戶科尚等軒揚辭建白特重鹽政擇戶部郎袁滄孺世振理其事而以按察副使銜稱疏理鹽法掌運使之印併鹽道運長爲一官袁始得行其意而兩淮困稍甦矣袁故材吏與石楚陽俱楚之黃州人石今以中丞在告

鄉紳見監司禮

介州謂鄉大夫謁撫臺布政司官及府州縣官以部民禮趨衙門走東階見巡按按察司官則入中門走甬道以守土與持憲者分別也然當時已不能行矣近年以來則撫按事權不殊而藩臬之官十九皆彼此互兼孰分其爲守爲巡之異職而各行一禮也卽如介州之縣爲蘇州止一兵道是宜以憲禮別待之矣但彼中兵使一缺則蘇州守代攝其事此際倘一時由謁則雖甬於道署而反庭趨於府廨亦理勢之難通者事有占行之而今必不可行此亦其一也又漕儲道雖轄七省俸給漕務他無所預辛亥壬子間吾鄉有一人爲此官曾過野樓編

卷十二

里中勒令府縣行屬禮於是本府管糧通判長跪各縣

管糧丞叩頭餘官以半屬庭參猶快快不悅此則小易盈妄自尊大無足怪者又如以前嘉靖丙辰丁巳間慈谿趙少保以視師至浙生臺受兩司以下伏謁不必言而同里鄉紳亦抑之使有趨時武員請交端儀以史官在家獨中馳其甬道趙雖忿甚無以難也總亦斗折之器耳

府縣

知府賜敕

今人傳說蘇州知府況鍾以吏員起家守郡奉宣宗皇

帝敕得便宜行事以爲異典其說誠是然其時不止況鍾一人蓋宣德三年上聞郡守悉由資格多不稱任適吏部闕守九員命部院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於是吏部尙書蹇義等舉禮部郎中況鍾等九人俱陞知府其郡爲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溫州興蘇皆要地內御史何文淵得溫州其後大用焉名卿是時九人皆賜敕中不過云公差人違法害民者卽以實奏聞所屬官作奸害民者卽提解來京非如今所傳凡其同僚皆得拏問也鍾抵任之次年奏失縣縣丞趙清問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作郅威野樓編

卷十二

約周忱言溶守法奉公愛民集事俱善狀因本府經延

傳得有求不遂又需索糧長箠禁不與因憤詣於知府故有此詞忱均以聞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證復職置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鍾爲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因一聽聽躁動人也矣人以其異途從史能抑豪強一時舉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耳正統八年蘇州知府李從智亦賜敕

邑二令

廣西慶遠府忻城縣宋故邑也元以土官莫保爲八仙

野獲編

卷三十二

五

扶陽山房

屯千戶掌之國朝洪武初設流官知縣樞掌兵官莫氏
徙居忻城界上宣德以後猛獍不靖知縣蘇克不事
而猛獍老常公泰等保舉莫保之元孫莫敬誠爲上官詔
授敬誠特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相統繼寬爲令者
益不振事柄盡入上官掌握流官徒抱印居府城宏治
中督臣鄒廷寶奏革土官而土目舊習等方爲鎮守內
臣私人遂獨用土官以至於今天一邑本無二令之理
無尚宜流官土必獨任乃爲得之然今日之政有耳聞
者即以雲南一省言之省會之雲南府所屬安寧州有
土流二知州曲靖府所屬益祿臨源羅雄三州屬江詩
州有土流二知州二員嶺安府寧
縣又大理府爲滇中第一奧區山水珍寶甲天下而所
屬鄧川州有一何姓土官同一流官爲兩知州雲龍州
亦然雲南縣知縣與土官楊姓者同爲知縣其他省不
及考者尙多也若近日則有土官立功撫按題請加土
知府虛銜專管巡捕其該府盡屬流官知府此正與宏
治間忻城縣相反今雲南諸州縣大抵皆然揆之政體
終爲非好豈可鄙夷邊服不爲一釐正哉嘉靖末年倭
患方熾有光祿章煥者奏請每縣添設知縣員世宗

野獲編

卷三十二

五

扶陽山房

不允夫漢焚夷裔叛服不常以故土流並設爲一時權
宜計已非典制乃至東南財賦要地亦欲仿此例以據
地方如此建白不蒙聖主譴責亦幸矣土官府州縣衙
門若僅土人一員爲正官掌印而流官爲之佐貳及首
領者俱食其廩餼不得與聞政事惟雲南武定府往年
未改流時則印屬流官同知署掌其知府不過司巡捕
之役嘉靖中女土官翟氏奏請改正上下部議以知府
始得印又廣西奉議州土知州革後以流官州判掌印
治夷民至今不改

一府二推官

本朝府佐同知通判無定員而推官止一員蓋普天皆
然惟直隸之永平府帶衛衛衛諸鎮理刑則多設一二
員隴右之臨鞏二府間遇有事亦於府府駐劄之地各
設一推官然皆隨幕府受成未有於郡城並置者況內
地尤絕無之事惟成化二十二年江西吉安知府張璠
奏請以江西大家結黨爲非吉安尤爲健訟盜犯至數
千人官少不能決斷宜增設推官一員上從之此舉真
屬創見後不知何時始罷

郡守破省

南戶部尙書雍正庵 奏 故成化間名臣也初策任吳縣

令有神聖之稱以後歷西臺兩爲郡守○宏治元年爲
山西按察使○太原知府伊珍避道稱避執而晉之珍
訴於朝又司其不法催降湖廣參政向已知府賈已曾
無可撻辱之理且身曾爲此官不知當時與彼中臬長
何以相處況太原省會之地其在伯敢於手撻上官亦
理之所無而事在薤墓志中又出其同鄉呂仲木書筆
非臆說也其後以右副都御史撫宣府又以大叅杖矣
將李傑爲言官劾罷其事亦見志中想雍之爲人廉潔
而剛暴無疑矣

野獲編

松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毆致傷徽州人歸而病死其家人告以人命時郡守爲楚人石楚陽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州人皆狡猾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已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蘇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似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壘金路押解隸人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諸偕行甫至卽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

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卽行隻蹄笑善飲人人以大觥
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間則拏累一空囊
橐如洗并飲叟亦無蹤影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查不可
得緣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瘐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
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
官處募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美司
徒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至今尙無恙

陳留人劉隆明芳譽起家娶未進士以御史久次出守
再改畿南之廣平爲人傀儡不甚拘小節會有萊陽人
野獲編

野獲編

卷二十一

高孩之者以弱冠登戊戌進士授曲周令貌不揚而
有才情與劉一見莫逆遂不復拘堂屬之禮每宴會必
投瓊藏醕酣連日夕至以市井淫嫖語相戲且言尚
不較也遇有公席則邀府僚會飲其侮謔亦如之有一
別駕起明經者偶以酒令與高相爭言遂各出揭相攻
高及別駕俱以論調去至甲辰外計劉以胥蹤降四級
用劉高俱名士然爲守令一方則上下自有體何至蕩
肆乃爾繩以功令亦未爲枉傳聞廣平別駕者稚野老
悖其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分高已厭之一日酒間
別駕舉一令以字貌相類者爲觴或不能者有罰乃先

出今日左手相同綾絹紗頭上相同官宦家不是這官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綾絹紗其語實鄙俚高益憎之乃繼之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座而起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糲頭上相同屎尿屁不吃這些糠粃糲如何放出許多屎尿屁意蓋欲兩解之而別駕不平愈甚遂至互揭同去未知然否

縣令處分人命

失俗最爲無命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者亦視爲尋常故套漫然准其行亦漫然聽其逞然而野獲編

卷二十二

冤

扶荔山房

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戊戌年粵人鄧雲青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板告者無一不准即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控至聽檢其誣者立即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絕迹僅溢任七年此弊絕絕甫去而刁風仍熾矣

邑令輕重

國初極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稱職者始陞爲主事既而

臺省漸重有大臣保薦者得同部屬出爲藩臬知府而給事御史多從新進士除授以故外官極輕如程晉敏之言曰國家初以他途授令至憲宗始重親民之任乃以第三甲進士爲之然久襲重內輕外之說自任其勞受人之控任是職者情多不堪羅一竿之口日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鷄鶩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蓋當時邑令之輕如此自考選法興臺省二地非詳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於是外吏驟重而疏中邑令尤爲人所樂就野獲編

卷二十二

卑

扶荔山房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願扁焉石其詞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循儒

強醪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
墓疏以獎勵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
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
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微纒
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養
熙之年所當首爲禁者

嫌名

前代仁官每避嫌名如宗如周韓皋元終之屬偶犯貽
笑者俱載在典籍中本朝此禁稍弛然未有居官之地
直犯其名者今上初元吾鄉戴春雨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望

扶嘉山房

榜以行人爲吏科給事破內計降補陝西鳳翔府郿縣
丞咸疑當事者有意侮之宜棄官以去戴竟履任漸歷
郿署以至出守又得鳳翔府知府任都凡三年始轉陝
西苑馬少卿又以外計斥歸五馬之榮雖可慕但吏民
編謂及上下文牒往還日日親觀其名亦何以施顏面
蓋戴曾有特疏劾海忠介時情薄之屢加糾彈而戴固
懷誠人戀戀難助迄不能決也陶鑄之地前後兩度俱
刻而巧矣近年己丑王弇州拜南大司寇時南臺王仁
榮者疏糾之謂弇州之父坐法極刑不宜受秋卿之命
且云里名勝母曾子不知世貞何顏復坐此堂也

弇州辨疏語哀而苦若王侍御者亦更爲不想矣

野獲編卷二十二終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望

扶嘉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三目錄

士人

唐伯虎

徐文長

張幼子

金華二名士

山人

恩詔逐山人

別號有所本

山人名號

山人歌

王百穀詩

山人對聯

山人愚妄

婦女

野獲編

卷二十三目錄

一

扶荔山房

命婦朝賀

二婦全邊城

賢氏全印

宰相壽母

三大宰壽母

壽母禍福不同

江陵太夫人

閨老夫人旌表

假墨陽

婁江四王

黃取吾兵部

婦人能時藝

女郎吟咏

妒婦不絕嗣

沈歸德後生

燕姬

廣陵姬

女醫往命

徐安生

婦人弓足

胡元瑞論纏足

妓女

妓鞋行酒

杜章

劉鳳臺

俠媚

釣蘭

野獲編

卷二十三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士人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罪謫問革困厄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閭鄭元敬應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頗見其面即從階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怨之報然唐後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一 扶荔山房

亦不聞賢者此說得之矣中故老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清暮年游京師余尚孩幼猶略記其貌長癯胥面目如曙星性詭弛不受羈元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家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訾策騎歸後張歿徐已瘞老猶扶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以親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熙梅林宗憲戊午浙闈胡屢按君急收之徐故高才仰上第亦其分內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徐所輕衡之方入骨按君暫起輒此筆塗抹之比取視

則鴻記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想狂易疑其竊室

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卿袁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自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墜光破碎終亦無恙說者疑爲祟所憑或疑冤死之妾附者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仇猖狂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會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託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人購之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養翁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余後遇湯問野獲編 卷二十三 二 扶荔山房

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實而口多微辭蓋義仍方欲壘

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張幼子

吳中張幼子謙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伯起弟其翼一則幼子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如羣小呼爲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披朱綰荷荷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爲樂且改其名曰救子偶過伯起因微遇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

所頂一獻闕下卽就市曹大非吉徵余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吾方深慮之未幾而有蔣高私妓一事幼子羅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余歎狂言之驗先是幼子堂廡間掛十數牌署曰張幼子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癩賣獸之屬余甚怪之以問伯起曰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幼子賣兄則吾危矣余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兄則吾輩將奈何相與撫掌大哈同時吳中有劉子威文地著宿也衣大紅深衣徧繡羣鶴及獬豸服之以謝守上者益劉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皆以其老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其期山房

名上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子被難爲辛丑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孝廉與姻家比隣偶大失貨重或疑孝廉與益通因捕治死獄中時稅事再興市人葛成倡義徧拆毀諸富家有毀斃者常事置之死法適幼子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金華二名士

蘭谿吳少君爲余大父客幼時曾識其人孤介有潔癖所構樹壘廬鹿皮毯之屬俱極精好炊飯擇好米自視大僕其貌亦似野麋爲詩俊冷自喜不受凡俗人

供養視今日山人輩猶糞壤也又其邑胡元瑞以丙子舉孝廉乃翁與先大父已未同籍因得與解通門其名噪一時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才楊賡洽多所凌忽乙未赴南宮與同里趙常吉詩明中戰呼趙爲家丁趙拔刃刺之幾爲所中踰牆得免自是請賊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勅中書官例取乙榜二人胡與首揆趙蘭谿密戚深交而許必得時論亦服胡聲望成無異議既題請欽定試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東張孟奇得之張益納賂于首揆紀綱視六省先爲道地矣或云張豫聲言胡倘見收當喊言官并首揆彈治之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四

扶荔山房

故胡托辭不試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亢不屑隨時俯仰既失意歸旋發病卒張入中秘出爲戶部郎權稅於吳棠金巨萬今以養母子告其曰奉王公不能過也張亦以詞賦自命人偉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槁瘠云吳胡同里相善無後來游客氣下世俱已久前弟胡現猶可思見趙常吉溫之樂清人遊京師不得志善八法嘗書所作詩扇上官官持以入今上方幼冲見之喜以布衣召入直文華殿江陵奪情杖諸諫者於閣下趙故與艾流諸公善因楚服棠館持黑羊股調護於血肉中以此知名喜談兵事上騎射講火器屢上疏請白效不報見公

卿臺諫抗不爲禮亦奇士也趙初得官鴻臚寺主簿供奉十八年始晉中書舍人又十餘年不進秩以殺主上之義抑恩澤如此○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適汪太師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并東南諸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薄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謂弇州曰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姑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出看其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第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資階二汪渡江因同席飲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馬至目爲粗人威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野獲編

卷十三

五 扶荔山房

山人

恩詔逐山人

恩詔內又一欵盡逐在京山人尤爲快事年來此輩作妖妖詭百出如逐客鳴冤錄僅其小者耳昔年吳中有山人歌描寫最巧今聞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慶溥海沾浩蕩之恩而獨求多於鼠輩謂之失體則可若云已甚恐未必然○按相門山人分宜有吳璣華亭有沈明臣袁文榮有王穉登由吳門有陸應陽諸人俱

隆禮爲布衣交惟江陵太倉無之今則執斯職役作仙優態又非諸君比矣

別號有所本

別號濫觴非一有出新意者有自鳴其志者似豹脫套然亦有所本如倪元鎮自謂配迂而司馬君實之迂更冕明遠之景迂蓋又景司馬則因先之矣倪又自謂懶癡則唐僧懶殘宋馬永駒之懶真子又先之矣近日陳仲醇品格略與元鎮伯仲其別號眉公人頗稱其新但國初詩人楊孟載名基者吳縣人已號眉庵謂如人眉在面雖不可少而實無用以寓自謙仲醇意亦取此然野獲編

卷十三

六 扶荔山房

山人名號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郭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遊無籍輩以詩卷過賢達官亦謂之山人始於嘉靖之初年盛於今上之近歲吳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狀著矣撫按藩臬大吏有事地方任檄文以開防詐僞動稱山人星相而品第定矣按今廣西貴州深僻之地踰伏蒿莽中不夷不漢粗細糧稅者可爲山總也

老其部落則名山人正德間鬱林州上夷輩觀敬上疏求入貢直署其街曰山人某更屬可笑然向來講學盛時如白鹿洞等書院主其教者亦稱山長故元尚沿之益山派不同如此○唐太僕卿韋觀爲平所陝哀懇曰願山人無以爲言則巫覡亦稱山人後唐莊宗后父劉叟以醫卜自稱山人又金元胡俗凡掌禮儀相亦稱山人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感賦長王百穀八歲亦痛癰王爲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矣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七

扶藹山房

人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并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卽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選迥別故有此歌然亦偏矣

王百穀詩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巍然落靈光其詩纖秀爲人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極爲袁元奎嫌相公所賞因成知已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余相王因改袍爲脬殿爲屁以諱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臚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

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鬚爲花時王正患梅毒偏體而其旨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宋張浚自富平大敗歸有郭安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相公親送陝西同與此正同終不如卽改王詩之史巧也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目周書作蛇蚓拖泥周亦目王書爲蛇蠅打拱似亦微背云

山人對聯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八

扶藹山房

向見王百穀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晒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蜀人錯比楊雄宅懶情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同見懶誤傳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王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卽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夢蘭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裡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山人學妾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
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
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
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
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美且妬之
嘗爲吟啞小兒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
所作詩一卷餉余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卽有徽人手
十金購去矣余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豈立一童曰
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
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遊秣陵以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九

扶荔山房

詩自負儼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
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與者索傭錢則曰汝日
攜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
人也無論屏五體以出卽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被
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
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
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
○先達如李本草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住
之屋巖頗亦由此余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
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惑之則曰此輩以文畫餽口

婦女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十

扶荔山房

命婦朝賀

四方非幾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
菩薩音度法也兩公語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誠言
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
席余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
之但其愛憐亦有因此輩率多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
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仕紳溺之不悔也然則
余州譏其屬坐反爲所欺矣○余州先生與王文肅書
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謹伍者青衿之能倦堂
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卽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果爾太后將作男子拜乎抑女子拜乎事遂寢其時如古立拜可知矣今士民家婦人伏地頓首與男子無異蓋沿故元之習也命婦入朝例許帶一婢俱以女或媳充之后妃賜閤亦全不諱更問字何氏嫁何年讀何書豔點者多叨橫賜臣妾之禮大邈外廷近聞上下亦稍隔絕矣又每人給一圓屏一浣器可謂曲體之至但官掖遠遠以春尖徒步爲苦耳國家大喪凡武臣三品如指揮使之妻亦得入思善門哭臨貌既多寢隨飾又皆藍縷且直麻從事拜起踰蹶宛然鄭俠所獻圖朝士見者往往破涕爲笑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士

扶荔山房

二婦全邊城

正統己巳遼東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者守備鎮靜堡大虜入犯忠力戰不勝攻圍甚急其妻左氏曰此堡破在旦夕吾寧死不受辱君其勉之遂與母及其三女俱自經忠感憤拒守愈堅虜終不得志遂解圍城賴以全事聞上命贈左氏爲淑人諭祭賜葬旌其門曰貞烈而忠進指揮同知今上壬辰寧夏之役肅如華以參將守平虜城哮劉勾虜以數萬衆圍之守禦單弱人有危心肅妻楊氏膚施大司空晴川女也盡出資斧簪耳飾士身率健婦乘城命如薰出戰晝夜苦鬪賊竟退去

不能東犯上以其功大立進大師至今需用楊氏後以病亡其時但以肅功聞不及特旌其妻也二事頗相類但生死大異故國家之報亦不同肅之賢固非倖得而趙忠當時僅進一階何酬庸之薄也趙忠既爲守備則必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入銜矣其正今日則必陞參遊等官卽不然亦必都司佐擊矣而崇宗朝尚不然蓋揮僉乃其實職故以正四轉從三年如今日但以流官方官之銜遞爲遷擢因有以實職百戶而竟登壇者不惟大司馬不知故事并武人亦不曉祖職當如何遷陞矣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士

扶荔山房

賈氏全印

正德六年辛未江西華林大盜起圖瑞州府攻之時缺守臣獨通判姜榮署印姜先爲工部主事坐丁已計典謫是官甫至郡倉皇無備亟集兵與賊不敵度勢不能守衛以印畀妻賈氏匿之賊果破城入爾署求姜倖勿得而得其妻欲殺之賴賈哀祈而免遂執賈漸行賈已先藏印圃池中矣時姜所部高安人盧豹父子同罹難潛語之曰印在某所幸以告我公我且死矣乃又給賊曰可速遣盛父報主八持多金來贖我今有盛子作質不虞遂也賊信之偕至地名花塢鄉者詭以渴求飲急

投道旁井賊退屠于僧院以事上聞詔議其事旌之曰貞烈立祠植碑而祀焉姜妻城常服上刑臺使者憐其節俠特委婉開其罪且爲叙功進同知姜脫死歸部繼兩閭月復買一妹麗時議遂大薄之未幾竟抵職去資京師崇文坊人也都中婦女以淫悍著聞此女獨從容就義智勇兼備卽史冊亦僅見若姜妻負心則大衆不若矣余向見姜媵得諡者而偶遺此且貞烈亦祠頌非謚也然足以不朽矣賣氏尙有唐淮西賓桂製通謀陳仙奇事亦奇偉可與此女並稱俠烈

宰相壽母

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壽山房

正嘉以來宰相現任父母且慶者爲常熟嚴文靖與化李文定江陵張文忠蒲坂張文毅俱及見其子正位黃扉眞熙朝盛事內常熟興化二公又得解相卽歸奉二老親以壽終尤爲全福蒲坂以外親歸又奉其母胡喪然爲繼妣非親母也惟江陵公用封公受尊情致口語而歿于位其太夫人親見子之削奪家之籍沒子孫滿前俱羅柱枯人罔罔至有婦經有遺成眞所謂以壽爲戚也正德十一年故相李長沙歿于邸其母一品太夫人麻氏在堂直至嘉靖三年始歿在文忠身後又九年無子無孫孑然一婆婦又貧簪不能支朝夕方之趙夫

人情境不同苦趣則一也。成化間劉壽光拜相父母俱無恙

三太宰壽母

世宗朝太宰南昌熊北原^漢有母九十請終養上不許賜其母廩米存問一時稱異典繼而太宰謫黔唐漁石有母亦九十則已罷歸里矣至今上則有太宰海豐楊夢山^龜有母一百餘歲尙康健何壽母之偏鍾乎家宰乃爾他如閣臣嚴常熟李興化張江陵皆有父母在堂然眉壽不及也。嘉靖間南兵部尙書浙之鄞人張文定^{邦奇}以養母歸其母亦年百歲但文定以甲辰年先卒而母之卒以甲寅凡哭子十年不爲全福又正德間南太宰王海日^華其母亦九十餘又正德末太宰陸水邨^完被籍遠戍其母葉氏逮治入獄後死于京邸則不如早歿爲愈矣

壽母禍福不同

趙括之母以豫言其子不可將及敗績免誅唐侯因懷恩母以持刀逐殺其子後亦不從生且加禮焉本朝無此等賢母其荼苦亦過之正德之庚辰吳門陸小邨太宰以通逆濫下獄至俘獻于朝鮮沒其家陸幸免正法斃於荒徼其母夫人葉氏就養京邸身歷其變竟客死

都下美九十餘歲矣嘉靖甲辰南大司馬張邦奇卒時僅六十餘而其母已九十又十數年壽百餘而歿雖其令終然亦哭了近年則江陵張文忠以今上壬午終於邸第太夫人趙氏扶櫬南還未幾張削命見諸長條雖經餘亦遣戍趙已八旬目覩慘毒未幾亦以憂卒此兩母者皆以壽爲戚矣又遼廢王憲嫺以降慶成辰削爵除國錮于鳳陽至壬午江陵公捐館廢王繼之其生母爲莊王次妃王氏尙無恙上章爲賢王請寬歸其罪於江陵公求復故封上終不允遼興張無深仇其時有導之者然千乘太妃歷盡艱楚時莊王歲日五十年矣何

野獲編

卷十三

去

林邑山房

如先驅螻蟻地下也壽母如永樂間兵部尙書趙莊賜宴華蓋殿因輟御筵所餞悉賜其母又以元宵節賜宴知戶部尙書夏原吉母來觀燈賜之酒食并鈔皆極極寵榮兩公又得身奉所生以終天年而夏母之亡又荷仁宗鈔米諸賜且給驛護行有司治葬尤不易得嘉靖中熊北原太宰母亦荷恩遇余曾記之近年則首樞王太倉在京時因母恩歸特遣官乘傳送之回南王雖辭免而恩則厚矣比謝事數年太夫人始以壽終上特親洒宸翰曲加慰勉并致賻百金及麻白布紵絲紵鈔皆加等此從來故相居家所未有也此數母者皆可謂遇

矣至江陵之與遼庶二母同處方同時哭于江風隨紉繆勃谿語諱眞皆不祥人也何以草木之壽爲天順間工部右侍郎陸祚由石匠起先是行母老病上命光祿寺日給酒饌再賜鈔爲養其人與太宰陸完俱吳人也二姬同享祿養然昨母安於六多矣

江陵太夫人

江陵歸葬封公還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趙太夫人由江路入京將渡河私憂之私謂其奴婢如此洪流計無賴干涉乎語傳於外其調察者已徧報守上官復傳稟曰過河尙未有期臨時當再報既而寂然漸近都下

野獲編

卷十三

去

林邑山房

太夫人心疑之又問何以不渡河則其下對曰賜問不數日即過黃河矣蓋豫於河之南北以舟相鈎連填土於上插柳於兩旁每行其間如破塘太夫人不知也比至潞河昇至通州距京已近時日午秋暑尙熾州守名張綸具綠豆粥以進但設瓜蔬笋麋而不別他味其臧獲輩則飲以牲牢蓋張逆知太夫人望中口享甘肥必已屬厭反以涼糜爲供且解暑湯太夫人果大嘉至邸中謂相公曰一路煩熱至通州一憩始遊清涼國次日綸即拜戶部員外郎管倉管糧儲諸美差相繼入手矣張號釣石山東汶上人以歲貢至今官江陵敗張亦劣

怪事王氏之老僕鄉居者及案牘之通而曉事者獨心疑之請視諸辨良久忽曰汝非二爺房中某娘耶始色變吐實蓋相公乃弟學憲廉愛妾也學憲歿竊重賁賁辭遜不知於何地遇某遂嫁之二子其所育去凡四年矣初爲人所指目遂因訛就託冀王氏忌器釋有不虞尙有識之者夢周付幹僕嚴繫之以待京師返命處分此婦復誘幹僕私通乘其醉懈攜二稚并妻夜竄後竟杳無消息余嘗叩辰玉令婢升舉後曾有盼璽相示以踐生前諸約否辰玉云絕無之想亦恨僞托者玷辱清名故秘其津導耶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九

扶荔山房

婁江四王

初曇陽化去弇州與相公俱入道退居曇陽觀中屏室血斷筆硯與家庭絕其弟麟洲和石兩學憲亦在其家薰修焚鍊謂驂鸞跨鶴特刺事耳如是數年而麟洲起視閭學未幾相公麻命下亦應詔北上弇州孑然苦寂述返里第尋和石不起弇州亦以南副樞出山不三年觀中遂無四王之跡曇陽高足僧名道印者以傳燈第一人守觀旋歿麟洲從太常子告亦繼之弇州從南太司寇得請歸追痛道心不堅再娶世網未幾下世後來惟相公身正首檮子登鼎甲但於學道本來面目遠矣

所以古來神仙必居窮山絕境。和石初於學事與弇州俱不甚信後屢著靈異弇州遂北而和石亦息嘆矣時言官劾之者遂云和石大怒有違言其實不然蓋故甚其辭以聞其伯仲也

黃取吾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建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湘衡司馬長女發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卽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誑稱弟子學禪於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間漸以邪說進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十

扶荔山房

且迷厥夫懲勸意澹然作諸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人司馬家暗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既而習熟司馬忽戒遠遊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積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扇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遇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謂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并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黃字季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婦人能時藝

山陰張雨菴汝霖鶴部曾爲余言同里孫司馬樵峰以

甲戌舉南宮第一人而少時師傳惟其長嫂所授卽家

宰清簡公嫡配而侯居如法刑部之母夫人也性嚴而

慧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故樵峰受其教

以取大魁又漢陽蕭象林鳴甲戶部爲余言其從兄大

茹丁泰大行少時疎於制舉業屢試不第後入貨爲上

舍其內子閱其文輒塗乙之殆盡戒其勿行不聽而終

不售至庚子歲始謂曰今年屬草稍有文氣當偕子出

乃買舟沿塗與楊杞改竄至入試聲塵歎曰第可博榜

尾綴列耳及榜出果名籍將盡矣因挾之出都城僻處

日夜課之及新春始稍色喜謂子功力盡矣奈天資不

超技止此耳然尙可望本房首卷既撤闕遂舉第八名

則給事王斗漢士昌所拔也夫孫之父爲文恪宗伯蕭

之父爲漢冲會元而義方之訓反遜閨閣之玉成何也

且良媛以筆札垂世者多矣未聞嫺習時藝評騭精確

乃爾卽權舉比何忝耶與古人所云恨不使士大夫見

之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雲薄清冷不

勝單秋衣以爲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鸞鴻寄友

遊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在吹樓折來欲有寄游子

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懸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

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大

在焦關諸五言古詩沉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間秀非可

他擬以同徐姓并及

妬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妬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

二也以余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哉知私蓄

妾有庶子二入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敗之賊少

野獲編

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

間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宇中丞苦日傳語始

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之嗣

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

耳門人不敢啟齒而退時沈夫人踰六望七矣乃知妬

婦末路亦自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必覺耳○

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

亦然恐鳳毛但絕望矣

沈歸德身後

沈龍江相公清節近世罕見室無姬媵謝政後仇愷督將稀齡夫人贈刺調經藥因絕血亂其女尤奇始沈繼子爲所毒遂憤不識人相公彌留欲一見之渴不令通衙恨而絕其女必欲以他子承業而沈氏宗人不許其繼子尋天所得諸蔭皆爲羣從分受拜官而去丹旆素帷莫適爲主聞靈柩至今在寧陽城尙虛墓官失所先朝者德一旦爲若敖之鬼聞者惻然歸德在事受其知者不少必有經紀其家者

燕姬

縉紳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婦女以伴寂寥其間豈無一二志節可取者無奈生長犖穀饒情性成所酷嗜惟飲饌衣飾所請解惟房閨淫猥吾輩每買一姬則其家之姑姊姊妹媵主而賜養姑稍不自愛者一爲所蠱輒流連旬月甚至更番迭使才居男子鼃竭告終則邸中囊橐皆席捲而歸不決旬又尋一南人與講婚媾矣以余目親履敝相尋而士友輩尙如猩猩試酒未能盡悟其間命高福厚者每迫他事南還則此曹相率先行所餉不滿所望必斬齒彈舌俸兒萬狀以故晉人有比之京官牙牌者謂其出京不用也古人云燕趙多佳人意者別是一種耶

廣陵姬

今人買妾大抵廣陵居多或有嫌其爲瘦馬余深非之婦人以色爲命此李文饒至言世間粉黛那有閨閣揚州殊色本少但彼中以爲恒業卽仕宦家門必畜數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數十人自幼演習進退坐立之節卽應對步趨亦有次第且教以自安卑賤曲事主母以故大家姑婦亦有嚴於他方寬於場中者士人益安之子久遊其地見鼓吹花輿而出邦閭者日夜不絕更有貴顯過客尋覓母家眷屬悲喜諸狀時有之又見購妾者多以技藝見收則大謬不然如能琴者不過頗回或梅花一段能畫者不過蘭竹數枝能奕者不過起局數着能歌者不過玉抱肚集賢賓一二調而試之後至再至三卽立寢矣又能書者更可啞若仕客則寫史部尙書大學士孝廉則書第一甲第一名儒者則書解元會元等字便相託異以爲奇絕承納聘不復他疑到家使之操筆則此數字之外不辨波書益貌不甚楊如令習他藝以逮售耳食之徒驟見未免歎美且法眼者必自能辨又其俗最重童女若還一方白絹者徵其原值必立返以故下山者卽甚妹豔價僅十之三

女醫貨命

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慈聖皇太后久病日疾屢治屢發至癸丑年有婦彭氏者入內頗奏微効且善談諧能道市井俗事其體本后聖意因留宮中而懷孕已久其腹暗然宮婢輩俱勸之速出彭貪戀賞資遲遲不忍決一日忽產一男於慈聖位下宮人封夫人名彭金花女者之室上大怒立命殺之賴慈聖力救宛轉再三上難違慈旨命貸其死發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次年慈聖卽上仙壽寄降俗俗忘然不避者隔立見卽已嫁之女有姪其夫并皆婿而歸寧者母家必遣之行況官禁乎

徐安生

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鑒古書談爲余父客暮年始舉此女美慧多藝而性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傲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余且題一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堪愛酒杯棋局何常風雨齊來打亂幾枝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尾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

可念也余向紀徐姓女三人矣

婦人弓足

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于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官婢官嫗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卽解去足統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官婢敝履相示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翟君若九思建議禦房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滅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爲此弱虜制虜妙策予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大虜攻陷山西石州虜所得婦女駢之出塞

情其不能隨馬疾馳盡用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世固有不愛雙蓮者瞿君此策亦未爲制勝也○近日刻禠事私辛紀後漢遼閭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士曾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書太真遂所惑耳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說誠悞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履女圓頭履爲證又云宋齊以後題咏婦人足者甚多

野獲編

卷十三

著

扶荔山房

並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證以折之按梁武帝帝弟臨川王蕭宏與帝女水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事提以爲皇后承興公主使二僮女婢服入弑及升階僮踰限失履閣帥令輿人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可爲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官嬪青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余已記弓足因再闕元瑞說又訂之如此

妓女

妓鞋行酒

楊鐵崖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酹酹王弁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醜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杜常

角妓杜常吾郡城中人也以妖艷冠一時雲間范梈之允謙孝廉故學憲中吳之長公今學憲長倩之伯兄少時僛達一見契合兩人誓同生死而范婦翁爲陸阜南

野獲編

卷十三

天

扶荔山房

柳德中丞聞之大怒訟之官繫常獄中牧之以車資鼠取而出穢之遠逃迨丙子冬挈以計偕抵京已病頗殆不復能入試春盡則歿於邸中矣常扶柩歸自度歸時陸氏必不容其活甫渡江中流兩袖中一寶璽一寶宋硯二物俱收之所日用且性重能沉也一躍入水救之無及矣此事見松江諸名士記傳中不必備錄獨死後一事甚奇余頃北上渡楊子江起而小便水中舟人皆力止以爲不可余怪問故則云近日江西一仕客過此有小奚臨江小遺忽僵仆作吳語曰汝何人敢汚我

頭餐我名杜常游戲水府者將三十年乃一日見母至此仕客大駭且不解吳音急泊舟詢故老知其事者爲述始末仕客具姓醴拜奠首過小溪始避然則常爲水仙耶抑入鮫宮作織綃人耶總之怨忿所結未能托生沉滯滄波亦可哀矣。吳中張伯起曾語余曰丁丑春臨場時往省牧之病時常坐其榻旁牧之咯血在口力弱不能吐則常以口承之卽嚥人喉一嚥一頓絕頃刻間必數度吾觀牧之在死法不必言卽常請教故在亦憔悴無復人理矣牧之曰汝可代我與張伯伯一話最應曰君怯甚不可多語傷神我上天下地必隨君范亦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爲哽咽此時已心知二人必無獨死理矣伯起每爲余談此淚向承睫余亦爲之掩袂

劉鳳臺

燕京歌妓劉鳳臺以豔名一時今上丙子宣城沈君典吾鄉馮開之俱以公車入燕與之游後沈馮同爲丁丑廷會二元而劉委身於閩中福清人林尙星林本賈人字丙卿與沈馮二公俱相善至戊子年劉死于燕林方賈於武林聞訃星馳以北馮以謫居在家爲詩送之曰昔年曾醉美人家却恨花開又落花司馬青衫舊時淚因風吹不到琵琶其感慨甚深林不以爲忤比人鄙迎

劉姬厚養之刻玉爲主書鳳臺名而題長短句於首日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空繞欄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竟作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姬扇因抱玉主自隨書則供食夕則附枕仍攜以賣於四方偶至粵西爲劇盜陳亞三等所飛而沉其尸於江會同邑人亦林姓者爲梧州府推官習聞玉主事適亞三等以他事捕至拷掠不服及搜囊中得玉主始駭曰此吾里林丙卿物汝何從得之盜始吐實得林尸於江斂而歸之盜盡服辜時謂非玉主則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林宛終不白劉蓋得請於臬司以報林始終之誼也林之姻家葉少宰已爲丙卿傳紀其事而余又聞於林之姪號經宇者因記其略如此。開之先生曾語余曰鳳臺美不待言卽薦枕時肌體之柔膩情致之婉媚兼飛燕合德而有之宜林之惑溺至此也

俠娼

壬子季夏余以應試在鄆中方逢暑月靜友人麻城邱長孺侵晨警門入邀至其寓先有一客在云是浙鄞范仲子各進糜蔬並馬出城余苦辭不獲問以何往弟曰第去必有意日歡從之出西郊十餘里日已漸高抵一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第門甚壯入門一大廳事若勳戚家生少頃有女戲於
茶至云姑少待娘卽梳裝矣余已訝之旋招余輩入其
臥室雖敞而不華所陳衣篋鏡奩左右充滿侍其粧畢
始肅客問起居邱范皆其舊識問余此卽沈君否余曰
是也因微笑曰其貌不甚白皙而雙瞳特明秀鬢髮
如雲體纖弱不勝衣約年二十矣因導余輩從西角門
入則又一徑喬木蔽日假山亦已古色又得堂廡加大
前俯一池寬三數畝荷已盛花中有敗舟二因謂余曰
此小舫久廢目下將葺治與兄采蓮爲江南之樂兄許
之否余不測所以但唯唯謝尋以飯進少憩卽入內治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詰又數年卽從遜左從軍歸遇之邸舍余偶再及往事
邱始歎息愀然曰恨此子性命者君也向年委誠於君
君堅不從范仲子因以甘言朝夕誘之遂訂情老范故
好捕博又謀復故官盡散其資裝以及田園之屬幾萬
金往時會飲大第亦售三千金盡爲范所浪費以致簪
珥俱盡姬侍亦散鬻子然一身不給朝夕范別囑一娼
棄之不顧已投繯久矣其姓劉行二余至是始得其姓
氏爲黯然不怡者數日范名家子曾登戊戌武進士官
都閫中廢今亦已流落矣劉氏俠而慤初無遠謀定見
爲雄狐所疊竟至非命真是可憐而范負心至此恐薄
倖二字不足以盡之○范字仲凝近見士友云其人慣
誘娼女作此等伎倆非一度矣

釣聞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鈞起或時歌
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覓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篴繡成
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景范下曲云似
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
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探兒法穢亂官掖
延及戚里勳貴以至都中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
時特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觀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

於今若武林閭閻中亦時有之則肆所設用使貿易
非坊曲比也

野獲編卷二十三終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四目錄

叢編

煤山梳妝臺

京師舊城

四輔城

西苑茶齋

南內

射所

書院

會館

周宣王石鼓

京師園亭

房山縣石經

京師名實相違

白石

畿內三大

口外四絕

內市日期

野獲編 卷二十四 目錄

扶荔山房

廟市日期

京師俗對

揀花掃雪

帳房

外郡

南宋陵寢

雪山

鄭州

入滇三路

貴定縣

靈巖山

風俗

六月六日

傅粉

小唱

男色之靡

火把節

種羊

同川浴

可戶

技藝

鬪物

李近樓琵琶

宋時諺語

戲物

縉紳餘技

野獲編

卷二十四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者 桐鄉錢 枋爾載貺

畿輔

煤山梳妝臺

今京師厚載門內逼紫禁城俗所謂煤山者本名萬歲山其高數十仞草木森然相傳其下皆聚石炭以備開城不虞之用者余初未之信後見宋景濂手跋一畫卷載金臺十二景而萬歲山居其一云鞋襪初興時有山忽墳起說者謂王氣所生金人惡之乃鑿其山登其石聚於苑中盡夷故地元滅金都燕以爲瑞復乃賜今名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一 扶荔山房

陶宗儀輟耕錄亦云然此其說確矣又有梳妝臺與此山相近予幼時往游尙有圯材數條今盡朽腐存臺基而已相傳爲耶律后蕭氏洗粧之所似亦猶煤山之說耳其旁又有兔兒山較煤山甚卑不知所始當遼盛時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遣人跡之其地乃一小山甚奇秀因鑿而登致於此鑿之夜山鳥悲鳴事見遼史中疑卽此山因指以妝臺近地耶宣宗御製廣寒殿記竟不及此山所自來僅引宋良岳爲喻蓋以良岳足華戒萬世也遼金爲厭勝之術教場中國民力移山不恤非遼金必不忍爲然皆無裨於運數止資聖朝宮苑巨觀

始信廢興天定徒費經營亦猶隋煬帝疏汴渠供宋朝漕運而已況犬羊之相噬哉高昌國之先有王倫的斤者尙唐金蓮公主唐使相地者至其國云國有福山其強盛以此蓋壤山以弱其國唐以婚媾求之的斤遂與之唐人焚以烈火沃以醢醢其石碎乃棄而去鳥獸俱悲驚七日的斤死傳世者又數世乃遷於火州然則遼金又祖唐故智耳

京師舊城

都城之北有故土城環抱東西北三面與都城聯合相傳元時京城在此本朝移而稍南按今鼓樓正在城之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二 扶荔山房

北頗壯麗或云此卽元之前朝門也以土城喻之理或然歟又今彰儀門之西近門有天寧寺者本隋文帝所建名宏業有高塔以藏舍利其塔至今完好像設木石堅緻古樸風鈴四徹聽之心魂肅然此塔在仁壽中放光文帝命繪圖以進今宦游京師者既不能知問之寺僧亦情不曉并古碑碣無一存者宜古蹟之日溼也

四輔城

今上壬辰夏劉曄之亂未寧而倭事又起時張新建新從田間起拜末相上奏云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圍隘竊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

鎮不四百里東南去天津衛海口不二百里而南去紫
荆關不三千里俱迫近積穀倘有風塵之警何追犯都
城可爲寒心今宜於近京周圍數十里內卜水山之善
利害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
外設教場合無遵照祖宗五軍舊制以三大營爲中軍
其四城各撥兵萬人以五府知兵者統之俱聽戎政大
臣節制益倣漢南北二軍宋禁廂二軍及我太祖蒲口
大營之意謹繪圖進覽上允之下部已議於六里屯八
里屯建城矣而兵科都給事中許宏綱御史樊玉衡等
稍稍尼之上乃命俟倭事寧息舉行其說遂中寢至戊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荒山房

似乎太近宜用其意而變通之往時邱文莊建議立四
輔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傳守松亭關一帶及扼
松遼左以易州或真定爲西輔傳守紫荆一帶關隘以
臨清爲南輔俾護漕運其說大抵與張新建同而所議
建輔之地遠近大異邱欲以臨清爲一輔而去京太遠
似當立於河間天津之間卽極南亦當在德州故城爲
得之至若邱議盡罷兩直隸河南山東班軍之人操者
其說最當蓋班軍昔猶攜家以來然已疲於道路不任
執戈近日則領班都司卽於近京僱老弱飢民冒充
數比事畢出都俱鳥獸散去又非邱在時比矣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四 扶荒山房

西苑奏音

余往年初應京兆試暇日同戚晚郭小侯游西苑見牽
籠諸禽頗珍異足爲耳目玩至若虎豹之屬無慮數十
俱貯檻中腥風逆鼻爪目可畏意甚憎之又有所謂虎
城全如邊外墩堡式前後鐵門局固奇壯壯二於苑中
設一廳事爲其避雨雪處昂首上視如訴飢狀好事者
多投以雞犬雞無知初尚啄其目虎一噬氣毛羽盡墮
狗初投下卽已悸而僵任其糜爛而已聞每一獸日給
羊豕肉數十觔似此不經之費真可省十年來無心續
舊游聞上夢虎噬足次日令人絕其食計虎城中但存

虎骨矣

南內

余曾游南內在禁城外之吳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卽景泰時銅英宗處所稱小南城者是也二門內亦有前後兩殿具體而微有兩廡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其他離宮以及圓殿石橋皆復辟後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聞之老中官不特至宇泐隘侍衛寂寥卽膳羞從實入亦不時具并紙筆不多給慮其與外人通謀議也錢后日以鍼繡出賃或母家微有所進以供玉食故復辟後待錢氏甚厚至兩幸其第或云今所傳野獲編

卷二十四

五 扶菴山房

射所

今京城內西長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間燬於火後詔遂廢之爲點視軍士及演馬教射之地象以非時來偶一演之耳會試放榜次日新郎君

書院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六 扶菴山房

書院之設助於宋之金山祖徠及白鹿洞本朝皆無額設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而羅念菴唐荆川諸公繼之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嘉靖末年徐華亭以首揆爲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託吾道凡撫臺巡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爲中丞行臺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講學立意翦抑適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遂徧行天下拆毀其威令之行峻於世廟江陵敗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爲權相大罪之一而盡行

修復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其議不果行近年理學再盛爭以臯比相高書院肆與不滅往日李見羅在鄖陽遂拆參將衙門改造幾爲武夫所殺於是人稍有成心矣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論各立宗旨書院者又不入此例也當正德間書院遍宇內蒙建陽春書院於南昌以劉養正爲講學盟主招致四方游士求李夢陽爲之記張璁尙爲鄉貢士亦立羅山書院於其鄉聚徒講學其不自揆類此

會館

京師五方所聚其鄉各有會館爲初至居停相沿甚便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七

林蕩山房

惟吾鄉無之先人在吏局時首議興鄉會數歸未成子再入都則巍然華構矣然往往爲同鄉貴冑所奪薄宦及士人輩不得一庇宇下大失初意今思唐人滿鎮俱有進奏院凡奏事將吏及部曲貿易都下者俱得居之卽跋扈如淄青李師道昭義劉從諱輩俱得置邸如故事蓋示王者無外其法甚善此又不止於桑梓萍聚如會館已若今天下一家省直撫按藩臬大吏其奏事承差舍人充初都下散處旅店易作奸究何如亦倣唐制令各處聽設一院以待二司各府之入覲及承舍之奉差者最便計也況巡撫及總兵官俱有提舉官在京師

專司邸報此亦進奏院遺意引而伸之不爲鄉見駭聞也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八唐時鄭餘慶始徙置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又得其二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戰門左右竝列使後學得觀周世第一奇文卽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璞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笥藏者粘汴罕輩破城時日宗金銀裘段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八

秋蕩山房

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卽良岳無片礫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聖朝爲文藝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咏及考據但是時文尙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慎尋釋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矣

京師園亭

都下園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勳臣以及中貴大抵氣象軒豁廊廟多而山林少且無尋丈之水可以滄汎惟城西北淨業寺側有前後兩湖最宜開徑今惟徐定公

壁一園臨涯據渙似已遯勝而堂宇苦無幽致其大門棹楔顏曰大師圖則制作可知矣以予所見可觀者賊邪則李寧遠圖最微主人老德不復修飾聞今已他屬張惠安園獨富芍藥至數萬本春杪賞游分日占賞或至相競又萬瞻明都尉園前憑小水芍藥亦繁雖高臺崇榭略有迴廊曲室自云出自翁主指授又米仲詒進士園事事模倣江南幾如桓溫之於劉琨無所不似其地名海淀頗幽潔荷有威曉李武清新構亭館大數百畝穿池疊山所費已鉅萬尙屬經始耳其豪貴家苑園甚夥併富估豪民列在郊坰杜曲者尙俟續游蓋太平野獲編

卷二四

九 扶荔山房

已久但能點綴京華卽佳事也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頌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視行卽少師姚廣孝也留咏而歸歷代扇閉如故去年浙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余欲發其藏簡其未刻者緒成全藏子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未法象教毀壞故闕此

爲迷津寶筏今蟄下彫弊不似往年宮掖貴籍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論必至散軼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爲然余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京師名實相違

京師向有諺語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益議名實之不稱也然正不止此儒生之曳白無如國子監官馬之駑下無如太僕寺驢馬之固陋無如欽天監音樂之謬誤無如太常寺韶箴之空乏無如太倉庫士卒之老弱無如三大營軍法之劣俗與畫學之蕪穢無如制誥兩房文華武英兩殿眞可浩

野獲編

卷二四

十

扶荔山房

歎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惟有拜客赴席爲日課然皆不得自由一入衙門則前後左右皆紹興人生堂皇者如傀儡任牽絲之手提東則東提西則西間有奇察者欲自爲政則故舉疑似難明之案引久遠不行之例使其耳目昏亂精彩凋疲必至取上譴責而後已若套子宴會但憑小唱云請勦卽請酒卽請酒湯湯卽湯湯陽戲數折之後各拱揖別去會得飲趣否拜客則皆出長班授意除赴朝會調貴要之外遠近遲速以及當求面當到聽當到門導引指揮惟其所適卽使置一個人於與馬間不過如此世間通弊固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若

前云諺語之屬則開闢之初必無此事

白石

魏朝陵寢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兩朝再建三殿兩官其取石更繁倘鑿之他方卽傾國家物力亦不能辦乃近京數十里名三山大石窩者專產白石瑩徹無瑕俗謂之白御石頭年三殿災後曾見預石入都供住從用者俱高廣數丈似天生異種以供聖朝之需又如嘉靖初改營興獻王顯陵正苦乏石而襄陽之襄陽縣忽得白石如京師之大石窩斧鑿相尋用之不盡不惟陵寢早竣楚之民力亦賴以少避眞非偶然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士

扶荔山房

畿南三大

今北方諺語云滄州獅子景州堽真定府裡大菩薩爲畿南三壯觀余皆及睹實燕趙間所僅見大佛爲唐釋子澄空所鑄凡經三度最後投身火中始成然其像本三截不知當時冶鑄法云何余過時追慕不及登閣大日四更卽發至今以爲恨滄州鐵獅最大向曾有逸盜叛伏其中搜捕不獲後知其故遂刺破其腹殆在唐爲橫海軍節度使治所後又名義昌此必其幕府牙城用以立威儀今云周世宗命罪人所治訛傳也景州在唐爲橫海軍巡屬本在內地自石晉割羅龍諸道後遂爲

極邊無復險隘可守乃詭云建塢實爲觀望之所今塢

比他方製狹而級高全與邊塞烽臺相似未登其半兩燕一帶諸山俱在目下宋恃此塢防契丹敗盟先事保聚今則無所用之矣因思南京報恩寺逼近聚寶門外其塢高入雲表文皇燭天下之力十六年始成當時爲報太祖孝慈后罔極大恩因以爲名然帝城瞻紫一覽無遺萬一風塵之警城闕盡閉能不寒心昔人云元車登雨花臺則城中飛走皆不能通況此塢高於雨花臺二三倍耶

口外四絕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士

扶荔山房

山西舊有四絕俱在石晉所割山後雲中一道中今呼爲口外蓋盡在居庸關之北也曰宣府教場其縱十里橫四十里每督臣視師及巡閱御史三年大閱所謂山西宣大三鎮將士至俱不滿一角蓋宇內無兩曰蔚州城牆相傳李克用所築無論牆堅其焚石光澤可以照面赫連之統萬城不足道也曰朔州營房間其牆營外向行人可以避雨房爲尉遲敬德所建尉遲本劉武周故將武周起此地又尉遲爲鄯陽人朔故都陽縣也理亦有之曰大同婆娘大同府爲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封國又納中山王徐達之女爲妃於太宗爲僚婿當時

事力繁盛又在極邊與燕遼二國輿峙故所蓄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以漸衰落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絃晝夜不絕今京師城內外不隸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謂路歧散樂者是也此則絕在宋世俱棄之契丹真可痛惜然蔚州又出佳煤名水火炭燒紅置香爐中不煙不滓其灰如雪亦天下最宜府出黃鼠最珍其肥甘脆美北味所無今都下相饒遺皆鹽漬其瘠者以人徒存其名耳

內市日期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野獲編

卷二十四

圭

扶荔山房

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設場貿易聞之內使云此三日例令內中賤役輩登城出官棄之以至各門俱啓因之陳列器物借以博易今諸小珣相譽爲推棄者必奉殿之至死不休亦可哂矣近因倭番事興言官建白欲禁內市恐慮勾引奸細竟伺禁近其說亦是但內府二十四監幕布星羅所設工匠廚役隸人圍人以及諸瑞僮奴親屬不下數十萬人朝夕出入能保其無夾帶交構諸弊乎又諺內市不許貨買月劍諸利器尤爲外謬兵仗局所鍛造諸械器晝夜不絕武庫方資以爲用市上河缺廢物何足爲有無以此類如

未爲通論

廟市日期

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畢備羈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頃刻富有完美以至書畫骨董眞僞錯陳北人不能鑒別往往爲吳儂以賤值收之其他剔紅填漆舊物自內廷闕出者尤爲精好往時所索甚微今其價十倍矣至於器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杯棗之屬初不過數金余兒時尙不知珍重頃來京師則成器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子爲吐舌不能下宜銅香爐所酬亦略如之益皆吳中僎野獲編

卷二十四

酉

扶荔山房

京城俗對

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顏者如吳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庵對龍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輪寺象棋樓對骨牌糕棋盤街對幡杆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廠對四夷館又官果對孩兒茶石秋風對樟太歲白龍校尉對紅盛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倭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混堂對醞醪酒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

新蓮子衙衙奇味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會書太監對帶刀散騎衛衛舍人

棟花埽雪

大內每於雪後卽於京管內撥三千名入內廷埽雪輪番出入或其年雪湧有至三數度者輒得官婢所棄遺簪敝履及破壞淫巧之具以示外人每歲冬俱然亦有游閑年少代充其役以觀禁掖官殿者又南京舊制有棟花舍人額設五百名蓋當年供宗廟薦新及玉食餽餽之用今廢久矣五百棟花三千埽雪豈非兩都埽野

帳房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今北方所用帳房卽古穹廡也其小如厝蘇團蕉者則移屯下骨及士大夫居恆於郊射獵宴飲諸事靡不需之至其大者可容千人關陝及近虜諸邊文武大臣按行塞上每過程頭之所輒張設雖列如隋煬帝離宮木城大將節樓士卒次舍靡不畢備然多以布帛爲之惟席中大會方以瓊禦寒妻妾子女以及牛馬羊駝俱裹食其中如今宣府大同邊口某一路兵馬值其筒帳房是也至本朝大內間亦有之偶供賞花較獵之用未有絕大者惟正德九年九月陝西守臣奉上命置花頭

帳房凡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庑院則影畫閣幔璫瑜之屬俱備又有游幸出哨聲息諸名號舍先是以紙裁成式頒示彼中踰年始成自是上郊祀青城亦坐臥此中不復御齋宮其他巡幸可知矣又最華侈者無如貂帳嘉靖辛酉冬西內之火亦上與尙妃住小貂帳房秘戲而熾至其後則江陵當國遠左帥臣各緝貂爲帳其中椅榻燈机俱飾以貂皮初冬卽進歲歲皆然其後習以爲例近聞兵部大堂及兵科亦得之矣帳房爲廣野所必需江南則畫鶴文螭敞若華堂迅如奔馬安所用之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外郡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建真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官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真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成豪民於遼東遂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

遺骨歲月已自不合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即又當時所紀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一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為汝葬之因以一品禮葬於蓋洛之原數日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未歸有王之道者請斲神輅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衣冕納之於柩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辨真偽則事體便難收拾矣況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臆說耳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樓迦佛修道窟芽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即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叔樞上卷有記而胡元瑞又歎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為證而其言不無妄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即今茂州南松潘衛之雪欄關即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皇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為雪山者甚

多王叔樞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日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張舜民畫邊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塞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眾山上居人口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寒色異於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核吐蕃境蓋即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陷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俗尋僧位封為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為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鄭州

鄭州在雄縣之南任邱之北其地即公孫瓚所築易京有東坡詩可攷周世宗取契丹三關以立霸雄鄭三州者霸仍為州雄降為縣惟鄭則廢勿治聞文皇帝撤其城土基猶完好竊謂此地為畿輔要害而去州縣稍遠響馬大夥多盤據其中無守令彈壓任邱令大家又為

之爲主幾不可詰開宜仍立一縣爲得之城外有藥王廟專祀扁鵲不知始自何年香火最盛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宣大創遠諸邊各方商賈輒運珍異并布帛菽粟之屬入城爲市京師自勦威金吾中貴大俠以及名娼麗豎車載馬馳云賀藥王生日幕帝過野聲樂震天每日晷搭蓬殿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貿易游覽開兩旬方漸散頃年上偶遠豫慈聖爲禱於藥王祠未幾聖躬復原因大出內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農軒轅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藥工之會彌加輻輳近聞亦徵有權稅入於大內則吏宜移一神游野獲編

卷二十四

五 扶荔山房

統勤兵一枝駐其地以防意外之竊發矣局隅故鄭人邢子才亦產此地

八滇三路

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馬湖府以至雲南府屬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屬之會川衛以至雲南武定府是爲北路自廣西之田州府至雲南之廣南府由廣南之廣西府是爲南路其自湖廣常德府入貴州鎮遠府以達雲南之曲靖府是爲中路則今日通行之道也蜀中粵西兩路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復經由惟建昌爲滇撫所轄尙有商賈間走此捷徑者亦千百之

一耳丁未會試後雲南舉人楊提等上疏請開河制故道由省城竟抵廣西田州由富川以入三江口便可從大江直抵南都亦可以陸路竟達常德府其路較今走貴州者凡近三千餘里且列其便有五上下具疏於兵部部中亦是其說但云新路之關事關三省倘新道開而故道不廢每歲協濟滇必有辭若夫裁永昌之兵餉酌錢糧之加派又係邊務民情未敢擅擬上命彼中撫按會議而迄不行蓋貴州本羅施鬼國特以通滇一線強名省會水西安氏力任郵傳以故聲息時間不敢狂逞若黔路一塞則普安以東便成荒徽安氏且據爲案野獲編

卷二十四

五 扶荔山房

中物矣即使安氏世守臣節而四川馬湖以西建昌以南俱土司錯壤廣西之田州亦土官也其鎮悍難制與水西等耳故談滇事者謂不如仍由黔之便時上曾阿克稱兵據武定府焚劫會城雲南大震至戊申歲猶未平工科給事王元翰建議謂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俾黔中一線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舊直達田州之馬湖西有兩旁一路由普安至田州皆不過漆設設險關乎水穩既可以通金陵又可以出荆襄便宜疏開以廣人壘之道由黔由粵由蜀又水路由江四途並進則土司諸夷自失其負固之勢可不煩征勦其疏留中益元翰亦

滇人其說亦猶之楊提也廟室寢間迄今不行

貴定縣

貴州省治無府三司俱治貴州宣慰使司陸榮廷始立貴陽府繼又立新貴縣至萬歷已酉復改土司設一府同新貴屬府撫按爲清名於朝時瑞昌相公當國居常謂吾閩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上三官俱同普天無兩至是黔疏適至乃議命縣名曰貴定得旨如所擬遂與開成條對

靈巖山

靈巖山有夫差館娃宮響屧廊浣花池宋香徑等勝固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吳中麗屬也其石最佳者中硯材次亦當碑泐諸用年來山麓居民與石戶爲奸據爲已有日夜椎礮斷岬頽墜復舊觀山下有黃伯傳名君遠者以詩游公卿間爲申文定客獨心哀之欲禁止而無力適馬仲良以戶部郎來司許墅開登山慨歎黃達以禁採之說進馬因出厚價與居民贖此山爲官物立碑刻文永不許斧鑿居民石匠兩失重貨不勝悲恨乃進賂於吳令京副與名熙臣者哀雖嗜賄然爲馬所脅持未敢納弟心銜之而已時又有吳人周中石名恭先者妻中王女諸客也曾爲諸生去爲山人稱詩流寓襄陽馬少時卽與相識

頃暫歸里詎謂石匠我能遏止使君合若輩售石如初

諸人大喜合貨爲壽周乃大張營業邀仲良於山中正樂飲間周忽談山事云公何苦愛此頑石不爲小民謀生計仲良已斃然色變忽聞譁然一聲震動山席坐中大驚問之則運斤轉石者從山頂墮下大半墮至山趾也馬大怒命捕之悉已逃走乃卽周席上以歌重假崔朴之洩忿不終宴而別周慙甚私進諭於袁令謂馬使君知公以靈巖爲外府將不利公矣周已亡老眼月忽病死周之子謂事起黃伯傳謀復此山以致乃竹交讎不起訐之袁令袁立捕黃皆之三十囊三木於通衢周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之子又以不潔汚其面責其輸貨以免時仲良貶期已滿方候代亦無計脫之吳中士人與申文定善不直其事今詞所哀於袁令黃始得釋而馬遂成深仇又逾年丁巳大計則襄陽鄭太宰爲政亦識周中有哀因得以畫語中之馬亦自用他事開罪於吏垣遂外貶去今年己未袁亦用外察劾降吳一山之廢與不足論二官之貪貪不必問卽二吳儂之是非亦不暇辨獨憶游此地者別無他隙因山人爭構起見兩敗俱傷前進賢者尙愛此輩如嗜癩然何耶馬仲良一去任鑿石者彌山互谷珠伐之聲晝夜不絕今山腹已榜千載名勝夷爲

政陀再一二十年吳中無靈嚴矣

風俗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呈史宸瞻曝列聖實錄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冊則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濡沐之則不腫不垢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推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體於波浪中畢事藉液浮出腥穢因之漲膩居人他處遠汲必旬日而始澄澈又憎人見之遇者必觸死乃已間有懸者預月野獲編

卷二十四

重

扶義直躬

多及駕輦賦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遇有疾病不能入朝則偕下班暫代象奴牽之彼房傳語未替則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嬌栗銅鼓諸聲入神者持錢界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奴受錢滿數而後昂昂首鳴鳴出聲其在象房間亦狂逸至於散屋樹樹人畜遇之俱壓爛當其將病耳中先有滴出名目由性發則預以巨繚廣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親帥中輟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距其斃已旬餘穢塞通衢過者避道且天庖何嘗需此發後京師輻輳又抵皆然

野獲編

卷二十四

詩

扶義直躬

傅粉

婦人傅粉固為恆事然國色必不爾古來惟宮掖尚之北周天元帝禁人間傅粉但令黃粉相救已屬可笑但此朝又笑南朝諸帝為傅粉郎君益其時天子亦用此飾矣子游都下見中官輩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面及頰以表峰稜意其言或不妄至男子如佞倖鼎閣之屬所不論若士人則惟漢之李固胡粉傅面魏何晏粉白不去手最為妖異近見一大僚年已且順潔白如美婦人密謂之乃亦用李何故事也昔齊文宣帝對彭城王元韶鬚鬢加以粉黛目為嬪御蓋識其儼懽其今劍閣

丈夫以類御自居亦係矣金自章宗後諸士亦多傅粉爲臣下所竊謂豈宋世帝王亦有此風而完顏亮之則若乃陳思王粉妝作舞駭天下之觀李天下粉墨交爭分伶官之席此不過後偷效則耳

小唱

京師自宣德額佐流後嚴禁官妓絃索無以爲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此小技獨爾人意每遇會客酒筵十百計盡以付之席散神完無一遺漏僮奴輩藉手以免詞責然詞察時情飾曲風情一掃而衙門亦藉以爲耳目則起於近年人始畏惡之其黠而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嘉山房

愚者類爲要津所據斷袖分桃之際資以酒貨任謀而充功曹即納候選突而弁分旋拜爲海而附庸歟矣以子日銀已不下數十輩甲辰乙巳間小唱吳秀者長目名首揆沈四明曹君名泰鴻者以重賂納之郎第娶愛專房非親狎不得接席時同邑陳中允最稱人幕後爲御史宋壽所劾云與八十金賄身之吳秀傾跌於火樹銀花之下仕紳笑之大抵此輩俱浙之寧波人與沈陳二公投契更宜近日又有臨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兒童無聊賴亦承乏充歌兒然必僞稱浙人一日遇一北童問汝生何方應聲曰浙之慈谿又問汝爲慈谿府縣

谿州乎又對曰慈谿州再問汝曾讀錢謙江乎曰必經之途又問用何物以過來則曰鴨頭口過來蓋呂閣儉輩浙東語而未會親到遂墮一時笑海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於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陷閨閣黎之律禁姦通藝師之客屬館舍皆係託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罪囚久繫狴犴給朝夕皆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人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毆計告提牢官亦有分詞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嘉山房

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四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於君尚威俗如京中小唱閨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愛童爲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游堵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尙有不深嗜者佛經中名男色爲旃羅舍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念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傳爇麻

七八尺置門外燕之至夜火光燭大又用牲肉細縷如
贈和以鹽醯生食之問其原則是日爲洪武間遣待制
王忠文特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願以此立節亦
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考忠文被害爲十
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卽合惟亦以五月五日亡
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說
不少矣

錢衛載按袁懋功漢記云南詔皮邏雖滅五詔得其
土地而遺裔尙存乃於國中設一樓櫓其華麗樓上
陳設錦繡戶牖板櫺悉用松明松木心有蟲者每夏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七

民爲山房

臣下登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漢載記二十五日

值祭先之期令人招五詔助奠至期祭畢銀宴延眾

登樓歡飲須臾皮邏問伴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

詔皆領盡死國人始悟用松明之意今滇中於是夕

衢巷皆舉火名曰星回節俗言大經節野史作大節

曼阿奴爲漢將鄧世忠所殺其妻阿南渡海欲求之

在羣次空故夫二焚故夫時衣易其衣三事則可一

南詔明曰知其言安國人張松島置夫其下阿

南詔明曰知其言安國人張松島置夫其下阿

漢記二十三卷爲雲南巡撫袁香河總功所若時康

熙六年丁未至三十年甲戌雲貴總督丁廣寧奏
恩孔於六月二十八日入省城余在其幕中是夕無
所聞後見人言諸葛武侯抵滇已昏暮百姓喜因執
火把迎之因沿以爲節惜未記詢其何日也與沈袁
所記又不同附此以備攷訂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中有萬石船艫南人不信北地有
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吐絲成繭縲以作帛
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
其俗種法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天

技藝書房

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壘纍乃延僧待呪吹螺伐鼓
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數但其臍帶尙聯死羊腹中
僧又以法誦誦割之羊各遂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
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
彼土者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疑之耳又如吳中之
種蠶以莧菜和蠶到成小候與牝家食之久之家產小
蠶以百計畜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蠶是
也又如鄆人之種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丘
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多蚶田值最貴若以語北人
亦未必肯信唐書西域傳驃分國羊生土中膾屬地俗

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膽絕則食水草所紀略同恒不云種耳元人白堊詩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同川浴

古云粵中多賊因男女同川而浴乃淫氣所生同川事余未之信一日與沈靈山司馬談及沈云余令番禺時初不知有此風蓋令居解署不及見耳及詢成神電簡開居每飯後奴皆出必暮而返日日皆然則痛咎之爾輩亦效颦好欲棄擲我耶然不悛如故一日午飯後伺之則僕相率出城因尾之同行至郭外近河濱見老少男婦俱解衣入水拍浮甚樂彌望不絕觀者如堵略不避還始知此曹亭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余因問曰自此後公將何法以處之沈曰從此以往豈但不加笞楚而已每遇飯飽則我先羣奴出門矣因抵掌大笑此風不知今日尙然否

丐口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情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間任猥下雜役主弄吉肉及牙儉之屬其妻人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保媼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娣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

里巷編

卷二十四

元

扶嘉山房

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

民通婚姻卽積蠹巨萬禁不得納貨爲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余幼時亦曾服其藥

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

同鄉縣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刻竭力

辦其非云人貧者乃宋朝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

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

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賢則如故子謂此

等名色從不見書冊且楊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

賊殺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前爲臣虜何以自晉陽

野獲編

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有貨也是皆

不可曉

枝條

關物

卷二十四

辛

扶嘉山房

同平關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關必更奇但無大膽

人能行耳最微爲蟋蟀顯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

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尙與

草堂攜地隨蟋蟀置邊遞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嫻此戲

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个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有以

杜蟬蟬比首事功得世職者今宜審蟬蟬金甚珍重其
價不誠宜和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
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聞雞爲唐元
宗所好然金距芥羽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關鷄則見晉
桓溫寶傳及唐高宗好關鷄一稿至直錢五十萬關鷄
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
矣袁中郎云曾見關鷄閩人多誇關魚余俱未得見

今世樓北巷

京師絕學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故籍錦衣膏
葉百戶幼以嗜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諸技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
輩紀之者甚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
僧所佛事經明鼓篋笙簫之屬無不畢舉酷似其聲老
婢席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郎爲兒輩道之恨
今功不及從比矣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
日同社館東郊外翁公莊者邀往宴集託詞令有神技
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替者以一小屏圍於座隅并琵琶
不半但孤坐其中初作微人販薑郎中爲郎主京師
人所賺因即設技鋪舖中徒隸與索錢郎主婦私與徒
輩通姦或南戎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

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解巡城御史勒問兵
馬爲閩人御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覆詰
問種種曲折有延下喧闐如市詰問百出忽究出舖中姦
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辨各操其鄉音適時畢事而
散余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適時再
往尋覓則亦不可得矣

宋時詠語

此宋全盛時士大夫耽於水厄或溺於手談因廢職業
被自前去位者不絕時人因目茶籠曰草大蟲楸枰曰
木野狐又有以燒煉破家者則以丹竈爲火花娘京師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無賴房纖婦女於大溝渠之中自稱爲鬼樊樓其名甚
彰本朝熟茶經者甚少至近年茶盛行其價賤絕幾
與葵菰蒿小龍團相埒余所見馮開之祭酒周本音處
士皆精此藝而長興之洞山茶遂遍宇內今上初年有
方子振者以奔冠海內因而致富人贊爲上舍得廣東
靈幕而出又有林符卿者以少年繼之名與方並馳諸
貴人禮爲上客家亦起矣惟黃白一事智者多笑之而
高明士大夫反篤信不怠如董思白太史陳眉公聘君
皆酷好之此亦何異陳瑩中之談星命蘇子瞻之求長
生乎今都下溝瀆亦廣往往爲樵埋剽竊者所窟穴或

化爲樊樓理亦有之

戲物

古來惟弄傀儡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
銜錢犬踏樞羊鳴鼓龜造埽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
斗騎舞柝枝而極矣今又有者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
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開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
始過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隨起又
合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舊技
者藏一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
鼓之則趨回交戰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
野獲編 卷二十四 重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二十四

重

扶荔山房

緒細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刺技余嘗年
見吳大參一論善擊鼓真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
處仲何如吳中綰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

江沈吏部原無錫吳進士金時俱工度曲每廣生命技
郎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尙所
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嫺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馬
張縱師思忠諸君蹴鞠俱精絕此蓋蹴鞠通於擊刺正
倣侯本色不足異也

野獲編卷二十四終

野獲編

卷二十四

言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五目錄

評論

評議大禮諸臣

金州評議禮

靖康景泰二論

汪南溟文

評論前輩

私史

林居漫錄

袁中郎論詩

評書

著述

獻書被斥

大學衍義

詩禍

呂焦二書

野獲編

卷二十五目錄

扶荔山房

國學刻書

類雋類函

英通紀

詞曲

蔡中郎

西廂

南北散套

邱文莊填詞

絃索入曲

填詞名手

太和記

填詞有他意

張伯起傳奇

梁伯龍傳奇

曇花記

拜月亭

北詞傳授

時尚小令

雜劇

雜劇院本

戲旦

笛曲

俗樂有所本

俚語

舞名

金瓶梅附

野獲編

卷二十五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五

秀水沈德潛景倚著 附錄錄 楊爾載輯

評論

評議大禮諸臣

桂方諸臣附和大禮以博官爵非爲勢利所逼耶乃當時世宗聖製一篇其意云今世衰道微人欲熾盛彼之附和者師生兄弟亦有不同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學爲少保導之見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爲尙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勢利奪人之速可爲世戒楊一清代爲桂辯云喬宇野獲編 卷二十五 共萬山房

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誠然若桂華能持正論未可盡非上曰朕歎兄弟殊途吁嗟之餘卿獨不依邪言將原稿改之按世宗聖語卽張璁寧忤聖主不敗忤權臣之說矣故以人欲熾甚坐持正諸臣楊丹徒迎合意旨亦驚愕湛以傳會時趨寧非勢利之尤乎然甫踰年亦爲璁等所逐矣占風望氣亦復何益是亦可爲世戒矣

弁州評議禮

弁州作張永嘉傳云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卽不言禮必有以自見其語不甚謬然其中如黃綰之校

險彭澤之狼橫又豈可以磊磊目之若錦衣之蔬能遷寺丞之何淵初以附永嘉得進後睹其暴貴又妨永嘉以自爲地此皆諸公所引爲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顏歎背乎至其後也則豐坊者起而疏請宗容皇入太廟天下皆恨其誚使張桂而在亦必諫止然則何淵之世室未可盡非而既帝既考之後事體愈重上意已定卽百張桂安能救正也貴溪之分祀四郊與祀諸改卽皆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雖其恨而屢攻之終無如之何最後則孝烈皇后之先附太廟并徐華亭亦不敢諍乃知典制一趨侵尋日深此實永嘉輩爲之俑至於野獲編 卷二十五 共萬山房

末流不復可障遏矣

靖康景泰二論

董思白太史嘗有言周之失計未有甚於東遷者此子瞻氏之言也李綱用之于靖康而宋社屋社椶爲重君爲輕此子輿氏之言也于謙用之于景泰而明祚昌蓋謂二公皆抱忠義而謀國或濟或不濟卽往哲格言亦不可盡泥者然二公不獨信古之有得失卽識見亦不同今觀肅愍諸奏凡條陳兵食戰守事宜無一不中肯綮施之無不立效自是見地高卓加人數等李伯紀在宋無論兵援太原逗遛不進致誤大事卽建炎初起

當國首建募兵買馬括財三大政果有一端可行石江
淮既無馬可買而招兵括財之議尤爲舛謬李欲大都
增兵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其餉出于何所且中原既失
全恃東南根本而乃盡括富民所蓄以充軍興將至愁
戶歎人人思亂不待元末渡江而民心先變矣宋齊愈
所以首駁之李懶無以辨乃借書張邦昌三字置之極
刑亦太慘矣肅愍當英廟北狩時力拒南遷之議謂徐
理可斬然終不殺徐且力薦之爲祭酒致徐他日奪門
陷于西市之行若以小人肺腸視之必謂忠定密于防
患而肅愍拙于謀身矣○靖康金人再入犯道君欲自
出陝西招兵爲李綱所遏不得行以故城破入金軍時
見欽宗曰早聽老夫之言無今日之禍欽宗無以應也
又粘罕初圍城時蔡京求入見陳退兵策蓋欲決河灌
敵督使匹馬不返而攻者四起不許入國門遂貶潭州
此時君相共亡其國罪不必言但此二策未爲無見竟
以人廢言若景泰之際則英主勞臣拮据以安廟社又
非宋事比矣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尚未得與其列
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膺驟貴其嗣墨行世曩得世名弁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大明鄉余
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儘有合處至碑版紀
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
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
而口不敢言以世所賈惡也予心謀太函之文而口不
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陷事何是亦定論當海
內盛趨轍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個強不肯攀附
者目爲夷狄之不奉正朔至今日反唇弇州者日衆又
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
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于首揆吳縣三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四

扶荔山房

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弇州公轉托其緩頰于太倉
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矣汪
暮年寄金陵妓徐嗣福名鶯鴻者綢繆甚殊至此之
果位中人作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
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恒俞安期輩又從而傳會之
作歌作頌更堪駭笑○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
弇州太函俱有幃詞諛語太過不無陳腐之態弇州刻
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
傳戶頌矣太函垂歿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即全
載此文亦不啻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評論前輩

王太倉之評張太岳曰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獨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而孫繼峯則又云江陵素留心人材胸中富有所品臨每在司銓者上拔其情長操夫能長百人者必其材兼百人者也其說又如此孫繼峯之評王弇州曰本朝大小紀載一出此公之手使人便疑其不真而一時推服諸君子無不曰良史才或云世家九卿所聞見朝家事甚備其確往年陳文憲開史局亦有生不同時之恨而李本寧亦嘗孫言爲過則弇州之宜史與否終未可定而說者多謂孫語未然孫之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私史

本朝史氏失職以故野史甚夥如弇州史乘考誤所列其不足據明甚而仇口污蔑顛倒是非又有弇州所不及見者如近年浙中一士紳亦登萬歷初元甲榜屢頭仕路官不及墨綬而罷者一私史紀世穆兩朝事自署承昭二陵信史其中舛謬不必言即如每科所舉士則

總署曰是年得士某某以功業文章著某某以貪酷奸

邪若似信筆任口無一得實有羅其前而先知者輒以重賂相懇則繫去姓名別易一人又賂則又改其情墨互換處一覽洞然士大夫恨惡之而其入素極饒幹府與辦者至耿楚侗尙書雖與江陵素厚要其生平自在乃至云與徐文貞謀叛基兩人俱其深仇也又自云江陵奪情欲草疏糾正爲其所覺搆陷被商此不惟無疏可據卽考當時年月亦了不相涉此等書流傳後世不少弇州若在又不知如何浩歎也

林居漫錄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六

扶荔山房

伍章方憲使吳中人素名剛勁嫉惡任粵東憲以目告白免家居無聊著一書名林居漫錄有前集後集別集多集皆談時事其間偏執處亦間有之李修吾正無淮時名獨重伍獨議其短謂才足以諫諍而術足以交結時賢多取而人不以爲貪嗜殺而人不以爲酷掠名雖高徐觀其後可也不數年而李被劾自餽四起多祖其說因有稱其先見者至論乙巳京察謂用一事極誹沈四明之非有識皆以爲正論而歸咎吾鄉賀吏部案然清平一疏謂爲迎合時相賀好名人也見之不勝憤懣乃作一書名漫錄評正盡積其說箋註于旁謂

無一語得實而於已清平之疏則直諫爲公正能動上
聽始下察疏得完大典有功於國伍憤其飾非又作駁
漫錄評正以糾之其詞轉峻實不能堪又作駁駁漫錄
評正則語愈支蔓且訐伍過端近於巷口伍爲吳下人
望輔之者衆共爲切齒復作書名漫錄三評駁正援引
指證詳明深刻讀者或謂快心或謂已甚賀已老多病
見此悲哭嘔血不復能措一詞未幾下世其後憎伍者
中之南都而給事黃元蓋楚中特疏劾之專指漫錄則
賀不及見矣黃後又坐京察去

袁中郎論詩

騷雅編

卷二十五

七

扶荔山房

郎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臂于鱗尤
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卽曰北極風烟還郢國中原日
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史督十下余曰上句
黃河忽墮三臺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有未稱耳袁微頷亦
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稿持問余曰此僕近作何語
爲佳子拈其聞蟬二語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鳥吟最
工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
事銘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
講道理近於呆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
所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摘集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

沉魚陷治使清明石馬臥王侯謂予曰如此奇怪語穿
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作處且想頭
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袁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
得其解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兆而終董
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錦鈔有
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雁
行并不可列大家蓋更訂之其人絕然怒似謂予本無
所知安得輕置雖黃子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
予曰頃與學使者周斗垣楚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
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誰
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曷不明語之浙紳曰
此等塵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語惟有病此其類可
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綫名蘭
布滿都下卽園亭中扁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
間寬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亦高明鬼瞰之
一驗也

著述

獻書被斥

騷雅編

卷二十五

八

扶荔山房

永樂三年饒州府儒士朱友季著書傳專攻周程張朱
獻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書正統七年
東昌府通判傅寬進太極圖說上謂僻謬悖理斥之勿
令誤後學天順二年常州布衣陳真晟獻程朱正學不
報成化二十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四書朱子
集註進呈命毀之仍命有司治罪惟以孟子馮婦章士
則之爲句時人傳之至宏治元年公懋又上所著尚書
周易大學中庸註稱臣有一得頗能折衷通政司言公
懋不稱軍民藉自名爲庶人所進多穿鑿悖理上命焚
所著書押遣還鄉宏治元年徽州教授周成進治安備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九 杖錫山房
覽詔少詹事程敏政看詳敏政言其竊宋趙善瑛自警
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詔以成狂妄還其書置不問嘉
靖八年二月太僕寺丞陳雲章上所註諸書及大學疑
中庸疑夜思錄各一上曰諸書姑收其學庸疑夜思錄
卽毀之有踵之者罪不赦嘉靖九年隰川王俊楫進所
著太文錄禮部尙書李時謂倣周子爲說用心雖勤無
補治道上命姑畱之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尙書湛若
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禮部尙書夏言云其立論以曲
禮爲先似與孔子戾但好學不倦宜加獎上曰旣戾孔
子之言何以傳後罷其書不省嘉靖二十六年陝西保

安縣歲貢任時上所著參兩貞明圖禮部謂其說不經
詔法司訊治職罪爲民二十九年原任廣東會中編修
同安人林希元改編大學經傳定本及四書易經存疑
並上呈御覽覽刊布詔焚其書下希元于巡按御史究
問權其官萬歷二十四年四川僉事張世則著大學初
議專闢程朱爲行人高攀龍所駁其書亦廢不用益皆
以崇正學爲主也然諸書中亦未必無可採者崇禎之
置之上之留心經學者蓋寡矣史稱林希元博學多聞
所獻書亦有見解時方謂經學不談遂得罪休又曾上
書請征安南而郡縣之如國初時屢疏終不見省又世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十 杖錫山房
宗初卽位林卽上疏勸上勤治進學議者謂一時建白
所未有
大學衍義
真西山大學衍義其講修齊長備而治平則畧之然雜
引前代官言舊事分爲二款其忠諫受福僅八條而預
政蒙禍者四十餘條故中官輩極憎之不得時呈覽
宣德七年御史蘇州人陳祚勸上讀此書上怒逮祚下
詔獄并及子姪瑄等八人九人長繫數年英宗登極始釋
成化時葉文莊 亦以爲請不報至邱文莊任衍義補
進孝宗御覽遂大荷眷賞且奉旨發川未幾卽人相從

來詞臣撰著未有如此受知者蓋補義中獨不列閹宦一門以故內廷德之因而大用其時議者即云修齊中已括盡治平何必又補特借此博士却故人閣後即最補義要務請上允行上嘉納之皆非無因也嘉宣宗時學於截翁鮮所不窺故疑御史之見諷孝宗勸學凡獻替必虛心聽納故喜講臣之納忠然余謂之山皆媒於內侍可歎也西山衍義列聖俱列講筵獨世宗尤嗜之然不過每月三八日進講耳惟今上下今乙巳年特召東阿于宗伯充日講仍下聖諭命專講大學衍義錄深得修齊宗旨故以此書日置細解非宋理宗務名比也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上

橫島山房

今上癸卯冬妖書起上盛怒難解東廠內臣陳矩慮有株連以大學衍義補內慎刑憲一項數卷進呈乙巳上意稍解既而僅置嫩生光極典他無蓋及人皆歸功於陳璫陳益大喜遂於乙巳年奏進衍義補二部請發重刊時陳以掌印帶廠上即命司禮監翻刻頒行至上親覽宸翰并其首蓋邱文莊著此書始終爲宦寺所推服後已百餘年猶受至尊知遇如此

詩編

正統十四年福建勦賊都御史張楷作除夕詩云靜夜深山動鼓鼙生民何苦際斯時又云亂離何處覓清涼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橫島山房

濁酒三杯也勝無又云庭院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爲給事中王詔所劾罷去宣德中楷先爲御史作詩以獻宣宗意欲求進罪之類學士陳循力救而免至是終以詩敗天順四年江西萬安縣民請學調追所作詩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中有咏犬豚家咏雞鴨醜婦及諷道者詞多謬妄上大怒出其詩命下獄訊治集諸大臣赴鞠坐妖言律論斬宏治十二年南副使趙炯作詩十二首自序身論虛密使人言之功以獻上怒降爲運同嘉靖四年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姜廷舉陞南工部尙書其疏辭中引白香山詩月俸百千官二品

靖間又有錦衣經歷沈鍊以劾嚴嵩編置保安亦作詩
議督臣楊順被誣勾坐斬至穆宗初昭雪加卹翰林院
編修趙祖鵬罷官居家被宗人趙馴訐其作詩誚上下
詔獄論死亦至隆慶元年始得釋二人俱浙產其人雖
黨猶然以詩得禍則一也

呂焦二書

乙未丙申間焦弱侯為皇長子講官撰養正圖說進
之東朝而同事者不及聞時郭明龍為講員之首已不
悅之極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棗既精工其畫像又出新
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飛動如生京師珍為奇貨大璫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藹山房

陳矩購得數部以呈上覽於是物議閤然而張新建相
公與郭江夏尤怒甚謂焦且將由他途大用丁酉焦又
不幸承乏典試遂借閑事撫檣之調外去已亥復中之
大計浮躁降調後雖屢登薦章再膺啟事而議者終求
多至今未起也同時則呂新吾初撫山西著閭閻一
書尋入為協院副憲其書偶為戚畹鄧國泰所賄進之
翊坤宮皇貴妃極喜其議論因為作序刻之京師尋兩
黨構爭言官遂指呂懷二心別有推戴呂時已徒少司
寇亦因此乞身歸其慰薦之疏相繼滿公車然尚未出
山也兩公俱當世羽儀焦以博洽冠世呂以理學著名

一則勇於獻替一則過於模誼俱遭忌口動以官闈見
指摘因遲柄用君子處末世即著書立言亦當悠慎况
其他乎

國學刻書

南北兩雍所貯書籍俱漫漶不完近年北監奏請重刊
二十一史陸續竣事進呈御覽可謂盛舉矣而校對尚
莽訛錯轉多至如遼金諸史俱有缺文動至數葉俱仍
其脫簡接刻文理多不相續即云災木可也甲午春南
祭酒陸可教有刻書一疏謂文皇帝所修永樂大典人
間未見宜分領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成分貯兩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南 扶藹山房

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即允行至未聞頒發也按此書
至二萬餘卷即大內止寫本一部至世宗重錄以備不
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勞諸臣俱叙功優陞若付梨
棗更豈易言近日楊修齡鶴巡鹽兩浙欲刻太平御覽
子極贊成之以仁錢兩令君大譁而止况大典又數十
倍御覽乎

類傳類函

吳郡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粗俠多作犯科事
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康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
類事稍寂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傳王俞州為

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楷及唐以後命書則止於隋末鄭惟穀本事而俞則旁收詩文二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郎以故易成類函則遍干朋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相贊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子以未及見爲恨子時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工填詞所著稿玉珪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誦名譽以之頓減

艾通紀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皇明資治通紀嘉靖間廣東東莞縣人陳述所纂藏國初以至正德事跡皆采援野史及四方傳聞往往失實至隆慶間給事中李貴和上言我朝列聖實錄皆經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况時更二百年地隔萬餘里乃以一人聞見焚惡衆聽臧否時賢若不禁絕爲國是害非淺乞下禮部追焚原板仍諭史館勿得采用上從之按此書俚淺舛訛不一而足但板行已久向來俗儒淺學多剿其略以誇博洽至是始命焚毀而海內之傳誦如故也近日復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數倍於前乃知蕪陋之談易入人如此

過年吾鄉又有永昭二陵信史者其書以嘉靖初元爲始似續陳建所著然專借以報夙仇且屢改易以行輒斷抑通紀之不若矣宜亟付泰燬免致訛惑後學可也○楊升庵云皇明通紀爲梁文康弟梁燾所撰其言必有據豈億創之而嫁名於陳建耶况梁亦廣州之南海人○近代野史外總述本朝事蹟者如鄭曉之吾學編高岱之鴻猷錄薛應旂之憲章錄最爲表著然而得失各半又歷代實錄僅紀邸報所列至大臣小傳傳書平生官爵卽有褒貶往往失實以故有志述史者未免望洋而返近年用陳南充言閣館修其未幾中輟可爲浩歎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六

扶荔山房

詞曲

蔡中郎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賢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弼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未必實然又聞有傳爲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胡語以牛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有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伸

雪不始於高則誠造日業也并州諸公所詩徒同曹王
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西廂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字無塵內
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
韻爲難子謂占女以聲夫字平聲木爲也不如雲微晴
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
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絲滿天舞旋冬
景云宵中緊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
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粧生香儂梅香雜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七 杜萬山房

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
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籟百歲
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元詞多佳皆不
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

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作亦未必然元人
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成宏間人又同時如
康對山王漢陂二太史俱以北檀塲並不染指於南漢

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事
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
俱石友不嫻度曲卽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
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體見諸同
時惟臨胸馮海樵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自南詞自
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兒疎刺刺等套
尙是成宏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六 杜萬山房

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
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
徐莘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
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詭以傳說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
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金套與馬致
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真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
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編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
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楮樺使今
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
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廳下舊腔附一變章印席叙

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陸客容
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
雜用庚清真文侵尋諸韻卽語意亦但鄙可笑其不值
一文

邱文莊填詞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極件不爲後學所式至
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便淺甚矣初
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
之因南太宰王儷爲端毅作王大同馬生傳稱許太過
遂云若有豪傑駿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七 扶荔山房

絃索八曲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帝家僮習唱一時
僂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疏略遺風子幼
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
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顧仁所賞顧曾
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

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蕭管
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
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顧老人

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則
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
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拿板矣此說真不易之論全
吳下皆三絃合南曲而又以蕭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鋪
襪上着蓑衣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蕭管可入北調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爲
節奏也况北詞亦不用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亦有焉今人一側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諫自
誇余謂之曰此不過於真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任其
名曰隸此名隸楷非隸漢也今南方北曲俱各亂鳴此
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尙者望蒲東一套其引
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登字
北音作參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啟口便成南腔正
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能脫盡奈何強
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空
室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何按板時卽以
蕭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張邠相

倚不可暫撤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調
於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
大家歌姬輩甫啟朱唇卽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轉
反被拖帶不能展施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林泥渾中
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
學唱將成卽取其中一二入教以簫管既讀疾徐之節
且助轉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
師並教者尤舛

填詞各手

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
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
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成宏間
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宋者吳中陸貞
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
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
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
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
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
外漢也近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

真文桓歎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
假借可稱度曲中韓然詞之堪選入者殊渺焉金玉
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質白盡俱駢語餽餽太繁其曲半
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脂粉粉堆化生欲博人寵愛
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
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
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成一
傳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淺登場聞
之幾及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庵自號詞隱是
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是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
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陶既曼衍
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
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
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庵太史筆未知然否然嗣國公
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鎮撫司究問尋
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並刻太和傳等勢合釋刑具
卽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予

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實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條不盡記矣

填詞有他意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誠曲者如王漢陂之杜甫遊春則指李西涯及陽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蕭亦指當時東國首揆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懷物情否耳

張伯起傳奇

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輩之者則有竊符灌園展屢虎符其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後其動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庵吏部自號詞

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今三十餘種其盛行者皆快慰符紅蕖之屬沈工歌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則以意用韻使俗唱而已子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子用此例奈何評之

梁伯龍傳奇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梁游青浦時屠綰真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高每遇佳句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漆水以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大屠凡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曇花記

今上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明倫彙編幼禮部主事屠長卿隆慶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廉時適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并及屠雌節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臺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婢語上覽

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命第後授官
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惜屠
之才然終不以登啟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居
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闢入翠幃中作技夫人
從簾箔中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
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疊花記忽以木
清泰爲主官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
此曲揮策四顧如辛勿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予
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
笑曰予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卽寧之意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
聲侯方需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
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作疊花記序云此乃大雅
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予應曰此乃着色
西遊記何必詰其真偽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
恨不細叩之

拜月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
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
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懸帖與彈撥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膠粘蓋南曲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上南曲
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且見唇
雲堆小曲模稜間秀嬌態情態活脫迥異琵琶西廂
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會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
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調之作卽如諸古陀滿魯選都
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子
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木未有能繼之者
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月亭一頭地元人以鄒馬關白
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月亭後小半已爲俗
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
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月亭之外予最愛繡襦記中鵝毛
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錄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
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予謂此必元
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後問沈寧庵吏部云果曾於
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閱得是出何詞予所見鄭
元和雜劇凡三本皆無此曲○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
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鑒塘所評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
詩云君實有心追李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實謀反確証
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
信爲真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朱已去任有代爲解

者曰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狹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笑耳豈其然乎

北詞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揚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野獲編

卷二十五

茅

扶荔山房

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閨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奇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真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亡諸妓是散巧孫亦去爲市姬不理歌諸矣今南教坊有傳壽者字靈脩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書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書復嫁以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

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

原又行鎮南枝傍粧臺山坡羊之屬李崑崙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人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粧旦耳然其間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夢後兒則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閩五吏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南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遑寫浮嫖情態畧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喪軍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畧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其賤人入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輒世傳誦沁入肺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技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義鄙淺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惡人游嬉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錄筆繁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諧里耳如此况真雅樂乎

雜劇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

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謂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綃紅線二雜劇頗稱諸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大史傳所作真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俱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懸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亭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養仍新作牡丹亭記真是極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野獲編

卷二十五

元

扶荔山房

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閱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減南宋時以此取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書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得畫外趣者登高第於是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前唱曲抵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限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

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蓮演爲四折折衷倍雜劇然西廂到底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僅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遂昧吟聲詫爲絕唱真井蛙之見耳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大單薄俾可供笑諷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榮春機韓信膝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謝梅香倚女離魂瑤頭馬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帷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野獲編

卷二十五

辛

扶荔山房

他如千里送荊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吉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鑼鼓司肆習之並動感貴霜華貴賞之耳若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蠻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而至元世始分爲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戲旦

自北劇興各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且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且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泰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且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且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耳大食今曲譜中詠作大石又遼大樂各調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於律呂各缺其一則至今用之南北無異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之不可易也○元人野獲編

卷二十五

至

扶嘉山房

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鈞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

凡工尺上一四六鈞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猶昧其本始耳

俗樂有所本

都下貫瑠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剎小廝者先有破水蓋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俚下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予幼時尙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棒萬不失一但其器有三等一曰頭鼓形類鼓二曰聒鼓三曰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卽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胡部樂蓋以代柝古人以柝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朱朝止用六板予向亦曾見今則四板矣又今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鉦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尙之然不却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歌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俚語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圖擊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班
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予心疑其非後偶
與教坊老妓談及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堯後似三
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木虬中馬
上所彈者予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進北氏刺
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機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
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最者訛
爲錦鷄鼓總皆虜樂也又北人謂婦之下劣者曰至辣
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通體無一處物
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
宣德間瓦剌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
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剌姑以其貌瘠而價廉
也二說未知孰是○京師稱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疑
髻兩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爲
趨趨亦入聲之誤今南客聞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
矣○元人呼命婦所帶弁曰髻髻蓋虜語也今貢夷男
子所戴亦名髻髻帽不知何所取義髻字作平聲

舞名

項在梁溪鄭彥吉家觀舞因論晉婦人盤中掌上之遺

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聲舞鉞舞新聲
舞固絕不知何狀卽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
池舞傾杯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
起舞多男子如唐張錫等談容娘舞楊再思之高麗舞
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
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胡虜亦爲之若和歌起舞
與張存業求纒頭則諸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
胡子其人能歌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鶯鶯飛燕
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未已今市婦人而
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麾拂舞大
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
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
者已如今俗舞至金元益以旁習彌不可問今世學舞
者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
然皆女妓爲之卽不然亦男子子稚以悅客古法漸滅
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中何等帝
王尙屬虞戚爲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巧工
終非本色也回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子言

金瓶梅

袁中郎餽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子恨未得見
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萬脂散甚奇使
今惟麻城劉澍白承瞻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
孫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倡娼爭
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懸與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
夏時權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
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曉人心術他日
問羅定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筆博肥兒哉仲良
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嘔之固門欠然原
未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過竟不得有附錄前以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吳郡山房

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脉亦絕不貫
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
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周仲文朱勛
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李玉嬌李
者亦出此名上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
爲淫夫上丞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
慶則一騷慙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
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肇下從邱工部六區 志九得
寓日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
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脂馮馬至嘉靖

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稟置不復閱
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
不知落何所

野獲編卷二十五終

卷二十五

吳郡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六目錄

玩具

名臣通畫學

時玩

瓷器

好事家

假骨董

定武蘭亭

淳化閣帖

晉唐小楷真蹟

小楷墨刻

舊畫款識

春畫

漢玉印

高麗貢紙

新安製墨

端州硯材

雲南雕漆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目錄

一 扶荔山房

四川貢扇

摺扇

物帶人號

諸謔

借蟹譏權貴

優人諷時事

謔語

賈實齋憲使

康吳二尚書

術藝

松江謔語

蘇州謔語

嘉興謔語

吳江謔語

無錫謔語

認族謔語

四喜詩

咏頭二謔詩

王弱生續句

司馬溫公

太函雲杜二謔詩

嗤鄙

嚮壻

衍聖公

私印嗤鄙

顏面

名刺自稱之異

竊舊句

太學不文

王上舍刻木

項四郎

白緣裙

非類效仕宦

詩厄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衡藏

玩具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朱廣平之梅花賦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幾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時玩

玩好之物以古爲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犀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箸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滋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佑曰千百動輒傾囊相酬眞腹不

野獲編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荆關文祝之畫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

瓷器

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古今之冠如宣審品最貴近日又貴成窰出宣窰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鬪雞百鳥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窰則又做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窰加貴其值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豪貴家見隆慶窰酒杯茗盃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故以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發塚則鑿甌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盤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窰漸少今絕不復觀矣

好事家

嘉靖末年海內莫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耽歌舞之際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濬陽史尙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應州雲間則朱太史大謫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守汝衡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輩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未成

野獲編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公兄弟並以將相著當貴盈益旁及進道於是嚴以
教朱以貨取所蓄義及天府未幾冰山既泮金穴亦
生或設內幣或借豪家轉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張江
陵當國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狹而所收精好益人
異其敵無敢欺近亦不旋踵歸大內散人間時韓太史
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釣之聞及
王弇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皆起而稱大貨器矣近
年董木史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篋笥
之藏爲時所鑒山陰朱太常敬甫同時以好古知名互
購相觀市買又交構其間至以考功法中董外遷而東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扶荔山房

壁西圖遂成戰壘比來則緣人爲政以臨印程卓之貨
高議宣和博古圖書畫諸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
假帖繩永菴談之唐琴往往珍爲異寶夾門新都諸市
骨董者如鈞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
宜君廢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買公子大富人者
日飲紫汗藥而甘之若飴矣

骨董自來多賈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近日前
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穀
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子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

敝黑几壁掛敗笠指謂子曰此笠爲吾叔吳楚椿先生
初就外傳時所操梧此笠則太祖嘗賜一高僧而吾邪
姚少師道衍得之留至今蓋欲以獻子母于是誠
有之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月清時望頭一雪下破朱
泚破綻納魂也王面頰無以望時妻江曹家僕
范姓居蘇城亦好骨董曾購一閣立本館道十圖車絕
筆也王以廉值得之索價千金置之亦須數百好事
者日往商評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摹
一本形模彷彿幾如真元子之於劉越石酬之千金王
所收者是也真本別得善價售矣元舉時日偶爲王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四 扶荔山房

所侮因宣言於外謂若雙目盲於鑒古而謂我偏明耶
此語傳播合城引爲笑端王遂堅不敢出真偽二字予
皆見之董太史元宰初以外轉子告歸至吳門移其書
畫船至虎丘與韓君古洲各出所攜相角時正盛夏
惟余與董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真不減
武庫最後出顏清臣書朱巨川告身 卷方說記以爲
神物且云此吾友陳昌公所藏寶異寶也子心不謂然
周視細楷中一行云中書侍郎開府指謂子曰此吾
郡開氏鼻祖耶余應曰唐世不聞有姓開自南宋趙開
顯於蜀因以名氏自析爲兩姓兄中書侍郎乃執政大

臣何不見之唐書此必虛祀所薦閣樞臨舉人不通史冊偶託筆爲開字耳魯公與盧關正同時此誤何待言董急應曰子言得之矣然爲肩公所秘愛姑勿廣言亟卷而後之後閱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開字之曾改與否則不得而知矣頃韓宦滁陽偶談頗悉子深悔當年妄發

定武蘭亭

淳寧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麻虔緒許四臨本今歲緒尙有字蹟爲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見聲價俱重然斷以爲二公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禊帖石刻以定武爲正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五

扶藹仙房

嫡子孫石晉時爲虜騎將去帝紀歸日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榻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價已不貲頃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畧同說者遂以爲眞廣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作刻是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爲祭酒榻得數百本以貽朋友今石以敬堂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帖已不可得矣今日褚摹門王統曰寶晉齋曰神龍臨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象蘭亭考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淳化閣帖

宋世御府刻帖以淳化閣爲祖而以大觀之太清樓南

北之淳熙秘閣次之太清樓在當時已極最爲難得惟淳化所傳最廣曰汝曰絳曰潭曰舊泉曰目上下寶莊皆其苗裔雖曰高希子孫不過寄存降王已耳淳化宋榻近世惟吾邑項氏爲藏爲當時初本其價至千金子曾寓目卽未必宋初要在汝絳以上今上初年并州伯仲方購宋閣不惜重價有吳人盧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畫用極薄舊紙蠅蟻搨之製以法錦爲印朱忠僖家收藏印以噴次公徽美初閣之書甚不能決質之周公瑕擊節贊歎以爲自目所僅見周故忠僖家客竟不能辨其贗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野獲編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六

扶藹仙房

晉唐小楷真蹟

晉唐墨蹟近世已不多見至於小楷尤爲寥寥予幸生江南幼時卽從好事大家遍觀古蹟如嘉興項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其大半全項太學希家柳公權度人經極真極佳在小楷中可當壓卷往年曾爲先太史購得其值尙廉今輒轉數姓所酬已數十倍矣新安汪太學宗孝家精登善四并經可與度人經伯仲杭州高瑞

南家有鍾紹京靈飛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茂史近聞爲徽人厚募募去直是許高陽文賣嫁翁會不止耶君和我已也若晉人書尤爲希世之寶韓宗伯敬堂所藏曹娥碑爲右軍真蹟絹素稍黯字亦慘淡細視良久則筆意透出絹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分不虛也今入畫江王文肅家矣又黃庭內景亦寶物長君寶護不輕示人其絹如新脫機其筆如新流瀉而軒翥飛舞非復食烟火人所辦趙子昂斷以爲楊計之筆并非右軍模舊書可及此言可稱賞音以上皆晉賢小楷真蹟古所稱墨王墨寶此乃足當之其他稱元常稱逸少

卷之十

七

扶荔山房

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噴飯也○內景經題署有宋徽宗手書晉王羲之黃庭經七字而無二蔡諸人跋語予意或是金章宗題筆章宗酷嗜徽宗瘦金體臨摹過肖其鑒賞亦有出藍之譽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筆耳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仙鶴蘇長生俱謠名也又

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祿始雖右軍之曹娥碑即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軟熟宗門斷非煥發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哲刻徐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友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亦絕少重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臨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字內法書當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子後暗韓君諱其故曰董來借摹子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頓矣

卷之十

扶荔山房

舊畫款識

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予頃在京貴城市中同老骨董徐季恆步閱見一破碎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郎十餘曹皆倚醉偃仰老嫗旁掖之或背負以趨子急質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聞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醉道士醉學究圖此必醉仕女也衣褶簡逸筆法生動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喜正窘追從

子哀乞因以貽之售於朱戶部未幾得重價又一友世
裔而爲骨董大估一日攜一大掛幅來重樓復殿嚴泉
映帶中有美嬪袒露半身而翠女擁持之苦無題識問
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竟署李思訓
此友亦喜其聊城朱夢水太史一見激賞以百金買去
其元值一金耳○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雪意
卷雖無款識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劉馬夏鼎所辦也
鴻開之爲祭酒以賤值得之董元宰太史一見驚歎定
以爲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享見李營邱
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讀無不容口以此著名東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九 扶荔山房

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
金吳喜慰過望置酒高會者匝月今真蹟仍在馮長君
墓初嘗時覓得舊絹倩嘉禾朱生號竹海者臨摹遍宵
又割董跋裝裱於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鑒與收藏兩家
大抵如此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屏召諸
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常於潘妃諸閣壁圖男
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
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

子至武后時則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秘戲
多玉肌相照影相摹六郎酬曉明空笑隊隊驚驚粉錦
波而秘戲之能事畢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
東昏之模範惟古摹碑石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
可異耳予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
元所遺者兩佛各環瑤殿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
可動凡見數處大瑞云每帝王大婚時必先導人此殿
禮拜畢令樞密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登蓋處
睿稟之純樸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
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賈但比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
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
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
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
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
辨後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筆面
上寫兩人野合有喬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
如生旋失去矣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十

扶荔山房

漢玉印

自顧氏印數出而漢印衰聚無遺後學始盡識古人手
腕之奇妙然而文壽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固在印數

前數十年也近日則何雪漁所刻聲價幾與文等似行印數力居多然實不逮文正如蘇長公謂章子厚曰臨蘭亭乃從門人者耳印藏中所列及顧氏續收王章多至八百方大半皆出兩漢後爲吾里項墨林所得余皆得寓目者華琬琰不足比擬至今思之夢寐中猶爲色飛聞今亦漸散佚蓋漸爲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客云此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也然厮養自是奇男子昔許允拜鎮北將軍而印墮廁中印之榮辱亦何常哉

高麗貢紙

今中外所用紙惟高麗貢牋第一厚逾五銖發白如截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十一

扶荔山房

肪切玉每番揭之爲兩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面牋愛穎所至鋒不爾行真可貴尙獨稍不宜於畫而董元宰酷愛之蓋用黃子久淡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鹵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陳矣宣德紙近年始從內府溢出亦非書畫所需正如宣和龍牋金粟藏經紙俱可飾裝號耳此外則涇縣紙枯之齋壁閣咸亦堪入用以灰氣且盡不復沁墨在時吳中文沈諸公又喜用裱稍家複稍故紙作畫亦以灰盡發墨而不顧紙理之粗終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偶尙能作澄心堂紙妙冠古今乃全盛聖朝不遑與側罄結一勝緣耶近日

利西泰攜其國書繪來質理堅瑩云是敝布所作亦奇

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洩烟爲墨後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財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踰拱壁卽一兩博馬號一斤亦未必得真者蓋墨之能事畢矣新安人創工製墨方於魯名最著汪太師司馬與之連姻獎飾稍過名振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兩人質首深仇程墨曾介內臣進之今上方愈妬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墨苑關奇角異似天勝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在江南所造清謹堂頗精以出內臣手不爲銀泐所貴然人用自佳今徽人家傳戶習凡程鄭素封競造墨傀遺爲朱提紫磨伴侶諸貴人輕之賤置高閣間以給佐樣與優急需文房雅道掃地盡矣

端州硯材

端州爲今肇慶府古硯材所出然惟下巖子石爲第一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力採貢以進除內府所藏自親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得沾賜嗣後沙璽水深不復可施工此硯遂爲絕世奇寶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攜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莆田毋薦人所俱

沒盡爲彼中土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重流入吳中爭購之閩人因僞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下皆莆中贗物也真下巖既不可得乃及中巖今中巖亦盡而上巖之新坑始以充四方所需刻滑車磨幾同硯石耳食者所積藏無一堪用頃已亥歲粵東珠池內臣李鳳始命蛋人以餘技試之下巖皮張絞水窮日夜久之始見則皆如玉璞懸裏絡包中含奇質斲之纔得硯材豐膩細潤有目所未親始知古所稱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枚水復大至蛋人幾溺旋涸以出而下巖又復閉矣愚師分得數十隻歸以餉所厚宰官今東南復見

唐履編

卷二十六

三

扶荔山房

下巖如還宜和舊觀皆慈師力也

雲南雕漆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間所謂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將間有漆光黯而刻又拙者眾口賤之謂爲舊雲南其值不週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略起亡日總之昔雲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雲南漆織諸技甲於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爲郡縣滇工布滿內府

今御用監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後漸以消滅嘉靖間又勅雲南棟選送京應用若得骨雲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骨董獸不能對○近又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間之皆曰此宋製又有云宋人尙未辦此必唐物也竟不曉此乃故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後王公貴人俱戴大帽觀其頂之花樣爲等威省見有九龍而一龍正面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本朝還我華製此物斥不用無奈爲估客所昂一時競珍之且不知典故朝云宋物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南

扶荔山房

其耳食者從而和之亦可哂矣又近日一友亦名家子爲骨董巨擘曾畜一朱刻新唐書案價甚高云此真朱初刻板也坐客皆諛之以爲然予適同集繇一紙視之偶見誠字缺一筆予曰此南宋將亡時板也此友起而辨之予曰誠字爲理宗舊名若此史刻於初盛時何以預知二百年後御名而減筆諱之也雖無以應子而意色甚惡今之醫古者大抵然矣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麗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之屬尤

官掖所尚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初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二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所幸諸貴嬪用者至今稱以爲創按蜀貢初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貢之藩司亦猶祭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況此舉出守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又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綠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五

扶荔山房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撇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卽今朝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仕女止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每出尙以二團扇令侍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用又有以紙絹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扇

物帶人號

之半有機斂之用莊筭管定潤僅寸許長尺餘宮姓及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若此耳今吳中摺扇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爲俗製惟以棕竹毛竹爲之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爲時尙在時名手有馬助馬福劉永暉之屬其仙斂近年則有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面蔣蘇堂同時尤稱絕技一柄至直三四金治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六

扶荔山房

如蘇子瞻泰會之二人爲若如胡床之有身首者名東坡椅肉之大蔽不割者名東坡肉帳之四面壁角者名東坡巾椅之梧樨聯前者名太師椅窗之中窗而上下疎者名太師榻皆至今用之稱之近日友人陳眉公作花布花緞綾被及餅餌胡床漫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蓋亦時尙使然若唐天復間之軍容頭南唐之天水碧宋崇寧之蔡家勅則近於妖誕矣又有直呼其人以當物者如古醋浸曹公湯燂石軍之類甚多正可供捧腹耳○今通用者又有陳子衣陽明巾此因名儒法服無論矣若細縫袴褶自是虜人上馬之衣何故士紳用之

以爲莊服也

諧謔

借蟹譏權貴

宋朱勔橫於吳中時有士人咏蟹譏之中聯云水清正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勔少曾犯法雖背黥面故以此嘲至嘉靖朝張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郭索橫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閱乃漆書聰等姓名此大瑣輩所爲也其後分宜擅權枉殺貴溪京師人惡之爲語曰可恨嚴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一蟹之儗古今皆借以喻權貴然亦一蟹不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七

扶荔山房

如一蟹矣○咏嚴後二句或又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語亦確

優人諷時事

嘉靖初年議大禮議孔廟議分郊制作紛紛時郭武定家優人于一貴戚家打院本作一青衫告饑于闕里宣尼拒之曰近日我所享籩豆尙被減削何暇爲汝口食謀汝須訴之本朝祖宗乃入太廟先謁敬皇帝曰朕已改考爲伯烝嘗失所况汝窮措大受餒固其宜也蓋控之上蒼庶有感格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陳詞天帝曰我老夫婦二人尙遭此饑寒殮先後不獲共歆下方寒暖

且休矣蓋皆舉時事嘲弄也一座皆驚散武定故助譏禮者聞之大怒且懼召禍痛治其優有死者

謔語

武僑衡譏元微之人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逮集于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戒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却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廬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徇西夷怨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謔至嘉靖間分宜當國而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及野獲編

卷二十六

六

扶荔山房

分宜延客人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適見君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闢雍行二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嚴聞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人爲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鐘出朝而朝暉初上高戲出一僂語云曉日斜熏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墜馬蓋笠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偷驢賊俗語有西風買驢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傳漸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相謔不以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迥分詞林後

輩屏氣斫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鉞相向
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諺如子所聞嘉靖甲
寅乙卯間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浙直巡鹽
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于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誤
傾酒壺周諺云瓶倒壺撒尿而語工偶悞柁胡應聲曰
柁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瑞衛
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史會飲
瑞有意侮指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
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賈幸苦東西此瑞
故卑微曾司內關工部君相識者即云子謂我兩人我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七 扶嘉山房

當奉報然勿噴乃可達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
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瑞怒憤
懷臂至于痛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
于罵詈言之徒嘔噁耳

賈實齋憲使

邑中先輩賈憲使實齋名儒里居與趙前江文華少保
前後門相通一日過趙時正以督師徵餉至其鑪皆
銅束桶中羅列庭下未及屏藏賈僞不知問此中何物
曰各處解到火藥也賈曰逼歲欲造火樹正需此頗轉
乞少許遂攜二桶歸趙不能爭乾笑而已其生平權傾

多類此一日雪後寒甚披貂裘立門前有一都舍少年
號倪麻子者頗少慧好侮人賈見其甚展呼前曰我有
一對汝能屬句否因出曰釘靴踏地泥麻子倪曰對則
能之但不敢耳賈云吾不罪汝即對曰皮鞭披身假前
生賈面發赤咄嗟詬詈而入市人皆大笑

康吳二尚書

邑中吳默泉鵬太宰罷歸值甲子歲倭破閩之興化府
其鄉紳康礪峯太和太司空避地來吾鄉故與吳厚因
借其別宅以居寓公已數年偶值歲歲迎春南公垂簾
同觀故事大家側邀春住命優伶酒優人爲儼語云吳
野獲編 卷二十六 辛 扶嘉山房

衍藝

嘉靖李年政以賂成人貴嚴氏者即提美官人告訐則
貨異端封拜而大臣倖進峻加者一失上意立見滅
時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舊知問以何故南歸云
技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財
旺生官矣向日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
地矣向日身居祿命者方貴今則煞重身輕得爲大官

即死不顧矣以此棄其舊離寓言亦善近年科道寥寥數人各爲上騰計建白殊夥又有作裁縫問答者一言官遣人呼製袍服反詢之云汝主爲新進衙郎卿居位有年耶或將滿九年候陞者耶呼者駭曰汝但往役何用如許絮語裁縫曰不然若初進者足高氣揚凌轢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袍須前長後短既據要途已久熟諳世故驕氣漸平將返故我則前後如恒式倘及三考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挾班祿過其大用日惟俯首鞠躬連揖深拱又當前短後長方得稱體此等語太尖刻然于世情則酷肖矣又往時京師有肅云患奇疾者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快齋山房

松江謠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蒞任未臨事即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說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爲應天尹以戶曹隸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死乃封口京卿懷

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大泉名仲驤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心尹倪光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恣肆拊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間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詆之不可勝紀矣○嘉靖間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留之飲案有鱸魚因戲出對曰鱸魚四腮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螭蟹八足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已亦爲一螯豈入其地即染其風耶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快齋山房

蘇州謠語

吳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謠對偶不絕于時如丙戌年劉中允賊卒于京劉居鄉無脩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恣值其家延僧誦經先有夜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剎夜又今个都愁鬼到陽臺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工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科以徵糧誤授一廩生馮姓者其父承題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濟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丑年蘇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

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于白也不爲不多矣懷其資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長洲令關善政初至卽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關也俱奇巧令人絕倒大抵朝守令居多而閒及卿士大夫云

嘉興誌語

嘉靖間吾郡城稍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捫唇者里中士人爲口號誚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湯通判家中噉薄粥湯以明經罷官歸而酤貧也書中自有黃金屋趙主事破和尙打得哭趙再江少保時尙爲郎以估寺基爲髡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野獲編

卷二十六

重 扶荔山房

被徐秀則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潛與謀殺其夫爲所覺見戕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簇舉人獨身走蹢躅錢居貧不克具輿馬又蹇步不良於行也此先大父爲子言其名則不盡紀矣

吳江誌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士簿入鄉勘荒簿至村落投宿於市溪寺中寺久名饒俗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訪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黷故給曰我榻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尙雖遙

而濕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銷暑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牀撫尻秉銳深擣薄奈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具聲四徹此僧在走去諸聞聲皆驚起備大怒謂何物鐵錐刺我腸執鬚羣髡將訴之令公毀寺治罪竟寂懼乞哀盡

出所書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貴也簿不禁羞惡叩首而已吳江人作對曰老主簿巧戲屯田荒歲貢糧加倍入癡和尙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以屯爲臂以庫爲禪也繼趙令者爲祝鄰初名似華初野獲編

卷二十六

重 扶荔山房

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用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綠彎曲竹謂祝姓童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宇菓六則心腹書辨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諺語云然此辛卯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迷之

無錫誌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應鑒以南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哀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繼昌汝何改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塙要學

尤同湊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貴要學顧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吏部名瑛策論表成帙爲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壁經故同里合舉以誦之

認族諱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家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驟爲富人浮慕讓王與諸標舊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野獲編

卷二十六

五

扶荔山房

堵李爲韓鴻臚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認認備煩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李之配卽吳夫人所出也詩語雖尖似近于薄李登姊姊曾爲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增忤廢于家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宏間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日萬里日和尙日教官以諱之已堪捧腹至今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

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歎和尚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因悲曰雨中冰雹損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益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問者亦爲之捧腹

咏頭三諱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鑣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詞人佳卷以致高擢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諱者作詩咏野獲編

卷二十六

五

扶荔山房

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裏鑽盡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關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頭不寒只怕訣蠱咸俯日出頭容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詩堪以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履耳者時嚴冬忍凍盡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油油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主胸包權戴使人愁真與前詩並堪噴飯

王弱生續句

大瑞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_{孫隆別本是有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_{一時尚}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諸子盡情呵其宗東瀛沒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遊北中小兒每見出堂緩步詳視者必諱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字壯而再生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習耳思宋人誦人僂佻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踰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詞之日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仲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函雲杜二謔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子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裁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孫莊就坐汪口占謔之云愛着蘭州跣達裁便教星夜趕裁縫寒回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風盡日矇矓搗細甲有時料撒挺高胸尋常一樣方子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嘔鄙

遁又李本寧右丞流寓南都曲水中妓朱囑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離白微爲所歡之婦率羣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謔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獄尊神厭惹得黃山老嫗頓背上手揮來拳似鐵鬢邊擣去髮如銀出門好誚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真_{馬四娘}秦淮盡傳爲笑端前詩則乃弟仲璽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益精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才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以嚴整爲宗獨二什流麗可喜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樹婿

榜下樹婿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婿事亦議當時風向也至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婿于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議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鸞者號大冲浙之東陽人房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_{武惠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黠值已未春榜後狀元丁文恪_{丁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趙光猷託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贅婿一時清議沸

然威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娶趙以大計外遣等破
計下獄論死赦出家頌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履歷途
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與罷歸不報而死終始終坐
贊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廢居貧悴困苦聞今尚存子
人都時過其門見有一貞婦屈在委巷中諷視之則趙
氏居也

衍聖公

衍聖公何朝閣下然來必有期事畢即行今公不測何
故久居賜第數年不歸或云父子不咸恐有分美之禍
以此避地未知信否但其舉動乖錯似得心疾有持物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妄 扶荔山房

欲售者過其門必強納之索價即痛毆人皆汪道以行
尚可託云其與僮生事也乃至出票拘集教坊妓女侍
觴則全是熟戚舉動又非禮處之其持票者至曲中必
云聖人孔爺叫唱諸妓避匿或重賂之得免夫聖人可
施之叫唱耶爾爾公本文官正二品而與前二棍乃用武
職棕竹細長者爲前驅時貴溪張真人名國祥亦入覲
其導輿者反用文大臣藤棍真可謂冠履倒置○故事
聖公每歲聖誕必入賀且隨班常朝今上七年上以張
真人常朝爲非命此後不必再入并云孔聖公以寶禮
相符亦止其隨班至九年八月上又命衍聖公每三年

親期始入賀繼又下旨聖公孔尚志凡大禮奏樂及有
事於廟俱下廟戶內機用其女樂二十六戶通行裁革
益以凌虐庶母爲其所訐故上稍抑之今久居京師者
卽其人○子過兗州路遇復聖世官五經博士耆旗幟
前導有斧鉞之屬繼以令旗二面轎後家丁十數人腰
弓跨馬以從見之令人駭恨欲泣不止可笑而已

私印噬郡

英宗朝錦衣帥門達之壘師名桂廷其者制一牙印曰
錦衣西席又洙馬江朝宗之壘曰甘崇者制印曰翰林
東牀當時以爲笑柄近日松江徐文貞長孫元公爲太
野獲編

卷二十六

辛 扶荔山房

常卿署印章曰京朝三世肩輿已堪齒冷又吳江給事
李龍門名周策者其長君私刻記曰禮科都諫長公子
印又吾鄉一庠士其祖會守郡亦刻一印曰二千石孫
一太學生曰天子門生此皆陛下廐品徒堪嘲噱又見
吳中一少年私記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益襲唐伯虎
舊印殊不自務秦淮一妓女曰同平章風月事見之扇
牘此烟粉何足責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贈王履約中
丞手書詩用上柱國章考其歲月正創稔里居尚未復
職何以侈及前銜乃爾宜爲分宜所譏人臣無上以致
奇禍也近年汪南溟作文其印則衣繡行邊汪曾以少

司馬閱視蘊遼然往事何足道時正家食園起家竟終
林下彼其不朽皆有在而以腐鼠置口吻不足滿有道
一笑惟楊文襄遠庵臨歿以闕佳歸竟不署故官半字
但書者德忠正楊公之概子銘旌盛世宗初賜銀記乃
此四字其家用楊治命也此最爲得之人之識見相遠
如此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逸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
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潑人黃黃百句見便作忠
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于李木堂憲長衙

野獲編

卷二十六

至 扶荔山房

齋子素不識其人一見即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
邸中黃貞甫攜盒相訪鄧遠遊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
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
故人何以匆忽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
滿臉皆詞賦也余亦撫掌無以應

名刺自稱之異

介州臧不祿錄載名刺有末面門生等項謂堪嘔噁因
憶嘉靖末年有一御史徐如圭外謫入都投西臺舊僕
稱道末生人共嗤之已去身班安得尙云末因改爲道
義生又一禮部郎白若圭始翊國公弼助其刺稱謝

小學生京師爲之語曰道末道棄渺渺小學一様兩上
徐如白若

竊舊句

河分岡勢山入燒痕雖剽舊句不害其佳向見兗州城
樓榜云平野入青以爲此是何語既而思之乃用子美
東郡趨庭詩第四句而去一徐字也爲之胡盧不已又
一山人家枯杜詩作對聯上句縱飲久狝人共棄而改
下句懶朝爲懶游亦堪噴飯他如王敬美所紀滕王閣
扁識乘閣流丹爲流舟胡元瑞所紀溫泉亭內五扁盡
用朱晦翁牛畝池塘一絕又不勝書矣近日更有可笑
野獲編

卷二十六

至 扶荔山房

者涿州城外有一太山玉女行宮香火甚盛道士鼎新
之涿之城樓懸一舊聯云日邊衛要無雙地天下繁難
第一州道士乃用其語爲行宮對曰日邊衛要元君殿
天下繁難碧霞宮即令包老略之亦必絕倒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勅其入試乃自批其
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
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
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未置僧正欲要僧
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

而尙少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邸衛之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判無乃似之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盡忠報國于背上豈非真忠至嘉靖間黃久菴尙書亦背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白明遂墮士林笑海即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矧近日有一松江太學生王彞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斷乃父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垂

扶嘉山房

像高數尺具機發動如生人遇道家世契者至叩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綾冠麻苴被之木人牽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子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子友沈千秋聖歲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子言子猶未信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頂四郎

今上乙酉歲有浙東人頂四郎名一元哲挾貲游太學年少美丰標時吳興臧顧潛慧循爲南監博士與之狎同里兵部郎吳湧瀾仕諡亦朝夕過從歡誼無間臧早

登第負雋聲每入成均署至懸種子于輿後或時醉人曲中宴飲時黃儀庭鳳翔爲祭酒聞其事大怒遽彈之并及吳兵部得旨俱外貶又一年丁亥內計俱坐不諱罷斥南中人爲之語曰誘童亦不妨但莫近頂郎一壞兵部吳再廣國博臧餘不能悉記就多才爲先人鄉試同年與屠禮部俱浙名流同時因風流輩過一乘不收二公在林下與子修通門誼其誼致固自未聞人也

白練裙

野獲編

卷二十六

高

扶嘉山房

頃歲丁酉馬開之年伯爲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爲公幕狹邪冠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踞廳事南面呼姬出拜令寵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爲該柄有江右孝廉邵粒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態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吞名妓馬湘蘭名守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年七矣兩人尙講衾綢之好鄭亦串入其中備列醜態一時爲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傳播遠近無算矣于後于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

之妙鄭面發赤囑子勿再告人

非類效仕宦

士人同榜第者始有年兄弟之稱他不爾也近因主上久不考選科道其俸滿應行取同客到部守候者充滿釐下相與邸中相聚遂亦認同年其事起于戊戌辛丑以後雖非故事理亦宜然獨有可笑者晉史輩得一命而出其同受職者亦刻齒錄縉同年已可駭歎近見閩宦輩以年兄弟相呼益同時選入內廷者皆聞于中甫比部談及同邑先達王恭簡公爲南中卿丞時與彼中一守備大瑞席間談次問王何科得第答曰嘉靖丁未科瑞大喜曰我亦以是年簡進皇城然則與公同年也因講諸籍之誼王愾怒無策後竟以計避之又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盡數逐去久之稍稍復集人問其何以久不見則曰敝道中人入修潔無奈新進言官風聞言事以致被論出城待罪今公論已明矣一時爲之破顏子頃在都門偶閒步入教坊即京中所謂本司者至一舊識家則是日適宮掖有喜慶此家正充樂工俳長其文貌俱應役出矣子問小姬者曰門庭何以寂然對曰家父母並入御前供奉侍宴上壽非暮不還余漫應曰無乃勞苦乎姬曰此敝衙門職掌安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章

林為山房

敢言勞今日不過禁中小排當耳若遇內廷人朝會時卽奴家輩亦率敝同寅走馬待漏贊進大禮無刻不在天顏左右也子聞之俯首胡慮不能已真所謂不如此何以成京師

詩厄

北史紀楊五伴侶詩最拙惡市日傳寫以代入及唐王氏見聞所紀楊鍾秀才故作落韻或醜敝語取人笑玩裝修卷軸投謁王侯到者無不倒屣羅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竊謂士人無賴作此伎倆倘口真千古言見乃有閨之莆田人林少白者刻鵠行京師俚拙之極見者無不噴飯子幼時曾睹其集記其贈一吳中周山人者云蘇州城外有虎邱蘇州城內有老周園畫張張勝之宛楷書字字叶天球益俱取周姓也其後四句則忘之矣一時公卿貴戚延爲上賓乞其咳唾以博歡笑蓋無日不飽五侯鯖也其自序云予號少白非少家父白齋也家父不知詩書何足少哉蓋老母夢太白而生子故號少白以少太白也子疑其詐任貞婦後聞其人曾爲諸生見斥責實無計乃出奇北遊盡好人之尤也孰意楊鍾衣鉢真傳此人哉○怪率之詩起于玉州而極于打油釘鐵然而至今傳也我朝道學諸公皆爲鄙棄之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美

林為山房

詞欲以敵詞人徒增其醜耳如莊定山云枝頭烏點天
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及太極圖兒大先生明子高之
類真堪嘖嘖而沾沾自以爲佳句試問陳白沙及王陽
明唐荆川初年作何等清新整栗有此一字否

野獲編卷二十六終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毛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七目錄

釋道

釋教盛衰

感遇寺

酒帘得子

夷僧行法

僧道異恩

衣鉢

僧家考課

紫柏枯偈

野獲編卷二十七目錄

紫柏禪本

慈山之譴

禪林諸名宿

僧慧秀

埡影

羽流不列清班

道士娶妻

段朝用

道士入直內廷

真人諸印俱備

僧道異法

女僧投水

番僧賜印

主上崇異教

毀皇姑寺

京師勅建寺

吳江異人

紫柏評晦菴

一 扶荔山房

二大教主

雪浪被逐

西僧

埡異

真人封號之異

月中仙人

二癩子

方士亡兩國

樂工道士之橫

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

神佛佑人再生

記前生

張三十

仙女保薦

仙姑避跡

王子龍

尸解

野獲編卷二十七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書 桐鄉錢 枋爾載輯

釋道

釋教盛衰

後魏道武帝用崔浩之言盡誅縹流毀梵宇可謂備極慘毒而太子不遵其命多所洪護至胡太后而其教愈盛遂冠古今唐武宗亦用李德裕之謀沙汰僧尼犯者立死未幾嗣位者爲宣宗旋與復之蓋授受之間不能盡同如此我太祖崇奉釋教觀宋文憲蔣山傳會記以及諸跋可謂至隆極重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藹山房

子之號而極矣歷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間宦方士李孜省鄧常恩等頌于靈濟顯靈諸宮加獎飾又妖僧繼曉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師名號與永樂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誣妄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爲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剎殆徧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然上神聖雖飯依

淨土毫不以意指示人辛丑壬寅間紫柏老人遊鎮下

極爲慈聖所注念卽上亦出御匄與答問第至問戒壇諸事大瑣輩屢屢力爲之請終不許也後妖書事起紫柏逮入獄尋卒上亦不問○隆慶間北虜俺答通質朝延必遣僧于互市時賜以經像席中奉之加禮膜拜積角酋長及部下數十梵唱者如海潮音然後恭問皇帝聖躬萬福以及將相大臣僧爲具說因果報應勸以戒殺修善酋長輩傾聽讚歎臨行哀戀不忍別厚加贈遺而返蓋自萬厯初俺答西迎活佛之時見敗於兀剌益信活佛之言因敬奉西域象教所至皆設中國香花及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藹山房

中國所賜錦綺莊嚴之以當供養俺答死其子酋台吉襲封黃台吉死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封以至于今而三娘子者係俺答嫡外孫女自俺答晚年卽爲虜中哈屯哈屯者卽閼氏可敦之轉語實正配也其子其孫相繼承之世爲哈屯其帳自別有精騎數萬虜部畏服勝于順義王虜酋代立未與結仇僉則支部皆不歸命以故牝晨者四十餘年且有權謀能以恩威制部落奉佛極精嚴每以入犯內地爲戒予見其畫像而圓滿秀媚身亦纖長不類虜婦頸間掛數珠手中復有一串作數佛號狀亦種種異人也蓋自庚午辛未迄今佛法更盛

行于沙漠因之邊陲晏然其默祐聖朝不淺矣

僧道異法

奔州紀洪武中有詔凡火居道士許人挾詐銀二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死勿論謂親見下刑部所藏事例以爲異此誠異矣然正統間更有一事與之同者時山西有僧夜入姦婦家爲同姦者毆死法司論毆者以絞評事王亮駁之曰舊例僧有姦者諸人得毆辱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今僧犯姦方之有妻其罪尤重毆死姦僧者宜蒙矜恤上命宥死成遂此則見之史者蓋二法必皆太祖所定特未載入律中耳今陝西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三 秋 嘉 山 房

感通寺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感通寺一名蕩山漢摩騰竺法蘭由西天竺入中國時建唐時南詔重新之山徑曲折數十里林樾蔽虧佛堂之外有僧院三十六洪武十六年寺僧無極入覲獻白駒一山茶一上臨軒之頃山茶忽發一花上異之賜御製詩十八章敕其水陸往返之勞仍勅撰記畧曰此寺落成之時住持者焚香默禱

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而奠位于此今大雄殿未燬像也是也以上俱出太祖聖製其爲傳信無疑佛法之靈異如此宜開天聖人之表彰尊信後世崇奉不衰也楊用修成演中寓此寺最久寫韻樓卽其臥室寺產茶甚佳

女僧投水

尼之作姦余向會記之茲觀國初事蹟而知太祖之處姦尼尤直捷痛快也上嘗使人察在京將官家有姦者時女僧誘引功臣華高胡大海妻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將二家婦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旣不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四 秋 嘉 山 房

必讞鞠定罪亦不須刀鋸行刑盡付洪波俾登覺路真萬世良法也頃江右周中丞孔教以乙巳丙午間來撫江南因吳中有假尼行淫一事遂羅致諸尼不答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勸照豕肉之價官賣與銀夫真一時快心事但坊市報名或先賂衛官胥吏輩得預匿大家因而願充妾媵以余所知殊不乏人又浙中大吏不能做其意嚴爲之禁浙西一路庵院遂成遁逃薮天下事不得盡如意如此

酒帘得子

姚少師廣孝奉命賑荒歸吳中見一酒帘書字奇偉問

之爲里中少年所書召之至喜愜遂以爲子命名曰繼
即承蔭爲尙書以至太常少卿此王文恪公孫以治李
文正兩派者李因述趙松雪一事爲證趙亦嗜酒藏所
署驚曰天下惟我書獨步今乃勝我何也既知爲下菴
李溥光筆急命輿之來乃僧也語甚洽因薦之朝官至
昭文館大學士加榮祿大夫茲兩事俱奇甚一曠肆傲
布或以之得子或以之得官且兩人俱釋氏各極文臣
之位總借墨池一派延世貴冠延閣佛家所謂時節因
緣真有數耶今姚徽之後盛於吳中俱不肖名庶孝法
嗣耳○元朝官殿扁額初出李雪菴筆元世祖大加賞
野菴編 卷二十七 五 扶荔山房

香僧賜印

大臣受主上殊寵賜以印章者始於仁宗後殿臺夏諸
公至宣宗亦有賜其後則世宗之賜爲多皆以閣部或
勳舊得之非過也惟宣宗賜金英等而貂璫亦濫承矣
憲廟賜李孜省等而方士亦橫極矣世宗馭下嚴峻而
內侍張佐夾幅真人陶仲文邵元節所得前後更多于
輔弼今上則併馮璫張相兩人受賜而已然歷朝雖有
橫賜無及少者惟正統八年香僧麻察失吉陝西廣
善寺修行賜勅諭并齋圖書其文曰廣立慈化此後

遂不絕書則實前代所未有○又正統八年陝西右崖
寺靜悟禪師名阿難答者通其姪女爲岷州衛諸生所
發上曰出家人寧有是其有之不加詰譴也蓋寬假番
僧類此○永樂間文皇得美玉欲刻印以賜大寶法王
黃淮諫曰中國向來無此奇璞今特恩賜之將使番部
輕天朝上遂止當時文皇之異禮胡髯蓋不特哈立麻
矣嘉靖中賜遼徽二廢王真人印事因不經式亦奇大
然止範金爲之耳

夷僧行法

兵部尙書靖遠伯王驥自征麓川思任發奏捷歸上言
野菴編 卷二十七 六 扶荔山房

征麓川時有雲南大理府阿叱力僧綱司上言何清在
彼結壇行法將思任發及刀漢招父子縛縛爲人背書
名字枷鐐刀箭砍射驅魂在壇晝夜呪厭果有青蛇花
雀入壇黃昏神號鬼哭後隨大軍過江殺賊持旂行法
直至賊門呼風止雨佐助火攻有驗官錄其功上不允
都綱董榮等復奏何清且請增設僧綱司數處上始令
授河清等僧官仍居本寺而僧綱司不許增按議上此
疏時思任發已逃去不獲乃爲誕妄不實之語以誑主
上其後凡三度南征騷擾半天下兵民死者數十萬蓋
不待訓導詹英之彈章而已自是其糾肆矣正統八年

分守獨石都督同知楊洪言雲州堡西金開山崇真宮其神能出光怪致靈異去秋巡徵至東京涼遇虜騎勞張甚臣默禱于神虜遂遁去因以私錢修廟今已畢事乞賜勅額及道流住持上命賜名為靈真觀度道士主之是時王振譏已域邊帥神其說以獻媚習為故事以至嘉靖末年每遇奏捷必以仰仗元威為疏首第一句則正統已為之先鞭矣

主上崇異教

主上新登極輒度一人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養居處幾同王公閭初選僧時卜其年命最貴始許披剃有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七

扶荔山房

云重賂主者中貴人乃得之第先朝必不然如憲宗登極輔臣李賢諫曰高皇帝祖訓明有寺院燒香降香之禁違者并領送之人處死近傳番僧入內誦經至晚乃出又有非奉聖旨傳送銀物於寺觀者乞明禁以嚴宮禁上優詔答曰祖訓敢不祇率武宗登極禮卿張昇諫曰近聞真人陳應循西番國師那卜堅參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薦揚數入乾清宮几筵前肆無避忌京師無不駭愕請執諸人革其名號追其賞賜印誥斥逐發遣上允其言一一查革併追所賜王帶諸物令有敢實緣出入宮禁者并罪之其嚴於祖訓如此然成化之中年

已為妖僧繼曉建大永昌寺止觀臨幸之正德之中年造萬壽寺於禁苑上身與番僧明誦其中視而兩答詔柳何牙屑也英孝二祖一張一弛本朝聖主尚不免溺此教以貽新朝之補救况後聖耶世宗念斃輩之積蠹焚慈恩焚佛骨而事元之盛又十倍焉

僧道異恩

成化十七年傳陞道錄司右至靈鄧常恩為太常卿蓋自永樂間陞右善世姚廣孝為太子少師及全真邱元清為太常卿後來未有異典然姚係佐命元勳邱曾為監察御史常恩不過以房中術得之時尹恭毅任太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八

扶荔山房

宰不能執奏又是年賜番僧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慈宏度妙應掌教胡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領占竺等十四人誥命時周文安諡為宗伯亦不聞執奏也蓋憲宗於釋道二教俱極崇信如此後孝宗登極奪常恩官正其罪領占竺者亦降號國師遣歸四川之彭縣光相寺住坐未幾即遣內臣召還令馳驛來京言官屢諫屢止至十五年又召之來命居大慈恩寺蓋此時道教亂不談而佛氏為中宮及大璫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異也至正德間上親習西番梵咒與番僧輩演唱於禁中至自稱大魔法王給印賜下院為

禮卿傳瀚所駁直至嘉靖中葉上居西內躬行齋醮邵陶輩竄冠古今有非王仔昔徐知常所敢望又用羽流言焚棄佛牙頭骨幾盡而釋氏之不振極矣。番僧之號凡數等最貴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闡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刺麻宣宗末年入居京師各寺者最盛至正統初遣回本處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而禮部尙書胡濙再請汰其四百五十人以聞上命法王佛子不動餘者去住聽其自裁蓋此輩於光祿寺日給酒饌牲廩有日支二次三次者此外又別支廩給當宣德年間其冗食如故英宗初政亦未能盡革云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九

扶荔山房

毀皇姑寺
皇姑寺在京師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諭輔臣楊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謂尼僧與僧道不同乃尼僧寺與僧寺道觀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毀尼寺已行下矣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後三四日不知何人哀奏兩宮皇伯母見諭以皇姑爲孝宗所建似不可毀聖母亦以孝宗爲言蓋小人進禍福之言故兩宮一時傳諭次日聖母又諭欲建一寺卽將此寺與我亦好蓋此寺乃皇親內宦供給佈施必有請告之者矣按世宗此旨已洞見宮掖隱情旣而聖諭又下輔臣

楊一清等曰慈訓兩頒宜卽順命但懲惡務去本方免後患今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盡住止着終身不許復引其類其祖宗時所賜勅額追回此旨既下其後因循至今又八十年矣尼僧之增日多宣淫日甚擅施亦日益不貲矣蓋其根株俱在內廷以世宗英斷尙不能鏟除况後世乎自丁亥後又十年而霍又敏爲南禮卿首逐尼僧盡毀其菴金陵一片地頓爾清淨宜去而尼復集菴復興更倍往日矣。是時上又下密諭閣臣曰朕又將有議此寺額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順天保明者明是我國朝號此言尼僧之祖能順聖祖奉天開極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十

扶荔山房

此惟皇天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此寺云勅賜不云勅建便可見非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卿密知之觀世宗屢諭不特明晰事理且曲揣人情真是禹鼎秦鏡且聞諭輔弼曲體兩宮之意然實錄中僅載一二語不能如此詳明不知述史者何所諱也予今所紀亦僅十之四五耳。予向曾記汰尼因及皇姑寺始末然不如此之核因再述世宗屢詔以見先朝遇邪之嚴

衣鉢

初祖衣鉢留粵東之黃梅寺寶藏至今至嘉靖初年魏恭簡莊渠校督學其地借觀之撲碎于地名爲闕異端今存者以漆膠非復完物惟衣尙無恙耳此等見解與張永嘉貶損孔廟何異卽盡廢尙舞聖衷未必愾盡焚衣鉢宗風未必墜眞所謂蚍蜉撼泰山不滿兩聖人一笑也況初祖衣鉢不過與孔子履等後人自不忘本珍收之耳莊渠與至新建爭名晚投桂安仁墓何異端之能開哉○孔子履在晉武庫中元康中已與斬蛇劍同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擄去古物又有女媧琴孔子履何鄭澄宣尼行轡尙留爾籍耶又唐宣宗令有司做孔子履名魯風鞋宰相以下俱效之號遵王履則似孔子履未焚也俟再質之博洽者

卷二十七

土

扶荔山房

京師勅建詩

本朝主上及東宮與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今京師城南有海會寺者傳闢爲先帝穆宗初生受釐之所今上萬曆二年重修卽稱鉅麗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壯偉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蓋從龍泉寺移錫于此其在城外者曰慈壽寺去阜成門八里則聖母慈聖皇太后所建蓋正德間大瑞谷

卷二十七

土

扶荔山房

大用故地始于萬曆四年凡二歲告成入山門卽有窄堵坡高人雲表名永安搶華煥精嚴眞如游化城樂邦所費甚多蓋慈聖旣捐帑各邸俱助之因得速就如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萬壽寺于西直門外七里先是京師有番經漢經二版年久頽圯穆皇命重修未竟上移貯漢經于其中其正殿曰大延壽閣曰寧安重樓複榭隱隱蔽虧視慈壽寺又加麗焉其後壘石爲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蓋象普陀清涼峨眉凡占地四頃有奇亦決歲卽成時司禮故大瑞馮保領其事先助萬金夥邸及諸公主諸妃嬪以至各中貴無不捐資其藻繪丹雘觀金闕三大刹不啻倍蓰蓋塔廟之極盛幾同洛陽伽藍記所載矣于再遊萬壽時止值寺初爲主上祝釐其梵唄者幾千人聲如海潮音內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婦問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蓋志善者已謝世此又代職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時上從內府賜出承樂間所鑄銅鐘內外範華嚴全部婆娑環讀此身眞在忉利天宮也以上諸刹俱帝后出供奉之美鳩工聚材一以大瑞澁之有司例不與聞民間若不知有大役亦太平佳話也先是萬曆二年仁聖太后亦出美金建仁壽寺于城南數里直至十三年始報竣○此外京城

內有大隆福寺景帝所建至徽英宗南內木石助之未幾又從山西巡撫都御史朱鑑言謂風水當有所避乃命閉正門不開禁鐘鼓聲又拆寺門牌坊所謂第一叢林者而無救于禍難成化間又以妖僧繼曉建議國大永昌寺致勞憲宗親幸不逾時曉誅寺毀此皆聚民膏血所成二寺俱逼近禁禁墜福今尙存而永昌則無寸椽片瓦矣

僧家考課

南京僧人俱屬祠部每缺住持則祠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居首者填補往遊金陵見三大寺首僧儀從甚都蓋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圭

扶荔山房

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刹爲最所領僧幾千人而棲霞等五寺次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人選者亦稱祠部郎爲座師呼其同輩爲做寅堪爲破顏按僧寺高下起于宋南渡等級截然杭州五大刹俱御前親領最爲崇赫以故集慶寺爲閭貴犯香火理宗特加隆異遂有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閭妃兩片皮之嘲故元奉佛尤甚其奢僧至無等本朝大爲之節制然而禪坦亦嚴嘗見天界寺廊廡出示推升諸僧職事則云某人陞首座某人陞維那諸職

其後著年月用印一如銓曹文牒但不知他寺何如耳

吳江異人

吳江爲吳郡壯縣然俗慕浮好訟比於他邑爲難治而異人則間出如嘉靖間周恭肅公以秉銓清慎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畫于沈石田甫數月沈卽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罔致空費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崔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爲資遣之迨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穹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畫入荆關之望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實宇內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宿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于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二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爲童子侍虹臺硯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駁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而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閭閻累言密獻規

于位位不納反嬉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悲是且不屑與我厲行矣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爲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調選爲南陽推官以卓異召人僅得工曹袖稅荆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中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三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旣清狂不慧俞亦不羈于文遂去習爲詩整麗有聲于時遊太函弇州頗甄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日子所稱子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于無以應

紫柏枯骨

紫柏膏枯七佛偈中之一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自謂已證得一句半耳向日馮祭酒與之同席主人出饌蟹甚肥馮手璧之自訟曰是不宜吃無奈口饒何紫柏振聲以杖擊之汝但恣噉不遺識神偶昧今明知其非強作憫憐狀此真泥犁種子非吾徒也坐中皆頷首服馮上王荆石相公傳一稀痘方服之無不驗後傳漸廣效亦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五

扶荔山房

漸微紫柏以難王宇泰太史詰其故王曰衆生業力重立方之人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紫柏歎以爲然于恨相見之晚不及酬對

紫柏評晦菴

董思白太史書云程蘇之學角立于元祐而蘇不能勝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說變動宇內七八靡然從之其說非出于蘇而血脈則蘇也程朱之學幾于不振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正可五百年真知言哉蓋嘗聞其說而心服之然姚江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近溪李見羅是爲江西一派傳唐一菴許敬菴是爲浙江一派最後楊復所自粵東起則又用陳白沙緒餘而演羅近溪近脈與敬菴同爲南京卿貳分曹講學各立門戶以致並入彈章而楚中耿天臺淑豪伯仲又以別派行南中最後李卓吾出又獨制特解一掃而空之今錫山諸公又祖楊龜山特于朱陸異同辨晰精核則二程淵源又將顯著于中天矣

紫柏禍本

紫柏老人氣蓋一世能于機鋒籠罩豪傑于士大夫中最賞馮開之祭酒于中甫比部于卽馮禮閣弟子也紫柏旣北遊適有吳江人沈令譽者亦其高足也以習遊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六

扶荔山房

京師且久值癸卯秋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時大樑沈歸德爲于鄉武庠師其時與首揆沈四明水火而于於師門最厚時太倉王吏部岡伯與于門日夕出入次揆之門四明已側目矣會江夏郭宗伯以是事劾首揆待命郭與于同年中莫逆于之召起于郭俱有力焉因相與過從無間首揆益不樂沈令崇因于之交亦得與郭宗伯往還每聚中大言以市車過妖言事起巡城御史康丕揚捕令譽搜其寓盡得紫柏工十二公于書入呈御覽上始疑臣下與遊客交結銜疑江夏矣紫柏書中又云慈聖太后欲建招提見處西王上斷不與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七

卷二十七

安得云孝上始大怒獄事遂不可解然未嘗有意殺之也紫柏自以狴犴法酷示寂于獄櫺歸屢示靈異比及茶毘得堅固于無算今遺塔在徑山中半沈令譽者亦從輕典放歸足徵聖主之無成心矣。已亥庚子間楚中袁王蟠太史同弟中郎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慎軒最後則浙中陶石簣以起家繼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夫翕然從之時沈四明柄政間而增之其檜黃尤切至辛丑紫柏師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鉢一時中禁大瑞趨之如真赴靈山佛會又游客輩附景希光不免太邱道廣之恨非復袁尚淨杜景象以故

黃慎軒最心非之初四明欲借紫柏以擠黃既知其不合意稍解而黃亦覺物情漸異又白簡暗棒之引疾歸時玉蟠先亡中郎亦去石簣以典試出其社遂散未幾大獄陡興諸公竄逐紫柏竟罹其禍真定業難逃哉

二大教主

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議論間有過奇然快談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冰水劉晉川皆推尊爲聖人流寓麻城與余友邱長儒一見莫逆因其彼中士女談道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遂以幃箔疑之然此老狎性如鐵不足污也獨與黃陂耿楚侗定同深仇至嘗爲奸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七

卷二十七

逆則似稍過壬寅會抵郊外極樂寺尋通州馬誠所經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語傳京師云卓吾著書醜詆四明相公四明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都諫張誠字明遠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慎極自裁馬梅恨亦病卒次年癸卯妖書事起連及郭江夏并郭所厚者數君御史康驥漢不揚因劾達觀師捕下獄有一蠢郎曹姓者咎之三十師不勝志發病歿師已倦遊無意再遊壚下有高足名流方起廢促之行師遂欲大興其教慈聖太后素所欽重亦有意令來朝一大寺處之不意伏機一發禍不旋踵兩年間喪二導師宗風

頓摩可爲怪歎雖俱出四明相公力然通人聞士只宜
匿跡川巖了微性命京都名利之場豈隨流所可托足
耶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

慈山之譴

慈山大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
名利稍疎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慈自度不能
勝乃北遊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
因葺而居之追俗輒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
瑞菴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倖張本者九尊
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
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縉素俱艷妬之適卽墨
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
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慈既不酬且詬辱之
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官故名自稱道童上
大怒命梃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
慈繫獄良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
戴首論死蓋主上素信慈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
加等大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
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慈師在詔獄時以梵教化導諸
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唄誦比出獄時嗟歎曰好個道場

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牟盛
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
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真于其中樂正子長又於此
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生
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
單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揅攷

雪浪被逐

雪浪名洪恩初號三淮本金陵名家子棄俗爲僧敏慧
能詩博通梵夾爲講師翹楚貌亦頗偉辨才無礙多遊
縉紳間金陵大報恩寺增壯麗爲海內第一嘉靖四十
二年寺被燬塔亦漸圯雪浪募修之始復舊觀然性佻
達不拘細行友人輩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觀
劇亦欣然往就時有寇四兒名文華者負坊曲盛名每
具伊蒲之饌邀之屏開或時一起時議譁然遂有摩登
伽鳩摩羅什之謗實不至此江夏郭明龍爲南祭酒極
憎之至書檄驅逐慫恿其沽嫖諸狀發不可開或云雪
浪曾背誹郭詩爲其同儕緇徒所譏以致郭切齒未知
然否雪浪自此汗漫江湖曾至戔越問上女如狂受戒
禮拜者摩肩接踵城郭爲之罷市雪浪有侍者數人皆
紹年麗質破服絢綺卽和衣亦必紅紫幾同烟粉之飾

子曾疑之以問馮開之祭酒比邱舉動如此果下禪律有礙否馮笑曰正如吾輩蓄十數婢妾他日何害生西方登正覺耶其愛護之如此然郭卽代馮爲司成者亦最相善

禪林諸名宿

竺乾一時尊風盡在東南最著則爲蓮池遠觀兩大宗主然二老行徑迥異蓮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達則聰明超悟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蓮枯守三條樣下跬步不出達則折蘆飛錫所在皈依二老各立教門雖不相下亦不相笑其後達老示寂獄中蓮附席悼歎亦微咎野獲編

卷三十七

扶藹山房

其昧於明哲如白香山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教青山獨往時寓意甚遠非幸災也大抵蓮老一派主于靜默惟修淨土者遵之而達老直捷痛快仇達少年驟聞無不心折其時雪浪洪恩本講經法司而風流文藻辯博自喜有支郎畜馬剪霍之風則蓮老頗不謂然蓋近日叢林議論崇尚宗門主于單刀入陣寸鐵殺人而鄙禪修爲齷齪如雪浪輩不禪不宗又欲兼有禪宗之美矣愁山歸自粵中聲譽轉虛來游吳越一時俊少以得奉盤匪滌澣器爲幸而大家妻女檀施悲泣求片語校度而不得蓋雪慈所至皆然雪先下世慈則至今神旺

關部大老人尤駭之

西僧

余往年庚子在武林應試時正秋七月遇一西僧于馮開之年伯家其人約年四十日夜跌坐不臥食能斗許亦可不食連旬不飢便液亦較常人倍十之一每十日去若羊矢者三五而已能持彼國經呪以炭熾鐵釜洞赤擎掌上枯指其中取百沸湯沃人肌膚如冷雪亦能以呪禁癰癤等疾蓋其地去中國數萬里塗中奇鬼毒蛇怪獸相繞非藉呪力禁持必不能達此特其小技耳別後十許年子在都下遊西山宏化寺遇西僧數輩持

螺唱梵胡拜千佛前內有一人屢睨予良久曰公得非沈姓乎余怪問之則庚子武陵所遇也面目盡改全非殊城氣貌且爲華言不爲梵語余詢其行業精進何如則大悲異曰自別公入京已茹葷酒出人聲利場中卽經呪已無寸驗何論白業又問其澳寢如舊否則云日苦大小便頻數夜臥齟齬聲達旦留塵世亦不久矣相與歔歔各歎老大無成侵尋鬼錄灑泣而散此後不復再見

僧慧秀

義興僧孤松名慧秀能詩有俊調其人亦瀟灑不俗爲

野叢編

卷二十七

三

扶荔山房

吳微如正志

比部所厚築菴居之壬子游陽羨吳館

余于菴與同朝夕每謂余欲返初服以詩行人間初猶勸止繼見其意不回余亦北上不及再阻未幾吳轉江右兵使出山慧秀遂棄瓢笠稱山人茹葷娶婦余歸宋後不復通聞問忽聞其病亡固已訝之未幾微如長君允執名洪亮者試南宮歸未久亦暴疾早世其初得疾時夢慧秀被桎梏至詞旨酸楚且云我不合爲僧不了犯如來戒得罪將人重獄始不勝拷掠已引公曾相勸誘爲解冀得輕比不意冥司爾怒并將逮公議決今期至矣吳驚悸汗流醒面沉劇以至不起

增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迹述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爲邪龍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神其變化耶

增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實不然南京牛首山寺

野叢編

卷二十七

語

扶荔山房

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于殿門僣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真人封號之異

太祖封張正常爲真人以嗣龍虎山之業其號不過十字宣宗寵劉淵然真人封號至十八字而極矣此後恩漸殺惟嘉靖間邵元節之封其真人號亦同淵然雖一時異數然兩朝濫典人以爲駭不知憲宗朝亦有之成化廿三年詔贈靜一冲元守道清修履和養默崇教也

朴安恬真人王文彬父爲太常寺丞誨爲安人亦亦十八字而世無能記憶者蓋其時左道譴進如卽常忌趙王芝輩方橫甚則真人又爲恤事矣至宏治十七年上命閣臣擬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劉健等力諫以爲宗廟謚號不過十六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官令停止則謚典亦如成化間矣若嘉靖末年閩仲文封伯加柱國陰聖丞其真人號達至二十字此又當別論成化一朝僧道俱倖如西僧則劉巴堅參封至三十餘字蓋沿故元舊俗并襲永樂間哈立麻例也乃至佛子國師之屬并中國冒名者講經覺義每一旨傳升數十其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嘉山房

羽流不列清班

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帶銜爲禮部尚書會上御經筵舊例六卿得陪列志端獨不預乃上疏自請云忝列春卿之長而經筵見擯非宜上下其事大臣議之輔臣等謂孔孟之言非黃冠所習不宜區從上是之廢

其奏不行今上已卯冬懿虎山真人張國祥謁期八朝級班二品上御門望見道冠羽衣以爲服飾不雅不足以肅觀瞻卽下聖諭他是方外之人焉用朝參又無民社之寄何須入覲自今非奉召命不必來京三聖上異端處置恰當真不惡而嚴矣已卯後數年仍命張國祥三年一覲官爭之不聽又至京師輒久留不去益中官革誣上以祝延聖壽建醮爲詞然終不得預朝會

月中仙人

機廢王截瑜在國時奉元爲世廟所寵賜真人號及印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嘉山房

嘗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際忽有一鶴從月中飛下殿亭鶴載一羽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禮之與談大快因問師來有所請否對曰廣寒宮年久頗敝將更新之他材已備惟少一梁願王留意王辭以力薄恐不辦此羽士曰不必具材但需銀皮傳梁上約萬金足矣因示廣袤長短之數姑令製就明年此日來取復乘鶴飛去王果如言琢就龍鳳花枝花工至明年中秋則羽衣者從月飛下添鶴一隻頂禮爲謝身跨一鶴以一鶴銜銀梁返月宮王大駭以爲飛舉可卜忽一日有司擒道士之宿娼者來疑其爲盜蓋以龍文銀作夜合資爲刺

姦者所蹤跡拷問之則對以誘騙最奇所得其人爲武當羽人向日跨鶴者乃寓居方士也往捕之僅得分銀道士數輩方士已宵遁矣乃知其時分宜相治第有鶴成羣繞其新構分宜爲文紀其瑞皆一時方士所爲也宋眞宗視朝罷招大臣入殿後潛游蓬島及徽宗郊天見空中真仙雲物樓臺總之皆幻術耳○載瑜爲英宗元孫世宗從姪建國僅四世與世宗同好道同師陶仲文所坐又小乃削爵土自殺妃嬪從死者又數十人子孫不紹罰不蔽罪其中必有說

道士娶妻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宅

扶荔山房

世宗寵任羽流雖多異典然有處分最可笑者如掌太常寺禮部左侍郎金贊仁以三年考滿求蔭其徒協律郎陳自暹科臣執奏謂蔭敘無及異姓之例而禮部之議姑墜自暹一級乃以自暹爲太常典簿不爲例已屬可笑時嚴分宜爲禮卿其逢迎上意亦何足責甫逾年而贊仁與自暹各私娶妻卽居神樂觀中且毀天壇地以廣私室爲樂舞生所發上下刑部議罪發贊仁爲民自暹承成違衛此二人旣以娶婦得罪又安得有子孫世從戎哉其師以無妻子蔭其徒矣其徒荷戈時又必照例僉妻起解方有後人免勾補耳當時禮官刑官惟

知窺上意向不顧國法輒舛至此真可笑可恨○其後工部尙書徐可成蔭徒各義金爲太常博士又全用金贊仁例矣

二癩子

成化中有襄陽人王臣者以跛名癩子用方術見幸自云能立成黃金上信之拜錦衣千戶命同太監王敬下江南採諸藥以備點化至吳越間黠肆萬狀幾激變亂被劾伏誅嘉靖中段癩子者亦以方藥進上賜高士真人之號寵甚至今京師有紅爐廠爲易州場交納供炭之所世宗輒以賜段爲第宅今已廢罷尙存舊名二人俱廢疾俱以房中術左道蠱惑聖聰俱事敗得罪人猶以段不得正典刑爲恨王臣能使木人諸幻異皆奇絕少嘗犯死罪爲官法刑梏其股事詳各紀載

段朝用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宅

扶荔山房

段癩子名朝用廬州合肥人自言工點化之術初以術干謁國公郭勛助築丹室居之以所煉爲仙銀製器百餘云飲食用之可不死因乘一真人陶仲文進之上上大悅以薦二親凡筵又次第及八廟朝用又進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益以爲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因請歲進銀數萬金以資國用上命朝用支文官正五品

俸加郭勛祿處百石已而其術漸不驗有徒主子殿者害其寵乃發其諸誣職隱惡日聞仲文所仲文懼累及上章請禁子殿仍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俱用上日黃白之術自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叩初薦朝用及彼進銀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也却殿試不效何預卿事令俱執赴錦衣衛撫司拷問已而貸朝用改爲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仙人時郭勛已進翔國公得罪下獄未測上指朝用遂行謀騙就勛奴榜掠之且日歸語而主隗我金十萬當免而主追賊勛奴不應禁之其夕死朝用知不可掩乃上言勛奴行刺爲己所覺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元

族墓山房

邇近致斃且署銜爲羽林千戶上怒以朝用已改官不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詔獄訊治法司議顯戮沒入妻子財產朝用與勛相繼病死于獄二十七年又賜方士郭宏經號清微輔教志靜宜誠高士王禾宰清微輔道胡範通真高士各錫印以賜後二十九

年二人亦進真人

方士亡兩國

梁散人者名高輔俗呼梁指甲先游釣川得幸于徽府時徽王載瑜好長生家言因寵異加等旋因陶鼎恩薦于世宗頌荷上恩亞于陶矣上一日與梁談微邸事問

王爲何如人時王已封真人賜金印如其父禮遇冠蓋藩不謂梁以素藥事恨徽未發適荷清問遂盛誇載瑜材武奮服遊鳳陽祖陵往還無人能覺上愕然不復他詢則徽禍本已成矣會載瑜強奪州民女又從之爲其父所訐上心銜瑜微行事遂決意廢之載瑜自殺又七年而伊邸事起伊王與樸在國多不法又所封洛陽古都會仕紳素貴倨王每宰裁抑之令執臣禮不少假于是聚謀攻之然亦好道與樸相叩叩善中道失散梁既得上春日夜侍左右因稍談典樸諸洋僧適接履陳其機忝上命徽所建違式宮殿出他後估宮女典樸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平

族墓山房

佯順命不即遵行樸按故甚其辭以激上怒上入梁謂既深亦削爵廢國錮之高墙按梁高輔本南陽一左道無賴徽伊兩王悞爲所盡卒因錢金相繼夷滅問其罪狀則微且不至失國況伊之覺又不過微之十一耳何必八公然後能亡淮南哉

道士入直內庭

道士龔中佩者幼入崑山縣之猛將廟落魄晝夜苦漫遊京師因入真人陶仲文名下得交樸青詞諸人其人愚惡好齋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書並知前神名號入直諸老時從役問諸靈位業遂爲婚娶薦爲太常博

王馴至太常少卿上命入內庭教習諸宮人科儀然時耐酣侮諸中貴因恨思中之一日出飲于刑部郎邵駿家上偶呼不至爲諸常所譖上大怒下詔獄杖死世宗官聞防範最嚴何以容一醉道士出入禁鑰此與武宗朝西僧直豹房何異雖卽誅殛已非體矣

樂工道士之橫

伶官之盛莫過正德道流之盛莫過嘉靖然成化間已濫觴矣如教坊司奉鑾臧庸奏舊制宿娼者犯罪追贓不得累及樂戶犯罪止由禮部行提別衙門不得擅拘宜遵此制上亦刑部議謂盜賊賭博多匿娼家其不知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三

扶荔山房

者宜依舊制其知而容隱者仍究問爲是若犯罪者則不由兵馬拘提宜如所奏上允之以伶人而敢於撓法且上賓聖聰既不以爲忤而下之司寇乃刑官亦依違曲從之亦異矣此事不一月又有太常卿顧玘者自陳在顯靈官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故乞賜祭壘上下禮部議謂三品妻舊無祭壘近例更嚴不宜許上命與之不爲例按玘以道士爲廟祝安得容娶妻乃公然形之奏疏宗伯亦不爲駭怪但以無例尼之是時大臣幾于七聖俱迷矣嘉靖問道士徐可成亦至禮部尚書恒蔭其徒咎義金而不及其妻則猶方外行逕也

真人諸印俱備

玉印惟天子璽有之此外則金銀銅以次遞降從來未有兼得之者龍虎山張氏四十二代天師名正常者以洪武初入朝高皇帝命去天師之號改爲真人秩正二品賜以銀印至其子字初奏云欽給真人銀印止敢用之所上表賤前朝舊有正一元壇之印乃川之符籙者乞如例頒給上允其請命鑄銅印照六品式賜之至英宗朝又命改其舊賜正一嗣教大真人銀印爲金以示寵異而張氏之僭紊極矣至孝宗朝則又別賜玉印曰陽平治都功印蓋相傳張氏始祖道陵得道書有此印乃雲篆文上慮其遺失別作此以賜于是金銀銅玉無所不備真異端中怪事也穆宗革其真人二品穹爵降爲提點六品并收所賜玉印天下稱快至今上初年又復其初號想孝宗賜印亦給還矣○按世宗最寵方士如邵元節陶仲文俱拜白玉烏玉印章之賜而無金銀與銅且皆別號私記如西番法王等圖書而已不以施之賤奏也憲宗賜李孜省趙玉芝輩亦然至徽王遼王俱於嘉靖中附會事元得賜真人金印則親王例得用金寶尙爲有說

神仙

談相徐得遇神人

中書談相者號北泉自胥吏起幼工醫書以貧悴入京師時世宗方事祈禱一切齋壇拜章及區縣之屬諸供奉所書多不稱旨相實緣中貴得進上一見其筆札即召見相貌甚似李太宰嚴少師因大愜聖意命直文華殿及入西苑官至光祿少卿以驕恣入大計拾遺與中允郭希顏俱奉旨留用章積勞至工部左侍郎賜飛魚服母死求丁憂不許求給假葬母許之飲限半年復任而相戀伎樂縱飲不即行上怒令撫按逮來時相因醉跌傷一臂不能從陸乃輓舟亟進意不過錫階供野獲編

卷二十七

靈 扶荔山房

事而已舟人所事神忽靈現時召相與語呼為談侍郎日夕相酬答惟問以後來事則不應至京論斬大牢死於市今上初有徐傳者號樵野粗能文藝以罪遣戍尋進伍入京素嫻刀筆遂入大璫馮保幕為洗罪籍積官至錦衣都指揮同知理南鎮撫司江陵相亦曲意禮接之聲勢震遠近生平事一神最嚴初得志神教以茹素可長保富貴不爾禍且立至後徐飲於張蒲販相公家強以一穉僞拒之不聽遂染指歸邸神印尤之曰汝敗不旋踵矣爵拒絕筆血如初神曰大禍已成無益也未

遂保故爵生大辟瘐死獄中二人俱市井頭何本無足

道然亦以小慧寸長坐致華廳又有神物附之似非偶然究終不能救其敗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二人神魄蓋已為鬼趣所簿錄矣談為子邑人故知之甚詳余兒時在京師則徐正繫獄都人爭道其事

神佛佑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克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卒克文為治棺將發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不死克文痛哭尚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閻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至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

野獲編

卷二十七

諤 扶荔山房

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為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為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北部何君浙江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姆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為某官家男子始知身死因以情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碑上元云汝前生為我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告語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檢之

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着倉頡不其辨但與驚怪自此漸復入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達目親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今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開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詞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甚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記前生

虞德園海鹽吏部曾爲余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五 扶荔山房

端間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間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領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寬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廣清望素著旦夕將出山矣子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銓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敘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張三丰

張三丰在國初靈蹟紀傳所載甚著而于隆平侯事尤奇則時所罕傳今誌之張三丰名猷初爲閩獄吏洪武

中以罪戍四川平越衛未至僞浴沉于水盡得各司司文與解者令歸人始神之及居平越其長爲千戶張信故直隸臨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丰其厚一日謂信云吾已爲汝父得葬地以報汝德命負其父骨入一巖穴曰汝入當有所見亟置口中其後貴不可言信如所教人有石牛欲相啖甚怖備掛其角而出三丰歎曰止可得封侯耳又命持金椎擊洞門石令斷且喝以止可出二三擊信往擊至七方斷則見金魚凌空去歸而告之三丰又歎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當盡僅留汝乃貴後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子身從文皇靖難洪武三十五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年不絕也信封後至水樂一棗信袖之出山取視則已長尺許矣其異如此一云三丰卽張邈邈未知然否又云三丰爲遼東鉅州人名君寶一云陝西寶雞人

仙女保薦

永樂間仙女焦奉真奉詔召入京薦其母舅馮仲彝爲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馮孫名必正者爲真武廟官尋陞贊禮郎矣至正統十二年仙女又奏請乞陞上命特陞爲太常寺丞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

林聰等劾南太常寺丞馮必正爲妖婦焦本貞之姪邪
倭近身不由其道當斥吏部覈奏常如議遂削職爲民
此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思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
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歟但
其身曾否承恩則未可攷○按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
卽位仲彝以妄言甥女爲謫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
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孫爲容臺上佐馴
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仙姑避跡

參議顧可學從林下獻秘方於世宗得召入爲禮部尙
書上命有事於太和山其中石門山者有仙姑不食不

野獲編

卷二十七

至

扶荔山房

衣不寢能知未來事顧至其地求見不得歸而密奏之
上心動令巡按御史谷嶠以禮資遣入京命甫下仙姑
已知其事焚所居而遽比詔使至已不可蹤跡至嘉靖
末年上春秋高自覺漸衰益求長生之術乃遣御史妻
徽王大任分行天下求異人異書而王得湖廣專以仙
姑事屬之聞其行廢入岳州乃囑彼守令示意仙姑辭
曰我無秘術但能絕粒此非常王事使者偕我入朝其
技止此御史且得罪奈何王無以難僅得方士劉文彬
等報命上恐絕後來者爲陞二臣侍讀學士以酬其勞

未幾而鼎成龍去矣是時方士自邵陶二人外如段朝
用龔中佩藍道行藍田玉胡大順胡元玉何廷玉羅萬
象等數十輩皆以失旨伏誅仙姑明哲先幾卽謂之仙
亦可

王子龍

今上丁亥戊子間江西贛州龍南縣王子龍者以妖賊
起尋爲官軍所擒磔死報功將士及度撫秦中不覺舉
羅等俱蒙敘奏閱三歲矣繼而廣東惠州府有少年亦
名王子龍幼奉寡母居家一日樵于深山遇異人謂曰
吾憐汝孝且有道骨授汝一法立變百物爲黃金然僅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天

扶荔山房

許養母他日度汝登仙籍懷勿妄用且濫傳一人苟違
吾戒收入泥犁矣王拜受歸試之信然因日以燒煉爲
事事漸傳播有豪有力者脅之不以道流輩百端
誘之不從上官亦有艷之者但不敢宣時劉節齋文
以督府總兩廣獨心慕之潛遣材官說之曰吾能一旦
富貴汝亦能挈戮汝二端惟所白擇王曰吾守仙師戒
戮卽戮耳斷不敢輕洩再三譬曉不從督府大怒示意
部吏使人告之云此卽度鎮叛賊王子龍向日脅脅者
僞也遣兵卒捕繫之至則一弱冠牧豎耳尙冀其可威
制問曰且未治汝叛逆大罪聞汝能爲黃金吾欲面驗

始信以堦前瓦礫校之一呵成紫磨矣劉益心動姑廐之外舍傳語云得方立救汝不爾旦夕誅死矣王堅守師約不聽劉愈悲下之惠州郡守孫區吳光嚴令如律按辟孫久悉其誣具回繳悉言其地里不相蒙年貌不相對萬萬不可行劉念事狀重大常奏請于朝時秦中丞已改撫楚亦移檄詰前事甚晰劉既見人情不協而業已輕舉悔形於色密以手書諭太守言言亦不謬今事已爾姑斃之杖下可也孫心知不可遂謝病不待報竟歸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將祀者獨欣然承其旨潛縊之獄因得薦擢去後三年而公論沸然哲府已入爲

野獲編

卷二十七

禿

扶荔山房

尸解

太陰鍊形異人尸解儒者以爲必無之事而亦不盡然如嘉靖間洛陽劉晦菴健少師以九十餘告終嗣後遊行人間聞至今尙在又如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卒于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曾見臺同亭司空寓連

日快談曾以語同鄉吏部郎劉直淵文卿初訝不信值之果然蓋晦菴德業冠絕一時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又近年有無賴妄人自稱醒神子者詭爲故威寧伯王越還遊東南至湖州而茅鹿門坤酷信愛之求其長生之術余曾於武林識之鬚髮已皓然伏嘆兼數十人言動鄙倍乃一下劣庸愚卽方士不足比數也茅翁老名夙練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

野獲編卷二十七終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平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八目錄

果報

勝國之女致禍

亡國后妃流落

尹昌隆

仇鬼責人

景泰間逆黨

趙少保祭六大臣

得子失子

戮子

守土吏狎妓

耶律楚材

現報

冤報

仇鬼下隸

燬經謫為冥官

義馬

野獲編

卷二十八目錄

一 扶荔山房

復夢

甲戌狀元

儀銘袁中舉

妖夢

董曠菴尙書

夢宗汝霖

鬼怪

太山主者

穆象元判冥

術士使鬼

三孝廉作鬼

奇鬼

馬仲夏戶部

獻縣盜鬼

大風吹人

食人

小棺

鄧子龍香木

草木之妖

周公瑕

沈司馬莊怪

奇疾

京師狐媚

人病

野獲編

卷二十八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果報

勝國之女致禍

古來勝國婦女多能覆邦前人紀之甚備卽如石虎侯景梟雄蓋代一以劉曜幼女一以潔陽公主遂能速之致亂金之衰也亦由天水袁王越估之女都王允蹈之母骨肉相殘以致于亡則盜賊夷狄尙以禍水受殃況中國帝王乎本朝太祖獲故元后妃公主俱令護視送還真千古大聖人舉動唯陳友諒故妄一說稍爲日月野獲編 卷二十八 扶藹山房 之食然大誥中明白說出則又佛菩薩心事令人感歎無已○偶于友人處見宋人畫熙陵幸小周后圖太宗頭戴蟻頭面黔色而體肥器具甚偉周后肢體纖弱數宮人抱持之周作蹙額不能勝之狀蓋后爲周宗幼女卽野史所云每從諸夫人人禁中輒留數日不出其出時必嘗辱後主後主宛轉避之卽其事也此圖後題跋頗多但記有元人馮海粟學士題云江南刺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蓋指靖康之辱以寓無往不復之旨

亡國后妃流落

李煜以未開寶八年乙亥失國小周后已降付郭國夫人久在命婦之列矣至太宗而始被幸於此猶見太祖厚德云又唐中主女號李芳儀者備太宗後宮北柱

梁丹侍駕以行岐溝之敗陷人虜紅復爲遼景宗所獲沒於北方此其薄命飄泊幾與隋楊帝趙后無異焉后始在廣陵陷于宇文化及旋沒于宮經德又送人突厥爲闕氏再返唐宮每侍巡幸我太祖得除十以禮卽涼國公藍玉大功當封亦以私售元妃上得置其不戒爵世者至矣○陸游漫吟云李景女明妃家供奉官其某爲武強都監其後爲遼聖宗所獲娶之拜爲芳儀其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二 扶藹山房 說稍異見杜牧詩中○按亡國妃主之辱無過晉惠之羊后沒爲劉曜僞后與生二子惠帝貴后女臨海公主爲人畧賣于吳興錢強因以送女女遇主甚酷東海王司馬越妻裴妃畧賣於吳氏此皆宣王父子因德之遺殃也高齊亡後其后妃酷貧至賣發燭以自給發燭卽今之取燈也利亦微矣此亦武成諸帝殘忍之報乎又若帝后之降爲妃妾者在北朝尤多如魏孝武后高歡女也孝武人關后再嫁爲彭城王元韶妃東魏孝靜帝后高歡第二女也齊受禪后再嫁尙書僕射楊愔孝莊后爾朱氏榮之女也齊神武納爲別室天保初母爲太

妃後文宣帝欲行無禮遇禍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女也齊神武納之生任城王後又適范陽唐景璋齊後主后斛律光之女也齊亡嫁開府元仁後主左皇后馮小憐初入周武帝以賜宇文護後隋文帝又以賜李詢終自殺周靜帝后司馬消娘女也以后父介陳降唐人嫁同州刺史李丹此雖夷俗然而革命時也至故元秦定帝后宏吉刺氏下爲丞相燕帖木兒之妾因具本朝天下母也于見天地易位矣北涼王沮渠牧犍之兄元魏武成公主也改嫁南郡公李肅其後牧犍死人以公主合葬焉尤爲怪事此段俱前代事因太祖聖德漫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扶義山房

尹昌隆

尹昌隆者江西之太和人舉洪武三十年丁丑科甲第二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初帝視朝頗賞昌隆抗疏力諫詔云此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皆得而知及燕師日迫又勸建文罷兵息戰許燕王入朝設有蹉跌須舉位讓之不失作藩王不報文皇入京捕方孝孺黃齊等並昌隆爲奸黨戮之昌隆稱冤引前禪位疏爲證檢奏果得之上爲流涕大嘉歎曰朕長子在北京可往輔之永樂二年立太子即陞左春坊

左中允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其尙書呂震方有盛寵白事不當震意叱出之或曰爾尙書餘竟取太子令旨行之可也卽從其計震大怒上言昌隆曾事庶人名在黨籍今身爲東朝官陰欲樹結不之交而之上上逮之下獄旣而赦之呂震又譖之下錦衣獄籍其家上方巡狩輿車犯以從謂之隨駕重囚逢輿馬後谷王謀反王曾保昌隆爲長史震遂誣除其謀叛圖免夷其族震毒病疽見昌隆坐守號呼尹相尹相以手至死昌隆初倡禪讓之議其忠邪不可知然亦可謂冒死不顧矣至文皇廷詰得免且令輔佐儲宮則知遇亦頗不淺終野獲編

卷二十八

四

扶義山房

仇鬼責人

永樂間禮部尙書呂震譖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呂

見尹爲崇即頭呼尹相而死天順間太平侯張帆以私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間禮部侍郎傳瀚欲擠程敏政誣以科場作弊敏政抱忿疽背死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間咸寧侯仇鸞恨會銑夏言皆繼繼葉市後二年見二人以斧砍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發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人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于帝自無相放理近年王辰寧夏兵變嚴宇周國柱謀戕黨石二公又推哮氏爲主而已潛佐之及賊圍急又勸哮氏降而獻計督府俘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擊之遂棄其師披刺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弑父兄尋見爲累乃爲僧而逃者何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景泰間進黨

原任給事中徐正先於景泰時請密見言事帝許之乃奏遷上皇及故太子今封沂王於沂州帝不憚譎爲雲南經歷戀妓不行又誚鐵嶺衛軍上皇復位命凌遲於市三日此人所知也西樵野記又紀蘇州衛人黃鑑其父舞文爲害不少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上悅其年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五

扶荔山房

貌美官以近侍蘇州人咸謂天理何在景泰間尤被寵渥及英宗北還從南宮復辟以舊恩進大理寺少卿召對無虛日一日上偶見舊章疏露一角者取觀之乃鑑所進本請禁鋼上者亟召見擲示之鑑伏罪伏誅遂滅族弇州駁之謂無其事且無其人及查是年登科錄則果有黃鑑者登三甲進士果爲蘇州衛軍器長洲學軍生登第時其父尚在與徐正同科進士徐亦蘇之吳江人乃知是科一榜得二逆臣又同郡人亦異矣

趙少保祭六大臣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六

扶荔山房

世宗末年趙甬江少保文華以分宜相昵厚從侍郎驟拜三孤既而失相君歡奪譴歸里因先發項氏家於禾城抵家卽病彌留之際特命張樂迎薦六大臣蓋皆生平所構陷者一爲張世昌繼一爲李太宰默一爲李中丞天寵一爲丁司馬汝襲其二人失記未幾不起彷彿有所見云其督師過里中尋以倭功成晉少保適改歲自書桃符云仗鐵專征萬里平南之府鳴珂人相一心拱北之家分宜聞之大恚云是兒將謀踞我位矣尋有仙酒進御一事怒遂不可解因決意逐去或云是郡劍泉德勝爭寵譏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親子直至五十九始得令大行彥章旋子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肝江羅大參近溪爲一時儒釋教宗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謁羅愛其辨才留爲上足未幾壯兒俱彼誘去不返因憤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閨中劉雲諸提學爲戶部郎時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起悟善爲文甫半年而其僕遇兒於城墻下則爲琴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妾蘇氏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七

扶荔山房

逆悼往事自訴宗黨逆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遺行今不知尚在否訪之果得于鄰邑爲民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夏罪復得賜卹此子且另冠當拜承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惡耶或云嘉靖十五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寧寺焚佛牙骨數千觔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正統間有劉爰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宣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妬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尚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爰官至禮部尚書至正德間方卒宏治間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南飲天

監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歿時年將望八矣妾有孕預名之日紫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此兩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童性甚迂初喪莊子或誑之日尙當還魂遂不收殮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

戮子

上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割愛亦須然詩如樂半金日碑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師度使馬舉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以叛降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收結此軍法所不貸不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下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八

扶荔山房

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歿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愈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菴後其力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即高相公起首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相公亦不介懷卽舉爲本省參政馴至通顯楊素和易有湖廣蘇味道之日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歿於位而無嗣意其時卽以箕裘繫念耶○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談諧亦學詩爲子友沈千秋客沈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從遊儻薄習爲補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扑責牴牾不

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絕遂之淺土次日其魂即叩母舅屢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生方憂撓復日觀厥子入室百端肆罵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毋風世冤對耶

守土吏御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賦傳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上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妓于曲室酒酣出以薦枕遂以爲恒王因是居間請托橐爲之充勿於未甲申間臨邑邢于原制以御史按江南蘇州有富民潘璧成之獄所娶金陵角野獲編

卷二十八

九 扶荔山房

署印見其名詫曰奈何與故大司成同名蓋前致政祭酒爲潘宗伯水簾島也沈吟許久曰爲爾贈一字因名曰潘璧成歸家而父驚愕不已蓋已心知所謂矣璧成在南中游狎邪所攜金不足則貸之魏公府凡數千金比還索逋者通至成遠匿不復見父爲之憤而不及數徐氏紀綱與相睨稍傷其父憤病發成始告官謂徐僕實毆死乃父至于暴骨檢驗當事謂禍起于成并成囚之榜掠甚楚成之弟亦蓄異謀潛屑金干酒有賂獄卒餉之積歲成腰骨日重尋薨獄中甫死而妖厲百出先至獄卒家呼其名拳之立殞旋至弟所日夜索酒食衣野獲編

卷二十八

十 扶荔山房

楮之屬弟病已困其弟婦之父登已丑進士爲水部郎以緋袍入叱之鬼咎詈甚憤且發其陰事水部慙志歸發病死其弟宛轉牀榻間數年而歿兩家子嗣相繼夭亡潘氏遂滅前後不過三十餘年耳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于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春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于京師外西山忽發一塚開櫬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余聞之誦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蓋早納其元封閉之未幾掘得磚石則楚材

墓也雖稍爲弃治園墳中他物散去多矣此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客年登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頗成富家後甫強仕卽世竟無後

現報

今嘗人有現世報之說意爲俚說耳不知竟有其事只如嘉靖末年宣大總督楊順以媚分宜之故誅沈鍊左道通虜校之于市及隆慶初年順坐前事入獄病死刑部侍郎洪朝選以順曾發華亭公子倩人人問爲華亭

寧獲編 卷二十八

主 秋夢山房

公所恨不許埋尸致蟲流于戶而朝選居鄉又爲撫臣勞堪所劾殺死獄中數日始許領埋亦有小自之訛其好還如此又今上初元有王大臣入禁中事大瑞馬保冀刃其袖中謂高斯鄭遣刺聖躬及保敗爲兵部郎中前御史陳希美所論指其諸惡首舉王大臣實保所使引入爲第一當誅之罪疏上未下上一日取刑部原招關之忽傳旨謂此大事何以如此輕結命查原訊官來與馮保對質輔臣張四維等回奏云此事已十年當日問官衛則朱希孝其人已死敝卽馮保也況罪犯已決何從相質希美所奏保主使引入亦無確證若復行窮

究恐駭聽聞上意始解此事非關臣力救保夷宗矣出平爾反于爾豈不信哉

冤報

蘇州衛軍人丁姓者曾以小謫收獄中旣得免忽驟富充漕卒之長運糧入京踐事歸與其儕欲飲于舟中忽作異方語瞠目改容切齒恨罵將自戕衆皆怪問則曰我實盜也與下同處圖屏相暱私語之云我案定無活理但富有金寶分置某地某地君可盡取之爲我偷還幣少贖我妻子足矣丁諾之比得釋如其教盡取伏藏歸囊中反賂獄卒逮斃之此冤不可解我適覓南北今

寧獲編 卷二十八

主 秋夢山房

日始得萬無相放理遂再批其煩冤惡不可制衆懼哀請曰君言良是我曹不敢代爲解第數人同人都比歸而殞一人死狀不明何以自白且事屬既往向已湮逝何不少濡之俟其抵家與索命未晚也忽首肯曰此說事理明白我且去矣丁遂昏臥若沉醉者比醒詢之亮不知前語衆皆慟慟竊相告語亟促宵行到矣不數日市人喧傳丁軍中惡于闖關中矣同行者奔往視之則復理前說而加詳焉因自挾其口枚其舌狂之語日始斃于街衢有再問其受害年月則數年而往矣又問何以久不報乃歎息曰我死後魂被收禁不能出今值新

天子登極赦書至日神人始釋我許復仇耳時降慶初元也吳中張伯起目觀爲予言甚詳

仇鬼下獄

吳門顧上舍號一菴者銀臺章所長公也居家稱謹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貲甚夥顧志甚屢而索之不勝拷掠而斃溺死出怨言時有一門客與之暱每夢寐中訴之云我屢塔之冥府不得也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夢覺曉曉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從何來則拊掌喜曰連年投辟冥府大嘆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答責以苦近日遇某坊土地野糴編

卷二十八

三 我糴曲房

神設以告之渠爲我代申已得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已撤廟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宦族也僕名楊慈其長子海入少年頗有色爲海處所掠其貧歟之後與官軍戰敗窘甚則謂之曰吾且夕死不忍令汝俘執厚與金寶縱之歸慈遂巨富以厚稱領主臚身去且入贅爲京職其子名吳志遂思結姻士族以卸奴名楊崇有無賴者與爲媒遂娶楊崇一女爲婦然而楊氏諸人橫索不休久

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聞之官有一不材子戴无告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昔揮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界之戴匿其金給曰已爲若道地且夕出園囿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頃刻下戴後游金陵則慈于通衢中相指戴駭而逃歸慈亦未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鎮獄以復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綴經謫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寧波府同知龍德字者武陵人今君御觀野糴編

卷二十八

古 我糴曲房

察 尊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二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主香火既醒即如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法華經使衆僧誦其灰設誓事甫畢即病見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毀道當略泥塑以愛民故姑謫爲三石牛壽官語方既即有告身至苦請願持齋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所始更還官舍則已曠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廟中罪至誠其友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但用典外貶相達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江客江山千里各歸人筆墨尙新

義馬

成化元年丙戌五月剿襄賊石和尚等流劫人壩府時知府王某受檄討捕怯不敢往通判王楨吉水人也獨忿然責數王守代勒兵出戰勝歸促守同出西戰守始之先行至大昌縣人重圍中人馬俱疲誤入淳田救兵不至被賊斷喉及臂而死馬得逸去時五月九日有所識木商得其屍以淺土覆之至二十五日其子廣始來收骸面尚如生以資不能養欲鬻馬以充費其馬自逸後從大昌奔歸府凡三百餘里夜嘶鳴門諸留其屍告急狀流血淋漓毛鬣盡赤人始知賊殞矣王守愛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五 扶義曲

可與袁家獐狗同傳

徵夢

甲戌狀元

嘉靖五年丙戌進士陸擲號蕢齋官至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吾郡之嘉善人清正名臣也先爲湖廣岳州太守以循良第一徵入爲太僕少卿時爲戊申己丑間陸喪夫人不復娶但攜其子號杏源者名中興赴官並募師一人陸夜必與乃嗣同榻彩杏源少穎敏絕人有神童之目至是且年十六七矣其寓在太僕署街與同寅一少卿比鄰鄰有笄女絕艷杏源見心慕之挑之未果一日遇朔旦同輩師詣都城陞廟祈禱以鄰女爲請且許事成酬謝塾師從旁亦代爲祝禱歸之夜正酣寢忽大慟叫號其父驚怪叩其故則曰一念之差遂不可救矣備述朝來禱神之事云頃夢爲都城陞攝去大怒見詰汝何人敢以淫孽事上瀆承呼主簿告諭其祿則註定甲戌科狀元官至吏部左侍郎年七十九歲乃沉吟曰是不可殺當奏之上帝再檢塾師則終身無官祿卽令抽腸戮之須臾天符下陸某宜革去職元少宰其壽如故但使貧絕鄉絕以至于死今將奈何其父尙疑信間急視塾師則稱腹痛未半而殞絕矣中丞公始駭恨然已無可奈何再問其子尙有何言則云過悲悼中忘之都城陞閱天符之末云當再降一人以補甲

野獲編

卷二十八

扶義曲

成狀元之缺是時孫柏潭狀元尚未生也徐之公夢
人投刺稱唐舉來拜唐爲正德甲戌狀元和潭即隨地
因名之曰繼舉恰符所夢云孫後果至吏部左侍郎以
歸杏源自夢譴後即得心疾亦入庠爲諸生而性理狂
錯往往不竟聞中試而出時藝奇麗與馮祭酒聞之哀
矜方了凡同社相善兩公每爲予言少年輩高才橫
勿爲桑濮之行卽舉念且不可況身官之手乎其戒之
中丞故廉至杏元益困衣食時或不給無子得 女嫁
彭比部冲起之第二子又坐法遠戍改適一市僧流落
可歎杏源今已老死中丞之嗣竟斷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十七

共嘉山房

儀銘袁中舉

儀銘者山東高密人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儀智之子以
父蔭授禮科給事中遷翰林修撰晉侍講成國初建強
爲左長史未幾景泰登極卽擢禮部左侍郎尋陞南京
禮部尙書召還以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又兼掌詹事
府景泰五年病卒贈太師謚忠襄以任子夕并且入史
局旣爲非望及曳裾王門官已不振反以潛邸攀附致
位上卿一品前後富貴者三十年而後歿榮哀悉備世
無貶詞可謂幸矣至景泰六年又啓銘子泰爲禮科給
事中尤爲異典嗣後則有與府右長史袁中舉者胡廣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大

共嘉山房

明士矣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筆擁儀
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
之變受全封冊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則如翼
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具拜又嘗
夢禮堯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間
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陳絕自
起揖之月中人亦舉手揚鞭由是果子稱制降北此古

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會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上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以爲生封五等殺祝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二坊官賣爲文廟前俾杖此亦何異隋煬帝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因而侮之真妖夢也

董曠卷尚書

今董大司寇裕爲御史督畿學與先人素相善乙酉冬以目錄中式事調行人司正時董在酉臺查俸第一當遷廷尉丞或問卿矣先一日先人夢人投一刺曰差出行人司正董某謝辭醒而以爲怪謂董或建白得罪然野獲編

卷二十八

九

以爲山房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葵東昌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所夢于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倩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舉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報第三考也例不視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衛日出嬉游最後去城閭稍遠忽遇暴雨亟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宋汝霖祠也心已憬然不寧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

許國之誅死而後已謂未竟疾驅還郡投贈畢過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緣祠已在此耶抑尙有小望也是不可曉

鬼怪

太山主者

故太僕卿費唐衛竟年鉛山人也一旦病歿入室至金箔湯上者入門廡卽褫衣冠跪伏庭下仰窺殿上自土者南面侍衛甚嚴座後列樂侍以千計貌似佞公酒馮問之然不敢旁問忽被呼引見上階果馮也云別久甚念君雖已合來此然此事我爲政尙能爲君寬數年亦野獲編

卷二十八

十

以爲山房

故人情誼當爾目揖而遣之遂避則屬纊已三日矣因作祭章奠馮墓致厚賻備述始末如此馮於內典究心平日以蓮邪自許一旦淪入神鬼趣中爲修證耶爲沈滯耶俱未可定也

穆象元判冥

穆象元名天頗楚之黃岡人登甲辰進士令南海人西亭少時爲諸生被召爲冥吏每以夜分入幽府決事問遇親識逮繫者亦委曲爲道地或得回生或附輅以往有之其居間請托多屬比邱每一僧至輒降階加禮所囑事莫不響應其僚十人如人間曹局一切受成於

主者所謂閻羅天子是也得第後入冥漸稀近來兩三月一往皆係舊案大獄未結會經穆獄訊者始召與平章諸僚新舊代去者或未識面間以相問明告者告以此舊寅丈穆公重加款接問比來已絕跡矣穆初爲人言今苦衆咻多默不應云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皆能使鬼客訪貴之門一日徐定公望之游郊外車馬妓樂飲食駭異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擾我一人能任之時方好夏皆納之袖袍袖中人即無跡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蓋亦店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主

扶芳山房

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督軍府張宏莊門妾甚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紛諸以滅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錢一切刀劍及廚俱不能入石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各送東征大帥宋相江應昌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剝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元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錢不效蓋皆練鬼用鐵布衫術以爲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闖入戰場哉

三孝廉作鬼

余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曾至于宋談往事如目觀間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閭中人名章日間曾舉了卯解元問其何以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錢填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曾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公孫兒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咸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已勝奇能遠遊白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主

扶芳山房

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饒集閣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改稱段相公攜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跡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于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排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輩命姻粉隨逐嬉遊尤狻猊之雄也○陶即駐世不過成地仙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贊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奇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爲座師焦太史所累破
罰來京辦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數尺模
面白而潤衣園花皂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
但開目即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終則無所視
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
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沉疴亦脫然余問之學佛人云
此名拱尸鬼然偏攷梵冊不得

馬仲良戶部

余友馬仲良之駿甫驗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
野獲編

卷二十八

重

林藹曲處

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羅白簡拾
遺以浮蹤外謫時皆免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
議者蜀人吏科徐雅池補志蓋以其同年姻家冉之芳
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悞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
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
但每遇陰雨則墻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呼馬
阿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徙初
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
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
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至後相遇語以間調之故云方移

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日侍兒俱獲驚死
吾室後廢圃頗有崇堦見頓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
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怛怛也徐大
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
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
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
妬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
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現形怖人
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
之而已無及矣

野獲編

卷二十八

雷

扶藹曲處

獻縣盜鬼

頃戊午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卽有鬼殺妻女之異其
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
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僞述初爲厲鬼見殺
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其中貴人
既知衆鬼卽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
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之楚又相
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
何也初江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造謠書去
比至獻縣未視事卽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

以臂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生夙業耶

大風吹人

遼史記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留打魯瑰部節度使
咥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
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
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會聞新城王賓宇字少司馬之
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
異域人爲颶風吹墮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蠲冕
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余初不其信頃晤司馬從
弟王季木字孝廉詢之云果然嗟乎亦異甚矣

野獲編

卷二十八

扶善山房

食人

柳跖之贈人肝趙思綰之吞人膽以至朱榮泰宗權之
屬捕人爲糧此皆盜賊及亂離無食時偶一見之耳若
契丹東丹王李贊華好飲人血至刺婢妾輩而吮之猶
夷狄也若盛世天潢亦有之則真可怪矣周府新安王
有熹者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之子也性狠戾嗜生食人
肝及膽膽常以薄暮伺有過門者輒誘入殺而食之其
府第前日未哺卽斷行跡後以僞作見祥符王有燭書
與趙王高燧同反逮至京鞠得其奸削奪居京師與俞
泉鏡乃出帝系亦宗藩異事也近日福建抽稅太監高

宋謬聽方士言食小兒腦千餘其陽道可復生如故乃

徧買童穉潛殺之久而事彰聞民間無肯鬻者則令人
徧往他所盜至送入四方失兒者無算遂至激變聖回
此等俱飛天夜叉化身也頃年又有孫太公者自云安
慶人以方藥寓京師專用房中術游娼紳間乃調熟劑
飲童男久而其陽痛絕脹悶求死不得旋割下和爲媚
藥凡殺稚兒數十百矣爲緝事者所獲下詔獄訊治擬
採割生人律或以爲未允士大夫尙有爲之求貸者會
逢大赦當事恐其有詞與好人王曰乾等同讐之獄
古來食人肉非出亂世者唐則臨尉薛靈節度使張

野獲編

卷二十八

扶善山房

茂昭五代則金吾上將軍長從簡宋則台副都王繼勳
知欽州林千文又飲人血者三國時吳將軍高潛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寧夏脩城掘基稍深得小棺數千
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
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寧
先生談及云此余宦彼中所目覩者卽命鋪工卽日掩
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城尼露出
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
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

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下頃聽
太史而紀之者王麟州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主之
雜紀弇州又別記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
豈僅使國果在中土柳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
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 有言西北甘涼銀
夏之境榛莽曠幽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
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異紀者多矣今何以
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
古稱沃土靈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
穴狐窟者此亦未必然○宋洪邁夷堅志西集載隆興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天 後蜀自房

鄧子龍香本

武弁鄧子龍東南驍將也初以偏裨在粵東勦海寇忽
有一浮木觸舟棄去復來不暫離子龍試鈎取其氣作
沉檀香閣其材可雕刻因令工治作人形而首居大半
置之臥室以爲自己狀貌時時撫弄之後入粵西入滇
南爲參戎副將屢擢屢起每以香木自隨至關白事興
鄧已久廢那崑田爲制府起之鋼籍拜大將命督水師
與倭衆戰於對馬島海中初獲全勝深入遇伏發而歿
後求得其尸而失其元卽以所刻香木續服人歎其至
朝鮮時部曲但怪其日夜婆娑枕傍手磨此木不舍甚
怪之已而遇害時鄧年已七十餘距得木時且四十年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天 後蜀自房

草木之妖

今上丙戌丁亥間京師明智草場火發薪芻如山一夕
盡爲煨燼次晨喧傳有異余稚幼隨衆往觀見兒童輩
在餘焰中競拾諸物小者如拳大者如梓登色正黑有
光叩之聲甚清越絕類英石之佳者第質稍輕耳其狀
或爲筆架或爲硯山或爲立屏俱可供玩又有作人馬
大豕諸色者無不畢肖余攜得數件歸尋爲人持去至
丁酉年八月河南柘城縣柳樹破裂進出人物數斗爲

牧黔所見競往收取以呈地方官時巡按御史爲邑
姚羅浮思仁因開礦之擾奏爲災異遣之御覽姚左旋
到家出以示余其人僅長寸餘每顛皮筋結成色微黃
自有冠冕者有小帽者亦有髻鬚者纖毫無異更有婦
人其裝梳全類江南略不似中州更爲可異古來草木
之妖多矣未有如此奇詭者

周公瑕

周幼海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
亦漸起買宅於街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忽有
魅畫見大白面如盤目瞋瞋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元 扶荔山房

常初甚惶駭後習視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
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未及
對即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
主愕然踰跟而散其圖後屬一揮便爲吳妓倡居余會
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
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又行爲時流第一與
余善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子告歸其所著二友爲
馮其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遊

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囁其中莊僕
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
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汛掃以俟明乃啟門
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鑄鑰沈驚問若爲知之對曰
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
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從善地避之因相率遁散
今寂然無他矣沈心知所謂曰善堵除之吾將身至彼
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不善庚午馮登賢書祭
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在至南大司成
歸至辛丑周尙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余曰魅
野獲編 卷二十八 扶荔山房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游戯必非真
有其事以余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
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

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遂遊郊則印有其
賦驢馬齟齬而出其志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雖盡返
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瘳一日忽泯然若失
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璟者行三爲吏部寧菴學憲
定菴公愛弟幼長統侍脩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閩
廣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潛之
欲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
啗沈怒不聽仁施斧共見巨蟒長數丈蛇涎入其鼻中
因發狂顛倒不能埋事棄其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
度其孔膚色光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扶藜山房

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眼凡三晝夜喧囂之聲
徹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聽之家本素封因之
置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爲余內
親今尙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既以奇疾苦之似有夙
冤者終以遷去獲全豈真如刀俎朝更項下痛中猴誦
限已滿耶

京師狐媚

狐之變幻傳紀最夥然獨盛於京師聞以舉廢爲窟穴
值鄉會試期則暫他徙友人云故元人主每遇夏月遷
暑上都此猶其故習然漸南漸少齊趙宋之間尙時作

媚惑過江則絕不聞有言其稟性不能渡江是不然余
游浙東西諸山稍入幽邃時時遇之但不能逞妖如北
地耳問之故老云京師無廟居者以婦人月水東之地
狐竊食之遂能幻化百出成年狐爲元爲白不可問
矣然聞先朝駙馬都尉趙輝者尙太祖第十六女寶慶
公主生平嗜飲女子月經寒暑不輟凡爲禁衛者六十
九年壽百餘歲直至成化間始卒則狐與人俱得此藥
力似不誣矣今世皆重紅鉛亦煉童女經事爲藥進之
不特士人爲然卽嘉靖中邵陶顧盛之徒咸以此致三
公六卿想亦因趙輝多壽倣其遺意耶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扶藜山房

人病

人生具兩形者古卽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
曰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
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
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爲
男寵大興之微然亦不問一月中陰陽各居其中也又
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
其不能女時囊帖遞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
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習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
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

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今京師有此妖或一家中內外皆爲所惑各自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野獲編卷二十八終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亥

扶芳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九目錄

機祥

黃河清

先知

甘露瑞雪

獻芝

歲朝牡丹

白鹿

死麟

變生子之異

元旦日食免賀

鼇山致火災

山裂

土木之禍咎徵

郊壇大風

朝參訛傳

宏治異變

正德龍異

野獲編 卷二十九目錄

赤青黑告

雷震陵碑

地震

又

萬壽宮災

己亥山水大災

訛言火廟

玉芝非瑞

雨血

妖言進士

花石之禍

衣內出火

叛賊

再僧龍鳳年號

四僧羅平國號

妖婦人

李白洲

馬祖師

武定府初叛

武定府改流

武定三叛

武定四叛

妖人王子龍 再見

妖人趙古元

妖人劉天緒

隨食事

盜賊賊形之異

婦人行劫

發塚

野獲編 卷二十九目錄

扶嘉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衡藏輯

禩祥

黃河清

景泰五年正月山西巡按御史何琛奏黃河白龍門至
的城清同一色此上至德所感廷臣欲行賀禮帝曰此
乃偶然不必賀按此即二年後英宗復辟休徵而景帝
之不受賀見亦卓矣其後至正德二年八月而黃河又
清此年此月世宗生於興邸可見吉祥善事別有徵應
非一時蠱見所能測也○景泰四年冬十一月至五年
正月山東河南淮徐諸處以至江南蘇常等府浙江杭
嘉湖三府大雪平地數尺海水亦水結四十餘里人畜
死者不可勝計災祥一時並見亦異

先知

唐開元初以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末云上元降鑒方建
隆其此二字爲元宗御名以爲受命之符宰相姚崇等
表貸因宣示史官頒詔中外又唐宣宗御製邊陲曲其
詞有云海岳咸通未幾其子懿宗嗣位建元爲咸通人
皆異之木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寧藩後至廬山刻石
記功末云嘉靖我邦國明年世宗龍飛遂用二字紀年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其偶合如此說者謂王文成本間世異人故能先知如

此非偶合也然媚娘之爲異人更出文成之上豈亦預
知其孫之爲五十年太平天子而先著識應以示後世
耶若宣宗亦有小太宗之稱宜其暗合也顯陵初建時
於興邸享殿中立名曰隆慶此時穆宗未生也後之紀
年亦如之此則無心膺合固上天示以休徵矣○宋艮
岳神運石之旁有兩檜徽宗愛之以玉牌金字背自製
五言詩云拔萃琪樹林雙檜植靈園上梢蟠木枝下拂
龍髯茂撐挈天半分連卷紅南負爲機復爲梁夾輔我
皇構後高宗御名爲構南渡泰檜作相分天下之半而
時論謂檜倡和誤國負南朝之眷字字應前詩蓋事已
前定矣豈道君能先知耶此比唐武后鼎銘更爲奇確
但高宗雖稱中興實遜明皇百倍矣

甘露瑞雪

世宗登極詔罷四方獻祥瑞者時汪鉉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南贛首進甘露以媚上得召爲刑部侍郎會修明
倫大典璫等標鉉所獻甘露於卷末以爲此上孝感
之應尋進掌院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寵眷幾與張桂
等而其人之橫惡爲天下唾罵則至今如一日也汪之
後獻祥瑞者直至世宗卒年而猶未已又嘉靖十年禮

部侍郎顧鼎成奏上說醴時先一日陰雲解散二之日雲物一色復降瑞雪此皇上精誠格天所致因進步虛詞七章又言七日奏請青詞尤爲至要仍列五事奏之其事皆齋壇香水供獻之祥也上大悅報曰覽奏具見忠愛步虛詞畱覽朕已竭誠諸臣宜仰體朕心秉丹誠以承天鑒願由此得大拜上南巡奉勅居守尋歿於位自顧疏後齋離日盛凡事三十餘年及上升退始止按二公俱以獻媚得寵得家宰得宰相如取諸寄而事業毫無聞焉願雖和易非汪紮毒可比然流穢史冊亦不細矣

獻芝

嘉靖中葉以後大小臣工進白鹿白兔白馬者固多而後乃以芝草爲重下至細民亦競上獻如三十七年陝西郭縣民王金進芝山一座聚芝一百八十一本名曰仙應萬年芝以祝聖壽其間徑一尺八寸者凡數本上悅賚以金帛是年冬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四本詔猶以徑尺以上者尙少命廣求以進于是命輔臣嚴嵩李本等煉以爲藥且詔次輔徐階曰卿政本之重不以相涸也階惶恐請煉藥如二臣上始悅自是督臣胡宗憲獻芝與白龜同進上以之謝元壇告宗廟賜

三 伏恭山房

宗憲鶴袍而陝西梅臣程軌按臣李秋獻白鹿芝草云得之部內書堂萬壽宮中蓋詭爲美名以媚上也二臣各拜幣鈔之賜仍命謝元告廟至四十一年王金者又進靈芝五色龜上大嘉論禮部龜芝五色既全五數又備豈非上元之賜仍告太廟百官表賀拜金爲御醫四十三年太醫院御醫王金又進萬壽香山三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者是歲天下臣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爲上祝釐建醮者不絕各承賞賚又一年而上鼎成龍去王金坐進藥槓上躬論大辟高新鄭爲政貸出

歲朝牡丹

四 伏恭山房

京師歲時之物如嚴冬之白扁豆生黃瓜一帶至數銀皆戚里及中貴爲之傲禁中法購用者并州謂上初年元旦即進牡丹而江陵相與馮璠亦各一花以爲異余兒時在京師亦聞而未見比數年來元夕前後姚魏已盛行於時豪貴園圃在在有之始知并州語信然比年入京赴一友社文時纔過長至三日案頭插半開紫牡丹二三朶方駭詫歡羨問乃曰此尋常物每花祇值百錢耳予攜其一歸以溫水貯瓶中亦爾數夕始萎

白鹿

嘉靖十二年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爲大臣諂媚之始

白兔白龜白鵲相繼不絕惟漸直總督胡宗憲兩進白鹿俱蒙褒賞時世廟方崇道教喜聞祥異胡正勛倭立功名每事輒稱引元威以自固勢自不能不爾至壬戌會試遂以靈臺命題而鶴鹿悉登於闕牘矣時主試爲袁元峯相公董海陽尚書俱在直典青詞本無可責者乃至癸亥年西苑白龜生藏嚴分宜方李詞林在直諸公上表稱賀他可知矣此後則萬歷甲戌白蓮白燕見於翰林院江陵大喜進之上方冲齡謙讓不受歸之閣臣雖以渺躬自處而獻諛一念已爲聖主所窺張方以伊周自命而舉動乃與先朝諸媚諸公如出一轍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五

扶荔山房

死麟

麒麟之生多托牛腹成化二十年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咸以爲怪殺之工部侍郎賈俊出差偶至得其一足歸以示人嘉靖十二年癸巳山東聊城縣民家牝牛產一麟形狀瑰異甫出腹卽嚼一鐵煎盤食之盡民婦駭怒撲殺之萬歷十三年乙酉河南光山縣有一麟亦牛所孕其產時光怪照耀比鄰皆謂火發來救愚民不識言爲妖孽共擊死前二事皆聞之朝惟乙酉則上欲

取觀閣臣力阻不從御史王學曾有疏諫止被調平甲午年鎮江府復獲異獸大抵與前二物相類亦尋斃於杖箠郡守王應麟慮生事不敢申告上臺第命瘞之今麒麟塚尙存瑞物無故而生見戕庸奴真是可惜

學生子之異

學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者累產俱孽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食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脉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六

扶荔山房

夜亦大行每入謁卽以饔飧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二兒間有姬妾則云出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天折者以此困於貧始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不以爲信然則怪而妖矣宇宙真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適八年俱雙生凡得男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元旦日食免賀

永樂十二年甲午正月初一日當日食先期鴻臚寺奏請當賀與否上問大臣當如何禮部尙書呂震對以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輔臣黃淮楊榮俱未及對

楊士奇獨以不當受賀爲言且引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撤樂且恐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果然仁宗悔之之事爲證太宗皇帝允之但賜百官節鈔而已十三年元旦又日食免賀亦如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朔亦當日食天陰晦色不甚辨諸臣遂以當食不食上表稱賀上大嘉獨禮部尙書吳山曰明明薄蝕吾誰欺欺天乎首揆嚴嵩密以其語奏聞上已不平山自疏以救護禮畢爲言上愈怒未幾用言章奪吳職兩朝前後一事而閣臣之忠邪覺別矣嚴次年壬戌卽得罪去士奇自甲午至正統九年始卒蓋相四朝又三十年蒼蒼者豈堪矯誣哉

七 扶荔山房

鰲山致火災

鰲山燈火禁中年例亦清朝樂事然亦有最出意外者如永樂十三年正月之壬子鰲山火發焚死多人都督馬旺亦與焉時上在北京聞之驚惋命太子修省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上於宮庭中依檐設壇幙而貯火藥其中偶不戒延燒乾清宮以至坤寧宮一時俱燼時上往豹房回顧火燄燭天戲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煙火也或云是年寧王宸濠別獻奇巧之燈卽令寧府遣來人入宮懸掛皆附壁著柱以致此變云○萬歷初元燈節

當如例設鰲山首揆張江陵諫止以爲鰲山起於憲宗時今諒陰中未可輒置上嘉納之江陵此舉甚善但以成化創始爲言蓋止據詞臣章懇等諫止憲宗之疏而不知國初已有故事也

山裂

正統十四年己巳陝西某縣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民家數十戶是秋卽有英宗北狩之變成化十六年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雪山中裂分爲二其半走入金沙江中是年大閩汪直用事佳兵與尙書王越比周斷武越冒封威寧伯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陝西澄城縣界頭嶺野獲篇

卷三十九

八

扶荔山房

吼聲如風者數晝夜山四裂而去東西各五里南北各十里是年督臣曾銳與首揆夏言議復河套徵調兵糧關中騷動次年二人俱論斬山至鎮重而崩裂至此其徵上應紫微下亦主將相其驗如此○宏治十年雲南師宗州有馬者籠山其高插天去山二十里阿定鄉有一小山一夕移於馬者籠山之側有三大樹隨山而徙皆不搖動土人但聞風雷震撼旦起視舊處已爲平地近年萬歷己亥八月陝西秋道縣毛家坡山崩裂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凡五座此等皆極異事而無災涉應之者時聖君有以消弭之也又云雲南鎮南州有石狀

山頂有石類犬每遇凶年則石有聲如犬吠因以名山此尤奇事又正德末年廣西土官岑猛所部田州江心忽有石浮出反臥岸傍猛惡之密遣數百人夜移他處至明復然未幾猛敗滅此石不復見

土木之禍符徵

正統十三年戊辰京師盛唱喪上夫墳曲婦女童幼俱習之其聲悽惋靜夜聽之疑身在墟墓間次年八月車駕陷於土木將士死沙漠者數十萬人都下禁軍廢婦孺望哀號聲徹原野則此曲實應之其年三月進士傅履適狀元彭時以假寐不至殿廷相顧疑駭謂龍首忽

扶荔山房

失是何祥也未幾而龍馭不返人間遂有喪元之說以及小民所傳兩地城隍土地諸謠讖種種無一不驗最可怪者則是冬所頒大統歷日爲十四年已巳夏至之晝冬至之夜俱書六十一刻見者皆駭愕以爲振古未有之事至秋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因登天位遙尊上爲太上皇說者寒暑失度天地易位卽陰陽二至不能守其常矣當時造歷者以私意擅改時禮臣爲胡忠安不足言乃舉朝無一語詰責僅見岳季方所紀亦以爲怪然亦北狩以後追述往事耳當其時亦未能昌言相駁也○已巳六月南京宮殿一時俱燼先朝所置圖籍法

物並盡不兩月而變與北狩

郊壇大風

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轡麾井樂官俱凍死此視枝山大父居京師親見而憲宗實錄不載蓋秉史筆邱文莊公諱之也南宋光宗紹熙年間亦有此異時后李氏竊至齋官嬖媚且不避程姬之疾次晨厲風震蕩從官辟易至不能成禮而罷帝既怖恐又聞李后擅殺所嬖貴妃黃氏遂得心疾以至於崩憲廟明聖謹干事天非宋主可比萬一旦雍容成禮對越上帝卽風霾何損獨此時正商文毅當國却聞引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求退何也

朝參訛傳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東班文官中若聞有甲兵聲衆皆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皆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上命班居下者百餘人悉跪於午門外踰時釋之御史尋覆奏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禮部因奏朝班驚喧定申明朝儀八事亦聊以塞一時之責耳攷之傳記無形有聲所謂鼓妖者殆類是歟○先是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以後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四散囁人其色正黑及蹤跡之又不能得上遣太常寺少卿劉安祭都城隍

神御製祭文誦責之繼又於禁中祭告天地爲文引躬自咎久之妖始漸息蓋是時汪直設西廠誦事官民過受其荼毒有四出傷人之象內臣梁方妖僧繼曉方上李孜省輩左右榮惑王越輩又驥武邀功於外四方騷動中外驚疑故天心示警乃爾

宏治異變

弁州紀奇事云宏治爲極盛之世而已酉庚戌浙江陝西山中有二異物而不知辛酉壬戌癸亥之更異也宏治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韓城縣地震有聲如雷傾倒官民房屋壓死男婦無數自朔至望震猶不止縣東八

扶荔山房

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一二丈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十四年五月二日夜分重慶府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起視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次蚤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阻不能前詢之故老云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臥內有不病者見鬼輒被打死有被打顯跡有因沉病死者有病在家爲鬼壓死者百姓死將半初五日至十二日止十四年秋一日蜀忠州大渝等三里晝晦雨黑子形色如椒平地可掬嘗之畧如稻味

久而生苗如梁後值霜侵枯橘州守汾州人姓宋以爲瑞郡守華陰人姓屈以爲災申達蒲田林中丞取驗奏聞後州人竟無災惟宋守卒於官十四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四川烏撒府可渡河巡檢司大雷雨三晝夜水漲山崩地裂山鳴如牛吼湧出清泉數十派壞廬舍橋梁壓死人畜無算是年八月廣東瓊山縣颶風暴雨海濤掀平地水高七尺壞房屋軍民男婦死者不可勝計廣西融縣昏刻星大如箕長丈餘流西北方河水陡紅濁如黃河日炎如暑夜寒如冬疫癘大行至一家全無雙者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川馬湖湖水色變白明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三

扶荔山房

壑可鑑翌日濁如漿凝兩岸沙石上者如粉十七日復清本月十二日敘州府東南一河水亦如之如漿濃者三日十四年十一月江西贛州府連日大雷雨各縣遂多瘡病有朝病暮死者雲南景東府自宏治十五年正月以後人畜疫死不可勝計十一月十九雲霧黑暗人往來面目不辨晝夜不分凡七日又隴川宣撫司十月大雨雹大者如掌小者如錐卵盡殺田禾十五年南太常卿楊一清奏七月初三日猛風急雨震盪掀翻江湖洶湧江東諸門號如破湖水浸入城五尺餘中下新河官民船飄溺入水多溺死孝陵及天地山川壇太廟社

殺拔樹木萬餘是日正上臺誣當時尤以爲異而鳳陽
祖陵亦以是日遭變萬歲山麓興寺一應壇壝俱毀上
命祭告修省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雲南宜良縣地震有
聲如雷搖動房屋二月初三日宜良縣夜黑氣迷空咫尺
不辨人形狂風晝夜不息地中雷有聲又正月雲南
曲靖軍民府火發七次撫臣陳金以聞上命南京刑部
左侍郎樊瑩兼倉部御史往巡視雲貴奏不職大小文武
官共一千七百餘人以弭天變蓋用景泰壬申命南京
禮部侍郎姚夔考察雲南官吏倒也而樊瑩所斥滇
南將吏之多更本朝未有之事其後瑩至南刑部尙書

奏稿

卷一百一十九

三

扶荔山房

論清簡以上皆辛酉壬戌癸亥三年間事其變異較之
弇州所紀更繁而怪矣。先是宏治元年閏正月南京
奏連朝雷電交行大雨雪又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
百萬自下而入二年二月十四日河南地方晝晦如夜
咫尺不辨人物黃塵障天赤光如火三年二月陝西慶
陽縣隕石如雨大者四五觔小者二三觔擊死人數萬
宏治三年十一月彗見五年四月彗又見又有異鳥三
鳴於禁中六年五月北京東廠內地無故陷二三丈廣
亦如之又本月內在京明時坊舖內白晝見二人進舖
久之不出管舖者疑之但見二衣委地傍有積血竟不

見二人蹤跡又是年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
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女皆無首二女臍下各有一
口助啼相應數日俱死有報到京六年十二月初一南
京金星晝見未位次日大雷電風雨拔孝陵樹無數湖
廣鄖陽府亦是日雷電大雪平地深三尺凍死人奇無
算七年七月初三日蘇常鎮三府風雨驟作拔木飄瓦
潮水泛溢平地水深五尺臨江深一丈民皆溺死八年
三月寧夏地震一日十二次其聲如雷八年四月都御
史劉大夏祭張秋湖神天陰帛不能燃欲焚不焚之處
宛如人面耳目鼻皆具八年十二月京師大震電天

奏稿

卷一百一十九

四

扶荔山房

鼓鳴江西大震電九年五月四川長寧縣南樹生蓮花
李樹生豆莢江西安遠縣馬鞍山頂巨石趨走下山報
至縣已走山麓官命燒醋沃之又槌碎不敢上聞是年
八月北京西直門有黑熊上城嚙死一人傷一人又十
月京營開操中軍大旗曳之不起墜死引繩千戶十年
二月河南修武縣黑氣墜地化爲石聲如雷狀如羊首
雲南師宗州阿定鄉有一山蟠二十餘丈反移二十里
有大樹皆隨山而徙不搖動土人但聞風雨聲且視舊
處皆爲平地宏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內閣劉健等
疏云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重軍器監火番經厭

火乾清宮西七所火而內官監與清寧宮之災更爲大異蓋孝宗朝火患亦最劇最後則十七年六月江西廬山如雷鳴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星子德安二縣人口無算又直隸崇明縣民顧孟文雄雞伏卵猴頭而人形身長四寸有尾活動而無聲尤爲怪極蓋未期而孝宗上賓矣按宏治間災異累朝所無此天心仁愛示警聖明且其時上下同心遇災而懼以故無損太平之萬一云。宏治八年八月十六日望當月食不應至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當月食至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望又當月食凡三次至期皆不驗禮部請治欽天監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五

扶荔山房

推算不明之罪上命宥之竊意是時中宮擅夕陽不敵陰日魄無能掩月未必推步者有悞也使其事在嘉靖中葉必舉朝稱賀獻賦頌者盈廷矣。又宏治十二年己未曲阜孔廟災柏樹被焚枝幹俱盡尤爲異變

正德龍異

正德七年六月山東招遠縣夜有赤龍懸空如火自西北轉東南盤旋而上時上在豹房遊戲晝夜不還大內十二年上始出宣府大同遊幸是年六月直隸山陽縣有九龍晝見俱黑色一龍吸水聲聞數里吸漁舟并舟中女子於空中復墜而無傷十三年八月雲南順寧府

瀾滄江龍闕水湧百丈行人不能渡者七日時上在宜亭十四年五月上在喜峯口時直隸常熟縣俞壘村迅雷震電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並下口吐火日如炬鱗甲頭角俱見撤去民間房三百餘家吸舟二十餘艘并舟人空中墜地有怖死者十四年初夏江西大雨鄱陽湖漲小孤山亦沒不見水退死黑龍一蛟二十餘未幾宸濠反被擒於鄱陽時上南征至金陵京口蓋六飛四出人皆有魚服之憂次年漁子紀光湖上墜水得疾北還實與前吸舟湧水事相應卽鄱陽之怪亦似關聖躬寧庶人長鯨耳不足當此變也。正德十五年七月上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六

扶荔山房

在南京時有物如猪頭其色正綠墮於上前又拘刷諸婦人之所皆有人頭懸掛滿壁時隨駕大學士梁儲等上疏切諫謂耳目所未見而不敢斥言不二月而上不豫僅得至京師而龍馭上賓矣意豕首及人頭皆屬錢寧江彬輩藥術之徵歟。又陸粲庚己編云正德某年雲南騰越衛舉人汪誠家後園夜半有龍見於八仙桌上頭角爪尾悉具其色如粉粉之鱗甲如刺以來觀者衆汪氏取狗血塗之乃滅

赤青黑書

正德八年二月有二火星隕於浙江之常山縣官舍中

天如發即七月浙江龍泉縣二弄碑自空中隕於縣
廡形大亦如鵝卵流入民窟跳躍如鬪良久不見後四
日復隕二火塊燒官民房四十餘家有一書見於河間
民家三十人同死此亦書也先是正德七年六月黑晝
見於河間順德及涿州夜出傷人有死者俄又見於京
師形赤黑色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有聲居民夜持
刀斗相警連日不眠踰月始息既又見於河南封邱縣
其狀亦如之此黑晝也時逆瑾雖除八黨正熾朝政日
樞水火皆違其咎故南苑機具如此

雷震殿碑

扶荔山房

嘉靖帝嘗夢遊太宗日成祖其時武定侯郭勛上言
宜盡燬舊字更書之上不悅曰朕不忍珠傷舊號命錢
木壽今稱加於舊碑之上蓋世宗雖以興獻帝之故改
文皇廟號而心仍有未安者耳今上三十二年雷震長
陵碑上命重建時內臣督工政事欲薦閣部科道諸臣
皆用駢語如憲臣勛功臚列無異議者已駭其僭矣而
首揆沈四明又上疏云世宗狹改刻成祖碑而未遑今
雷神奮威乃天意示更新之象欲皇上續成祖德乘此
改立新碑此莫大之孝亦莫大之慶也上優旨允行夫
上養示善於祖陵正宜君臨廟堂及以爲瑞應形之章

奏比之王安石天變不足畏說更梓矣而言路無一語
誚讓之異哉○嘉靖辛酉西苑萬壽宮災工部雷禮疏
言此宮係皇祖受命吉地王氣所鍾今天啓佑皇上鼎
新丕基宜及時營繕以承天眷上優詔答之命速備物
料興工自來容悅事君前後一轍如此

地震

嘉靖乙卯年關西地震河渭充溢韓苑洛王槐野諸名
公俱罹其禍人知之矣然嘉靖十五年蜀中之震亦奇
是年爲丙申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四川行都司附郭
建昌衛建昌前衛以至寧番衛地震如雷吼者數陣都
人指揮二人千戶一人百戶二人領撫一人吏三人
士夫一人太學生一人土官土婦各一人其他軍民夷
僚不可數計又徐都司父子書吏軍伴等百餘無一人
得脫水湧地裂陷下三四尺衛城內外俱若浮塊震至
次月初六日猶未止○寧番衛東連越嶲衛北至西天
烏思藏其屬夷有各麻些者其俗喪葬不用棺槨將猪
去腸帶毛用物壓扁名曰猪脰用絛緞布疋裹屍用柴
燒化此等喪禮古今夷漢皆所未聞又建昌行都司所
屬會川衛夷名撲喇者能夜變爲鬼盜人財物又掘新

墳屍呪使變魚形入市賣之以上夷俱四川上川南道所轄去蜀省城不遠何以凶狠幻怪至此先大父曾備兵其地知之最詳

又

南學憲陽谷軒陝西渭南人嘉靖癸丑庶常後爲南吏部郎與先大父甲子同分畿試述其乙卯選關中地震云從地圻中出廬舍不必言即山川移易見之紀載者已不勝書如韓苑洛尙書王槐野祭酒被難者尤衆惟南白云若有人呼之令起其太夫人亦顛危無恙幼子師仲尙在襁褓中聞空中喧云此下尙有大貴人忽提

野獲錄

卷二十九

九

扶荔山房

出門外視之尙鼾睡也地裂深者至二三十丈然其中或有破沙鍋西瓜皮及敝衣壞器之屬無算豈真大地之下復有地耶師仲字子興富甲子歲尙未弱冠又三十年乙未成進士時吾鄉沈繼山司馬爲少司空與南厚善薦入爲庶常今游歷坊局大貴之誠正可踐也○時渭南民因地震行刦爲學憲父憲副修吉手斬二人而止

萬壽宮災

萬壽宮者文皇帝舊宮也世宗初召永壽宮自壬寅從大內移蹕此中已二十年至四十年冬十一月之二十

五日辛亥夜火大作凡乘輿一切服御及先朝異寶盡付一炬相傳上是夕被酒興新幸宮姬尙美人者於貂帳中試小烟火延灼遂熾此後卽下詔雲南買高麗石及紫石英屢進不當意仍買再買如命戶部尙書高暉求龍涎香經年僅得八兩蓋諸珍煨燼無一存者故索之急耳尙美人致火事未知果否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命拜未封宮尙氏爲壽妃贈其父臣爲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叡事而同封貴妃文氏乃從徽妃進封者止父止得指揮同知則恩禮輕重可知矣封妃之日距聖誕僅二日上春秋恰周一甲子蓋聖尊貴之以侑大慶

野獲錄

卷二十九

辛

扶荔山房

上觴云○曾聞一中貴云尙氏承恩時年僅十三至冊封妃則已十八矣又聞伊王與樸暴橫不法內結尙貴人爲援故撫按俱莫敢問後終以罪廢失國尙妃亦不能救

己亥山水大災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上以章聖太后崩改葬顯陵駕至趙州臨洛鎮二處行宮火發已逮治所司矣比至衛輝府夜四更火發於行殿內人及內侍多死法物寶玉俱燬聖躬亦幾不免逮扈行兵部堂官及河南撫按布按守巡俱下獄知府王聘等迭都叢軍門御押駕前導

示衆亦可謂異變矣是年六月浙江天目山崩一角出蛇數千衝巖二府大水高二丈餘漂溺人民無算七月揚州大水漂沒鹽場數十處是日揚子江水陷下數十丈中流金山至露其脚如平陸蓋大風捲水而北也是年災變何多且怪如此然是春冊立莊敬太子時日下五色雲現中外僉呼大慶然莊敬終天瑞之不驗又如

訛言火廟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時東草場火起京師人遂訛傳火焚宗廟遠近惶駭至暮大雨雹且風霆大震野獲編

卷二十九

主 扶荔山房

成謂災止草場今且熄矣夜分以後火忽從仁宗廟起延燒成廟及大廟各廟盡付煨燼惟新立睿宗廟獨存果應訛言真可異也按成廟舊號太宗先是十七年改稱祖而與獻帝新稱宗其主與成祖同入廟說者謂文皇帝神靈不豫使然或有云諸廟盡燬獨留新廟亦祖在天之靈不安於並祀因有此變訛言之發蓋神告之矣

王芝非瑞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有白芝生於獻帝舊廟上大喜改其名王芝宮歲時祭祀大小吉凶必告蓋兼大廟及奉

先殿之禮且又日上膳羞如南京孝陵故事其祭之繁舊古來未有也甫踰年而世宗遂棄羣臣按段成式賈陽雜俎云芝白爲喪而宋世張震爲成都安撫司其府治柱礎忽生三白芝歲餘震卒於官蓋災而非瑞也是時獻芝以千以百計者徧天下故廢廟亦產此物所謂妖由人興也

雨血

此地冬春間每遇天際昏暗日曠曠無光謂之紅沙天則邊圉必有爭戰及敗軍陷將之事都人相傳以爲占驗自去年遼左大帥張成允敗沒遠近大震朝議起故野獲編

卷二十九

主 扶荔山房

右都御史楊錫於家今年選二月之廿二日四路出師其上疏自敘方畧云某人率大兵若干從某路出云云且自誇有成師而出盡賊而還之語蓋兵未授甲而敵已盡知其情嚴備久矣其前一日未申間友人馬時良大史邀飲途中遇雨沾衣履盡作血色比至馬濟中方歎訝問天宇陡黑對面不辨急呼張燭則坊巷無賴已乘暗剽掠衣物食味道上行人俱顛仆凡十餘刻天漸明朗始滅燭把酒日圭尙未晡也不五日而喪敗報至正遼左出師之日也時大帥劉綎欲待所部川兵盡至方與交鋒而楊中丞欲速成李如柏大功一舉殲焉

妖言進士

今上戊申年內臣輩建西頂娘娘廟於內府內織染局時都中忽興進士之說一切男婦不論貴賤或車運或馬載以至豔婦處女亦坐兩人小輿懷中各抱一土袋以香楮隨其後入廟獻之久之始漸衰止又數年今上宮中忽作掠城之戲其法書地爲八方令大端輩以八寶投之自十兩至三兩能入者卽爲寶末幾戊午歲有遼東失陷撫順事次年己未春大敗喪地人以爲讖○接宋政和七年汴京修二郎廟俱云獻土或云納土說相擔負晝夜喧闐街陌充塞自春歷夏不休說者以爲野獲編

卷之二十一

重

扶荔山房

不祥徽宗始下詔禁之乃止不數年女真犯順

花石之禍

吳中有瑞雲峯宋朱勔所進艮岳物也蓋搜剔洞庭西山最後得此以爲可匹敷慶神運石將持入獻適聞汴京受圍道君內禪遂棄不取屢有光怪凡得之者俱不利久置隙地後爲陳太史所收夜吐光燭天太史病劇因仆之剗其一角光頓滅而太史歿矣久之吳興董宗伯買之載歸過太湖船覆石沈乃百計取出則一石盤非峯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沈石配之卽此石之座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乃孫儀部力諫

野獲編

卷之二十一

重

扶荔山房

黃光昇先數日黃之私第忽聚蜂數萬結巢簇擁自喜以爲吉徵不崇朝而禍及萬歷辛卯年寧夏副總兵哮拜有雀馴擾其肩不去詔謂且夕登壇次年叛兵殺竊中丞推拜父子爲王主去歲雀集之日也因決意作逆以致夷滅蓋蜂雀孽禍不滅石花云

衣內出火

余觀張芳洲寧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爲異此不足怪子兒童時獨臥醒來火熒熒千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子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寧

撫撫憲長於

平望舟中謂子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子知爲何祥余謾應曰此爲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年大計李不免鑄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正長子貞元德絨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於樓上年久火出潭潭連雲華構頃刻燬燼總之非吉祥也

叛賊

再僭龍鳳年號

元末韓林兒起稱小明王改元龍鳳爲史所載久矣其時相去無幾又有龔其年號者陝西妖賊王金剛奴于野獲編

卷二十九

章 扶荔山房

洪武初聚眾于沔縣西黑山等處以佛法惑眾後又與沔縣邵福等作亂其黨田九成者自號漢明皇帝改元龍鳳高福興稱彌勒佛金剛奴稱四天王後長興侯耿炳文討平之惟金剛奴未獲仍聚西黑山至永樂七年潛還本州始爲官軍所擒送京師伏誅此盜當開創之初乃敢嘯聚隴西積三朝四十餘年而始正法亦劇賊矣

四僭羅平國號

唐懿宗時浙東賊裘甫自稱天下郡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至昭宗朝董昌據越州又稱羅平國改元天冊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廣州新會縣賊林柱方又僞號羅平國改元曰延康蓋已三稱羅平矣至本朝永樂十七年交趾東潮州安老縣妖僧范玉亦僭號羅平國紀元永寧以賊萬善爲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重事以賊吳忠爲入內行遣右尚書知軍國重事以陶成爲車騎大將軍黎行爲司空諸賊尋爲總兵官豐城侯李彬等所擒而玉終不獲○按是時正張英國三下南交之後天威震疊而交人猶反覆若此則此方之狡很可知矣宣德間棄之未爲非策○後報范玉就擒亦僞

妖婦人

野獲編

卷二十九

美 扶荔山房

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少誦佛經自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關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權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殺上命使馳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去餘黨漸俘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慮削髮爲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既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共書寶

劍賽見秘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祐助云

李白洲

李白洲 土貢 江西人初登第與羅懿正 東陽 李賓之

林見素 後楊遜庵 一清 李獻吉 相善其才名亦相

埒歟歷中外官至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子一子宣

賜馳驛歸且命有司續夫廩恩禮甚備居家十許年爲

寧庶人宸濠所劫遂從之反時年且八十餘被獲爲按

察使伍文定所逮創甚死獄中詔剖其屍妻妾俱沒官

使其早死數載則名列著碩且更叨飾終之典矣此何

異喬琳之從朱泚夏貴劉整之降元所謂名德不昌遂

有期頤之壽也○李白洲預爲墓道托李獻吉爲生志

竟不及葬其中當時獻吉爲逆濠陽春書院記幾羅大

慘使其時更堪白洲誌文以許者獻吉必不免矣○宸

濠之叛以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軍師蓋竊取太祖時

善長基二公同姓也然韓國以嫌賜死青田爲胡惟庸

所毒在當時已凶終矣

馬祖師

吾郡西北數十里聚落名烏鎮者嘉湖蘇三府交互之

地最爲奸宄淵藪嘉靖丁巳有妖人馬祖師寓居沈松

家以幻術惑衆有毛荃計中等爲之羽翼更相誑飾誘

脅愚民約以是秋九月之甲子日起兵取吾嘉興府會

有密告其奸者官司以兵捕之其黨有被擒者有投首

者惟馬妖樹青白二旗縱火肆掠官兵追及於南湖雙

林間衆皆殲獨馬祖師逸去時嘉禾兵備爲淪洲劉憲

有威望以拒倭若聲績亦遍蹤跡之不能得此等劇賊

幾與永樂中妖婦唐賽兒伯仲若宋李順遁去三十餘

年終被獲受誅眞不足數矣○烏鎮雖一區仕宦及富

人甚夥今上初鄉紳建議請于朝設一府同知專治其

地欽給關防得竟自發兵省直捕緝盜賊而奸終不止

徒供隸卒擾害良善毫無裨于地方也今事權日替同

知但坐府不復至其地與無官同又塘西鎮亦添設一

通判督捕總之費員也同知列銜湖州府通判杭州府

○正德間四川賊首劉烈本名樂眉州人冒爲舉人匿

保寧山中尋又他逃或傳由雲南入外番時川東賊藍

五廖麻子等僭稱王號川陝中多竊名劉烈者因募能

擒烈者賞銀二千兩至圖形以購之而眞劉烈竟不知

所在時總制爲兵部尙書洪鍾巡撫四川則右副都御

史林俊云

武定府初叛

嘉靖六年冬雲南土舍安鎔作亂侵略尋甸府嵩明等

縣俱陷之七年三月武定府土舍鳳朝文反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府州印信舉兵與安銓合攻圍雲南省城是時安銓方熾朝文又起全滇震動會議舉才望大臣督兵討之詔以伍文定爲兵部尙書督四省土漢官兵戶部左侍郎梁材兼憲職持金三十萬備餉以行二臣皆一時選也鎮臣黔公沐紹勛初遣武臣往撫不從反見殺遂進兵二賊皆敗逃歸尋甸武定二府初朝文誼其部內謂土知府鳳詔母子已受天朝誅戮且將盡殺武定夷民人俱信之未幾鳳詔同其母自省城歸武定夷民震駭失措俱奉新詔降附朝文計窮絕普渡河遁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亥

扶荔山房

武定府政流

雲南武定軍民府在唐爲姚州地名羅安府元爲武定路本朝洪武十六年會長地法叔一名孫莫商勝首

倡義歸附太祖嘉之命爲土知府至正德間其孫名阿英者始改姓鳳傳至土知府鳳詔死無嗣其母瞿氏代襲既久而老乃舉詔妻鳳索林自代已而悔之索林嗣事頗失事姑禮瞿氏悲怒殺異姓兄名繼祖爲鳳氏後欲立之而廢索林既不克乃具疏稱爲索林所以令繼祖誦閣上之總祖歸即僞受朝命襲職逼奪府印索林罕印奔省城撫按恐生變詢索林歸視事仍監證祖與瞿氏居山是姑媳愈相猜有土總管鄭安故寺甸土舍也索林以爲子用其計欲誅繼祖謀洩繼祖大發兵圍府且攻掠和曲祿勸等州縣索林復罕印奔省城與鄭宏同處于是繼祖益肆朝議集土漢兵討之殺其弟繼英衆潰而繼祖遁去而武定民劫于械威不能安索林不敢復居府而他徙繼祖復入武定順獻銀千五百兩分四莊自瞻承奉約束鎮巡官以聞世宗許之仍議立新城以居流官令鄭宏歸府復業繼祖聞而大怒執宏殺之以兵攻新城土官百戶李釐等敗死僉事張澤督兵馳救亦被殺亡失士卒無算于是諸道及夷兵赴勦者俱集土官蘇紹先女土官安泰儀等與戰大破之先以捷聞會女土官鳳氏先班師抵家卽爲仇刺殺蓋繼祖爲之也穆宗命與楷驗銀三十兩川貴二省益大會

野獲編

卷二十九

辛

扶荔山房

兵圖之繼祖棄新城攜鳳索林遁入四川會里州依東川婦家阿科等既二省官軍與漢土兵盡會繼祖窮蹙賊帥者先乃斬繼祖以降其黨姚安府同知高欽等亦爲姚州土官高繼先擒以獻穆宗命貸欽死降姚姚安府土經歷武定府遂改設流官知府云按宋寧熙間段智興有國時以阿歷爲羅武部長其裔孫法氏浸盛併有鄰部自元迄今凡踞其地者四百餘年至是而失之其禍起于瞿氏小忿謀立假子致尋干戈以致喪亡初商勝以土婦效順太祖至賜敕獎諭其語曰質維柔淑志尙堅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野獲編

卷二十九

武定府

武定三叛

鳳繼祖既滅鳳索林者亦削籍安置雲南省城矣朝廷尙不欲絕鳳氏之後授鳳氏宗人思竟爲土經歷給以莊田百餘處思竟卽索林支屬也其父鳳歷昔尙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知府劉宗寅撫諭之不聽遂聚眾自稱知府夜襲府城城中先有備不能入宗寅夜出兵所其營賊潰追至

謁刺山擒歷以聞時隆慶三年也上命誅歷以國亨其叛未發姑宥之

武定四叛

鳳歷既誅其餘孽走金沙江外心未嘗忘武定也雖伏者四十載至今土三十五年武定土酋阿克卽鳳克倚四川東川土知府祿氏爲穴始漸強盛乘巡撫郝御史陳毓臺用賓之培克夷漢俱不堪之用其謀士鄭舉策遂稱兵攻武定陷府城其鄉紳僕堯司等附之連陷雲南省城索府印時守備空虛城垂陷用賓乃與鎮守總兵沐穀及二司大吏左布政薛夢雷等謀之竟以印界

卷二十九

武定府

阿克始歡躍辭去克本夷奴之下劣者既得印自謂眞爲知府且圖拓地遂并攻下府屬元謀祿勸等州縣并取雲南府屬之嵩明州羅次富民祿豐等縣祿豐知縣蘇夢楊死焉用賓乃大發兵進征生擒阿克盡復所失州縣上功于朝言路始昌言攻用賓失城棄印之罪遠繫入都論斬以至知府陳興推官白明遇祿勸知州黃榜俱從極典後陳瘼死獄中武定凡四叛皆夷滅固夷性使然然陳撫滇十六年實少善狀棄印失地固可罪旋復地俘逆亦足稍贖一二陳之子斗昭者以父軍功蔭錦衣世千戶爲北鎮撫理刑其父逮人詔獄尙呵殿

出人視事如故人咸以爲駭○阿克之祖改姓厥氏久矣克稱兵日忽自改姓名曰烏騰霄人咸怪之且臆之曰烏何物而能騰霄耶是且立敗已而果然

妖人王子龍 再見

向來白蓮無爲之教盛行如宋人所謂吃菜事魔者南北並起蓋不勝書惟稍涉時事展轉蔓延者姑記其略己丑年廣東始興縣人李圓明者習先天演禽自云能剪紙爲人馬飛劍斬人頭有起死回生之術因結翁源人王子龍稱黃巢後裔祖遺金十二窖欲與人均用因以聚衆托云彌勒下生至龍南縣亦有從之者因肆焚

野獲編

卷五十九

七

扶荔山房

掠攻南雄府不下虔撫秦耀檄兵討捕擒斬于陣事已結矣至大年庚寅而兩廣督臣劉繼文因惠州異人王子龍能點化奇方索之不得詭稱此真王子龍逃遯未獲欲以叛臣法誅之爲知府孫光啟所恃乃潛斃之獄孫棄官去劉事彰聞爲給事王德完劾劾罷歸光啟從廢籍再起事始得白乃知妖妄固當誅滅卽九轉真丹亦徒足殺身但兩人同姓名同在一方一時並罹非命真天壤間怪事劉既弄假成真失官歸家尋亦鬱死大抵燒煉一說高明士人溺之尤深往日王曇陽辭世以不信黃白男女爲第一戒真癡狂格論曾見一二年

躬親爐火被藥物之毒薰腹天殺安得見死水銀分毫也如王子龍遇真仙授仙術不幸橫死者萬中無一

妖人趙古元

庚子之冬江南傳聞淮沛間大盜起且如赤眉黃巾旦夕擾宇內既而次第就擒則當事張皇太過耳時有趙古元者本名一平浙之山陰人慣習妖妄有麗水縣妖婦人王氏亦假佛號惑人傳派孫枝與義烏縣吏人陳天龍同志淫朋傳香浙東一路愚民皆爲所誑誘會王氏夫死一平構娶爲配造爲指南經等妖書令天龍等諸黨投散各省會以及南京其事漸彰懼禍及乃走杭

野獲編

卷五十九

七

扶荔山房

州復聚衆逞妖爲詭盜者所誰何輒拒捕殺人竄走徐州改今名時稅監陳增橫于彭城諸無賴輒集頗從古元習其教撫院李修吾偵得密遣健卒搜捕盡獲其徒黨李欲張大其功上捷于朝云古元造反窺伺神器乃又改其名曰趙起朱意且將圖革命而徐州兵備郭光復又附會其說益侈言立擒大逆朝野之福時四明當國田任邱秉樞皆謂事小不足當封拜重典且古元禍首逸去未獲遂遲其賞未幾古元復亡命三輔至寶坻縣被獲械送都下訊驗具狀法司會職用妖言律古元王氏陳天龍三人梟示餘或論斬遣戍有差是役也古

元正與楊應龍俱授首李中丞自負再安宗社功出播州上而爲廟堂所排快快見詞色次年辛丑外計郭光復坐浮躁降級以獲古元功得復原職獨不及中丞自是中丞益不平與朝端如水火又六年而劉天緒事起一時持論者遂立意挫抑之時中丞方擬入相諸參疏攻孫司馬賈代中丞洩憤也不知古元罪狀止此無可加而李中丞極力描寫謂古元爲宋朝苗裔生有異姿題詩見志僞帖總兵十萬約以二月二日八路齊起先取淮陽次取徐州次取金陵燕都精兵十萬夾復糧船計內其反狀甚真總皆風影之詞毫無證佐比近畿獲古元則事在刑曹情狀畢現有識者益笑李說之誕而李亦咋舌退矣若天緒之僭帝號擅拜官且謀震驚陵寢戕害公卿逆謀顯著此豈可同日語哉操白簡者以意中所愛憎評議公罪而事變之大小刑賞之輕重概置不論矣

妖人劉天緒

萬歷三十四年之十月南中獲妖人劉天緒本河南永城縣人流寓鳳陽臨淮縣朱龍橋營奉無爲教主妄言近橋有退骨塘入浴其中卽脫骨成佛里民王宗張名吳鳳龍等皆信從之各署僞號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

卷二十一

李二十一

蓋

扶藪山房

星之名久之徒黨日衆至千餘人天緒遂懷不軌自稱爲闢地定奪乾坤李王與南京寡婦岳氏姦通與宗等約曰若等以十一月朔日從我至神烈山拜天卽有紫氣上騰如無此氣卽吾無帝分至期宗等如言與天緒登山升謁公說法臺拜天望氣無所見既下山至朝陽門外果見黑氣一道狀如天河自西北至于東南宗等遂信爲真主相與定謀購造弓刀器械勇巾紅服天緒又自號爲龍華帝主岳氏爲觀音僧封爲岳氏子用緒帛書封護國將軍又僞封王宗等十餘人爲國公侯伯將軍指揮等官約于是月二十三日長至節乘百官謁陵舉事會其黨操府家丁陳維岳張應登等懼事發禍及先期告變御史李雲鶴密捕盡獲之詎實以聞事下兵部方妖民事起南太兵孫鑑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南中十年九牧思亂者衆宜一大創之上意以爲然而署南刑部大老力欲輕之僅從妖言律置劉天緒一人于斬餘悉寬貸上不悅以逆狀甚顯豈得僅比妖言駁發北刑部審乃以徐州趙古元例上請天緒等二名剄尸餘五人坐斬而赦其餘猶用妖言律也時方議宜捷且告廟敘功于是南北科道孫居相曹于汴等齊起而攻孫鑑以及南職方郎劉宇指爲梟首殃民食功生

卷二十一

李二十一

蓋

扶藪山房

事上留中不下意蓋不直言者而孫本亦疎其激上乃傳旨欲重處言官以肅法紀賴輔臣力救得解于是僅告廟宣捷而賞功之典一切罷罷自此孫愈爲言路劄目至己酉家宰之推遂用全力積之尙指及前事劉宇先亦降級調外矣時門戶之說盛興俱問趙向異同不問事理曲直自孫劉被論後一時當事者俱以詰奸爲戒日事姑息妖黨蔓延充徧南北白蓮等教在在見告致煩與師勦衆滅而復起者數年人始有謂孫劉劉宇當日處分非過者終不敢談言白之也

隨僉事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七

扶藹山房

山東魚臺人隨府已丑進士官按察副使奪師之產爲師子屈瑤所奏上方冲年欲置重典賴其座主張蒲洲公爲力奏云告訐不可長乃止從勘處後吾鄉陸五亭掌鈐獨器愛之從廢籍起知州超爲寧夏河西道會事黨石被戕隨幸免禍爲吟承恩諸賊以爲謀主遂執偏裨之禮後事平論罪從永成議者猶以爲漏網又有寧夏鄉紳穆通政名來輔以奉命閱視暫歸亦爲叛卒用與隨同戍隨爲鄉論所薄上以其悻本亦深恨之不知何以見知于陸然因見知而得重譴倚伏自有不可知者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胆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秤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爲木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備貨獻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逼甚急又爲仇隣計其窩盜遂決計謀反至殺都督何洪綿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爲禍首

婦人行劫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庚

扶藹山房

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譚名母大蟲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于馬上用長鎗置一豆于地馳騎過之下一鎗則割爲二再馳再下則擘爲四其精如此遇之者不知其能或與格鬪必爲所殺橫行者三四年前後有夫數人稍不當意即手刃之有一樵人王了庵者善用鐵鞭聞此婦絕藝拊死與角半日未解此婦遂放仗講解留以爲夫有嬰毒之能恨相見晚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官兵漸謀取之恐并入網遂潛逃入京此婦恨極挈精卒數騎入京城蹤跡之都下見其異亟集選鋒軍往捕此婦馳出城追騎及之郊外內一人敗爲所殺然諸軍愈盛其從騎

俱逃散就陣生擒之磔于市

發塚

塚墓被發卽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爲盜竊顧如王荆公清苦料無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監石崖者營治壽穴苦乏大碑或獻言云近處古塚碑奇大遂拆以充用視其禍乃介甫也則薄葬亦受禍矣又正德九年揚州府海門縣城東有古墓見發視其題乃駱賓王墓破棺見一人儀貌如生須臾卽滅蓋英爽未散也則義士亦受禍矣順德府邢臺縣有元劉秉恕墓嘉靖初被發不知主名視其識記云發塚者李淮也官同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堯

扶荔山房

捕得其人正罪秉恕卽秉忠弟蓋精于術數者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發之乃古無驪后陵寢其中珍異最多俱未名之寶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爲殉其尸得寶王之氣尙未銷以上俱本朝近事故記之遠者不及詳矣又數年前吾邑沈純甫司馬避湖州彼中發一墓碑記云梁昭明太子妃沈約女也尙生能言云我鍊形已滿飛舉在邇慎勿見傷盜不聽斬其一指血縷縷出遂死其棺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沈得其冠簪一枝長數寸而古作紺碧色出以示余○按史昭明傳及沈約傳俱無沈女爲妃事乃知傳紀失載多矣○陶隱居

墓宋元祐中亦爲內侍羅淳一所發豈神仙亦難逃定業耶

野獲編卷二十九終

野獲編

卷二十九

罕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三十目錄

土司

土官職名

夷酋好佛致禍

流官屬土府

永順彭宣慰

岳鳳投緬

大侯州

滇南寶井

外國

野獲編

卷三十目錄

一 扶荔山房

西天功德國

西域記

瓦剌厚賞

兩使外國不賞

活佛

夷入市資器

出使琉球得罪

紅毛夷

利西泰

朝鮮國詩文

夷姓

夷婦宣淫叛賊

土官之異

樊噲祠

叛酋岳鳳

土酋名號

琉球女人學

使西域之賞

夷王名之異

賜四夷宴

順義王

冊封琉球

烏思藏

大西洋

香山嶼

外國王儀仗

野獲編卷三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土司

土官職名

本朝土官之名多仍元舊如宣慰使始于唐不過一時因事而設初非兵官亦非守土吏事定即罷又如宣撫使則始于宋其事權最重文武大臣至兩府始得拜而安撫使少次之尙得專修大將今去使字爲從四品從五品官且屬都司或府鈐轄而卑極矣至若招討使一官在唐爲制將遇外夷不廷及藩鎮還命始暫設遣征吐突承璫以宦官得之白居易力諫而改命其重可知今秩亦與安撫同然今海內惟四川有大全六番招討使司一衙門他方更無此官不知何故然而正副兩招討一高氏一楊氏世相婚姻世相仇殺僅通西番入貢之路耳無能爲西陲藩蔽也

夷姓

傳聞西南諸夷初無氏族國初黔寧王出鎮諸夷來降乞姓者凡三族黔寧曰汝輩無他但怕刀剝耳即以三字分作三姓不知果否今夷姓刀者最多性怕者惟孟良禦夷府土官一家其剝姓則未之見也滇載又云雲

南夷酋姓曰刀曰罕曰曩者甚多相傳國初定諸夷時高皇帝惡其反覆賜以刀曩斧砍四姓其砍氏今作罕亦作坎但無斧姓者意其已滅絕耶夷姓又別有茶只仰卡^{可打}阿絞些登矣此等字俱中華所無其所紀似不妄然則云黔寧賜怕刀刺三字姓或是他夷抑本一事訛爲二事也

夷酋好佛致禍

靖遠伯王璘之平麓川思任發也事在正統初年世所共傳而國初洪武間叛亂事人或未知也麓川本名平緬宣慰使司其俗無不喜佛教至是有僧自雲南來爲因果釋教之說思任發之必否倫發者信向之又有金齒成卒能爲火器炮銃迷入其境亦爲所喜賜以金幣列諸部落之上其所屬酋刀奢孟者惡之遂借其類俗內叛率兵寇騰衝府倫發畏怖挈家走雲南守臣沐春送之京師太祖仍遣還雲南賜之敕仍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又敕西平侯春令其且止怒江諭幹孟必歸其主如不從然後加兵春又奏幹孟求人貢別授土官蓋聞朝廷致討震懼而倫發故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黃東等處俱向化歸朝幹孟懼爲所攻欲挾朝廷之威以拒之上謂遠夷詭詐誠有之今且權諭忽

都而審度幹孟誠僞已而幹孟終不肯納倫發乃大發兵直趨南甸殺其酋刀召孟會春病卒于軍收命都督何福其討幹孟始就擒倫發得歸國未幾卒而太祖亦寔駕矣初上之遣倫發也勅諭曰古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爾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所不容蓋以古有國者待之初不謂其信佛之非也大哉王言遠人安得不感服其後思任發叛討平之降爲隴川宣撫司更立多氏者爲宣撫騰衝府今爲衝怒江今爲潞江以長官司陞安撫

夷婦宣淫叛狀

安治十二年六月貴州巡撫都御史錢鉞始以夷婦米魯叛入奏蓋米魯之擾黔久矣魯爲雷益州土官安氏女嫁普安州土官隆暢爲妾暢老以其子禮代其職時魯以罪爲暢所逐乃依禮以居而與營長阿保私通禮亦悉焉魯謀奪其土地因構禮令與暢成仇暢怒燬保居室擄其財物阿保與禮遂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倉倉廩殺其從者暢遂大發兵誅禮阿保見禮死遂與米魯圖篡竊乃命其子阿鮮莫阿友兒等發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其眾暢懼走遁雲南亦佐縣鎮巡官乃召阿保等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會罷米魯潛令人掖暢上

馬因中毒而死保與魯爲亂滋盛屢破堡寨殺傷官軍極臣屢檄之不聽先是暢有庶子隆珩與其母居安南衛城中阿保復欲害其母子而併其地乃于安南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之于普安城外築普崇硬寨令阿友兒守之于施長江東築猴場硬寨令阿鮮莫守之又築奇刺硬寨據險自固相去各三百餘里自稱無敵大王號所居爲承天都御史錢鉞大懼與總兵東寧伯焦傑等大興兵討之賊潰去乃召雷益土知州安民賈之合訪賊所在率土兵爲先鋒深入得阿保子查刺山箐中阿友兒阿鮮莫亦被擒俊欽等以聞謂賊阿保弄兵十一載終就平殄上功于朝其辭頗張大而米魯及諸從賊張谷保等俱獲餘燼通矣至十四年秋七月米魯久匿其姪雷益土官安氏家借以兵再出夜襲殺故夫降暢妾適烏執其子隆珩隆塔俱殺之凡十五人其故營長福祐等迎魯歸本營四出焚劫又攻普安欲據之普安危甚並以上聞乃命官兵會討都指揮吳達與戰大敗被執鎮守太監楊友乃奏大兵失利主帥遭擄臣躬親招撫賺出吳達然後進兵征勦巡撫總兵不聽臣言掣肘難行乞命豁臣罪兵部覆議云賊之未盛不能早圖撲滅及米魯福祐逃遁不能追勦使復歸普安

糾聚衆兵戕其夫主及其子女滅其宗裔又臨敵不知設備以致敗衄損滅楊友每奏必自以名冠疏首今事敗妄言巧飾宜并撫臣錢鉞總兵豐潤伯曹愷取回別遣大臣往勦上是之命戶部尙書王軾兼憲職以行米魯聞之乃納款于楊友友信之奏于朝普安州土婦米魯已聽撫送出官馬如其土俗以財物償殺死官軍以求罷兵事下兵部議不可且謂楊友專恣初受魯降獨奏以爲己功當罪上是之俄米魯果兵圍普安幾陷時軾師未至楊友貪功統兵先入其地米魯又戰勝虜去以去監軍右布政閣銓按察使劉福將帥都指揮李忠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俱戢殺貴州大震王軾既至乃大調漢土官兵及湖廣雲南各兵協勦凡二十萬人起致仕都督王通于家爲大帥立紀功御史監其軍八道俱迭苦戰幾匝歲次年七月各路俱奏捷米魯兵敗欲遁爲邏將所獲福祐就陣授首事平陞賞有差未幾軾又械米魯餘黨阿模等五人至京師上命不必覆奏俱斬之餘給功臣爲奴是役也西南驛驛十餘載兩舉大兵喪失文武大吏數人糜士卒金錢無算而其禍止因一夷婦宣淫盡滅隆氏之宗其弑逆忍倖唐之武韋不足道也蓋始于隆暢之耄曠成于楊友之倖功何物化

尊便我全盛祗席之上纂賦興焉持太阿者可以成矣

流官屬土府

西南土府知府僅得統土知州土知縣而已惟廣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雲南麗江府之通安巨津二州共知府俱上面州守則爲流官不知堂屬體統亦如內地否又如廣西泗城州其屬程縣爲流官正德中土知州岑豹亡狀遁逐流官知縣而自領其事朝廷遂不除吏以至下今又思明府所屬尚有祿州西平二土州正嘉之間爲交附所侵陷思明既不能赴復大司馬亦不能討漠然置之罔聞國事如此何以鞭笞四夷○在內地則野獲編

卷三十

六

扶荔山房

安業自在二州其知州皆文臣流官乃屬遼東都司亦

土官之異

土官人爲京朝近吏者隆慶辛未進士朱儒爲禮部主事中國人出爲土官者近年思城知州趙天錫皆奇事也宋爲麻哈州世襲土同知冒北直隸定州籍登第且選爲庶常趙本江南女優游粵西見髮干土酋因得襲職尤奇之奇也宋以木天華選仕不得志謫布政司經歷坐大計歸其父珠已老乃以世官授儒之子襲替偶擅用軍興法調土兵殺人構亂至己卯年用叛臣法詠

死趙善筆札會與舊知書婉媚纖弱全是紫香木色乃聞其得官之故則訛所天及正室而趙氏無他子遂以夷法婦襲夫官其人至今在然則此婦雖夏而變於夷似賢於宋多矣

永順彭宜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編造把目旗色於外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遇澤陽監生馮奉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相亦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廢留之不遣托以調子授館

野獲編

卷三十

七

扶荔山房

穀昇夷婢四人侍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強羈挾無計偶有隣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棲托馮得乘間逸走某其二婢僅以二人品虎穴既又棄去僅留一孕者與俱間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川縣人世爲什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述其女初爲楊應龍人婺川楊人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妮妮焉亦不甚信也其富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僦寓比隣問其宦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

順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中承文其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邸中款之令婢窺屏後果其婿見因相持對泣重叙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苦喜極而慟馮故本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見壯實可養此皆余所目觀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人負且晚且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開州故其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

卷三十

八 扶荔山房

不然馮君自承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其廟俗能徒手制虎磨而生祭之方敢開剗間楚徵外保靖石砭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居有何神靈獨鑿此夷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應龍爲其姻家安疆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數仇安氏以此誣構之耶抑真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南井故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無宿春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餽若食隔夜所存卽頭痛不起有時不給飢餓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

坐是二端謀叛觀沮余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侯之禁承順在三國似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三州六長官司俱夷族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今人親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且禁部中夷人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宜慰司亦有設學者何不倣行使僞冠帶僞儒生或少董其簞屨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爲縣設流官知縣降李氏世官爲主簿野獲編

卷三十

九 扶荔山房

故元錦猶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史彭士■者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爲婚姻世相仇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迨安氏遠矣安本諱聖之後奢奢卽其始祖母

岳鳳投繯

岳鳳者本江南之蘇州人其先世賈于隴川至鳳而多才智數因充宜撫多士宰記室士宰倚以心符以妹妻之鳳既柄事謀篡其位與三宣六慰各土舍交暱而木邦宣慰使罕拔尤爲同心因相與歃血叛逆乃誘士

寧人羅古謁緬酋莽瑞體鳳以計鳩士卒殺之盡殺其妻子攘隴川欽頒金牌印信以授緬時瑞體正四出關土受其降偽授宣撫因爲效死力莽應裏既嗣位鳳與子曩烏等俱爲帥誘天朝兵大敗之擄士卒母胡氏及其宗族六百餘人送應裏盡殲之又譖殺諸同列并有其衆密約孟璉土司叛目刁落參同逆力勸應裏入寇遂率衆兵數十萬分道犯內地陷千崖南司諸土司因騰充永昌大理蒙化順寧景東鎮沅元江等郡破順寧府焚之又使其子曩烏領緬兵六萬突至猛淋指匪吳繼勳等戰死聲勢大震鄧川土知州何鉅者鳳友婿也遣人以好言招之鳳輒縛以送緬緬酋應裏因督鳳內使愈急時罕拔已貳於緬其子罕效忘亦單騎歸我師應裏怒遂攻陷其城而掠之何知州又遣人說鳳降附時我中國大兵已四集刁落參者被戮于陣鳳頗震懼始命姪岳亨詣永昌軍前聽撫時撫臣遣遊擊劉綬受其降綬至隴川則緬人之戍隴川者已調知情狀其酋名散奪者已跨象率所部先一夕遁矣萬歷十二年正月之朔鳳偕其妻子弟姪及所統夷漢歸命盡獻所受緬書錫銀及緬賜傘襪器甲刀鎗鞍馬蟒衣并偽給關防一顆撫臣劉世會張大其功忤獻鳳等上御午門受

件及廷臣稱賀殊鳳于市盡誅其妻子族屬撫臣與黔公沐恩莊晉官與世錦衣輔臣申余計三公俱峻加公孤蔭子璽丞中書而緬酋之稱兵掠地則如故也岳鳳中國良民亡命裔夷戕賊政主奪據封壤計已得矣狼心未厭招緬以抗本朝連兵十年蹂躪數郡比窮蹙受降而緬人不救天朝不救終於寸斬噫類無遺蓋亦天網云

叛酋岳鳳

甲申年雲南隴川叛酋岳鳳擒至京獻俘輔臣俱晉師傳復推恩敘勞諸臣普行陞賞其實滇中文武誘使降而縛之雖檻車到關其執見關部大臣於馴象所俱好語撫慰許以官爵比就西市猶懵不知當誅也鳳本華人入緬性淫侈裝飾詭異肌膚刻畫異錦如宋人所謂雕青者陽道亦故數緇鈴於首尋爲行刑者割去以重價售於勳臣家鈴本振撼之物即握之手臂猶搖蕩不自制不知此酋何以寧居也嗣後壬辰辛夏之役初亦以高爵誘之許其黨能殺罪魁且以城獻者得進總兵世有其土故呼承恩賊劉東陽而以鎮城降比俘至時給之亦如岳鳳都人猶以呼大爺呼之呼終不悟以至十磔此亦朝廷夷約於夷廉然承恩背父弑母荼毒寧

夏罪浮岳鳳數倍直至勢窮始就意。舊自謂即之解非過但詔令既不見信在行間者亦犯殺降不武之戒以後播州構亂楊會懲前事決計預固合天下兵力數年而後克之則滇事爲之備也

大候州

今雲南新設雲州故大候州也先爲長官司宣德三年陞州其酋姓奉與接壤之順寧府土官猛氏世爲婚姻今上下習戍戍間大候之候襲土舍奉學者順寧土知府猛廷瑞婦翁也翁婿素不叶學又與三猛相仇殺時參將吳顯忠者知廷瑞巨富誣以助惡索其金不應遂

野獲編

卷三十

三

共滿山房

譏于按臣張應揚而信之轉聞撫臣陳用賓下檄責廷瑞大恐斬奉學以首獻矣撫臺又入吳弁之語居爲奇貨誣以偽款又發其殺兄姦嫂事兩院具題得旨會兵大勦廷瑞出見獻印獻子以候命吳弁不從直搗其巢遂取其十八代之積數千百萬誘廷瑞至省擒之偽獻大捷戶朝廷瑞所部十三寨盡怒遂真殺兵反陳樵極兵力盡及之陳晉右都御史蔭子世襲錦衣按臣亦受賞未幾張應揚改按閩中卒於官用賓亦坐武定府事逮下獄詔坐大辟繫獄人謂有天道云先是泰和郭清螺子章樵齡一日中夜其夫人就郭公覺問曰猛廷瑞

野獲編

卷三十

三

共滿山房

何人郭咤曰爾婦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問何爲夫人曰適夢有人裝束如廟中金甲人來謁云我猛廷瑞也過此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郭曰汝曷問其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云吾爲陳巡撫冤死詎帝得請乃歸耳郭心異之不敢語人逾月而用賓被逮之報至是萬歷三十六年去廷瑞死時幾及十年矣按猛氏爲孟獲之後世效忠節陳中丞以貪功一念既覆其家奏功後又驚廷瑞子千獄以杜後患于是猛氏絕矣今雲州與順寧府俱改流官且歲歲發兵戍守其上所出無一絲入府庫而歲費餉數萬至今滇人言之切齒

○大候之先土官奉祿者娶順寧知府猛雍女雍惑後妻言欲改嫁女于土舍奉誥其女不從誥糾木邦夷攻破大候擄奉祿去其妻偶先往父家得免雍與奉誥又強劫之女以刀自防爲父所毒臨死作書辭其夫詞甚酸楚亦夷邦所未見也。大候州土知州先有刀奉漢者以正統三年入貢繼又上疏願同木邦宣慰司共起夷兵十萬協同征勦麓川請給金牌符信以安人心詔特賜之仍降勅獎勵後奉漢男辭歸命賜文綺絨錦諸物及厚賜奉漢之妻與占城國王同遣其寵遇如此奉漢子名奉外法爲麓川思任發所擄靖遠伯王驥以

秦漢弟刀奉送代爲知州麓川平外法得歸與奉送其
理州事因遣弟刀奉辦朝貢以原隆金牌信符被擄爲
言詔再給之賜奉辦宴及彩幣又命奉辦賁勅并紵絲
紗羅賜外法奉送二人及其妻則大候之恭順異他會
而英宗之厚待亦非諸土夷可比一旦以同類相戕送
至夷滅亦可憐矣所謂三猛者曰猛緬曰猛猛曰猛撒
而猛猛最強世與大候相仇殺大候本姓刀宜德間其
會名刀奉罕不知何以易爲奉姓及查英宗實錄則天
順三年刀奉送入貢已有奉送法蘭名矣想惡其故姓
不美而改之耶○正統七年七月順寧知府猛蓋勅加
野獲編

卷三十

西 扶荔山房

大中大夫資治尹賜諸及金帶綵幣與千夫長三十人
加秩賞有差以助平麓川功也

土酋名號

今土司衙門稱號其字多複疊非內地州縣一字二字
之例如湖廣都司所屬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當
事者不知拆爲三地楊用修面駁改正且筆之書以護
當時大臣之不學然六字土司又不止此如貴州鎮遠
府屬印水一十五洞長官司孫割六洞橫波等處長官
司鎮遠金容金達蠻夷長官司皆六字也都勻府屬九
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合江州陳藥欄土長官司至于

西北番又有長河西魚通定遠宣慰使司則俱七字又
東北夷有黑龍江地方莽方帖站則又至八字矣其爲
五字者則四川都司屬占藏先結族長官司行都司屬
鹽井打冲河中千戶所貴州思州府屬都坪峨異溪
長官司雲南元江軍民府屬因遠羅必甸長官司永昌
軍民府屬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皆爲五字其四字而下
不可勝紀矣

滇南寶井

雲南寶井環孟良孟養諸夷俱有之惟孟養所出稱最
孟養故木邦宣慰司所轄地井所出色類不一其價亦
懸殊存鉢兩即值千金者世宗末年索寶于戶部尙書
高耀至傾全滇物力不能如數未幾上宴駕得寢卽此
地也不邦既專寶井之利四方估客麇集其境乃命所
愛陶猛名司至者守之陶猛卽頭目也宜慰使罕操至
以女名囊罕弄者妻司至既禮有寶井遂親視其父家
因獲孟密以叛成化中南寧伯毛勝太監鑑能等鎮守
滇中受其重賂許其得自入貢不復聞木邦因略取木
邦地以自廣鑑能者爲王舉請征之時有江西人周
賓王者逃罪在孟密私說罕弄曰今聞老萬安貪聞天
下而內結昭德萬貴妃若以重寶投之不免免討可得

卷三十

扶荔山房

世官如木飛罕弄喜從其計萬安果遣都御史程宗往撫以所略木邦地畧之開說安撫司令罕弄子孫世襲萬安大快意即以程宗鎮雲南官至尙書于是孟密盡奪木邦故地木邦會罕罕出亡雲南諸夷俱怒誓必共滅孟密宏治間孟養遂亦擅攻孟密取蠻真等十七寨而西南夷從此怨朝廷多跋扈矣此後則嘉靖三十九年孟密會思真死嫡庶爭立爲緬甸所侵奪勢復中衰又至今上之十三年滇中多事撫臣劉世曾請升孟密安撫爲宣撫而以蠻莫耿馬二安撫司屬之孟密益尊大不可復制比癸卯甲辰間礦稅事起太監楊榮入滇開採采頭寶井之利與孟密爭屢撫屢叛避入蠻莫緬人乘之蠻莫思政逃入中國緬以大兵來索撫鎮懼禍至斬思政首界之始解而楊榮爲滇人所切齒忽報衆鼓譟捕榮出殺之焚其骨揚灰于金沙江朝廷懼生亂悉貸不問而滇中諸夷益輕天朝矣一寶井耳司至以之反君罕弄以之叛父罕罕以之失國毛勝幾能萬安諸奸以之納賄生邊釁當其時滇中土司無一不忠奮臂逆我頗行矣賴孝宗初政清明而林見素修通備兵其地百方招誘撫之以恩懼之以兵孟密稍稍還故主侵地夷心始寧帖以至千今者百年而楊榮凶豎生事

選荒又以寶井盡忠心幾令滇地搖動猶幸積念之何竟棄輸起梟雄離羣紛而一方稍得安枕寶井亦從此封閉無餘議關僅聽孟密之獨擅金穴而已國體至此已廢燭石可燭拾僅一切付之羈縻古人不貴異物有以

外國

西天功德國

洪武七年西天阿難功德國王卜哈魯遣講主必尼也來貢并獻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等物古來不問有此夷名且會典朝貢諸夷不載其國并金元諸史皆無之便其賜與和邦國使來亦遺講主朝貢獻方物及元所賜金玉銅鐵等印模和林爲元舊都何以改稱國必胡僧羅寶拜功德國亦僞造美名天朝姑妄聽之耳

琉球文島學

洪武二十九年琉球國人貢先是其國山南王遣其姓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人太學既三年歸省至是復與貢使善佳古耶等來乞仍入太學許之至三十一甲其國中王王察度遣其臣阿蘭勉等貢馬及方物先是其國遣女官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來謝恩因而入貢本朝外國如朝鮮號知詩書者間游國學或至

登第然未聞婦人亦來中國誦讀向慕華風至此真史策未見

西域記

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刺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哈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東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爲屋平方若高

齊魯齋

卷三十

大

扶荔山房

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十間牕牖門扉雕刻花紋繪以金碧地鋪氍毹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藏小單刺帽以白布纏頭辨髮後髻服制與國人同但尊稱之曰鎖魯檀蓋革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飲食不設箸醯醢多用葡萄酒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又次進金銀錢布之坐上餘者撤坐間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諠譁大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下人私造無禁造成輪納

齊魯齋

卷三十

元

扶荔山房

稅于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征稅什取其二以資國用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惟設管事者稱之曰刀完國王與管事者凡有事施行用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爲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上鐫其名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于罰錢婚姻以姊妹爲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冠首纏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青黑居喪止百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尸瘞之當于墳墓設祭家不祀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凡拜天若聚會則擇日行之每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聚拜之所築一大土屋衆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歲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聚衆射葫蘆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末懸葫蘆中藏白鴿一隻躍馬射之以破葫蘆鴿飛者爲得采國人

齊魯齋

卷三十

元

扶荔山房

有通回回教經典者衆稱曰滿刺爲國主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子弟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二三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用度無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有蠶善爲絢綺木有

桑柳榆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良馬牛羊雞犬獅子生于阿木河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恒于日閉之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致云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大谿達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北有子城國主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城東北間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甚精皆青石雕鏤花紋中設講經之所以

野獲編

卷三十

示

扶荔山房

泥金書經髮以羊皮人物秀美工巧過于哈烈而風俗土產與哈烈同

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邨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同哈烈今爲哈烈屬國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周十餘里居平川地廣無險要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

失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木河東岸城西外居民數百家望番蕃總河東岸西多

蘆林獅子所產之處也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上廣數里西北臨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卽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叢生棘刺葉細如藍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餠採煮如糖名達郎古賓

野獲編

卷三十

示

扶荔山房

塞藍在達失千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稠密樹林深蔚五穀蕃殖秋夏間草中生黑蜘蛛甚小噬人遍體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掃痛處又以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息而偏體皮膚皆脫六畜被傷者多死止宿必近水之地可以避之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邨周十餘里俱小山多苾思檀果樹又西行三百餘里有大山屹立中有石峽高數十丈如斧截齊峽口有門名鐵門關路通東西

養夷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馬哈麻王子

主之

馬哈麻者元之餘裔襲封居此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居則設帳鋪氍毹寒暑坐臥于地其王帶小兒刺朝簪鷄鵲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布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間食麪不釀酒惟飲乳汁間種稷麥及織毛布爲衣地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六畜羊馬最廣多雪霜風氣極寒深山大谷六月亦飛雪人性獷戾君臣上下無體統詢其國人云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後爲帖木兒駙馬侵奪今西至脫忽麻北與瓦剌相接東南抵于闐阿端于闐有河中產玉又有哈石之地亦產寶石金銀云

至 扶荔山房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熟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僧寺多而居民少東有荒城蓋古高昌國城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隸別失八里

柳城古中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川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傳有鬼魅行旅或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川度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城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卽魯陳城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稷麥豆麻桃杏小棗瓜葫蘆

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者名瑛瑁葡萄有牛羊馬駝氣和候矮人皆醇樸男子推髻婦人蒙皂布垂髻于額俱依胡男子削髮戴小單刺帽號回回班婦女白布裹頭號畏兀兒班方言皆畏兀兒之語風俗大略與火州相同

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卽古交河縣之樂安城城方二三里地平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葡萄畜多羊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老云其國在漢爲車師唐爲伊西節度之地城西二十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下有斷崖其下二水交流倚爲城

至 扶荔山房

至 扶荔山房

故名廣僅二里城中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所又云古車師國王居此今其地併入于土魯番矣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城三千餘里城居平川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崖鼓山產石鹽堅白可琢爲器盛肉食食之不必和鹽故名鹽澤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鹹鹵間有楸杏農畊須糞壤所種惟豌豆二麥其北有山與瓦剌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爲西北諸胡往來要路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禮俗各異

達失千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

平原四外多園林果樹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任牛車

下花兒在檄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川民富庶戶以萬計地卑下氣候溫和冬月亦食鮮菜土產五穀桑麻絲綿布羊魚天鵝雞兔皆有之

使西域之實

文皇初平內難即使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爲名潛行人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海使東南諸夷最後則中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顥紀之以還正輿輦和星槎勝覽堪互讀但星槎板行已久此則賄

野獲編

卷三十

言

扶荔山房

者甚勤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返命偕哈密等國使臣來朝貢上厚禮之次年六月遣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賁勅伴送及誠還朝僅得轉布政使參議以出後亦不顯文皇初以遼國伏戎爲慮以故輶車四出幾于上窮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階此窮極榮寵而陳誠所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檄馬兒罕諸國留十餘年至永樂七年還朝并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匹上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亦無優賞僅以工科改授而已後安終此官

瓦剌厚賞

北虜之賞莫盛于正統時其四年及十四年者介州異典已盡記之矣惟六年之賞更異今錄之賜可汗五色綵段并紵絲蟒龍直領裘履曳撒比甲貼裏一套紅粉皮圈金雲肩膝襪通衲衣一皂鹿皮藍條鋼線靴一雙硃紅獸面五山屏風坐床一錦褥九各樣花枕九火字孝經一本鎖金涼織一絹雨織一瑩葆火機思三絃各一幅并賜其妃胭脂絨線絲線等物至八年又賜可汗紵絲盛金四爪蟒龍單纏身膝襪暗花八寶骨朵六一定織金臂背麒麟白澤獅子虎豹青紅線共四疋八寶

野獲編

卷三十

言

扶荔山房

青采雲細花五色段二十六疋素段五十六疋綵段八十七疋印花絹十疋可汗妃二人白澤虎豹采雲細花等段十六疋綵段十六疋花藏金鐵盔一頂藏金皮甲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機思胡琴等樂器及鈎砂酸硝等物又賜丞相把把只織金麒麟虎豹海馬八寶骨朵雲紵絲四疋綵絹四疋素絹九疋其餘平章伯顏帖木兒小的失王丞相也里不花王子也先孟哥同知把答木兒僉院南剌兒尙書八里等皆賞綵段絹綉有差上又賜御書謝太師淮王中書右丞相也先賜織金四爪蟒龍紵絲一織金麒麟白澤獅子虎豹紵絲

刀黑漆櫓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細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花一領并帽內者綉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綉綵十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一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麪八石榛麪五石銅烏鎗四枝柔鐵烏鎗二枝各受一斛黑漆竹槓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驢百二十頭特牛一百頭羊五十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乃次年即入寇至執行臺尙書元孚以去未數歲而魏亦大亂分東西矣宋靖康初元幹離不入犯犒師銀二千二百餘

萬兩金三十餘萬兩又侑以女樂百人珍禽異寶及幹離不還師欽宗又賜以白紵束帶一條共北味五十顆正透金鳳犀帶一條金陵眞玉注腕一副玉酒鍾十隻細軟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爲贖饑之禮其賜之已不遺餘力次年再入犯汴京遂不守

夷王名之異

人名多複字者至五胡元魏及遼金元止而本朝人貢諸國更有異者于正統十年三月滿剌加國土息力八密息瓦兒去八沙奏討貢船以便往來者其名凡十字又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新卽位暹羅國王國隆呼刺略野獲編 卷三十 扶菴山房

兩使外國不賞

今制使琉球者每報命正使給事轉四品京堂副使行人轉六品京堂如取諸寄無一爽者皆謂舊例固然而先朝不爾也正統乙丑進士邊永拜行人以景泰庚午使安南歸無賞蓋或以陸行僅比朝鮮也至壬申又使占城則泛海亦終無褒賞會哈密入貢又奉命館伴來使送至甘肅而還至天順間又遣至楚府行祀禮又遣至代府掌行喪禮又使河南山東陝西雲南後以九年再秩滿始得陞戶部員外郎以年至乞致仕永爲行人

及戶部者凡三十年其在使署他勢不待言而異域兩度出過竟不沾寸賞豈當時事例固然耶今行人以三差爲滿又有兩差即轉者俸止四年更無久任者矣○邊永北直任邸人林下垂二十年以子滿貴封食都御史及見其孫憲成化甲辰進士同時萬文康在內閣子翼爲侍郎孫宏璧爲吉士其盛似稍勝而名德遜之百倍矣滿官至刑部右侍郎憲至掌院都御史憲弟亦以庶常中允至食都御史

賜四夷宴

本朝賜四夷貢使宴皆總理戎政勳臣主席惟朝鮮琉球則以大宗伯主之蓋以兩邦俱衣冠禮義非他蠻貊比也其侑席之樂以教坊供事兩國尙循儀矩侍坐庭下若他夷則睚眦振袂離坐恣觀拊掌頓足殊不成禮所設宴席俱爲庖人侵削至于腐敗不堪入口亦有點者作侏僂語怨詈主者草草畢事置不問也竊意綏懷殊俗宜加意撫恤本朝旣無接伴館伴之使僅以主客司一主事董南北二館已爲簡略而賜宴又粗糲如此何以柔遠人然宏治十四年銀衣千戶牟斌曾上言四夷宴時宜命光祿寺堂上官主其辦設務從豐厚再委侍班御史一員巡視上從之今日久制湮不復講及此

天 扶藹山房

矣斌于正德元年以指揮僉事理錦衣撫鎮司事坐救護言官廷杖三十降湖廣河陽衛百戶閑住此後再起再廢其人非庸升也○崔仲臯王弁州記年斌事小異其稱許則同近日言官更爲請諡矣

活佛

正德十年上用內臣言西域僧有所謂活佛者能知三生及未來事遂傳旨查永樂年間太監侯顯迎帝師哈立麻事例特遣司禮太監劉允爲使人番往返以十年爲期以珠琲爲幡幢金寶爲法供內府瑰異爲之一空至其地活佛者匿不肯見允及部曲怒甚以至交兵番

天 扶藹山房

眾復襲我營盡奪所齎珍寶兵械以去將士戰死過半允單騎逃歸上已賓天世宗入繼大統矣此事頗涉妖妄雖見國史疑非實錄及萬歷五年虜酋俺答迎活佛于西海求飲長生水其人實烏思藏僧姓鎖南堅其名曰錯或曰卽闡化王答賴刺麻也專以傳經說法爲教戒淫殺虜中尊禮之虜酋順義王俺答所部數十萬眾出靈夏邊外河套之間以奉堅錯教不戢殺漢人不輕戮部卒往來寂然至七年鎖南堅錯獻書於江陵張相公饒以四臂觀音大士金剛結子及璫璫等異物有閑下分付順義王蚤蚤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等語張

聞于上命納之俺答自此仁懷惡殺而勢亦漸衰俺答傳黃台吉以至其子孫世世奉之不少懈萬曆十八年火落赤又往西迎活佛遂盤踞甘涼之外延義大軍用兵旋以舊總督鄭範溪略經略七鎮遣使游說火酋遂就成索款所部東歸守款貢如往時豈所謂活佛者真能活夷夏之人耶何以正德間荷非常之寵而卒不赴召至為虜用則數世而猶不絕意者天生異人使關接虎狼安我赤子即僭名曰佛亦無不可元泰定間以帝師之兄額爾藏卜尙公主封白蘭王蓋鎮南本其姓本朝永樂以後帝師俱承鎮南之姓以至于今

野叢編

卷三十

手 蘇山房

順義王

俺答款塞乞封詔封為順義王一時稱當事者善于制虜特矜美名暗寓駕馭之旨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永樂七年封瓦剌馬哈木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義王把禿孛羅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此三王名號亦係廟堂所初以示羈縻而階勲為正一品尤為妥當使隆慶間亦冠於順義王之上則虜酋決不敢爭禮欲如代王體統以致道臣受其折辱矣

夷人市瓷器

余十京師見北館伴館夫鞍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真諸虜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卽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子初怪其輕脆何以陸行萬里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置數十个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鞏確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梯下數番其堅初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創為此法無所承受偶聞周密奏辛獲議則宋宣和間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填石窠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今聞日晒極堅始用大木為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蓋出朱勛父子小慧何獨館夫亦暗合乃爾

冊封琉球

本朝入貢諸國惟琉球朝鮮最恭順朝廷禮之亦迥異他夷朝鮮以翰林及給事往琉球則給事為正行人副之琉球小國最貧其隨中朝奉使者皆海上無俸游手充中軍諸名色官造船于閩先奉檄行八府指村家價云此堪挽此堪枕滿欲飽索則又聘他郡動經數年始成其船廣不必言深亦數丈梯而下之所時皆二十私

貨一至彼行禮畢其王卽遣去懼爲天使請役所需索
且責以償物價也其往返有程在途不過半年而留閩
必四五歲奉使近臣與守土長吏未有不深仇者近
年夏鶴田黃門子良出使以壬寅銜命丁未復命在閩
時適福州缺守阮堅之自許以司理署篆因公事相構
撫臣徐石樓學聚又不善調停幾激大變夏還術例陞
太常少卿以海中倥倥疾發尋告歸不起阮亦用前事適
去當廷遣時夏不當行而其僚有不願去者主權官禮
官得免夏以先上封事犯時忌遂非次用之往時曾議
置勦境上令彼國來取省費巨萬似亦可行

野獲編

卷三十

聖

扶荔山房

出使琉球得罪

刑科給事中陳傳福建人奉命使琉球追過其家未行
禮科都給事中章瑾劾傳閩人地隣琉球常避嫌乃朦
朧給內府金織衣及鈔以往上命使回治之比及反命
訊治法司比盜內府財物律當贖斬爲民上命謫戍大
同邊衛此正統間事也至嘉靖末年浙之仙居人給事
中吳時來以奉命使琉球未行疏劾嚴分宜下獄以避
遠差詭託建言訊治罪至遣戍今上辛丑省中有當使
琉球者其人亦浙之戊戌庶常也時署宗伯爲其姻家
因恨怨相詈始改遣夏子陽而浙給事至乙巳大計以

不及詢外遠差辭受益俱不免云

烏思藏

烏思藏彼國止稱烏藏入貢陸行一萬八千里始至雅
州入京師彼國皆祝髮爲僧無城郭有土堆土堆內國
王大臣居之長茹素披緇王無官眷官絕妻土堆外
僧有妻孥食牛羊肉國人稱國王曰喇嘛令巴恤三五
年一換將死日語羣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父
母爲某汝等依期來迎後如期死死後果生某國從臘
下出三日卽能言告其父母曰我本烏藏王我死日曾
語國人國人亦知來迎父母當送我還烏藏父母如其

野獲編

卷三十

聖

扶荔山房

言送來烏藏臣民如其言備寶物以迎迎至國五六月
暴長如成人卽能登壇說法往事來事無不通曉經典
自能淹貫特新王面貌不似舊王不過五年又生他國
大都多生番地番人稱曰活佛迎送必以禮國王持咒
番人不能動故極敬畏國王死不葬新王到方火舊王
骸骸中有舍利齒間有寶石其異如此第國無刑罰無
兵卒無鹽亦無病無痘毒稍有病食阿魏便愈其人壽
多百歲甚至有百四五十歲者其官章飾最尙瑟瑟疑
瑟者綠珠也婦人赭面鑲髮如虜婦然飲食重茶其供
國王用牛乳爲獻犬馬牛俱極高大犬高至三尺一牛

能載二十人則犛牛也多經典如楞伽經至萬經此皆史書未載并記之云○此郭青螺司馬所紀即得于島思藏僧將觸西巴者然則活佛信有之且至今不絕也西巴以萬歷三十年入貢因留中國

紅毛夷

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國何名其地在何所直至今上辛丑始入粵東海中因粵夷以求通貢且于澎湖互市不許次年又至閩海時稅監高家肆海遂許其市易以撫按力遏而止至歲甲辰徐石樓學案撫閩忽有此夷船近海端住泊時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野獲編

卷三十

語

扶荔山房

大泥國習與紅夷貿易且特稅監奧主因先世于舊沼與通貢市爲辭兩院仍拒絕遂罷議而通番奸商私與互市與呂宋諸國無異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習海道而華人與貿易亦若一家恐終不能禁說者又以廣之香山嶼夷盤踞爲戒似亦非通論也當此夷初至內地海上官軍素不習見且狀貌服飾非向來諸島所有亦未曉其技能輒以平日所持火器進攻之彼始以舟中所貯相酬答弟見青烟一縷此即應手糜爛無聲迹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海上驚怖以其鬚髮通赤遂呼爲紅毛夷云次年復漂洋出

粵東迫近省會粵人謀之香山嶼諸夷皆云彼火器即精工萬無加于我曹願首挫其鋒比舢艚相接舢舨互發則香山夷大鯨所喪失以萬計及誘之登岸焚其舟則伎倆立窮自此相戒毋犯嶼夷因與講議議和往來大浸聽其取需然終無敢以互市請者自來中國惟重佛即機大礮蓋正統以後始有之爲禦夷第一神器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諸礮因倣其式并方製造即未能盡傳其精與已足爲長城矣其人雙瞳深碧舉體潔白如截肪不甚爲寇掠亦有俘執解京者大抵海止諸弁誘致取賞非盡盜也近且駸駸內徙願爲天朝

野獲編

卷三十

臺

扶荔山房

用亦亘古未有之事

大西洋

利瑪竇字西泰以入貢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終于邸上賜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時子游京師曾與卜隣果異人也初來即寓香山嶼學華言讀華書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時在今上庚子年塗經天津爲稅監馬堂所誰何盡留其未名之寶僅以天主像及天主母像爲獻禮部以所稱大西洋爲會典所不載難比客部久貢諸夷始量實遣還上不聽俾從便僦居瑪竇自云其國名歐邏巴去中國不知幾千萬里今項里

諸國亦稱西洋與中國附近列于職貢而實非也今中
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而金陵尤甚蓋天主教之教自
是西方一種釋氏所云旁門外道亦自奇快動人若以
爲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丙辰南京署
禮部侍郎沈淮給事晏文輝等同參遠夷王豐肅等以
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從者衆且疑其佛郎機夷
種宜行驅逐得旨豐肅等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其施
迦義等曉知歷法禮部請與各官推演七政且條向化
西來亦令歸還本國至戊午十月迦義等奏曰先臣利
瑪竇等千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食大官者十七

野獲編

卷三十

吳

扶荔山房

謂山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
部譯驗徑行賞給則該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
俱有不容辭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譯而私寓僧
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給所進行李價值照各貢譯例
給與利瑪竇冠帶進令回還勿得潛住兩京與內監交
往以致別生支節且使貶惑愚民不報公譴國祚字兆
隆號養醇秀水人以太醫院籍中萬歷壬午順天鄉試
癸未進士第一人累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其在禮部請建儲
公私凡七十疏又特參鄭國泰謂本朝外戚不預政事
野獲編

卷三十

利西泰

至

扶荔山房

冊立非國泰所宜言戚臣爲側目公立朝無偏黨守至
清既卒御祭文有云忠著三朝清風百世又云生且無
居歿焉能葬聞易名之典初擬文清文介爲願秉議所
持定下諡曰文愨廷議不平乃更諡文恪云

利西泰

利西泰發願力以木教誘化華人最誹釋氏曾謂余曰
君國有仲尼震旦聖人也然西狩獲麟時已死矣釋迦
亦慈嶺聖人也然雙樹背痛時亦死矣安得尙有佛余
不謂然亦不以爲忤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
無敢負者飲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權子母術而日用

優渥無窮狀因疑其工爐火之術似未必然其徒有厯順陽名馳義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君遠矣案病時搭搭蘇合油等物徧體云其國療病之法如是余因悟佛經所禁香油塗身者卽此是也彼法旣以闡佛爲生何風俗又與暗合耶利甫論知命而卒

香山嶼

丁未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嶼夷仍歸濠鏡故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蓋其時嶼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仕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詰其有利其寶貨伴禁而陰許之者時督兩廣者戴燾也又七年甲寅則督臣爲張鳴岡疏言陳夷近狀謂嶼中私畜倭奴且私築牆垣枕殺官兵倭已有妻子慮舍今不亡一矢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數十年嶼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議者有謂必盡驅逐須大兵臨之以弭外憂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令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鏡地在香山官兵環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給于我一懷異志卽扼其喉下血刃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番船往來何從盤詰奸徒接濟何從堵截勾倭釀釀莫可問矣若以爲非我族類必拔而去之此在廟堂斷而行之耳蓋其說與盧

卷三十

扶桑山房

廷龍疏納鑿之極或者彼中情形實如此此與河套一議正同當世宗時以爲安邊第一要着今日漢處事者以爲套不可復亦不宜復其說甚辯蓋疆圉多故師異勢殊不可執泥隅見今嶼夷安堵亦不聞蠢動也

朝鮮國詩文

朝鮮俗景崇詩文亦舉鄉會試其來朝貢陪臣多大僚稱議政者卽宰相必有一御史監之皆妙選文學著稱者充使介至關必收買圖籍偶欲弇州四部書則故新之增價至十倍其篤好如此天朝使其國以翰林一給事往欲行者卽乘四牡彼國滿臺以待唱和戎之野獲編

卷三十

扶桑山房

衙命有才或反遜之前輩一二北扉遺其嫺侮非一大爲皇華之辱此後似宜選擇而使勿爲元菟四郡人所笑可也

外國王儀仗

淳泥國王之來朝也上賜以儀仗用銀交椅銀水盃銀水罐白羅銷金織扇金裝鞍馬二又賜錦綺衣下逮王妃弟妹陪臣其冠服男子皆如中國惟女服從其俗又命朝見親王一如公侯大臣禮蓋儀仗稍亞于尙師哈立麻而稠攤則過之至于朝謁朱邸亦同羣臣賢于漢之位

之位在諸侯王上遠矣

野獲編卷三十終

野獲編

卷三十

早

扶初山房

野
里
權
編
補
遺
韻



扶荔山房校本

萬歷野獲編補遺小引

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堯舜之世雖川岳嘉
薦然詠歌太平無非聖朝佳話間有稍聞時事者其運
謂自明崇食者但能粗憶梗概而已至於風氣之轉移
俗尚之改革又漸與往年稍不同蓋自丙午丁未間有
萬歷野獲編共卅卷棄置廢篋中且輟筆已十餘年而
往矣壯歲已去記性日頹諸所見聞又有出往事外者
胸臆舊貯遺忘未甚恐久而并未盡者失之遂不問新
舊輒隨意錄寫亦復成帙緒成前稿名曰續編仍冠以
萬歷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然耳矧日觀皆德符
野獲編補遺卷一 小引 扶荔山房

有生來所親得也昔吾家存中身處北扉淹該絕世故
筆談一書傳誦至今吾家石田鄉高逸出存中上終以
布衣老死吳下故所著客座新聞時有軼特德符少生
京國長游辟雍較存中甚賤而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
流聚星下者或稍過石田因妄爲訛筆總之書生語言
疵誤不少姑存之以待後人之斥正或比於元怪瀟湘
諸錄差爲不妄今聖人在右當如紀年所稱萬數與天
罔極野之所獲正不勝書也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歲新秋題於敝齋

野獲編補遺卷一目錄

列朝

聖祖兼三教

義惠侯

里士社士

永樂大典總歲

直諫奇刑

宣宗御筆

宣宗擊射

天順初元盛德

世廟改稱

穆宗仁倫

禁嚴更名

聖諭門上

聖學必法

文華殿

禁革齋醮

建炎一庶人

野獲編補遺

卷一 目錄

扶荔山房

大峪山用舍

大峪山再用

禁中演戲

供御茶

年號別稱

承天大誌

今上史學

重修國史

宮閣

仁廟殉葬諸妃

妃諡

宮詞

萬妃晚侍

選江南女子

女官

孫女官

女秀才

夫人封之異

宗藩

親王娶夷女

谷王反殺

公主

土婚遭辱

公主下嫁貴族

尚主見斥

勅威

武定異封

國公文臣

朱勇郵典

陸炳郵典

內監

封朝鮮

內府諸司

野獲編補遺卷一 目錄

扶荔山房

孔廟內臣降香

內廷參審

幼大瑞子弟

內官定制

內臣罪誅

禁自宮

中官驗司子

考察內官

集漢二內臣

請內官體訪考察

老兒當

閹幼童

內臣辱朝士

內臣被劾重譴

內臣賜私印

紀述內臣

王振郵恩

陪臣飛魚服

野獲編補遺卷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誠輯

列朝

聖祖兼三教

太祖深於竺乾之學如御製護持梁甘思烏思藏詔及明施修教諸論游新庵靈谷寺諸記又朱濂所撰洪武四年蔣山佛會諸靈應紀皆昭然耳目至七年上手注道德經出以示羣臣至十年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臣傅藻等皆以蔡氏書傳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觀大彗十有三年矣天氣清爽夜一宿爲主則太陰漸逼而東則是左旋此歷象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右旋此則儒家之說若不折而論之豈格物致知之學乎其後遂召諸名儒考訂損益成書傳會通一書蓋上於吾儒及釋道二氏精究秘奧雖專門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無封帝師西天佛之異典講道而羽流輩無孤卿伯爵之橫恩卽表章聖學而不屑屑議蓮豆無伯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教一論和合同異具在御製集中尤爲扶微扼要萬古至言眞天生聖人也

義惠侯

洪武十一年詔封劉繼祖爲義惠侯其詞略云朕微時
權親喪難於宅兆爾發仁惠之心以沃壤慨然見惠
安厝皇考妣大惠云何可忘因贈以侯并贈其妻姜氏
爲侯夫人仍爲文以祭宅兆卽今泗州祖陵是矣不謹
龍潛之事不忘馬鬣之恩存故舊報德施大哉聖孝真
隻千古矣○劉繼祖字大秀

里士社士

洪武十九年上下詔謂大謫頒行民從朕命吾民樂生
有漸矣今特命有司撫問高年及篤廢殘疾者八十九
十鄉黨稱善人者以時存問給酒肉絮帛惟應天鳳陽
野獲編補遺卷一

卷一

二

扶荔山房

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者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賜爵社
士與縣官平禮其優禮者壽及富室如此其年五月以
嘉興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執法不容奸惡其年七
月以蘇州知府王觀同知曹恆經歷王筆死奸宄府
吏錢英俱遣行人賁專勅往諭弁勞以醴其裁抑奸惡
及吏胥又如此一年之間聖諭屢下無一不爲良民計
今有司所行多反是或以摧鋤豪富爲辭惟恐殷實之
不貧而市狙衛蠹則傳以羽翼令其恣吞良善不知於
聖祖法當何如按里士社士之名甚古至大年閏六月
復下詔如前其富民里社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命禮

部以朕命申諭之十九年蘇州常熟知縣成天奇以府
吏至縣徑由中道上公堂奇怒而執之事聞上嘉其能
遣使賜勅以酒勞之今上丁酉崇德知縣薛近亮以事
筆府吏比薛至嘉興府吏聚衆辱之薛訴於署印同知
陳文吳竟不罪更薛不能堪投劾以去其倒置如此

總裁永樂大典

文皇帝修永樂大典其書爲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
數萬嘉靖間遇大內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
恙後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輔臣徐階等以此被陞賞
然其初纂集用人多不次先是常州府武進縣人陳濟

野獲編補遺卷一

三

扶荔山房

字伯載中外薦其學行文皇命召至京以爲大典都總
編書成拜右春坊右贊善永樂十五年命侍皇太孫後
卒於官其爲總裁時故布衣也又都總裁之名惟元時
有之在本朝未之見斯亦異矣今人但知濟曾爲重修
太祖實錄總裁耳○大典一書初文皇命翰林學士兼
春坊大學士解縉等修輯未莽而書成上賜宴賞拜恩
者百四十七人賜名文獻大成時永樂二年十一月也
既而上以紀載尙多未備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廣
孝及解縉等董其事翰林學士王景等爲副總裁纂修
等官開館於文淵閣光祿朝夕給膳且命禮部簡四方

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之陳濟之得召蓋正此時也至永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本上爲更名曰永樂大典御製序并其首時拜賜者廣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益効力編摩者較宋太平興國中不啻十倍此書藏之秘閣未幾文皇遷都往來無定且華庭四出多修馬上之業未暇尋討卽列聖亦不聞有簡閱展視者惟世宗篤嗜之崩屢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近李本寧太史云其書冗濫可厭殊不足觀絕非太平御覽諸書可比蓋當時以洪武正韻排比成帙非有剪裁釐正之功且太宗聖諭解野獲編補遺

卷一

四

扶荔山房

縉等欲做韻府如探囊取物毋厭浩繁其義例可知矣

直諫奇刑

李忠文時勉初爲侍讀以疏忤旨下獄時永樂初年至二十一年始釋得復官已而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問對不屈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肋斷恍惚中見有朱衣人庇之曳出下獄先是折肋內向不相續及用挺紐斷骨忽自接至宣德初以學士晉祭酒至正統中又以忤王振枷項尋得釋告歸此李本傳所紀也又宣德間有刑部主事郭循者以開拓西內皇城大興土木極諫不可上命以覆裏

至大內問之不屈乃射傷其顙血流被面下錦衣獄至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仕至廣東參政卒於官此見英宗史者以仁宣二聖神明而二臣不免奇刑若此李爲安福人郭爲麗陵人俱吉州產也

宣宗御筆

宣宗皇帝天授奇慧所御書畫俱非臣下可及幼時曾見御筆一扇上畫折枝花及竹石卽自題六言於端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烘染設色直追宋人書學顏清臣而微帶沈度姿態今上御書幾出宣宗上第不知繪事會留意否○野獲編補遺

卷一

五

扶荔山房

宣宗此詩屢見御筆想得意之什

宣宗擊射

永樂十一年五月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先是命行在禮部議分擊毬官爲兩朋是日天清日朗風疾不作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領左朋寧陽侯陳懋領右朋白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進皇太孫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賜名馬錦綺羅紗及番

國布因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時太孫侍上在北京明年上北征仍以太孫隨侍軍中比報大捷勸上蚤還遂以七月班師蓋太孫神武不殺久爲文皇所繫契即太子苦教漢王、文皇屢顧太孫謂朕不欲以禍木貽爾則神算託付祖孫一揆他年樂安州之叛一舉天戈如摧枯拉朽眞天授非人力也○今京師午節尙有射柳之戲俱在天壇俱勸戚中貴居多各邊文武大帥例亦舉射行宴猶禮至禁中則有走驃騎划龍船二戲上與官眷臨視極歡命詞臣進詩詞對聯頒賜優渥邇年亦漸減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六 扶荔山房

天順初元盛禮

英宗初復位誅廢邸故臣自于王諸大臣外以至內官武夫稍有微隙者俱誣責無遺亦有爲曹石輩私怨監及者不少至本年八月上諭戶部曰王竑爲首犯關當死朕不忍加誅已遣爲民今念其清運有功戶部可遣官送原籍陝西安置該管官司務待以禮不許欺侮竑卽上北狩時以給事中擢死王振黨指揮馬順者上置之且命待以禮想廉知其受侮不堪也未幾遂復大用矣十月又命太監吳昱管送建文子孫庶人鳳陽居

責乎

野獲編補遺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世廟改稱

嘉靖十五年十月上諭禮卿夏言前以皇考廟比之世室卽名世廟今思之不甚穩且今分建宗廟推尊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皇考亦欲讓尊於太宗且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皇考又不得世宗之稱世禮虛名不如別議遂改爲獻皇帝廟蓋是時上已爲身後諡號計正與邵經邦所云諡爲世宗者暗合豈陽諱其人而陰用其言耶何淵小人議立世室不數年而改稱時張孚敬去位而桂萼死久矣至十七年用豐坊言尊

獻帝爲睿宗附太廟并改太宗爲祖時又言擬稱烈祖孝皇帝上改爲成祖與睿宗主同入廟益上亦慮後世以親盡議祧故竝尊二祖則上爲中興有德之宗永享禋祀其後廟號果不爽亦輔臣徐階輩能仰體上遺意也

穆宗仁儉

穆宗御極不久然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餽之近侍儀頃尙賸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於榛棗飴等物其值數千金以進上笑曰此餅只需銀五錢便於東長安大街勾欄街買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內臣俱縮頸退益上野獲編補遺

卷一

八

扶藹山房

在潛邸久稔知其儉也又一日思食鹽腸近侍請增入御膳中上曰如此則大官將日殺一驢以備上供矣竟不置中官偶以疾避別官御史詹仰庇聞之具疏力諫中官未有了而今上生母已爲皇貴妃詹益恐有容悅者引先朝恭讓后及孝恭后故事以此煩諍其慮甚速上雖怒而內慚其直僅批妄言姑不究未幾借他事命廷杖爲民自是恩禮中官有加焉蓋已行其言矣其後仁聖慈聖兩宮竝享天下養謂非當年上聖臣直之效不可此事與近年王給事德完篤厚中官一疏詞旨略同均有裨聖德不淺惜詹晚致通顯爲世所薄不

克保令名耳○初穆宗好觀武事時江陵爲未相遂於條陳疏中特列一款曰實武備請上每秋大閱躬詣校肆上大喜褒美允行自是而內教場習射等事起矣此公善於逢君如此

禁殿更名

今大內建極殿故謹身殿也建文三年八月改名曰正心殿蓋方黃諸公正以格致聖學歆少帝故易今名至文皇登極始復舊嘉靖三十六年三殿俱燬比落成又改爲建極此一殿名凡三易矣建文三年九月又改承天門爲皋門改午門爲端門改端門爲應門改前門爲野獲編補遺

卷一

九

扶藹山房

路門蓋倣成周之舊亦靖難後還故名當時輔政諸老但知慕古不知皇祖手定無故議改亦變亂舊章之一也若金陵十五歌樓中有醉仙等三樓洪武間被火災至永樂八年年上命鼎新之且仍舊號蓋先朝所建有舉莫廢卽一致坊尙存故事如此益覺建文紛更總後燕師以口實耳

聖諭門

嘉靖丁巳三殿門俱災時上急於門工謂朝會之地觀瞻不雅急欲先立奉天門樓時長工部者爲趙文華惶窘無計支詞以對上怒逐之而門工迄無建期上

乃論大學士嚴嵩昨徐臬言門樓不敢以杉材代深恐不堅欲俟材至又慮延久昨工部所獲門樓之料已有所少者殿材耳今其言又如此若輩第弄抵筆友調安有力任有事者夫楠材堅矣昨至大之質未二日燬之與燒材不異久近非物可定惟天神垂祐肅肅亦可久於是門工不數月而就緒聖諭真切肅肅亦可久一語真萬世至言今古來峻宇雕牆之主媿汗入地至辛酉年冬萬壽宮災火輔徐階身在其事僅三閱月告成時永順致仕宣慰使彭明輔其子宣慰彭景南各以獻大材濟急用上喜甚進明輔湖廣都指揮使賜以蟒衣景南進野獲編補遺卷一

卷一

上

恭嘉山房

雲南右布政使賜飛魚服此二服惟寵司禮大瑞其後乃及輔臣間有特賜部院大臣者以爲異數今二曾父子皆得之最爲殊典且非軍功之賞尤特恩也與門工時聖諭所云貸別矣○晉府父城王表相先以恩厚納兩故輔嚴嵩冒襲都督迨宗藩條例頒行表相爲濫封之首應革乃表進白鹿自言得之平陽府範姑射山仙洞中且撰頌以獻其言俱妄也上大悅賜白金百兩大紅金彩袞龍袍三襲自來人臣賜服以坐蟒爲極時猶以爲過上至袞龍二字非至尊不敢稱永樂間始有賜親王及他王者以爲非常之典然皆視皇弟姪也自英

宗以來間及疏屬郡王最爲濫典而無人救正世宗英主亟宜釐革反以寵賁諛碑王時乙丑年事正大小臣工相率獻瑞時也穆宗以後藩府之得此賜者少矣○賜夷王者止稱蟒龍

聖學心法

永樂七年上巡幸北京賜太子聖學心法四卷皆出上手纂其綱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御製序文亦至五千餘言且自比唐太宗帝範十二篇以示仰止蓋兩文皇靖內難攘外夷功德略同故著作亦合轍如此

文華殿

野獲編補遺

卷一

上

恭嘉山房

文華殿在奉天門今改稱皇極之東北其制度較諸殿稍小而加精工焉蓋至尊所嘗御便殿且爲閒設經筵之所中設鑲金鶴一隻東西相向立以口銜香乃外國所貢狀如細燭遇開講時展書等官立鶴之下及講畢事卽知經筵大臣亦繞鶴下出又賜酒飯於左順門今改會極之北實奉天門東廡也光祿官珍羞良醢二習設宴惟此爲第一精腆講官家人以及隸胥俱得隨入挈餽餘以歸先人每自講筵返邸寓時余甫訖亦得嘗今朝講久不舉行此典希絕矣本殿之側則爲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皆世宗所建殿之後則名玉食館爲上

進膳之所又過小門西北曰省憲居本殿東西兩側左右春坊憲宗再立爲太子講學文華以上順御遊居左春坊卽此文華殿對曰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圖考帝文九寓化成於几席游禮門翔藝圃六經道顯於藝牕又曰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四海昇平翠輦維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又曰西崑峙翠王之峯寶氣高騰冊府東壁歌雙星之曜祥輝遙接書林他不能復記此等對聯想亦諸殿所無也殿舊覆青琉璃瓦嘉靖中易以黃瓦廿八年莊

野獲編補遺

卷一

主

扶荔山房

禁革齋醮

嘉靖六年秋時屈聖誕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一應該衙門援例請建齋所壽夫人君欲壽非事齋醮能致果能敬天凡脫身伐命事一切致謹必得長生今將內二經廠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禁止所謂省一分有一分益止存朝天官一醮以做春祈秋

報庶見崇正之意上此諭制達天人之際杜革淫祀可謂至嚴又十許年而齋醮事興移蹕西苑躬尙元修自旱澇兵戎以至吉凶典禮先則叩元壇後則謝元恩若報捷又云仰仗元威如此幾三十年視六十年聖諭遂若兩截矣

建吳二庶人

天順元年十月上命太監吳旦送建文君子孫建吳二庶人竝其母楊氏共一十八口鳳陽居住每月支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千觔木炭三百觔聽其自擇婚配衣食許出市交易仍令內使督傳等看守門戶詔諭在廷文

野獲編補遺

卷一

主

扶荔山房

武知之按此詔則從京師送至鳳陽而吾學編謂久銅中都廣安官赦從自便者誤也弇州亦因而不改又誤以爲天順四年出之鳳陽亦非是建文少子文奎既釋後未幾而逝終無子吳庶人之卒在永樂十三年亦無子茲文太子遂絕嗣而吳庶人之妹錮在高牆者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始卒年八十六歲上命爲營葬域然不聞所適者何人蓋竟以至女終身也悲夫

大峪山用舍

獻皇帝葬承天之純德山後崇爲顯陵尊極矣自張桂輩以議禮驟貴重垂涎者紛紛起鑿空妄議創爲遷奉

獻皇之說始於百戶隨全繼以厨役王福等又繼以千戶陳昇緣事監生詹啓等屢請毋不行至聽選官王維臣等被重譴而此議遂息至十四年四月上恭賜諸陵寢并營壽官於西山於是京師遂有此傳遷陵者時順天府儒士潘謙錦衣軍匠金桂各上疏請遷顯陵於天壽山蓋顏爲希恩地也旨下禮部參看舊書夏等奏往者千戶陳昇等皆以遷陵爲言陛下未悉訓戒之矣今因上親謁七陵預建山陵將謂有未達之意當與等望風進言必有奸人主使希冀非望宜重懲治上深然其言下錦衣送法司訊治於是議者益曉然知上意無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占

扶荔山房

人言及矣至十七年十二月章聖太后崩上忽下詔遷顯陵梓宮改葬於北六飛親聞得吉壤於天壽山之峪詔云林茂草鬱岡阜豐衍別在諸陵之次命太師胡國公鄂勛知山陵建造總督工程以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辰時興工大學士夏言尙書嚴嵩等各具獻皇梓宮啓行圖及奉遷儀注上至矣上忽頒諭謂奉藏禮魄已二十載啓露風塵搖撼遠道朕心不寧於是器等又會議從上聖意停啓禮三使不發別遣御衣指揮趙俊者往視而還事中輟上命次年二月十五日太后梓宮南附顯陵擇日發引禮部已移文所司遵行矣已而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元官有水於是衆嘖嘖又謂顯陵當北遷上命梓官且停待駕南行還京再奏而上以二月朔立太子裕王景王時車駕瀕行工部郎中岳倫上言梓官南附未足遂陛下孝思之誠請堅北遷之舉勿惑羣臣之議上怒命錦衣逮訊已而視職永不敘用益猶祖遷陵之說以媚上不意其拂旨也至十六日發京師至四月朔自承天回鑾上諭行在禮部曰吉壤重卜何爲來此惟純德山皇考聖靈安悅寧安久矣視地悉已之行官道路止勿治蓋上意欲皇考仍舊葬而此葬太后於大峪故示意如此又途中得御史謝少南疏

野獲編補遺

卷一

五

扶荔山房

請慶都堯母祀典上喜曰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少南才識可嘉改司直郎兼檢討至四月十五日還京十九日丙辰上諭輔臣曰大峪之工元寢已成不奉梓官早安恐夏雨流入枉費人力可於五月三日子時發引五日抵陵六日掩元官七日神主還京蓋力斥南行之說矣是月二十七日復親至大峪視太后陵工既闋畢召禮部尙書嚴嵩諭之曰朕南巡謁陵今又視大峪山峪地空淒豈如純德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駕南附其發引吉辰另擇至是顯陵合葬之議始定而太后梓官仍南行矣三數月之間陵寢大事或南或北或行

改止更改數番一惟聖意自裁宰執大臣惟唯諾奉行不復設一謀出一見如傀儡之受牽可恨亦可哂矣一方大峪之初興工也御史陳議上疏引葬九疑二女不從之事謂宜奉睿宗衣冠與章聖太后合葬大峪山以章聖衣冠合葬顯陵若必欲還顯陵於大峪山則承天舊陵爲二聖衣冠几杖別藏以當荆襄旺氣上曰竝建二陵用衣冠交葬從古所無尤見乖謬命斥爲民常時顯陵建白惟此一疏耳然其乖謬則誠如聖語矣章聖后南祔顯陵已竣事矣次年五月錦衣千戶李拱辰上言聖母南祔之後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官俱葬野獲編補遺卷一

去

扶藹山房

天壽山上斥其任梓庸愚下鎮撫司建治

大峪山再用

大峪今爲今上所建壽官向年江李諸公謂其地不吉歸告於首揆申吳縣及舊宗伯徐嘉定舉朝聚訟至煩聖駕再出而始決想世宗何等英斷始而曰豐衍旣而曰空淒尙未有定見如此況臣下書生臆斷乎太僕少卿李植江東之議壽官止以大峪有石爲言而不及世宗改卜一事想未諳先朝故實也當時輔臣禮臣豈不知世宗再閱不用特輕信欽天監官張邦垣等之言致此紛紛亦幸上不以皇祖空淒之語致詰耳不然諸

大臣禍且叵測矣其後訓導龐尚鴻等又謂大峪間鑿時元宮有水督工諸臣用火炙乾不使上知未知信否但顯陵道間時趨後亦有有水之言世宗竟以梓官南遷何也○孝宗山陵初起吏部郎中楊子器亦上言石中有水時內臣主其事上不允行仍切責子器

禁中演戲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昆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爲率不復屬鐘鼓司顯采聽外間風聞以供科譚如野獲編補遺卷一

去

扶藹山房

成化間阿丑之屬以故恃上寵頗干外事近日聖意頗覺之進膳設劇頓減於舊此輩亦少戢矣又有所謂過錦之戲聞之中官必須濃淡相間雅俗竝陳全在結局有趣如人說笑話只要末語令人解頤蓋即教坊所稱耍樂院本意也今實錄中謂武宗好武遇內操時粗練成羣五色眩目亦謂之過錦似又是八虎及許泰江彬輩營伍中事即王恭襄亦在其中非劇也

供御茶

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茶品爲上時猶仍未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爲細餅已失真味宋時又有官中繡茶之制尤爲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開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實首闢此法眞所謂聖人先得我心也陸鴻漸有靈必類首服蔡君謨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年號別稱

文皇靖難兵起屢進表章自雪者所不論即他指斥書檄俱用建文年號直至建文四年六月登極改次年爲野獲編補遺

卷一

大

扶荔山房

永樂元年以来年不宜復稱建文乃仍洪武號爲三十五年實無所謂革除也至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初欲改元順德爲李士實力諫乃止稱己卯年則逆狀昭然未幾而敗按李煜爲宋太祖所攻遂罷開寶年號不書竟署乙丑年宸濠蓋用此故事嘗見故老云國初歷日自洪武以前俱書本年支干不用元舊號又貿易文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會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后翰墨皆然則又不共戴天仇也以

上各有所謂且有所本今人多不知捫見者則以爲駭

矣○一歲兩元本朝所無惟景泰已稱八年而正月十七日英宗反正改稱天順元年

承天大誌

承天大誌者世宗既追宗獻皇益務張大其事以明得意遂作承天誌一書時工部尚書顧璘以督顯陵工程在事卽命之總理璘乃聘楚人顏木王廷陳等纂修茲諸君俱高名駿業欲借此爲出山計也書成而聖意不愜遂報罷不復議嘉靖末年給事邱岳復迎上意請重修乃命閣臣徐階等總裁而諸詞臣分領之時情咸謂書成必有異擢爭求入局以至徐華亭與袁宏谿之相

卷一

尤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
左瞿文懿與高新鄭之相詬俱起於此書比進呈乙覽上以卷中脫簡不復敘勞僅各得賞諸公大失所望時去鼎湖不數月耳獨邱岳以建議始功超爲禮部右侍郎次年穆宗大計京官岳坐降調外任○是時侍講學士廖道南亦修楚紀以求竊旣而世宗南幸承天又獻聖皇南巡江漢賦上以付史館又上瑞應頌四篇亦命留覽既而朝見時廖居憂乃服緋袍上大怒穢其職迨楚紀成終不召

今上史學

今上以冲聖御宇張江陵相公進帝鑑圖說以勸講內

列聖哲芳規任憑覆轍二項以寓勸戒上固天譴自是益勸史學更命進講貞觀政要至十六年間臣進太祖御札在內閣者凡七十餘通上命留內恭藏因索景朝實錄進覽閣臣對以實錄成時史臣俱會同焚燬於芭蕉園人間竝無底稿惟皇祖世宗特建皇史宬以藏列聖實錄實訓但冊樣稍廣宜減爲書冊庶使展閱容令中書官勝進陸續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匱石室之藏俱登乙覽矣今上舉動每以祖宗爲法自冲年卽有世宗之號然亦錄帝鑑一書啓沃聖心故孜孜講究不輟宋朝大儒如王荊公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六經如野獲編補遺

卷十

辛

扶荔山房

程伊川以看資治通鑑爲玩物喪志禁人弗習宜其末造之不競也○初修帝鑑時分派各詞林編纂江陵特總其成耳比進御時江陵竟以己名獨上上褒諭甚至無一語及他臣一時有事筆札者相顧愕眙憤歎此公之失惟於後輩此亦共一事也近年焦漪園之進養正圖說亦不以聞之同事遂至被口語挂謫籍專之一字爲崇如此

重修國史

太祖實錄建文一修永樂兩修蓋以初本及續纂俱未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問矣嗣後直至嘉靖元年御

史盧瓊建議孝宗實錄成於焦芳之手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實錄竝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錄雖焦芳筆削任情但當時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其係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四事別白之蓋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轍復任私意上慮遠矣

官閣

仁廟殉葬諸妃

會典云獻陵七妃三葬金山餘俱從葬按仁宗上仙宣宗諡皇庶母貴妃郭氏淑妃王氏麗妃王氏順妃譚氏野獲編補遺

卷十

辛

扶荔山房

元妃黃氏五人又益以先贈張氏順妃李氏麗妃俱係潛邸追共七人是矣然前是登極所封貴妃郭氏賢妃李氏惠妃趙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僅郭貴妃王氏淑妃在所殉中何也況貴妃所出有膝懷王梁莊王衛恭王三朱邸在例不肖殉豈街上恩自裁以從天上耶又上未崩前之兩月曾封張氏爲敬妃爲榮國忠顯王之孫今太師英國公輔之女冊文中贊美甚備亦不從殉蓋以乃祖父勳舊特恩也是時六官止以貴妃爲極貴下中官一等至宣廟始加孫氏爲皇貴妃尋正位中官矣

妃諡

本朝典制大行皇帝尊諡十七字大行皇后十二字皇
妃及太子與太子妃止二字而已惟永樂間高廟惠妃
崔氏薨諡莊靖安榮四字諡始見於此而文皇嬪御如
淑妃楊氏之諡端靜恭惠惠妃李氏之諡恭和榮順麗
妃陳氏之諡恭順榮穆順妃王氏之諡昭惠恭懿賢妃
王氏之諡昭惠靜惠賢妃喻氏之諡忠敬昭順麗妃端
氏之諡康惠莊肅順妃錢氏之諡惠穆昭敬惠妃吳氏
之諡康穆懿恭此皆歿於永樂間亦諡四字斯爲異典
但文皇賓天後從殉諸妃史皆失載今遂無可考據至
天順七年敬妃劉氏薨上輟朝五日特贈惠妃諡貞順

野獲編補遺

卷一

至 扶荔仙居

懿恭恭傲文皇諸妃例然前是天順五年宣廟賢妃吳
氏薨上僅輟朝一日諡曰榮惠妃故景帝生母景泰即
帝位尊爲皇太后上復辟仍爲賢妃而喪禮僅止此曾
不敢望敬妃萬一上友于素篤惟此舉似有遺憾至成
化間惠妃王氏之諡端靜安和德妃惠氏之諡恭莊端
惠順妃樊氏之諡恭和安靖安妃楊氏之諡莊穆端肅
賢妃王氏之諡昭肅靖端宸妃萬氏之諡端莊安穆皆
英廟所遺特履得諡四字於禮亦稱其後直至正德中
英宗淑妃高氏薨年八十二歲諡曰莊靖安榮英宗麗
妃劉氏薨年八十七歲曰安和榮靖皆四字此二妃於

上爲庶曾祖母蓋又仰體先朝遺意以昭隆陵在天之
靈且從來妃嬪壽考未有及二妃者此亦宗廟見上
殉葬使得享高年其遺澤遠矣成化十一年六月淑妃
紀氏薨特諡恭恪莊穆則孝宗生母用天順間劉妃體
崇進四字非過也而憲廟賢妃柏氏爲悼恭太子生母
至嘉靖六年始薨於上爲庶祖母蓋亦年八十餘僅諡
端順他與亦幾似乎過薄惟成化二十二年正月皇貴
妃萬氏薨輟朝至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靜遂至六字
此本朝初見則以上異寵特加然較之唐宗之追諡
貞順武皇后宋仁宗追諡溫成張皇后大有間矣此祖

野獲編補遺

卷一

至 扶荔仙居

宗家法之嚴不敢踰僭也嘉靖十八年八月貴妃周氏
薨贈皇貴妃諡榮安惠順端僖懿成化年間萬妃之
例以間焉哀冲太子生母也三十年莊敬太子生母皇
貴妃王氏薨諡端和恭順倍又用間妃例可謂恩禮
兼備至二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杜爲裕王生母尚
書歐陽德等引先朝淑妃紀氏爲比宜令裕王服斬衰
三年上不從輔臣嚴嵩等引太祖孝慈錄序爲證上復
詢當避君父之尊不當服斬衰三年欲用賢妃鄭氏例
鄂德等力爭裕王得於府第燕居終喪時上輟朝止一
日及議諡號止用榮淑二字而無贈且改儀注爲賜祭

賜諡行禮之時差官讀祝宜冊皆平立不拜所以翦抑之者至矣上意以先有哀冲莊敬二太子在前則穆宗爲庶第三子故闕妃當從厚杜妃則殺其儀耳然憲宗朝紀妃薨時皇第一子及悼恭太子亦已先歿孝宗獨非庶第三子乎憲宗雖嬖萬氏而於紀妃猶備禮不少貶固諸輔臣匡正之力亦以聖心無所猜忌非如嘉靖末年動有久待之嫌因並簡禮於所生也○嘉靖四十五年未封妃楊氏薨追封爲榮妃諡恭淑安僖喪禮如皇貴妃閻氏例四之一贈其父驃騎將軍錦衣都指揮使授兄廷美錦衣指揮僉事妃仍耐享奉先殿而穆宗

野獲編補遺

卷十

后

扶荔山房

宮詞

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人官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閣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云久進之可以長生王介州嘉靖官詞所云靈犀一點未曾通又云只簪身作延年藥是也

萬妃晚倖

史云萬貴妃生於宣德庚戌四歲選入侍聖烈慈壽皇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后

扶荔山房

太后卽宣宗孝恭皇后孫氏也云及笄侍上於青宮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爲太子時方三歲妃已二十歲矣後至天順元年憲宗從沂邸復儲位年僅十一而妃則已二十八矣又云上卽位遂專寵此年七月大婚聖嬪十八而妃則已三十五次年妃舉皇長子未降而薨進封貴妃此後遂不復孕又進皇貴妃嬪終憲宗之世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計其年蓋已五十八而上以是年秋八月上昇聖壽僅四十一則妃實長於憲宗十七年竊以爲必無之事或者史臣紀載之訛然成化四年秋彗星見大學士彭時上疏乞正宮闈以綿

選江南女子

洪武五年選蘇杭二府婦女願入宮者四十四人授內職爲其家徭役其三十人年二十各賜白金遣還任

其適人洪武十四年勅諭蘇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間女子年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年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願入宮備使令各給鈔爲道里費送赴京師蓋女子以備後宮而婦人則充六尚也時孝慈皇后正母天下其注意江南如此此後天順間命內臣選南方女婦已昉於此

女官

官中六尚之職國初凡三定最後則洪武二十八年重定者爲准先是分局曰尚官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又有宮正司其長爲正六品副又陞爲正

野獲編補遺

卷一

美

扶荔山房

五品最後官秩如之而僚屬加詳焉尚官之屬有司紀司司簿司關尚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之屬有司贊司衣司飾司仗尚食之屬有司膳司醕司藥司饔尚寢之屬有司設司與司苑司燈尚功之屬有司製司珍司計其司之長爲正六品而堂屬佐貳以次遞降焉官正司主糾察官關視外憲臣其局各有女史六人或四人如外官掾吏蓋斟酌周漢唐之制而損益焉初設官時爲七十四人其後蓋倍之矣

採女官

天順三年上命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江西太監葉達

建少監馮讓曰宮中原設六尚女官以紀內事須識字婦人充任近年多放還家及老疾不任事者缺人任用勅至卽密訪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無夫婦人四十以下能讀書寫字並諳曉算法者四五十人籍記之待明春遣人同爾會選今其親屬送來觀此勅則禁中須女官甚急向來宮掖充滿俱係北產不諳文理故命江南選擇不獨取其美麗亦以慧黠堪給事左右也且是時孝莊錢后正位中官故漸之仁和人宜其追念桑梓注意南人第不知次年所選者果幾人當聖意耳○選江南女子入宮洪武時已兩見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注

扶荔山房

女秀才

凡諸宮女曾受內臣教習讀書通文理者先爲女秀才遞陞女史陞官官以至六局掌印則爲清華內職比外廷通顯矣但止六品衙門蓋太監亦僅四品此又次之然監局各內臣用事者俱有蟒玉之賜蓋竟用一品章服不知六局亦有遞加者否若外廷士子惟翰林院有秀才先朝名臣如李西涯程璣楊石淙輩俱曾爲之受詞臣教習非尋常諸生比至修實錄等大典亦得預焉然不登第授官者僅得鴻臚寺序班與鑄印局儒士出身無異其不逮女秀才多矣○永樂二年左都御史

陳瑛誣駙馬梅殷與女秀才劉氏爲邪謀則女秀才之名久矣嘉靖初年行皇后親蠶禮內賜酒飯以夫人秀才爲第一等而供事命婦輩反次之以地在禁密廚役難辨令尙膳監祇待則女秀才與夫人並稱其貴近可知

宗藩

親王娶夷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娶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爲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清河王愈女反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天

扶荔山房

屈居其下時洪武十八年戊辰科狀元爲襄陽人任亨泰其妻亦蒙古人賜國姓朱氏而亨泰母爲烏古論氏亦色目人也至文皇帝時納高麗所獻女數人其中一人爲敬妃氏侍上北征迴師薨於嶧縣遂葬焉蓋是時尚仍元舊俗未禁屬國進女口也此後遂不聞此事矣○古來中國娶夷女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問氏爲蠕蠕主阿那瓊長女文帝至廢元配乙弗氏而納之復以悼后妒令乙弗自殺而阿那瓊次女又爲齊神武后蓋中國仰其鼻息以爲盛衰及突厥滅蠕蠕其強大彌甚中國爭倚以爲援宇文興高氏本欲共求其女爲

后終爲周所得賴以滅齊則唐詩所云安危託婦人者又不在中國之和親公主矣本朝英宗北狩時也先欲進其妹上毅然不許迄不能行聖主英概奚止羞恥百王已也

谷王反獲

谷庶人穗初封宣府會燕邸靖難師起走還京師建文君命守金川門文皇臨城下穗開門納燕師以此寵異冠諸邸本年即改國於湖廣長沙府至國言造圖識偽作妖言謀襲燈入貢潛納壯士於御前會蜀府崇陽王悅燁以事逃入長沙穗邀入府詐云建文君實不死此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天

扶荔山房

卽真故主來歸欲奉以舉事崇陽不從蜀王椿其同母兄也聞其謀遣使論止之弗後乃以聞於朝於是太宗遣兵取之穗倉卒不及發遂就執至京銅西門內時永樂十五年也是時建文二弟惟庶人允熲一人在白穗有此舉是年卽以計聞蓋上慮不逞者復欲借以千紀不得不除之也穗初意欲爲劉溥楊祿之舉然一叛義師再獻都城全似司馬消難劉知俊之舉動上賞其功已疑其心矣卽建文果從田間再起谷王佐之收合餘燼亦徒成將帥功名耳金川門之役曹公李景隆與谷王同啓扉納義師皆受文皇上賞景隆至爲班首重臣

列洪成二公功臣上永樂四年以嫌被幽與族劍鑰其子孫至自相婚姻至正統間始釋自便益封陞之凡竟以陳休終太祖神靈在天與谷王同殯矣

公主

主塔遺辱

今上丙戌正月望後駙馬都尉侯拱宸夜歸府遇一人假塞太甚執而撻之少頃則有中使起視者倚醉人府扭結拱宸窮辱甚至詢之則被撻者其家奴而醉則承寧公主所役也拱宸憤甚上疏旨下笞詎而已仍戒拱宸毋生事侯所尚壽寧公主與承寧公主俱今上同胞

野獲編補遺 卷一

辛

扶嘉山房

妹而承寧則養居久矣小豎橫恣已極而處分僅止此使在江陵柄國時必無此事即有之亦必大例矣拱宸事後至戊子冬駙馬萬燁奏司官老婢沈銀蟾與內使李忠盜金銀等物反遭詬辱上大怒謂聖母生辰煩瀆盡革其蟠玉並奪所享宗人府印送國子監習禮三月再奏而宮婢內使盜竊詬辱等事不問也

公主下嫁貴族

本朝公主俱選庶民子貌美者尙之不計文武大臣子弟得預爲慮甚遠然亦有偶值不盡然者如高帝長女下嫁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子瑛次女寧國公主下嫁汝

南侯梅興祖子殷第五女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亨子賢第八女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麟子龍第九女壽春公主下嫁潁國公傅友德子忠第十一女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鎮第十五女汝陽公主下嫁都督僉事謝彥子達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下嫁長興侯耿炳文子瑋以上俱開國功臣因結肺腑且其時禁制未定也至文皇則長女永安公主下嫁都督袁洪子容第三女安成公主下嫁西寧侯宋晟子璠第四女咸寧公主下嫁宋晟子瑛蓋宋氏兄弟俱尙主亦皆靖難功臣也

野獲編補遺 卷一

至

扶嘉山房

至正統間則禁例已大定矣而宣宗第二女常德公主下嫁薛桓則鄴國公薛祿子以上雖貴臣然皆右列也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周璘則參政周順子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王增則靖遠伯王驥孫第四女崇德公主下嫁楊儒則興濟伯楊善子周顯進鴻臚卿不任事二伯俱以文臣起家拜五等得連姻帝室亦是奇事此後則憲宗長女仁和公主下嫁齊世英爲尙寶卿齊佑子佑亦進鴻臚奉朝請用周顯故事也其後公主出降例皆白屋直至今上長女榮昌公主選尙駙馬都督楊春元爲故太僕卿維瓚孫正德辛巳狀元也始復爲衣

冠之族云榮昌爲中官王氏出

尙主見斥

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及笄選禁衛而得陳釗既爲仇家所計罷矣上命再選蓋主爲興獻帝第四女上加意憐愛之必欲得佳偶時高中元相公年十六隨父少卿尙賢在京邸風骨秀異因而見收故事三人人官惟內廷所擇時官嬪內臣皆目屬中元乃章聖太后取中者爲河南謝詔高同里人也中元歸之次年卽以禮經魁其鄉主旣下降因謝寡髮爲時所嘲弄意已不懌既聞高才貌又未娶登賢書不無心豔又數年而成進士高第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勳戚

武定異封

武定侯郭勳以六世祖母永嘉大長公主請諡世宗允之賜諡貞懿已爲異典比進拜太師兼太子太傅復請追贈其始祖郭英亦許之命賜諡追爵英如其官此古

今未有之事

國公文臣

國公爵雖至貴然歷朝勳號俱稱武臣惟太祖朝韓國公李善長生前疏封時得稱文臣至太宗則姚廣孝贈榮國亦被文臣之稱以縉徒得比隆開國元勳亦異矣蓋國朝止此二人若通侯則無之至伯爵之稱文臣不勝紀矣

朱勇卹典

成國公朱勇自宣宗時已總禁兵且二十年後英宗北征扈駕以出爲大營總兵官還至宣府所騎漸逼勇以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一

筆

扶荔山房

精卒四萬爲前鋒大敗身死無匹馬得還越二日大駕遂陷於土木至景泰元年其子儀以父歿王事請祭葬景帝曰勇爲大帥喪師辱國致陷乘輿尙可以公侯禮禮之乎斥不許至英宗復辟卽贈勇爲平陰王諡武獻勇統兵敗績其事與英公張輔等不侔景帝聖語嚴正何啻斧鉞乃英皇反責以眞王且易名比開國諸難功臣有加焉不特忠義解體而賞罰之無章亦甚矣○朱氏凡贈三王最後爲定襄希忠事在今上初年其後言者謂出自江陵公受賄私予破壞祖宗典制竟從追奪希忠雖無襲革之績亦免輿尸之凶且與陸炳同

出世宗於行官火中厥勞難泯若勇者罪浮於邱福十倍使在文皇時必奪公弗嗣矣後生知今不知昔類如此初希忠之追王也引武宗朝英公張懋卒得封寧陽王例爲比至言官追諡希忠奪王爵遂并張懋之寧陽而追禡之眞龍魚之殃也然懋生前相衛微勞大遜希忠

貶炳鄭典

陸炳以三公兼三少履贈忠誠伯諡武惠諡爲鑑典但世宗追念衛輝行官翼衛且有發仇讐逆狀功恩銘石免過隆至穆宗朝奪爵奪諡法如是止矣至高新鄭再野獲編補遺卷一

卷一

狀

嘉山房

起復喉言路効其罪衆鑄沒其家且謂當斲棺戮尸而姑宥之蓋高與炳無大仇特以炳爲華亭故相連姻欲誣其寄贖而并籍之也時新鄭於王俊民補廕唐廩復官事抗疏力爭謂初年用事之臣凡先帝所斥者盡寢顯之幾同武王反商欲以坐華亭之悖然則陸炳者又非先帝所寢顯者乎何以必戮尸籍沒而後快也專恣固如此卽不遇張江陵馮保能無敗乎

內監

封朝鮮

朝鮮爲守禮之邦朝廷待之本與諸夷迥異然國初冊

封多用內官自成化間內臣鄭同霍安二人竝使而言官糾其非事得棄此後多用文臣亦有內外兼用者至嘉靖間則大瑞例不遣矣隆慶元年始又命中官姚臣同行人歐希稷甲祭朝鮮封其姪署國事李昫者爲王卽今王爲日本所侵幾至亡國者是也其時華亭當國不宜有此至今上屢遣使其國皆用詞臣及使署充之體統始正矣

內府諸司

內官十二監四司八局總謂之二十四衙門俱在禁地惟浣衣局則在皇城之外爲異耳又有寶鈔局今稱司野獲編補遺卷一

卷一

章

扶藹山房

此外則有鞍轡局內承運庫供用庫司鑄庫贖罰庫甲乙丙諸庫內靈臺御酒房彈子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甜食房漢經廠道經廠監甲臘王恭廠又洗白廠一名緣作卽織造兜羅絨之所不許外人窺視傳出者而乾清宮內則有湯局筆局素局點心局乾煤局手盆局冰膳局備膳局藥舂局凍湯房司房焚庫房又有御藥房弓箭房御茶房貓兒房俱有大瑞主之所役殆數萬人此外則有鷹房豹房百鳥房御花房蟲蟻房之屬其名目最夥其役日多其費日繁莫可稽核蓋中官相承窟穴深固難以世廟初年新都相之肅清今上初年江

陵相之嚴刻亦無所措手國計之匱此第一漏卮也

孔廟內臣降香

太祖廢天下神祇王公等號而獨存孔子文宣王尊稱及塑像茲有深意至世宗用張璠言改王稱師毀像用主儒者至今飲恨惟太祖初制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歷朝遵行亦至嘉靖九年始罷之此現獨見也

內廷養畜

大內自畜虎豹諸奇獸外又有百鳥房則海外珍禽靡所不備其足洞心駭目至於御前又最重貓兒其爲上所憐愛及后妃各官所畜者加至管事職銜且其稱謂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扶荔山房

更奇牝者曰某丫頭牡者曰某小廝若已馴者則呼曰某老爹至進而有名封直謂之某管事但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此不過左貂輩緣以谄諂然得無似高齊之郡君儀同耶又貓性最喜跳竊官中聖后初誕未長成者間遇其相違而爭相誘而嚙往往驚搖成疾其乳母又不敢明言多至不育此皆內臣親道之者似亦不妄又嘗見內臣家所畜貓其高大者踰於尋常家犬而大又貴小種其最小者如波斯金線之屬反小於貓數倍每包裹置袖中呼之卽自出能如人意聲甚雄殷殷如豹

効大璫子弟

武宗朝劉瑾敗後次年禮科給事中陳鼎劾奏河南鄉試第七名廖鑑乃鎮守太監堂之姪參隨銅衣指使使鵬之子本福建人冒河南籍鄉試入彀乞命禮部削去試錄鑑名照例問革并治有事科場者之罪上命除鑑名而貨執事試院者繼而巡撫河南都御史鄧洋又奏河南盜起皆由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括利害人所致乞正典刑詔降鵬二級爲指揮僉事南京間往仍營其私宅鵬大窘欲求救於朱寧思寶貨無當其意者乃令後房所寵出入寧家寧遂留之因其兄疏薛伯鵬復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扶荔山房

職是時逆璫雖誅八黨正熾而果一言遽革權璫從子之籍又賊寧方冒國姓自稱皇庶子倖能止廖鵬之錮扶而鄧洋之言初未嘗以爲非也及陳鼎以言事忤旨內批果附璫估價匿下之詔獄固權倖爲廖鵬報仇然以吏部尙書楊一清之救得釋罷歸蓋是時公道猶僅有存者此後漸不然矣○萬歷初年彈治江陵公者尙不乏人至馮璫則無片言及之卽其姪都督馮邦寧及名下用事大璫張大受亦無人指及之迨馮璫將敗最初言者亦不過借司房餘膏牽及之耳未幾追論者連篇累牘諺所云打死虎也可以觀世變矣○馮邦寧者

璫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特保勢橫於長安莫敢
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訶辱之曠不遜因
相爭圖爲邦宰徒御筆擊稍過歸訴於主人卽遣人述
其事於馮璫璫呼邦宰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許朝
參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其姪乃爾璫
以江陵片言不難管轄子以謝過似亦非他內官所及
○邦宰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不遜道劉叱之下馬
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內官定制

太祖定臣官之制亦歷五次而始有成規其初吳元年
野獲編補遺

卷一

袁

扶荔山房

內史監至有正三品者洪武四年降爲正五品其長曰
令十七年又降其長爲正六品益舊秩遇女官之六尙
焉至二十八年始定爲十監以太監爲之長秩正四品
不復更矣監曰神官曰尙寶曰尙膳曰尙衣曰司設曰
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又增御用監凡十
一至三十年又增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
勘合其設官品秩一如各監今通呼爲十二監云又設
六局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
鈔而先所設皮作司收顏料三局廢不復見想並統於
他署矣三十年又增銀作寶鈔二局其庫有三曰司鑄

日內承運日內府供用其司有二曰鐘鼓曰惜薪今中
官輩例稱爲二十四衙門然今又有浣衣等局與混堂
諸司未審何屬也司禮今爲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
首撥對柄機要金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
倅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
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爲上司雖童稚
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爲禮也內官監視吏部堂升選
差遣之事今雖稱請要而其權俱歸司禮矣御馬監雖
最後設然所掌乃御廄兵符等項與兵部相關近日內
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衛以出如軒撫之兼司
野獲編補遺

卷一

袁

扶荔山房

馬中丞亦僭擬甚矣內職惟鐘鼓司最賤至不齒於內
廷呼曰東衙門聞入此司者例不他遷如外藩王官然
而正德初劉瑾乃以鐘鼓司人司禮者又傳先朝曾召
教坊司幼童入侍因關之爲此司之長以故其儕輩爲
倡優之窟不屑列班行未知然否近又聞內臣輩云惟
都知監爲下等衙門不得他陞今內府所稱十二監與
前無異而六局之外又以浣衣銀作爲八局而司則鐘
鼓惜薪外又益以寶鈔混堂爲四司是爲二十四衙門
與國初制小異不知何故○洪武四年命吏部定內官
散官正四品正中大夫從四品中侍大夫五品中衛大

夫從五品侍直大夫正六品內侍郎從六品內直郎正七品正奉郎從七品正衛郎正八品司奉郎從八品司直郎是時未有太監也後以四品授太監遂爲中官極品蓋其名肇於金元本朝因之以至於今唐制宦者官階與廷臣同最爲失體宋則別置勳階神宗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意至徽宗一變其制遂至建節矣本朝內臣俱爲吏部所領蓋周禮冢宰統閹人之制至永樂始歸其事於內而史諱之

內臣罪譴

內臣得罪祖宗時俱下法司近代以來多自內批出其野獲編補遺卷一 罕 扶菴山房

輕者云降作奉御私宅閑住蓋猶爲六品官也又降奉御者或云發南京新房閑住或云往鳳陽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司香則無官矣又重者則云降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其更甚者至云夾西夾撈四撈打一百發南海子常用打更則示意殺之十無一存者矣。聞之中官輩云種菜者至南京其守備大瑞坐堂皇喝云取職事來則淨軍肩一糞桶竝杓趨過前而去雖司禮首瑞得罪亦然又晝夜居菜園非赦不得越寸步

禁自官

永樂二十九年仁宗初卽位長沙府民有自官求爲內侍者上曰游惰不業遽入忍自絕於父母豈可任左右

發爲卒戍邊未幾興州下地衛軍條徐翊奏有子自官今爲內豎乞除軍籍上曰爲父教子爲子養親爾有子不教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皆原於爾出其子使伏軍役又諭刑部尙書金純等曰今後有自官者死不貸若加官刑者朕亦惡之官刑下死刑一等須嚴禁止因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其禁止自官并官刑如此然洪熙元年宣宗登極赦書內又云在京工人犯罪被刑剗刺已成殘疾者卽與開除差役是年行在工部奏青經開刺銀匠周阿佛等七十六人自陳老疾乞免役上曰刑餘之人其稱老疾必不妄令免役閑住則肉刑在太宗朝未除也至本年有軍民任本等數人自官求用上曰皇考時有自官者皆發戍交趾此人尙敢爾卽卽循例發遣以上兩朝兩年事也未幾宣宗又下太僕卿戴希文子懷恩及前翰林庶吉士成敬於登室豈僅禁自官而腐刑仍用耶宣德以後始廢論腐英宗禁自官尤嚴犯者俱戍極邊正統十三年江西鄱陽民樊侃陝西整屋民李回漢自官諺云病痲及墜馬損傷求用上以故違禁令俱發遼東鐵嶺充軍仍若

野獲編補遺卷一

罕

扶菴山房

爲令景泰三年七月景帝諭禮部尙書胡濙開民間自
官者甚多可榜論敢犯者及設王府勢宦之家俱如舊
例處以不孝然天順二年七月命官監徒四十四名女
口八十人送浣衣局又何也此後不復用官刑而禁自
官加厲宏治六年五月軍人馬英妻羅氏自宮其幼男
馬五事覺羅氏坐下手之人當斬律刑部郎王嘉慶等
三人改議杖罪上怒譴嘉慶於外羅氏坐死如律以差
宗仁恕而痛嫉此事乃爾正德二年九月申嚴自宮之
禁但有潛留京師者論死時宦官寵盛愚民盡聞其子
孫以圖富貴有一村至數百人者雖禁之莫能止是月
野獲編補遺卷一

望 扶荔山房

即審錄重囚有自官坐罪者十二人擬以可矜上謂年
幼姑繫之勿釋至八年三月又嚴自官論斬之法武宗
最任內臣亦力禁如此嘉隆而後自官者愈禁愈多其
入內與官婢配偶不必言乃出外恣游狹邪即妓女亦
願與結好倡家所云守死哭嫁走者靡不有之昔南宋
大端陳源得官人菊部頭爲婦爲高宗再官人禁中源
結恨而死豈此曹之前茅歟古人以官者守內今雖官
不足以止淫矣余謂都下採人之閨坊曲江南覓牝之
澗閉房違男女之性變交接之具真字宙間兩大妖孽
若其中每伏勾引奇禍則髡牝之毒尤烈矣○自官之

禁惟今上壬辰年處漢事用律文先是黔國公沐昌祚
以縱下人貪虐爲據按所參內有私鬪男子李時峯名
上命立斬之按楊用修云黔公府舊有內使二十人名
到坐

中官廢胥子

內臣恩澤廢弟姪爲錦衣者累朝俱有之惟任子則罕
見宏治十五年太監莊旺死其名下尙膳太監王安等
爲旺姪比例乞恩送監讀書給事倪儀劾安故違成憲
妄請宜罪禮部亦謂昔無此例近太監孫振姪漢得請
故安等引以爲例併漢還回上從其言自是中官無復

野獲編補遺卷一 望 扶荔山房

敢以胃子請者矣○天順三年左順門正忽思忽奏臣
海西女直人自洪武入內廷有姪佟預在京生長粗知
章句故鄉萬里無家可歸欲圖報効無由進身乞入國
子監讀書上從之蓋又不始於孫振矣是時曹吉祥之
姪欽方封昭武伯用事又何有於一胥子也

考察內官

宏治十七年以四方災異日聞吏科給事許天錫上言
乞定京官考察之制謂十年太疎宜以六年爲率又言
輔導之臣不能引咎避位今縱不能如古策免三公欲
將文武大臣暫革公少之銜待天意既回還職又內府

二十四監局掌印會書太多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將各內官內使考察嚴加裁革南京監局亦行一體考察上曰此奏深切時弊其詳議以聞既而吏部覆奏京察六年一舉永爲定制其大臣兼官少衙者惟英公張懋大學士劉健等凡六人其革留惟上命上是其議惟官少衙免革而考察中官一事吏部不覆奏內閣不張主卽言官亦不再請遂使給事諫言付之逝波時袁銓者馬端肅當國者劉文靖且值孝宗聖主而扞格如此豈路馬不當齒耶何況因循至今日敢復糾及閣尹耶令人浩歎○許天錫在省垣建白最多俱中肯綮至正德

野獲編補遺

卷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鎮滇二內臣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於成化間曰喜曰福者俱用事先死能號三錢出鎮雲南其怙寵驕蹇貪淫侈虐尤爲古所未有其時有二事最可資笑雲南有富翁病癩其子頗孝能名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沉於滇池其子大恐出厚貨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家則執其入日

雷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

卷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盡出所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失笑也能後守備南京安治末老死京師正德初賜葬最勝寺人疑無天道其幼畜錢寧於滇晚傳專鎮鑰能病寧利其所有遂進毒於能而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惡亦不爲偏網錢寧後被武宗異眷至賜國姓其投刺公卿直書皇庶子朱寧後以交通宰庶人爲同類江彬所發奪爵下獄至世宗登極寧坐寸磔其子永安官後府右都督時方八歲亦坐斬報應之說似亦不誣至宏治中內官吉慶出守金齒路遠京師惡少

聖

扶荔山房

蠢謀亂若不撤回西南憂未艾也若天津之馬堂福建之高宋遼東之高淮徐州之陳增湖廣之陳奉廣東之李鳳李敬通滑之張燧湖口之李道儀吳之暨祿兩淮之魯保山西之孫朝陝西之梁永江西之潘相宣大之王虎河南之胡瀛幾徧天下其播毒皆楊伯仲也

請內官體訪考察

正統五年南京御史魏浚爲堂官右副都御史朱與言論其老疾致仕乃疏言南京諸司富者朋比爲私貧者孤立無助若憑風憲考察少合公論守備太監劉寧忠直公平乞令體察上不許并其疏不行景泰二年鎮守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吳

扶荔山房

福建刑部尙書薛希璉奏請會同右監丞戴綱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員吏科糾之云考察之任向不以屬內臣希璉乃借以媚權殊失大體有負重任乞正其罪上詔考察仍如舊例有希璉不問正統初年王振已盜權魏浚以此逢迎求復官而其計不得行景泰待中官最嚴希璉獻媚至欲以黜陟大權歸宦寺其罪正合結交近侍紊亂朝政之律乃帝終不怒自福建任滿又改鎮山東英宗復辟又召入爲南京刑部尙書而卒於位皆不可解之事也

老兒當

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其後又有金剛老兒當其人皆用事大瑞如張忠輩皆在其中則見之彈章者此則不得其解矣○正德末年京城內建造鎮國府及老兒院等大工蓋又與至尊並列俱嘉靖初年拆毀

閹幼童

英宗朝最嚴宦官之禁而臣下不奉行者則時時有之如正統十四年麓川之役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奏征思機發壇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自用爲四川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吳

扶荔山房

衛訓導詹英所奏上以驥有功姑宥之至天順四年鎮守湖廣貴州太監阮讓閹割東苗俘獲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既奏聞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復買之以足數仍聞之事聞上降旨切責讓并責巡撫都御史曰主以不能救正而已此兩事猶日用兵誅叛窮其逆種也至如正統間福建總兵牽陽侯陳璘進淨身幼男百八人收之又如正統四年雲南三司棟選黔公沐斌家閹者福住等十六人年幼堪用上命送司禮監又景泰間鎮守福建右監監丞戴綱保送淨身小口陳石孫等五十九人帝命送司禮監此又無罪而刑矣豈閩中爲唐

宋中官窟宅至今尙然卽古所稱私白者耶又如景泰五年七月永興王志漢擅收聞者十四人詔有其罪收入司禮監則又勳臣藩府違禁閹割不究其罪且收其人是主上先置三尺於高閣矣欲廉做習不亦難乎

內臣辱朝士

成化二十一年尙寶司丞許幹遇太監鄧才獲於途不避令人以杖筆之碎其牙牌事聞下幹及才於錦衣獄既而才幹送司禮監治之幹杖三十復職宏治二年幸尙寶司■成■薄爲尙寶監奉御姜榮所毆破鼻流血事聞上怒杖榮三十降小火者以薄忍辱不言有玷朝野機權扶蘇山房

列亦冠帶閑住則內官爲得計矣後至隆慶二年亦有內官許義詐人財事發巡城御史李學道不待奏請竟笞之羣閹忿恨次日聚毆學道於左順門上大怒杖之百成爲首者於煙瘴其餘俱發孝陵充淨軍又萬歷三十二年禮部侍郎敖文楨過宣武門遇三薛閹乘馬突過無端肆害且行兇肆毆碎其扇轎放避門官郭成家比錦衣官校至救解亦被毆或云鄧妃官內侍也明日疏控於朝今上亦大怒痛治此宦斥爲淨軍此二事爲得體云然邇年礦稅諸璫凌轢督撫大臣屬視藩臬監司參提郡邑長吏陷紳慘禍又不可勝紀矣

內官被劾重譴

嘉靖二十六年南京守備司禮少監邱得請復守備廳諸役科道官雷質等劾之謂得爲江彬餘黨尙充孝陵淨軍又資緣起用已爲幸矣今明旨清役而得放違冒請宜正其罪上卽命革去新增軍丁邱得仍充淨軍從來參及大璫未有立斷快意如此者肅皇真聖之英者也○又內臣侯章之母殺使女而支解藏之事發疑竊世宗命立斬之又己亥歲世宗自幸承天還獻后梓官南發御史劉士達劾內官監丞閻綬錦衣指揮趙俊奉命整理梓官乃殺狼戾俊貪穢乞賜裁斷上曰趙俊屢野機權扶蘇山房

內臣賜私印

先朝多賜大臣印記自襄夏諸公始後漸及大璫世宗朝凡文武貴倖者俱有賜獨不聞及大臣今上初賜馮保日光明正大曰汝作舟楫曰爾惟鹽梅則直以宰相待之非復先朝所刻金龜貴客之比矣又有曰魚水相逢日風雲會合時蓋又對聯也馮印俱牙刻未幾籍沒不知諸印亦入天府否馮保之初得罪也止降奉御南慶司香其後數年名下官某上疏乞上恩召保還

京始請保爲淨軍發孽陵種菜馮別號雙林

紀述內臣

古來史冊自范蔚宗始紀宦者傳後代述史者因之然未有特作一書者惟唐末致仕樞密使嚴遵美有南北司治亂志遵美於閹宦中號賢者是時呼朝士爲南司而宦者爲北司以典兵在禁城之北所謂左右神策兩中尉居之蓋猶以樞密及兩中尉與宰相對稱不專屬中官也邱文莊在先朝會上大學衍義補一書孝宗嘉納累朝俱置之講帷然當時譏其中獨無內官一款實趣合中涓遂蒙聖眷或論者苛責之過近日今上二十年四川僉事張世則上所撰貂璫史鑑則專指中貴人益採輟載籍而有評有考有論又爲贊爲箴爲詩其中備列善惡上下其章於禮部時部覆極稱許之謂內書堂宜進世則所進與忠鑑錄同立課程使其口誦心維可以遷善改過上命留覽但不聞發付史局人聞亦無刻本恐遂湮沒不傳可惜可歎

王振恩錄

正統己巳之難全由王振英宗錮南內者七年亦良苦矣復辟之冬十月卽用太監劉恆等言命招魂以靠振次年又下廣西參政羅綺於法司禁錮之綺磁州人爲

卷一

辛

扶藟山房

仇家告其本州同知龍約自京還傳言當今又寵宦官鑲香木爲王振形葬之綺聞而笑遂有是命約與綺俱

以妖言論斬又一年智化寺住持僧然勝又奏故太監王振有功社稷已賜祠名旌忠立碑於祠前再乞贈諡爲萬世勸上命禮部議之至天順六年然勝又奏智化寺成於太監王振舊有賜經及勅諭正統十四年散失無存乞仍頒賜以慰振於冥漠上又從之蓋振之罪上通於天而英宗之寵眷生死不替正如唐德宗奉天圍困解後尙思盧杞欲召用之也王振像尙存智化寺中至今香火不絕異哉○天順七年河南裕州民告其知野獲編補遺卷一

卷一

辛

扶藟山房

陪臣飛魚服

正德初年橫賜如武弁自參遊以下俱得飛魚服此出劉瑾右武已爲溫恩至湖廣荊州知府王綬者貪暴一方遇朝覲時都察院署其考曰兩司畏其舊制而考語欺天百姓苦其誅求而怨聲動地時以爲實然爲劉

瑾所厚終不敢去也。綬自陳有補益，功乞恩，上命賜以飛魚服、日衣，以坐堂，愈肆其虐。以郡守得此，真異事矣。其時有日本國使臣朱素卿者，入貢，略陳黃金千金，亦得飛魚。則本朝外夷陪臣未有賜者，尤奇之。奇者，也素卿名朱縞，本浙之鄞人。至嘉靖間，遂啓倭賊入犯之禍。

野獲編補遺卷一終

野獲編補遺卷一

聖

扶蘇此厚

野獲編補遺卷二目錄

耕

內閣

閣臣事寄

閣臣喪子賜賻

內閣密封之體

儒生保輔臣

偽畫致禍

宏治召對

柱文襄受賂

閣臣奉使

閣臣奪情奉差

成化三相之去

正德三相之去

隆慶七相之去

閣臣賜蟒之始

閣臣橫恩之始

贈上柱國

內閣失印

閣臣久任

宰相前世僧

輔臣掌樞察院

參高拱黨疏反覆

江陵議分祀天地

辱宰相使者

朱成國張真人

天啓聖聰

歸德去國

致堂胡氏

蔭重丞

兩州同

宰相下獄

詞林

考吉士變體

吉士間試詩

鄉紳異法

吏部

大誥流傳

外計及大京兆

士鄉怪癖

二胡舉貴不終

後畫傳前輩

汪徐相化

朝五臨燕

不聽部院

考第科道

星說考察

原已稱竊盜

官臣詞臣兼吏科

徐臨三代遺際

施巧

戶部

安南戶口

紅南白糧

工部

日架式

廣人

禮部

郭守敬壽誌

安父廟不祀周公

議禁製漢記

乳斯體樂

花廳傳勝

老孝官議禮不納

會名其業

尚書被嘲

科場

不獲補試再試

鄉試怪事

不來間達科

不求間達科

場題成識

場題犯諱

預傳考官

士子誦訕

贈進士

建文庚辰榜

勳威司文衡

陳尙書陪所

野獲編補遺

扶藪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閣臣事寄

高皇帝自丞相胡惟庸謀逆革中書省置四輔官秩從一品以代丞相至洪武十五年以王大中敗事革四輔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劉仲質爲華蓋殿吳伯宗爲武英殿宋訥爲文淵閣吳沉爲東閣俱稱大學士十八年朱善爰爲文淵閣蓋太祖朝所拜大學士止此矣建文朝以尙書觀寺參國政方孝孺僅文學博士亦預政地無殿閣之名文皇卽位始以詞臣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其後列聖輔臣以保傳尙書入爲殿閣大學士者不過曰直文淵閣或曰直內閣或曰入閣辦事俱爲真相辭辭有與至以掌文淵閣人銜則閣名之重實昉於永樂初年至今稱政地諸公及諸公自稱亦曰閣臣如故也洪熙元年正月以宗隆建宏文閣蓋昉太祖宏文館而改閣名謂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遠端謹老儒數人備顧問於是鑄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親以印付之命之曰朕用卿等於左右欲廣知民事爲治道之助如有建白卽以此封識進來其

委寄幾出文淵閣之上時楊溥未爲輔臣而士奇以少師進華蓋殿楊榮以少保進謹身殿矣因以侍講王進及儒士陳繼等三人改授官以佐溥至仁宗昇遐宣宗嗣立溥乃以宏文閣印繳進上命溥入內閣輔政王進等各還原任人知閣臣之有文淵而不知有宏文權任之重也

閣臣喪子賜賻

本朝閣部大臣閣喪賜賻者如仁宗朝夏原吉以至今上張四維俱有恩卹至於卑幼之喪則未之及也惟宏治十四年大學士李東陽以胄子兆先夭殞在告上命太監甯誠賜賻金五十兩曲加慰諭命喪畢卽入閣辦事則前代所無之典他日長沙公受孝宗末命輔翼嗣皇值逆瑾八黨諸變亂當亦追念此等恩遇至嘉靖十八年大學士李時子光祿少卿坦卒上亦命賻三十金益用長沙公例

內閣密封之體

宏治十二年九月大學士劉健奏昨太監陳寬傳旨今後但有票擬文書卿等自書自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仰見上委任腹心防閑漏洩之意但內閣事情誠爲秘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訪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屏開

二 扶荔山房

左右造膝密論以爲常制且如宣宗屢幸內閣令閣臣不敢中坐英宗不時召李賢憲宗亦召李賢陳文彭時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臣等所目見今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見天顏卽司禮監亦少至內閣上有命令必傳之內侍內侍傳之文書房文書房傳至閣臣等有陳說亦必宛轉如前達至御前今聖上若有咨議乞仍照祖宗舊事或召臣等面論或親灑宸翰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聖意庶事無漏洩上是之蓋自十年三月一名之後至是兩期餘矣上雖納其說直至次年四月廿九日始召劉李謝三閣臣至平臺面商英國公張懋等辭兵柄疏五月初三日又召亦爲勸臣請解兵權其後亦不復召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以聖慈太皇太后崩復召輔臣劉健等三人至內閣開議廢廟葬事蓋自十三年後又開四期矣廿二日又召對爲祀孝穆皇后奉先殿也史臣云自庚申之召不奉接者已五年至是始連奉顧問以爲幸云本年六月廿二日上以虜中逃回人口又召三臣入對於燧閣至七月十五日又召三臣對於燧閣爲邊上用品字坑也九月三日以來日開且講召三臣入對燧閣又半載爲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上

三 扶荔山房

三 扶荔山房

又召劉健等至內閣議吏戶二部事自此遂不豫以及大漸矣故孝宗實錄於召對一事但紀內閣三輔而劉華容之爲本兵戴浮梁之爲總憲其召對頻數十倍於三輔而一字不之及則揆地總裁雅意可知矣○孝宗憑几之詔僅命三輔臣受遺而不及劉戴二公則內外親疏之別也二公尙不能見幾而作華容遠戍胎於此矣但孝宗朝最稱官府一體而閣臣密奏與主上密論上下傳達必內臣數轉而始得寓目蓋扞格之端開已久矣孝宗雖能與劉戴諸公屏人謀斷不免爲政地所忌至今日內閣之權日輕百叩不能一答況部院之長敢望書日之接耶

儒生保輔臣

嘉靖九年八月杵萼被給事中陸燾彈章與張璉同罷以尙書致仕未幾璉卽召還而萼仍家居史館儒士蔡圻掃知上意上疏頌萼功請召之上卽俞其言賜勞勅獎諭敦促上道矣至十二月萼未至聽選監生錢潮等又上疏請遣使趣大學士萼還朝與璉共輔政時去歲蔡璉封三日耳上怒謂大臣進退斷自朝廷乃敢狂率奏擾且倡自蔡圻并拼下法司逮訊時人快之時萼猶在家宜卽堅辭未幾赴闕然已與張璉不得行意目已

歲餘仍致仕去遂死蓋在得患失兼而有之蔡璉二生何足責也

偽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樞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冑君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託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凡會諸賈人賈玩之有如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爲贗本嚴世蕃大慚怒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弁州伯仲白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重且爲崇如此今上河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真蹟不知落誰氏富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工各想像舊游爲圖不置擇端一人卽知端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

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子皆見之

宏治召對

宏治十年三月經筵畢召對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商議處分本章史謂宜召顧問實始於此先一日刑科都給事中麗澤等監察御史黃山等論救內臣何文鼎素著狂直請看其罪上嚴旨切責謂事在內廷何由而知令其回話次日四臣召對而不敢及此事召對之大目禮部主事李昆吏部主事吳宗周又各持疏力救何文鼎上報聞而已四輔臣終無一言恭鼎疏正糾張鶴齡兄弟濶濶官閣中官方盛怒必欲殺之以故大野獲編補遺

卷二

六

扶荔山房

臣杜口文鼎竟死於杖下焉用彼相哉其負孝宗恩禮甚矣

桂文襄受賂

雲南巡撫傅昌者桂少保同鄉進賢人也在滇時令僕以金寶二罐通於桂求內轉標題曰黃雀銀魚桂時方秉鉞受而語僕曰語爾主此處來不得南京去罷踰月遂擢南廷尉行至鎮遠而死此嘉靖戊子年事時人紀以一絕曰黃雀銀魚各一罌長安陌上肆公行若敎家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滇人至今能道之舊傳桂見山有素絲之飾謬矣

閣臣奉使

輔臣出使者人知嘉靖中楊文襄之督關陝翟文懿之關九邊而不知二公之前景泰五年命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淵往山東河南撫安軍民時淵以故相從丁艱服滿至京也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文往江南諸處撫安賑卹時文正居三揆從閣中出俱許便宜行事較之故官兵部行邊落閣衙者又不同然江王之前又有永樂十年諭德楊榮之經略甘肅雖係閣臣亦因邊事與嘉靖同

閣臣奪情奉差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七

扶荔山房

閣臣百僚師表奪情不喪何以示天下成化間李南陽與今上張江陵俱以此蒙大詆然在先朝則有之永樂間楊榮先丁父憂繼丁母憂兩情俱奪黃淮母喪胡廣母喪俱以特旨奪情宣德初金幼孜母憂張瑄父憂楊溥母憂亦遵眷留之旨起未嘗終喪內惟張瑄無所建立若諸公俱表表人傑也自以主上心替所寄不忍起然猶爲有說未有借綸扉而就輅車者惟景泰間閣臣江淵以憂請景帝留之不數月即以江淮大祲奏勅往賑時同使者爲閣臣王文亦以奪情賑濟江南許同時報命又二年而英廟復位淵以出理工部僅諫成而文

則西市矣輔臣宜麻下充賑使卒不汗顏此崇泰四年事是年巡按陝西御史王越聞父喪不候新任御史張寧交代爲右都御史羅通所糾命宥之以王威寧生平有此一事人固不可量至若李南陽甫爲羅倫所糾卽持節立阜貴妃萬氏張江陵甫爲吳越等所糾卽持節立今上中官王氏無論於國家吉典爲不祥且何顏對同衙門建言三詞臣較之江王抑更異矣

成化三相之去

憲宗中葉白首揆商文毅去後則萬甯州安代之最爲不才次揆爲劉壽光湖三房爲劉博野吉雖貪險稍亞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藟山房

於萬其爲庸碌一也三公自成化十三年同執政直至二十年壽光始行二十三年甯州亦遂時去憲宗升遐僅匝月耳惟博野在孝宗朝當國直至宏治六年始去位然壽光以受德王名酒甯州以認萬貴妃同族且進產藥俱見積於憲宗末年及孝宗初政爲天下所快博野因撰壽寧侯張璽誥命稽遲忤旨正在極治之世反得美名以行眞小人之幸也

正德三相之去

閣臣自三楊以後體貌漸成眞相拜罷俱以禮惟天順初元王千之陳芳洲誅竄最爲重典然興革之際所不

論也其後則萬甯州之斥狼狼爲甚至孝宗一朝而隆慶輔弼有加矣正德初年逆閹竊柄如焦如劉如曹固屬劣下材品尤在甯州之下然泌陽徐鑑最久其敗乃在逆瑾之前雖云致政毫無禮遇鈞州人閹僅三日亦爲張璠所擠借省墓以行未幾瑾誅而二公削奪及之矣曹含山拜相最後不三月而去位自知爲瑾親舊上疏願赦罪爲太平之民遂斥爲編氓是三人者卽僕隸亦羞稱然而黃屏之體糜爛已盡馴至嘉靖中葉貴溪轎車之徵今上初元新鄭羸車之譏已權輿於此矣至若往年翟諸城之削籍檐由同列近歲張新建之閑住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藟山房

隆慶七相之去

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張公爲末相次揆新鄭高公旣與首揆華亭徐公失權南北言路違章政之張故徐門生爲之調停其間怨怒高避位三揆安陽郭公爲公同鄉厚善亦非徐所喜張亦佐徐逐之未幾徐首揆被言張又與大璫李芳謀令歸里興化李公代徐爲政益爲張所輕乃市恩於高起之家且兼掌吏部而次揆南充陳公與興化俱爲張與高所厭相繼逐矣其最後入閣者內江趙公歷城殷公趙有時譽時時凌高

張二公出其上般人在下中且與高隙張既乘間擠去
趙亦與高爭極張合黃排之行至穆宗憑几僅高張二
公受遺而仁和高公入不兩月怵怵不得志卒於位蓋
隆慶一朝首尾六年與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計次
第見逐新鄭公初爲劾顯交究不免嚴譴此公才術故
非前後諸公所及

閣臣賜蟒之始

蟒衣爲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耳正
統初始以賞庸會其賜司禮大璫不知起自何時想必
王振江直諸閹始有之而閣部大臣固未之及也自宏
治十六年二月孝宗久違豫獲安適大祀天地視朝誓
戒時內閣爲劉健李東陽謝遷俱拜大紅蟒衣之賜輔
弼得蟒衣自此始最後賜坐蟒更爲僭擬嘉隆間閣臣
徐張諸公俱受賜至三至四沿襲至今此前代所未有
也至於飛魚斗牛等服亞於蟒衣古亦未聞今以頒及
六部大臣及出鎮視師大帥以至各王府內臣名承奉
者其官僅六品但爲王保奏亦以賜之濫典極矣○大
帥得賜蟒始於尙書王驥正統六年南征麓川時次年
即封拜此雖邊功實係恩澤且出自王振不可訓也

閣臣橫恩之始

閣臣預邊功始於正德初年然云帷幄之勞稍爲有說
至嘉靖中葉遇萬壽聖節加恩閣臣如夏黃漢之加官
銜嚴分宜之由宗伯進閣及後拜上柱國徐華亭之子
進翼鄭俱以此得之嚴雖辭上柱以傾夏言而其子世
蕃亦因以進太常卿其他聖節進秩加祿則與華亭歲
歲拜命已可異矣至主上婚禮何關臣下而嘉靖十三
年立孝烈后首擢張永嘉以少傅進少師次擢方南海
李任邱禮卿夏貴漢俱以官保進少保至今上戊寅太
婚次輔呂桂林以少傅進建極殿三輔張蒲州以官保
進少保首擢江陵雖力辭而取償於服闋之日此何說
也至壬午年今上元子生首擢蒲州公以少傅進少師
次擢吳縣公以官保進少保三擢鄧縣公以尙書進太
子太保儼然與戚晚及大璫輩同拜恩命尤本朝所未
聞○弁州謂輔臣受大婚之賞始於江陵者誤若邊功
武廕則自華亭後惟江陵受之其後皆力辭以至於今

野獲編補遺卷二

士 扶嘉山房

贈上柱國

弁州述異典大臣爲上柱國者生拜則夏漢
則張江陵居正按生拜者固止夏一人而贈官尙有江
陰侯贈特進江國公矣良以開國公歿於洪武年得追
崇上柱國其生前勳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僅襲一輩至永樂失侯又太子少師姚廣孝以靖難功歿於永樂年得贈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少師榮國公其生前以未開五等且無子不襲蓋得上柱國於身後者共三人一文一武一僧其後人俱泯泯亦異矣○吳良贈上柱國見吳伯宗所授神道碑廣孝贈上柱國見文皇御製神道碑

內閣失印

文淵閣印一顆用銀鑄玉簡篆文乃宣宗所賜止許閣臣用以進奏不得施於外廷歷世相傳珍護至萬曆十四年四月廿六夜忽爲何人連篋盜去大學士申時行野獲編補遺卷二

三

扶荔山房

等上疏請罪上命窮追嚴治竟杳無蹤跡上不得已重鑄以賜今所用者是也自此閣權漸輕官府日以隔絕至今日而天顏咫尺輔臣不得一望清光或云失印致然恐亦揣摩之說當失印時典籍吳果司其事僅奪俸兩月而已識者以爲罰太輕果杭州人後加官至太僕卿按失印一事與唐裴度中書印相類但裴旋得之而此終於失耳○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李時藏上所賜圖記所謂忠敏安慎者於內閣亦被竊去具疏以聞上命所司緝緝亦不得

閣臣久任

自永樂以後閣臣始專爲輔弼而在事久者如胡吉水廣在閣十七年楊建安在閣三十九年楊太和上奇在閣四十三年金新邁在閣三十年此輔政之最久者次則楊石首兩任實在閣十六年正統以來則陳太和十四年而不免於成彭安福兩任實在閣十八年高興化十三年商淳安兩任實在閣十九年李南陽十年萬睂州安十九年劉壽光明十一年劉博野吉十八年徐宜興博十二年劉洛陽儉二十年李茶陵東陽十八年楊新都延和兩任實在閣十六年賈鑑山宏三任實在閣十五年謝餘姚通志五年再出野獲編卷二

扶荔山房

正半年梁南溟儉二十二年翟謙謙二任實在閣十三年張永嘉年數三任實在閣十年夏貴溪言二任實在閣十一年嚴分宜言二十一年徐華亭儉十七年張江陵居正十六年申吳縣時行十四年王太倉錫爵十一年今再召未出○國初真爲宰相則有李善長自高皇帝建元帥府稱都事稱參議參政司馬以至丞相凡十七年胡惟庸自參政至相共十一年然皆以逆伏法自此罷丞相置四輔官僅三年乃改置大學士終高帝之世至建文帝即位又廢大學士而以各卿佐參預國政至文皇復設閣臣以至於今

宰相前世僧

前代宰相如房次律張天覺輩以比邱轉世爲大官者不勝紀若南宋杭州之覺長老因見史浩姬妾環侍動心遂投胎爲史彌遠以償其淫侈此真佛家所謂一念墮落也本朝楊文襄公一清本雲南安寧州人徙居丹徒因終老焉自云前生爲安寧老僧薰修頗久當得小果因慾心尙熾被罰爲士人生而天閹雖出將入相窮極富貴猶之內廷一大瘡耳以世福論之楊遜史百倍然史以再世恣其漁色楊以再世斷其淫根慈氏所以警悟文襄而玉成之不可謂不厚矣楊自號石淙蓋安寧勝境也以示不忘本云楊生於漢楚人又曾流寓巴陵晚始定居南徐楊爲提學時年甫三旬卽立姪爲嗣蓋久以不男自安矣。世傳其夫人晚年有諷以畜妾生子者夫人笑曰老身尙是女兒人始知楊之隱官此妄傳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卽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今爲風紀重臣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禮暴貴又起大獄以竊郭勳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

古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 卷五

主

扶荔山房

下三法司官刑部尙書顧璘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斥者百餘人永嘉因以功遷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尙書仍掌院事次年晉少保始歸閣趙因高郵歸吏部欲非時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趙多所抵牾察完未匝月高卽獻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梈論其庸橫趙辨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人所能也臣眞庸臣耳若拱乃可爲橫臣且有橫爲之腹心羽翼他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終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本末然總非制也。張寅卽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野獲編補遺 卷五 主 扶荔山房

參高郵鄭疏反覆

徐高二相之相傾也御史齊康劾徐華亭六科陳瓚等十三道凌儒等各公疏攻康謂康座師高郵鄭實嗾之六卿亦各有疏吏部楊襄毅將以太宰爲首至戶部公本則葛端肅字禮當首列名力辭不可左侍郎劉自強

新鄭同里素厚也奮然代爲首上之其劾康與新鄭大指同臺省康既重貶新鄭去位焉亦請告歸又次年華亭復爲給事張齊所劾六卿復有疏留仍楊襄毅爲之首華亭既去左都御史王廷乃發齊奸利事枉法受贓遣戍至三年而新鄭再起以輔臣兼吏部時自強已爲南司徒矣新鄭終以鄉曲故舊未忍遽逐且召爲北司寇至則面數其罪詎屬甚至久而釋之自強乃爲張齊白冤狀謂王廷阿黨事意比附成獄齊所坐毫無實事上命昭雪齊罪名補州佐尋進京堂而自強仍爲新鄭所昵如初至六年新鄭爲給事曹大桡劾以十大不忠時穆宗方重修新鄭衆意其必不去於是九卿科道復參大桡保新鄭如初元之於華亭時楊襄毅再起以太宰領兵部仍爲疏首高徐相業與疏之是非不必論但前後肯馳一至於此劉自強何足言若楊襄毅亦竟作兩截人可惜可歎

江陵議分祀天地

夏貴溪之議天地分祀也本世宗聖意又因張永嘉微露其旨而獨疏上請舉朝莫能抗至隆慶初卽有言其非者而太監李芳主之尤力時禮卿爲高儀以議出中官力阻之至今上登極之二年張江陵當國深以分祀

野史補遺

卷一

太

扶荔山房

爲謬欲仍太祖合祀之舊乃上郊禮圖考一書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等項條爲二冊以呈御覽名曰新舊考其末斷以己意其略曰臣等按國初分祀天地至洪武十年乃定合祀之制以正月上辛行禮於南郊大祀殿行之百六十年至世宗始按周禮古文分建南北郊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凡四郊焉隆慶初議者請罷祈穀大享復合祀天地於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議獨罷祈享二祭而分祀始仍其舊蓋有待云爾夫以冬至極寒而禋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一歲之中六飛再駕時義斯爲戾矣且文皇再造宇宙功同開闢配享百餘年而罷之故世宗雖分建方壇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舉大享而歲時禮祀止於內殿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況後世乎臣以爲宜遵高皇定制歲一舉合祀之禮而二祖並配斯時義協人情順矣今未敢輕議以俟聖明從容裁斷此疏上不匝月卽有御史劉臺參劾一事江陵後亦因循不復談及按合祀一說最爲確當使其久柄政府必仍舊貫無疑然江陵身後攻之者尋弊索瑕以功爲罪若此說得行必又以悖逆皇祖無將大不道第一案坐之矣

野史補遺

卷一

太

扶荔山房

任事蓋難言哉

辱宰相使者

吾宗少河公諱元華當萬歷間以銀臺秩滿當還時申吳縣領首揆遣人詢之少河公謂京堂缺有左都大理然廷尉清苦恐非所宜公縛其人於柱鞭而遣之復之日吾家世守清白位之冷淡非所患也申亦不罪遂轉南大理申與公爲同年故不至責然十年廷尉終申之相不得再遷則申亦不能無議焉

朱成國張真人

成國朱希忠卒詔贈定襄王朱宿衛多年謹厚無過然從無異跡忽得異姓王印外駭之而無一人敢指言者則江陵相主之也又龍虎山張真人自隆慶初年革其一品銜降爲提點天下快之萬歷初復還其故秩亦無有擬其非也江陵公專擅不必言若此二事謂非苞苴所致我不敢信壬午以後追劾江陵王舉廢索不遺餘力猶未有舉張真人事以實其罪者朱亦最後始有言者奪王然江陵罪不因之加而真人爵終亦如故孔竄論至今驗如此

天啓聖聰

頃自乙巳大典四明密揭留科道諸臣爲朝論所不與

杜門不復出時次換歸德代爲政聲賢輻輳其門未相

山陰捧手受成而已歸德既在事亦毅然以天下自任凡諸政事不便者屢進揭爭之上或可或否旣而以其煩數有厭之歸德無計乃於閣之中堂設一木簡上橫書天啓聖聰四字下細書劉鑑六款日復御朝講日批發章奏日補用臣僚日考選科道日起居選佚日停止礦稅置之南面每晨進朝輒拜稽首且有所獻之語以冀悅回天聽無日不燃肉瑣索情其禮且笑其迂遂以其事上聞昭明因得乘隙聞之上意始漸怒謂此儂父且公然輒獻其所獻書辭微不十不得一矣壬午春三沈並法表達意已入旋而恩禮之厚薄亦遂異別矣

歸德去國

歸德得請未行有傳其嚴賜游西山觀形勝者有傳其未歸且迂途南行訪所厚者將因提騎以還禁廷歸德憂甚作書辨之狼諾其書首云甫仁鄭兄不知定屬何人或云卽歸德門下士僞造此書并此書以實四明通內逐歸德之果未知孰是

致堂胡氏

胡致堂名實字明仲爲胡安國長子雖垂髫子亦知孝宗一日在官中閱遺篋獨目有致堂胡氏斷語未

知其入因出御札付內閣閱其本末時洛陽劉文清諸公在閣俱茫然失對遂直陳以謝比出閣翻閱故籍始得之具揭以復且以算學引愆上亦不罪也是時李長沙爲次相以博雅稱豈不嫻此或忍劉護前故猶暗示拙耶胡所著讀史管見等書初非秘冊想劉亦未嘗寓目宜邱仲深笑其一屋串子却無散錢其後馬端臨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蓋亦不止正德年號一事也

庶聖丞

故事首授任子得拜尙寶司丞係在京堂上官以爲極榮次授雖一品不遷卿書舍人間亦有得聖丞者則主

扶陽山房

上特恩不以爲例惟世宗時樞密席書畫皆以參摺得此廕則議禮貴人亦非故事也惟泰和伯陳萬言以中官父廕子紹祖爲尙寶司丞其後秉一眞人陶仲文以一品六年滿廕子世恩爲尙寶司丞一則戚畹一則方士一在嘉靖初年一在嘉靖末年其始泰和伯拜恩尙有上疏諫止者至仲文則舉朝無一人非之矣仲文考績時至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竟足正任宰相體例矣尤爲翔見仲文先名典恩先是致一眞人邵元節已廕子啓南爲太常寺卿矣

兩州同

江陵奪情詞林自吳趨就疏之外有張新建趙蘭谿俱有違言因以辛巳大計謫爲州同知後辛卯二公同起拜相時人改宋詩嘲之云龍樓鳳閣九城重新蔡沙堤走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宰相下獄

古來宰相下獄可得全者漢惟蕭何周勃出而復位唐則狄仁傑魏元忠皆重貶再相蓋雄猜之世使然本朝永樂閣臣則解縉外論偏得譴死惟楊士奇凡再下獄再入相以功名終黃淮獨幾凡十年至仁宗始赦出亦危甚矣至英廟末年徐有貞直教藥毒王文而誅貸命成金寶僅得免死扶陽山房張孚敬因詐自縊獲出後三逐三召還再下獄即死而相本朝亡而徐有貞事相家族者又羅極法者惟夏一人而已玉芝不履地也

詞林

考古士變體

吉士一科兩試者爲舉樂之用甲嘉靖之壬辰一年三試四試者爲宣德之庚午僅選江浙閩蜀南直隸而外省無一人爲永樂之戊戌僅選中腹江北四川而南土無一人爲正統之戊辰僅選兩直隸江浙閩蜀而中原

及楚秦兩廣滇黔無一人爲景泰之辛未不試而中旨竟傳改者爲正德之戊辰已改唐吉士而無一人留爲史官者爲嘉靖之丙戌已丑二科臨考擬題已進呈而又罷不考者爲嘉靖之壬戌正卷已定呈御覽而館元斥不許者爲萬歷之辛丑皆詞林中異事至於吉士具數文皇初爲二十八人當循其例然未久已大不然如永樂乙未科至六十二名正統戊辰三十名成化丁未三十名宏治乙丑三十名正德辛未三十三名正德丁丑三十四名嘉靖乙未三十名嘉靖辛丑三十三名隆慶戊辰三十名隆慶辛未三十名此皆溢於額者若不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及數者二十名外不具論永樂丙戌十四名永樂辛卯十一名永樂壬辰十七名永樂戊戌十六名永樂辛丑十五名永樂甲辰六名正統丙辰十三名景泰甲戌十八名天順庚辰十五名天順甲申十八名成化乙丑十八名宏治癸丑二十名宏治丙辰二十名宏治壬戌二十名正德戊辰八名嘉靖丙戌二十名嘉靖己丑二十名萬歷壬辰十八名萬歷乙未十八名

吉士閣試詩

嘉靖壬辰科庶常王梅吾郡之平湖人是年選改後初進館赴闕試長安新秋感興七言律詩云鵲樓高灝

氣橫雲冥商律又敷榮六龍扶日明華表五鳳擎雲薄太清西北烽煙新入警東南民力未忘情青袍際遇渾無補退食遲遲婉友生當時以爲第一後授官止得主事少年情才乞假歸里未幾天無子其名遂無傳并問其邑人無知者是年館選凡兩度以後遂者改入梅前後皆預焉凡二十一人館元爲呂懷拜給事益用前二科袁泰唐順之例未各兩度俱郭希顏反留爲史館時留者七人而主事至九人皆首擢永嘉意也首甲狀元林大欽年二十二授官尋以清色亡第二孔天胤以王親出爲提學僉事終於外僚第三高節授編修而不免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遺成其吉士中受極寵眷爲一爲胡守中其一卽郭希顏○次科爲乙未吉士三十人留者至二十人主事止一人其前列十三人者俱以廷試策有御批不試卽改庶常後散館俱授史官惟任瀛一人出爲給事中時李任卽爲首擢也雖聖主有意抑揚而當國者之立心厚薄亦略見矣○王辛卯浙江第七名廷試三甲與紹興沈鍊同榜戊戌三甲同邑馮汝弼趙伊鄉會同登馮保會魁

鄉紳異法

成化初羅一峯以修操劾自擢李南陽奪情雖外謫而

名震天下未幾復官議告里居立鄉約以整頓風俗其法甚嚴莫敢不遵獨有強梁二人不服且屢違教令乃命其徒共執投水中一峯旋亦下世鄉人白其事於所司其徒數十人俱坐謀殺人爲從者律受重辟使羅處在不知當時何以置對此公品格豈可議但此等舉動太覺出格貽累多人亦學術未純所致歟先是章樞山間羅行鄉約作長書峻詞力止之比書到已無及矣○又崔後渠道詞云羅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或卽此事抑又一事耶

吏部

野獲編補遺卷二

大計添浮陟

謂 扶嘉山房

舊例考察自老病貪酷外則素行不謹罷軟無爲二項一切罷斥無降級調用者後以立法太苛謂疎放者似不謹遲緩者似罷軟概棄不無可惜乃創爲浮陟淺露才力不及二款爲次等京官降一級調外任若外計皆以貪酷等項罷斥無降調之例成化丁未年太宰李裕始奏議才力不及一條對品調用嘉靖間不及者俱降一級其後漸有降二三級調用者此法行之已久至今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溫御史爲政乃建議外吏亦豈無負才而難使者亦宜增入浮陟爲不謹之次

其降級亦視罪之大小爲輕重上允之今遂遵用之或云是年有才士被妒難處以不及故立此例未知信否其年拾遺卽以浮陟處李本寧憲使降一級矣

外計及大京兆

三年外計六年內計初無定期至憲宗朝漸有成議且內外官亦截然分兩察典矣惟成化二年丙戌則應天府尹王綱坐老病罷以大京兆而厠居有司之列已異矣次年丁亥應內計却不舉行至五年己丑止當外察而南京吏部察郎中潘孟時等凡十六員與外官同斥謫何也八年壬辰內外計後次年癸巳當內計又不行矣而三年外計竣後又不時遣侍郎等官巡行考察時府同知毛瓊以爲言上不省也蓋官評之嚴於外而寬於內自昔然矣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爲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鴉鴉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人遂目爲陳老鴉亦與鴉鴉鳴哀曰燕等異矣

二胡暴貴不終

世宗所進用者後多不終而無如二胡御史之奇胡守

中以庶常爲刑部主事用胡公郭勳力改御史扈上
幸承天以治具精辦得異眷改春坊司直郎尋進會都
御史又晉副都俱兼詹事府丞時去登第時甫八年耳
會上怒郭勳將窮其奸守中懼株及乃極論勳罪自解
時人笑而惡之時議設重臣經略薊州上特陞守中兵
部侍郎以往而屢飛爲服勉以努力行且大用守中貪
暴不法爲言官所劾逮下獄論斬又二年興建昌侯張
延齡同死西市年纔四十其後則胡宗憲以御史按浙
江用倖臣趙文華薦超爲會都御史禦倭尋以功進副
都進侍郎進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言官劾

扶藹山房

其貪淫逮下獄論罪以獻璫有勞釋歸又三年歲世
藩羅龍文坐法言官復論其與同鄉逆賊汪直交通又
與同鄉羅龍文行賄於嚴氏再下詔獄始斥宗憲爲編
氓再下刑部訊問死獄中二胡皆以權奸薦用亦以材
請受上知皆驥貴而死非命守中初爲郭勳所厚自
善彭祖御女術郭信愛之使出臥內因與勳諸妾媵
通宗憲在江南亦恣情妓樂自負嫖毒之器至擁諸倡
女與幕客宣淫於制府乘醉狎御史門役至發旗牌斬
之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納鄉官洪梗之女爲妾蓋二
胡功罪稍不同其以淫肆枉網則一也○嘉靖初年起

擢者如議禮諸臣結託最慘例得保功名他如夏文盛
之以侍講學士兼都給事中與胡守中之都憲兼官倂
相似而皆不令終胡梅林之陞與王思質不異而受禍
亦同惟趙文華以侍郎告許遂首尙書加太子太保益
以三品直躋一品敗在胡宗憲之前其入益不足數矣
君恩如朝露信然哉○夏文盛之兼都諫雖極累然以
從五品帶正七品猶之可也天順間商文毅薦林莊敘
以春坊司直郎兼吏科都給事中則以官臣之從六
品帶侍臣之正七品從來竝無此體制實一時特恩亦
省垣中佳話也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七

扶藹山房

後輩侮前輩

嘉靖間上不次用人朝士多駭貴往往凌前輩每出其
上如初元時張璠劾楊廷和得志既而與楊一清費宏
輩同事又有端侮之使不安其位然張恃聖眷深重雖
屢斥而仍屢召不及禍也繼之者爲夏貴侯與嚴分宜
同里也夏舉丁丑科驟貴嚴爲乙丑科相去十二年而
官每躋其後夏作意狼籍之嚴僞爲過讓而夏不悟卒
爲所陷死西市至甲寅乙卯間王思質用禦虜功驟
貴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剿遼時唐荆川風之從田間
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與王亦同吳人也唐舉己丑

科王辛丑科相去亦十二年王位已重視唐爲堂屬眉
自以前輩威名新被簡用公卿俱下之志王之簡倂復
命疏內議其一卒不練致觸聖怒不免極典是雖介溪
之險荆川之禍然一公亦自取之至世宗末年袁慈齡
入與徐華亭並相袁舉戊戌徐舉癸未相去十五年袁
又徐督學時諸生也袁倚上恩幸遇事輒專決不少讓
徐故爲贊歎自以爲不及袁深信之不疑居半載以病
去卒於途徐積前憾僅與下語徐雖非嚴比然亦可爲
凌轢前輩之戒矣

汪徐相仇

野獲編補遺

扶荔山房

汪雅堂名在前歛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
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癖與同僚不叶被其構於
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憎其
倨立意羅織之讎日當受咎雅堂蒲伏哀泣願代受戾
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卽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
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僞命痛筆承胥靡之汪歸應試
卽以是年列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策仕卽得嘉興府
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綈餽餉
無間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
吏才但乏黨類之譽汪潛瞰其篋盜錄籍日月纖毫不

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上之直指日簡
刻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
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遠至對
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職完始發遣徐
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香火情
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調僅轉南刑
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
究其用暮年尙未忘再出也

朝士匿喪

永樂七年御史左懷父喪不下憂太子曰御史朝廷紀
綱之官懷父喪何以不憂正百官執送上行在治之永
樂十四年刑科給事中丁鈺者本淮安府山陽縣民以
刁詐著名因里人壽祿誣告其聚衆爲妖生死者凡數
十人法司上言以爲忠特授今官後坐母憂未滿輒隨
衆大祀齋官爲御史所劾時上亦行幸北京逮至行在
以大不敬論戊正統元年禮部司務范繼先聞母喪匿
不舉命降邊遠雜職正統五年博興知縣梁吉襄陽訓
導馬坐俱坐匿母喪爲民正統十四年給事中王汝霖
父永和死於土木不知哀而嬉笑自如爲刑部侍郎耿
九臯所劾發嘉靖九年上言吏部侍郎董玘聞父喪

不去位御史胡明善等上命都察院行勘既而都御史王廷相言御史所奏不妄下部覆議命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夫方愷丁鑑王汝霖皆列臺省繼先亦在部署其餘亦士人讀書乃敢悖逆至此固可怪恨董中峯以會元舉甲負一代重名乃作此喪心事已無面目居人世他日何以得昭雪復官身後崇贈大宗伯賜上諡文簡似不可解穆宗初元濫恩亦其一也

不跪部院

吏部都察院綱維百辟京官自堂上官及詞臣科臣而外見於公署未有不恭參長跪者若外吏則上自藩臬之長而下以行賄應舉賤劣異惟正統初江西提學副使王鈺以考滿至都察院不跪左都御史陳智察其失禮呵斥之甚厲鈺遂引疾挂冠歸楊文貞士奇其部民也重其節爲詩送之稱其直道此時正爲首揆不能挽留之也宏治初年原任行人司副莊景以薦召用至京見吏部亦三揖不跪時耿文恪裕爲冢宰以其夙望留之奉令司官送之邸文莊濬最情之謂爲宵叛朝廷比轉南吏部郎中值京察則倪文毅岳爲冢宰以老疾去之倪與莊俱應天府人也蓋亦嫉其傲云夫上下自有榮威卽跪亦屬內官非屬於其人也兩公抗顏自

辛 扶荔山房

高甘心廢退謂之存品則可謂之知體則未然

考察科道

高靳鄭再起以首揆秉銓追恨臺省之聚劾也乃從中構得特旨謂朝覲考察在邇糾劾宜公先將科道官奸邪不職者嚴加考察其去隆慶己巳京察甫一年耳時言路俱聽考不敢言趙內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特疏諫止云恐所司承望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斥且引漢唐宋鉤黨之事爲鑒更有未有舉數百人一網打盡之語疏末又云臣兼掌都察院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援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上趙意專指靳鄭也靳鄭知其意事後必將駁正莫若引與同泄以杜其口乃又請會都察院共事疏中尙引關臣李本掌部管察而都察院不與爲言以嘗上意上命趙同往察於是靳鄭不盡得行其意而斥不謹者九人以前給事鮑時亮爲首浮躁者八人以前給事陳瓚爲首皆往時彈高最峻者事既竣恨趙終不解乃以疏授門人郝給事韓楫劾內江去位甫踰年而上登遐靳鄭見逐楫亦以考察斥而時亮瓚等各從廢籍中召用馴至卿貳盡計典仍不足錮人而韓楫爲世大詬不復振云高靳鄭生平彷彿似桂安仁其才鋒氣魄同故忍事復同其受主

辛 扶荔山房

上眷知亦同故皆能乘權行意如此頃今上乙巳一察則又不然矣時沈四明爲政臺省寥寥晨星吏部上應謫者數人皆內批留用時考察久不舉四明密揭以言路乏人爲言故上下此旨此嘉靖間留彭澤留趙文華輩之後所僅見也沈揣其時其勢非可用亢壯之時別爲此術以結言官正如韓平原攻道學而敗費秋壑繼之自度必不能勝乃厚加寵命以博其舉事若相反而作用則一也

星變考察

成化四年彗星見考察南京御史楊智等給事朱清等野獲編補遺卷二 三 扶荔山房

劾章綸外又及刑部侍郎王恕謂其到任半月卽託本部郎中黃綬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耦失節之婦宜加斥責上并命葉盛等按治之亦得實上亦以革前姑宥按章恭毅王端毅二公俱一代名卿生平無玷猶不免爲庭閭之愛聞聞之私受一時指摘情昵之難割如此哉然而纖瑕終不損完璧則大節昭昭耳目也

辰巳考察

朝覲以辰戌丑未年考察外官已亥年考察京官此成化後例也而亦不盡然如宏治九年丙辰朝覲去布政使

萱等是矣至三月終上復命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數人如例致仕閑住而不及庶僚已爲異矣至十年丁巳正大計京官之年吏科都給事李源又請考察浙江布政雍泰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奏亦如之事畢踰月始考京官此皆事理之難解者時徐文靖當國而劉梅庵李西涯謝木齋爲佐

官臣詞臣兼吏科

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景泰中林聰以春坊司直郎兼嘉靖中夏言以待講學士兼而李準者初以鳳陽府照磨得陞賓客蓋以九品冗員升三野獲編補遺卷二 三 扶荔山房

徐晞三代遺際

吏員徐晞仕國初至正統間正位兵部尙書致仕以異途任六卿世所共聽然不知其子孫所遇更異晞之子訥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養病歸至天順元年復任乞升上命升爲尙書司丞是直以首揆任子特之已爲奇事訥之子世英者以善書入中書科寫諸勅後中書

令人積勞至通政參議又遷南京左通政成化九年致仕歸宏治三年卒賜諡祭如例又非吏員非任子竟以白身致九列均有清流所不敢望者噫嘻何修而得此

施可

好施固是天性又是陰德然亦有儘可商者如予幼時在都中見故相許新安遇冬月輒令人負錢隨與後遇寒餒者輒乞之每出則鳴衣千百繞其左右有時錢不給則爭奪喧嘩聞至詬詈至命促輿急去時首換申公三撥王公輩以非體勸止之許行之自若也近年南中則李九我宗伯丁敬字廷尉亦行之貧丐無厭每值一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施輒三四及詭名以博青蚨天街闐闐時或枳道不得前亦聞有諷之者終不納也三公俱具菩薩行遇恤人言倘得請於朝如唐之病坊宋之施藥慈幼局行於葦下爲惠更溥諸公豈見不及此想限於時勢物力不能遂其志耳

戶部

安南戶口

古今戶口之盛至一千萬戶而極矣永樂六年蕩平交趾新平侯張輔奏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復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總得華夷戶口五百餘萬

此彈丸地乃居漢唐極盛時天下之半矣又糧儲亦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亦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俱太盈溢恐未可信

江南白糧

江南白糧之爲害至今日而極矣吳中士大夫亦憤相對而無能上控惟先朝詹事霍韜曾有疏陳時弊內一款云成化已前糧戶解納白糧及合用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內府糧戶不與內臣相接故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虧害宏治以後部官避嫌不肯驗收責小民運送內府是故有白糧一石加至

野獲編補遺

卷二

臺

扶荔山房

一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取銀四百餘兩乃得批迴者矣雖有法禁小民敢與內臣抗乎雖有號訴九重萬里曾無爲之上聞者乞勅各部改正舊法俾貧累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民怨少息疏入上令所司議之以聞而弊猶故也至隆慶二年蘇州知府蔡國熙奏民運白糧如內官監白熟細米每石加耗一斗供用庫白熟粳米酒醋局白熟糯米每石加耗五升至於鋪墊等費每石酌議三分與光祿寺祿米倉白糧一體收納監收者不得越例需求戶部覆奏如其請上命允行蓋兩朝亦知白糧之害故允二臣

之奏然當時已未必能行使尋至今其加耗且十倍內臣需索日增無已江南膺此役者家立破矣○額設白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有奇南浙之蘇松常杭嘉湖六郡徵解然蘇州府則長洲吳崑山常熟吳江五縣太倉一州而嘉定縣無之常州府則武進無錫宜興江陰四縣而靖江縣無之湖州府則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五縣而安吉州孝豐縣無之松江府則華亭上海青浦三縣俱有嘉興府則所轄七縣俱有

貢害

今南直江陰縣貢子鑄起自洪武間太祖幸江陰侯吳野獲編補遺卷之 二 扶荔山房 國與宅以饗供御膳止賞其味命歲貢萬勛爲一縣大害至隆慶二年用光祿寺趙錦言始減其半國興卽吳良時未改名也松江府吳越雲布至今爲巨害重繫之役相傳其鄉人錢文通 爲翰林時服以進講爲英宗所屬目間知出於松江遂命歲充御服又太倉州白芒布本閭左所衣不足供上乃僞有以餉壽寧者服以侍內廷曲宴孝孝與孝康后並稱其嘉命本州歲貢六十匹時州治初建軍民未安撫臣彭禮力爭之乃得稍減又數年而停止蓋聖主皆無心厲民無奈邪臣導誘爲害一方遽至於此

歲入

今宇內歲入各項將金不及千萬然惟正之供入太倉者不滿四百萬前元取民最輕固不可法乃稽之宋則大不然太宗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已可駭然猶全盛天下也南渡以後憲宗朝歲入乃至六千餘萬以偏安一隅乃得此數固爲橫征然以此支方強之蒙古苦戰五十餘年而後亡者不可謂非事力之裕也而民尙不告病當時主計者勝今日萬萬矣

禮部

郭宗伯論諡

野獲編補遺卷之 二 扶荔山房 近年郭宗伯 明議上疏議補諡奪諡以身犯衆怒而不顧天下壯之然其中亦有未確以予所知如嘉靖中戶部左侍郎唐胄正直忠諫法宜補而不議及又如吏部尙書汪鋐邪佞狠惡蓋世無兩法當奪而亦不議及豈智者之千慮乎

文廟不祀周公

文廟自唐以前俱祀周公爲先聖南面坐以孔子配爲先師東向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得並坐南面其後又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今制獨崇孔子而爲至富但顏子猶得降居四配以周公上聖僅祀於文華

殿之東室則五帝三王之後雖與孔子東南相向然不得復享大祭是亦當討論

議革張浚祀

南宋宰相張浚萬口哄聲以爲聖賢宋晦翁晚年深自悔告輕信其子張栻家稿遽章行狀以致天下不信本朝安陽崔統極愴之語見洵詞中又長洲祝允明罪知錄深譏其失近日書中王衡力詆其人俱千古快論然俱未及聞之朝至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始有馬比部一疏今載其略僅十之二云○刑部督員外郎馬賁奏爲議革濫祀前代宰臣以正大典事臣惟國家設立帝王野獲補遺卷五 癸 扶荔山房

癸

扶荔山房

兵將之情未相通若不剋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關與洋以固根本敵人境則撤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後復不然吳玠郭橐駝浚又不然願以爲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遂次富平縣舉室引兵驟至諸軍皆潰自是關陝不可復此富平之敗一也紹興七年復視師淮西帝本委岳飛圖大舉矣詔飛詣浚議事浚問王德淮西軍所服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議鎮之如何飛曰德與鄆璣素不相下一旦壓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不足服衆又問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宜撫飛之舊師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與浚忤卽日上章終母喪服步歸廬山浚怒奏飛積愆在於併兵奏請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呂祉爲都督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鄆璣副之璣與德列狀交訟璣以衆叛降於劉豫呂祉死之此鄆璣之叛二也孝宗卽位命浚都督江淮總率李顯忠邵宏淵二帥顯忠與宏淵不相能而顯忠則竭忠報國宏淵則懷私誤國者也浚不能辨乃使之並戰金字徽引兵來攻宏淵則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又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

癸

扶荔山房

平人心遂搖無復顧志諸將各遁沒不能聲宏調之罪而領職仍前反安置顯中使懷恨而歿此符離之治三也然其經理圖謀之不善非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管浚惡之聽其歸而不能留符離之戰庚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然則宋高之不能中興者秦檜爲之首而張浚爲之從也然浚之罪又不止是也以曲端之將才足以輔岳飛而恢復中原者乃不聽其謀受譴而遠謫之既譴矣又假設端之旗以惑虜而不知其事已洩遂至大潰既以潰爲慚復圖用之而又聽吳玠之譖陷之獄中端仰天長呼指戰馬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泣數行下浚又必欲置之死地隨使康隨坐之鐵籠爐火逼之一時九竅流血而死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岳飛乎岳飛之見殺百世之下雖婦人女子亦知憐其冤若由端之見殺及浚之屢敗史冊事俱難掩而中不無掩飾故不謂其殺戮忠良敗壞國事而反謂其能雪讎復土謬歸以中興之功後世儒臣不加詳察誤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卽古帝王與忠良之心必差與之列矣疏上得旨下禮部會議以衆論不同而止馬竊竊正大然皆世共傳之事如富平之敗歸罪趙括

斬之蓋討苗劍時哲爲首功浚欲盡歸於一身故忌而殺之正如正三歲兒僭位之罪殺太子專同一肺腸無非張大其復辟功也符離敗後尙敘實諸將疏云殺傷相當而私遣使詣金請和孝宗始大怒遂之近有友人云張浚游談惑世似王衍自以爲是執拗不回似王安石不知兵而妄談兵似李元平擅封拜專生殺似王浚掩敗爲功似鮮于仲通厚結幕客抗誓朝廷似王敦擬設小使輸情於敵似王黼報恩私門不惜公家始終底黃潛善似張全義妒賢嫉能黨同伐異巧譖李綱岳飛又似元載李逢吉諸人其然豈其然乎○按高宗崩時將祈廟史官楊萬里宰相周必大輩凡號理學大儒俱欲以張浚配獨翰林學士洪邁謂宜以趙鼎呂頤浩陪祀廷臣右浚者紛起爭之孝宗卒用洪邁議祀趙呂二臣浚終不得侑食則浚在當時已有定論矣豈有見擯於本國而崇祀於異代者馬比部之論百世不易也馬號具泉吳郡人與祝枝山王辰玉俱同里三君子不謀而合真卓見哉○浚弑太子專并乳母同埋其事與朱全忠殺故太子德王極類但浚不反耳今謂宮人陶金香爐有聲致粵驚頑此李煜太子事浚黨妄移之以飾浚罪正卽以韓琦處元昊刺客事亦移之浚謂遇苗劉

行刺於秀州同一囑語

孔廟禮樂

宏治九年孔廟春祭太常寺奏祭先師孔子已用天子禮增爲八佾之舞惟樂器之數尙用諸侯爲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爲七十二人如天子制禮部復請通行天下并南京國學一體遵行上謂所言良是如擬以副朕肅奉先師之意開五日爲丁祭卽如擬行之時太常寺卿爲崔志端本黃冠也至嘉靖初大學士張孚敬迎合上意改八佾爲六佾樂器亦遞減之是孔子之徒反背其師不如猶寵弟子有人也惜哉

野獲編補遺卷二

聖 扶荔山房

孔廟尊稱

孔子微號久已有定稱卽加至百言不足喻揚而宏治間議加美名有可笑者如刑科給事中吳世英請加孔子爲文祖大成至聖已屬未安至十三年常熟知縣楊子器又請加孔子爲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雖褒頌倍尊似更支衍當時俱置不行此又非禮之禮正如唐宋間人主尊號至二十餘字極古今之懿美總之皆贅也此等建白恐夫子聞之亦未必樂○景泰三年國子助教劉朝乞尊孔子爲帝增樂舞爲八佾事下禮部時胡濙爲尙書不許然八佾之議成化間竟行

之○成化間周宏謨請加孔子號廣運聖神會議不允則周正爲禮官

考察官議禮不納

嘉靖四年大禮集議書成加禮部尙書席書太子太保書乃上言自臣等正議五人外附議者六人則參議能淡等正國是定人心者一人則侍郎胡世寧乞附名禮書者二人則百戶聶能遷等請附太廟一人則署丞何淵助大禮一人則先任給事中陳洸以議禮爲人嫉惡誣其妻鄭以奸離異誣其子杜殺人重辟乞爲開釋得旨如議洸免解爲民鄭免離杜免死於是人思榮進求野獲編補遺卷二

聖 扶荔山房

陸求復職者俱如所請至是考察罷閑御史庾守隨者襲百戶隨全之說撰述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陵寢重事守隨前爲言官不聞獻議今以罷去妄議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又論大學士璉與尊密議總言廷臣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皆正論當從上嘉納之至七年禮部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詢知州乞原銜致仕并言章皇后謁世廟時侍劉龍執不可臣力諍之不得近聞纂禮書倣於聖母謁廟之條大書禮臣昧禮違詔之失而繫臣名於下則臣之心白矣疏入上不省蓋世宗之嚴慎計典不肯輕破成例如此固

不待豐坊之獻諂不收也

命名禁字

字文周天元帝好自尊令臣下不得有高上天下之名至改高祖稱遠祖後世非之至宋政和中給事中趙野奏陛下寅奉高真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者悉令釐正尙有以天字爲稱亦當禁約徽宗依奏本朝正德初劉瑾盜柄時亦矯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俱更正總皆非盛世事也惟避諱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輕如太祖舊名單一字及後御諱下一字當時卽不避宣宗英宗廟諱下一字與憲宗潛邸舊名及再立東官所野獲編補遺卷二

雷 秋菴山房

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艱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何用萬言書兩字做尙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洩液爲秋石謂服之可

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事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尙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科場

永樂補試再試

永樂元年癸未三月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猝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令應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其北京郡縣學校近廢於兵者宜暫停此後永樂三年仍舊鄉試制日可本年秋八月命侍讀胡廣編修王達爲應天考官次年甲申卽會試取四百七十二人爲本朝稀有之盛蓋補癸未會試且做洪武乙丑科例也至四年丙戌會試始爲正科僅取二百十六人放榜後廷試已取林環等三人爲一甲授史官如制矣再命乙榜舉人廷試取周翰等三人如一甲例授翰林則異典也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璘等八十四人其數益少時文帝幸北京未及賜廷對皇太子命授副榜第一孔諤爲左中允竟賜出身雖用丙戌例而正榜多士尙未試先拜乙榜爲官俟

尤爲殊寵會御史勅試官侍講鄒緝等出題誤謬下獄
命再試下第者得備概等十數人俱候至辛卯年上自
行在同同廷試蓋數年間鄉試會試事俱非尋常所有
也○試官王達者先以編修主應天試次科乙酉以待
讀學士再主應天試次年丙戌復以讀學士會試連司
文衡三次亦前後未有而概等十餘人其後多至亞
卿中丞等官○按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取中四百七
十二人蓋罷科舉者已十五年不妨多收文皇靖難開
科與開國無異故所錄如其數又洪武十七年甲子應
天鄉試中式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亦鄉闈所絕無
野獲編補遺卷二 吳 扶荔山房

鄉試怪事

正統六年辛酉江西主考官禮部主事林璧湖廣岳州
府通判林文祐同考官浙江鄞縣致仕教諭錢紳取中
舉人胡皞治易刊程家人卦彖辭義九五陽剛誤作六
五柔順爲御史邱俊所劾并言湖廣試錄自增知貢舉
官二員俱有罪皞當斥同肄業三考官宜治罪如湖廣
例者亦宜禁革上允之國初外省考官俱用教職至宏
治間始開用京官尋廢罷矣何以英宗初年卽有京官

典試且其副林文祐者爲永樂乙未庶常雖云名士乃
鄉省有司也何以得並列又分考教官豈少人而以休
致者承乏耶又會試始有知貢舉官豈鄉舉所得僻稱
當時典制了不可曉卽紀述諸書更無有及此等事者
惟宣德己酉編修重璘主浙江試正統丁卯修撰許彬
主福建試則奉欽遣以出亦未定制也○又正統十二
年山西鄉錄內詩經題雜周之積以積字犯楚昭王諱
爲禮部所糾上宥之但令罰俸今若如例迴避將無題
可出矣又景泰五年山西鄉試錄刊中庸義一篇考官
徐霖批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宜府巡撫都御史李秉
野獲編補遺卷二 吳 扶荔山房

効之云如霖所云則蹈襲雷同之文且戾旨背理今其
文不然宜追褫絲幣入官景帝從之此等批語亦常事
何至吹毛若此

科目別舉

國初以洪武三年開科至六年罷勿舉十三年正月詠
左丞相胡惟庸罷丞相官不設別置四輔官命天下舉
山林之士其科曰聰明正直曰孝悌力田曰賢良方正
曰文學術數其至者凡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至有
竟拜方面大僚者然雜科舉選止此矣其名稱最繁者
無如唐其次則宋唐設科目進士之外從高宗顯慶二

年至文宗太和二年其目皆可紀有志烈秋霜科幽素
科詞確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地
儒素之素科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長材廣度沉跡下
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磨
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
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
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伴伊呂
科手筆俊拔超邁流輩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
屑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吏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
識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材沉淪草澤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哭

扶藜山房

白舉科高才未達沉跡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
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
科樂道安貧科諷詠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
高蹈邱園科軍謀越眾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
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政
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
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才任將
相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乃至上勳上相加郭子儀
者又出翹關負米科則紀載尙有未盡者而考功之法
亦甚詳繇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日德義有聞二日清

慎明著三日公平可稱四日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
十七最一日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日銓
衡人物擢盡才良爲選司之最三日楊清激濁褒貶必
考爲考較之最四日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
五日旨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日決斷不滯
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七日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
衛之最八日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爲督領之最九日推
鞠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十日讎校精審明於刑
定爲校正之最十一日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
最十二日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日賞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哭

扶藜山房

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軍之最十四日禮義興行肅清
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日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
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十七日
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勾檢之最十八日職事修理供
承賑濟爲監宰之最十九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
使之最二十日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
一日謹於葢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日推步
盈虛究理精密爲歷官之最二十三日占候醫卜效驗
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日察檢有方行旅無壅爲關
津之最二十五日市廛弗擾盜盜不行爲市司之最二

十六日牧養肥碩蕃息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日遷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鎮防之最其至明備矣宋世制科初爲賢良方正與茂才異等又增博學宏詞建隆間增書判拔萃開寶又增孝弟力田又苛材異行文武材幹等科至仁宗天聖七年乃酌舊制定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科凡六科又畫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又高蹈邱園沉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司馬光爲相又奏設十科一日行義純固可

扶嘉山房

爲師表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日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日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日善臺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日練習法令能斷清讞科崇寧三年又設八行其等第孝弟忠和爲上睦姻爲中任卹爲下苟備八行貢入太學免試補爲上舍釋褐優升然而當時賤之後迄不行其最重無如制科人等若不幸年至卿相然屢屢行南渡後尤重之有博學宏詞與詞學兼茂兩科蓋卽本朝館選意也太祖自洪武十八

年再開科試士遂迄今循其制他途並廢不得進矣

不求聞達科

宋自諸科之外又有律科明法科其後罷明法科而置律學又有日應百篇科則一日作百詩也僅得趙百昌一人然止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宋太宗時命賜及第後無繼者又有不求聞達科然非有司所敢舉也本朝陳靜誠吳康齋陳白沙皆由此立登侍從最爲盛典此後薦辟漸多漸輕授官亦漸平矣

場題成議

建文元年己卯應天鄉試首題爲可以託六尺之孤一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幸

扶嘉山房

節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勦衡文者有意責備方黃諸公即抑偶出無心即卽云無心與時事暗合亦不祥甚矣

場題犯諱

世宗朝章奏觸忌者例得重譴至中年而鄉會試錄尤多諱忌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初登極時不必論嘉靖十六年丁酉順天鄉試大題爲天地之道博也一節則犯御名上一字次年戊戌會試出題厚所以載物一節又犯御名十九年庚子福建出至誠無息五節凡四犯御名然是時猶未逮治考官也至二十八年己酉浙江題

爲博厚配地一節亦犯御名是年山東以無爲而治程文語涉譏訕逮按巡御史葉經死於杖下何以獨不問浙江也至三十一年壬子四川出博厚所以載物二節則兩犯御名三十七年戊午山西雲南貴州俱出徵則悠遠三節則三犯御名俱置若不聞至四十年辛酉順天山東俱出久則徵至博厚則高明湖廣出徵則悠遠一節俱兩犯御名以上俱不見詰雖云二名不偏諱然張永嘉嫌名亦已奉欽改何諸臣不照顧及此蓋上是時方修新年永命故事臣下爭進諛詞以求媚故至諱無忌一章層出迭見初不計及御名上一字也揆之唐野獲編補遺卷二

五 扶荔山房

宋臣子避諱同音者何啻千里云

預傳考官

各省改遣京官主試定於今上之乙酉至辛卯則三舉矣時山東鄒試預傳爲吏科左給事李周策戶部主事楊鳳二人爲正副於時巡按山東御史何出光貽書於同官李以唐言其事以唐未遽發及差試官疏上果係二臣李始具疏云臣於六月初八日得何出光之揭已云主考爲李楊二臣直至今七月十三日禮部具題與向所傳聞不來此實尙書于慎行之罪蓋以于爲山東人他有所私也于具疏力辨李楊二人亦各上疏辭乃

改差刑科給事劉爲樞吏部主事奏應麟俄何出光亦有參疏至詆愼行抗違明旨蒙蔽弄權時于方負時望旦夕且大拜坐是事詰責之未踰月即允致仕歸于非行奸作弊者第不密則有之然被白簡則難解釋矣○李周策次年壬辰會試已陞禮部都給事中充同考官蓋憤其不赴山東之差也又次年癸巳以京察左官和遷兗州府判又分考山東時議其辭主考而受分校且俱在東省似乎厚顏於是外計再生謫歸遂不出

士子諂諛

武宗初年紹璫盜柄國事不必論卽科場亦破礪笑如野獲編補遺卷二

五 扶荔山房

正德三年戊辰科少傳大學士王鏊吏部尙書學士梁儲爲主考放榜後以取舍不愜士心流謫入禁中大內演戲優人爲主司問答狀或議其不公則對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安所得佳文字蓋以良爲梁也是科或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入闈主者有難色瑾特爲增額五十名其事未必真而劉字之子仁焦芳之子黃中俱以奸黨冒上第又傳秦黃中等八人爲庶常俱非常之事士子之肆諂固宜六年辛未科少傳大學士劉忠吏部左侍郎學士靳貴爲主考首題爲德行類淵一節程文破題用十哲字面忽有投狀於關部者內稱訴

冤人類淵爲乞恩改職事某家累朝聖恩久爲四配忽降居十哲之列使四人虛一位又使子張無處可居乞爲辨明復職蓋亦不得志者爲之是科會元鄒東郭狀元楊升庵真無忝科名卽詞何足爲主司損但言官有糾新京口家人通賂齎題疏上不報時蓮雖除而八虎正恣也

贈進士

天順七年會試科場遇火焚死士子九十餘人園子學正關禹錫請贈以進士上切責不許旣而如其言皆贈進士出身上親製文祭之敏其骸爲六大塚葬於朝陽野獲編補遺卷二

卷二

書

扶荔山房

門外題曰天下英才之墓至宏治十七年南禮部主事王儒泰其父王照以是年會試被焚亦九十餘人之一人今官無主守歲無祭祀各家子孫道遠不能省視以致居民侵毀乞令有司修築立祠壇與之祭上命順天府葺其牆垣題其門匾且立祭亭三間奏刻英宗御製祭文令人看守禁絕樵採兩朝聖恩加意於士子者厚矣歲久事湮漸不可問至嘉靖末年增築外城則并六塚遺址俱夷平陸矣其如英廟聖製何

建文庚辰榜

建文帝在位止開南宮一次是科爲庚辰以禮部左侍

郎兼學士董倫爲主考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副之知貢舉爲禮部尙書陳迪禮部侍郎黃觀監試御史爲王度俞士吉同考試官爲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吳勳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所得士如崇仁吳溥吉水王良廬陵胡靖新淦金幼孜常熟黃鉞武進胡濙莆田陳繼之建安楊子榮石首楊溥太康顧佐俱知名於時金今官大學士少保諡文靖東楊改名榮官大學士太師諡文敏南楊官大學士太師諡文定顧佐官左都御史吳溥爲是年會元二甲第一名特授翰林編修雖官不振而其子與弼爲大儒陪祀孔廟亦榮異甚矣惟狀元胡

璽

扶荔山房

璽本名廣建交賜改今名從文皇御極仍復其名爲廣雖官爲宰相少師得諡文穆然依阿附會時人以配漢之胡廣若胡濙受知文皇爲禮部尙書踰三十年官至太保得諡忠安亦以循謹致大位以上諸人品格不同要皆建文所植以濟後世之用亦奇事也但榜中諸公皆以降附登進獨王良一人能狗節而知舉兩大臣監試兩御史亦以死難見稱斯爲可貴耳高遜志者本產徐之蕭縣後以元亂徙居吾邑遂爲嘉興人洪武中以布衣徵修元史授編修至今官而故老無能舉之者因併一時在事諸人紀之○初胡廣對策極談藩王之禍

有冕家令之謀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此後宜力永樂間備極勤瘁以結主知顏亦孔厚矣高遜志字士敏靖難後匿跡不出竟免於難且全節義終較之殉國諸賢忠稍後而智足多矣○庚辰科一甲三人首胡靖江西吉水人次王良亦吉水人第三李賢爲廬陵俱同郡人真奇事而永樂初元開科一甲三人亦皆吉安尤奇又輩倫前序云是年入試者千餘人較之洪武辛亥會試已五倍之矣

勤戚司文衡

國初以左都督李文忠兼掌國子監祭酒事以駙馬都尉梅

野獲編補遺

卷二

美

扶荔山房

司山東學政今人或知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瑄上言國子生文學優劣分隸六堂邇來俱無甄別高下不分宜考次之上命嗣魏國公徐輝祖及翰林官同詣考試仍令吏部尙書杜澤以次錄用則又兼塚宰銓衡詞林校文之任矣蓋聖祖手刈羣雄顛倒豪傑故從橫用之以示不測非右武人也

陳尙書陪所

陳陪所長祚尙書父名璠故張江陵癸丑房考門生撫楚時值張封公殺直麻哭號以謁太夫人驟遷至戶部尙書爲世所嗤笑陪所又爲江陵公辛未大主考門生

以南世通門入幕無間癸未以兵部職方郎分考南官今首揆葉福唐今冢宰張道陽其所得士也陳官至參政以病告歸其人在下中林居凡二十四年無一慰薦及之者何論啓事至萬歷戊申則福唐已大拜當輔漢陽以都諫轉太常爲西北正人領袖遂起升憲長以至方伯比福唐去位遂以白簡歸又七年而福唐再起當困滎陽又正統均復起故官以至清卿佐詔直拜大司空時論遂厭薄之然以兩門人故無敢指摘及之者兩世尙書俱用婦門得之又因緣師生屢躋屢起終以通顯無憾乎時情曾求典試至爭許同事蔑廉恥不顧也

野獲編補遺

卷二

美

扶荔山房

○陳瑞曾爲蘇松巡按御史有祠在吳之虎邱久圯無迹近因乃子爲司空復鼎新巍煥吳紳有欲毀之者未知能行否

野獲編補遺卷三目錄

兵部

武廟

武臣刺背

請武舉殿試

刺軍

戚帥懼內

武弁之橫

倭患

軍令

武弁僭服

武職比試

家丁

士兵

解軍

刑部

山人贅語

戊戌誦書

癸卯妖書

奴婢弑逆

辱及父兄

賭博屬禁

天順議罰之異

臺省

御史墨敗

科道互糾

苛求姓名

御史阿內侍

臺疏謾誑

言事

疏論奪情

京職

劉文泰

馬從謙

光祿官竊物

歷法

算學

佞倖

太極

兩六卿之進

正德二歌者

名臣一事之失

論芝

督撫

周文襄

白兔

羅汝敬

司道

監司創勢家

士人

周解元淳樸

沈祖量

婦女

命婦以妬受杖

南和伯妾

畿輔

元夕放燈

內府畜豹

建酒樓

禁歌妓

安樂堂

門官不避諱

淹九

風俗

契兄弟

野獲編補遺

卷三 目錄

三

洪嘉山房

書前錄

定樂堂

新小

野獲編補遺卷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兵部

武廟

唐高宗上元初封太公爲武成王開元間始置亞聖十哲以從祀尋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初卽位卽詔修廟與國學相對未幾幸廟以白起殺降命去之至徽宗宣和間又升張良配享殿上以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西向張良范蠡韓信李趙郭子儀東向爲十哲而兩廡則白起吳起各爲之首凡七十二人南渡後又升管仲郭子儀於殿上又增曹彬一人至本朝洪武間禮部請如前代故事設武學仍建武成廟上謂是歧文武爲二矣但以太公從祀帝王廟而廢武成廟并武學不設至建文四年正月始建京衛武學及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廢武學天順二年復設成化四年用國子監丞閻昂錫言古者學必有廟乞將武學餘楹改爲廟使知禮先勇後之義上許之而太公不得祀猶故也嘉靖間世宗修舉曠典無不明備至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四人其從祀儲貨李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洪嘉山房

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至十人蓋擬十哲復增伊尹
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華佗王叔和皇甫謐抱
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常慈藏啓元子王
冰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果朱彥修十八人從祀
南廡殿曰景惠門曰咸濟牲用太牢器用豆簠簋以
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合葬幾與文宣廟
並峙而武成之廟直至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議以武
學太宰請拓其制改建於大興隆寺故址上命會禮工
二部共議皆言宜倣唐制立武成王廟其配食者益以
尉繚子黃石公李廣趙充國宋將則增韓世忠岳飛本

二 扶荔山房

朝則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年夏秋致祭至仲
冬請車駕幸學之講武殿大廟上允之卽命擬議圖說
以聞於是文武兩廟并置王凡三大祀鼎立於京師矣
○今鄭州立藥王廟專祀扁鵲蓋扁故鄭人也神廟建
像慈聖祈禱有效蓬鼎新之香火繁盛爲畿南冠然謁
居專位而三皇反祀於旁倒置甚矣

武臣刺背

嘉靖末年用故將楊陞爲遼東總兵官昭感上知遇渥
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其與巡撫侯汝諒戶部督餉郎中
何東序互訐回衛久之復起感憤不平誓死與虜角因

之戰歿無子有母貧不免饑寒巡撫王之誥以聞上命
月給米三石復其家此果朝曠典然以勵各邊壯士不
爲過也按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 嘗殺紅巾至我
明正德間錦衣衛匠餘刁宣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
上怒命本衛杖而戍之嶺南至嘉靖初南禮部侍郎黃
縮爲白簡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盡忠報國字可驗上雖
不罪而天下至今嗤笑益至照而五矣割股剖肝固盡
孝美事然效顰不已亦成故套胡仲彬刁宣不足言惜
黃楊之見不及此

請武舉殿試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成化十四年宦官汪直擅權方務邊功右武人乃上疏
請武舉設科亦用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上下
其疏於兵部時余肅敏爲大司馬不敢決請廷臣集議
於是會同英國公張輔文武諸大臣及科道議之衆知
不可然不敢逆直遂條上大略選武臣嫡子就儒學讀
書習射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
三場試策以四月初一殿試賜武舉及第出身恩榮次
第刻錄立碑一如進士制時萬文康當國心知其非恐
沮之且得禍須有術以緩之乃密奏上內批出武舉重
事未易卽行宜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

巡按提學具奏起送事方得止文康生平以阿媚取寵獨此事調停最安然至宏治中畢竟行之但不殿試耳以孝宗親禮儒臣四方清晏猶不免爲綴弁破格今南北多事武夫俱有躍治之心或議及殿試未可知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請武舉鄉試上以累科未見得人命已之給事中王夢弼請六年一舉亦不許未久復行之

刺軍

宋健兒刺面以防逃逸韓琦欲刺陝西義勇手司馬光爭之不從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趙皇後從劉錡敗兀朮於順昌者是也然未有刺臂者野獲編補遺卷三 四 扶藹山房

本朝極重黔刺太祖厲禁不許嗣聖濫用乃有極可笑者如景泰中武清侯石亨爲總兵請征勦也先軍人一勝二勝者得保家產四勝五勝者左右臂各刺赤心報國四字景帝曰領軍勝虜刺字是刑罰加於無罪不近情不許武人不學妄議至此

戚帥懼內

汪太涵與戚元敬少保生死交也戚歿而汪志其墓述其爲妻所困幾至絕祀其說甚備內所稱一品者是也然汪之怕婦亦與戚相伯仲卽汪長君無疆爲其婦所懼亦母夫人導之也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自古然

矣

武弁之橫

正統十三年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景道遇邢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爲巡按御史段信所劾其時都司之橫如此又二年爲景泰元年萬全參將楊峻以挾私杖死都指揮僉事陶忠初擬斬未幾景帝宥之令隨父昌平侯楊洪立功而已都司之賤又如此夫以五品刺史反見撻於健兒其時編紳道喪可爲短氣又宣德間寧州知州劉綱河南鈞州人以進士起家出守凡歷九考廿七年加至二品服俸竟不遷致仕歸然則甲科郡守將終身爲偏裨簪耶當時典制亦難解矣

野獲編補遺卷三

五

扶藹山房

倭患

比歲倭犯朝鮮中朝傾兵力救之一時大帥非人蹂躪其境剽掠淫恣更倍於倭頃聞人談及嘉靖癸亥十一月倭至興化府僞爲官軍赴救城中開門納之倭遂入據其城踰歲方去其慘毒不必言其時立功大將如劉顯者卽今劉綎父也其在東南號爲良弁然御軍全無紀律興化城逃出婦人顯軍卽掠奪之卽原任參政王鳳臺者其新繼妻年少姝麗亦爲顯所納諸大吏俱不敢詰顯後以積勞奏凱登壇入蜀平九絲夷酋與蜀撫

會尚書省吾同爲江陵公器重其子經從滇黔起屢奏功其後朝鮮之役亦以凱旋爲時向用方倭事起時吾鄭有朱先者以販鹽拒捕傷官兵論斬會募壯士爲前鋒先奮身應募以貌偉充隊長一日賊倭十三人胡襄慙爲督府卽以便宜拜守備踰年至參將然性偏強不能事上官俄進副總兵被臺使白簡論斬久之事得白降參將再進再謫終爲福建大帥廉勇善戰有惠愛能撫士卒得其死力閩人愛之以年至請老優禮允歸今臥林下四壁蕭然尙健無恙余幼熟識之其同時立功者如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皆以征倭取富貴能結交文士表章戰績遂爲世所侈說朱先爲將軍有古人風似不在諸弁下竟沒沒無聞惜哉

軍令

胡襄臨提兵在吾郡時有健兒買酤肆醇酒肉鮮飲啖而不酬其值且痛賊之酤者不能平訴之行臺胡立命縛卒至卒力辨云無之胡不能決時徐文長在坐謂賞罰腹以驗之胡笑以爲然謂酤者曰腹中有鮮則已不然汝當抵償酤者聽命立割之則鮮尙在遂釋酤者而倍償之軍中股栗不復敢肆徐以書生而有膽決乃爾

武弁僭服

今武弁所衣繡胸不循欽定品級概服獅子至錦衣自指揮僉事而上則無不服麒麟者人皆謂起於嘉靖間後乃知事在景泰四年錦衣指揮同知畢旺疏援永樂舊例謂環衛近臣不比他官概許麟服亦猶世宗西苑奉元諸學士得衣鶴袍猶爲有說至於獅子補又不特卑秩武人今健兒荷刀戟者無不以爲常服偶犯令輒和衣受縛宛轉於鞭撻之下少頃卽供役如奴孰知一二品宋章辱戮至此

武職比試

今武弁襲替至京比試徒應故事其目不識丁射不穿札者俱金紫銀青而歸徒糜廩餼緩急不得絲毫之用偶檢得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兵部題浙江巡撫趙都御史陳將材一節而申明之請飭各撫按督學憲臣將應襲替人年十五以上資質可造者送學充附作養凡遇襲替年及二十應比試者學臣考鞬鈴策一道轉送撫按覆閱鞬鈴貫通弓馬嫻熟者爲上等鞬鈴疎而弓馬熟者爲次等鞬鈴弓馬俱不習爲下等送部比試上等等候缺管事中等帶俸差操下等與支半俸候第二年再考赴部覆比二次不中者照那政例仍支半俸三次不中者革發爲軍別選子弟襲職奉旨依擬行按此法

於武弁考核最嚴亦最恕人而不廢此輩心思自奮竟不知廢於何年而穆宗史亦不載何也

家丁

家丁蓋昉於唐李藩鎮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呂用之之莫邪都楊行密之黑雲都楊師厚之銀鎗効節都而始盛至沙陀以健兒爲義子而極矣今西北將帥所置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間至登壇亦有以降虜效順者尤稱驍健近遼左李寧遠專仗此樹勳勞已朝鮮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邇不欲他兵分其功潛率野獲編補遺卷三 八 扶荔山房

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館遇伏一舉殲焉其家丁李友昇者積勞已至副總兵隻身殿後戰歿如松始得脫昇初爲健兒昵一妓因違令失期當斬如松惜其勇因用重賞買妓并爲製奩具共費千金賜之至是以死報云

土兵

土兵之設始於成化初年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建議以營伍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關宜邊民兵之壯者編成什伍爲土兵量免戶租凡得五千人訓練之士兵強盛時毛里孩入寇爲之退却祥去而此法遂廢今內地所謂民壯者始於正統己巳之

變亦非祖制初招募時器械鞍馬俱從官給地方有司春秋訓練遇警調用宏治二年復命行之此後照例編

金徒供迎送之用然正德季年王文成尙用之以殲寧叛沿至今日竟列輿皂之中捕拏民犯虛費工食毫無所用各邊將領又專倚家丁爲鋒銳弁士兵亦久不講矣然延綏之兵至今爲諸邊冠他鎮則不然以故嘉靖間薊州練兵終不能成列王恩質中丞以此坐重辟陸萬間戚少保繼光爲帥反用浙兵於薊由是精兵稱朔方第一亦時勢使然若土兵之在東南則倭警時趙文華誓師浙江故令鄉官領兵團結出戰又查籍開田百野獲編補遺卷三 九 扶荔山房

萬畝以贍新兵時蒲坂楊襄毅新從薊還召領中樞覆疏謂鄉紳爲帥督責未便且開田出於何所事遂得已趙之說益欲借以籠桑梓張威福尤舛謬之談也

解軍

解軍一役以本圖里長充長解先爲娶妻備貲裝事之如嚴父防之如大敵尙恐中途逃遁相累其踐更得此遣者舉家震怖哀號至有因而抵罪假家者近年則稍不然曾記幼年侍先人邸中有吳江一叟號丁大伯者家溫而喜啖飲久往來子家一日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爲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

軍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慎勿再來倘此犯還去奈何丁不顧命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思不遜也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云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來則批迴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還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作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僱一二男女一爲軍妻一爲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成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穀寨而荷戈之人優游閭里更無誰何之者向來長解凡遇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十

扶荔山房

逃叛必告所在官司追捕即羈留之然後發卒追討百中不得一二自蹈重典者比比如何拙也

刑部

山人叢語

山人樂新爐者江西臨川人本監生也來京師以博閣游公卿間多造口語人多異惡之然頗有才智以故士大夫亦有與之暱者時爲今上之辛卯冬刑科給事中王建中特疏糾之內云新爐捏造飛語以鉅元標徂於仁李沂梁子琦吳中行沈思孝饒伸盧洪春李植江東之爲十君子以趙卿洪聲遠張程蔡系周胡汝章陳興

邵張鼎思李春開爲八狗以楊四知楊文煥楊文榮爲

三羊又爲諸日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又與鼎

補僉事李珣改作參申閣下本稿并與原任給事中羅

大紘爲同鄉交好講究禪學及他諸不法事上命逮新

爐於詔獄鞠之具伏諸罪狀上命荷立枷成之尋死張

鼎思故爲吏科都給事中諱爲慕僚上疏自白其冤云

身本蘇州人首發申爲會試大座師次授王爲庶常時

彼習師俱同里人因在言路忤直不附二相被貶今新

爐所指自有人獨臣爲人所易致招詞中遂改入臣姓

名不得不辨其易與否不可知而吳吻儂薄遂嘲爲張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士

扶荔山房

換狗云王次年外補僉事又一年癸巳大計以不及謫

爲生此疏云○新爐事先爲東廠所發已得旨訊鞫王

給事參疏繼之非王始禍也新爐先年曾入大瑞張宏

幕下稱契厚馮保之得罪宏授意新爐以轉授言官論

之原任順天通判周宏瞻建言疏中曾發其事蓋新爐

之傾險有素矣

戊戌誦書

呂新吾司寇初刻閨範一書行京師未久而皇貴妃重

刻之且爲之序尤豔照一時朝士爭購置案頭亦漸有

論說而無敢昌言者吏科給事中戴士衡首發大難參

包藏禍心有敬宗林甫之謀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縣樊王衡者繼之舉朝駭愕益以首篇明德焉后進封事不免稍礙眼耳其時有爲圖說破者又專攻呂司憲其語深文且難引在事知名大臣數人以質之於是諸公張新建相左者遂指及之前二年呂與秀水流繼出爭爲少宰俱不得而沈沈獨見逐沈與新建素厚呂遂疑新建爲沈報復矣呂先有疏其殊語爲直陳天下安危而疏尾云敬上憂危之疏以故敗語之前又標名云憂危竑議以議切之其云燕山朱東吉者竊名也竟不知何人所造又書本名閻範易名閻鑑亦不知出自何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藪山房

重刊閻範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閻範序

嘗聞閻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皇咸慎重之于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恭巾櫛

倚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願乾剛獨斷出關讓學天人共悅疑義盡解益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競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訓誡諸書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官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諸明白易簡足爲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閣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昭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已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敘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詞約真閨臺之儀鑑也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故勸有遠願出官貴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饒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閻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萬歷二十三年乙未七月望日序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藪山房

此貴妃舊序妃兄鄭國秦之伯鄭承恩重刻今行於世但圖說第一段明德馬后居首者今已刪去不存不知何故載給事既疏參呂司寇矣承恩辨疏即以跋語爲出於給事之筆此仇口往復之常亦無足訝惟是樊知縣疏承恩以爲遠臣不宜構此大逆必士衡之黨大奸大權主使之則明指張新建矣蓋士衡曾爲新建知縣故直坐張主使而御史趙之翰一疏又附會威囑謂新建實造此謀而同謀者則劉楚先劉應秋徐作萬建鳳等諸人上怒益不可解不兩月張相遂借東事見逐初旨位冠帶閑住第二旨謂張位倡言爲首著革冠帶爲

野獲編補遺

卷三

西

扶荔山房

閹宦圖說跋

東吉得閹宦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

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甄生之計邀內奉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用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威曉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胎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官何地且稱脫簪勒謹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會見從古以來有官闕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訓改誠彼乃母后臨子傭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后賢行多矣胡圖說其繇貴人進位中官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官惘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官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鏡四匹綵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費之體却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黨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孟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太

扶荔山房

朝門無乃欲蓋而彌章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語或曰國本安危寧論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語有所忌倘明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溪潘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威略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活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陋所能爲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日子眞非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成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閹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常布

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賊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

癸卯妖書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太

扶荔山房

東官未建自乙酉姜給事應麟孫比部如法沈吏部瑯三君抗疏後無歲不以建儲爲請至壬辰春申吳縣以密揭被疑癸巳春王太倉以竝封被議上憲言者滋甚冊立再三緩期至辛丑年而明旨忽從中下立東官封福王不錄羣臣建白天下其曉然知聖意久定特不欲臣下居以爲功耳至癸卯歲則震方久安者已歷三年乃妖書陡起復借改易東朝爲名而指朱次樸姓名以實之其立意甚毒造語甚巧而其詞旨甚不經時上怒莫測舉朝鼎沸僅捕繳生光服上刑聊以塞責完局耳至於造擇之人終莫能明也余向已述其概今錄全文於後

續憂危竊議

附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聖覽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六

扶荔山房

國本攸關本書用紅連紙刷印皮面上簽是此四字無邊欄續憂危竑議本書第一張第一行是此五字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官有未安乎曰然大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鄭貴妃之專權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用朱者蓋朱名廢庶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相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瑞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九

扶荔山房

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其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玉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瑞十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格疎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鄭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常用於人故有禍己自成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榮備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嚴賈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

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歷三十一年吏部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此妖書立意踵前圖說跋而作故名續憂危茲議但其所傾陷者別是一番人耳所云鄭福成者則指鄭貴妃與福王所謀必成前之諺名朱東吉亦是此意其時文武要津各緣天怒以報夙仇如熈帥王之植亦何足言若郭江夏沈歸德諸公俱幾不保首領實此書爲之祟真所謂交亂四國豺虎不受者會聞一鉅公云此編衣鄭樸者實爲之其意借以傾其同類不虞貽禍至此鄭爲故大司馬洛之第三子素狡獪無賴先於壬寅年與野獲編補遺

卷三

壬

扶荔山房

奴婢弑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爲羣僕所鬻割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

也又萬歷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蕩其諸舊僕獨與愛婢春桃嬖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暱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牛挈資逸去不數日吳達四鄰磨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踰半歲始得三弑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骸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辱及父兄

語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往年甲申刑部尙書潘季馴野獲編補遺

卷三

壬

扶荔山房

請寬故相江陵子孫而御史李植劾其往年自敘河工以發蹤人功推江陵而以徇功自居又云父訪蔡充軍兄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則太甚矣潘兄故以甲科官詞林亦名士也自是而後彈章所指誣及家門蔓延閭閻其穢令人掩耳矣

賭博厲禁

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爲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惡民易犯宋時淳化二年閏二月太宗下令開封府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行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此法至善蓋人情畏死自

然哀止又有嗜賭者將妻妾賣姦以償負進亦有弁妻注而輸去者按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肉刑如太祖初制解其腕可也○正統間大興知縣馬通建自治賭博之法法司覆議已定犯者運糧口外矣今此法何以格不行僅從初制擬杖卽加重者不過枷示何耶

天順議罰之異

英宗復辟後刑賞最爲失平而殺人抵償更有極倒置可駭者今聊記一二如天順二年九月有湖廣常德衛野養編補遺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指揮使夏瑄殺依己以居者妻子三人俱焚之按祭司馮誠奏鞠凌遲處死刑部郎中許振以審刑至辨所殺爲僱工人減論絞後瑄數陳訴冤法司俱置不理瑄子虎上疏願代父刑且謂父殺家奴非僱工人都察院謂其情可憫瑄遂得復職誠以失人死下錦衣獄至三年四月沂川衛指揮僉事王有忠殺其所部爲盜者遂曠所部殺之事覺所部七人皆瘐死忠坐謀殺人造意斬巡按山東御史郝淵之謂殺一人而死七人況忠非親殺者情可憫上命有忠發充甘肅衛軍夫殺人至三人七人此宇宙大變一得復官一僅遺戍此何律也至

三年六月御史何楚英巡視光祿曾作奸廚役朱辛逾月而死命錦衣訊之下刑部獄擬贖杖還職上命枷於都察院前三月滿日以聞至九月始釋枷降爲廣西平南典史以御史杖一廚役且死在保辜限外何至荷三木且至三月較之兩指揮殺多命者何啻天壤蓋是時曹石擅權專右武人以至臺臣僇辱至此

臺省

御史墨敗

世宗末年寵賂滋彰上下相蒙無聞以職吏上聞者至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浙江黃廷聘同籍過衡山縣野養編補遺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不禮知縣陳安志陳怒發其篋得金銀諸物甚夥廷聘惶懼遜謝始還之其事傳聞入都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發其狀上命廷聘冠帶閑住臺長可謂能舉其職矣四十五年給事中何起鳴追論巡撫鄧陽都御史陳志先任御史按江西歸家過崇安縣亡其四囊建寧府推官吳維京爲捕獲得之其中皆金寶且有簿二扇載賂遺不下數萬上亦命革職閑住蓋以首垣糾西臺也至穆宗初年屯鹽都御史龐尙鵬疏劾淮揚巡鹽御史孫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宜令先革職聽勘上允之是又同事憲臣構糾與前兩事稍異矣今上丙戌年南京掌

院右都御史辛自修疏劾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贓賄數萬奉旨追贓遣戍此以堂官參治臺臣正與張永明同至辛卯年原任江西廬陵知縣新任試御史錢一本追諭巡按江西丁憂御史祝大舟臨行票取多贓上命刑部主事馬繼龍往勘得實乃命繼龍逮大舟至京下詔獄遣戍追贓蓋以舊屬吏新臺臣發同官贓狀也至壬辰年御史李天麟又劾大理丞原任御史蘇鄴按還貪肆贓盈鉅萬次年大計以貪例斥爲編氓是兩事皆同寅自相計較前事更大不同而主上處分亦較世宗朝加重蓋巡方不檢固自取之而爾臺體面掃地盡矣

野獲編補遺

卷五

誥

扶荔山房

○永樂八年北京御史鄒師顏劾啓監察御史白春巡視驛站貪受賄賂皇太孫命都察院鞠之時上北征未還大孫留守北京行在也宣德中御史嚴監受賂事露爲御史劉洪道劾罷又宣德末年英宗登極御史劉楨劾御史鄭薦侵欺物料受匠吏銀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命逮下獄又御史孫純鄭夏劾御史胡正巡視倉糧爲表兄千戶納糧囑託徇私亦下法司逮治蓋國初臺臣已相訐如此近日有臺不攻臺之說雖非國體亦近於厚

科道互糾

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張璉以兵部左侍郎爲北科道所糾桂萼以禮部右侍郎爲南科道所糾雖俱奉旨留用而必恨甚萼乃疏謂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引憲宗初年例於拾遺後互相糾察吏部謂此宏治十七年事而憲宗無之萼又以成化三年八月憲綱載其事以上以萼言爲然命吏部勒科道互相糾拾時考察內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矣科臣王俊民道臣劉隅等執奏願聽吏部再考於是吏部同都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給事黎良御史王道曹宏上命黎良留用王道曹宏終養家居不必考惟儲良材一人罷職閑住

野獲編補遺

卷五

誥

扶荔山房

而中旨批出兵科都給事鄭自璧一門三舉戶科給事孟奇被劾勘問不引避各降二級調外此二人罪狀昭然部院掩覆而以無關係者爲解殊負委任今再稽輿論嚴察乃又上四人被謫而止未幾良材上章自辨謂臣爲楊廷和所恨今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右副都御史劉文莊素黨廷和將引用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時孟春署部文莊署院也上責部院不持公論爲人報復私怨且良材素行非不謹者今以不及調外任侍郎桂萼等又疏救良材任惡遭誣去非其罪上從之命良材復職按部院初考止四人其三已不動惟良材已罷

而降已降而留是終無一人去位也惟內批謫二科臣乃張桂初不嫌者附出以報私怨耳然則案以考爲況桂等所引成化三年例亦不然是時惟延綏巡撫缺不當上因命互科一時外補者七人初非考察拾遺例也至於吏部所引宏治十七年例則更無之是年惟給事中吳壽等論馬文升等不當爲御史所劾因罷壽職然則不惟桂等恣意妄引而何孟春等亦懵然典故欲以拒輩輩方張之焰難矣內計大典似此顛倒披猖書之史冊令人戟手追置權奸且等始終引楊廷和及大禮爲言發動上聽以要必允心雖狠而識則陋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吏

扶荔山房

苛求姓名

古來以姓名詢人者如裴度之緋衣袒腹朱郊之國姓祀天譏口造言爲千古痛恨近日儂薄成俗亦有串合名字供嘲謔者然未敢達之天聽不意年來慣以此陷人登之章疏如科臣齊世臣初保張居正再保大峪山則目之爲齊人齊保山吏科都給事連有陳姓者則曰陳陳相因近日左通政徐申者吳人也初名申錫後去下字舉進士言官追論之以爲逢迎同里申王二相其彈章云去太倉之嫌名附吳縣之同姓亦巧而刻矣最後則癸卯冬之妖書云上起朱山陰於田間專以易儲

示意朱乃國姓而廢者更也穿鑿矯誣惑亂遠近其罪殊死固宜但未必果出於敵生尤耳

御史阿內侍

正統二年五月御史鄭爾奏張家灣宣課司及崇文門分司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命抽盤不無停滯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上曰但戒所司勿滯不必專委內官事竟不行當時臺長顧佐號爲清正甫去位而御史輒有此等建白時王振初竊柄顯奏非結交近侍而何今崇文門稅課屬之戶部郎尙或庸民若行誦言貽害無窮矣是時三楊在內閣故尙能杜禍萌但不知此御史尙堪處班行否成化六年巡按雲南御史郭瑞奏鎮守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今能有疾恐名還京師乞聖恩憫念永令鎮守上報聞而已能之稔惡天下所恨瑞以憲臣奏保寸斬不足蔽辜也未幾御史戴籍之諛汪直此已見其端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吏

扶荔山房

臺疏議諍

海忠介爲房量所論列憤極上疏辨析其詞甚激房乃再疏攻之以鄙臣挾忿妄辨大肆鴟張爲名其他所云被靴易帶諸事及議請孔孟不廉諸說俱不必錄惟其

矢口笑謔者最堪捧腹今節錄於後

瑞謂臣論其一言一動無不爲士論所嗤笑者之誣請舉一二實之可乎瑞爲謫令兵馬司申之於給事鍾宇淳宇淳批其隕尾曰海外奇談又送監生到國子監令祭酒黃鳳翔責治鳳翔批其來文曰本堂先生且將中庸君子素位而一行一章與他講解凡此皆爲嗤笑瑞豈以是爲二臣褒美之詞耶至於諸臣往來賓主之間借瑞而供談笑者何可勝數臣一日僮司業習孔敫會見其屬官屠謙陳文衡等座中有問及瑞之舉動者曰貴堂翁放告受狀不見發行如何

野獲編補遺

卷三

笑

扶荔山房

謙曰他要行我四司執定不肯說問理詞狀原不是本部衙門職掌所以沒奈何只得住了臣又問曰然則近日何爲文衡曰在家讀程策臣曰讀策經生事大臣何日爲之文衡曰要條陳笑曰要條陳不過就事論事可矣何必程策頃瑞所陳一日治安天下之疏固卽來自終日杜門熟讀程策而有得者也然疏之將成竭心思於匝歲之久而效之速能計治安於一日之間臣終未敢信之謙又曰近日又要我改一道招擬甚是苦事臣語謙曰老法家何難於此謙曰題目古怪難做他招題說南直隸之有徽州詹十省

之有福建考日諸吏俱不喻其意吾堂翁曉諭之曰徽閩人多慾你每只將殷正茂與沈汝梁兩箇來取供問罪就是了題內又有漢汲黯秉公出首被徽州知府重責二十汲黯氣憤不過抱石投江而死如此題目教人怎做習孔敫歎曰此老不出反獲盛名今此一出露出許多本相此見造化之妙不容人竊取虛名也此皆臣去年八月回京之時所習聞於諸臣者皆如此近過蘇松會撫臣王元敬按臣鄧鍊又相與言及瑞之爲人二臣皆自廣東而來臣問其居家何狀應曰此老大概好異作事多不近人情居家九

野獲編補遺

卷三

笑

扶荔山房

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給其女是皆異常之事臣問其妻女有可出可殺之罪否曰如有可出可殺之罪而出之殺之則賢者之能事非所謂不近人情矣臣長歎曰吳起殺妻易牙烹子斯其人歟奈何世之賢瑞者嘖嘖卽今瑞已耄而妻方艾人欲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表也

時萬曆十四年之七月疏至舉朝駭惑俱相顧未及有言惟諸顯彭三進士合疏攻房保海卒不勝而見逐未幾房亦外轉嗣使以去大抵忠介之清冠絕一時無端性福而執既以清驕人又以清律人至形之謾罵人多

不堪然其名不敢抗惟房首擢其鋒遂有滌皮無類之稱房言雖不盡誣但謂海迂慈則可乃曰大奸曰極詐曰穿窬則失之矣宜三君子之不平也不數日南園卿沈繼山參房之疏亦至

言事

疏論奪情

景泰五年吏科給事中李秉彝上疏止左通政王復奪情內云曩者吏科都給事林聰奏凡京官非與機要者有父母喪悉聽終制不必奪情或有以奪情爲善事視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其時已蒙俞允今又野獲編補遺卷三 辛 扶荔山房 令復奪情復發身科第名教中人又非職典機務者乞上收回綸命上不允秉彝所引蓋林聰先一年疏也其持論可謂正矣至天順三年則林聰已爲右副都御史以憂歸里奉旨行取來京林亦有疏請終喪然一辭不允卽赴任矣然當時倘有以前疏質之者林何詞致辨豈以中丞典機要可視父母爲路人耶林莊敏一代名臣非後生所敢擅議此事亦完璧之瑕云

京職

劉文泰

劉文泰先任右通政管太醫院使以投劑乖方致損憲

宗爲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穀等交章公疏參劾孝宗命降爲院判至宏治十六年上因本草訛誤命官改修以劉文泰等充其役而文泰等於本業實懵然乃請用翰林官任校正閣臣劉健爭之云豈有詞臣爲醫士校書之理上乃命翰林專修其書而太醫官不預蓋文泰曾得故大學士邱濬所著醫書俱在十三科之外者欲另奏以爲己功因有此議也劉健又力爭臣等職在論思理難侵越太醫院官數多宜令纂修上又改命該院自修取回詞臣以太監張璉主其事文泰因此益與璉相表裏於是援引事侍禁中遇上及中官有疾無論內外科俱令文泰直入免乙丑之夏上本以患熱得疾文泰誤投大熱之劑煩躁不堪以至上賓蓋孝康后素亦信任文泰及璉以故不行遏止比武宗登極法司會奏張璉向與文泰爲奸又薦文泰纂修本草先帝不豫文泰藥不對證宜比諸司官與內臣交結作繁扶同奏啓各斬上允之於是南北科道劉薈等咸謂請速誅文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上僅報聞而已久之二人苦辨不已俱免死遺戍史云是時大臣暱厚文泰者故不用命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他律因得爲後日解脫之地所指大臣蓋指謝李二相也文泰一庸醫致促兩朝聖

青寸磔不足償意免於死若其誣陷王三原又不足言矣

馬從謙

光祿少卿馬從謙嘉靖間勦提督光祿太監杜泰乾沒內帑數萬泰亦誣從謙誹謗不忠上信而怒之詔杖八十即斃杖下益馬先有疏彈相嵩留中不發至是嵩因而下石其死可謂至冤及穆宗登極凡先朝忠諫得罪者悉荷褒卹言官建白屢爲馬請恩典而中官輩追恨之譁言從謙實誦先帝死有餘僇上竟抑不許直至今上之辛卯從謙之子馬有驊籲請甚哀上始命與他祭野獲編補遺卷三

臺

扶荔山房

光祿官竊物

光祿寺大官署丞張寬奏本寺卿奈亨借供祀盜取豬鵝肉及麪食爲私用上命亨對狀亨具狀上曰爾爲堂官貪饕如此論法難容姑宥之此正統六年時也至萬歷十八年光祿署丞茅一柱盜署中火腿爲堂官所奏上命送刑部追原物問徒爲民兩事略同而處分略異按亨以廚役得旨盜竊固其長技然有罪之後至正統十年十三年兩以戶侍郎充廷試讀卷官又應子鎮爲中書舍人十四年亨以久疾乞免朝參但出視事上又

許之亨之厚顏不足責而恩寵之濫亦甚矣

歷法

算學

算學亦書數中要事而於勾稽錢穀尤爲吃緊本朝定制以浙江及蘇松二府爲財賦之地江西土風諳詭遂禁此三處士人不得官計曹然戶部胥吏盡浙東巨奸窟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捃算廩官長猶木偶釋褐服曹者又視簿書爲脂地漫不留意其在外司民社者亦持籌不知縱橫任其下爲竅壑皆坐算學不講之故惟宋崇寧三年特立算學其業以九章周髀野獲編補遺卷三

臺

扶荔山房

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算法并唐歷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大觀中命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兗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綸像於兩廡加賜五等之賞於是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邱史趙史墨裨寵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豈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鳳樊英郭璞何承天朱景業蕭吉臨荃恭張恭張會元王樸二十八人封伯邵平劉洪管輅

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綽劉炫傅仁均
王孝通羅雲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襄楷二
十人司馬季主洛下閭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
陽甄鸞盧天翼九人封男其後又改黃帝爲先師且試
學與太學三舍同以上舍三等推恩其重如此又洛下
閭與鮮于妄人俱同定太初歷者而所習亦似以天文
書爲本科則兼通歷學有裨世用更大今日欽天監世
學諸生有能通九章周髀者乎宋人識見固非今世所
及○按廣輿記云以貨爲郎非貨財也貨郎皆字營算
也積而算之士人挾此技効於官及格者酬以職謂之
野優編補遺卷三 扶藟山房

太極

太極本無極自宋周子加以一圖其後迂儒鑄太極圖
其式如圖人遂云今乃知太極之爲物圓而中空而本
朝大儒吳康齋每封人輒以兩手作圓勢自云無時不
見太極浮薄者遂以盧廐投其中又有一顯官以隸人
裸露發出治罪云衝破太極又有作太極訴冤文者而

聖賢道理受人藐慢至矣至世宗朝罷任府丞朱隆禮
作太極衣以獻葢房中術也上大嘉進卿進侍郎又今
滇中文武上下以緇鈴相餽遺登之簡牘曰太極九侮
聖至此可痛可恨

兩六卿之進

河南鄧陵人劉香者爲吏科都給事中路遇王振疏於
道劾振大喜升爲戶部左侍郎後升戶部尚書致仕歸
至成化七年始卒河南湯陰人李燧者歷官工部尚書
致仕歸其後張永西征還京過湯陰燧敝衣破冠而束
上所賜玉帶跪迎於路永驚曰何至於是燧因以情乞
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藟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三

憐永至京師吏部薦之召復故官再長冬曹又十二年
致仕歸嘉靖七年始卒二人俱起中州以甲榜位六卿
乃其媒進之術如此然皆功名始終老死林下不罹訶
謫然得諡恭敏崇贈太保後僅奪易名而已

正德二歌者

武宗南幸至楊文襄一蒨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皙
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王命從駕北土芝妻父宋
閔以人命問抵償繫常州府獄芝尚未娶而駕行已迫
巡按御史李東急命常州知府李嵩喚開出獄免罪歸
家取女送府官爲具衣飾送之從上至京師厚賞而還

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爲上所喜問其名字左右以壘上白爲對蓋本代府院中樂部鎮守大監借來供應者故有此諱名上笑曰頭既白不知腰間亦白否連上起諸大瑤遂聞之蓋慮聖意或欲呼入內廷故有此問後此優竟不召同爲歌童而幸不至此○按唐人謂不由詔命而自官爲私曰本朝無此名今聖語云云必從史冊得之者○宣德間漢府軍餘王敏善蹴鞠宣宗喜之闢爲內侍後進太監鎮守陝西此則與唐太宗闢伶人羅黑黑命教官人琵琶事相類

名臣一事之失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嘉靖大禮之議自張桂倡之至稱宗至入廟配上帝以至奉還顯陵下至尉役王福隨全等賤隸亦尤而效之然士君子無一人以爲可者惟汪鉉獨主遷移一說則章聖太后尙無恙也鉉元惡大愆亦何足責奈何阿諛成風卽一時號爲正人亦獻諛希寵有中人所不爲者如魏恭簡莊憲因桂等引用得以祭酒侍講筵則託桂密進種子秘方高文瑞南字爲禮部時則撰元文叩墮求媚俱著在耳目比之蔡君謨之龍圖寇平仲之天書更堪嘔噓士風披靡卽賢者不免謂非張桂作俑不可

論之

嘉靖丙辰八月上間禮臣古用芝草入藥當求之何所今可得否尙書吳山對云本草論芝有黑赤青白黃紫其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入服輕身王充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者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書儀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黃帝內傳云王母遣仙人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石函玉笈之書會聞鳳瑤池之上授神芝圖十卷其條對甚析上詔有司採芝於元岳龍虎鶴鳴三茅齊雲諸山及五岳又訪之民間於是宛平縣民張巨佑首得芝五本以獻上悅賚以金帛於是臣民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獻芝者接踵采芝使亦四出次年九月禮部類進五岳及名山所采獲鮮芝已千餘本直至末年王金獻芝大得聖眷召爲御醫煉芝爲藥雜進他不經之劑致損聖躬上仙後生子殺父律論嗣最後貨出富煉芝時用願可學陶仲文等言須真龍涎香配和并得礦穴先天真銀爲器進之可得長生於是主事王健等以采龍涎出左通政王槐等以開礦出保定撫臣吳欽等獻金銀砂所至採辦遍天下矣○吳山爲禮部尙書時值辛酉年正旦以日食不及分數當免赦上欲臣下稱賀山不從遂罷歸蓋借以備昔日之違迎也此吳山爲江西高安

人今上初謚文端非河南撫臣進白免者然其人亦至刑部尙書直隸吳江人

督撫

周文襄

周文襄之撫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吳人至今德之然亦正諫兼用時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規度其廳事內室廣狹長短命松江府織絨地衣以塊振鋪之不爽分寸因大喜凡有奏請其批答無不如意以此得便宜展布及振死虜中景帝命簪之得一金觀音背鏤云孝孫周忱進爲司鼎漢御史錢昕所目觀蓋委曲以從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天

扶荔山房

白兔

唐有白兔御史之諺蓋以不得爪毚民圖也若真有其事無如嘉靖十一年四川巡按御史宋滄獲白兔於梁

山縣以獻禮部請賀上辭以菲薄不敢當再請乃許以獻於太廟世廟呈於兩宮太后前百官表賀於是吏部尙書汪鉉侍講學士秦昂獻詩禮部尙書夏言少詹事張瀚翰林學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編修張家獻頌禮部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天

扶荔山房

於靈寶縣上命獻廟呈兩宮受賀如前汪鉉等又獻頌賦而掌詹侍郎顧鼎臣則獻樂章輔臣李時方獻夫翟鑒各以白鹿呈瑞詩爲獻上皆優答是年又有應天撫臣陳獻獻白兔上曰白鵲鹿兔重出不必舉獻汪鉉又作詩三章美上謙冲之德上益大懼然四方撫臣以禽獸瑞物進者史不絕書終上之世蓋鑒於宋滄云○先宋滄而獻白鵲者有嘉靖十年之鄭王厚烷後吳山而獻白兔者有十六年之徽王厚烷十七年之伊王典樸俱係宗室不足道也然他日厚烷發高牆革爵典樸革爵削國厚烷之子載堉至削爵自殺最後則四十一年

淮王厚燔進白雁不數月王亦薨吁亦異矣

羅汝敬

羅汝敬初爲吉士被文皇帝召背誦古文不能稱旨謫成江西越數月召回釋之尋擢修撰升侍講坐事降監察御史受宣宗知超爲工部右侍郎往諭交趾黎利以利設女樂不悅畫碎其飲器黎懼遣使馳謝尋提督陝西屯田受指揮傳敏等金銀器貂鼠皮事賈論殺追贖人官未幾蒙恩着充爲事官再往陝西賜之勅曰爾不能治身以取罪朕特屬法以伸恩着而復用仍往總督遇有訴訟重則付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究野獲編補遺卷三

卷三

早

扶荔山房

問輕則量情責罰汝敬甫脫死囚遽膺重任如此且巡按御史尙承受撫臣詞狀如屬吏亦可廢祖宗時制度汝敬撫陝未幾又以妄引例復職坐斬屢疏稱枉英宗甫卽位令再謙以在陝有勞有死成赤城衛再起又以原官撫陝西以老罷歸卒於家計聞與祭葬如例按敬一生斬一坐殺兩謫戍又以貳卿善去得備終之典遭際亦不常云倉州奇事云汝敬爲吉士時曾充刑部吏又謫戍交趾果爾則更奇矣汝敬曾爲侍卿爲于謙所戲扁之空室命賦詩三十韻始啓之出俄頃詩成蓋才而不羈士也

司道

監司創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新鄭募百方窘華亭沒其產成其子時陞五臺太宰以卿士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勸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同年也紹爲太宰鵬仲子兄弟凡五人每詬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凌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日野獲編補遺卷三

卷三

早

扶荔山房

扶服頓顙於邑令禾郡爲諺曰有眼不會見太守跪知縣士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鼠狐縱橫間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矣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卽真爲兩家造福無奈富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於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間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村刁頑正將借此爲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一品富一郡何出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踰年謝世

士人

周解元浮槎

周用齋

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

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欲強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即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益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念其愚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夢中不覺權冷驚醒其童愈黷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野獲編補遺卷三 聖 扶荔山房

沈祖量

吳中才士好爲小令不過閒奩煙粉中語吾友沈祖量同生贈妓作一詞末句云任他百般打罵百般羞也只是吾生薄福難消受余謂柔情亦吾輩佳事何至卑下委嫖乃爾此君雖有才名其如風雲氣短何沈未幾以貧鬱早世

婦女

命婦以妒受杖

禮部致仕左侍郎楊宣妻王氏素悍杖殺侍婢十餘人宣不能制東顧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擬贖如律宣則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命婦例應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此成化末年事也此例若行於今足使士紳之妻慚懼不敢恣但恐貴臣如楊宣隱忍不敢發耳○宣直隸新城人進士起家天順初爲御史時更化之初宣建白多可宋上目屬之立拜鴻臚少卿歷憲宗朝甚被眷注上作連環詩以賜之以今官致仕歸家後妾生子匿之鄰家其妻又來搜之不獲子始得全此其妻被杖以後事也宣至宏治十年始卒野獲編補遺卷三 聖 扶荔山房

宏治十一年泗州知州許嗣妻孫氏妒妻朱氏有嫉以藥毒之不死用鐵椎擊其腦朱懼自殺復以石壓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載出復活事發上命杖孫氏八十離異○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毆妾中其要害妾自經死當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爲疑上曰婦妒已是惡行況以妒殺人其惡甚矣命罪之如律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審諸囚有毆妻死者坐抵償時禮部侍郎尹直獨曰人以無子娶妻遺妻悍妒毆之初恐絕嗣今願絕其命世之妒婦長氣矣衆翕然書可於遂得不死○元太宗時命婦人有妒者乘以驢牛狗部中論罪即聚財

爲更娶

南和伯妾

僧官常榜者拜故南和伯方瑛爲父因與修武伯沈煜等交好瑛至各家飲俱設妓樂比更衣即與妓亂又通瑛妾爲其徒所告詔下錦衣衛獄以瑛奸義父之妾杖一百充贖衛軍程停祿數年申開仕又御馬監左監丞龍問娶方瑛妾許氏爲妻事發上命權異問送司禮監治之彼瑛生前屢爲大帥頗著勞績而身後姬侍或搢妖充或配淫間俱微聖聽亦可笑矣此俱成化年間事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望

扶荔山房

編補

元夕放燈

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欽奉太宗文皇帝聖旨太祖開基創業平定天下四十餘年禮樂政令都已備具朕卽位以來務遵成法如今風調雨順軍民樂業今年上元節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若他閒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緊的事明白寫了封進來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兵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生事攪擾生事承爲定例係官人每更要用心守若太祖皇帝法度愛恤軍民永保富貴共享太平欽此又

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宣宗皇帝勅諭文武羣臣

朕恭膺天命嗣承大位仰惟祖宗創建守成之艱夙夕兢惕一遵成憲以撫天下賴上天垂佑海宇清平雨暘時若年穀遂成嘉與臣等共享太平之樂今歲維新上元屆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凡有機務重事封進來開在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爲樂五城兵馬弛夜禁但戒傷官員軍民人等不許因而生事違者罪之永爲定例欽此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至年終禮部上疏援引前例請旨許來年新正民間放燈凡十晝夜恭比之朱初錢似買宴增三日之外又展二日自永樂七年己丑至今上明年三十五年丁未恰已一百九十九年四海承平日久輦下繁富百倍外方燈市之盛日新月異諸司堂屬俱放假遊游省署爲空惟辰戌丑未年係入計定期吏部都察院官及朝覲外吏舊皆有禁而微服私覲者仍不乏也其時南官試士大半鱗集呼朋命伎徹夜歌呼無人訶詰至若侯門戚里貴主大璫則又先期重價各占燈樓尺寸隙地僮容旋馬價亦不貲初至京師者駭歎勝貽正如宋汴京春如紅錦堆中過人似夢羅幃裏行真太平佳話也余兒時目觀繁華至今人夢聞近年亦稍稍減舊觀矣蓋聖主游幸漸稀而簷山之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望

扶荔山房

設久已停止亦事理使然○按文皇帝朝正用官妓至宣德二年尙未有顧佐之疏是時朝臣退食俱得權賊爲娛則燈樓之盛尤爲奇醜士生斯世抑何多幸近偶與黃貞甫談及官妓余謂若循唐宋及國初故事則公輩真神仙不如矣時黃以外吏詣部候考還乃振聲曰不可不可果如兄言則曲中佳麗俱爲吏部科道所據其與吾輩周旋必麻賂跋扈之屬令人益不堪耳爲之大噱○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元宵夜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係特恩非常例也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吳

扶菴山房

內府畜豹

世宗初年革內府鷹房諸鷹犬令放縱養畜矣至嘉靖八年鷹房內臣又以祖廟獻新奏請存留蓋以禮祀大典當上仍容容其中也上嚴旨不許且命禮部查議獻新時物以問禮部言宗廟獻新及奉先殿歲薦品味不過鹿雁免豬鵝鴨雞等物載在會典掌之太常後因畜有鷹犬或間以奉薦然非例也請一切罷之上納其言遂依會典罷去至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張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隻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歲糜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頃歲租七白金其實皆典守內臣侵牟請

量留勇士四十人餘還營差操仍令該監覈其奸利以報上從之按內廷鳥獸之音所費不貲舉一豹而他物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見虎豹之檻者及牡牝白額之在虎城者不可枚舉昭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

建酒樓

洪武二十七年上半年上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命工部建十酒樓於江東門外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而五樓則專以處宿酒歌妓者蓋倣宋世故事但不設官醴以收榷課最爲清朝佳事宴百官後

野獲編補遺

卷三

聖

扶菴山房

不數日定正蔡氏書傳上又命宴博士錢宰等於新成酒樓各獻詩謝上大悅比書成賜書名曰書傳會通命禮部刊行天下按上初觀蔡氏書傳日月星辰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他注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遂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翰林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致仕博士錢宰致仕助教靳權教授高讓等共二十人俱遣行人馳傳徵至上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禮遇諸儒甚厚至御製詩以賜命之屬和及其歸又賜宴馳驛而還以修書鉅典而令之歌館爲歡非開天聖人無此韻致但鄉季友者何人致勒高皇書

華之采至永樂二年又有饒州人朱友季獻書專攻程朱文皇命杖逐之其人同生一地姓名又相似其爲一人二人未可定也

禁歌妓

太祖所建十樓尙有清江石城樂民集賢四名而五樓則云輕煙淡粉梅妍柳翠而遺其一此史所未載者皆歌妓之數也國初臨川人揭軌以舉明經至京宴南市樓有詩云詔出金錢送酒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染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則知不

野叢編補遺

卷三

哭

扶荔山房

第儒臣錫宴卽舉子亦叨聖賜高會其中矣今南市樓雖居六院之一而價在下中第爲商賈所游集耳至宣德中以百僚日醉狹邪不修職業爲左都御史顧佐奏禁廷臣有犯者至褫職迄今不改好事者以爲太平缺陷遠遶唐宋但唐以宜春教坊二地爲內廷供奉之所如阿布思妻爲女優之類非士大夫所得游至季年而翰林學士亦得闖入教坊此僖宗以後事非盛世之舊也惟藩鎮軍府例設酒糺以供宴享名曰營妓其知名者如薛濤劉采春之屬而京師則無之宋世朝士各有家姬供客若官妓不過州郡守倅應奉過客及佳節令

辰侍觴侑酒與之稱者仍有厲禁如秦晉之制使臣王官花之誘勘吏及南渡大儒之坐唐仲友皆是物也則顧在一疏保全士人實多今人但知金陵十四樓而不知有十五蓋因續建五樓其一偶失其名耳

安樂堂

禁城北安門外有安樂堂爲永樂十五年所建以處工匠之疾病者近來則與工匠無涉惟內臣卑秩無私宅可住無名下官可依者遇疾且殆卽從入此中以待其殞且樽送淨樂堂焚化不欲以遺骸汚禁掖也其中或氣未絕稍能言動尙爲攤錢博塞之戲爭勝曉曉聞者

野叢編補遺

卷三

哭

扶荔山房

歎笑○內廷宮人無位號名秩而病故或以譴責死者其尸亦傳達安樂堂又轉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其有不願焚者則瘞之地亦內中貴嬪所捨焚塚也

門官不避諱

今禁城北門名厚載卽元武門也相傳已久但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廟諱上一字上下通稱不避又如今上皇貴妃鄭氏所居宮名曰翊坤宮上一字卽今上御名何以銀桶高懸而內外所稱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爲怪亦無一人議及之者此等事俱不可解

淹九

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城中游冶頓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傾國出城西郊所謂白雲觀者聯袂嬉游席地布飲都人名爲耍煙尤意以爲火樹星橋甫收聲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既見友人柬中稱爲淹九或云燈市開闢未忍遽舍取淹留之義似亦近之既得之都下舊例則云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闢故名闢九邱初從黃得祖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爲五龍宮住持有司又以賢才薦爲御史矣上以二官人賜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真儼然一嫗也後轉太常卿封三代歿於京師邱之事蹟甚著但自官之日月不可

野獲編補遺

卷二

辛

扶荔山房

考然京師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亦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儻分曹而談出世之業中貴人多以是日散錢施齋聞京都無賴亦有趁此時腐其童稚者則闖九之說亦似不妄全真有南北二宗起於金海陵王中孚其後有譚馬邱劉之屬其教始盛大祇以收攝精氣爲主今并陽其去之不知何以謀長生也京師自此日後冠紳閑閑尋春過勝繼以上塚踏青寶馬鈿車更番雜沓競出西園水邊林下壺植無虛日至端午射柳南郊而游事漸歇矣○魏文帝典論云左慈到人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

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今觀邱元清事則嚴峻不爲謬妄而魏文之論失之矣

風俗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弟家父母撫愛如埒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尙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嬰奸嬰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壬

扶荔山房

契兒者則壯夫好淫亂以多貨聚妾首詔秀者與講食稠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孽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亂遭覆溺故以男僮代之而會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妓妾隨軍登海神好尚亦隨今古變改即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陳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尙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閭閻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僧達與之私款後欲逼留之確不往乃於屋後作

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
兇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野獲編補遺卷三終

野獲編補遺卷三

至
扶荔山房

大坑

兇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著述

經傳佚書

祝唐二賦

忠義錄

季漢書

獻異書

玩具

瑪瑙

書畫學

秦璽始末

印章

諸書

兵法用烟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嗤鄙

大臣異服

侮人自侮

釋道

道家兩府

道官封爵

番僧封爵

真君封爵

廢佛氏

劉巴堅參

二徐真君之始

薩王二真君之始

張天師之始

真人張元吉

神仙

神名誤稱

扶荔山房

譏祥

黃衣人歌

宮殿破災

清明日天變

聖主微應

婦人髻

不男

牡猿化化

並蒂瓜

致大鳥

鬼怪

凶宅

土司

人化異類

夷兵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土司文職

緬甸盛衰始末

六慰

大古喇

老撾之始

老撾反復

夷酋三公

土教官

土官承襲

外國

華人夷官

外國誇誕

也先誇國寶

奉使仗節

奉使被議

奉使不行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蘭載輯

著述

經傳佚書

永樂中御史劉有年沅州人上儀禮逸經八篇上不省其後朝鮮國進類子一部亦不收類子在彼國今當尙存若儀禮則不可問矣二書無論真偽當非漢以後人所辦今乾坤鑿度等書盛行何獨置二書不錄也近年癸巳日本議封貢禮部主事劉元卿疏言先令徐福入海時必攜古經傳同往此時焚書事未起必有尊經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年吳中祝枝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覽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人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遇賦則皆俳語也余少時曾與友人賭鈔本尙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翠參葵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映出高牙大蘼又云四過廂眼裏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御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半輸顛覆

魏突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半守唇唇一日三秋背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相求那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問難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詞雖淫嫖亦自有致益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寄跡下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忠義錄

景泰元年山西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唐宋信用宦官馴致敗亡今宜法高祖事無大小必歸宸斷聞人不許竊柄臣於歷代忠義之臣撮其尤著爲忠義錄及特寵宦官附之乞刊布臣僚庶宦者不得行其奸尤矣此野獲編補遺卷四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四

奏蓋懲王振之亂也禮部尙書胡濙言斌語雖有理然章聖皇帝臣鑑已行此書不必且斌擅自削役宜押發回衛上從其言後斌不知所終濙素柔後不足道然以景帝素狎宦官而不免爲濙所惑識日可畏哉

李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陞者祖朱子綱目尊綱簡爲正統作李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祥同志自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木寧亦爲之叙其推許甚至問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

編成金帙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
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真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
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已做了
經被放還南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肅陵有肅常者固
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
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做成器不待
謝生之書非出郝見即吳之書亦未往白苦可曾劉
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橫議者至與新莽周鼎同科此
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處如馬如袁不幸而
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季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三 以爲山房

獻異書

本朝藏書之書皆有嚴禁惟奇門六壬之婦人間多習
之士大夫亦有篤好且奇驗者苦不得秘本與傳徒以
影響推測耳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河南開封府封邱縣
民劉安壽進禁書其曰曰五符太乙書一十種景祐太
乙書一十卷附海金賦太乙祈歷十品各二卷九宮大

乙太乙八運太乙章算太乙祭法太乙神算五術十神
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祐符應
經六壬心鏡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經奇門五隱龜
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帳賦玉律鈴法中黃五變經草
裏尋針法訣心印諸賦大六壬斷訣雜六壬書東方朔
射覆針書各一卷意其中必有秘術秘訣今不中內府
尙存此等書否至嘉靖末年世宗好元修遺御史張
王大任訪天下法秘歸而驟進學士於是方士趙大壽
者進獻符法三十六本上曰法秘皆出真傳特授道錄
司右演法勅還鄉已乞留靜虛觀爲上祈祝不許至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四 扶壽山房

玩具

瑪瑙

瑪瑙以西洋爲貴其出中國者則雲南之永昌府以色
紅者爲上紅白相間者爲縹緋品最下製爲首飾古
之屬凡市骨董者俱云宋做蓋本朝此石最少故屬之
宋以昂其價二十年西洋瑪瑙遍行天下其他不過玉
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質之瑩潤遠勝舊物聞出遼東宣

府一帶每塊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
上言巖石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
以供御用後數十年果不復再見今偶爾盛產他時之
絕必更踴貴亦理勢然也至如碧玉亦東西番向最艱
得邇年亦大至中華以故云南碧玉頓賤

書畫學

本朝列聖極重書畫文皇特畀雲間二沈度景兄弟至
直拜學士然其書不過元蠅子山周伯琦精錄耳何不
能敵宋景濂也畫學則宣宗篤嗜御筆畫染傳世不少
而憲宗孝宗尤精繪事人聞不恒見耳又當時承制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五

秋蘇山房

待詔者僅僅林夏呂紀之屬無能爲聖職役較之宋畫
苑諸公不當重倍矣宋制畫二學俱令畫說文爾雅
方言等書并論語孟子又各占一大經書以策試章三
體隸法又以虞褚歐陽楷體爲宗畫以佛道人物山水
鳥獸花竹屋木人主時出新意校試以第其上下至出
身畧與算學同以故宋世畫遠非本朝可企萬一以
今太平盛世亦宜講究及此

秦璽始末

秦璽傳授其說不一據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
月御史臺通事湖潤亢告太師國王本黎華之孫拾得

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楊桓辨其文爲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與古傳國璽且以出處始末考據以上云子嬰奉璽
降沛公傳至孺子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
舜追太后出璽投之於地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之獻
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劉盆子爲其所有給子金璽降
於尤武至董卓等作亂學者投於井中孫堅祖卓得之
袁術奪之於堅妻衛死荆州刺史徐璆問獻帝爲曹操
迎在許昌以獻之帝遜位以歸魏魏歸晉平懷帝遇害
璽歸劉聰傳璽因入石勒及石虎滅冉閔爲其將軍將
幹所得以送晉征西將軍謝尚晉始復有此璽隋滅陳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六

秋蘇山房

得之隋亡蕭后攜入突厥至唐貞觀四年后卒璽歸唐
後朱溫篡唐入溫莊宗滅溫入後唐傳至明宗子從所
石氏入篡珂白焚璽不知所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毀義
得之以獻至徽宗爲金所虜實璽俱去此璽在焉今出
者是也楊桓之說如此後順帝出亡璽歸沙漠宣德景
泰天順三朝廟會技以白誇稱欲進獻者俱以此說今
儒生輩皆尊信其言以爲秦璽未入中國乃聖朝缺事
而實不然宋李心傳云曹魏刻璽如秦之文但秦讀自
右魏讀自左秦璽已不在魏矣晉人白刻璽自受命於
天皇帝諡呂永嘉之亂沒劉石而仍歸江南者晉璽也

晉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璽求援於郗恢傳侯景北齊辛術得之以獻高氏傳至隋皆以讓爲秦物而實慕容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於關中歷宋齊梁陳而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後晉開運之亂沒於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做唐太宗舊文爲之此石晉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亡已久矣據心傳考證其詳核勝楊桓遠甚則今北府所寶者正不知何代所作五代會要又曰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匿之投於棲霞寺井中僧承行又匿之至陳永定二年承弟子始以璽上不云人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七

扶荔山房

於高齊也又云隋江東之禍爲字文化及得之化及敗歸竇建德及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獻於唐不云隋諸后以攜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間內難竇爲火灼文字訛缺清泰之敗以寶隨身自焚竇遂亡失然則秦璽之灰正在此時後來宋元符元年咸陽氏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况秦初刻時既以爲趙璧則卞和所寶蘭相如所奪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藍田之王命李斯以大篆書之王孫壽刻之制如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晉書云云始皇刻藍田王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名曰傳國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八

扶荔山房

璽是秦自有兩璽其文本不同至晉謝尚所得正與藍田玉璽文同但其文非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故李心傳斷以爲晉刻而當時說者又云其文龍飛鳳翥不足擬其勢爲摹印之祖則又似真秦制非與今時所辨突然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毀鄴中五級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長分曰魏所受漢傳國璽按此則秦璽又入元魏而鄴爲曹魏舊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塚故智李心傳所云秦璽不在魏又屬臆說且并晉書所紀亦不足信矣元符間上刻螭形其旁無所謂魏受漢璽字其非秦璽明甚楊桓何所據而定以爲傳國璽耶且當時考訂更屬可笑楊桓所辨既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后宏吉烈氏手授成宗於卽位之日矣而楊桓傳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何耶况秦璽爲漢元后所據已缺一角今明傳者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後世得璽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塗耳目耶通鑑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寶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與微刻唐太宗受命寶不同則開運間獻於契丹者果屬何璽耶今但就近世驗之後唐莊宗得魏州僧傳眞所獻傳國寶遂卽大位不三年而死於亂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卽位天

下遂亂元世祖亦卽以得璽之年屬於大都矣卽阿魯
台也先輩撰編紛紛不旋踵著僂設使眞爲趙璧亦非
嘉瑞宜聖明之無取也○漢元后之擲璽也已曰爲亡
國不祥之物矣逮後沒於劉石北人珍之至柯東晉者
帝爲白版天子及永和間得璽於後趙始以正統歸之
而晉人以璽至建康百僚畢賀其重又如此平昔卻恢
所得西燕之璽傳之蕭梁爲侯景侍中趙思齊與郭元
建因攜入北獻於齊文宣歷宇文弼文帝命爲傳國
璽又改名受命璽及平陳始得泰眞璽然謂泰眞爲後
世且來自亡陳仍以北朝所傳爲第一而泰眞次之隋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九

扶荔山房

亡竇建德妻以二璽俱獻長安至唐末業已亡迨宋
哲宗受段義之獻遂改紹聖之三年爲元符以昭神貺
蔡京請以五月初受寶其禮一同大朝會命名曰受命
寶其時何等張皇至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美玉用舊印
文摹刻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尊之曰神寶而
元符受命之寶遂斥不用其輕之又如此至高宗南遷
又自作受命寶其文一如秦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爲十一寶中之第二至北軍入臨安宋遣賈餘慶等奉
傳國璽納降於伯顏伯顏卽遣囊加馳獻於世祖則拾
得所收與阿魯台也先所獲又安知非采南渡時物也

楊桓所考古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秦璽本文傳至
石勒冉閔仍歸之晉正與拾得所藏照合其說以矣然
當時冉閔太子智獻晉求救都督載施馳先入者其文
乃爲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太元間卻恢復再得於西燕
者無異然與桓所稱秦璽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強合之
一其說之矛盾背馳乃至於此因思東晉穆帝與苻武
兩朝所收北方二璽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後劉裕入關
上之晉恭帝者始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字心傳
但知景晉三次得璽之非眞而誤云鄒恢所錄文如秦
璽又失紀魏太武帝下塔中之物俱不免罕漏然終不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十

扶荔山房

謂哲宗所受爲眞若楊桓曲論後唐懿王焚燬之事遂
直以宋元符所獻者當之傳會以實其事以故亡元還
種猶得珍爲異寶誇示中國耳然其誤又不始此也後
趙石虎克上邽時既得到曜傳國璽送之石勒矣至石
虎僭稱天王又得璽於韓猛其文如秦初刻則石氏已
自有兩璽而燕慕容儁之滅冉閔也其璽已進之江南
矣而僞又自謂獲傳國璽爲閔后蕭氏所獻封之爲奉
璽君因僞卽帝位改元曰元璽是時鮮卑與中國又各
據一璽爲重及後秦姚萇之擒苻堅索其傳國璽堅怒
叱之以璽送晉爲言則燕晉之外又有一璽矣此齊天

保三年得聖於辛術以爲卽永和間再智歸之卒者然其文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與晉書所辨文相去甚高氏習聞劉石得於永嘉者眞爲秦物以此暫屬之其說何待言此後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稱得聖然所實用者果爲隋尙所上耶劉裕入關所得耶高齊所受於侯景耶魏太祖所部於佛像耶總不可得而知至後唐莊宗時魏州僧獻聖自云其師得於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時至是已四十年則後來光啟二年李嗣僭宗付王建負之以從及唐禪梁命楊涉奉以入汴宋徽宗付朱友文妻及朱友貞將汴鄭瑒請懷以許降唐軍者野獲編補遺卷四

土 扶荔曲房

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傳國璽也若楊桓所言宋哲宗時段義獻之朝者爲金虜去元時始出其說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斡離不敗遼主於廬州因得傳國璽以獻此時金宋兩邦方睦尙未交兵也又史稱金哀宗走蔡州宋會元兵入城自焚與傳國璽同燬則遼宋破敗時各失傳國璽而金亡又并璽一炬爲眞爲僞漫無證佐况御覽又云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其文又與秦兩璽不同今世傳宋薛尚功舊本璽文尙有三種卽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爲秦物況蒜酪胡奴可責以傳古耶○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碩德

趙思齊一作思賢戴施一作戴僧施楊桓所云王莽校尉乃姓公賓名就今但云公賓亦誤況公賓就傳璽以與王獻獻自收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始送璽上之更始亦非公賓就自獻也事詳御覽○遼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賦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八字爲題其寶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寶於象乾河因以失國得非識耶

印章

古來印章俱用銅王老聶用玉次則王侯用金漢人私印間亦有玉今多傳世價頗不賈唐人自名與字之外野獲編補遺卷四

三 扶荔曲房

始有堂室私記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銅片銀印自魏晉開光祿大夫有銀青金紫之異然止施之官署本朝自玉璽外凡國寶及親王或賜番王俱用金其二品以上俱用銀印其私印用牙始於宋時我朝土人始以青田石作印爲文房之玩溫栗雅潤遂冠千古

諸諱

兵法用烟

宋相江應昌侍郎經略朝鮮命將士積草發烟以禦倭奴衆謂此等兵法古不經見焉問之先生云此法不載六韜三略然於孟子見之坐客駭問故馮徐曰首篇即

有之矣不日齊人伐燕勝之乎一生絕倒

噓語

大臣異服

馬尾裙者不知所起獨盛行於成化年間云來自朝鮮其始闢臣萬安服之既而六卿張悅輩俱效之獨禮部尚書周洪謨至重服二腰尤爲怪事萬州亦何足責如洪謨素以理學自命哆口談天下大事服之不衷下僚且不可況司風化重寄何以示四方雖遺彈射直至宏治初元始去位亦視顏甚矣似此服妖與雄頭裘集翠裘何異今中國已絕無之向在都見高麗陪臣出野獲編補遺卷四 吉 扶荔山房

館袍帶之下摺四張蓬然可笑意其尙服此裙耶

侮人自作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向有一年少岸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戲曰禿子之禿字若爲爲僧應聲曰即秀才禿字掉轉尾去士爲屈服又嘉靖間吳中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廷第出勞木工因誅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絲絹爲汝製幘巽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謗竟慚慙不能對

釋道

道家兩府

宋道君崇道教至有道家兩府之目謂其尊貴如中書省樞密院也然林靈素署銜不過曰大中大夫神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簡轄提舉通真宮其官稱本與朝士異而侍宸視待制亦正四品而已至陶仲文於眞人之外加至少師兼少傅少保並拜三孤帶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則文武極品矣林靈素尙守本教不畜妻子仲文之子旣比執政受京堂蔭矣至仇鸞死後敗慘仲文亦以元功蔭次子世昌爲國子生其義何居○陶仲文先拜眞人卽野獲編補遺卷四 吉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四

吉

扶荔山房

道官封爵

太祖旣封張正常爲大真人掌天下道教矣其子宇初又襲職封爲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開祖光範真人仁宗封劉淵然爲沖虛至道元妙無爲光範演教莊靖普濟長春大真人而弇州異典誤以爲宣德間事又封道士沈道寧爲混元純一冲虛湛寂清淨無爲承宣布澤助國佑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宣德元年從禮部尙書胡濙請進封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虛守

淨洞元真人張宇清爲大真人領天下道教基宇詩以
劉淵然已爲大真人意欲與之並上不得已勉從之且
示訓於其號中至三年又賜張懋承爲正一副教崇修
至道演法真人周思得爲履和養素高士蓋道教之崇
仁宣二廟已然世宗朝之邵元節陶仲文已權輿於此
矣

番僧封爵

永樂三年賜尙師哈立麻法王佛號十年又賜其徒尙
師昆澤思巴法王佛號弇州紀之異典矣而不知宣宗
亦崇佛教也宣德九年六月遣禮部尙書胡濙同成國
軒獲編補遺卷四

左 扶荔山房

公朱勇持節封釋迦已失爲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
般若宏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
來自在大圓通佛蓋又不待成化年間之尙師剗巴堅
參與領占竹臺矣且宗伯掌文學而下行贊御之役其
品安在哉

眞君進爵

成化二十二年進封二徐眞君爲金玉二關上帝上命
少傳大學士萬安往靈濟宮致祭太常寺謂祭舊用素
饌今既封帝宜改用牲上命惟脰誕辰用太牢餘如舊
至宏治十八年冬至遣大學士李東陽祭靈濟宮少師

劉健等言二徐之廟建於石晉時二人生爲叛臣死爲
逆鬼不當使輔臣往祭時武宗初即位乃改命太常寺
官若劉晦菴者可以言禮矣彼萬文康者其柔佞倍於
胡忠安以預遣爲幸要之釋道二家均不足煩閣部大
臣也○按永樂十五年加封徐知證徐知誥二眞君曰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元冲虛妙
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眞君九天玉闕宣化扶教
上仙昭靈溥濟高明宏靜神遊妙應仁惠護國佑民降
福洪恩眞君凡三十四字至加上帝號則僅十八字得
雖崇而微稱減矣宏治初年追寢帝號仍稱眞君

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廢佛氏

除佛之禁莫酷於元魏太武帝時用崔浩言盡誅沙門
焚毀經像下令人間不出沙門者門誅浩至以妻所誦
經投廁中不三年而浩受誅至夷三族其得禍亦最酷
次則唐武宗會昌中用李德裕議毀寺四千六百招提
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不一年而德裕
貶朱崖以死次則周顯德中毀天下寺吃三萬三百有
奇僧四萬二千尼萬八千而江浙湖廣吳越并晉不與
焉并毀佛銅像鑄錢又次則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爲
大覺金仙佛寺爲神霄宮僧加冠簪爲德士其事皆微

宗獨斷法師承道一疏歷陳往事以諫不免刺配而蔡京附會將順又結左街道徐知常以媒進又欲令方士王仔昔着黑帳頭鐵簡以取燕出然與林靈素爲深仇其罪在時故周世宗出師幽州屢發於明旌軍而阻道若北遷終須涉漠而蔡京僅貶死潭州益大禍獨幸於南主馬本朝嘉靖十五年上半年勅毀禁中大書佛設建太后宮矣禮部尙書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頭佛牙等乃建議請勅有司俱瘞之中野以杜愚妄之感上曰今雖理之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永除之於是言復議投之火上從之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前貯佛頭牙等一萬三千餘斤橋之通衢此舉皆夏一人力主之亦越十年夏坐法死西市竟無後輩真竺乾氏能爲累耶抑數之偶合也

劉巴堅參

據憲宗史劉巴堅參外同時封者有劉實巴爲最終正覺妙慈普濟護國演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圓地鎮南堅參爲靜修宏善國師端竹巴失爲淨慈普濟國師俱賜誥命西僧以秘密教得半服食器用擬於王者出入乘金輿與衛士以金吾仗前導達官莫不避路召入大內誦經呪散花米贊吉祥日給大官酒饌牲餼者再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七

扶荔山五

錦衣玉食者幾千人中貴跪拜俱坐受法王等皆有監至數十字者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槃兒法也元帝以此寵信淫禿致亂天下至是番僧猶用其教以惑聖主然元時所封以西天佛子爲貴極今以爲第一等號所稱法王者直呼曰佛即於彼教亦僧素極矣字逃顯戮至孝宗而仍還京師豈秘密法真如元人所譯爲人喜樂耶

二徐真君之始

今都城靈濟宮二徐真君故五代徐溫子知證知壽初祀於福建之會城名洪恩靈濟宮我成祖永樂十五年野獲編補遺

卷四

大

扶荔山五

聖躬不豫或云神靈異旋禱之而效又云夢授靈藥因並封爲金闕玉闕真人立廟京師賜額如閭中次年加封真君正統初又加爲崇福隆福真君至成化二十二年加伯號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號曰九天玉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宏淨上帝先已有四時皮弁冠大紅雲龍服至是又加平天冠明黃羅紵衣神父亦加高上神王慈惠聖帝具他在京同時更換焚化不必言且每道內官八閭貴近如京師至宏治元年禮部尙書倪岳疏正祀典廢諸淫祀他神俱已得旨准二真人僅革帝號及冠袍而福建冠服仍

六年一次差官不盡革也成化末年濫典但今改省卻
常恩輩焉之倪青溪毅然奏革孝宗斷然力行足光新
政但福建之祀謂二徐提兵平福建闖入邑之圖像以
祀至宋而賜今額按徐氏專政時全閩尚爲上祀鈞所
據至王曦遇弒延政亂閩南唐遣查文徽梁等入闢
取其地尋爲留從效所據而福州入於吳越錢氏見時
李昇篡位已沒其子景嗣位二徐足跡何由涉閩境也
則不但本朝祀典爲不經并宋時君臣於近代事亦殊
異體

薩王二真君之始

野獲編補遺卷四

九 扶荔山房

國朝永樂間杭州道士周思得居京師以玉靈官法降
臨附神所謂靈官者爲玉樞天府大將在宋徽宗時先
從大師張繼先及林靈素等傳道法又從師蜀人薩真
君諱堅者學符術因請於上建天將廟於禁城之西宣
德間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真人爲崇恩真君玉靈官爲
隆恩真君成化年間改觀曰宮又加顯靈二字每年四
季遷換袍服焚化如靈游宮而珠玉錦繡成費千數萬
焉據元人雜劇有薩真人夜看碧桃花者蓋因此至王
靈官今神廟俱有之若武當出期處處皆是如釋氏之
伽藍不知何以獨顯於都城乃傳此二官者俱在京師

兌開雄雌軒敞不下官掖而他正神列在祀典者顧寂
寂無聞豈神之廟食亦有數歟

張天師之始

張天師名道陵字輔漢生於漢光武十年居吳之丹
山以符水治病靈帝永壽元年白日上昇年百一十歲
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真後大法師
宋熙寧中加輔元二字大觀一年冊號正一清微真君
子孫相傳以至於今東晉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
後魏寇謙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宰相崔浩至宋真宗
賜其裔信州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立授錄

野獲編補遺卷四

十 扶荔山房

院及上清觀蓋其時崇奉天書故有大師之稱胡元至
元十三年始命張氏三十六代道士張宗演爲輔漢大
師演道靈應神和真人遂真拜天師至於今俚俗相傳
猶循此稱本朝洪武元年八月始革教主天師之號封
張正常爲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真人
秩二品隆慶中降爲提點六品至今上下仍復真人
其中有故一時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孫起吏部承襲
時必青衣小帽進驗封司門報道士進來叩頭司官
坐受至襲號見部始加禮貌○洪邁云徽宗政和間張
氏三十代孫虛靜天師治同州白蛇事最異至宣和二

年又治蔡京孫媳被魅更爲靈怪後知汴京將亂潛歸鄉尸解去復隱峨眉山蜀人時見之虛靜平生不娶遂無嗣以族紹其後蓋其嫡派自北宋已絕宜其法之無傳也

真人張元吉

天順元年正二祠教冲虛守素紹祖崇法妙契元機宏悟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元吉進封爲冲虛守素紹祖崇法安佑快樂清淨元祠太真人妻胡氏封志和履善冲靜元君賜以詰命至天順八年憲宗卽位又疏請加封號且請改母封爲太夫人并乞加六字爲號吏部

奏事

主

扶荔山房

新奏事無故事上幽從之遂封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宏化妙應大真人其母加慈和端惠貞淑太元君獨不封太夫人耳至成化五年元吉殺人事發其死者皆下私獄幽暗慘酷或縊之或囊沙壓之或縛投深淵凡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其他借用器物棺易制書強奪良人婦女詐取平人財物不可計數上命械至京庭鞠之具服刑部擬凌遲處死流其妻子黨與絕其蔭封仍籍其族而徭役之上命監候待誅刑部給事中毛宏等執奏云元吉於十惡之內子犯數條萬一死於獄中全其首領無以懼神人之憤乞卽押赴市誅之

上命仍監候未幾赦元吉杖一百戍甘肅衛又以母老乞恩復命還家竟死牖下其子元慶仍得嗣爲真人又傳至嗣孫張永緒荒淫不檢死無嫡子爲吏部主事郭諫臣所奏不當復襲江西守臣又言張無功於世有害於民宜永裁革禮部覆奏請革封號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改鑄提點卽上從之其後復襲真人卽以國祥嗣爵其人時時入朝京師頻留主齋醮與其子爲狎邪之遊各買樂婦爲姬妾至今遊游諸貴戚間飲博詩話之外他無所解

神創

主

扶荔山房

神名誤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余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畧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習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成質首仇其猥賤可知狹邪諸之乃駕名於關侯坊曲娼女初薦枕於人必與其父報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戲鞠家祀清源妙道真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卽古二郎神又云卽徐知證知諸余思二徐已祀於京師盛濟宮恩寵踰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禮祥

黃衣八歌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王溥奉命督工取材於建昌至蛇
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崑崙赤
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
聲如鐘歌訖不見溥遣人來言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
細按其語龍蟠虎踞本金陵舊語赤帝爲漢而漢高祖
以乙未稱漢王我太祖亦以乙未渡江建元帥府用李
善長汪廣洋等爲僚屬與蕭曹正同六朝之社託於陳
後主貞明之乙酉自此金陵不復爲正統都城至太祖
野獲編補遺卷四 五 扶荔山房

爲解之

宮殿被災

永樂十九年辛丑夏四月初入日庚子三殿災正統十
四年己巳夏六月南京宮殿災宏治十一年戊午冬十
月兩宮災正德九年甲戌正月乾清宮災嘉靖二十年

辛丑夏四月辛酉九廟災嘉靖二十六年丁巳四月十
三日丙申奉天門并三殿午門災嘉靖四十年辛酉十
一月萬壽宮災萬歷二十四年丙申三月初九丙子南
宮災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六月十四日戊寅三殿災其
年月支干俱巳酉午戌及丙丁戊辛說者以爲此天道
實爲之竊不敢謂然今按官殿被災惟世宗丁巳與今
上丙申丁酉尤爲酷烈前殿正殿雖燬而外門尚存若
非大慶及朔望升殿尚可御門及常朝之禮今禁廷一
望俱爲瓦礫之場殊非全盛景象雖天心示儆或者聖
主心固與天通耶今一切大禮俱改行於文華殿偏窄
淺隘大損觀瞻憶嘉靖丁巳之災至壬戌年已落成相
去僅五六年今礦稅流毒遍滿區宇動以三殿兩宮大
工爲辭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

清明日天變

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二十八日爲清明節節後三日辰
時都下大風從西北起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
暮夜空中非燈燭不能辨直至午未間始開朗後至隆
慶元年丁卯二月十八日清明節是日驟寒如窮冬至
晚大風雪京師城內九門凡凍死者一百七十餘人崇
文門下肩輿中婦人并所抱孩子俱僵死并輿夫二人

亦仆俄亦偃蹠不復活去成化凡九十八年暮春有此異事不知徵驗何屬

聖主微應

孝宗初在東宮以萬貴妃相配日在危疑值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忽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戌時又震五日丑時又震三十四日又各震一次十九日震二次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此青宮不安之象憲宗大悟立命選婚儲位從此益安至宏治十八年春朝鐘新成其鈕忽絕奉天門寶座之石忽自裂至五月初九日上已大漸忽黃霧四塞加以大風咫尺不辨野獲編補遺卷四

至扶荔山房

午後上遂升遐蓋龍潛之年與鼎湖之年山岳金石以至風霧各著靈異如此宜其列聖中第一聖也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媼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寸餘見之邸報鄱陽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領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大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髯以令其衆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陳耳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妬髮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武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各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廢所傷皆是也本朝藩王剛楚王英燦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清倪文毅及近年士人閹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辭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降慶開成晚李文野獲編補遺卷四

至扶荔山房

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蟠玉卽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慙自去舉九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專功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馮開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宦官梁師成自託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管王濟燦事腐刑爲邸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却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

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聞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費用事此夷虜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牡猴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行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之雄黑猴多有化爲雌者余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間吳興王濟者曰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夫化爲牝與黑而壯者交輒孕此王在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既白之後爲牡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宅

扶荔前房

爲牝遂不得而知矣然則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非曰覩者斷不可臆斷○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孽尾如恒獸古語蓋難盡信

並蒂瓜

史云洪武五年句容民獻二瓜俱同蒂禮部尙書陶凱奏曰句容上祖鄉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穗連理合歡兩歧之麥同蒂之瓜皆是只歸德於朕朕不德不敢當且草木之祥亦惟其上之人應之於朕何預但賜其民錢一千二百而已吏不著其民姓名按其民爲張觀產瓜未幾兄弟生事并斬於市太

祖之卓識不必言更似有先知之哲焉意者同蒂兩野

戮之象歟近日民間池塘開並頭蓮者俱非吉徵如嘉靖九年楊石淙相公家并丁卯橋及他莊三處開蓮俱作並頭人以爲名還吉兆秋八月楊以痘背卒且子所見開並蒂蓮家其人多夭亡不特楊也又頃甲辰歲湖廣撫臺署中池內有蓮一並開七花楚中士人盛爲品歌美之是年撫臣趙寧宇遷尙書人以爲瑞蓮休徵至閏九月有宗室之變趙殞于非命去蓮瑞亦倖數月日○嘉靖十年曲周縣產瓜並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者一縣丞侯廷訓繪圖以獻上奇之以示禮部以爲本文繁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天

扶荔前房

衍之兆上親獻內殿時前星尙未耀也踰年而生哀冲太子然彌月後卽薨安見其瑞耶

致大鳥

後漢楊震以忤嬖倖死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此忠直所致至震孫奇爲侍中靈帝問曰朕何如和帝奇對以陛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虞帝曰黃楊最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此不過分極之言乃於楊斛山驗之斛山名爵嘉靖間爲御史時方以言爲厲嘗謂抗疏指上過舉語甚切直下獄拷掠無完膚而死者數次救會者周天佐至不勝楚毒死爵劓獄久忽遇赦放

還抵家甫一夕復捕至仍錮之前後在錦衣獄七年始赦歸末幾有大鳥集其舍嘗曰吾殆將死乃白爲藥誌果卒僞爲陝西之富平人豈關西苗裔耶何其亦致大鳥也漢靈之爲靈其言乃驗於千載後亦異矣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人尙以未得證爲歎近已諡忠介矣

鬼怪

內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今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元

扶荔山房

有崇也遷寓不數月妖魔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鄉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投瓦石嵩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假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甍以饒吏部侍郎徐檢巷侍郎先與先人比隣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破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器自嚴相張相以造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竊則亟發

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從里居補官人都畿居亦嚴潔與先寓密通告先人云運夕內室燃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炕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憐京中往往有之

土司

人化異類

隆慶間雲南隴川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河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大婦似化爲虎噉雲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督記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三

扶荔山房

云百夷家畜一撥斯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皆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大聞大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人中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幼變異形或犬或豕或隴之屬於人前非之其尸印出爲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爲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內地而幻化醢殲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於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賊射人影之類歟至於拜塚吞棺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夷夷以音相近訛傳○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斯○最聞奇記

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粟
兄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
家額之室中豈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
非種族矣

夷兵

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甚於胡虜竊謂間使調
陽麻兵調瓦氏狼兵俱貽害東南最慘而終不得其用
頃救朝鮮又救播州楊應龍之罪調其兵五千中途不
用遣歸以此恨望再叛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之亂亦
調永順保靖兩宣慰兵協剿一路聚劫人不能堪流賊
野獲編補遺卷四

土司文職

本朝設土司除知府知州知縣俱文職其品秩一如流
官此外夷官則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蠻夷
長官司俱爲文官屬吏部文選司除授是宜竟爲左列
矣然查會典則又不然戶部所開州縣凡宣慰司三僮
四川之播州屬焉四川宣撫司三一屬戶部二屬兵部
長官十六司屬戶部廿九司又屬兵部何也至雲南之宣慰
司凡七俱在徼外卽朝貢亦不盡如期而亦載之戶部

版圖中抑異矣至若湖廣一省則永順保靖二宣慰以
至四宣撫九安撫及諸長官司又俱隸兵部無一入戶
部者而貴州宣慰一司則又屬戶部矣似此職掌分裂
當以守土受軍民者與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而下既
爲文臣何以俱屬都司鈐轄又如雲南之湖廣軍民指
揮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統浪蕓州又官耶此皆官制
之紊當議者且宣慰司雖從三品文職終是夷人嘉靖
末年以獻大木功加承順致仕宣慰彭明輔爲都指揮
使則文而以武優之是矣其子彭嗣南先以倭功加右
參政至是又加雲南右布政使遂躋藩臣極品若正德
野獲編補遺卷四

間加播州宣慰使楊域爲四川按察使是以綱紀重臣
下領夷會抑更異矣

緬甸盛衰始末

緬甸古朱波地漢謂之罽國和帝永元中其王獻新樂
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或云卽大秦國
也唐謂之驪國貞元中亦來朝獻宋謂之緬國元世祖
征服之大德中封爲緬國王其地有江頭太公馬來安
正國蒲甘所謂緬中五城也地在騰衝西南千餘里其
夷柔而詐屋廬象馬舟楫之類俱備又製緬鈴爲期藥
中第一種其最上者值至數百金中國珍爲異寶男子

善淨水館髻於頂以青白布纏之婦之髻結於後不施脂粉專事佛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決之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貝葉謂之緬書西南諸夷文契皆用之其國最爲廣大本朝洪武間遣使往諭尙稱爲緬國二十九年始內附入貢永樂元年緬甸頭目那羅答遣使耶尋寔來朝貢方物以木邦孟養等貢道爲辭上優詔答之爲開立緬甸宣慰司以羅塔爲宣慰使未幾羅塔加兵孟養殺其宣慰刀木旦事聞上嚴諭之始以地歸孟養五年又遣父遣命奪其弟馬普連所轄地其弟來訴上又鑄戒令還弟資產不聽既而木邦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三

扶荔山房

宣慰罕賓法代孟養報仇破緬城寨二十餘處獲其衆馬諸物以獻上受之時永樂十一年也其後入貢屢愆期朝廷亦不深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邦所殺至宣德五年緬甸宣慰莽得刺貢方物蓋斯加子也自是始以莽爲姓宣德八年莽得刺欲殺東甯長官其子入奏得刺又奏木邦宣慰罕門法入境朝廷兩解之正統元年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孟養及緬甸欲盡有其地雲南總兵沐晟奏之上命計議撫捕麓川之征張本於此矣正統三年大征麓川命上官協剿至七年任發大敗走過金沙江緬甸宣慰男卜刺浪馬哈魯速刺

以兵夾攻任發走入緬爲莽得刺所得因之阿瓦城奏請并其子思機法械送仍要中國分以麓川故地雲南屢敕往取未發至十年十二月以兵臨之以地略之始以任發副千戶王政殺之而首入獻等機法又叛景泰二年緬人入麓川又執思機法以去至五年三月獻俘於朝自是麓川與緬世爲血仇成化中麓川有遺孽思陸發者思任少子也以兵入孟養據其地又取緬甸之聽蓋等城緬甸遂微弱不振宏治元年緬甸宣慰卜刺浪奏成化間蒙給金牌信符不戒於火乞并此文底簿及勘合給賜詔如其請進貢頭目來此行路經孟養恐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三

扶荔山房

爲思陸發所阻乞官兵護送上又許之至嘉靖五年孟養夷酋思倫攻緬甸破阿瓦城虜其宣慰莽紀歲殺掠無算遂與木邦會罕列瓜分其地詔遣永昌府知府嚴時泰往諭之不聽紀歲竟爲孟養及孟密土酋思恩所殺其幼子名瑞體者本名哇喇避思倫難奔洞召且二十餘年洞召與古喇相近古喇酋兄弟相攻瑞體即解之遂部署夷衆絕其道路二夷皆死盡有其地糾自此復盛瑞體已并有古喇因以兵脅服鄰國至嘉靖三十年遂入孟養八百老撾於是緬勢益張即木邦先以征緬功受賞博怨非一日至是亦臣服於緬反爲嚮導以

窺中國矣至嘉靖三十九年而孟密會思貞與其子思漢相繼死嫡庶爭立境內大亂嗟喇爲報父仇乃納思漢之次子思珠爲婿遣孟密教以篡國奪其兄思宋印因假道以攻孟養運西諸夷必盡復世仇而後已會所遣將卓吉爲乃頭目別混所殺瑞體大怒自將征之生擒別混父子於是威振諸夷隴川千崖而甸三上司亦聽其役屬矣隆慶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居厚役其主多士宰投緬至萬歷四年緬遂大舉入寇攻迤西至雲南副使羅汝芳拒却之至七年緬兵破迤西城有其地至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千崖宣撫司執上婦罕氏以去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五

扶藎曲房

未幾緬酋莽瑞體病死體生時值大雪惟瑞屋上樹無夜居室燁燁有光及長沈寢校諸善川兵信實必司故子然亡命拓地萬里滇爲之傲既死子應襲嗣事尤險詐有謀畧瑞體展土開疆多賴其力十一年緬酋莽應莫糾隴川賊岳鳳寇順寧破施甸猛淋蓋達諸寨殺掠無算以劉繼爲游擊將軍鄧子龍爲參將會諸夷兵共擊大破之俘岳鳳至京寸磔之應莫遁去十五年緬酋應裏復攻迤西陷密堵送還二城全騰兵萬李計堅破之復二城時劉繼鄧子龍功居多至十八年緬酋莽養二十年緬入蠻莫鄧子龍擊却二十年緬又入蠻莫

破等練城與投緬叛夷猛卯多俺諸酋首分道人巡撫陳用賓廣南知府潘文昌議於騰衝築開城凡八以防緬深入二十一年始擒其將多俺斬之用賓復徵屬國暹羅同攻緬逼羅陽諾之然畏緬不敢加兵也二十三年應裏託孟璉孟良二土司僞請納款朝議許之比差官賞銀幣以往既至境託詞不受其侮慢不奉至此至二十七年緬攻孟養三十年緬又攻蠻上官思政敗奔內地緬以重兵入滇索之樞臣大懼思政首單之緬乃益驕三十一年緬酋雍罕始遣使款貢滇寧蓋應裏子三十四年緬酋阿瓦攻開木邦宣慰司我軍不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五

扶藎曲房

能救遂失之因是五宣慰司復盡爲緬所陷而廟堂置不問矣此後緬地轉大幾埒天朝凡滇黔粵西諸邊裔謀亂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漁人之利爲西南第一通逃藪議者憂之按瑞體初年衆無一旅寄食吳邦喬臂一呼修復舊業轉弱爲強蠶食殊鄰威行蠻服其材亦何下慕容垂趙元昊哉應裏少有父風出奇制勝益闢故封雲南自此虛耗矣此父子者雖聖朝之猘獠亦會豪之驍驍也雲南所統白府州縣外被聲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撫司其底馬撒與大古刺諸安三慰久爲緬所奪滇中可以調遣者惟車里等五夷耳

緬甸爲六慰與南甸等三宣撫而已迨至今日六宣六慰盡入緬甸圖中他時南中尙有微發嚴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漢之張裔被縛送吳天寶之李密全軍俱覆非前車耶迺西者蓋俗名實孟養宣慰司也世爲刀姓正統間爲麓川所侵奪訴於朝王驥因而三出師追思任走匿朝議以孟養故地賂緬人緬始以思任獻既而思陸復取孟養土私據之於是孟養宣慰司不復在屬國之列矣宏治初例徵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忘舊事亦誤給孟養於是思氏遂自立爲酋長屢請復稱宣慰朝廷不許然與緬爲世仇自緬再盛無歲不攻之亦互有勝野獲編補遺

卷四

老

扶荔山房

六慰

雲南徵外土官以永樂二年給銅鑄信符又給勘合如外國蓋例外得之者僅六宣慰司曰车里曰木邦曰緬甸曰麓川平緬曰八百大甸曰老撾視他宣慰加重初

四夷館通事僅譯外國惟緬甸亦設數名其後八百大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又加重焉凡宣慰人俱稱頭目惟木邦及緬甸凡有陶孟及招綱等名孟養司又有招入俱夷稱本朝亦因其俗不以華言證正館中譯字官於是失職矣

大古喇

大古喇亦稱宣慰不在六慰中與底馬撒最先爲緬甸所得其先世不知所起亦不知何姓按今禁中諸香極重古喇水爲真龍涎之亞其價超蘇合油舊微露加倍卽其國所產耶又歐陽永叔歸田錄云西南夷法錦石野獲編補遺

卷四

吳

扶荔山房

舊至中國者其上織梅聖俞春雪詩真寶玩也其地卽古喇亦名古刺錦殆謂是歟自嘉靖中葉兒吞於緬久不入貢矣舊祿露夷言爲阿刺吉今中國人能僞爲之然其芬馥減真者遠矣永樂四年大古喇土酋潑的浪那入貢立宣慰司又立小古刺爲長官司洪熙元年底馬撒宣慰使司署司事妹塔跌倒怕莽入貢此後不復再見

老撾之始

老撾者俗呼撾家亦六慰之一本古越蒙氏之國自周後不復通中華至本朝永樂初年始備方物入貢因爲

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其地在雲南徼外去八百媳婦
尚二千餘里爲六慰盡處稱中國皇帝爲天旺蓋天王
之訛也其俗自來無姓竊意僉公何等聲教越實已列
王會何獨吝錫氏耶其會居高樓見人不下卽天朝使
客至彼亦然又酋長每代止生一子襲爵絕不生女亦
無支子此土司之極怪者至萬歷二十六年遣使人貢
且請給新印上允其奏重鑄老撾軍民宣慰司印賜之
近聞亦入於緬矣宣德十年老撾宣慰司遣使刀罷寧
人貢景泰元年宣慰刀線歹死其子板雅蘭字者襲職
宏治十二年老撾土舍招攬章遣使人貢并請金牌信
符嘉靖九年老撾宣慰招攬章上疏言安南事狀嘉靖
四十四年老撾宣慰怕雅簡章獻馴象然終不曉其何
姓

老撾反覆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永樂二年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人護送安
南王孫陳天平來朝訴胡季犛胡奎父子篡逆之罪請
上弔伐上命納而廩之未幾安南使至上出天平示之
使者識其故王孫皆下拜感泣則老撾實能於交趾與
滅繼絕其加意鄰邦甚厚及天平歸國胡奎兵殺之上
大怒興師南征邊臣又奏老撾刀線歹與安南交通上

老撾反覆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賜勅責讓何也及交趾黎利第三次反逆時爲宣德二
年南征大帥安遠侯柳升卒於軍保定侯梁銘戰死王
師大創黎利又上表請降云陳氏有陳昌者爲故上陳
日燈三世嫡孫竄身老撾者二十年秋立之以事中國
上許之命罷兵則老撾又再造安南人也陳昌既立已
入貢奉矣宣德三年四月雲南總兵沐晟復奏刀線歹
協助交趾罪不可容上命不必深究又閱月而黎利以
本年正月陳昌病死上告矣上以師老兵疲遂廢交趾
布政司以黎利權署國事然則老撾反覆始終皆與
胡氏黎氏明比以每天朝與夷會中之窮奇矯枉也朝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早 扶荔山房

夷酋三公

夷酋得王號者如瓦剌之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
安樂王禿字羅至近日北虜順義王俺答之屬皆以寫
秩羣靡之耳若忠勇王金忠直以胡人仕於朝得殺王
爵最爲異典然自永樂至洪熙始拜太子太保蓋官秩
之不輕畀如此惟永樂十一年封麓坦夷酋阿魯台爲

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則直拜三公且黜爵與在朝文武同號最爲殊寵又賜以誥命金印金盛鞍馬文綺裁錦又封其母爲和寧太夫人妻爲和寧王夫人俱有賜詔是時文皇方將討天刺故褒賞以攜其交至永樂二十年魯台遂叛是以文皇三大征之後宣德間爲天刺所殺蓋負上恩寵最遲旋臂卒致屠滅而金忠宣貴考終一如動舊順逆之報不爽矣

土教官

士官以文職居任與流官同稱者自知府以下俱有之惟教職必用朝廷除授蓋以文學非守令比也惟宣德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陽山房

間有選貢李源爲四川永寧宣撫司人入監宣撫蘇泰本司生員俱土獠家所授言語不通乞如雲南鶴慶府事例授源教職上允之命源爲本司訓導蓋是時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又江西泰和縣學儒生王積爲本縣訓導則王文端直子也時文端正任禮部侍郎在內閣亦宣德年事則異甚矣又士官之設惟雲貴川湖及廣西而廣東瓊州府亦間有撫黎之土縣佐若內地則絕無惟江西贛州府安遠縣信豐縣會昌縣內四巡司各置流官一員土副巡檢一員以土人李梅五等爲之亦宣德間事從巡撫侍郎趙斯之言也又成宏間贛

州之龍南縣又設士官主簿一員則不憶何年間容再考○成化間廣東瓊州府感恩縣有士官知縣姜鑑又永樂三年秋七月刑部都給事中楊安升陝西左布政使宏西安人疏辭不允則土人任本處藩伯其後以兵事拜督撫隸本土者蓋不可勝紀矣

士官承襲

武官襲替例有費爲憑其紀載生時鄰佑及收生婦人甚詳蓋防異姓假冒及乞養之濫也近世作僞者多憑空捏造苟得金錢兵部武選司吏胥概爲准行誰計奸弊可恨然仗此爲隄防稍杜爭競至於士官則全憑宗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陽山房

支一圖爲據今惟雲南布政司貯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襲替最便而貴州廣西諸士官竟自以所藏譜牒上請以致彼此紛爭累年不決殫兵搆難而不肯監司又借以收漁人之利此最大弊事

外國

華人夷官

弁州紀琉球國相程復以饒州人爲琉球相四十年至年八十乞致仕歸故鄉許之命以相國兼長史賜同品服以爲奇事然正統元年更有瓜哇國人貢使臣名財富八致滿榮者自稱福建龍溪縣人姓洪名茂仔取魚

爲業被倭虜去逃至瓜哇爲改今名遣充使進方物今
乞復業上命給口糧腳力送還其家正堪與復作對
時瓜哇同遣使臣名郭信其國王名揚惟西沙上賜特
勅具海船遣回并以永樂間真賜等十一國貢使附之
同行至正統三年瓜哇使臣亞烈馬用良通事良殷南
文只奏臣等俱福建龍溪人因漁獵墮其國今殷欲與
家屬同來者還鄉用良文且欲歸祭祖造祠堂仍還其
國上命殷冠帶還鄉間住用良文且但許祭祖益援洪
茂仔例也宏治十年又遣羅國通事奈羅白言爲福建
清流縣人因渡海飄至其國今使回便道乞展募歸國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荔園房

外夷誇誕

小說載仙居落成稱清寧幾千幾百幾十年此齊諸虞
初之說與道經所云赤明開皇諸年號相類非實有其
事宋世日本國僧來朝云其國一姓相傳已千餘年然
亦未可信惟本朝宣德七年瓜哇國人貢其移文乃稱
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號其果爲一姓與否亦

難詰問但如此誇誕近於戲侮當時典屬國者何以不
拒回想慮失遠人之心耶

也先誇國寶

景帝四年北虜也先已弑其主自立至是遣使通書朝
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未稱天
元元年其紀號鄙俚不經甚矣書中言凡受天命已得
其位盡有其土地人民及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
好且致意於太上皇帝帝加禮宴賞答書即稱爲天刺
可汗時也先氣已驕盈敢爲慢書幾同敵國然而不貢
獻璽也迨天順元年則也先已授首太師學來與阿哈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荔園房

刺知院以上復辟遣使來奏欲將寶璽來獻上諭之曰
爾欲獻傳國寶此意可嘉但此寶已失真即真亦泰始
皇所造不祥之物我朝自有祖宗相傳之寶亦不用此
其進與否任從爾便北虜自此心折此後不敢復言進
璽矣然先朝已有之永樂八年上諭太師阿魯台曰爾
言元氏子孫已絕瓦剌非有誠心歸附故不獻傳國寶
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主天下豈有此寶如必以此爲寶
則元氏當永保天位何至衰敗如此今朕忽歹等回特
遣使偕行諭朕意時阿魯台方強盛故峻詞折之至宣
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歡殺魯台得其玉璽遣使朝貢

入請獻之上報曰王克紹先志遣人進馬其見勒誠殺
阿魯台尤見克復世仇欲獻玉璽亦悉于意然前代傳
世之久歷年之永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大哉
王言與成英兩朝聖諭雖嚴婉不同皆千古卓見

奉使使節

上科給事中傅安郭壤等自洪武二十八年奉使西域
留撒馬兒罕者十有三年至永樂五年始遣使臣送還
安等因言元帖木兒驕馬已死哈里爾之仍帖木兒之
孫上乃命發使往祭而賜哈里爾書銀幣安等倖以原
官改禮科其賞比之蘇屬國更薄是時胡文穆貴文簡
野獲編補遺卷四

聖

聖

扶嘉世房

西楊東楊在政府鑒忠定爲冢宰皆廷文故臣懷見
仗節之士故有意柳之耶。先是洪武二十七年撒馬
兒罕遣使奉表貢馬二百疋其表中頌上聖德光明廣
大昭若天鏡又云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中心豁
然光明恭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明光徹照之可
知世事故表文云然上因而遣使答之但其同本古屬
賓國與蒙古道里隔絕何以知彼國驕馬事且既向化
歸誠又何以久留使臣史皆不言其故及親周王孫睦
穆爲安傳乃云安奉使時會長諷安使降安叱之曰留
虜廷凡十三年備嘗艱苦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并

獻名馬珠玉以謝歸時以老病乞骸上賜一品服致仕
仍月給米十二石夫人宣德四年卒上遣官祭仍治
葬據此則安之寵數厚矣然考之曾襄敏所爲傳安
西游勝覽詩卷序則殊不然安字志道世爲中州名家

太祖方懷遠人乃遣安往使出玉關八百里往流沙二
千餘里至哈達哩涉瀚海又千三百里至古高昌又西
行至亦刺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二千里始至撒馬
兒罕其主與鞏下驕倨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導安西
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魯諸
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反其國以終不爲屈遂不道至
野獲編補遺卷四

聖

聖

扶嘉世房

其主死始得還蒙給祿免朝又屢出使西域馬哈麻諸
國皆入貢獅子名馬珍寶既而以母夫人年高俾之奉
養因不復遠出遣使戶部侍郎王倫送安祭掃戶口公
幾事還朝文皇屢加賞賜第東華門外宣德二年追崇
先考封母安人許歸祭掃是安歸後又仕宦出使二十
餘年初未嘗告老並無一品服夫人之賜死後亦不聞
賜祭葬也睦穆過修其鄉人近陳眉公又因其說而筆
之未及詳考耳

奉使被議

累朝以奉使被議者不勝紀卽今上已卯以後東西兵

事起奉命出使者多以不能其職得罪初火曾復於商
此上用廷議遂侍從有時名者閻觀九邊楚中周二魯
宏論以尙寶少卿兼御史使寧夏事歲薦副總兵吟拜
可爲大將軍拜本降虜以善戰知名次年領兵殺撫臣
以叛推拜爲主朝議責周不能先事發覺誦爲典史甲
午年關白事興行人司晉臺上憲奉使遼東司中州人負
氣而躁妄自尊大爲撫臣趙楫所怒盡發其受賄賂賂
遺至上憲追沒其參貂等物丁酉年楚人職方主事丁元
甫應本以餽命贊畫遼左與督臣邢少保不成時給事
中澤州人徐涵碧觀關奉使勘功至則與丁協力頗在
野獲編補遺

卷四

署

扶荔山房

事諸文武軍中數十萬人皆切齒恨之遂爲朝鮮人所
訐至揭榜指涵碧爲天朝賊臣約日殺之丁徐俱棄使
事逃歸己亥大計諸京員徐坐浮躁斥降去此數君俱
才著聞以出疆僨事一時同人廢籍日近在七八年
間皆一蹶不復振云同時使日本者有臨淮侯應襲李
宗城亦爲沈惟敬所紿盡棄其節印宵遁歸坐斬繫獄
後赦出遣戍其人尤猥下不足紀也